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二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正業經傳删本十二卷

[清]金甌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受中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正業經傳删本十二卷》提要

序

國家以五經取士而春秋未有成書場屋備用止大全而已自非本經每當命題率范無所措予往有春秋定本一書薈諸家而剷其繁簡費幾許

膏火僅能成編歲久
蠹蝕尚須補綴嗣授
徒於河朔以期速售
者特爲訣約一書則

令坊閒所行說約大
類之而徐子枚臣春
秋正業若不謀而合
特其擬題較多於余

舊本耳夫學者窮經
務探其源而爲舉子
津梁不厭其約今之
朝徙業而暮弋獲者

往往是也豈必訣綜
五傳暗誦全經白首
咿唔牖下哉然則枚
臣是編其亦可爲麟

苑之終南而舉場之
秘寶也矣
旹
皇清康熙三十七年

歲在戊寅夏四月
望日提督浙江學
政翰林院侍講前
順天浙江主考梵

黃張希良題於古
越署中

敘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今者經之有講章也宜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秦之禍經殘亾矣歷漢唐諸儒遞爲之殘疏而經存至宋代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著明於天下宜謂如日月之經緯如江河之行地

後有起者蔑以復加也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宗師學者兢兢守而弗失剔亦伊所容其贊一詈而參一見廼舉業家有宜謂講章者曰吾非有違於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爲借光於爝火而

挹潢汚之水注之於江河而曰吾以壯其瀾也亦惑之甚矣肰其說則曰經之旨浩博不能徧觀而盡識焉爲之汰其繁而標舉其大略期利於場屋而已於是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士或終身而未嘗舉其辭而苟且之見謬悠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溷

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爲便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亡不但亡經而已也嗚呼亡舉業可也亡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廓清之而莫遏者也上虞徐生枚臣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刋行之久矣今年余行部至越州而

生請為之序至於再三余觀其
書大抵亦為便於舉業而利於
場屋者奘而採摭咸當詳略得
宜爽有牽勞支離附贅懸疣之

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尚而
與𡈼之講章能以舉業以經
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為有
志者奘守先儒之說穿穴鑽研

薰綜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
便焉剔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是
書者生其勉乎哉

旹

皇清康熙三十九年冬月長至
前五日提督浙江學院鴻臚
寺少卿支正四品俸仍會戶
科給事中事太原姜櫄題于

紹興官署

叙

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而春秋爲史外傳心之要典自西河卜子親受其旨於先師分支遞嬗於是乎有公穀左氏逮宋而文定胡公借聖經以發攄時事爲傳七百七十有奇進御頒行此

春秋四傳所由名也明永樂間制誥舉子治春秋者一遵胡氏而三傳則摭拾而附麗之蓋以三傳序事爲多而胡氏獨折衷於聖人傳心之要也然主司試士有單合比傳之科較他經爲最駁而士子之習是

經者亦復互爲詭譎隣於射覆藏鉤微獨大聖人不刊之典寖失其旨弁文定公當日所謂是非不謬于聖人者亦幾幾乎鹵莽滅裂而無存矣我

皇上表章理學允儒臣之請于斯經芟去比傳惟以單合命題誠此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
準繩于今日而彰明
較著焉苐百家講解
煩畧異趨嚮之指月
大成三發定旨諸編

類皆東之高閣止有
說約一書孤行宇內
窔乎士子之習是經
者庶可執本以揣末
溯流而窮源矣始寧

枚臣徐子家學相仍
猶慮帖括者流殫精
神于浩渺且窮大而
失居也手輯一編名
曰正業簡而該辨而

有守惟以切近場屋
為事而凡無當于呫
嗶之功者則去之殆
古人所云紀事者必
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玄之意歟夫以世人所私而藏者而徐子獨公之于世是編一出則聖教賴以益彰而士風賴以丕振

吾知揣摩家必有秘諸帳中以矜藝林之逸獲者卽以名爲正業也亦可

旹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月

會稽魯德升敬侯氏

頓首拜撰

序

學者多稱五經爲矣而春秋獨以孤名何也以治之者少也至少者何也曰難也難則經於應舉不乎曰詩其傳爲則不難矣余族前朝以來五經迭發而春秋亦盛第余

祖父世蓋河洛余幼亦纘其緒然孔子垂教莫大乎春秋爲聖人徒者烏可以不學嘗博考四傳并大全諸書見其言論多冗長相傳習舉業者獨宗文定公而浩渺難窮揣摩中未能盡獲場中之與

慶卷嘆曰此其所以成孤經也時遇先生長者言春秋不可以無傳乃尋先人遺書并披諸名家秘旨未想非由博而約治春秋之捷徑也而同中有異未可遽爲科律且前朝課士用單合比傳四題

今已奉

旨革去比傳止存單合義授舊本不免違時之弊余也想觀諸傳并大全則頭緒煩多繼考先輩諸君子又擬議鮮當竊自期曰余忍正此書於不煩且當而便於舉業也然後可

會同衆說採擇時宜或從其
詳則補註而附旨或從省略
則刪繁而存經轉標題之講
意綴鄙見以增說嚴施圈點
題分章合而景庵朱友遠辰
丁友等相與參互考訂為丙
子冬稿告竣安付諸梓以公

同好賴君友捐資集觀厥成
大抵上承
朝
廷作人之至治而下為儒生輩
業之要圖正而不誤者也類
回正業非敢聚千狐為一腋
聊集九鼎之一臠恆冀海內
名賢倚以啟我而後學資庶

不以雜而廢之則治之者雖
而春秋不終成為孤經也是
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
旨
康
熙丁丑歲春王正月元旦古虞
徐金甌枚臣氏漫序於西瑤
之受中堂

春秋正業例言　凡一十有六則

一春秋之作明王道正人心維東周之衰繼雅詩而起者也凡會盟征伐朝聘燕享以至崩薨卒葬弒殺夯亾之類無不存之於經且上參天道四時之外災祥必誌下明人事三綱之外細小必書原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讀書者不可不考全經而知聖人之功化也是集脩爲舉業先䇿若必經傳全備亦何貴乎有傳故凡閱試無當者悉刪之無胡傳者竟係之以無有胡傳者亦係之以夬雖云得罪文定公而功名之士便捷良多矣至於聖人之視筆一字不敢苟備之所以尊聖而全經也

一看書法春秋一筆一削斷自聖心脩爲謹嚴故曰史外傳心之要典治經者先須看明書法法有係特筆者係諱書者或詳或略常變褒貶與其中雖有無書法者而有者什之九亦有有而不重者而重者什之八其重者先提而後總不重者或點而或稀總之作文必要拈出不得囫圇做去是集凡在

書法皆用小角圈經文或加於字之旁△或加於字旁之上△與字旁之下
△即於傳而亦以此小角圈別之與經文相應此聖人筆削謹嚴之義治經者之首務也

一看胡傳春秋雖有四傳而以胡傳爲主看經之法全在看得傳中明亮妥貼行文始不雜亂模糊是集凡傳中閒波疊調并引述春秋以後事如可不入文中者則之姿以己意錯成一篇又其中主腦併結穴處旁加夾圈◎埋伏照應斷事處旁加黑圈●提挈脫卸收繳處旁加圍圈◎至有文中須點染襯貼或事迹或何義不可遺漏者旁加稀點、、、接遞轉摺煞尾等虛字多者取而詠味者旁加密點、、、雖不能以殫述亦不可以傑拘大約稀點次密點密點次大單圈單圈次黑圈黑圈次夾圈覽其多寡審其輕重是所望於神而明之者

一看左傳春秋事實載之左氏詳如經見綱胡是斷而左則其目也無目則其綱不明而斷亦無從施矣是集凡在左傳之與經相羽翼與例相表裏者則摘錄數句數行或至全篇務在簡潔不敢繁冗以渡耳目其中或何義或字義尤宜關目者旁加細點、、以便省覽至於公穀二傳雖宜博考然皆無益於制藝者故或偶取其一二而槩從其略

一看雜引春秋有無胡傳者有有而未及詳者或見於國語或見於子書或見於史記或見於事考或見於左傳之杜註林註大全之某氏某說或渾名大全或直載某氏是集必各標名色庶使好學者可考其由來亦必有關制藝者然後登載其中何義字義亦宜省覽者細點式如左

一看旨意春秋作文悉依胡傳其無胡傳者偏別有秘旨最難記憶是集或考之先賢或參之時講必有一旨意以附綴本文之下讀者便知指歸也

一看寄傳經文之無胡傳者大約寄傳者居多蓋以他傳作本傳然寄傳之中亦有分別是集有其事明見他傳者則曰見某傳有事不具見而義有指者

則曰主某傳有義不相屬彩嚮附合者則曰借某傳有寄之甚近如甲之寄乙則曰見下傳乙〻〻「」見上傳有一題而寄兩傳者則曰主某傳某傳其兩傳有輕重之分者則曰主某傳而兼用某傳有諸書各執一說若可合講行文者必酌其輕重亦用主與兼之例其彼此不相貫通者則刪或字以別之有先輩存其旨而今不用者則曰舊主某傳以備觀有二題而總一事者則曰全某全主某傳例宜主例宜見例宜借似同而實異矣至若或寄意或寄事或寄全傳或寄半傳仍須學者善會之筆墨不能盡也

一看鈎書經文有一事作兩截出題者甚至三截四截之不同是集皆用鈎書乚至于傳中之書或因經文之書而書之者此分截題意之法也或爲一事之段落分偶而書之者此本題中宜安頓詳明之法也或爲全經節例或爲寄傳存旨或爲合題搭用而書之者此皆本題中不必入講之法也勿遂畫處亦宜暨省

已上八則看下集經傳之例

一看標題春秋向用單合比傳四題今已遵旨頒定只用單合課士是集單合之外槩不敢錄自前明支離穿鑿廣創新題或蒐左國僻事或摘各傳支語一事而比易累數十一題而疑似凡數處又有脫母欲後等題殊極迂怪駭人視聽即所載合題止擬兩比如加以三比四比六比內必有涉於傳矣今既刪除傳題仍標集中雖分遡消故凡有類於傳者悉去之

一看講意此經自衡庫指月三發定旨麟撥大成說約諸書以後名賢輩出或自抒己見或傳述舊聞其所闡發聖經賢傳者允稱美備矣是集彙纂諸家不附新解不板陳說不以博載而費記憶不以偏漏而限聰明不得泥以某書某說亦不加以何氏何名非敢曰集成蓋亦有竊取之義焉或空一字或隔一圈此又別解存之共相發明也

一看單題講意題之有單對傳合而名也單題即聖經也有全出有半出總意在一傳者統名單題是集由全而半各講其意總以解傳者解經全出者如何循排貫半出者如何瞻射明留行文大意發嘅指掌

一看合題講意題之有合取題義之相合而名義從比也或以人合或以事合或左胡交相合是集必取意義冠冕議論正大將兩邊牽合之主意略為之提綱何等領雖不甚詳而對仗井井不爽毫末數何數字內已具一篇之大旨至牽強支離須小附會隱僻怪誕者盡不入載其合之之法先隱合次隱相合次隱非合每以一公提遞加之便初學考記也

一看寄傳講意題之有寄傳以他傳作本傳也此等題必有左穀小註來作事實是集既標其所寄之傳意即將本股事實或當夾傳旨而行或空提明或另收繳不使作文者移東而換西同頭而合腳倒從見倒從主倒從借有毫釐千里之辨也不可不知

一看破題是聚全旨而標一破以見大意也是集為初學嘗標單題觀其全定傳旨合題觀其倫侶配合不嫌煩碎可悟全篇之作法

一看擬題是集備為捷取功名備擬題不當則場中受誤矣故不太繁亦不太簡觀義理參時尚凡鄉會考試上擬題上加三夾圈◎◎◎次擬題上加兩夾圈◎◎備擬題上加壹夾圈◎壹單圈○餘祇壹夾圈◎或一單圈○存之不嫌其詳在小考亦以有用此擬法與諸書不同或彼重而此輕之或彼棄而此取之實有隱合科場之要徑闡功名之門學者考其已往出題若何彼其將來出題若何自本此擬為金科玉律也

一附解見是集余之研磨於其中者殆十餘年熟玩其經傳詳考於諸家先賢之解傳以解經間有解之未盡詳者余則詳之解之未明亮者余則明之解之太板太鑿而不化者余則化之解之太繁太寬而不緊者余則緊之解之入於疑義而莫辨者余則辨之解之隣於雜亂而不貫者余則貫之解其實

義而未解其虛神者余則解其虛解其傳意而未解其經旨者余則解其經凡此皆所以補先賢之所未及也有志於斯經者諒不為過

已上八則看上集講意之例

附論文體文格

一論文體經義與書藝不同而春秋尤異蓋書藝必體口氣立言而經義總由後人論斷他經則有分章分節而春秋大槩一意一題然作春秋文出筆貴老用詞貴古第一要有[illegible]斷如老吏斷獄一定不移第二要有波瀾如抽繭剝蕉逐層深入序事要詳而簡不要冗長樹義要確而精不要寬泛立局則反正虛用不得泥滯分股則長短兼行不得排比扼要處如射馬擒王咏嘆處如舟搖波蕩遣詞當遵先正遺法力掃套詞時趨修詞當思氣脈流通一洗對偶懸套至於寄傳雖當顧母而[illegible]宜周大然合題不宜兩偶而對仗尤宜精卓題屬理致宜深入題格如元年秋七月等題是也題屬政事宜透

發題旨如中丘肆眚等題是也題係王道詞宏開拓如齊代衛衰君至等題是也題係伯功詞宏赫奕如後幽盟盟召陵等題是也題係掄揚須有吹韋之意如救邢城邢等題是也題係感慨須有傷嘆之情如救江伐陵侵等題是也題係思古要得追慕無窮如石門胥命等題是也題係偽寡要得流連不盡如秦伐晉吳伐郢等題是也題係虛縮須含下不露如介于晉十二國伐鄭等題是也題係結穴須照前總承如丁丑烝公至自伐楚等題是也正倫等題則關係彝常須說得激切如伯姬歸盟首止是也討罪等題則關係體統須說得正大如送衛許執曹歸京是也發明等題止在釋經須得意義明白如鄭人侵宋邾鄭伐宋是也辨疑等題止在書法須得反覆詰難如亦鄭入郕公如齊至是也垂教等題須得聖人因事以戒後世不必斷罪如大水無麥苗楚人滅夔等是也垂訓等題須得聖人書事以戒後人卻無褒貶如意如至自晉胡吳出奔鄭是也凡此之類不能備述總之作文要訣當體之經文以求其書法考之胡傳以究其指歸參之左穀以得其原由做之先輩以定其程式會須因題求意出自心裁因意行文不拾餘唾庶幾登峰造極樹幟騷壇不難矣

一論文格春秋文旋忌差路格局斯度自有定式若鋪張倒置當斷不斷當講不講總由格局不明之故故先輩有歌曰一破二承三起講入事反意斷制當七承八收井九結此是作文新格樣一定之式皆具於斯大約破題須扼題之要試舉先輩元年破題云春秋首明君用正君心以仁也可見以正心爲君用是此題要領係可類推至於題屬聖意者破稱聖人或稱聖經或稱春秋周王稱大君周臣稱王臣魯君臣稱內君內臣齊晉君臣稱伯主伯臣餘稱外君外臣秦宋稱強國大國陳鄭稱小國與國楚徐稱僭國吳越稱遠國係無稱呼者當就題意發之此一定破例也承題係承明破意或正承或反承或分承或合承總之破宜簡而承須詳明破當緊總承可散[illegible]

三四句起用此字或夫字其矣字中間直言周魯齊晉某國某人或有書法收宏點明此一定承例也起講先輩不用止有原題未免直致今文皆有起講然開口處當扣住題旨渾發大意宜簡短不宜冗泛宜疎古不宜纖詞此正格也或用起講數語即爲通篇關鎖或就起講發問即爲文脉來原相題用之未必不可至入事當敘明原委宏做左氏體古雅見長反意當翻剝本題宏做公穀體詰辨取致若斷制處乃一篇之關鍵發論貴有精思方不單薄立詞須有觔兩方不浮夸或散或整總以闡明聖意或呼或應要以透發聖心通幅勝槩全在於此既斷之後正意已完若非咏嘆收結便覺意趣寂寥故咏嘆處最宜留心或推開言之不必拘泥或悠揚出之不用呆填收結處尤宏著意蓋通篇俱屬作者之詞惟結束是推聖人之心故須點清方爲完密此一篇之大槩也至合題之格兩扇雖屬正局八比亦可分承或單提數行後發兩比或先發二扇後總一收總要於對偶中工力悉敵銖兩悉稱方爲得之成法不過如此神明應須作者又非可盡傳也

枚臣氏再識

春秋正業

[illegible]

所窠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作眛。此以盟之始。及者內爲主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胡傳　附庸侯爵而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附庸、儀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初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及莊公即位、爲之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春秋正業

[illegible]

胡傳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皆無與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又書曰克、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甚矣、夫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旣沒、姜以國君嫡母主於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音）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況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胡傳　凡書盟者、惡之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從下之欲、禁之而

春秋正業

不克也春秋時會而歃血其義果學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既及儀父宋人盟矣郝自叛之信必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胡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經于內臣朝聘赴告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樹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傳去)

隱公元年　四　受中堂

平王五十年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傳去)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傳去)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傳去)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傳去)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胡天婦人倫之本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春秋書履綸逆女以志失常大婚之禮廢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胡凡闕文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

春秋正業

帝之類或曰木猶有史闕之而不能盡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去)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胡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將卑師少稱人其詞若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擅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修怨乎不言戰者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隱公二年三年　五　受中堂

平王五十一年　三年　[illegible]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　三月庚戌天王崩(傳去)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去)　秋武氏子來求賻(傳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去)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特相盟之始)

門以志諸侯之合[illegible]之散見春秋之始終[illegible]

胡列國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

春秋正業

毀之也四國已則起乘其弊一擧而兼取之
十非子之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
取者其以非公羨氏之甚皆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
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
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
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焉假以逞私忿
耳此說據經為令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
入者不順之詞也若以為難詞齊鄭大國
討郕何難哉

桓王八年　隱公十一年

十有一年

十六　愛中堂

春滕侯薛侯來朝〔林註〕此諸侯朝會之始亦兼見之始

〔胡〕朝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
其為禮亦簡矣周衰禮大壞無介于中聘
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闕如
也而自相朝聘何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
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
言者又譏族見也非天子不族見諸侯假然
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左〕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左〕許莊公奔衛

〔胡〕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
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

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
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illegible]
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伐邾爲鄭
伐宋罪三也山川土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
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
也今又入人之國而迷其君罪五也凡此五
不韙者而隱公兼行之不意之缺豈特始于
惡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
公爲國以禮而自强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

[illegible]

春秋正業

丁丑烝　乙亥嘗

[illegible]

胡）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作歌皋陶歌則曰元首股肱而叢脞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來聘錫命則宰糾皆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大夫今三月也前此既烝矣而非全時從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

胡）春秋之文有一何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已卯烝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桓公八年九年　九　受中堂

秋伐邾 傳無　冬十月雨雪 傳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胡）祭公王之三公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爲命魯侯以婚姻之事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與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爲之節者使卿往逆公監之乎禮得矣

桓王十九年　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周桓王后

胡）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稱季姜自近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父母而言則當謬居謙下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予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illegible]

春秋正業

[illegible]

夏四月　秋七月 傳無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去

桓王十八年　十年　曹桓公終生卒

春王正月

胡）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周人事十年則變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于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桓公十年　十　受中堂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傳無

秋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胡）弗者遜詞惡失信也衞初約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前書曰來戰于郎惡齊鄭則桃丘之弗遇也著惡衞侯之失信矣桃丘衞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衞師助之

胡）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以來戰書文何也誅黷亂故加于己甚者

春秋正業

不得已而應之者也未有背道義欲得已不
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人人之所得討也
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親會于
稷以濟其亂會不能修方伯之職肆師境上
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
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
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
背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衛州吁主
兵而先宋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曹莊公射姑元年 夏鄭莊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惡曹之盟帥三國之君也既不以道興師

桓公十一年 十一 愛中堂

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
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胡)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
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
稱字乃侍王命皆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貶
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執
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比其身而上使其
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至于見執懼[illegible]

春秋正業

君而立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
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

突歸于鄭

(胡)突不稱公子絕之也突歸于鄭不以突繫
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
歸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廟詞也突以庶
奪正國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
國爲之助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則其
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胡)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忽之
失國亦其自取不昏于齊至于見逐忽無大

桓公十一年 十二 愛中堂

援則不能立耐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
立矣鄭子產聽詞執禮以當晉楚之強卒莫
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忽出奔其自取
焉作春秋者法如此欲人自强于爲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未賜族者 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柔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
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
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
得[illegible]而數會以尋[illegible]人皆存而不削[illegible]

[illegible]

蝝（無傳） 冬齊人來歸衛俘（去傳）

莊王十年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無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去傳）

秋大水無麥苗

胡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春秋所以謹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去傳）

莊王十一年 八年（齊襄公諸兒遇弑）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蔡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于鄭因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春秋正業　莊公七年八年　四　受中堂

[illegible]

甲午治兵

胡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收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胡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illegible]

秋師還（旋）

胡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既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至是師為重矣義係于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春秋正業　莊公九年　五　受中堂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去傳）弑其君諸兒（去傳）

莊王十二年 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無傳）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去傳）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胡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弑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于王法雖可絕祀于

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名忽死於子糾爲傷勇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去傳）

九月齊人取子糾而殺之（去傳）

冬浚洙（洙音殊大洙水在魯北齊伐魯浚之道也故浚而深之（公）浚洙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子糾也）

胡〔氏〕曰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莊公十年　莊王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左）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公將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胡〔氏〕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者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陳亦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特稱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務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六　愛中堂

二月公侵宋（張）（全）莊公作勝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侵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

三月宋人遷宿（考）（張）公之侵宋自此取道于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於魯也故遷之偪入其封內以爲附庸

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情也大謹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不肯率從而況迫於強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別新徙之蓬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其之頑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大全）齊報長勺宋報公侵（左）齊宋次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莊公十年　七　愛中堂

胡〔氏〕曰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若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也

秋七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去傳）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無傳）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晉）（左）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張）公上年乘丘之勝今又敗宋師於鄑若不以其理或借長勺之詐謀取勝非王者之事

春秋正業

譏其偏以失己也。齊宋書人而曰遂，淺其辭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

夫人姜氏如莒。（傳無）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伐國之盟，魯使微者會鄭之盟，又使賤臣行，所以受敵。）

胡寧詞：已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

惠王三年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傳去）

夏，齊大災。（傳無）　秋七月。（傳無）

冬，齊人伐戎。（註：濟戎在徐州之域，或曰近齊，故先治之。）

莊公二十一年　古　受中堂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鄭厲公突卒。（十七年盟，有傳，有僭，收狄之勢。）

春王正月。（傳無）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傳去）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傳無）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傳無）

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鄭文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音省）

胡：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解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三宥三赦，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故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傳無）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無）

夏五月。（傳無）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無）

冬，公如齊納幣。（傳去）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楚熊惲弒兄堵敖代立為成王元年，曹莊公射姑卒

春，公至自齊。（傳無）

祭叔來聘。

胡：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莊公二十三年　去　受中堂

夏，公如齊觀社。（註：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胡：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嗣後何觀？

公至自齊。（傳無）

荊人來聘。

胡：荊自莊公十年始見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

而汝也不致明有勿當以致危殆將惠親 行更點出 修王時徐偃稱王而伯會征之故 云爲惠親 徐教良曰非大無危宜倒禦遣於 有而字自明 流水對下便捷

胡按書伯禽誓征徐、則戎在徐州之域、爲啓患書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若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與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音陶)

胡非事也、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春秋之所禁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求褒之 會五

春秋正案

莊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太　受中堂

胡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前此鄭伯嘗不于齊矣、至是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于是有悅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殺梁子所謂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得正)

冬、杞伯姬來、

胡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春會于洮矣、冬又歸寧、故如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

春秋正案

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無傳)　杞伯來朝、(無傳)

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以其立子頹也、

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伐衛、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

莊公二十八年、　先　受中堂

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不言日、而書日者、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罪之也、望人之衛見矣、稱衛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胡按左氏、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是凌弱暴寡之師、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隣之義也、故書救、列書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

○伐山戎。軍全在國民上。我病燕只須救燕通貢耳。何須制令支斬孤竹深入不毛之地乎。全是好武功。故一舉一利害不辨。若不抑而稱人。後世之啓喜功好叙者何所懲止。重戒戒本治内。即其文德。

◎伐山戎 遂伐楚 以勸兵爲兵令。

◎上以通燕貢起。下以徵楚貢起。北伐南征。

◎伐山戎 城楚丘 兩邊俱正王法。一强本治内。一明道正義。

○伐山戎 從萊獲

○伐山戎 伐鮮虞

○伐山戎 大鹵

◎勤兵、識以王法。崇非貴以王師。皆有後世云云。

◎伐山戎 夾谷 上武功無文德。下文事有武備。桓公孔子。

◎築郎 以自樂而役民于近。於所宜也。占侯亦以爲民去國而築臺于遠。故知其不然。

春秋正業

占侯而爲遊觀也。若占侯之臺不當去國中矣。遠乎最重。以厲民自樂斯罪須痛快發之。高臺遠動而無益于民。即厲民也。即對游郎之登郎。故云遠。

○築郎 六月雨 自樂同樂

◎滅小穀 倍中丘傳。

◎○梁丘 序齊從禮之常。志遇患禮之自然。上遇清傳爾禮。兼用郊鄭伐宋傳從禮之常。從禮之不期可。然爲楚伐鄭。詩會宋公請見則謂之不期。乎救以卒及卒春秋宋公序春上乃禮之常也。徐救且曰兩傳記。時同而義異。不可混。

〔胡〕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僖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取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觀此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

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莊公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十三 愛中堂

〔胡〕何以書。厲民也。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稱占侯。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不與民同樂。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無傳〕 築臺于薛。〔無傳〕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傳〕 秋。築臺于秦。〔無傳〕 冬。不雨。〔無傳〕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左〕〔公〕林爲管仲私邑。〔五〕爲管仲〔?〕丘傳。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左〕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五〕〔王〕四年遇清。傳以爲遇。從禮之常。五年郜鄭以宋伐從禮之常。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左〕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左〕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 公子慶父如齊。〔左〕 狄伐邢。〔左〕

魯閔公 名啓方。莊公子。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惠王十六年 元年 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左傳〕

齊人救邢。〔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胡〕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陽處父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譏夫以罪其緩。救晉夫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至以罪其怯。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閔公元年 一 愛中堂

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無傳〕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左〕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左〕季友前年出奔陳。

〔胡〕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嘗出奔矣。何以不書。非公薨于般弒。慶父主兵。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罪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

原缺第二葉

○亦從左公仲孫知齊未可動雖起如周所以興

○ 還陽

借還有傳人事違不再疑而處自見。

◎ 吉禘莊公

非云三失禮只重在僭非時非所分兩節書法

從試 三年喪畢致新主于廟遷主當祧。同是

大祭以審昭穆。徐氏曰。指僭三字只然

春引孔子之言是節語此傳可與論禘自院

羅景祭有朱夫子云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亦孫

之意胡氏亦云然

○ 吉禘　門卜卯 李氏觀之之失不時非不必此

○ 吉禘　慈紅 時以三夫三失經與不礼

◎◎ 高子盟 外臣皆不書君命以請雖經特書其

齊子乃仲孫不稱使來事之實不稱使料根必

有二命須說得清楚高子公在明人臣之義二

句上然明臣義便是得來使之宜句並針所謂

臣義從成君以德上討乃古人所指君命不

從亂命之意須發得透徹。乃得仍之禮非

權宜之權也○須說高子三字似人退疑不

決。臨時便做不來高子一番即平即定數丈定

春秋正業

下一句字總知高子之美在定齊高子之二

字既定齊也齊人頌高美談豈非千古善事

高子即高傒。

◎○ 高子盟 盟者止人臣奉使之義。在我之○于治亂之間。而成其德。

今平體定信。魯人賴焉。以為美談。是于人而不

絕人臣處變之義。在權之于名分之中。而當其

可。今經大扶小。今于首止。以定其位。民到于今

受其賜。上定僖公下定齊。

○ 高子盟 陳氏……

○ 高子盟 曾孫盟……

○ 高子盟 士得從……

諸太廟以祀周公稱于是乎有禘春秋所以

言禘不言袷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吉吉者喪未三年行

之太早也于非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

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公子慶父出奔莒【注】

冬齊高子來盟【注】公薨桓公使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胡】高子齊大夫也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

子非公羌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于是縣年無君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

而謀其國其命高子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

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靖隣非有安危繼

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

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

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則人臣之義得奉使

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

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傳】

鄭棄其師【注】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胡】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

閔公　二年　三　受中堂

◎ 鄭棄其師 按高克之三段。正道小人之道。鄭原非有意棄師。只為逐高克之。無奈計不得。郝必不可。意然後見其棄師之失。玩傳危國亡師之本句何等痛切。徐伯臣曰。道傳所重在危國亡師之本。從一切責民為邦本。論之奈師實因邦國。此要從清人之詩看出也。後以高克引出鄭伯。又從鄭伯翻出二三執政。而歸之君臣同責。此解魚師書鄭。約書法。固然。觀傳前歸於清人刺文公例。則同責中又重責君一邊。

春秋正業

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

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

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

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

不聲其出奔以貶克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

君擅一國之名寵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

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

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

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

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

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

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鄭國

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取之

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閔公　二年　四　受中堂

原缺第九葉

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諸侯聽；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諾以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爲盛。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春秋正業　七　受中堂

傳今四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旨）見下侵陳傳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旨）見下侵陳傳其國見伐而怒於是未息舊用前陽穀傳齊兵五發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旨）王桓二年至唐傳去闕踰時之久書公至者爲桓大伐楚之功也

葬許穆公（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胡）楊子法言爲政日思數皆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桓公欲從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則而並淺猶伸

慕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門爲憂、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疆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命盟之禮、何其念之深、慮之謀也。存此心以遵尊、則桓有王德、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會可以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器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侯陳者、深責之也。

春秋正業　八　受中堂

傳今五年

惠王二十二年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去）

杞伯姬來朝其子（傳去）

夏公孫茲如牟（左）公孫茲如牟娶焉（旨）因聘而娶僭成有小而不從其本末大夫不書成主國二年金師傳娶名于史策譏成之卿者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正）杞衰衆之（左）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正）杞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胡）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

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冬陳宣公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陳穆公款元年

春狄侵衛

[胡]桓公爲陽穀之會肆于[illegible]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若此類其事直書于策矣

僖公十二年十三年　十五　受中堂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冬蔡侯肸卒

春諸侯城緣陵

[胡]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略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

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書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胡]春秋內女適人者則有所從則繫諸國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女而非

僖公十四年　十六　受中堂

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侯威諾

〔胡〕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侯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夫以齊桓之盛雖汗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旨〕見下繼書 傳非同志不足以示信

鄫子會盟于邾〔註〕鄫不及曹南之盟諸侯乃會之于邾〔旨〕七年盟鄫〔主〕莊二十 傳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

僖公十九年　　主　　受中堂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註〕

秋宋人圍曹〔左〕討不服也〔註〕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

〔胡〕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據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左〕以報菟圃之役〔旨〕僖二十五年滅邢 傳衛人伐邢不反己思而遂忿于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春秋正業

〔胡〕為此盟者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楊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會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理人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傳〕

僖公二十年　　主　　受中堂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註〕魯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也〔傳〕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 傳有庫雉 魯之庫門天子臯門 雉門天子應門

〔胡〕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也新作南門淺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非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註〕

五月乙巳西宮災〔傳〕

春秋正業

聖人之說立推到性命之理上惟義利之別
一旋無復各見其性不倚為進退之行各安其
命不苟為苟免之計自一介以至天下毫不敢
苟而立身行己安國率求無往不宜矣故曰其
說行而天下定全愛聖人者法意不必死斷
晉伯之罪　楊國許同
(四)襄緒　介系　七盟襄公諸侯朝晉
不以義復國能以禮亦為兩適皆有行貨事
(三)介葛盧來
見鄭朝傳與秋附屬例者各要見諸葛盧之歸
用左傳照明方與冬介葛盧有別　徐按使小
不能行朝禮故不能朝亦要使於仮與聯繫未
朝能行朝禮故特朝有朝也
(四)翟泉　上下諸侯于王在內有某矣
近在洛陽王城之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此則來見
明諸大夫不敢在心上故曰與君之心者矣
既有無君之心則是可以奔走於其無所不為歟
為大惡上既僭則莫僕乎下之陵王不能正于
虎盟者諸侯擬〇古者起幹有方無之盟不從

春秋正辯

餘有數同之盟皆諸侯既朝之後退而自與于
會特盟之而已非與諸侯盟也況時會于其業例
為懼于國門之外豈有載內會盟之禮　徐按
注曰知此傳當以無君之心責諸大夫以正
本之義責于虎蓋本宋人紂外臣言而無君
以于提頂不知兩書法論公孫人而王子亦非
等一例援以此正其本之義則當以誅心正本
對作
〇翟泉　盟泉　[illegible]
〇狄泉　秋仲發　[illegible]
(三)冬介葛盧來
見鄭朝傳與春來同但此有關本鳴事宜照[illegible]

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擬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襄王二十有九年　十一年　陳共公朔元年

春介葛盧來(左)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羊］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能行朝禮也(胡)見莊五年郳犂來朝附

(穀)無傳　書名

公至自圍許(傳無)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胡)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其貶而

僖公二十九年　三五　受中堂

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傳無)

冬介葛盧來(左)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胡)見莊五年郳犂來傳例書名

襄王三十年　十二年

春王正月(傳無)　夏狄侵齊(傳無)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衛侯[illegible]

(三)秦晉圍鄭　春秋人二罪以其忿與利而
晉之忿鄭在將迎時送之不厚秦之利鄭以往
來行李之資晉使知責人以禮秦不知自載
以義故皆罪而貶人之忿利禮義四字可作眼目
二國結婚連兵而示秦不為晉來需之　而作
鄭猶句鄭外晉書
(三)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以王室禮隆於晉遂重晉不替於罪中有不貶不
為二罪作既又二字見周室句不可忽覆看

春秋正辯

句從此看出書遂只作事定辭疑詳　徐按但
四只有衛敢不為者不忠依率如京如晉同
(三)宰周公聘　餘書良以處肉王室之意厚
不敢于周亦不可貴晉只一書說天王禮意之
厚令本當如何報之意
(三)如京遂如晉　如京遂伐秦
使公子遂往只以二事出國會於而行又不成
制禮節以制釋大夫之遂起不敢以王事同
事下不敢以伯事先王事大不恭之罪不敢專
大夫非專王上揚禮下存禮
(三)取濟西　因國圖做取敢於春秋以求其
責不請于天王私由以亂易亂忘春秋之法即
王法也無命而值取地雖貴之取于曹於書之
侵于曹曹亂亦亂也不然何不明王命而止
聞曹歸人之地實德只一取字無不可覆讀
[illegible]轉
(四)取濟西　取汶陽
自救內而言取秦秋不以亂易亂當徵田而言
[illegible]亦秋不以利易利上王制下天討
[illegible]遂如晉

晉人秦人圍鄭(左)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

(胡)按左氏晉侯秦伯圍鄭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責其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唯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二國結婚連兵棄好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傳無)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僖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三六　受中堂

(胡)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其厚矣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我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左)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胡)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晉故田也復晉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左)拜曹田也　汪答聘周公來而使公子遂以二事出以復

師狄道也夫杞子先[illegible]見一[illegible]
僥倖其成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人
臣懷利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而
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
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傳無）　狄侵齊（經傳）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
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
得恃强凌弱不義之兵也而書其事而罪自
見矣或曰伐邾至于再三念毋勤矣夫念毋

◎敗狄　僖國雖外而尙力之習尤矣
見伐秦得志公尙力亦要見其乎報賢如此未
纔不必待伐秦而後見其恃力也

◎伐許　[illegible]

僖公三十三年　　　　　　　　　　　　　　丟　愛中堂

者必當止乎禮義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
也越禮以尊其身逆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
取人之邑何足以爲訓乎

晉人敗狄于箕（左）秋狄伐晉及箕（見文四年）代秦師襲

[illegible]成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傳無）　乙巳

公薨于小寢（經傳）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傳無）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討其貳於楚也（亦見伐秦[illegible]）[illegible]成力

◎公即位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

魯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襄王二十六年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弒成王頵而自立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
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
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
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舜曰月正元日格
于文祖禹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舉百官
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舉百官
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告廟臨羣臣固有攝
行之禮矣按商稱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
則攝而告廟之証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
攝而臨羣臣之証也

文公元年　　　　　　　　　　　　　　　十　愛中堂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傳無）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左）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傳無）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
能敵王所愾則有錫故諸侯因其終喪入
見而錫之也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
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禮有受命無
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
不朝[illegible]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
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
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illegible]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胡〕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輔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明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廢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晉靈公夷皐元年秦康公罃元年夏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傳無〕

遂城郚〔杜〕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旨〕書遂爲繼事上隱七年中丘傳非一義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傳無〕　宋人殺其大夫〔傳無〕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胡〕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於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敗于先蔑

世臣子慎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而可以有誤乎置君而可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傳無〕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胡〕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缺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矣

冬徐伐莒〔傳無〕

公孫敖如莒涖盟〔左〕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全〕請修盟之盟徵娶子莒故許之〔旨〕壬寅十七年斷道小國諸之大國勉强而應非所欲也

襄王三十三年　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傳無〕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傳無〕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傳〕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　〔傳無〕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

頃王元年　九年秦共公元年

春毛伯來求金〔左傳〕　夫人姜氏如齊〔傳無〕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傳無〕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弑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無傳〕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無傳〕

宋子哀來奔

〔胡〕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去傳〕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齊懿公商人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無傳〕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左〕華耦來盟請承命于亞旅

〔胡〕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其專行爲無君矣孟子謂故國有世臣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無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去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去傳〕

單伯至自齊

〔胡〕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辭異者無所書而不係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無傳〕

秋齊人侵我西鄙〔無傳〕

季孫行父如晉〔左〕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胡〕僖桓十三年戰說傳告方伯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去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去傳〕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無傳〕

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冬宋昭公杵臼遇弑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無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朔致文公四不視朔公羊以爲有疾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文公厭政倦見于終篇不告朔不視朔而不閱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非神治民之私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無傳〕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無傳〕　毀泉臺

足與滅不行不出于滅之謀乎故其罪可滅也列書三國使若不專于楚然不稱師使若衆常有重兵然戒牢不作惣字爲亦不可繁也取滅以理言。謀國以事勢言○謀國之事全在不使一從也不能存而讓之事可戒也因民能往寇不能往則從之說破名因不如伐庸則不使之與宋矣故能事從論從不從之利害人所能那唯勁敵在前全驅供其于之臣但要苟安旦夕一人力排衆議使社稷危而復安真所謂好謀而成者也

◎ 滅庸　從秦

◎ 滅庸　開蔡

◎ 滅庸　還州來

爲賈以從反高爲非楚莊從之子駟以諸還其爲非蔡明還之從還兩上大勝談論國之安危關于謀之得失

◎ 伐宋　列序從惡誼深罪其失職焉

共天位治天職正說卿之可貴處與晚宇相反爲職字畫骨復不能討與成其亂二意相不聯之徐枚臣同春秋康討賊之文不一此則在

春秋正業

大職上論卷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胡）楚大饑戎與麇（音均）濮交伐之而庸人率群蠻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傳去）

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宋文公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胡）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傳無）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傳無）　諸侯會于扈（傳去）　秋公至自穀（傳無）　冬公子遂如齊（傳無）

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　齊懿公商人弑　秦康公罃卒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傳無）　秦伯罃卒（傳無）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傳無）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傳無）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傳去）

冬十月子卒（傳去）

夫人姜氏歸于齊（傳去）

季孫行父如齊（傳無）　莒弑其君庶其（傳去）

宣公

徐枚臣曰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此篡大惡宣公安受其位齊人受賂而不討故宣公即位以罪宣并責齊盟之主以賣叛亂書逐如齊爲宣惡并書納賂之惡以貴季孫行父州潛絶其黨取濟西也罰於利益逆之賊逆始于敬嬴成于宣公而助于齊人也故元年春夏故未皆爲討賊立法以戒後世余因備中有故去之其說

◎ 侵陳宋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正業

[illegible]

春秋正業經傳删本

魯宣公　名接文公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匡王五年　元年　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稻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傳去）　公子遂如齊逆女（傳去）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去）　夏季孫行父如齊（傳去）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去）　公會齊侯于平州（傳去）　公子遂如齊（傳去）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去）　秋邾子來朝（傳無）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　宋人弑昭公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會于扈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楚者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本以宋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晉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晉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宋經不書宋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illegible]公[illegible]

春秋正業

黑壤　內君不事伯而見係聖人不忍明行有不慊則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扯祭擲又以賂免是驗其不直作文熟書法上躍出不忍直言之意方妙若板責便無味

城平陽　主中丘傳鄭時亦孝懷晉意可點入

伐陳　主會扈傳晉主夏盟云云楡取成而還句發其狩晉之邪

[illegible]

盟不以不得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亦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有慚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既不朝又不聘而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定王六年　八年

春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左傳)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左傳)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傳)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　晉師白狄伐秦(左傳)　楚人滅舒蓼(左傳)　秋七月

宣公　八年　　八　　受中堂

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無傳)　城平陽(左)　懼晉也　楚師伐陳(左)　陳及晉平楚師取成而還

救陳而唯楚之師大豈義乎

定王七年　九年　秋晉成公黑臀卒　衛成公鄭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　春王使來徵聘　夏

嗣比事春秋敬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亟行必致深罪之也甥舅之禮廢則諸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無傳)　秋取根牟(無傳)　八月滕子卒(無傳)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嗣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文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槪矣晉主夏盟又將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𢜮夫豈義乎

宣公　九年　　九　　受中堂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無傳)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　宋人圍滕

嗣圍國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然稱人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以圍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嗣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立會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與師伐鄭不義矣故三年書人以貶罪之也次年鄭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

彼楚以陳未有所方見宋是妄欲使滅亂其來故書救書衛叛盟只帶一句。○非義以遺理言夫謀以時事傳所云可恤非其怕陳只重宋非義後云意在責宋是救上轉下語思衛書救不是善辭 單伐陳同但無書法
◎八救陳 侯盟者以恤患之名覇大國之與全題有別看全篇言大謀一篇言非義全千宋加兵上責宋非義此千陳受兵上說到宋之非義全千尾末繳書法此篇在書法上形容作文以衛叛盟雖合轉到書法上陳矣兵宋非義
◎救陳 伐宋 上加伐陳同 衛叛盟而書救宋非義楚陵夏而書獻宋失衆
○救陳 侵蔡獲 以攻其國以怨報失謀
◎楚子伐宋 外兵有詞以受兵者救之也傳首一勝字一俱字已明知楚必至故曰待敵乃今所以待之計而患于伐陳若惟恐其無詞者夫策甚矣兩計字與策字相應不必斷罪特書伐特字宜玩盡書爵由于有詞有詞由于宋殺之以詞是宋與之于楚而楚得之于宋也非見于于春秋而得之也故書爵非予楚只借形宋之失衆耳

曰懸陳疇復廿之、其德楚尚不忘、未足貴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愍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傳無

夏、楚子伐宋、左 以其救蕭也

胡 楚人滅蕭、將以脇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宋、而得書爵、

◎○晉侯伐鄭 直生伯兵使其夫自見也全張報邲來源在此處直書上陳起兵報怨復仇之兵勿叛罪斯時當齊宋有義足以加亂之正有罪足以致討依此屬餘爲妙
◎楚子圍宋 大國夫謀而黄其經深責其只自恥上而其自取全在伐陳切與清丘垂析觀已字又字可見要在我于亡國上發他自恥之端曰端木以謀輸俱指伐陳不可如伐宋快哉夫果綻 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是將前日

秋、螽、傳無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傳去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夏曹文公壽卒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傳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傳無

晉侯伐鄭、

胡 按左氏爲邲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讐之兵、師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棄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

之驗以証今日之爲責宋。本義無書法。陳因會期見伐有由句是承上伐陳來鈔此伐之不是天加以圖然于滅亡之像皆由於謀不臧而自取之也余按胡傳自清丘至此傳一有謀字與計字策字文完應鄭約一轍俱誰侯不知此所以策所以字聯而非亡之斷也
○圍宋 同圍暴 皆自取
◎會穀 紀內臣之會外可爲失禮之驗矣此若裡既失後亂出一禮不可失之國來者合存御何種妙自夫子天子諸卑知有此條今日驗之耳此通春秋發微不篤指春何歸父亦不必加貶

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有由也、易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

葬曹文公、傳無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 天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若若旅陪臣擬命、其所由來漸矣、故易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宋楚平 [illegible]
純自以情要報朝告[illegible]必于爲三研字相呼[illegible]之所以爲累于天之[illegible]內盡功在一轉[illegible]肯不是[illegible]使是功不是[illegible]反覆推敲無非此意[illegible]
○宋楚平 黄父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曹宣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傳去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公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亦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引師而去之

胡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illegible]詐諼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何以貶也、善則歸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

心可見這一般沒主意的諸侯不但動作隨人心
叫他去制便去縱亦且喜怒隨人叫他憤怒也
便憤怒氣象竟是畏威竟是勉強而應

春秋正業

◎ 晉衛伐齊　昧周道者半分其罪焉
頃公不謹禮則輕不敢忽分作者與世子伐焉
寔利號正見其取必于君也上說重自己致寇
從德讓人寇更已必然也下說重取必于其
君此處若是臣惡者言之本意其忽然諸侯與執
國命意亦不可忽　餘被隨○此傳須分優論
心作大要細修從齊道論

◎ 歸父如晉　歸父圖謀去三桓其失準同之
宜以背齊事晉為歸父之罪以以利為向背
者不復更去三桓耳然謀是去三桓亦只說正
心以正朝廷也不必倚外援以去之則睬
本於本節引其當道三句是傳中輕于背與國
易于謀大家二句是承上起下之綱非閒說也
加從健起
◎ 如晉　陳澤
背齊事晉所謂心腹未得惟從為本出來
◎ 如晉　流綱宗義
譯患不知本所謂心腹怕患不知務綱務膜心
◎ 去齊　並如之
以利為向背以利為勸沮
◎ 如晉　總貫

間于齊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胡　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去傳）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秦景公固元年　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遲

胡　保國以禮為本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為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于其君以行其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忿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宣公十八年　手　受中堂

公伐杞（無傳）　夏四月（無傳）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左傳）　甲戌楚子旅卒（左傳）

公孫歸父如晉

胡　宣公因齊得國事之易世猶未忍及頃公不謙禮怒晉郤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衰矣于是背齊而事晉以利為向背者也歸父欲去三桓與公謀而聘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本未有能成者也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體樂政刑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

資伯力以討孫內臣之知行王道以興復聖人之心　上下俱是三家俱是衰公意

去之是去疥癬而得心腹之疾庸愈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無傳）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左傳）

成公

◎無氷　經紀常燠之變、慎于微也。

備迺天人一理、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字指兩遺未靈、每慎于微以無不愚者言王事。

春秋正業

上天人一理、萬物一氣、至于事物下人物一身、古今一息、故體無微自序

春秋正業經傳删本

魯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

無氷。

（胡）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常涸陰冱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氷皆與焉。此亦燮調經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燮人之職、然

成公　元年　一　受中堂

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發其旨、名事有小而不泥其本末。雨雹氷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災異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毋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左）爲齊難故。

（胡）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斯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甲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但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蒐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左）聞齊將出楚師。

（胡）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

成公　元年　二　受中堂

棘、晉地。其稱及者、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若唯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爲齊難既作丘甲矣、閉關出楚師、又遠與晉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其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恭三桓懷忿慝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經）　冬十月。（無傳）

定王十八年　二年　衛穆公遫卒。鄭襄公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及巢丘。圍龍、遂南侵。

（胡）初、魯事齊甚謹、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盟之職、往遽于同曰

侍大國兵力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繼絕之義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故田而皆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傳注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注

定王十九年 三年 宋共公固元年 衛定公臧元年

成公 三年 五 受中堂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 諸侯伐鄭，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

胡 討鄭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親親也。遂東侵，則潛師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用詐非正勝也。彼善於此，皆無善也。暴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夷狄，役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稱爵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傳無 二月，公至自伐鄭。傳無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傳注 乙亥，葬宋文公。傳注

夏，公如晉。左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 許恃楚而不事鄭……

公至自晉。

胡 宣公薨，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故而往朝于晉，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今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 棘，汶陽之邑

胡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

成公 三年 六 受中堂

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

大雩。傳無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注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 將尋盟……之如

胡 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夾與良夫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罪，非人臣之操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鄢之敗，于是乎專意事楚，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爲弱患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狄之所以懲惡也。

定王二十年　四年　鄭襄公堅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通嗣君也〔旨〕見六年宋傳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　杞伯來朝無傳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　公如晉無傳

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無傳

冬城鄆〔旨〕天子有二鄆，此西鄆也

鄭伯伐許〔左〕取鉏任泠敦之田

〔胡〕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辭，所以著其惡也。

定王二十一年　五年　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左〕出也

仲孫蔑如宋〔左〕報華元也〔旨〕見宋傳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旨〕

梁山崩〔左〕　秋大水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無傳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胡〕鄭服也。鄭服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簡王元年　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　夏鄭悼公費卒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胡〕武宮，武公之宮也。立武宮，非禮也。宮廟即遠，有毀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廟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無傳

〔胡〕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毫釐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附傭臣之惡矣。

於此須則待之御以加論一事亦取當為取
亦此不立意不之道

◎嬰齊如晉　伯獨出使伐之命甚命未可
主傳從傳此晉命伐宋事實借兵戎辭以爭端
令不可聽意虛發

◎茂僑如侵宋　魯伯以用兵可怪甚矣
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端是春秋所
以罪之處重事大倫須辨不得已二卿正形容
可師之意隨字要從命上卿用大衆亦不可道
除杜氏曰兵戎邦交二意未詳前將上三年
一說原其素相和好以見此伐之無名即據左
氏命晉一卿夾發重事大倫收判不能立而聽
命以見此師之無名此師之可隨此春秋所以
罪之也兩罪字相應所以字有味

◎茂僑如侵　召陵役
供書後隨之也上一卿受鉞大衆親行以無和
出下大命諸侯天子之元老在所以無功還

◎伐鄭救鄭
以楚罪譏起以救字証明隱既傳辭下著晉大
楚末救民不得以無功而謂之救非善也救善
而伐者之罪不甚明也三著字相呼應全實不和
遷既上

〇伐鄭
楚傳王入于郟則鄭之背楚即晉王是後遇遲
鄭何為又伐之耶何義之有尼是全在此伐者
只著說

◎書救鄭　春秋深罪伯兵亦功不也在義
只勤不遷既意讀也不遷賢只在不能義事之功
上有未能及全民也盖人臣好欺某從全起于
會功一念會功遷當從不禁于盛全朗從起于
功所獲況當時二縣之必克懸于卿入人之請
戰捷于從此尤人情所難置郄武子于此無有
主衆故能不遷戮而知還所以免于晉又恒悼
之室事也不貪折馘之功也使其民不至爲敵
不甚殺俘之功也使與民和至于仰豈非仁心
於仁心王事亦要務與功也與計功ゝ字相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以其辭會也〔胡〕傳斷其……

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胡〕見上下侵宋傳

壬申鄭伯費卒〔無傳〕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侵宋晉命也

〔研〕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而以侵書者責
師徒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
然上三年晉合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
元通嗣君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
年冬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
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
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兵戎有國之
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
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鄭從晉也〔胡〕見下傳楚不義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賀遷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范韓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研〕楚侵鄭王鄭能背楚與晉是故遇還等
兩而還師也嬰齊為是師而又救
不義也矣經……

○挫在緣角之還已自勝楚ゝ師還晉師遂侵
蔡遇楚救蔡之師于桑隧而不戰遂還財不遷
戮事在救鄭之後須叙得明白○起處與明著
鄭即以無功開處不遷戮上收處仍帶著
兇ゝ書救　盟節　之用語時得于
武子從知范韓公從知欒俱是從善而不戰
上與于折馘執俘下與于善再以還以入人欲
從有遜欲我降處下加伐鄭時　徐杖臣曰兩
傳俱有遷字即左傳乃遂還乃是而遷ゝ字文
中照得合抱極有勢

◎書救　士句侵　仁者自是之處說當與
上在折馘執俘二句看得仁意見書不遷戮之仁
以無功歸起下在利人之罪者得實見智不知
恕之仁以爲刺罪魁

◎吳伐郯
須將聖人扶持名號不輕進退諸侯意扶屬命
者可入據吳僭王自尊帝號郯已姓太韓之後
◎伐郯　猶三望
傳藏傳系僭周室東遷所存者猶與祭耳旬當
意禮其大于命ゝ其大于名命圭有命曰吳伯
不曰吳王朝其甚于僭ゝ其重于祭封內有望
曰泰山不曰河海

◎不郊猶望　猶望四之他志備也
此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意與傳宜二備意同
不與不同

於文無貶詞何以知也下書欒書救鄭則知
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
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繞角軍帥之欲戰者
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
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
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
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
也次陘而楚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
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
庶幾哉

簡王二年　七年　鄭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左〕

吳伐郯〔左〕……〔註〕吳始見經始入伐中國

〔研〕郯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
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
大號也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
王役雖盛猶且與中國會盟不過曰子亦不
以本爵與之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
秋之義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
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無傳〕

不郊猶三望

〔研〕禮天子有四望諸侯祭境內山川……

春秋正業

[illegible]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胡〕大盟非固結之本也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魯侯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是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傳無〕　二月伯姬歸于宋〔傳無〕

成公九年　圭　受中堂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胡〕致女者何女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也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襃以見貶者初獻六羽是也有因貶以見襃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僖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傳無〕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illegible]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春秋正業

[illegible]

〔胡〕鄭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唯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傳無〕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illegible]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胡〕大繫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勿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

成公九年　古　受中堂

修城郭浚溝之閑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譏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也

秦人白狄伐晉〔傳無〕　鄭人圍許〔傳〕

城中城〔公〕中城者[illegible]

〔胡〕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丁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在[illegible]之成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若凡[illegible]

子罕門之戒須重錄

◎鄢陵敗　侯蔡獲　兩見勝兵之移患乎

僥勝不足恃大子有外寧內憂之戒武功不足哉子產有文德武功之語亦驗

◎鄢陵敗　盟戲　見伯國之衰敗而見僥倖之變 [illegible]

內顧卒成郤門之笑 [illegible]

甚不必楚事後論

◎鄢陵　[illegible]　倖以接外誠以服衆

◎沙隨不見　不諱內者之見辱亦辱身之進也

徐枚臣曰沙隨之會原是成公大辱禮所當諱 [illegible]

春秋正業

[illegible]

……晉軍而陳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天敗楚也夫余不可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胡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于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 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會于沙隨欲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胡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曷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禁義不禁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侯自反非有咎也昔曾子聞大勇于夫子孟子言浩然之氣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聖人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處……

[illegible]

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傳無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音條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胡按左氏公會諸侯伐鄭將行穆姜又命公如初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赦季孫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會鄬　[illegible]主動恤患之兵而知其不亦索。見陳逃歸諸侯又叛之盟陳不可背索加圍陳周

◎陳逃　罕到以兵用以其雖于貴也夷禮陳中國貴義禮所出乘中國使是乘義禮輕守要覲亦既動矣必能致力于陳矣不重晉勞於是通前後爲陳算計一番因爲晉[illegible]一番陳正可從晉以無恐耳勿以德與勢分

◎公如晉　大夫朝之會[illegible]主鄬丘傳晉公在晉何虐發寄不宜會東歸矣[illegible]

◎侵蔡獲　[illegible]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無傳〕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左〕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貫〕陳侯不見諸侯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無傳〕

陳侯逃歸〔穀〕孫自是凡會陳無矣〔左〕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逃義曰逃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御敝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狄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非大義路也禮門也經棄中國唯欲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

簡王七年　八年　靈王元年　鄭簡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貫〕公在下而悟公在晉

夏葬鄭僖公〔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貫〕見下怨楚作伐鄭之由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illegible]以聽朝聘之[illegible]使諸侯之[illegible]

[illegible]

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胡〕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衛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之大者亟朝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豈朝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譏其始也

公至自會〔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無傳〕

秋九月大雩〔無傳〕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必將速歸莫如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駟請從楚乃及楚平

〔胡〕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制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能爲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力不能

◎〇 公至伐齊 正諸侯討罪之義以罪前罪許見圍齊傳抗其罪與諸侯身上無干只見齊懷強暴故春秋特為沮抑之閩不書伐而以伐致所以免其圍齊之罪詞也只休貼此句上發揮不必津入向心意

◎ 盟向 借歸父奔傳作孟莊子不敢父臣此依影出無定耘

◎〇 盟澶淵 即大國之兵妖可以古哥師亂主長句傳意師者不降要發上句總挽當況令齊侯為戚激意休前氏註

春秋正業

公至自伐齊〔旨〕見上年圍齊傳大夫皆以辭也 役而免其罪齊之罪謝也
取邾田自漷水〔傳無〕 季孫宿如晉〔傳無〕 葬曹成
公〔傳無〕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傳無〕 秋九月辛
卯齊侯環卒〔傳無〕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傳〕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傳無〕 齊殺
其大夫高厚〔傳無〕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傳〕 冬
葬齊靈公〔傳無〕 城西郛〔傳無〕 叔孫豹會晉士匄
于柯〔傳無〕 城武城〔傳無〕

襄王十九年 二十年 齊莊公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平及莒 猶于會莒人盟于向〔旨〕備宣十八年歸父奔 而抒揚之盟故也 齊莊于不敢父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齊成故也〔旨〕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來遂不會故也 匄伐而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 誰也哉 不書十年長勺春不懷
秋公至自會〔傳無〕 仲孫速帥師伐邾〔傳〕 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傳〕 陳侯之
弟黃出奔楚〔傳〕 叔老如齊〔傳〕 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傳無〕 季孫宿如宋〔傳無〕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傳無〕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凡〕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
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襄公 十九年二十年 九 受中堂

⑪ 庶其奔 竊地則叛君納地則受叛是皆為利而不為義者若名書地書來奔交孔之也不言及不書氏二段是一辭春秋不必用 徐枚臣曰襄公在晉而受之者季孫宿也志為亂之所起故不可不謹竊地者叛臣受地者亦叛臣也故兩叛字是商使以見同惡相濟欲此無所逃其罪者

◎ 盟奔 世臣去國其待之者薄也主沙隨傳須合逐之者見非直有去我之思

⑨ 商任 與沙隨同

春秋正業

◎ 商任沙隨 只不當錮一意以他世有功于晉宜勿舍君之念今晉不念云云以下無限轉折極其條暢之意正與古者大夫去國云云相反至臣一段見來楚子以懼晉耳 加盈奔在此後又錮上見傳如單

◎ 沙隨 進中錮臣之的正見不念之深

〇 沙隨 城杞

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也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禍義之大宗故小
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
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也
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
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
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傳無〕
秋晉欒盈出奔楚〔旨〕王下年沙隨傳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傳無〕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傳無〕 曹伯來朝〔傳無〕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左〕錮欒氏也〔旨〕見下年沙隨傳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傳無〕 夏四月〔傳無〕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傳無〕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胡〕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
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不收其田邑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放五典厚人倫
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禁錮之
而命諸侯無得納焉[illegible]
臣子反[illegible]

襄公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 十 受中堂

春無冰〔傳無〕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傳無〕 秋八月大雩〔傳無〕 仲孫羯如晉〔傳無〕 冬齊慶封來奔〔傳無〕 十有一月公如楚〔傳無〕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無〕 乙未楚子昭卒〔傳無〕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楚郟敖麇元年夏衛獻公衎卒吳子餘祭弒）

春王正月公在楚〔傳無〕 夏五月公至自楚〔傳無〕 庚午衛侯衎卒〔傳無〕 閽弒吳子餘祭〔傳去〕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胡〕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晉主夏盟令行中國乎公不能修文

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遠戍母家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也城杞之役不御賑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直〕[illegible]

杞子來盟〔傳無〕

吳子使札來聘〔左〕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胡〕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然後立諸樊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狥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立諸樊之子光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先聖賢夷齊季子辭位獨不爲賢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君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

札之賢者其父兄俗脊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屯辭讓因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因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季歷嗣位武王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殺師喪國其誰之階也若季子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然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所謂賢且知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中庸失時措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

襄公二十九年　毛　受中堂

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僭夷秦介戎狄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累之而札何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經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發其姓名而叔肹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今乃累以名紀是知仲尼不以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唯與天地參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

澶淵宋災　謂謝賊之所以會而不知會設是察不知而察不仁則亦只說要不至知此不仁畢竟是未嘗處處於此者俱之良而不容罪此由世衰道之云要嘆憾之要責備　果出澶淵同書淡只用人大夫釋責焉

秋七月葬衛獻公（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傳）

冬仲孫羯如晉（無傳）

景王二年　三十年　衛襄公惡元年吳夷昧元年夏蔡景公固弑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無傳）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無傳）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無傳）　王子瑕奔晉（無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無傳）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無傳）

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眾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過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卹鄰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世子弒君天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喪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而察此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澶淵諸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大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襄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天　受中堂

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蔡靈公般元年
春王正月。傳無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無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傳無
己亥，仲孫羯卒。傳無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傳無
癸酉，葬我君襄公。傳無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傳無

昭公

春秋正業

以楚共之先歃抑先武重偪先晉紀實

春秋正業經傳删本

魯昭公 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景王四年 元年 夏，邾悼公華卒；冬，楚郟敖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胡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尊主諸侯，則僭晉之先也，故圖諸前盟，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直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昭公 元年　十一　受中堂

三月，取鄆。左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乃免叔孫。

胡 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

不欲絕其類一特於聖人慎絕人之意 ◎徐越伐吳 會齊 上從許有名下去國有禮俱[illegible]世頓[illegible]于[illegible]河洛而屈[illegible]孝子[illegible]延陵而[illegible]

◎暨齊平 [illegible]

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意也

景王九年 六年 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傳無 葬秦景公傳無 夏季孫宿如晉傳無 葬杞文公傳無 宋華合比出奔衛傳去 秋九月大雩傳無 楚薳罷帥師伐吳傳無 冬叔弓如楚傳無 齊侯伐北燕傳無

景王十年 七年 秋衛襄公卒

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故曰暨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蠻夷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傳無 叔孫舍如齊涖盟傳無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傳無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無 九月公至自楚傳無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傳無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傳無

景王十一年 八年 衛靈公元年 陳哀公卒 楚滅陳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去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無 叔弓如晉[illegible]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傳無 陳公子留出奔鄭傳無 秋蒐于紅[illegible]

胡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傳無 大雩傳無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傳無 葬陳哀公傳無

景王十二年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旨與下陳災同 許遷于夷傳無 夏四月陳災

胡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于諸侯何以書于魯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寬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設設以為作[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正業

昂勉勵之志、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矣、

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傳無 九月大雩 傳無

季孫意如如晉 傳無 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無

景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左 昭子與之宴、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皥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 十七年 六 受中堂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胡 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圖土服遠、以圖覇弱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幾有無貶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 傳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illegible]

春秋正業

胡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吳日益彊、而楚制矣、是故爲國以得賢爲本、勸賢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孜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景王二十有八年 曹平公須卒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傳無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昭公 十八年 七 受中堂

胡 初、裨竈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 左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傳無 冬許遷于白羽 傳無

景王二十有九年 曹悼公午元年

不偶乎天時如此則反身云云必可禦[illegible]

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猶有命[illegible]之
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
來必可禦矣至是猶不知畏刑克自省而求
于祈祀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鑒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傳去） 齊侯唁公
于野井（傳去）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傳無）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傳去）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傳去）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宋景公欒元年 秋楚平王居卒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傳無）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居者有其地土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

春秋正業

昭公 二十六年 孟 愛中堂

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于
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大
夫專邑是爲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胡〕成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
魯賂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于齊侯
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則繼焉齊侯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
畏公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
成則季氏不臣昭公不君齊侯不能修方伯
連帥之職其罪咸見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illegible]伯用季氏註

公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公之謀此于鹹于沙之[illegible]也（胡）上十四年
齊侯不[illegible]二十餘年

公至自會居于鄆（傳無）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傳無）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去）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傳去）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軫元年 夏吳王僚弑 冬曹悼公午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傳無） 夏四月吳弑
其君僚（傳去） 楚殺其大夫郤宛（傳無）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左）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以難復

〔胡〕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文十五年盟
于扈將爲齊討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

春秋正業

昭公 二十七八九年 重 愛中堂

會諸侯略而不序今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
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
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
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
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倫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傳無） 邾快來奔（傳無）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傳去）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吳子闔廬元年 曹聲公野元年 夏鄭定公寧卒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傳無） 公如晉次于乾侯（傳無）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傳無） 六月葬鄭定公（傳無）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傳無） 冬葬滕悼公（傳無）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鄭獻公蠆元年 滕頃公結元年

春秋正業

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著矣晉
主夏盟中國所仰行請于晉如微其奔吳圖
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
此其易故召陵之令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
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
利棄義難于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
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凍楚之心蔡人往
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之實也聖人道
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
胥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說
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左以班處宮

定公 四年五年 四 愛中堂

胡 及楚人戰則稱吳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
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其大夫之室狄道
也聖人誰毀誰譽哀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
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
號非有心於貶之承天討也伐國者因將拯
民于水火之中可殺父兄繫子弟毀宗廟遷
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火益熱則
其小惡人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
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掛公而自公爾
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

敬王十五年 陳懷公柳元年 曹靖公露元年
五年

春王三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無傳

春秋正業

於越入吳 左 見哀十三年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 秋七月壬子叔孫
不敢卒 無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無傳

敬王十六年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無傳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無傳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胡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未致使而私飲
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
趙方睦皆有獻焉則非執之矣執異國行人
出於私卿私政廢爵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
始於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定公 六年七年 五 愛中堂

冬城中城 無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無傳

敬王十七年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無傳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無傳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無傳

敬王十八年
八年

[illegible]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經） 公至自黃（傳無）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左）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正〕（附）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睹覬汨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三年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春秋正業　定公　十二年十三年　十　受中堂

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北蒲（傳無）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傳注）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傳注） 晉趙鞅歸于晉（傳注） 薛弑其君比

十四年 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越子允常卒 吳子闔廬光元年

春衞公叔戍來奔 衞趙陽出奔宋（傳注）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傳注） 夏衞北宮結來奔（傳無）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傳） 吳子光卒（左）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illegible]

廬（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正〕（附）書敗、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用于兵、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例之也、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例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傳無）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傳注） 衞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北蒲（傳無）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傳無）

春秋正業　定公　十四年十五年　十一　受中堂

十五年 敬王二十五年 吳子夫差元年 越子句踐元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無）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注）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傳無）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

魯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因哉即位在位十七年于十四年春獲麟春秋終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胡）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墮宗廟徙陳鍾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圍復雪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于不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傳去）

秋齊侯衛侯伐晉（傳無）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旨）（主不傳諸邾非變伐之）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公元年 夏衛靈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胡）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益熾魯衆悉行伐國取邑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甍邾子來奔喪事魯非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如以盛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而諸卿相與伐之旣取其田而又盡與之盟不如以義辨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于季孫何獨無得賂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賂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賜虎弁今得邾田藝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傳無） 滕子來朝（傳無）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去）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左）鄭人輸范氏粟鄭子姚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齊粟（全）鄭師... 趙鞅因有罪矣然諫不反其父于申衛亂之由而將力搆怨故書此戰

冬十月葬衛靈公（傳無）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胡）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旣降蔡使遷于江汝蔡人聽命而復師矣復背楚而遷于吳而又自悔非其謀之不臧甚矣大夫[illegible]大事也蔡介吳楚二大之間背[illegible]

事急委罪於執政諉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衛出公輒元年 是冬秦惠公卒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去) 夏四月甲午地震(傳無)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去)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傳無)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秦悼公元年 蔡昭公弒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傳去)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傳無)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傳去)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傳無)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傳無)

敬王三十年 五年 齊景公杵臼卒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傳無)

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 齊安孺子荼元年 秋弒 楚昭王軫卒

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傳無)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傳去)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傳無)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齊悼公陽生元年 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傳無)

夏公會吳于鄫(左) 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吳人弗聽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 鄫(邑) [illegible]十年後三 [illegible]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胡氏曰春秋惡君之惡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虜其君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臨而德大入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宋人圍曹(傳無)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傳無)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曹是年亡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去)

吳伐我(左) 吳爲邾故伐我克東陽而進舍五梧夫子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春秋正業經傳删本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爲舉業而設以胡傳爲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删去之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可不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註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闢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六卷

[清]張爾岐撰

天津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傳議四卷》提要

春秋傳議卷一　　濟陽張爾岐稷若

隱公

按胡傳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似是謂三十二者疑二三字誤倒

胡傳坊本隱公上有魯字今按三傳及大全並無

元年

春王正月

據左氏隱與桓皆非適也皆非適而隱之母實繼室則公羊母貴子貴之說妄也穀梁譏隱成父之惡於義已精至云春秋成隱以惡桓則未是夫弒逆之惡豈待成他人以惡之乎

按始年之為元年一月之為正月古人命名固自不苟然亦不過紀年紀月之常辭耳如胡氏之說恐過於濶大精深矣在何氏已有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之論杜氏亦云體元居正此即胡傳所本也程傳於此初不著解其意可知

趙汸周正考畧云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

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正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氷二月無氷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又云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曆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耳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又云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故子朱子以為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愚按夏時冠周月之說學者疑之已久趙子常考証甚詳確有可據胡文定發春秋大義多三傳所未及獨此是其誤處、不可以曲徇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邾下有婁字全傳俱同公羊穀梁蔑竝作眛

杜氏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胡氏云中國附庸例稱字故或以為褒或以為常至及之為言皆以為欲之者公也其不與公也審矣不與公於邾又何褒焉何氏註公羊至云春秋王魯隱公始受命而王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之法言之狂悖乃至於此蓋讀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而昧其旨也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謂春秋所明皆文武周公誅賞之大法是非大著則亂賊無所假借故懼耳豈以天子之權予魯耶若然又何以責僭亂者耶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胡氏之論當矣謂繼釋叔段則未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穀梁曰弗謂弟弗謂公子段失子弟之道矣段罪不已著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以為與賵惠公仲子惠公已葬則為緩仲子未死則為豫凶事二者皆不近人情不可信也公

羊則以仲子為已死而以無賵為非禮賵惠公為
不及事穀梁則以惠公仲子為孝公之妾而獨責
其不及事為說不同要之仲子人妾也天王所賵
賵人妾也曾以赴天子天子以宰賵皆失禮之大
者至胡氏有定論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傳（胡傳）云內弗受者謂無罪被兵義不可受也二傳皆
以入為罪胡氏獨以為無王命擅興師春秋天子
之事至是始著矣公羊以入極為滅同姓諱而書
入經不書左氏不言殆未可據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紀履綸穀梁傳）履綸左傳作裂繻裂一作列

他國之使以國別之恒辭也若不稱紀知為何國
之臣乎且與自迎何異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帛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傳以子氏為桓公母公羊以為隱公母穀梁則
以為隱公妻時桓未為君其母不應稱夫人且於
歸賵考宮皆書仲子以正其非嫡矣於此何得稱
夫人也以為隱母隱方為君何以不書葬若曰讓
不書葬何以書曰夫人故穀梁之說為得其實也
然衆說紛綸從闕疑之例可耳

鄭人伐衛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傳）言者不立日食法故書日日有食之不可知之辭
也不可知而哭見其食則以為異而畏心生焉古
之不立其法非不能也食必以朔此不言朔公羊
以為在朔後穀梁以為在朔前杜氏據長曆而知
史之失書得之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夏四月下失去小著

公羊以為譏父卒未命而秦使與喪而求賻穀梁以為譏未爵而使與求賻及不賻胡氏於不稱使見謹適喪嚴名分於求賻見上失道下不臣皆經意所具胡氏所見為大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按左傳杜註云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范氏穀梁註亦云內稱公而書薨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以自異也其相意相類殊近人情胡氏論雖正然近鑿若何氏云春秋王魯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何狂誕之甚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穀梁作繆公

公羊穀梁皆以日葬為危辭據其後事而言也按此時去殤公之弒尚十年雖聖人安得而逆危之胡氏不取其說是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穀梁作祝吁下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所言遇遇之正也不期而卒然遇之必有禮焉遇之善也穀梁曰內為志則非不期也而與不期者同其儀焉胡氏所責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宋公子馮之奔鄭先君所使以辟殤公也何惡於宋而必欲除之且其所欲成者弒君之州吁也殤公好惡於是與人殊矣未幾身自遇弒宜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穀以去其公子為貶是也以為貶其與乎弒則未是此時鍾巫之難未作何得先事豫貶之使翬幸而早死不為大逆則此擅兵黨惡將貰而不治乎胡氏云謹履霜之戒得之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左氏作矢魚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公羊作入盛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仲子或以為桓母或以為惠母獻六羽或以為仲

子之宮或以為羣廟或以為始僭或以為始降胡
氏擇取元凱傳註之說為得之

邾人鄭人伐宋 公羊於邾下俱有婁字後不重註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作渝平

據前經魯再與伐鄭不聞與之成也以為敗其成
公穀之妄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據公羊及杜氏雖無事必書首月史之常體也聖
人因之而無容易胡氏天人之說恐近鑿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氏以為非禮之常即杜說也所引眉山之說即
何說也何以為後為嫡則未是嫡死而娣繼室則
有之

滕侯卒

胡傳非內非外非謂過責之也

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羊穀梁俱作邴下同

庚寅我入祊 是謂經所謂入者受宛之所歸者而有之也如文[illegible]之類公穀皆以為我入于彼如莒人入向之比皆未是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穀梁言以元年所盟之宿非此宿也恐未是

胡傳謂宿男不名舊史失之似也謂諸侯死名為改周
制竊疑未確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穀梁作包來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穀梁作無侅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羊穀梁作雨節
挾卒 公羊穀梁作俠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羊傳防作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再書去氏皆即見事而貶也公羊皆以為為鍾
巫貶事未至而懷貶豈聖人毋意之心乎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隱公之時諸侯之譎者莫如鄭莊左氏以正許之
蓋通中其譎中矣其入而不有必度其不能有也
推其不能有者以予人而又辭貪惡何譎如之經
再書取非善鄭也罪魯也杜亦不免曲徇左氏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羊穀梁皆作載
左氏謂取為取三師公穀謂為取戴左說近是以
三國之患方殷而取戴之利甚微也范氏以為四
國共取更誤此時四國方思豈有可合力之理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公羊作盛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羊穀梁作夏五月又公羊時來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伯入人之國逼人之君恐不能終有其土乃使
大夫奉其君之弟以居而又寘其心腹以監之其
為計亦太詭譎矣左氏乃以為有禮正墮其度內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濟陽張爾岐稷若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註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礼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簒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胡氏謂隱是讓非攝因然愚謂即使隱信攝桓信貴已奮北面事之而殺而奪之位簒弑之名亦不得而辭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杜預註左傳以孔父為名胡氏因之公羊穀梁皆以為字按史記索隱及冼聖姓譜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則嘉其名孔父其字也若以父為名前有弗父宋父世父考父猶可無嫌其子孔父嘉金父不以父之名為字乎且命名曰父即古人質朴不應至是穀梁云孔氏父字諡也為近是所疑者於劉侍讀之言有未安者耳

滕子來朝

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亦謂其明著諸侯之功罪何者為天子之所賞何者為天子之所誅故曰天子之事耳非曰某侯有功我賞之某侯有罪我誅之如是而為天子之事也其曰亂臣賊子懼亦謂大義既明人不敢犯非謂弒逆之人懼孔子之口誅筆罰也知我者知其不得已罪我者盗憎主人之意也今云滕本侯爵孔子降之而稱子是身自僭天子之權矣又何以責諸侯之不道者乎侯有罪可降而稱子匹夫有善將進而稱侯可乎不可乎且滕之來朝其為比周黨逆固不待貶而自明也鄭伯之同盟其黨逆猶是也何以不加貶也是非者天理之大公貴賤者人爵之定分貴者有罪從而惡之名之可也必不得奪其爵而賤之

猶之匹夫有善從而譽之字之可也必不得強附之爵而貴之也曰滕之稱子何也先儒云時王所黜是矣曰周無王久矣安得而黜之曰挑法於強大或杭法於弱小此賞罰之所以無章也歟或曰滕小國困於大國之政而自貶如衛之號君然吳楚自王矣春秋固不聽其王而子之謂從其自貶者亦未可信也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杜氏訓成為平謂宋亂而為會以平之二傳以為成其亂謂弒君之賊不復討是成其亂也何氏云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范氏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皆訓成為成就之義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

侯之相朝為相尊奉也以為不敬而伐之至于入其國亦已甚矣曲徇弒逆之人而欲親之者尚知鑒乎

侯之為杞為紀不可知其來朝桓則同其當貶亦同胡氏以為猶無貶者蓋誤以滕之貶為降爵也知貶來朝不待降爵則紀與滕一也為杞為紀無事深求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三年春正月

（胡傳）以為周不班曆杜氏之說也

公會齊侯于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氏所引蓋總穀梁前後日食之文也其或不書朔不書日似當以左氏所言官失之者為確

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氏云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伯糾攝父職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是知攝職之可譏而不知下聘弒逆之為罪也何氏云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是以伯糾為字不為名又云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下去二時以為貶是知下聘弒逆之可貶而不知無二時之非所以貶也何以無二時杜氏云史闕文是已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人君即病狂必不至出亡而人不知公穀妄說也且此事在所傳聞之世至謂孔子疑而以二日卒之更謬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王之於魯二年再聘恩數亦太勤矣不聞有一介之使如京師者王亦不以為罪也此皆不假譏而自著者故但以使弱為譏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城于夏譏不時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伯固險惡而其罪未至當伐伐之而無以服其心使大辟又不能竟誅威刑遂盡廢矣林氏云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王者舉措一失其禍安可窮哉

大雩

螽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公穀及諸註皆不以寔為名左氏於六年春下即云自曹來朝亦承上年傳文其云不復其國也蓋釋來字之義非以為書名而釋之寔與實同義在遂乃之間至康侯始以為書名發義甚精但不知果經意否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蔡人殺陳佗

公羊以佗殺為外淫殺梁以為爭禽據左氏莊公

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五父者佗也為說不同豈蔡人先有成謀因
其淫獵而死之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穀梁以為火攻杜氏以為火田然以為火田
近是以經文無甚怒極痛之辭也火田盡物且非
仁人所為況於以火攻人之國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既失國何以稱侯稱伯且二國舊不見於經云當
以諸侯與之接未可信也如以禮不足賤之云來
朝則非禮不足矣

下無秋冬二時范云未詳何氏以為桓以公攻仁
君故貶杜氏則槩以為闕文胡氏獨得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為公穀之學者皆以烝為亥月之祭杜氏以為此
夏之仲月非為過似得之然左氏五年傳閉蟄而
烝註亦云建亥之月則又何說

天王使家父來聘

何氏不以名字為褒貶故其言如此存之博異聞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以為禮也遂之為文非許辭何得謂禮左氏
但以魯命為主為得禮耳穀梁以不稱使為不正
其以宗廟之事即謀於我是以左氏所云得禮者
又為非禮矣又以書逆王后為譏亦失之譏在遂
不在書王后也

合諸儒之論天子逆后使大夫命同姓諸侯為之
主擇得可者以復於王乃備五禮御往逆公監之
此其為天子大昏之節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季姜從歸者之辭以明雖尊不加於父母義已
精矣胡傳逮下不嫉妬似太廓故不備録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在齊何氏以為齊世子光事見襄九年十一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衛州吁主兵事在隱四年其死宋也胡氏以爲治
其黨與之法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林氏云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
愚謂人於其所甚惡必畧之畧之則雖有貴爵亦
從而人之情也故謂畧其爵則可謂奪其爵則不
可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按鄭莊之惡不特殺段敗王師黨弒逆孰非天道
王法之不宥者乎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以反經爲權程子嘗非之
按杜氏於經註云突厲公也不稱公子從告也忽
昭公也鄭人賤之以名赴康侯所謂先儒或以從
赴告而書指此耳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公羊於祭仲則曰行權於突則曰順祭仲於忽則
曰無所貶其是非皆謬於聖人此一事也宋君之
亂人逆庶祭仲之拙節從邪突之篡兄忽之不立
皆無一可者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羊所云嫌與鄭人戰者謂若不書伐宋但云及
鄭師戰于宋則是魯與鄭戰非與宋戰矣傳意蓋

明曾之戰戰宋也穀梁子之言則不然
以戰爲與鄭戰宋之經文甚不合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按朔亦殺兄取位之賊二子乘舟之詩所爲作也
其背殯用兵亦怙爲之爾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歸于鄭可云出入無惡乎公羊此例不足據也
按忽之稱世子一以明突之簒一以惜忽之不能
君也復鄭未幾而見弑于高渠彌其材之不足有
國可見矣其立其弑皆不見錄畧之也杜氏訊其
始見逐終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
似也尊以辭昏失援爲言尚非知立國之經者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寘許叔于許東
偏今鄭方內亂故許叔得自復耳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蓋謂突之入祭仲已死而忽再出奔也左氏
則云忽死于弑在桓之十七年祭仲則至其明年齊
人殺子亹轘渠彌而猶能苟免且逆子儀而立之
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何氏以為善桓能疾惡同類行義兵是以伐鄭為伐突也未見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以為不能使衆穀梁以為天子召而不往當時得罪天子者多矣獨至朔而畏而出奔乎左氏以為構兄取國二公子怨而逐之近是矣其不言二公子逐之者罪朔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莊公十年杜氏註以獻舞為蔡季故此傳註云召季而立之則蔡季即哀侯也何氏以為二人季雖歸國而未嘗立不知何據康侯本其說以為傳此經三傳皆無說何休云蔡季賢而桓侯不能用故抑之杜預云稱侯蓋謬誤范甯云臣子失禮故即其所稱以示過各以意為解啖氏始發此正論然其云蔡季賢知請謚亦以季即哀侯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傳議卷二第旦冊

莊公 杜註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楊疏魯世家莊公名同桓公之子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如三傳所言是公自不備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史策之舊也如胡氏所言是公雖即位夫子特絀而削之也竊疑三傳所言爲是若夫子果以不請命而不書自文以下書即位者凡七公恐未必知請命其爲世子亦未必誓之天子也俟再議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以去姜氏爲夫人當與齊絶是迂論也人而與弑其夫豈復有可示之義乎傳所云絶 不爲親者謂絶夫人而去之非謂夫人當与齊絶也杜說誤矣

公羊穀梁皆以文姜爲固在齊未嘗至魯公以將練念母故書孫于齊念母本胸臆附事史臣何自知而書之乎杜氏云感公意而還又云魯人責之是既還之後國論不容遂復奔齊耳覩下經數會齊侯知其孫齊無幾又復還魯其狂肆縱恣往來任意畧無人理矣夫子於其還魯不書而止曰孫于齊者蓋示魯以處之之道當絶之於齊不令復返也何氏亦云明但當推逐去之不可加誅誠見此義矣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作送

公穀曰逆王姬故以單伯爲魯大夫逆者自魯往逆也左氏作送王姬故以單伯爲周卿送者自周來送也林氏音註既從杜說以單伯爲周卿又云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逆女不稱使也蓋謂單伯既來命魯又迎即逆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illegible]於義甚殊何註云魯本自得以讐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非本傳所及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杜註未同盟而赴以名

林氏註莊公卒子宣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范氏穀梁註以稱天不稱天爲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其說誠誤蓋緣不知亂嫡妾寵篡弑之爲大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公羊此言殊乖正論未聞聖人以滅國爲賢而大之也

五月葬桓王

此所葬之桓王即桓十五年書崩之天王也緩葬是也改葬猶近之至謂志葬不志崩已支矣又溢而爲陰陽天毋之論何其遷謬違理也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迂政返

胡氏所謂難詞即何云有難去兄入齊之心也

冬公次于滑 滑公羊穀梁作郎

按鄭伯辭以难下註云屬公在櫟故是公所會之鄭伯杜亦以爲子儀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公羊作饗穀梁享

穀梁云病齊侯謂其禽獸之行於是大著是病之也

此說已潤胡傳本而衍之其潤倍甚故不錄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忽之弒于亹于儀之立皆不見於經自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至此始又書遇于垂則鄭伯之爲突明矣此康侯之所以決其爲厲公也經既書世子忽明突之爲簒忽已弒則亹儀与突皆群公子莫可違与而突能終君位經亦因終君位者而君之耳忽之弒亹儀之立之不見於經或其國方乱赴告有所不及乎抑夫子故畧之乎皆不可知也

紀侯大去其國

復讎臣子之大義也以予襄公非其人矣襄公實利人土地假此名以肆惡耳使信復讎必先告之天子明先臣之無罪許之復而後復之今不言有王命是齊未嘗以聞也特其強大迫逐弱小乃假名復讎而不以告是不特讎九世之紀侯且讎九世之周天子矣可乎公羊漫以爲賢而許之昧於義矣 況其人向人尽凡之 義不可以附而曰事祖之心尽矣何其濫於予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云弒魯君㓕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皆自魯言之者也㓕王后母家追數九世天子之誤聽而肆其毒然又其自天下言之者也又云惡其詐也於禮義仁各有其似矣公羊以爲復九世讎杜氏以爲加禮初附孰非受其詐而不及覺者乎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羊穀梁作三月

公羊之言隱約難明何釋以爲刺亦自何說耳非必傳意也穀梁則確不易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以成敗論人往往類此其好惡亦多失正先儒疑其与左丘明爲異人者有以也

秋公至自伐衛

春秋天下為公不拘世及康侯此説必有所本尚須有其左驗乃敢信耳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穀梁俘作寶杜氏云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因也

綱翔一事經所書最詳未言歸寶則五國各有分賂可知以為文姜之請以為齊侯之讓又以為分惡於齊皆臆説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辛卯夜作辛卯昔公羊隕作實

且雨何異隕如雨乃異耳故謂与雨偕者未是杜氏以狗傳而誤范註穀梁又以用杜説而誤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曰陳蔡欲過我侯而邀之者穀梁范註之説也范氏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曰魯欲与陳蔡有事鄰國者杜氏之説也陳蔡伐魯無文可據覩下文治兵圍郕師還皆承此師次于郎次第而書則杜説為可信也獨公羊氏云託不得已也解者云本為滅郕出師諱滅同姓託言待二國之兵其説愈迂曲矣

甲午治兵 公羊作祠兵

其説愈曲聖人正大之情断不如是

穀梁傳謂治兵嚴整故陳蔡不至范註云陳蔡欲伐魯者本此

甲午正月之甲午也不得言久役此蓋承胡氏公羊之誤経言甲午治兵明魯君臣精神力量全用之圍郕所以深著其迷謬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郕作成

秋師還

郕真降亦真降有書其事而義自見三傳皆不得經意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羊穀梁蔇作暨

惡內固惡內矣非惡其可納而不納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子糾

公羊君前臣名兩膜之言穀梁咎魯之遲納昧於義矣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畀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晩惡義相違莫此之甚范氏亦云甯謂讐者無特而可通縱納之遲晩何足以惡內乎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敗之極當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求管仲有何可惡齊人正是忍其親誰曰不忍而非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人有謂胡氏之論為宋襄之仁者殊不然胡氏蓋謂
王者之道自能已亂寡怨不至於用兵至於用兵其
術已下若特詐相尚禍亂日滋非治國之善經也如
養生者不務攝養而特藥石豈久視之理乎斯及本
之論非宋襄之可擬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胡傳此論近迂而寔非迂當時因多以辞命却敵者以其
皆兄弟甥舅之邦也後世事不得以此槩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舞作武
未幾時息亦滅為戲內之禍其酷烈如此可為永鑒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按左氏獲宋萬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
公羊傳及我者謂來告也何註以為魯亦有水災未是
十有二年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捷作接
左傳宋公以謔見弑其禍本實不在謔此時殺于東西之
宮者大宰督也督非弑君之賊歟閔居然大宰矣以
此表率百官萬亦則而象之已耳

十有三年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嘗疑襄公復讐為妄徒以襄公非其人耳得康侯此
論確然知公羊此言非春秋本旨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按左傳取成而還則當特求宋者不過服從而已故
不必將尊人衆也惜也其不以宋侍遂也
夏單伯會伐宋
知用王師取伯勝算用王師與奉王命固大異矣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　公羊穀梁俱許男下有曹伯
先儒以為諱与讐盟即穀梁之說也外內寮一疑之
范註云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
可事齊否會不書公以著疑為胡傳不主其說良是
程氏以為魯是叛盟指後納鄭詹事也
十有七年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以詹為佞何氏遂以取齊女丹楹刻桷皆信詹計
而然皆臆說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按元凱之說實本之公羊於公子結無貶辭然觀下文書齊宋陳來伐則此舉未嘗有利於國家其謂為善而詳録之者非矣穀梁以為辟要盟結本欲求盟二國而假往媵為名則此盟實出魯公之命遂非專輒之辭而為因事之辭其視盟過輕當亦非聖人之所予也且此等舉措回曲曖昧穀梁又何自知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盟齊宋失齊宋媵陳并失陳結一出而生三國之隙尚曰能權國家乎

春秋傳議　第四冊

莊公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按莊四年遇于垂左氏無傳杜氏亦無註胡傳於彼處引蘇轍之言善其為說而斷之以非子儀則此首句云杜預所稱云者乃蘇轍之誤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訓肆為跌註訓跌為過大眚為子卯之日肆大眚為子卯之日不哭文姜是過於忌災日

據范註肆大眚謂赦失大災罪有罪當治國之紀也今失之者有其故也其故何也文姜有罪不當葬若不赦除大罪嫌於天子許葬此人也公赦之說可謂迂回難通之至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公穀說是
按杜氏云母喪未再朞而圖昏二傳不譏失禮明
故與范意同何氏以為莊公實以淫泆故因其納
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重也未免
推索太過所謂天下之惡皆歸者也
胡氏以高傒盟為議婚以二事聯書故也何氏以
莊公為淫於齊以公數如齊不以禮且久於齊故
也然公羊於至自齊曰一陳佗穀梁於觀社曰尸
女何說亦不為無據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胡傳本節錄國語之文較左傳差勝不聞諸侯之
相會祀也下祀又不法一語不可少杜氏以為因
杜蒐軍實何范以為淫而託名觀社恐皆失實味

觀氏之言似誠陳華艶娛戲之具以相誇耀耳穀
梁傳以是為尸女也似云祭時以女子為尸如後
世王神肖媪而偶亦未可知也
公至自齊
穀梁傳此與納幣致皆不月是無可懼矣恐於義不合公
羊於至自齊因曰危之
「荊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孟任事見三十二年傳子般之母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言宗婦用幣之非禮而遺大夫穀梁惡大夫

之見夫人而蕉責其用幣責其用幣可也而以見
夫人爲行婦道其闖於師者式異耳
杜氏之意又似宗婦不宜覿而覿
本諸御孫之言覿是也不以其贄而同用幣則非
也務爲侈以夸婦人而不知其陷於無別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閏六月夏四月正陽之月也陰氣未萌於此月日
食較他月爲甚異於是乎伐鼓用幣以答天變傳
云非常謂非常禮識其用牲也慝未作謂純陽之
月杜氏註云以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失閏故
月錯逆解非常爲非常鼓之月唯者明此月非正
陽之月恐非傳本意
公羊不以用牲爲譏是以用牲爲常禮也常禮何
以書穀梁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得之矣楊疏云
案莊三十年註云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
月而又伐鼓亦非禮今伐鼓于建巳之月故曰禮
也夏書季秋鼓奏鼓矣范解亦未得蓋當時未見
古文尚書耳胡傳統言救日之法不別言正陽之
月當何法亦與左氏異今以衆說參之豈日食常
用鼓而正陽月則加幣歟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以爲不當于門穀梁以爲不當用牲左氏以
爲亦不當鼓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按曹羈奔陳在二十四年杜氏以爲曹世子公羊
以爲曹大夫諫君不從而奔已自難信至此又云
爲之諱而不書曹君之死更理之難通者也
據疏爲曹羈崇謂此所殺即羈春秋崇而賢之也
胡傳云侯國卿大夫士古皆命于天子尚有可議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攟左傳季友酖子牙在三十二年慶父弒子般季友乃奔陳二傳以為辟內難尚非其時當以胡氏為定論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公穀皆直衛貿之左固不合即經文亦非直衛辭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以說 郿作微）

　（穀梁）傳以築郿為置邑守山澤以不同利為識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若以秋作余農務未閒何當以公穀為是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謂賢叔姬則可謂有意明紀侯之不自立恐非夫子意也賢叔姬而紀侯之徽因之以見耳

城諸及防

　屈傳作夏次于成無師字未知經固然歟抑刻本脫歟觀杜註似本無師字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議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之獻捷以夸攘之情示卑下之禮左與杜說是也公羊曰威我亦是也曰旗獲過我則非過我之與獻我相去遠矣穀梁內齊侯與戎菽之說無足辨康侯以為抑之而書獻亦未然彼不以獻來我以獻書是誣之也誣不可以史何况於經至曰宰臣有不賞邊功為得春秋之義此其得失又非一辭所可既矣

秋築臺于秦

虞獵取之也棊微傳云虞之非正也鮮畧同

冬不雨

羊傳 解亦異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成季季友謚也傳叔牙謚牙欲廢般立慶父故季友殺之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傳 大倫不明謂久曠宮闈以待齊女兵柄不分謂任用慶父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莊公夫人無子而溺於慶父嘗與牙謀立之則殺子般者夫人及慶父為之季友以二十七年如陳公疾召而授之政僅能為子般誅一牙固無如慶父何矣至是難作復奔陳其召其奔不見於經杜氏以為國亂史失之立閔公者姑塞人望耳非姜與慶志也傳共仲慶父謚左氏每謚賊字賊亦一蔽

公子慶父如齊

秋伐邢

閔公

杜註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
謚法在國逢難曰閔構號魯世家閔公名開
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世本作啓方辟
漢景帝諱故為開也

元年春王正月

胡傳云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為此法將以以病閔乎病慶父夫人乎以為閔病閔固不幸而無所承且幼而不知請矣以為慶父夫人病曾弑君之賊而以不請命為咎乎且也桓書即位矣傳曰與閔乎故使閔而書即位何以異於與聞乎故者

也乃知列國即位有所承有所請固也其書即位

不書即位不繫此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湫云不去慶父是慶父如齊未久即還也公穀以仲孫為慶父其說過巧經文宜平易正大恐不如是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弒逆始末具此不可分附故總錄此慶父出奔季子力不能制耳觀其以僖公適邾得免僖公為幸矣公羊謂緩追逸賊親親之道非也賊弒二君而故逸之是與乎故也酖牙之謂何季友必不然哀姜淫弒獲罪宗廟不可為莊也妻者不可為閔也毋穀梁謂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亦非也賊不討不書葬春秋法也慶父于家姜氏于夷皆討矣而不書葬者謂其不成討也仲孫立小君葬謂之討可乎季友於是為失刑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胡傳降文姜也以哀姜之罪降下於文姜也夫與子雖不同其為弒君一耳云降文姜可疑

公子慶父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濟陽張爾岐稷若

僖公上

元年

春王正月

左傳云公出謂閔公弒成季以僖公適邾也以為國亂不備禮故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弒者不書即位胡氏以為有譏議見莊元年其云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者即左氏所云成季將生有吉卜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當時子般閔公已死當有國者非僖公而誰為大臣者苟不至為叔牙慶父必戴僖而立之矣況季友之賢乎今乃云成風事之而屬僖公則成季定亂之勳止以報私恩其何以服大奸之心左氏立言害義多類此而康侯於此亦是失擇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伐邢在莊三十二年至是三年矣始書次于聶北知閔元年雖云齊人救邢小出偏師姑以為名耳邢將滅猶觀望不進於恤鄰之義有負多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救速則邢不敝而功隱邢敝而後遷之城之則功著此伯者之譎習襄世小人之醜狀也其於衛亦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公邾人于檉公羊檉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偃作纓

杜蓋以意推之何休又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更不可信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

穀梁為誕至此不足置議范註云二人相搏何以書敗莒師季友令德之人豈至佻身獨鬬潛刃相害已足以抑其妄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哀姜弒二君矣魯又皆其臣子不得討齊以伯主抗王法正其宜也乃左傳曰已甚乎

經言齊人以歸則非僖公之請矣胡氏以為譏齊桓近是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左氏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其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之滅至是三年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穀梁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

杜註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貰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貰市夜反又音世

按公穀註疏皆作古亂反未知孰是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羊穀梁作莅

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師次陘之師也盟于師言其來之意也桓許盟而退召陵以禮楚盟于是成焉盟于召陵序其事也

爲師在召

公羊以盟于師盟于召陵陵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公羊穆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羊茲作慈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嫁至此十三年故杜云時子

年在十歲左右何氏初冠朝外祖則臆説
夏公孫茲如牟公羊茲作慈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羊穀梁俱止作戴下同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謂尊王命議自佳惜不切事情蓋未聞其故以意言之耳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中侯賣轅濤塗以説齊桓及陳成濤塗得釋因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譖之曰將以叛鄭之疑申侯而欲殺之也久矣至是遂殺以説于齊蓋既疑其外通于齊而殺之反以不服齊者爲之罪也所可異者小人傾人自售不知人之怨已而覆用其説以自階何其愚也楚子謂申侯專利而不厭斯其所以自蔽者歟其人既專利不厭矣則怨怒於上下者不一事謂徒以譖故又非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甯作寧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公羊末列鄭世子華
左氏以七年閏月惠王已崩經書天王崩在十二月上距閏月曠年矣亦可疑
夏狄伐晉
前年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

矣至此復期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
為僖公本取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脅
公使立為夫人因禘祭而見於廟穀梁以夫人為
僖公之母成風致之者謂告於太廟立之為夫人
三說不同其致非所致則一也其不言氏諱之也
諱之以示譏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襄公已為大子親疾而又讓焉其讓可信乎子魚
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則嚴父之為讓正以求此
名也其人殘賊而好偽好飾有以窺其深矣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距惠王崩未及九月已有事于文武亦一疑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羊殺作弑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既弑立夷吾是為惠公

康戾責里克中立成驪姬之禍固是以為里克先
負此罪故聖人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為弑則過
奚奚齊卓子雖國人所不與然既已君之矣弑之
則是弑君矣豈待成其名而後罪之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文之出亡不幸也不可謂惡惠入懷出何與文事
而云像諱談經至此鑿極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公羊雪作雹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據左氏晉殺丕鄭罪狀未顯但以疑殺之此經所
以有累上之辭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以伐江滅黃爲管仲死後事按左傳是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管仲尚未死也則不救江黃齊之君若臣皆有責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 公羊作處臼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時王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王討子帶子帶奔齊平戎於王且欲復子帶故傳曰謀王室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穀梁鄫作繒
康侯蓋用公穀之說然此事大乖人理不宜出之自魯竊疑左氏近是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公羊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穀梁鄫作繒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公羊作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吉凶由人周是謂陰陽之事無與於吉凶又不可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穀梁鄫作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公羊茲作慈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公子無虧武孟也

春秋傳議　第六冊　濟陽張爾岐稷若

僖公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伐齊納孝公也故齊殺無虧以說于宋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孝公名昭母鄭姬

宋師不義為經所惡甚明而公羊以為與之何也

秋救齊

[胡傳]戩括事詳國語及魯世家括長而戲少王立戲是為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懿公而自立與齊事頗相類皆以少奪長階之禍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是役也何氏以宋襄為義兵狄人伐衛則曰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左氏序衛事亦予燬而罪邢是非之難定如此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至此真豺虎虺蝁之屬矣乃欲以愛重傷二毛為仁義乎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公羊傳

傳蓋据取郜鼎於宋推知之杜氏云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氏亦以為公別宮公羊說近是何氏至云楚女所居憑臆之甚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范註云雩或作宇

宋襄求霸而數為不道曹南一盟人理絕矣至是求諸侯于楚而與之會使其幸而得諸侯將帥以尊周乎抑帥以朝楚乎北一會也依然杞次睢屬東裔之心也杜氏謂諸侯共疾得其情矣然既畏而奉為會主乃聽楚人執之抑又不可經直書其事楚之免狡諸侯之快忿而黨惡宋之犯公怒而情於義俱見於此康侯云春秋當為賢者諱跡宋襄所為幾於桀紂不知何所取而賢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捷不言宋杜以為無所諱何為其畧於文也公羊以為為襄公諱襄之爭於義固不足為諱矣以為為魯諱近之是說也其即穀梁子之說乎不與楚捷於宋而與魯受捷于宋乎故其言若有不忍出口者為若有隱憂者為襄公不足諱而宋深足諱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公羊句作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多行不義此等舉動殆是天奪其魄乃高擧以為文王之戰何說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作閔

公羊云疾重故者謂宋有凶故齊復重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愚意范說得之以為孔子所貶已有議見桓公篇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不聽王命而執其使無王甚矣伐未為失也失在使狄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明年晉文公以師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按晉文之功可謂大矣而不見於經何也

晉侯夷吾卒

左氏記晉惠公卒在僖二十三年經書晉侯夷吾卒在二十四年者杜氏以為晉文公既定位始赴于諸侯或然也懷公者太子圉也圉為質于秦秦妻之逃歸惠公卒圉立踰年見殺謚曰懷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公穀之說俱支離無據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君未踰年稱子正也杜以為降名行事恐未然
書莒慶亦策書之常以為進莒慶固不可何氏至
以為尊敬壻此何說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羊速作遬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鄗弗及鄗公羊穀梁俱作嶲

于毀泚之盟向之盟齊怨衛而魯與之盟故以為
討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夔作隗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緡作閔

據左傳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是伐宋亦魯
人所道也前書如楚乞師此書楚人伐宋雖楚自
以道用師魯亦與其愚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古者朝聘失禮則不親饗以愧之未聞輒加之兵
也朝不共而師入其國不朝而抗命者更何以治
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前年楚取穀使申叔戾戍之以偪齊故齊宋並言
公羊此說不然如不以見事貶而以往事貶是春
秋念舊惡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何氏范氏皆以為宋與盟圍已解可知杜氏獨以
為宋不與盟者以左傳言晉執曹伯之後楚方使
子玉去宋其事尚在後年三月此時圍未解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本與楚而戍衛及見楚救衛不克乃畏晉而殺
戍者以自說又懼無以謝楚也於是誣叢以廢戍
之罪經顯書見誅之故實出變例而情狀畢見矣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時王在踐土傳所云盟諸侯于王庭踐土之宮庭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所非所重在失體胡氏民勞國費屬第二義以襄王本為下勞晉侯非巡遊自恣者比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

壬申公朝于王所

　何氏諸侯不繫乎天子猶日不繫乎月之說即穀梁之說然立論過巧以為闕文者近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復歸于衛何氏以為悖君臣之義復非所復書自晉者識晉也杜氏以為元咺為國人所與故以國逆為文與咺也是非之實安在乎衛侯殺叔武國人所惡在衛侯則所與自在元咺謂元咺為國人所與誠是也然國人有疾其君之心人臣終無訟其君之法謂元咺不當復晉亦不當助元咺愈是也杜見一隅何說乃通義也咺奉叔武不以子故廢命衛實賴之可謂賢矣惜其昧於此耳為咺者當如何不仕可也出亡可也訟之伯主則不可訟而勝而復歸愈不可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翟作狄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經再書其瀆著矣燕好有加在俗情則然不足異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子適卽瑕子儀瑕母弟

以尊及卑誰為尊而誰及乎註亦無是解葢闕之

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卽葛盧也前年始通於魯結大侵小凶人之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公羊云久似謂侵去已久同於本有非易世所爭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陳太常禮書云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啖氏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此說是也考之儀禮古人踰旬則卜未聞踰月乃卜也諸說謂魯郊不與天子同月又天子郊不卜而魯郊卜理或然也乃或以為天子所郊者昊天上帝魯所郊者感生帝則不敢信

四月非時也四卜非卜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聖人不著其僭而僭已著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羊捷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按左傳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喪禮之一大變也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伐邾婁取叢穀梁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於狄侵齊杜註於魯伐邾皆云因晉喪是過予晉也晉自無安諸夏之心晉何嘗以喪故戢兵乎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羊作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濟陽張爾岐稷若

文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按春秋之世周王崩者十有一惟文於襄王宣於匡王襄於簡王書會葬其會葬惟文使卿宣襄皆微者何天王之有禮於諸侯而諸侯之敢肆行無禮於天王也欽者不可況君臣乎春秋書天王使某會葬蓋傷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註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

按此傳在僖公末年杜氏以為宜在此

胡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此傳在叔服來會葬下愚謂宜移在此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前書天王錫命知為謝賜命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蓋從陳共公之謀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羊穀梁頵作髡

公孫敖如齊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禮諸侯喪畢乃以士服入朝天子此時魯公尚未免喪天子且不以不朝為罪也而晉顧已見討乎魯不能以禮拒晉而往朝之乃辱使與其臣盟一亡公子不能忘衛塊曹浴而謂千乘之主恬然於處父失恕甚矣自是晉遂恒以其大夫伉諸侯以自侈大不思諸侯即辱皆已匹也而使其大夫與之伉大夫既可以伉諸侯內外何間之有此晉所以卒分於其大夫而莫之忌也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公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公羊穀梁作垂斂

按何氏公羊註以為欲盟誅商臣因聽說也冬伐

秦者即此會諸侯則所盟者秦事非楚事也此時
天下義舉孰有大於誅商臣者惜也晉方圖怨不
解以義動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失經意杜註云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又云此
除凶之即位也蓋以救其失又經下註云僖公喪
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是真以此事
為得禮矣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杜氏以為宋人喜而來告故書近得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能改過固善魯若勿忘此恥而自強亦興者機
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無以字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時秦方歲有晉禍秦伯所云自懼懼在晉也晉人
舉動得無有類於楚者乎

晉侯伐秦

伐秦稱晉侯畧之不加貶也畧不加貶故仍策書
之常辭其畧之者若曰是何足復進於善也云爾

衛侯使甯俞來聘 公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作甯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成風之非嫡左氏具之魯君臣崇以非禮稱曰尊
所生也周天王陰禮蠹至何為乎聖人再不稱天

貶義甚著左氏乃以王為得禮公穀至以為貴王未能盡禮舛繆轉新榛蕪大義廓如之勳不得不歸宋儒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穀梁射作夜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異哉公穀之言也閏月不得為月是天有可廢之時王者有可廢政之日也文公是年始不告閏是前乎此者久失而今驟得也人之好異固至此乎朔者月之始日月則三旬之統數也當是月之始而不告實欲棄是月而不數故不曰不告朔曰不告月

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公羊句作朐

僖取須句以反其君文取須句以畀叛臣取同而其歸不同故同書取而此譏之以日也然皆邾滅之而魯取之邾之惡又不待言矣

遂城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梁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作晉先眛以師奔秦

晉不謝秦謂不使人明卻絕之而潛師往戰也秦納不正固罪舍大子而外逆晉實使然及其改圖又以詭道勝其師故兩稱人而晉書及明罪之所自出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公羊穀梁涖作莅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與遂為從父昆弟而為遂逆妻已自非禮及見其美欲自娶之此其去禽獸幾何既畏遂攻而反女於莒又因出使而廢君命以從之世祿之家鮮克縣禮此其效乎

螽 公羊作蝝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諸說皆以公不自往未為得禮獨杜氏云卿共葬事禮也豈習見魯故而為是寬假之辭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何氏以為得禮故致范氏以為刺文公寵之過當以何為是康矦以為出姜將有動搖之禍故於此明小君之重以防微杜漸能推見經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穀梁椒作萩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據左氏不過兩國相攻之常不當狄秦故杜氏以為告者畧信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胡氏云晉取少梁事不他見無可據夫子蓋以其報復無已而狄之近是也林氏以為楚之伯秦之力似未免誅求之過晉自無意諸夏豈盡秦事畧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若曰斯真其大夫也云爾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公羊厥作屈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公羊麇作圈

麇小國近楚厥貉之會本欲伐宋宋望風先服而麇逃會故移伐宋之師以加麇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公羊郕作盛

何氏所指謂莊八年圍郕事蓋降齊之後又延至今當時未至滅也

杞伯來朝

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杜氏以為杞實伯而稱子成公始行夷禮至此故云舍夷禮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術作遂

此固康公之世矣繆即賢何為於其子乎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公羊鄆作運

十有三年 杜氏言鄆不言諸諸亦近鄆何氏分君邑臣邑不知所據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左氏穀梁作大室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羊穀梁俱無上一公字公羊棐作斐

鴻鴈取哀恤鰥寡言鄭國寡弱欲公還晉恤之也

四月取行役踰時思歸也戴馳四章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為救也采薇四章取不敢安居許為鄭還晉也故鄭伯拜謝之覩經文公還自晉下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會棐後復至晉為鄭請成也當時諸夏危懼亦已甚矣

十有四年

周頃王以是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不書崩葬者周不赴魯亦不會也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公羊捷作接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公孫敖也從己氏事在八年文伯敖之子名穀惠叔穀之弟名難穀之子即孟獻子弱蹟年尚幼故蹟立惠叔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康侯之論固善然使舍無威商人竊患者誰歟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按左氏子叔姬齊昭公之妃而君舍之母也執叔姬蓋既弒其君又辱君母也公穀以為單伯淫于叔姬故齊人執之說者曰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單伯送之是不知其為君母而以為方嫁之女也問所嫁者何人乎此時先君沒少主弒篡立者未兩三月何時聘何時迎乎其誣誕甚明解經如此不如荒經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昭十四年書意如至自晉二十四年書婼至自晉皆以見執致而名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商人弒君晉以霸主不知討單伯往請叔姬愈增其氣是以敢執天子之使而不忌且日尋于戈於鄰國卒無一人出一語折之者大義之不明已久矣杜註謀伐齊亦止以執王使數伐曾為罪亦若忘其負弒逆之罪者則何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身為弒逆而免者鮮矣文子乃卜之於討有禮未為知本之論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羊作犀丘 穀梁作師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公羊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方拜盟而又戒師期凶人之不悛於惡如此盟之不足以已亂如此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春伯瑩卒

何氏以為穆公故數賢之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註疏意謂當時若能討賊則今日為義舉不得坐弒君矣

康侯謂經書齊人為追治商人之黨愚疑其不然前書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叔姬歸叔姬齊人黨逆

之罪已著不待今日復治之也觀歇職二人殺商臣舍爵而行閔不知畏必執政大臣與通國之人皆以為快而縱容之故肆行無忌至此也安得不書曰齊人也商人本逆賊而以弑君坐齊人者天下之人皆得而賊商人唯齊人不得賊商人以齊人者商人之黨也謂之治商人之黨亦宜也齊人者昔蔽於私恩不知商人之為弑君今厭其稔惡又不知逆賊之為其君書法如此所以示天下凡黨賊之人賊即其君也以賊為君者賊也庶其能自斷於義乎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叔仲惠伯也即叔仲彭生惡文公太子即子赤此時嗣立者視太子之母弟也襄仲即公子遂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文子如齊左氏不言所事公穀胡氏亦無說此時少主弑君母歸其所為如齊者非為哀姜謝趙即為篡主請昏耳立汚亂之朝安有潔清之節乎

莒弑其君庶其

宣公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楊疏魯世家宣公名倭文公之子子赤庶兄以周匡王五年即位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草廬小序云大夫妻以禮自防也故胡傳引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自古者以下與經無涉蓋以二非也語畧相類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自前年十月至此魯君臣屢錯于齊其自危亦甚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指桓十五年會袲伐鄭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作柳

以不繫周為不與於理不合未聞有外諱為譏者則以邠為天子之邑殆妄也

晉人宋人伐鄭

晉以好賂失諸侯其病本在侈侈者必多求也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似非與華元之辭殆著其殘民辱國耳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公羊作夷獋

黑臀晉文公子是為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下以王事廢天事蓋杜氏釋左傳之說以為牛死可更卜王雖未葬不當廢郊說固未當不郊無望可也亦但以廢大舉小為非禮胡氏則兼以為望非所望夫以望為太山河海獨公羊云然諸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羊穀梁無之字公羊又陸作賁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秦伯稻卒

秦本紀云子桓公立不言名胡傳五年註云桓公榮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傳無子字未知是刻本偶脫當查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按左氏宣三年鄭及晉平自後楚人侵鄭者一伐鄭者再實以即晉之故晉人不聞出一旅以相救此其不足與之效也及陳與楚平林父始來救鄭伐陳欲爭陳不得不救鄭耳如晉者知爭諸侯而不知得諸侯者也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公羊螽作蝝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復反也穀梁傳云事畢則誤以為復命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經書遂卒以著繹之失禮也遂而曰仲則其生而賜氏亦因以見焉曰彫曰瓠皆未得也弒赤之惡不當治耶曰已從諱例矣若治大逆而復以失禮責君是將刑之市而譏莅者之拱默可乎此簡所書皆正君之辭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羊穀梁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穀梁蓼作鄝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公羊穀梁敬嬴作頃熊

　康侯謂僖立八年而致成風宣即位而立敬嬴何亟也僖尊成風尚以哀姜已祔為疑故八年而後因禘以致之宣之敬嬴已逐主母而奪之位無所事亟也則夫人小君之稱安之久矣謂猶弒君而書即位信然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潦車載簑笠本用范註今按士喪禮槀車載簑笠非潦車且所載簑笠以象死者生平非為雨備也若云人君張設兼備理則不易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六年晉侵陳以其即楚也陳反晉乎而楚師又至使晉於此時伸方伯之義救陳却楚陳知所恃矣乃不聞晉以一旅相援楚竟得取成而還晉實不競豈陳之好為反覆哉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范氏以為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礼不反康侯之說至何氏云事齊合古礼則悖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二君皆有赴即何氏云篡立及殺公子瑕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凡書救皆與之也與在救者則不與在伐者
陳殺其大夫洩冶 公羊穀梁作泄冶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曰我濟西田者所以著其為賂齊求助之物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氏以為不書朔與晦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書是閏月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元凱於什支甲子每據長曆為斷於此不言是晦則范説未可信
己巳齊侯元卒
　林音註惠公卒子頃公立
　按史記頃公名無野
齊崔氏出奔衛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羊繹作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責晉者責其不足主夏盟也救猶弗救故不錄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梁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始利之既而復之故書入入者不終有之辭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羊寧作甯

楚莊此舉殺徵舒義也入陳利而能復於義也納二人非義甚矣經如鑑照物妍媸各見何氏獨以爲納善則何說也杜氏云二子功足以補過亦非確論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賊已討也殺無罪大夫不書葬靈公殺泄冶而書葬則知不書葬者不以殺無罪也何氏不悟其例之非而曰泄冶有罪謬矣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篇中所稱桓子荀林父也隨武子隨季士季士會也彘子先穀也知莊子知季荀首也韓獻子韓厥也欒武子欒伯欒書也趙莊子趙朔也郤獻子郤克也括嬰齊皆趙盾之弟而旃者穿之子也此役也六軍帥六大夫一司馬知不戰爲是者九人欲戰者三人而敗則知其不可而以分咎勸成其罪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公羊穀梁皆以日爲褒貶故揚疏云然然書滅國爲惡已極不待日而見或日或否承史策赴告之舊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宋見伐而晉衛不救是背清丘之盟宋討陳貳故曰可以免然召楚師即在此不但救蕭也

秋螽 公羊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按左傳宋見圍以殺楚使康戾以為伐陳之故蓋宋伐陳後楚雖伐宋以報而未嘗興乎使過而不假道實欲借端啓釁宋果不勝其忿而殺過使遂搆此難追探禍本則伐陳為之階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公羊作蝝）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

杜說與二傳異蓋本左氏不過藉之言質之論語杜說是也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公羊穀梁作災）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自是魯晉衛迭有齊役後三年有鞌之戰則此盟所同者可知以為外楚固臆說以為棄宮壇設方明如天子方岳盟者亦無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鄫作繒）

甲戌楚子旅卒 穀梁旅作呂

楚之書子從周先王始命之舊號也非故貶之而為此名也自其僭號觀之若見為貶耳滕杞書子先儒以為遭時王所黜理或當然亦非本自侯伯故貶之為子也春秋之所惡者名者有之人者有之州者有之皆據其人之所本有以寓簡賤之意斷不能降其本爵以為貶正如人之賢者字之氏之官之足以為褒矣未聞尊其爵命以為褒也康

侯主進退諸侯之說恐尚未確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羊穀梁笙作檉

春秋傳議卷五第九册

濟陽張爾岐稷若

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蓋本之何氏何氏引尚書曰舒恒燠若以豫為舒正與急對義與豫相通

三月作丘甲

丘甲國之事也丘字疑兵字之誤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羊穀梁作貿戎

冬十月

穀梁所傳此即宣十七年郤克徵會事左但云郤克不云魯衛曹云郤克登婦人笑於房註云跛而登階故笑之亦非眇蕭同姪子亦即下年左傳蕭同叔子范註以同為姪姪子為齊君母字杜註以同叔為蕭君字齊君母其子也此其異也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

公羊云夏內謂與內大夫共兵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公羊速作遬

晉三子本以未復命不敢成禮而然遂以葬非矣

三子郤克士燮欒書也伐齊還師過衛因弔之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公羊作邾婁又穀梁作繒人

按嬰齊亢也范註云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以表嬰齊之服罪正本此立說可移此處相釋也

齊序鄭下范氏以為時王所黜齊偶一敗無損全勢且不聞有他罪何得遽貶杜說近是左傳固歷書諸國卿名而齊但云大夫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公羊作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羊師作率後竝同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羊作將穀梁作牆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来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公羊作運
鄭伯伐許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首作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公羊作邾婁子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參考諸説蓋伐齊之後魯君臣自多其功特為遠
祖之有武謚者立宮以彰其武厥後遂為不毀之
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
室也欲以擬周文武之廟魯之僭禮其因事增加
類如此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辭會事在前年既盟蟲牢諸侯欲復會宋方有
子靈之難因以為辭此事未有大失而諸國遂以
為罪一再侵之可異也傳言此役晉衛鄭戎蠻共
事而晉夏陽説欲乘衛之無備而襲之又劇盜所
諱為矣
夏六月邾子来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六月如晉晉人命之伐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去絳遷新田復命新田為絳謂絳為故絳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吴伐郯

前代儒者之論如此

國語云吳伯爵此周初始封之號也其僭稱王已自絶於周矣安得復以周封之號稱之也諸侯而自絶於天子非夷狄而何貶則稱國進則稱子自其分也胡氏以為仲尼之制夫進退諸侯亂名實此何等事而謂仲尼敢爾耶

夏五月曹伯来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来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来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

左氏以卿納幣為禮胡氏以為過厚必泰之他説乃得定論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者盾之弟莊姬者盾子朔之妻趙嬰通于莊姬同與括惡而逐之所謂原即同屏即括皆嬰之兄也莊姬之譛出于淫慝私怨而欒郤因而傾之勿亦桃園之隱報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賜公命 公羊穀梁賜作錫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来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来媵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末幾執鄭伯而伐其國莒潰而不知救盟之無益

甾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此穀梁所謂以我盡之也當以杜說為是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公羊鄆作運

當云城郭溝池守邦之備固本安民尤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叔申以忠謀見殺事與于少保大相類晉人之惡亦野先之匹也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按杜註云親弔非禮公既以非禮自處故晉人得而辱之晉之伯業至此幾於豺虎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羊犨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至此真覺晉之不足恃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羊作沙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子臧欣時字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成公即負芻致邑還食邑於公以為不義而不食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封壤大小爵次尊卑之說尚可疑妻者齊也豈可差等乃爾乎唯道里遠邇以此為推可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弒逆之惡在襄仲不在歸父魯欲後歸父而仍以襄仲之子為之既失昭穆之序又昧好惡之公矣按此嬰齊初不見於經唯卒始書以明立族之謬

　二年書鞌之戰有公孫嬰齊則叔肸之子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羊戚作戍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按木冰皆以非時之温不雪而雨繼而大寒著木
成冰獨以為寒過尚未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孟子時滕又有文公豈謚不嫌同耶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齊衛之師皆後戰期不獨魯也
晦月之晦也公羊訓冥誤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羊作邾婁人
因僑如而後期僑如因後期而遂掛齊衛師皆不及戰而獨責魯辭故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按此伐鄭亦從晉命也兩月之間再赴師期亦可
幸無過矣而猶不免晉視魯若奴隸魯畏晉若虎
狼魯固無以自立晉使人畏之如此欲不亡亦不
可得矣此定理也
曹伯歸自京師
晉人亦知重子臧麟鳳能服猛摯於此信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羊作招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按穀梁疏徐邈云偃為僑如所譖故云無罪此時
僑如已逐豈有復信其譖之理偃之有罪審矣偃
有罪則日卒刺名先後之例不足信可知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嬰齊蓋從公伐鄭返未至而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郤至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康侯此說殊未了然

齊殺其大夫國佐

殺慶克事在上年慶克淫亂可殺也國佐專殺遂為戮矣老氏云代司殺者殺其是謂乎棄命謂圍鄭之命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公羊作士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上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公羊厥作屈鄫作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如康侯言三國誠有罪矣魯亦與爲邾子來朝在九月內長曆所推辛酉未能再旬良可原也若以冬爲十月初則無可據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據左氏則齊姜成夫人繆姜宣夫人也繆左氏作穆傳者慎重有所未悉則設疑以俟何氏強以齊爲宣夫人繆爲成夫人故與左違而疏者以卒之先後決其爲姑爲婦又謬矣

叔孫豹如宋

豹僑如之弟僑如作亂豹奔齊以辟之事在成公十六年僑如既逐魯召豹于齊而立之至是以卿出聘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康侯此說本之程子愚頗疑其未當鄭一心即楚屢討而不服虎牢既城乃聽命爲鄭失其險易所謂犢豕之牙也如云責其不能守是欲鄭終即楚而背中國矣豈其然乎又以虎牢爲制邑亦未是按十年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梧及制則虎牢與制固非一地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以過禮事人未有不見畏者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柯陵在成十七年同盟平丘在昭十七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公羊姒作弋下同
初季孫議以安母葬定姒感匠慶之言遂以夫人
之禮葬之不殯于廟謂將葬殯不過廟而祖奠也
櫬親身之棺不虞不反哭而虞祭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穀梁鄫作繒
據公羊鄫世子巫是鄫子前夫人莒女所生。此夫
人與襄公之母為姊妹。鄫子更娶後夫人於莒。而
無子有女。其女還嫁于莒。為夫人。生公子。鄫子以
愛後妻。欲舍其世子而立外孫。魯以巫是襄公從
母之子。故使豹同如晉訟之。按左氏襄公母姒氏
杞女。公羊以為弋氏。莒女。不知何據。而又以莒滅
鄫為立外孫為嗣。叔出如許氏。甚更可疑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羊穀梁道作稻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穀梁鄫作繒

諸侯往會而主吳則稱國即善道之會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穀梁列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於齊世子光上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子蕩狂悖子罕逐以公法而不録私怨得制伏惡人之道矣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齊伐萊萊人賂夙沙衛而免恃謀謂恃其能賂也子國來聘五年也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也據傳滅萊以十一月經書十二月杜氏以為從告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叔仲昭伯叔牙之後隧正主役徒勸季城費一以獻媚一以相率而為侈也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公羊作蠓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羊穀梁頑作原鄵作操

陳侯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按左氏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羣公子蓋子駟以弒君之罪歸獄于人而殺之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穀梁作公子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
春宋災 公羊作宋火
樂喜子罕也知將有火災豫為備火之政如此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羊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此時鄭雖盟猶未服故晉雖云退師猶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然晉人敝楚服鄭之策於此決矣
按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積滞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此又其所以為善陳之本也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豈盡分軍屢出之効哉
「楚子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穀梁偪作傅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宋事晉謹故晉以偪陽予宋楚鄭之伐宋亦以其為晉與國也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按是年春柤之會魯莒竝在列及秋伐鄭魯莒亦竝在行間乃以其間伐魯東鄙此其人尚靦然面目哉不知何以相對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杼教世子先至於師以邀盟主一時之榮而不知遂陷於驕蹇無禮小人之忠愛往往如是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羊穀梁騑作斐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此師不戰以敝楚是知武子本謀今之還師仍初志也鄭人亦窺見其情故與楚盟無所恤焉曰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已確知其不肯致力矣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以為增置卿固非穀梁以為諸侯一軍亦與周禮不合范註云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與杜氏同固已不用穀梁之說終當以杜說為定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此與晉人敝楚之謀同一関捩為術已甚詭矣實大國迫之使然乃知權詐皆生於窮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羊穀梁亳作京

註云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鄭行成實與茲盟故云十三國子展云諸侯必至吾從之盟其本謀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子展固云楚師至吾又從之將以怒晉而致其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謀於魏絳以息民聽知武子不與楚戰事竝在九年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人行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穀梁台作邰下同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羊鄆作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羊作士彭蹤云誤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公羊邿作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公羊蠆作囆下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公羊括作結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衎蹤云云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為諸侯

莒人侵我東鄙

是年夏同會伐秦冬又會于戚小國之無信者蓋莫如莒杜以是役為報入鄆莒先圍台而後魯入鄆莒過固在先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人廟謀全自利害起見於君臣大義已置不道矣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按前年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貳晉故不受其命而背盟侵與國羽毛微物而人以之為向背者覘其中之有欲也有欲則雖要諸鬼神無以固諸侯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按下烝于曲沃註云晉將有溴梁之會杜云速葬故然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按左傳執邾宣公莒比公在大夫盟前經書在盟後者傳言其見執之時經記其以歸之時也經所重在以歸故據歸時次之杜註以為既盟而後告非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云為夷故也夷訓平言諸侯與大夫相等夷蓋譏也註乃云義取皆平得會鄭伯經下註亦云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不唯失經旨亦非左氏意矣傳齊子即叔老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公羊穀梁牼作瞯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曹盟會舊矣殤公剽與曹伯又親與溴梁之盟未幾輒事干戈此何說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公羊桃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各自統師分圍人邑其欲甘心于魯也甚矣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向戌之不逐華臣蓋膽落於盧門悍其難耳而臣竟以逐狗驚而走戌之昏庸可知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公下

濟陽張爾岐撰

十有八年
春白狄来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許男謂許男新臣卒于齊桓伐楚次陘之師者事在僖四年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羊柯作阿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穀梁罪晉魯據十七年經書邾伐魯南鄙邾子罪自當治此時小國之反覆無信義者固無過邾與莒矣
取邾田自漷水
　據左氏晉本治邾子伐魯之罪故執而疆其田書曰取曰自必有取非其故自非其所者矣殆因誤田而奪之牛乎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云荀偃卒而視不可含欒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士匄請嗣事于齊乃瞑受含故傳註云為懷子之言故也若然則晉因兵主何得不書且下文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晉固自出師不應别以師屬衛傳不可信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公羊環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羊作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公羊速作遬下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梁作濕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公羊穀梁黃作光下二十三年同

楚人來討而奔楚者欲自理其無罪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史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此語亦誤周正十一月乃夏正九月何得云屬明年若夏正十一月以為屬周之明年則可也闕里志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夫子生註云夫子生于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之二十二年蓋從史記之說而不從公羊又不以為九月而以為八月者則或以穀梁傳庚子孔子生但承經冬十月之文而不言十一月也抑其家別有譜系日月可據耶何氏云時歲在乙卯亦可議今據司馬通鑑目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晉大夫為諸侯其年戊寅上推至靈王二十一年歲在庚戌前一年當在己酉今乃曰乙卯上下差六年疑己乙酉卯文相近致誤耳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羊穀梁有滕子序薛伯上

大夫有宗廟無社稷君不掃其社稷語誤又君埽
其宗廟見儀禮傳埽謂潔整之使修祀事此作除
去字用義亦相反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公羊畀作鼻

何氏云以治近升平書也蓋以時近孔子在所聞
之世然其語近誣不特非經旨恐亦非訓近本意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紇出奔邾

臧紇立不以嫡長而順季氏廢長立少豈黙卒用
公鉏之力而立羯出秩又用羯之力而傾臧紇以
快公鉏亂人長幼遂以自陷可為傾危者戒之臧
賈使為為已請而為遂自為請不過倣諸大家之
所為耳此時魯國嫡庶長幼之分蕩然矣據傳紇
以防請後之後致防奔齊經書奔邾蓋言請後以
前事也論語記以防斷曰要君實與經文互足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齊崔杼帥師伐莒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 夷公羊作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君臣此時大有楚風故齊楚相結如此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未有專事侵伐連歲用兵而不稱及於民者杜云未有無道於民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下同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羊夏作嘆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公羊穀梁遏作謁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同逐衛君殖將死以復君屬子喜故喜曰受命於先人不可以二恐孫氏不從於是先攻孫氏乃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者衛君剽也角者剽子也
不正謂剽不當為君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公羊惡剽之說未可信惡剽當惡之於其立不當惡之於衎之歸國且經既書弒其君剽是已君之矣君之何為惡之且不惡於弒而惡於衛君之復也惡剽則寓之衎惡衎則寓之剽經固紆曲回晦如是乎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孫氏以戚叛衛晉復奪衛邑而益之澶淵之會誨臣以叛也晉欲不分不得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共姬平公母合左師向戍也夫人謂弃

晉人執衛寗喜
傳言晉執衛侯經止書執寗喜未詳其義
據左氏晉之執衛君與寗喜但以侵孫氏及殺晉
戍為罪耳若以弒君討則不當復釋之矣公羊云
非伯討是也
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公羊奐作瑗
衛殺其大夫寗喜
喜於剽則逆賊也於衎則功臣也故喜之罪在衛
則宜討在衎則不得而討也經前書寗喜弒君剽
明其有必誅之罪也後書衛殺其大夫明衎非討
賊之人也衎之罪不在殺喜而在假其力與為君
臣也故曰殺其大夫其仍書名以國討者待逆賊
之道也賊固不可不討也然則誰宜討之乎曰上
有天子下有方伯使衎方見逐而請之以義則其
入不假逆臣之力而孫寗之徒不待弒剽而伏其
辜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鱄作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意鑿不可信杜氏以為貶豹不從公視滕邾之
命亦似不合於理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十二月傳十一月杜氏以為經誤若十二月則
三失閏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弒君慶氏與之共政號曰崔慶二十七年崔
杼之家亂慶封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踰年而封
之子舍為其嬖人癸何所殺封遂出奔昭四年楚
執而殺之逆賊結局如是如是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以為閏月本之何註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無儀字莒人下
公羊有邾婁人穀梁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吴子使札來聘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
王子瑕奔晉
括欲立佞夫而佞夫不知是佞夫無罪也乃殺之
欲立佞夫者括也而瑕出奔必其因括而並忌瑕
也王之忍於骨肉甚矣傳言括瑕廖奔晉經書瑕
而不及括廖賤故畧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前年伯有使子皙如楚子皙辭伯有將強使之子
皙怒欲伐伯有大夫和之至是又將使如楚故遂
發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與趙武屈建有何交涉蓋因二十七年會宋事而
誤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胡氏載趙匡此疑似可從求之上下文終有未能釋然矜展輿者存作疑獄可耳經文家州傳作買朱鉏註以為字疑亦如申包胥勃蘇之類語之轉也

昭公　濟陽○○○○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作軒虢作漷穀梁虢作郭

招弒世子事在八年無事未至而豫貶之理其說太鑿當以杜註為正

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杜註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之好事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此可訂公羊之失

經書公子招本策書之常公羊一加穿鑿使解經者不得不為公疏傳之累經如是

三月取鄆 公羊鄆作運下同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均愛即差之以禮非如二君之謂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公羊穀梁無輿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羊穀梁麇作卷

從其僞赴而書若不知其負此大惡也者所以使此人終其身恐恐然退人之知有此惡也亦使天下之人知此弑逆之惡之為世大諱而猶有所忌而不敢也此力不足者待強横之術也嗚呼世道至此其衰已甚矣聖人真大不得已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右尹子干也罪之罪其不能討賊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如左氏言昭公誠輕舉矣胡氏並其復而非之不能無疑晉之辭魯不敢以妄煩人主耳非有督過於魯也見辭何辱見納何榮乎剪為仇讐之言不已甚乎使晉人聞斯言也而納公以入入而致弔而反益滋辱矣又以為季氏逐君之漸亦恐未當如以如晉為季孫罪必如穀梁之說乃可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按鄭游吉應晉人之言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杜註云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此古鄰國弔喪送葬之礼未嘗君自行也唯天子之喪乃親往耳觀此可訂何氏之失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羊穀梁作大雨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沒虔之弒君而不書痛中國之聽命而諱言之也列諸國于淮夷而不殊明王法之大公而深惡之也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公羊穀梁賴作厲

九月取鄫 穀梁作繒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罷公羊作頗

子蕩罷也敗不書但書其伐人以著惡敗不足恤也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以為承前年伐燕之文燕暨齊平穀梁云以外及內曰暨則以為魯暨齊平何氏亦云善録內也蓋用穀梁之說而胡氏因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左傳穀梁傳作婼公羊穀梁涖作莅

觀舍莅盟則暨齊平者是魯非燕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以為辛亥哀公縊註云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據左氏則罪不在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公羊作孔瑗
孔奐杜氏以為招之黨即信然亦不當放首惡而徒誅其黨也

葬陳哀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公羊穀梁災作火
陳存怖矣語難解以滅人之國與執罪人殺賊葬君竝疊連舉於善惡亦大不別白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公羊意作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穀梁舍作婼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公羊成作戌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比事以書失礼自見范氏乃以為不識喪蒐未是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羊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公羊意作隱弱作駟罕作軒厥慭作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穀梁有作友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以伯于陽為闕引人于五里霧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羊作公子整

子仲公子慭也叔仲穆子叔仲小也叔孫昭子叔孫婼也平子悼子之子意如也南蒯與慭謀逐季氏叔仲小欲構季氏叔氏遂與合謀既又恐不克而出奔季氏顓國思起而奪之者固衆矣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據傳晉蓋假道鮮虞而滅肥又遂因滅肥之師而伐鮮虞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穀梁谿作溪

比累無主見冒昧而來陷入大惡而不知既立為王自不得不以罪歸之聖人雖欲赦之而不能矣下書弃疾殺公子比而不以討予之蓋惡弃疾之譎兼亦矜比之愚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羊殺作弒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胡氏駮之良是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羊作隱如後放同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據左氏陳蔡之復晉無力焉穀梁以為善晉之會蓋未得其事而臆為斷也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亦以為在此會諸侯封之其失亦然

冬十月葬蔡靈公

註亦以復陳蔡善平丘之諸侯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晉至此無可尊執季孫亦不以其罪左氏說殆不然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葬宣公事在桓十三年除館西河詳上年左氏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左氏穀梁竝作夷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涖祭事而卒故君得為之去樂左氏所記是也二傳遂謂凡大夫之喪雖祭以聞是重臣之死而輕祭事斷不然

衛柳莊事見檀弓其命本出異數曰雖當祭必告則祭之本不當告可知故胡氏以訂公穀之失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公羊朝作昭無出字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人之矜詐力久矣何以至是忽守信義蓋知鼓之不足為難故美其名以相擢耳豈真即信義者哉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蠻作曼

夏公至自晉

去年冬往謝晉而見止至是歷三時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昭公下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羊陸作賁公羊穀梁並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鄸作夢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穀梁縶作輒

按出公名輒此若信輒不當又以名其孫矣且以為足疾之名春秋書氏書字書名未聞以疾相目也附會至此殆隣於鄙

首惡終當屬豹則云盜者豹也宗魯盜之黨耳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公羊甯作寧下同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叛作畔

司馬華費遂也登奔吳在上年故曰登之謂甚司馬知多僚之為讒何不告於君而逐之乃反與公謀逐華貙激成大變費遂老而悖矣子皮張匄(匄)不忍一時之憤寧相仇殺而不以白之司馬則又何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時推日食之法尚未立然已肇之於此

八月乙亥叔輒卒 公羊作叔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穀梁朱作東

費無極云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是靈王之死平王與有謀焉不然何以曰同惡也

斷無二名減一以為貶之理其誤無疑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閒 公羊閒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范說未是當以會葬乃書耳

王室亂

王愛子朝欲立之知劉單之不樂也故欲因田以殺之未及殺而王崩遂立王猛於是殺賓起盟羣王子恐其黨子朝為害也見王謂見王猛

子朝逐劉子子還取悼王而單子亦奔還固朝黨也

王子還之復單劉蓋將背盟單子知之故奔還等八人皆子朝黨而還為逆首單子殺此八人故子朝奔京而劉子得入王城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師蓋劉單請而得之故曰劉單

公穀皆以猛為不正何范宗之猛與敬王皆太子之母弟也猛不正將敬王亦不正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氏穀梁舍作婼下同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左傳二師圍郊杜以為王師晉師胡以為軍庚氏之師與軍其東南之師為二師今詳傳本文當以杜說為是至其所云徵之者理不可易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按左氏蔡侯朱出奔楚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故使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朱者蔡太子東國者朱之叔父自是兩人公穀二傳皆以卒楚之東國即奔楚之朱為一人蓋以前書朱奔楚後不見蔡侯如楚之文而至此書卒于楚故以為一人也然經於小國紀載甚畧況蔡近楚而楚好誅其朝夕楚廷固不勝書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公羊逞作楹穀梁父作甫逞作盈

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按傳所紀皆六月事經所書則七月事蓋單劉既為尹氏所敗而與極輩又來助尹故單劉以王如劉至七月乃自劉而居狄泉王既如劉京師已虛王子朝得以入王城至七月尹氏遂立之納諸莊宮其即位之漸也

八月乙未地震

南宮極子朝之黨也遇震壓而死杜云經書乙未

震魯地也傳言丁酉則周地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氏穀梁無叔孫字舍作婼

左氏經無叔孫字故云尊晉晉之無禮於魯甚矣不知有何可尊魯之屈於晉者勢也豈聖人之筆亦為勢屈乎傳不可信

以經無叔孫字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公羊郁作鬱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左氏穀梁舍作婼下同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公羊穀梁詣作倪公羊大作世

前年徵會期以明年今年為會又曰明年將納王其不汲汲於王室可見矣明年七月知躒之師始出

有鸜鵒來巢 公羊作鸛鵒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公羊作楊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元公太子欒林云頭曼蓋從史記林舍傳而從司馬不知其說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鄆作運下並同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羊鄆作運下同

竊疑齊侯唁公野井之後公或如齊以報之故經書至自齊其不言如齊者諱之耳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羊作剸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作太子壬史記又作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入乃告諸侯謂子朝告也其辭具左氏傳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穀梁作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註云比公於大夫也禮君燕大夫使宰為主獻之
　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按燕禮宰夫為
　主君亦在坐但不獻耳請安者請賓安坐也獻爵
　時立飲獻畢則請安坐而飲註誤視下文請使重
　見齊侯若不在坐誰使夫人出見乎于家子以君
　出不欲其太媟故避之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公羊寧作甯下滕子名同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據事杜說為得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羊穀梁詣作倪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杜皆以為意在責公
　穀梁及何註皆謂責魯臣子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氏公羊羽作禹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公羊穀梁躒作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公羊作黑弓

公羊一味風聞傅會豈復可信即如所云叔術之賢誅顏者天子也乃讐懟者而殺之顏夫人於公則君母而屬則其嫂也而妻之此人道所不齒而王法所不赦乃謂之賢可乎其舍盱而立夏父當亦狥嫗盈女私耳不得為讓國也公羊之謬此章為甚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公方旅食豈能用師邾婁杜林說近是

夏吳伐越

是年辛卯歲星在丑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公羊莒人下有邾婁人穀梁世作太莒人下有邾人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

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穀以殯而即位為得禮固非也康侯云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亦未嘗據左氏昭公當立公衍為太子季孫不令得入則魯國今日之變豈國本不定之故哉杜氏以為記事之宜無義例謂無例可謂無義不可記事之宜即義例也或以為危之者近是危之故詳其日斯其為義例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夏正七月需雨正急何以云過

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隕作霣

舉重者謂無物不殺但舉菽以例餘也公羊以為異大乎災註云但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斯好奇之論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為我使之無忌語難解似示舒鳩以本意如云務為我如是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羊穀梁皆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公羊拔作枝

據此註何氏蓋以定為昭子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子常貪裘馬而怒蔡召兵晉荀寅亦求貨而失
諸侯大臣貪得敗人國家如此
楚納子朝其罪大於拘唐蔡二君傳不言及蓋當
時未嘗以是為罪而聲言伐之也林氏拈出遂覺
大義凜然天下固有不必有是事而千萬世同欲
其有是事者此類是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
公孫翩事在哀四年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公羊作浩油
杞伯成卒于會 公羊成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謂賢之是也主會主喪均不足以盡賢近舍主會
而[illegible]遠微主喪則更迂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公羊圉作圄
按三年傳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此師蓋報之此
時楚方圍蔡晉師不為義動而務侵小如此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
迥註訓出表辭猶先也義未明語意似謂朋友之
道但相防衛不使為讐所勝不先自犯敵而殉之
也
庚辰吳入郢 公羊穀梁作入楚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公羊作隱如
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子洩即不狃季氏家臣之禍
始于此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公羊速作遬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鄆作運

譏二名之說恐難信何氏至以為定哀之間文致太平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更支離之甚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杜氏於此年大雩皆曰過也建申之月亦尚需雨況前此乎雩何以為過則大雩云者亦以志旱耳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公羊作趙鞅

晉失諸侯不知自反而恣行無禮以毆之其不復振也宜矣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衰世之人日誦其說而不信也誰能推行而徐觀其効乎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何氏以為欲伐魯善魯能卻難故書次蓋以意決之杜云以次告又以經但從告辭亦恐未是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羊穀梁夾作頰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公羊鄆作運穀梁田上有之字

以來歸為齊人心服是也來者自彼之文也曰序績則不可紀其實而已若以為績而序之豈夫子之心乎楚人求盟以是為桓公績可也康侯會人物於一身之說雖以頌聖人不為過然於辭已費而理愈廓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公羊作圍費

宋樂大心出奔曹 公羊大作世

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羊地作池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公羊速作遬安甫作安革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羊穀梁仲佗上復有宋字

公羊穀梁經文皆於仲佗上復出宋字何范二註皆以為佗帥國人出奔與左氏異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公羊地作池

前年註云稱弟示首惡是也穀梁云未失其弟曾是以邑叛而猶為弟乎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公羊大作世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涖公羊作莅穀梁作莅

既平而盟使大夫往涖之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公羊作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左傳趙鞅本以據貢邑不遂而殺午激成范氏

中行之禍其入晉陽阻兵自衛書曰叛宜也自公

羊有除君側惡人之說遂若鞅真無罪而受惡者

後世人臣稱兵犯順動以之為口實此解經之流

禍也胡氏大臣有困於讒間云云亦稍本公羊立

說而不覺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知文子荀躒也韓簡子韓不信也魏襄子魏曼多

也中行文子荀寅也范昭子士吉射也

三卿之禍始于鞅鞅之禍始于貪衛貢貪之為效

如此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公羊穀梁衛作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公羊作陳公子佗人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羊檇作醉

允常勾踐之父闔廬即吳子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羊牽作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魯不聞朝周而周加禮於魯其為譏可知穀梁不知其譏而以為正失之至欲書春秋數語更僞撰之甚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十年杜註云稱弟示首惡也此復稱弟者稱之重罪之深也范氏以為稱弟猶未失為弟之行殆不然辰入蕭以叛在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林氏此註當在上年大蒐比蒲之下盖坊本之誤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是年無冬范云未詳何氏以為坐受女樂則鑿甚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公羊作蘧蒢

邾子來奔喪

據禮諸侯相會葬亦但使卿大夫非親會也傳與註但釋奔喪之義非許邾子為得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穀梁作弋氏

公穀皆以為定公之妾左氏以為定公夫人以禮不備故不言夫人以示譏若論策書之體恐當從公穀其得書以哀公故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昃作稷

辛巳葬定姒 穀梁作定弋

胡氏述公羊傳及註引記語不言其當與否愚按記所云竝有喪謂在同月者也若已踰月自當以

死之先後為次定姒三月而葬過在速不在不先
葬也公羊引以証恐未是當質之習於禮者

冬城漆

於經無驗此傳之難信者

春秋傳議　第十五册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梁作食郊牛角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上年書奔喪其事魯過於禮不知以何為辭而
伐之魯人侵小之罪不言可知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公羊罕作軒鐵作栗

按杜註鐵丘名在戚城南鞅既以師納衛蒯聵于戚因以禦齊鄭之輸粟范氏者是役也蒯聵與戰有功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與穀梁趙鞅納蒯聵傳意同

已圍之矣曰子不圍父然則誰圍之乎

自夫子求仁之言與正名之說推之輒即有王父之命亦不得有其國也身為國君父為亡人必有惘乎難釋者矣況王父無成命而出國人一時之擁立乎傳云輒避父則衛之臣子輔之可也此自衛之臣子言之也自輒言之必終去位而後可者也今乃無王父命而利其位至于稱兵以拒父如尋仇讐焉奚可哉蒯聵固不當立輒又必終去位而後無害于仁靈公一不正家而流禍至此故夫子當日正名之說得行則蒯聵與輒皆無可立之義必更擇賢者而後國事始可定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七世之廟可以覩德其說非歟胡氏此論尚可議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啓作開）

宋樂髠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范註則以稱國為放無罪稱人為放有罪又與此異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穀梁殺作弒）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羊作公孫歸姓）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公羊作戎曼子）

如杜此說經但據所告以書則筆削者安在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亳作蒲）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公羊毗作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公羊杵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二傳皆以數閏而葬為非九月至歳終止得四月
　竝閏計之乃五月故曰累曰不正何註殊失傳意
六年
春城邾瑕 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昭子高張惠子國夏也二人受命立荼陳乞欲弒
　荼故先除之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羊荼作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穀梁鄫作繒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是盟景伯亦以為不可而季孫弗從且欲以景伯
　為質季孫至是不振已甚魯之弱不獨君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闡作僤下同
　左氏云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
　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伐我取讙及闡後逆季姬以歸嬖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好言陰私類後来小說者頗有如女言其情
弗敢與不近人情此康侯所以不信断從公穀也
歸邾子益于邾
杜註以為未得季姬蓋本左氏今即傳文推之歸
邾子而及齊平既平而後逆季姬則取讙之故可
知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
遁獲不知創而奔奔而遁所遁獲之國可謂全無
肺腸者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魯與齊平齊辭吳師遂怒而
與魯伐齊此虺蛇之性不致螫於人則不快者也
魯遂會吳伐齊仇好不能自主不立已甚齊人至
弑君以說悖矣一人行其胸臆遂至胥天下而異
類此孔子所深悼者乎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侯之故或聞之矣聞之則當有問罪之師不聞
而代人之喪晉亦吳之類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奔鄭在定公十四年蒯聵黨也
薛伯夷卒 公羊夷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公羊轅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藉吳之力以敗友邦乃自矜如此使齊人復書曰天若識不衷豈獨下國有國子何以應之

革元事在宣二年穀梁傳云獲者盡其衆以救其將革元雖獲不病也註意謂國書亦不病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云以丘賦亦足又云雖以田賦知是改丘賦為田賦但杜氏所云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者不知田之外又以何者為家財穀梁范注以官田為田私田為家財當是

此言以一井田出賦不言所出之數又言十井不過一乘亦與丘甸之數不合

此言田財竝賦與杜說同所謂田者官田財者私田所得也既稅其官田十畝之入又取其私田之所得故曰田財竝賦按古者八家為井家受田百畝同養公田八十畝歲入公田之所得謂之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之賦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稅法之變也成公元年作丘甲賦法之變也此經云用田賦殆謂兵車也乎傳註或以為戎備或以為財物豈食與兵亦可通謂之賦歟

胡以為食林以為兵與昔人同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之娶同姓其失禮不待言然既生有小君之尊死亦當備小君之禮乃以其同姓而貶殺其儀可乎惟昭公為季氏所惡時君又非昭公親子孫故敢藉口肆行如此孔子以小君禮往見季氏不絻乃放絰據此可知所取正矣

書曰子於諱已足矣其不言夫人不言薨不言葬亦以紀其不備禮耳復以為諱故恐非是

責昭公取同姓固無辭至責其不命於天子不見於廟不書於策恐未然是時周德久衰天下諸侯昏娶豈皆命於天子而見廟書策魯當時亦未必無之也愚謂書曰子者諱君惡也不言薨不言葬

者非諱也著臣子之罪也何也赴葬生者之事也

且也昭公之葬猶將溝焉而況其配乎

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公羊鄖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公羊螽作蝝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公羊作軒達

夏許男成卒 公羊成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作魏多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公羊作彄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春秋傳議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意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爲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缺略特甚葢未成之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

〔清〕萬斯大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六年萬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春秋隨筆十卷》提要

萬子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于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于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為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

興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毫秒擿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于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于萬克宗之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于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

矣若之何而倂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于
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于經矣以康節離
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于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
于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
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
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克
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義渙然冰泮奉正朔以
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
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
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

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于大火復輯絕筆于昭公丁炎
甲陽草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
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
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别
而後傳逖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于理
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
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草廬曰二陳君
之說禮無可泚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
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塲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
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雖爲流别余雖歎
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

于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
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盎不與西臺之哭焉父友
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
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
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
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
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
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
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蹖訛踳陋割裂經旨侃侃
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如承明

冰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
不生葛藟康熙乙丑姚江老友黃宗羲撰

跛翁傳

出寧波城西門走二里許曰新河橋犂卅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林墟墓之中老屋頹然有跛翁焉其先世食祿於有明其考名孝廉爲遺民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誼其諸子子各挾其文章馳騁當世而跛翁絕意進取不事括帖獨沉酣顛倒於六經之中初翁遭亂赤貧所居奪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雷黃先生翁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贄其門因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間肄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攜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篝鐙抄寫纂書已等身癸丑

遇火復理前塵不倦蓋幾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瘁思通鬼神而尤邃於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宿負經學過翁談禮則頤解心折吳志伊託問博洽見其禮經著述嘗意不當意輒手抄以去秦淵佚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其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說無道之世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貴已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與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

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卽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見殺於齊莊公年方十三冲齡倚毋決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逆莊公旣長忘讎共狩則如齊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據剖前人之聚訟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作他若論郊則曰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論社

則曰太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論禘則曰禘祫一事又曰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則曰東周祖文而宗武論大埆尹堂則曰儀禮方明壇卽泰壇卽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曰至郊天卽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泰壇同在三百步內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翁爲人質直斥人過至面發赤或嚙齒大罵然性和易好結納賢豪獎引後進

與之處者非至陋劣庸不相得懽然居家兄弟怡怡修稗諸系經紀祀事條理井如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勳賢祠謁拜陽明像前見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張司馬之死不及擇地而葬翁與友人醵金買地改葬南屏爲文記其始末葢翁挾奇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可傳而翁所自喜顧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先是年之二月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遺書其友鄭梁曰跛翁即真不可無傳且引錢牧齋傳顧仲恭之經學爲例梁謙讓未遑翁屢書相責又二年乃爲之敘述如右

論曰翁今其跛矣哉翁身長不過中人而肥偉特異尋常豐頤瞋目聲撼四隣不類病廢者其患足疾也跰蹸不良於行歲一二次耳實未嘗跛也而乃以跛翁自號豈左盲遷腐著書類有天刑而翁欲以是名應之邪語云志之所動氣必隨之翁今其跛矣哉雖然吾子行跛然所著尚書要畧重正卦氣未必如翁之精也即翁所引仲恭其經學或不及翁然不可謂之無經學也而又未嘗跛然則跛也經學也不相及者也翁乎吾知免矣

康熙癸亥夏五月慈谿同學弟鄭梁禹梅氏頓首拜撰

梨洲先生曰此如趙東山作黃楚望行狀其一生著述旨意數十萬言收括一篇之內自平準封禪以來王道圖潛溪源流俱可尋按今日文章家欲以拼揚㳂數爲極致者不如有識者歷然矣其旁也

浙江通志儒林傳

萬斯大字充宗鄞人精於經學其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一曰屬辭比事春秋一事必有本末與事亦有同形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書衛人立王子朝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如魯桓見殺於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迨既長而忘讎共狩則書如齊如莒以罪之其於三禮也論郊社曰郊惟日至一禮所穀不名郊太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國中論禘曰禘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曰東周祖文宗武論泰壇明堂曰儀禮方明壇即泰壇即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即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圜丘非有兩地論喪服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庶子爲其生母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及論宗法八篇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所著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丁災草甲陽草其輯春秋諸說於定哀二公未完易簀時猶洛誦季孫立後章不已葢篤志如此

寧波府志文學傳

萬斯大字充宗別號褐夫鄞人孝廉泰之第六子也昆季八人皆以才名各有著述而斯大絕意進取獨精經學廣蒐諸家之說晝夜鑽研窮其旨要尤邃於春秋三禮其言春秋也一門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有異同左氏親承所見事多詳覈當以為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別初未嘗以後起之匹夫責已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為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如齊桓見殺於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者迨莊公既長則書如齊書如莒莊於是不得辭其忘讎之責其於三禮也有儀禮商有禮記偶箋有周官辨非有學禮質疑其論郊禘諸禮則曰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太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國中禘與祫一事嘗禘不追所自出東周祖文而宗武儀禮方明壇即泰壇即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即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明堂圜丘非有兩地其論喪服則曰承重之妻皆從夫服庶子為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為其母黨服同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學禮質疑一書丞傳於世所集春秋諸說凡二百四十二卷康熙癸丑燬於火嗣復輯而成之較備於前至昭公而病作易簀時猶惓惓於臧紇為季孫立後一事其專志經學如此間以己意釋經有學春秋隨筆十卷古文則有丁災甲陽二草卒年五十一使天假之年其著述之盛當必更有可觀惜夫

杭州府志寓賢傳

萬斯大字充宗鄞人高祖表嘉靖中都督同知卒葬西湖歲時展墓至杭遂寓仁和隱居教授窮研經學於春秋三禮諸書獨能自闢門戶不肯附會儒先成見貫穿互證確有所發明謂他人以傳註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也與仁和應撝謙沈佳辨難往復務伸己說而後已海內鉅儒如嘉禾曹溶崑山徐乾學海昌陳之問咸加敬禮焉年五十餘卒於杭所著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等書

先考克宗府君行狀

孤哀子萬經泣血稽顙拜述

嗟乎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人生之不幸豈尚有甚於不孝經者哉經生周年先母輒病不能乳家貧又不能僱抱哺之婦氣煦體嫗重累吾父迨先母逝世經之一衣一飯無非先父手授五歲輒從先父受書未嘗一就外傳先父館穀西泠亦攜經以行春初而出臘近始歸渡江涉河風寒雨雪中時以小子飢寒縈吾父方寸計自離母懷以至受室凡二十二年無日不依膝下此亦人生逆境中之樂境然於其時不知爲樂也及康熙庚申正月就昏外家雖與吾父舍館不遠然而經之定省疏

矣癸亥年吾父授經海昌每越數月始入郡一過經之外家信宿而去於是承顏之日爲更疎矣自庚申冬至癸亥春東歸西出吾父六渡錢唐經并不獲侍行李矣痛哉痛哉今年五月中旬避暑入杭留連踰月始返海昌其時起居飲食精神意氣毫無異於平昔也閏月十七日有帖諭云吾近苦瘡癤飲食減精神亦倦然病在肌表耳汝不必慮豈意至七月四日而疾作吾父猶不以爲意至十二日始進藥藥累進而病如故醫者俱不解爲何症越旬日吾父自知病不可爲盡束其經籍衣笥籃轝來杭適經從公擇五伯父省墓西溪驟聞此信戴星而奔踉蹌入門先君曰吾病已不可爲今幸見汝一

面也時黃晦木先生在座先父遂以治喪十事囑之非以命經此七月二十三日事也至二十六日而遂呼易簀矣嗟乎蒹衣未製苦塊蚤依稍有人心能無痛絕靈奉遺命治喪不用浮圖旋舉殯於西溪先祖墓側隨侍五伯父奉神主歸四明舟楫所經江河如故而先父之音容頓隔此時呼天不應思欲赴江流以從先君之地下伯父謂經尚未有子且先人之遺書未傳而顧欲以一死報罔極乎經聞言驚起忍此一死飲泣饘餰追思先德歷歷可紀非得立言君子其何以垂之不朽

梨洲黃先生今日之立言君子也日承撫尸許爲誌墓

先生爲先王父性命之友先父又久在門下師門世誼

凡先君行事已熟詳之似可不以狀聞然猶恐有不盡悉者特縷述以備節錄開篷展紙磨淚吮毫心旣荒迷語無倫次惟隨所記憶信手書之先父諱斯大字充宗別字褐夫因嘗病足自號爲跛翁王父履安公之第六子先世爲明祖從龍之臣本定遠人以世官家寧波焉葉戚功及文章理學著名前代王父以名孝廉主持海內聲氣闔門雍肅爲士族法先父天資旣極純正又夙稟庭訓幼時輒以名教自任不妄爲一事不妄交一友年十四王母見背時避地奉化之榆林村先父哭聲震山谷人皆比諸王修焉王父堅守㮚東之節閉門獨處不與時人相接瓶無儲粟析無懸衣食指繁三旬九食捉襟露肘極人世所不堪先君與諸父及從兄貞一負米拾薪倍嘗艱苦然每於單衣枵腹時聚兄弟叔姪談經論史歌嘯聞於比舍人以爲怪亦以此重吾家門也王父博學多通諸父經史詩文書法各得王父之一吾父獨專經學自王父去世遂謝絕進取篤志窮經丙午丁未間偕諸父從兄訂里中同志爲講經之會奉

先生爲師每月兩會首禮經次易次春秋以及詩書各舉先儒之書而以已說參之先君於諸儒之書同人之說取其至當者蠅頭蟹子條注本經非有目力細心者不能辨點畫也蚤歲輒徧誦諸經將次第窮及先致志於春秋三禮館西泠十年自辛亥至癸丑集輯春秋諸

說冬龜徧手夏汗如漿不暫釋也採取極備而又極嚴且正書成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於火先君不爲衰沮纂鈔益力甲寅後專讀三禮每遇疑窒徧覽儒先心所未慊則掐腸鏤胃以思寢食俱廢沉綿困頓之中忽有鬼神來告劃焉開解以爲常於是有學禮質疑一書質疑者卽質之　先生也　先生已爲序之許聞必傳其中宗法八篇更爲古今未有之作又以周禮所載設官制賦多與論孟五經不合取而辨之得若干條名曰周官辨非於儀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皆從獨悟不傍前言多發先儒所未發于文則有丁癸甲[illegible]二草閒有贈貽酬答亦說經者居多焉嘗語人曰吾於經

學實有苦心凡遇先王之度數儀文自覺能疑人所不
能疑解人所不能解又曰人皆以已意釋經吾但以經
釋經故雖多立異之處而實非穿鑿附會者比就館海
昌復纂輯春秋其大意有四詳鄭禹梅先生駁翁傳中
此書廣搜博採斷以已意以求至當視前更備可痛者
前書既厄於火此書又至貽公而絕筆豈天終忌是書
之成耶居杭來四方名流多以經學相質如無錫秦湘
侯先生沅之春秋綱大倉宋子猶先生龍之春秋書法
辨長洲金穀似孝廉居敬之古歷辨常熟顧景范先生
祖禹之地名考皆遺書詰難往復數四諸先生未嘗不
頫首心折仁和吳志伊先生任臣家居時亦以教授爲

業每出館必叩先君索所纂述輒手錄之去應嗣寅先
生樹謙高風苦節少所許可與先君論經學辨難最多
雖不盡同然實爲先生所嚴憚焉嗟乎先君一生精神
專注於經學近得劉原父春秋權衡如倪鄒蒙臨歿前
三日尚謂經曰吾爲春秋心血既竭不能復生不寐者
已六日夜矣恍惚中時時如見劉原父時時有一篇左
傳在吾目前又曰只季武子立後一事不能去懷耳嗚
呼吾父之於經學若此使假以歲月更當何如今三禮
雖有著述春秋尚無完書痛哉痛哉見手澤而不能讀
父之書經於此倍有感矣先君承先世辭氣之餘視朋
友爲性命然勗善規過不少假借使其人有一事之美

一文之工卽鼓掌狂叫如獲異寶設有不善或與言莊
論之勿改則裂背頓足若其人身在湯火而必欲出之
也同人皆目爲畏友而握齱者不敢近焉一日游陽明
書院見廡間有題大方伯張某位者嫂立上指隨掔其
主投之地舉足折之守院者驚訝先君大聲曰若官府
有問折此主者汝可曰四明萬某也旁觀者辟易不知
何爲先君指之曰此明朝大司馬賣國爲闖賊官後爲
此間方伯者也生平疾惡皆此類同邑陸文虎先生王
父垂老碩友無子暴棺淺土者三十餘年先父致書諸
故人爲醵金會同八葬之西村張蒼水先生以義死會
城葉葬荒山先父偕好事者卜兆南屏爲封樹爲每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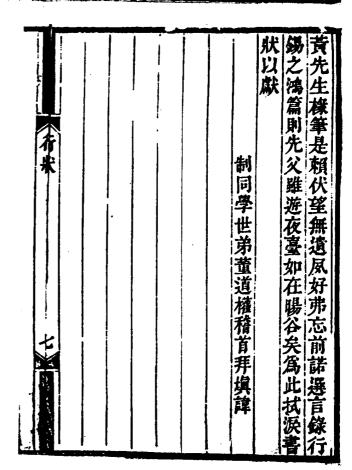
上巳及重九日則裹雜絜酒拉同志聚哭之生平尚義
又如此至家門公事若葺祠修墓之類諸父多委之先
君先君亦必毅然身任之不以貧乏爲辭資勞自負歎
宗譜殘畧補缺訂訛獨費數年心力凡一話一言足證
先世功德者殘碑斷簡靡不搜錄先代名公貽贈書畫
其散失者多方購求有王廷直贈先鹿園公黨雲圖爲
邑侯海陵張曉菴先生所得先君上書乞之張侯覽書
訖卽題詩卷尾遣吏賫還里中傳爲佳話先父同懷者
八人孝先四伯父蚤世自故居入於帥府吾父與諸父
移家西阜之丙舍瓦屋數椽對牀同被極兄弟之樂後
各以糊口授經他方惟至辛盤柏酒時一爲聚首耳然

燭光笑語亦爲村落童叟所欣羨既而遠士二伯父歿於吳門先父衝寒扶柩雪滿江干赤脚走泥淖中數十里衣服皆冰足指幾墮不自以爲苦也先父雖喪先母尚有不孝經一子相依惟正符三伯父與五伯父既喪伯母皆無所出漸向衰年又不能載筆遠遊先父每一念及輒對經欷歔流涕謂我父子饘粥稍充便當歸里不出奉此二老爲楊延壽司馬伯康矣吾無他願惟此事願汝養吾志也今夏三伯父苦病貽書累紙先父得書五內欲裂次日即以一帖諭經又及前語其情倍切且欲使經婦知此帖尾云汝婦賢可以吾書示之此即閏月十七日所賜也而吾父由此病加劇矣嗟乎吾父

之友愛於伏枕中猶惓惓於兩伯父如此先君生於崇禎癸酉六月六日未時卒於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午時享年五十有一先母陸氏大廷尉貞吾公孫女貢士周明先生女經生九歲而先母見背豐於婦德嗇於天年至今猶爲家人所歎息從兄貞一曾爲先母作傳乃實錄也經娶錢氏山東提學僉事沃心公孫女文學穉廉先生長女外父僑居武林經就昏因家焉嗟乎人生之不幸豈尚有甚於不孝經者哉爲子不及養母娶婦不及奉姑冀以菽水久承吾父歡又不可得此誠終身隱痛不能暫釋者矣至於先父一生學行得傳之千萬世而不泯者惟

黃先生椽筆是賴伏望無遺夙好弗忘前諾遜言錄行錫之鴻篇則先父雖遊夜臺如在暘谷矣爲此拭淚書狀以獻

制同學世弟董道權稽首拜塡諱

學春秋隨筆目錄

先君子篤志經學尤精於三禮春秋辛亥館錢塘朱春秋說自五傳及三家註疏外有陸淳辨疑纂例劉原父意林權衡程正叔說蘇子由集解張洽集註孫莘老經解程時叔本義辨疑或問黃東發日抄趙子常集傳屬辭師說呂涇野說志張常甫經說季彭山私考豐人叔世學高閌逸孔義郝仲輿直解卓去病辨義賀仲軾歸義暨文集中所載卯丞叔子贈晦菴與夫大全本義所採先儒諸說日爲編纂每一事別一紙書之以俟後來抄撮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于火不留隻字重自痛惜幾不欲生因搜覓諸家書猝不及備於是專討三禮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自甲寅後作也辛酉海昌

陳令升先生延致于家以春秋相質先生力能致書較前更倍益得廣所未見并取數年來所蒐羅者條舉件繫手不停書所輯亦較前更倍而心力由此耗竭矣癸亥七月至昭公而疾作臨歿諭經曰吾恍惚中時時如見劉原父時時有一篇左傳在吾目前嗚呼痛哉此隨筆十卷乃編纂時間有獨得者另爲劄記故亦止於昭公云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上元日男經百拜識於黔南試院之學圃

學春秋隨筆卷一

四明萬斯大充宗

隱公元年

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開卷元年二字便見王室之卑諸侯之僭何以言之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藩屏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爲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孔穎達引鄭僖備二公之有元此衰世之事不足以難之熊氏過曰史記眞公濞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厲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此爲有據魯史書之夫子因而不削以著春秋之始亦以見其僭云

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就春秋經傳考之原自瞭然（見之經者如書春月無冰冬十月雨雪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見之傳者如正月朔日南至六月日食日日過分而未至及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之類）證之周書（汲冢周書備言三正）禮記（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孟子（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亦無不合漢唐以來說春秋者都無異詞至程叔子乃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似不修春秋本曰冬正月夫子修之改作春正月也劉質夫謂春字乃夫子所加似不修春秋元年下但書正月而無春字也胡文定以爲夏時冠周月又似不修春秋冊曰元年冬十一月夫子改曰春正月也自是學者多疑之朱子不信文定說謂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周原改作春正月此論當矣乃又曰孟子之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其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周固已改月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此又重違程子而兩岐其說于是春秋家往往堅主夏時以改時改月爲非愚以爲正建有歷數可憑有日食可推著歷者皆能考驗非懸空說理者比諸儒以夫子改

書春正即寓行夏時之意此尤無解蓋由不諳歷學泥于子丑月之不可爲春且以夏時首春終冬四時順序而周時首冬夫子改冬爲春俾之順序即爲行夏之時也噫果改子月爲春尚得謂之夏時乎宜吳氏之譏之也（吳仲迂曰若從胡傳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或謂如子言周固改月改時矣商則何如曰傳不云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商以丑月爲正月矣又律歷志據三統歷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伊訓篇大甲元祀之十二月也又言後九十五年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夫冬至子月之中也而在十二月則正

月之爲丑月不益明乎然則商之改月改時固先乎周矣○朱子據周書秋大熟未穫以證周之不改時非也按書云秋大熟未穫繼之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謂之禾是猶未實也下文又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惟未實故能復起若已實而偃則苗心曲折斷無能復起者末乃云歲則大熟此則究其終而書之然則始所云大熟未穫乃從其後而爲言非此時卽大熟也觀此則其秋斷是周時午未申月之秋而不必泥爲夏時申酉戌月之秋矣○薛士龍謂魯歷改冬爲春陳君舉後傳因之謂魯史以夏時冠周月是因律歷志載有魯歷遂鑿爲此說趙子常曰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謬按律歷

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閔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此論甚善足證二家之謬○諸家主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時之說多本汲冢書所言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及周禮有正月正歲與周詩時月皆夏時爲說恐謂既改正朔則普天率土民俗咸遵無周民用夏時之理惟是典禮所垂有三代相因如禴祠嘗烝蒐苗獮狩夏行于四仲者殷則行於四季周則時易而行於四孟皆子午卯酉月有定而如無定記禮者必主夏時立說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主夏時爲說卽通其解於殷周汲書所言亦猶是也周禮多僞不足爲憑周詩時月皆周正以爲夏時者後儒之論也余于學禮質疑詳辨之茲不更贅

踰年卽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按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受同瑁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章俊卿曰康王爲君召畢爲臣必無非禮之事蘇氏譏之過矣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卽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既免

喪乃卽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略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卽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覲受命之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滕人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類皆踰年卽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卽位而書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不終喪爲無父不受命爲無君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此

則合於禮矣諸侯三年之內不當預其外事唯金革之事無辟亦當稱子○諸侯嗣世必即位稱公乃可以臨臣民親政事故十二公無不行即位禮者史無不書即位者春秋于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踰年即位固皆非禮然就中分別有不當立者有雖當立而有所不忍者惠公立桓爲太子左傳惠公之薨也太子少是已立桓爲太子則桓當立隱不當立爲隱公者立桓而不攝政可也攝位而奉桓不可也故削其即位以明其不當立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君之讎眡父又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桓見戕于齊莊不復讎般弒閔繼閔弒僖立不能正名討賊心何忍乎故皆削其即位見其宜有所不忍也書者其常不書者其變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曲禮曰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涖牲曰盟是會有會禮盟有盟禮春秋書會特盟先行會禮後行盟禮者則曰某會某盟于某不行會禮徑行盟禮者則曰某及某盟于某及者與也公羊曰及者我欲之穀梁曰及者內爲志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統觀春秋我欲而書會者有之彼欲而書及者有之非通論也劉原父云令潛之會內爲志將曰公及戎于潛乎○公羊云盟詛不及三王故雖見于曲禮載在周官要皆衰世之事但春秋諸侯業已行之則當就盟之前後觀其所盟者何事與其信之繼否以知其善惡此盟雖修好息民不數年而即有伐邾之師盟豈足恃乎故知書此亦惡之也○先儒以邾爲魯附庸非也既曰附庸即爲私屬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既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恤考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即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冑懸魚門矣平丘之盟且愬晉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衰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魯切近倔强不相能者也故盟未久而伐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於莊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義恃母而驕以至于亂繩以國法不得不討莊公之失始在順母志而授之以京終在段入鄢而復窮之以伐夫段爲姜氏愛子莊欲順母志夫豈別無富之貴之之道邪夫豈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爲亂之資邪在莊于此無奈母之數請而姑以予之亦謂可以快其求盈其願而不意其後之至于此也先儒謂莊故予之以養成其惡然則予之之日莊預計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吾必克之藉令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

勝則鄭將爲段有此雖至愚者不爲而鄭莊肯爲之乎蓋母不請莊必不予母請而莊予是徇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如謂莊素有殺段之心則當請制時何不因以斃之而反以嚴邑餌之也迨乎亂作而致討亦出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窮而入鄢後何能爲斯時論之以禮懷之以恩段非歸死必且自亡而莊更處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誼段固忘之而莊亦與俱絕之矣春秋不書段奔而書鄭伯克段其以此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禮稱天子臨諸侯眕于鬼神曰天王某甫而春秋稱王曰天王蓋侯國之史卽天子之臨諸侯者而稱之以別于王朝之史亦以尊之也王使來賵者以改葬惠公故也（在十月）據傳初葬惠公有闕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故來賵時復傳聞仲子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爲訛也仲子惠公之妾而得竝書者惠公違禮再娶當時必請于王故王知有仲子遂以夫人禮致賵（若不以爲夫人卽不賵矣）賵辭竝舉故竝書之穀梁傳以天王此賵乃專賵仲子而繫之惠公文九年秦人之禭乃專禭成風而繫之僖公先儒盡從其說此不察事情之過也仲子生雖正位夫人然實違禮再娶成風雖薨葬備夫人禮然實莊公之妾當日天王若不賵惠公未必特賵仲子秦人若不禭僖公未必特禭成風來賵來禭實主于惠公僖公而

仲子成風其兼及也春秋不言及仲子及成風者豈肯及則殊尊卑非所施于君母乎然則何以知仲子之猶存也曰以二年夫人子氏薨計至五年考仲子之宮適當除喪之後遲速以時知其必爲仲子也○惠公再娶失禮仲子雖適實庶無論生不當賵卽死亦不當賵惠公常事不書此以並及仲子故書也得失存乎其事先儒多以宰咺書名爲貶不亦贅乎又仲子不稱夫人先儒以爲正名亦非也按之書法有所不得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其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賵矣彼成風之薨葬稱夫人而歸禭亦不稱夫人如曰僖公夫人成風幾疑其爲妻而不見其爲母矣果以正名不書卽當終絕之二年書夫人子氏薨又何爲乎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禮樂征伐皆御世之大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慴服而屈從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于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唯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滕至文君將恒稱爵畧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洽曰處父書氏名

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故蒐于董易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始强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治在大夫也唯內大夫悉從其恒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葢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微事實筆削以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于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考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六禮備而成昏此父爲昏主爲子取婦者也其常也士昏禮記曰宗子父沒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郎繼之曰不親迎則三月壻見女父母（下載見女父母之禮）此宗子父母沒自主昏取妻者也其變也士之宗子不親迎且如此又何論乎大夫更何論乎諸侯天子也哉其所以不親迎者何也葢親迎必有所受命（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所以重宗廟順先典也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而不知有宗子自主昏之變禮因并謂諸侯天子必當親迎豈有當與然則文王與韓侯皆親迎何也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是文王嗣位時四十八歲也又傳記言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親迎時固爲君（指王季）世子也韓侯嗣位之初入覲受命未全乎尊（禮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命然後得爲諸侯今韓侯亦來受命）且蹶父周卿士韓侯入周因覲而逆未爲不可且又安知非使人往逆而已不親乎然則哀公問之冕而親迎何謂也曰此指世子言之也今日之世子固郎他日之君也曰先儒謂昏事合禮不書裂繻逆女何以書乎曰杜氏于劉夏之逆后謂天

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推此則諸侯之逆必上卿乃可裂繻不氏則未命也未命大夫而逆夫人失之輕矣故書也明乎此而莊公之親迎與文公之賤逆（微者）皆可得其書之之故矣若夫裂繻之繫紀以紀事也穀梁于不氏但名者悉謂之國氏國豈可氏乎且不繫國知爲何國之人乎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帛伊川從公穀作伯）

此經若從杜註（杜云子帛裂繻字）則以大夫先諸侯已爲無辭況復舉其字而諱其名稱號益疑于未當若從程傳（程云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似矣然紀侯稱子實類居喪時方娶伯姬我知其必無是也讀春秋者遇如此類無論先儒未

可易從郎三傳亦當姑置胡氏之言當矣（胡云國疑慎言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桓母仲子也據左傳惠公立桓為大子則仲子已丞為夫人非至隱乃成之也（非杜註）惠公既以為夫人在隱公即為繼母禮不云繼母如母乎以夫人禮喪其終乃事之宜非為桓而成之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此可以責惠不當以罪隱黃資中曰先君之失禮臣之末如之何者也斯則天理人情之至也既以夫人喪之安得不以夫人書之其不書葬者或以為桓未君或以為不反哭非也既以夫人禮喪之而不以夫人禮葬之乎

春秋不書夫子削之也再娶失禮不可為訓故筆其薨以紀實削其葬以示義使人求其故而知之五年考宮但書仲子而不曰夫人亦此意也○或曰子何以知仲子之丞為夫人曰仲子宋武公女也宋公之女肯為魯侯晚年之妾乎仲子非丞為夫人惠公亦必不舍隱之長立桓之幼矣曰桓之立為大子安知非隱公立後尊曰隱桓兄弟也非父子也稱為大子則非隱立之明矣且使惠公不以仲子為夫人不立桓公為大子則當隱之時仲子實父妾桓公實庶弟果何所顧忌於此二人而必尊而奉之居攝讓之虛名而取殺身之實禍乎其不然也必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會乃為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二十三二十四凡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公羊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為朔（一日初一日也）故食在二日（初二日）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為朔故食在晦日（前月之晦）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為朔晦日食則晦日為朔而歷不以為朔（歷書以一日為朔）故史

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并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歷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從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為夜食趙亦不從）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為朔合朔即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岐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年而再頻食歷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註未

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已
長曆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爲天下共主諸侯雖君國子民天子視之則臣也
故生則六年一朝以行其敬沒則弔喪會葬以致其哀
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於崩時尤重稽之于禮
告喪曰天王登假此王朝赴告之稱也斬衰裳苴絰杖
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此諸侯爲天子之服也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此諸侯會葬之文也既行弔賵因見
新君所謂送往事居臣道不當如是乎先儒說諸侯親
往多援顧命爲據考成王崩于乙丑癸酉康王定位相

距僅九日五服羣辟豈能聞赴竝集意是歲適當入覲
故諸侯多在召畢二公得率之以見如日聞赴而來則
封域有遠邇計至有先後道有險易行有疾徐斷不能
羣集于九日之前也王崩雖同而事體各異奔喪自有
定制奚必援此爲據哉雜記列國之喪弔含襚賵臨皆
備諸侯相爲且然況天子乎隱公于平王之崩若爲弗
聞至使王臣責賻求賻之求責也比事以觀無王之罪不勝誅
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君之母氏故曰君氏公穀改尹氏以爲譏世卿
夫世卿專政妨賢病國固所當譏然周至東遷政在諸
侯天子唯存祭號禮樂征伐若無所預故王臣之世不
足譏春秋所譏者列國之世卿而已雖然亦未嘗須言
之也祇惟因其事著其人令學者原始而要終隨辭而
比事世卿之譏隱然自得於言外所謂以不譏譏之也
卽如我魯公子友書矣而季孫之行父也宿也意如也
斯也屢書不一書公子慶父書矣公子牙書矣而仲孫
之蔑也速也羯也貜也何忌也叔孫之茲也得臣
也豹也婼也不敢也州仇也亦屢書而不一書此非世
卿而何卽是以推而齊之國高陳鮑晉之六卿宋之華
向衛之孫甯皆可得而知之矣所謂以不譏譏之也故
無論此經實君氏非尹氏卽以爲尹氏亦不過從赴而

書與王子虎劉卷等耳豈有譏世卿意哉穀梁又以爲
天子崩爲魯主果爾是魯盡禮于周矣求賻胡爲乎來
哉聞無異事而猶不之知惡在其明經也故吾確從左
氏爲君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書名左氏謂同盟赴以名陸文通非之以爲臣
子當創巨痛深之日安忍稱君名禮載赴詞云寡君不
祿而已其言是也但謂魯同會盟知其名故死時書之
則春秋書外諸侯之卒凡百二十有四未同盟者五十
二而不書名者僅九彼四十三人之不同盟而書名者
又何以稱焉愚以爲國君卒而赴諸侯固告舊君之終

兼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告終稱嗣是也既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即告于此時列國遂已識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于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藉盟會乃知名也於何徵之昭元年楚圍弒君赴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觀此則知告終之後列國必詢其嗣使者即稱名以對必然無疑也然則九人何以不名考春秋前後不名者滕三杞薛宿各一皆小國也秦三遠國也以小以遠傳史畧之春秋不得而增也或曰告終時失稱嗣不知也

四年　衛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顛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于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降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晉衛出君（魯昭衛獻）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徵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于稱名氏者矣唯齊商人弒君自立其當討無疑然猶曰弒其君者恨其圖之不早既以爲君而後弒之也薛比事無聞當闕○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特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莊七年公羊傳）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襄二十年左傳）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指左傳）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指孟子）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頫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是年尤切所謂比事者經書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有以見亂賊肆逆惡黨衆盛衛人討賊之難謀老算深雖久而終殺之也書九月衛人殺州吁十二月衛人立晉又以見衛之立君遲回愼重晉無覬覦之嫌衛人無黨暱之私尸其事者不稽同其欲者衆人故兩書衛人以昭公義此比事而見之也所謂屬辭者有二春秋書立者再見於晉曰衛人立晉足知一國之公也于朝曰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二足知一族之私也此屬辭之一春秋書弑二十四弑立者非弑君自君即奉自亂賊莊般齊蔡宋文蔡靈楚比吳光弑君自君者也宋莊晉成悼齊景悼鄭襄衛獻陳成秦自亂賊者也非兄弟爭國即藉手外援觀變待立末桓齊桓兄弟爭者也晉惠晉書正霸外援者也齊襄書栗正吳夷昧許斯愛者也齊惠無觸觀衛晉有一于此乎此屬辭之二聖人究觀終始不禁喟然歎與以爲此二百四十二年絶無而僅有之大書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簒弑者非討賊不可爲君非得衆不可爲君此屬辭而見之也先儒不察責以不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噫討賊如衛得衆如晉而苟求尚爾彼簒奪者何以言之抑不思先君已弑國安承賊討四月乃立君安知不已請命耶不稽純臣善之審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以叔姬爲伯姬之媵左傳無文諸註家見二年伯姬歸紀今叔姬又歸而伯姬尚存遂以爲待年之媵愚以爲非也媵未有不與適偕行者宋伯姬之歸成九年二月衛來媵于前八年冬晉齊來媵于後晉在九年夏齊在十年夏春秋書之人知爲譏過制過九女不知兼譏後期也叔姬之歸後伯姬六年其非媵可知且媵者妾也或取之卿士或取之鄰國大夫士女國君女適國君若大夫若慶齊高周斷不爲媵觀衛宣姜二女昭伯所生一爲宋桓夫人一爲許穆夫人詩美莊姜而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夫可見矣魯侯之女豈作紀侯之妾乎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知之于後歸酅知之莊十二年既歸季季入齊盍即從莊三年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酅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于其卒葬再書紀叔姬雖魯之弔賵有加亦幸紀之猶存也若爲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穀梁於此謂逆之道微故不言逆陸淳辯之曰不言逆者大夫自逆常事不書也啖助亦云但言歸不言逆知自來逆也是亦不以爲媵矣曰是則然矣詩江有汜非指待年之媵乎曰序固云嫡不以媵備數媵勤而無怨嫡亦自悔也以爲媵待年後儒之論也吾從序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周官大行人亦云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此相於之禮無往不來有施必報不以國之大小彊弱論也儀禮著諸侯聘禮甚詳大要欲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使民作讓而聯甥舅之情篤兄弟之好大字小小事大之意卽寓其中也春秋時衆暴彊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朝（聘魯者唯齊晉宋衛陳鄭秦楚諸大國魯往聘者亦多大國小國間及之）小國有朝無聘（曹滕杞薛紀郜邾郳之類）而其來往者皆緣一時私情喜懼無報施之道卽當時列國大夫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或云歲聘以志業（昭十三年晉叔向云）或云諸侯卽位小國朝而大國聘（襄元年傳）皆各以其意爲辭非復邦交舊典矣列國聘魯書來聘魯聘列國但書如內外之辭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爲天子聘諸侯之禮今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覲遇會同（鄭註六者就王見諸侯言）下承殷頫（聘頫就王見諸侯之使言）實指王見諸侯與見諸侯使爲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也王使下問其儀無考然覲禮王賜齊桓胙雖有後命猶下拜（拜于堂下）登受（升堂受胙）推此于王問當畧如之何休云北面稱臣受之于大廟所以尊王命是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大衆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戴相似（在九年）彼主取師依書伐取此主執凡伯故書伐以歸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伯止一人踽踽獨行多何夢夢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禮有二有相見之朝則天子諸侯日視朝（路門外之治朝也玉藻謂之內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以路寢庭朝爲內朝路門外治朝爲外朝）與羣臣相見是也在周禮則司士掌之有朝覲之朝則諸侯六年一朝天子是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在儀禮則覲禮詳之朝覲之朝王當依南面立（廟中戶牖之間）諸侯北面再拜稽首義主于敬也相見之朝王當宁南面立（門屏之間）諸臣東西北面（司士云三公北面孤東向卿大夫西面）相揖而退（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義主于交也（易曰上交）故覲禮唯行于王而朝禮通于上下君臣相見曰朝賓主相見亦得言朝大行人言邦交所以有殷相聘世相朝之制也聘使卿行朝則君親行聘受之于廟主君接以賓禮朝禮雖無攷然其受之于廟而主賓交好（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益無疑也東遷諸侯彊大兼并小弱困敝故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伯國又設彊令以頫諸侯故有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伯令也有謂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者叔向之示威

也而左氏亦謂五年再相朝為古制諸侯即位小國朝之為禮邦交之舊豈其然乎究竟諸國來朝與魯君外如其疏數唯力是視初無一定之準也要而觀之春秋之始政在諸侯故往來之朝皆成禮春秋之季政在大夫至有朝而不納者矣（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是）此又世變之日下聖人之所深慨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書葬）

實弑書薨孔氏以為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胡氏以為魯史書弑而夫子削之愚取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參考知胡氏之言為當何則人之惡惡一也史之直筆同也安有齊晉史然而魯史獨不然乎但當

日翬使賊公于寪氏桓立而討之史官不審安知不直書寪氏慶父使卜齮賊閔史官不察安知不直書卜齮夫子修春秋至此不禁掩卷歔欷慨焉長歎既痛心先君之不考其終更切齒亂賊之不得其實欲仍書弑而有所不忍欲正亂賊而舊史無之遂特筆書曰公薨公薨必地而隱閔不地公薨必葬而隱閔不葬令讀者駭其獨異深求其故以知其實且也慶父之賊易定也翬構二君而桓利隱禍權首從以求書法不得誅翬而縱桓此又筆削之際所當迴翔重慎者不若諱之為安也唯桓立之日聲討翬逆如叔孫之戮豎牛其罪庶可末減而不能也此所以為千古之罪人與

君弑不書葬公穀以為不討賊不成喪愚按之經傳彼謂不討賊者蓋見衛桓之葬以州吁既殺齊襄之葬以無知既殺陳靈之葬以夏徵舒既殺是固然矣獨何以處魯桓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書葬者乎公穀于魯桓之葬則以為讎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也於蔡景之葬則以為君子辭也不使父失民于子也於許悼之葬則以為君子之赦止也嗚呼君父遇弑臣子討賊以異地而可免以父子而可恕（蔡許二君皆世子所弑）是春秋寬亂賊之塗而禮經所謂君之讎眂父與所謂寢苦枕干弗與共戴天之文皆為虛設矣是豈聖人之意乎故書葬者果皆賊既討則不書葬者可言不討賊書葬者不

皆賊既討則不書者斷非不討賊然則奈何曰左氏不成喪是也就魯言之隱生為攝主其弑也不以君禮成喪也可知閔生八年而立立甫二年遇弑國亂誰復成幼君之喪者就他國言之春秋書外弑君二十四其書葬者五衛桓葬于宣齊襄葬于桓陳靈葬于成皆成禮而諸侯會之也（春秋外諸侯葬魯會則書）蔡景即葬于般（子賊）許悼葬于斯亦成禮而諸侯會之也其無論成喪與否皆不書葬者六吳夷昧僚楚頵虔以僭王也莒庶其密州（終春秋莒無書葬者）以即夷也（傳云莒即東夷）其不書葬傳明著其不成喪者五齊懿則納諸竹中也鄭靈則改葬諡于七年之後也（宣四年見弑至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晉厲則葬于

翼東門外以車一乘也齊莊則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不以兵甲也齊荼則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也餘八君考其嗣世如宋馮之于殤晉惠之于卓齊商人之于舍宋鮑之于昭衛衎之于剽皆寃讎不啻其肯成其喪者乎推此即宋御說之于閔晉黑臀之于靈薛惠之于比其不成喪亦可知矣葢成喪則諸侯會葬不成喪則諸侯不會葬會葬則書不會葬則不書理固昭然無可疑者若夫討賊之義即見于見弒之時君既弒矣繼弒有書如殺州吁殺無知殺夏徵舒即知賊既討無之即知賊未討又何必寓此意于不書葬之中哉

學春秋隨筆卷一終

乾隆辛巳歲
孫福重校正

學春秋隨筆卷二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閔公弒而僖公不書即位見其有不忍而俐之也隱公弒而桓公書即位見其弒不忍而筆之也子般弒而閔公不書即位子惡弒而宣公書即位其義亦如之俐之即知弒由于賊筆之[illegible]於公誅嚴之法是即鈇鉞之誅也然則桓宣之書即位何以與於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曰僖宣成襄定得正其終（書薨書葬）則文成襄昭哀之書即位為正其始矣隱公子惡不正其終則桓宣之書即位不正其始矣比事自明奚煩多辨（文成襄昭）

（哀隱年即位亦非禮說見隱元年此云正始就非禮中翻為得正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自宋殤即位馮出居鄭殤惑于除害之言（隱四年衛州吁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與鄭為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至十年）伐鄭者三入鄭者一圍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者二（取郜防歸于魯）取師者一志在為馮也至是殤弒而馮立矣是舉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莊與馮陰啟之陷督以相宋俾之假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為辭督恃有外援遂肆其毒而無忌於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說見下）

滕子來朝

春秋諸侯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滕也始稱侯而後稱伯

者薛也始稱侯而後稱伯若子者杞也先儒說此經不一以爲時王黜之者杜元凱也以爲滕子在喪者趙伯循也朱子曰前不見滕侯卒以爲後屬楚而夷之者程叔子也胡文定則謂首朝弒逆故降稱子以狄之孫明復程可久則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朱子謂如胡說止貶其身可矣子孫何罪盡貶之乎故獨取孫程說愚就加權衡杜說爲近夫天子之命討一也周室雖衰稽之經傳錫命猶行于列國莊元年追命桓公十六年命曲沃伯爲晉侯僖二十八年册命晉文爲侯伯文元年錫公命成八年錫公命襄十二年賜齊侯命昭七年追命衛襄即如二邾邾小邾初皆稱字隱元年桓十七年皆與邾儀父盟莊五年郳犁來來朝皆稱字後乃稱子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皆以王命進之既王能命之而使進獨不能貶之而使降乎縱不能行之齊晉諸大國獨不能行之滕薛一二小邦乎家則堂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亦已過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君行師從馮位既定督相已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諸黨惡也杜注釋成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弒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之平亂必將殺督逐馮更立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宋欲禍殤納馮已非一日今方得逞其懷其必不討逆也可弗論魯桓弒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瑕者

可以戮人未聞賊能討賊也齊侯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驩既雖與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卽背之而會魯鄭伐宋隱十年繼復與鄭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況陳桓錄錄因人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不躬蹈之矣齊陳鄭三君之師當先至魯矣故知爲會之本意初非平亂也而馮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郜鼎之賂何爲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三年春正月

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年中所行悉無王之事而莫大于庇翬不誅恭弒隱之謀發倡之而桓遂之然通國之人咸知隱攝桓適無有起而議桓者然而翬不可不討也討翬庶可以謝兄因可以自解春秋于其元年二年書其易田許田受之天子不可私易成亂見上隱著其無王而猶繫王于月者以其居位日淺或一旦悔悟加翬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使翬逆女寵任已專與弒之跡彌著又其卽位以來三受王聘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十受外朝二年滕子杞侯六年州公紀侯七年穀伯鄧侯九年曹世子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曾不聞一介至于王廷至使王使求車而王崩不赴十五年二月家父來求車三月天王崩行於國者大雩

五年大閱六年大雩大閱皆天子禮之罔上遠狩四年狩郎焚丘七年之非制行於外者輔鄭突突以庶篡適而盟會戰伐無虛日十一年會宋公于夫鍾于闞十二年會宋公盟于穀丘會于虛于龜皆爲突求平也宋公辭平遂與鄭突盟武父伐宋戰宋十三年復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復與突會曹及突出奔鄭再會諸侯伐鄭以救突謀衛朔朔得罪天子出奔觀莊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可見而齊紀會盟不憚煩朔奔在十六年十七年黃之盟託言平齊紀實謀納朔也凡皆無王之顯顯者春秋于此欲明著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而大義斯晦亦所未安爰竊意于春月無王而桓自無所逃其責傳所謂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者十爲數之終王不可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爲天下而書王不謂桓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幹足酬寪氏之僵尸筆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卿逆女常事書之何也病桓之德翬奉已忘其爲賊專任使而勿貳也噫使與弒之人逆女而所逆之女即殺身之人其氣類若默有感召然者孰謂非天道乎考魯之夫人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即宋也哀二十四年書夏之言桓始娶于齊蓋桓弒君而立自反不縮求大援莫如齊齊始得爲姻親送女以臨之桓遂親會以承之夫人于此已有驕蹇難制之勢故其書至也與夫人歸寧而還者無以異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其還也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濼水

之行男女相瀆申繻雖諫而不能止也禍機已伏于此矣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無秋冬

桓公篇闕文凡五四年七年之闕秋冬也五年正月甲戌下闕所繫事也趙伯循謂脫陳佗作亂事亦拘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人燕人戰闕戰地也十四年夏五闕月也蓋自桓至哀已二百餘年簡牘所遺久而爛脫夫子修春秋不敢以己意增之蓋其愼也其於莊二十二年之夏五月春秋竟時無事則書首月此年夏無事當書夏四月而書五月知有事而闕之莊二十四年之郭公下當有事而失傳以爲郭亡蓋本管子而意之非也亦如之即近而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之不書閏上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下書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知楚子卒在閏月文闕也昭十年之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之不書邾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更近而定六年之仲孫忌忌字上闕何字十四年之無冬亦無不如之胡文定於此四年七年無秋冬謂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當討而天王反聘是無刑也故去其秋冬夫不當賞而賞即指來聘與當刑而不刑同失天王不討當去秋冬天王濫聘亦宜并去春夏矣有是理乎且其朝聘適來於夏耳使來於春或來於秋冬將謂夫子亦去二時乎噫胡氏之言乃文人之巧思非明經之正義也

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是役也鄭莊之罪不容于死所不待言在桓王亦失之

塈遵故王者舉事必權緩急謀萬全乃可以懷諸侯威天下非是則王靈襲矣桓王之立於茲十三年他諸侯不具論就鄭而言隱於平王喪不賻不葬且終身不朝不聘罪宜討也而反再聘之七年凡伯九年南季軌篡立五年未聞一朝一聘罪宜誅也而亦再聘之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就鄭而言莊初與王交惡隱四年然踰二年而朝王隱六年又二年復以齊人朝隱八年是猶修臣節也繼入爲王左卿士隱九年則常在王所也至是以奪政不朝按以六年之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僅一不朝耳一不朝則貶其爵奈何其遂興師興師不於篡逆之魯軌宋馮而于一不朝之鄭鄭莊陰贄于母子弟尚多餘憾指叔段事豈知君臣大義者肯安然受之乎且天子討而不伐謂命之方伯而已不往也今乃親帥師以行從之者唯三弱國勢渙而力不支以與從許不測之鄭莊爲敵奚待旝動而鼓始知王卒之必敗噫自是而王靈益不振矣自是而諸侯益張伯者興矣皆由桓王舉事不能權緩急謀萬全以至此也春秋書法雖曰尊王而筆例之際盎不勝感慨云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書子同生雖因舉以太子之禮其實以著莊公之年見其嗣位之初以童稚受蔽於母而不知有父之仇動輒見制遂既長而亦不能以禮防閑也故書子同生於前所以甚文姜於後也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在十五年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嗣位葬莊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爲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爲庶孽而篡奪愈明篡奪既明雖生死皆稱鄭伯是盜賊之歸而已矣歸復歸入復入善惡雖以例拘宜就事觀之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絜盛無不出廩若以爲災餘則色臭已變豈可薦馨香人神歆必不至此但嘗爲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嘗嘗不災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

十有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即鄭莊城之以寘子元者也申無宇有言鄭京櫟實殺曼伯昭十一年傳則突入櫟後復并得京京櫟並大邑突據之勢益彊鄭遂日削矣又突才狡猾遠過忽亹儀忽亹儀雖君鄭視突敵國不啻岌岌焉自保不暇唯祭則寡人而已邦交不及赴告不通故忽不見其終亹儀并不著其始突則始入而即有諸侯之助是年會袲伐鄭明年會曹又會伐鄭告納突也繼復與齊陳過莊四年終則與齊桓會盟莊十四年會于

甄（十五年會于甄　十六年同盟于幽）有裹言之臣多外援之力於以入國嚮日紛難然而春秋不書入國者以突于忽則爲篡於亹儀則爲爭亹儀無一見于經則突之入國不足志也

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按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史記亦曰魯桓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爲夫人兄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爲遲之十七年後乃娶王姬且齊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一終（十二年一星終）而女之兄尚不爲之娶婦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又夫人歸魯後經傳不言如齊齊襄亦未嘗來魯則其鳥獸行亦始自濼行故魯桓知而諱之而不謂遂貽殺身之禍也襄之敢于行殺者魯弱素玩而同即吾甥幼無能爲不足忌也然則同非吾子之誣又胡爲乎來哉

學春秋隨筆卷二終

學春秋隨筆卷三

四明萬斯大充宗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此如也非奔也何以書孫特筆以甚文姜也諸兒鳥獸行而戕魯桓魯請討彭生以桓喪歸夫人亦隨喪而至既而恐魯人多口因思與諸兒爲難魯之謀使魯人相忘于齊而已得安意肆志而無忌故諸兒之乞昏王室殭魯爲中且請追命魯桓以慰魯臣民之意皆夫人此行爲之畫也人情怨仇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聯就而後此之會狩（四年）會師（三年齊會伐衛　五年公會伐衛　八年及齊圍郕）魯君臣果與相忘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而食而孕而如師或間歲一行或一歲再出莊公始則幼懦無知不能逆制迨積久勢成欲中斷而無從矣嗚呼可不哀哉聖人修春秋至此以爲君父大慙使魯人始終不明復讎之義者皆夫人以術愚之又夫人姦出實類淫奔奔不可書亦不勝書故誅其始行特書爲孫與負罪竄逐者同稱而後夫人與弒之情縱姦之惡昭然于屬辭比事間矣不稱姜氏者絕其族屬言非人類也先儒謂魯人責之果誰責之邪姜實靦顏忍恥豈憚魯人之責邪且果責而奔何以未久即還邪（二年出會故知即還）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大（大紀侯名）庸闇無能不能振於爲善自郱鄑郚既遷

莊元年國勢日蹙季知不可爲遂不臣君命以酅入齊求爲附庸春秋不書爲叛者以其事雖自專而先祀不失可以存紀之一綫非以地奉敵者比也然而書以書入詞氣之間隱著其自專之意雖非甚絶豈有褒則明年去國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蓋紀侯至此無可如何季雖在齊不能止齊之不入乃以讓國與季爲名而已則潔身以去其實去國之後齊即據之而季之所有者僅一酅也然則紀侯始焉不能制季後遂因以爲名先儒乃謂分國與季使之入齊此不察當時事情亦不善求書法者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以桓六年生至嗣位年十四童稚無知未能獨斷上倚乎母母雖姦惡其智術足以籠其子又宜淫一事其初年亦或未知車中拉幹亦謂竟出彭生而非諸兒之毒也且非公技勇雖長而天性未摯知彭生既討直謂無可更仇故背與齊侯共事而不顧聖人於此蓋甚憫其始之無知而馴至後來之不振且甚疾諸兒之淫兇既殺其父而又慝弄其子也故于此諱齊稱人而五年伐衛同之八年圍郕則內外竝諱稱師若公與諸兒終始不相見然者嗚呼於忘讎之中示復讎之義斯誠游夏所不能贊者與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子糾小白古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爲僖公子或以爲襄公子也按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即媵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爲僖公子無疑也或以糾爲兄小白爲弟或以糾爲弟小白爲兄也按經文書糾爲子予以嗣君之稱矣予以嗣君之稱則糾爲兄矣或乃以公穀經文納糾無子字爲疑不思殺糾之經公穀不已稱子乎由後推前不得爲納時之非子也故公羊於糾曰貴宜爲君於小白曰篡穀梁于小白曰不讓曰惡之以傳證經知納糾不稱子之爲闕文而左經爲可據矣吾獨怪諸儒之于公穀經則從之而傳則

背之何其蔽也荀卿有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荀與公穀竝周人其言必可信故史記序襄公之弟先糾後白亦以子糾爲兄而三家註疏亦初無異說獨薄昭與淮南書有齊桓殺弟之言案子謂未可據趙子常云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昭故避兄而言弟說者不察乃據之以說經盡翻前人傳註此吾之所不解也或曰如子言糾兄桓弟則管仲不死糾雖夫子何以不責之而反予之曰仲佐桓立功彼當時及後世夫子節取焉於其死生之節姑置弗論至糾桓之爲兄爲弟更未暇及也抑管仲生平知功名不知節義故甘心因虜心術已壞縱一時建豎可觀揆之王道遺譏器小以是知不死子糾非聖

人所許必通前後論仲語參觀糾兄桓弟正合斯旨○
納糾一事他國可納必不可納他公可莊公必不可糾
僖子也諸兒弒讎釋矣何以不可曰九世復讎雖不可
信然而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父弒于齊何如隱惻
有目見齊人耳聞齊事而此中不噉然負痛如不欲生
者乎讎方死而遺忘之何其忍也爲莊公者較之諸兒
尚在其寢苫枕干之忿或可寢乎要當絕非與通以致
其終天之恨奈何因其喪亂欲爲之安定其國家而圖
其後嗣也在莊公于諸兒在日蚤已相忘此舉固無足
怪春秋之義以爲公可伐齊不可以納糾而伐齊糾雖
可納不可忘讎而納故書伐齊納糾以病公糾書子以
明正糾正則小白之入爲篡明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以夏伐齊至八月而戰歷月踰時老師費財殄民辱
國而所納之子非惟不克納且畏其威而殺之噫春秋
戰多不義今與讎國戰而非爲復讎益爲不義之尤者
雖勝不足多而況至大崩乎公無以自立于人世矣糾
畏難而來反至見殺文承敗績一若齊人就我師中取
之以去而非使我殺之者雖以著齊人之惡亦爲魯諱
恥且存國體也然而與戰異月又未嘗不昭然矣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諸兒既死說者謂莊公于齊桓可以忘讎非春秋之旨
也何以知之于書王姬歸齊知之蓋王姬下嫁不獨莊
公時有之齊主王姬婚亦不獨莊公時有之而獨莊公
之經兩書王姬歸于齊者惡主讎婚也夫讎人雖有存
歿怨慈雖有淺深孝子痛父之懷不以久近而中變吾
父見弒于齊可及吾身而再主其婚乎雖然同一王姬
之歸而前此單伯送女築館于外書之不厭其詳此僅
一書歸者豈因前可以見後抑亦讎有淺深故書之有
詳畧與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在是年春）諸侯多從齊齊更滅遂（在六月）公與桓盟
蓋有懼心焉公之忘讎而與齊同事數矣於此盟何尤
第援以仁人孝子之衷當有惻然難安者先儒很援敵
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言謂齊魯可平嘻怨之與讎可同
日語乎怨者一時之嫌讎者沒身之痛公之于齊讎也
非怨也讎無時而可通（范甯說）讎而可通是天下有無父
之人矣然而春秋不沒齊侯者以公素已忘讎桓非襄
儗會盟已非不必沒齊侯也或曰齊桓圖伯公不從且
病國奈何曰念及父讎身可捐國可滅齊不可通也且
我能自強諸侯將我服齊雖大奚懼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厲以十四年入國，鄭之二會（十四年冬十五年春）宋鄭皆與，乃齊宋一伐郳，而鄭遽侵宋者，必郳背宋而即鄭也。自是而齊宋伐之，荊亦伐之，南北交攻，然鄭不敢不即齊也，故同盟于幽（十六年冬）。乃冬方同盟，明年春即執其臣，豈鄭介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陽服齊而陰附楚乎。考齊桓自入國以來，屢以兵威脅制諸侯，故爲宋鄭皆見伐，而譚遂皆見滅，其北杏二鄭及幽之盟（皆十六年以前），未嘗不以兵車也。迨至遂戍盡殲，始怵然于諸侯之未可力制，故潛逃鄭詹，不復深責，十餘年間兵雖少試，亦稍戢矣。論語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自二十七年幽之會始，而檉（僖元年）而貫（二年）而陽穀（三年）而首止（五年）而甯母（七年）而洮（八年）而葵丘（九年）而鹹（十三年），凡九會，不以兵車，伯業遂成，非由遂人瀸債，一殲默有以警告之乎。噫，以兵車而諸侯未必從，不以兵車而諸侯未必不從，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沈存中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集）以問吾師梨洲先生，先生荅曰：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豈前史誤哉。（集）按先生云此年二月有閏，是以歷法精求得之，通考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文元年傳曰閏三月非禮也），蓋歷法古疎，今密，按以密率，是年當閏二月，在當時之歷，恐在去年歲終也，說詳文六年。

十有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自諸兒既殺（八年），踰七年乃一如齊（十五年），其姦與非姦不可知，然兄弟無歸甯之禮，直書而失已見，自此不更如齊，亦見桓公能制以禮，不令如前肆志矣。今而頻年如莒，豈不得志于齊者，更欲得志于莒乎。按姜以桓三年歸魯，至此已三十五年，年五十餘矣，淫穢之性，老而不衰，天之所以報魯桓者至矣，可不畏哉。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役也，說者謂討受鄭詹，按詹逃在十七年，已踰二年，豈至是始討乎。蓋公自柯盟後至此七年，未嘗與齊桓同事，幽之盟則使微者行，鄄之盟則結媵遂事，當時諸侯從齊者衆，魯爲望國，公之不往，桓之病也，故以宋陳來伐西鄙，亦不深入，聊爲儆告之師，自是公遂求昏，與齊合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此必文姜遺命，蓋其生前淫惡彰聞，將死言善，因縱赦罪人，冀人懷其德而忘其醜也，豈知非常之赦，宥及太慈，而善人更罹其毒，究竟何

解于身後之名哉噫姜雖有命亦亂命也公遂從之過矣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已三十五歲始圖婚于齊說者謂文姜制之令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故遲遲爾此不近人情之論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文姜縱淫惡娶婦抱孫豈遂無情斷無子年踰壯禁無他娶而必娶齊女之理然則公何以至是圖婚曰前此有孟任爲夫人也孟任與公割臂而盟許爲夫人已生子般公不得背之而更娶至是必孟任已卒內主無人故更圖婚于齊也孟任既爲夫人經何以不書卒

葬曰孟任之合幾與奔同雖夫人而非夫人魯史書之而夫子削之以明夫婦之倫人道之始不可以苟合也若夫讎女之不當婚居喪之不當納幣納幣之不當親行視文即見其非不必多爲之說也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禾則饑饑而告糴宜也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有曰毋遏糴是饑而告糴禮之常也公穀皆譏國無蓄聚一年不熟告糴爲不正不稱公使爲私行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故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爲不正則不當告糴不告糴則必坐視斯民轉溝壑而莫恤也君子之爲國固宜爾乎又通攷春秋魯臣出使第言如無有書公使者乃獨於辰之告糴以不書公使謂譏其私行不知其何說也然則譏魯無蓄聚當于書無麥禾見之不當以病臧孫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于酅也而春秋志其卒葬見紀祀之猶存明紀季之非叛也然則何以不繫酅而繫紀紀封國也酅紀邑也紀亡酅存而猶繫之紀酅存則紀存也叔姬卒葬書而紀季之卒葬不書叔姬吾女也紀季紀侯弟非王命所封例固不得而書也

三十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內女爲諸侯夫人生稱字卒稱字葬則稱謚如宋共姬是也（宋共姬卒葬在襄三十年）紀伯姬叔姬之葬何以不謚伯姬葬于齊侯（紀伯姬在莊四年紀侯去國之後）無人爲謚叔姬卒于酅雖紀季尚存以微邑僅存其祀而已不敢如成國謚其夫人故並依生卒時書字亦所以憫之也

學春秋隨筆卷三終

乾隆辛巳歲
孫福重校刊

學春秋隨筆卷四

四明萬斯大充宗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說者以季子來歸爲國人喜之夫國人之喜之者爲其能靖內難輔幼君也然究竟不能沮哀姜慶父之逆謀而閔公踰年卒見弒焉亦安然有季子乎此無他季子得成風之事心屬僖公於閔公之弒雖非其所願而亦不力爲之捍者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于酈而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于季勢成而不可返故朱子謂友爲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爲禍之基洵千古隻眼也觀其酖叔牙而許爲立

後求共仲于莒而不加顯戮敖且嗣卿而爲仲孫夫非其中懷有隱惻于二氏者故稍爲寬假而不直聲其罪以正市朝之法乎然則何以書季子而不名也曰魯史因國人始望之喜而嘉之聖人亦因而不變然比事以觀而見其無以慰魯人之望也則嘉之而不名者乃所以深責之與

冬齊仲孫來

魯慶父弒君齊桓爲伯主救患討罪其責也乃慶父如齊(在去年)任其往反一不之問詰非容奸得乎仲孫之來魯人必望之而喜以爲除賊臣寧禍亂將在此矣孰意其來爲覘國一無所事自是而淫于賊臣益恣無忌表裹癡毒未發而閔公弒矣然則仲孫此來非惟失魯人之望抑又滋魯國之危噫伯主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天下春秋氏而不名者蓋亦因魯人始望之情而其即是以爲譏者亦比事以觀而自見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凡祭皆吉禮不獨禘也此獨言吉禘者喪未竟未可以吉也按王制祭統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王制兼諸侯言蓋從周末僭禮爲文其實非也王制漢文時博士剌六經中語爲之三代典禮于此可見一二及僭禮者亦偶未擇耳先儒言禘多本緯書三年五年之說謂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或以爲不足信皆妄也)四祭中唯禘特大(礿嘗烝止祭有廟之祖禘則上追始祖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祖)爲特大故又曰大事(文二年經書大事于大廟是也)王制天子犆礿祫

禘祫嘗祫烝(凡羣廟合祭曰祫非禘嘗烝之外又別有祫也)三祫中唯禘特大故又曰大祫(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是也)謂禘止上追祖所自出而不及羣廟與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皆不本於經不足據也(悉于學禮質疑中詳辯之矣)諸侯則春礿秋嘗冬烝名與天子同夏祭則名祠與天子異故禮曰不王不禘(天保詩有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詩作于武王時故云爾及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始定以禴禘嘗烝爲天子四時之祭而禴祠烝嘗爲諸侯四時之祭)東遷諸侯僭踰魯晉皆行禘及其既也用其禮於羣廟則益非矣○先儒謂三年喪畢必禘于大廟致新死者之主而審諦昭穆其言是也蓋新死之主初升必備見諸祖唯禘則諸祖畢集烝嘗雖有廟之祖而已故致主必于禘既禘乃歲行

時祭先儒又謂致主禘後三年一禘以爲常因舉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以爲第三禘之證且推此知諸侯即位之二年必第一禘（即致主）五年必第二禘以合于三年一禘之說噫是惡知僖八年之禘以致夫人書宣八年之有事以仲遂卒猶繹書定八年從祀以陪臣執國命書非謂唯凡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十年皆不禘也其三事皆值八年亦偶然耳設使此三事或有在六年若七年或在九年若十年春秋亦無不書也乃據此而必謂三年一禘抑何謬與○致主用禘天子之禮諸侯致主當于祠烝嘗三祫行之毀廟之合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閔公傳言成季以僖公適邾果爾則哀姜慶父誰復迫之使奔意季友必以適邾爲名而潛使告難于齊且令人以齊師卽至恐哀姜如楚棄疾之恐比更誑言慶父已討成風復從中持之哀姜倉卒中懼禍遽及且亦信慶父已死兩不相謀踉蹌出走而慶父之內援中失知事無成亦遂出奔季友遂以僖公立之也推尋事蹟應必其然

冬齊高子來盟

時哀姜已孫慶父已奔僖公既立季友當國國勢漸寧矣高子卽不來魯亦必不亡然而齊桓伯主也魯當國事初定內憂宜恤外患亦宜防彼莒邾微國尚與僵鄰之師（並在明年）彼伯主不我相親侮我者獨邾莒乎哉故高子此來亦魯人之望也既盟而齊魯合亂益弭國就安是可嘉也[illegible]而不名其以此夫其不書使者書使則當書名[illegible]鄭詹諸（桓十四年）衛孫良夫（宣七年）之來盟無別而其美不著後者此盟之美故不書使以信高子信高子乃所以美齊桓也

學春秋隨筆卷五

四明萬斯大充宗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

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

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若救與遷是一時事據經則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且城邢之師即救邢之師書之重詞之複用見齊桓終始急邢而狄之去來倏忽故久次聶北以爲援旣知師還狄必襲邢遂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于無事者非久次不爲功也先儒謂救不言次果春秋之定例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通慶父殺二子罪固應誅使不出奔縱未能必得僖公之厚奉或得如穆姜之徙處東宮（穆姜通叔孫僑如欲去季孟廢成公）齊桓亦置之不問矣乃懼禍外孫忘畏齊桓蔑公與成季在邾依之庶得自全豈知至邾而猶行彌縫益甚齊桓之怒彼大義滅親者父不憐其子何有于淫亂之哀姜經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雖爲內諱使若疾終下書齊人以歸使讀者疑之曰魯夫人也胡爲乎齊人以歸也則其非死于疾而死于殺非死于魯人而死于齊人無不曉然言下矣不亦微而顯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不稱姜者薨時已見省文從可知亦以別于生稱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謚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欲稱其謚而未葬無之（古禮葬後議謚）欲直稱夫人姜氏又嫌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議齊桓（胡傳講）責魯僖（劉傳讀）之說皆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公存三亡國謂邢也衛也杞也然邢遷于狄遷夷儀而助之城夷儀固邢地也衛爲狄所入懿公走死文公處漕乃城楚丘而遷之楚丘固衛地也杞病于淮夷諸侯爲之城緣陵緣陵固杞邑也皆實未亡傳謂之存亡國者以其敵國外患瀕於危亡賴桓公復安之也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必因其功德錫之爵土列于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絶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爲善者懼矣盍亦考當年事實乎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諸侯莫尚乎五伯五伯莫盛乎齊桓齊桓盟會莫善乎葵丘征討莫高乎伐楚然而孟子所謂摟諸侯以

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者亦即在是學者平心順理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斯可以定桓文矣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彊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王命以力假仁自知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濤塗雖誤師不忠于齊未始不忠于其國爲齊桓者察其情而恕之可也即以爲有罪執而治之亦已矣何至秋以三國伐之冬又以七國侵之因一臣而禍其一國

桓于此不大忍乎江黃近楚而來會竟驅之以伐陳務誇遠國之兵威不顧小邦之後患用江黃者適所以滅江黃也噫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讀春秋有無侯詳考傳文即得當年情事者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何則諸侯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夫豈無情而忍于殺之乎是必嬖寵潛謀奪嫡造端媒孽漸使失愛以至於此也愚於申生事有疑焉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然則申生之出大不正也大不正而可以爲世子乎又傳云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因知穆姬申生既生賈君即撫爲已子申生因是得立而不知其不可也不可以爲世子而以爲世子獻公溺愛之過也以爲世子而又殺世子獻公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奚過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定王世子也或曰是會也不稟王命在世子則無父在諸侯則無君春秋非之或曰是會也雖無王命沮天子廢立之私杜周室將來之亂春秋是之愚以爲皆未得

當時情事者也以愛易儲天王雖有其意尚未布之文告見諸施爲世子縱窺知君指亦未敢聲言以告諸侯諸侯即微得君情亦未敢明言以會世子且世子朝夕視膳諸侯未入天朝藉非請王命以行世子必不敢擅會諸侯諸侯亦何能私屈世子據左傳云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蓋齊桓去年伐楚責包茅問南征皆尊周之事天王亦應昭之今年此會名曰寧周以世子下臨爲請實欲定世子也天王喜于寧周遂許世子之出世子出而諸侯以殊禮尊之儼然正儲君之位於是天下萬國臣民咸曉然曰此天王之世子也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以齊桓有尊王之美得善全之道故書及會以與

之鄭伯雖順王私而獲戾於公義也故書逃以罪之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哀姜主於大廟也曷爲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哀劉涅濕見殺疑其禮則不當致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先儒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配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爲是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

世子申生既殺則奚齊爲世子矣何以不稱世子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也嗣君未踰年稱子何以不稱子君在曰世子君薨曰子子卽世子也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卽不得稱子也不得稱世子不得稱子亦不得稱君故仍繫之先君而曰君之子君之子異于君乎上書晉侯卒此書殺其君之子雖未君而實君也以爲君之子有異于君則是殺其君之子異于弑君也殺君之子異于弑君是奚齊與卓異也春秋一視奚齊卓則殺其君之子與弑君同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有五年　九月　季姬歸于鄫

此鄫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鄫子爲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季姬何以不繫鄫下云及鄫子知爲鄫子夫人也先儒多從二傳謂姬自擇配使來請已此傷風敗俗之尤閭閻尚不屑爲堂堂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三傳可通爲一庶于事理無礙或疑明年季姬歸鄫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酅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爲疑則季姬今年已是歸年歸鄫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酅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齊人殺無虧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傷于泓故）

齊桓卒于內寵子無適立余無虧之長而屬孝公于宋襄名雖世子實未厭諸子之心故身沒而爭宋襄興師納昭（孝公名）使齊人殺長立少于桓為貞於義實妨故諸侯鮮樂從者同役唯曹衛與邾此宋襄之始事也義聲不立雖欲因之繼伯而諸侯多貳次年曹南之盟僅有曹邾知衛人之不服矣至秋而又圍曹知曹人又不服矣又況執滕君用鄫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而起以無忘桓德為名實收諸侯以自附齊之盟修好雖出陳侯實亦楚人授意盖陳蔡與鄭素服于楚非楚授意陳豈能強楚從之自有此盟而齊魯亦從楚矣宋襄不悟盟鹿上以求諸侯楚雖陽許而竟執于盂盂會之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以衛許滕伐鄭猶不悛復與楚人戰于泓至于傷股而旋卒悲夫失伯體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很悖德為謀不臧馴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于死也儒者乃至以文王擬之不亦過乎

二十有四年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傳事實王始不聽富辰諫而以狄伐鄭既德狄人而后其女及子帶與通而替之頹叔遂以狄伐周而王出其間事雖歲月非一時能頓及乃左傳繫狄伐鄭于夏而王出在八月之前十月過處且與經不合及考外傳則狄伐鄭在今年（襄王七年）十替后王出在明年益與經不合要當以經為斷經書夏秋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夏冬相距可得八九月諸事庶有漸次矣用秋避秋皆不書不忍書也且為天王諱過也

二十有八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之伯諸侯始此王子虎不書杜謂臨盟不同歃是也衛侯出奔使叔武受盟則武乃奉使以行至會聽命可也今經書衛子而定四年祝鮀述踐土載書衛武列魯申蔡甲午間是晉文直以武為君武亦儼然自君矣衛侯雖奔位猶未絕而更有君是死其君也奚侯或人之訴始動衛侯之惡乎前驅御不射恐未有以自全也故春秋之法諸侯殺母弟必斥君而叔武之殺直不書以為武有自取之道不得專罪衛侯也噫彼叔武者當傳歃之時獨不思吾當君位吾君反國吾置此身于何地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傳云晉人復之也夫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以君禮待叔武叔武雖無覬覦之私其如令尹似君（借楚事）難辭多口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匡武辭列致啟犂疑及

武受禍又不痛自悔恨自武無他衛乃外奔以訴君悖逆不道一至于此然則衛侯無過乎曰叔武非可無死然非正誼明道友恭素篤者未能心諒其無他衛成中主也彼其懼禍奔亡尊非自作恐出晉文私怨（出亡時衛文公不禮）致此身狼狽東西鬱鬱無告不幸叔武適有此嫌讒言繁興猜生疑貳以致殺咺子先期入歡犬之矢一若成公道之使然雖非有心不可竟謂之無意也吾之此言特謂武亦有以自取不得專罪衛侯豈謂衛侯無過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溫即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名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其狩也左氏公羊皆以為時田冬禮而後儒多目為巡狩夫河陽去王畿百餘里天子巡狩當于四岳豈僅至此而已乎然二百四十二年中天王豈無常狩而此獨書者上書會下書朝見王非會朝不狩然會在溫狩在河陽識者知為一地必且疑諸侯盟會已多王何獨因茲而狩晉侯之名又復隱然言外矣特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此豈游夏之所能贊者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執而元咺歸則其執由于元咺明矣當時晉文受咺之訴必謂踐土盟次進退唯君殺武茂我也遂執之而窮其獄獨不思臣無訟君之理反縱咺歸而立瑕啖咺之心直置其君于死地而絕望其生還矣前奉武而不忠今立瑕以縱逆武既受其禍矣瑕何復蹈之哉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子月日至天子祭天之名也寅月祈穀於上帝不名郊魯稱諸侯不得行郊東遷後諸侯僭踰僖公乃始行郊禮（其言成王賜伯禽受皆假托之詞予于學禮質疑詳之）後遂以為常孔子歎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先儒說魯郊不一杜預本左傳謂唯行祈穀之郊鄭玄謂魯行日至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鄭以周天子子月祭昊天上帝于圜丘曰禘寅月祈穀于南郊曰郊魯則子月祭天曰郊然不專主是月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止）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悉就春秋詳考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是正月牛死即不郊而望也使是年牛不死即正月郊可知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則鄭玄之言為是其云轉卜三正則因魯郊多僭往往後時見春秋唯書四月五月之郊以示譏無書二月三月者又公穀皆有三

卜禮四卜非禮之言故爲此說耳左傳謂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直以祈穀爲郊不知郊自郊祈穀自祈穀名不相通而郊禮重于祈穀魯君臣不欲有僭郊名雖郊而託言祈穀春秋則據實書郊以明其僭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孟春子月）配以后稷此非魯日至郊之明證歟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此指天子而言天子歲郊不須卜其從否但卜牲日而行之禮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是也其卜牲也擇其毛而卜之（見祭義）必在滌三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見郊特牲）其卜日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卜中辛不吉徑用下辛不更卜也此王禮也魯雖僭郊不敢必祭先卜郊之從否而後卜牲日從則郊不從則止公羊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休曰天子不卜郊魯以非禮故卜爾此說是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是則卜郊既從乃卜牛得牛乃卜日得日則改牛爲牲此經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是先卜牲日而後卜郊故左氏譏之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劉侍讀謂卜日卽是卜郊無更卜郊之事然則左氏公羊之說皆不可信乎三望據舜典望于山川則公羊謂岱河海者近是或疑河海非魯境內不當祭夫使魯祭所當祭春秋不以爲僭而書之矣

補遺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按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據此則惠王實崩于七年經書八年從赴也先儒多據經文謂王朝無秘不發喪之事且云諸侯盟洮已知王崩二月三月襄王已定位不應緩而告諸侯又叔帶爲惠王愛子無父死經年不知之理疑惠王時大病襄王恐一旦有變故盟于洮以謀之至冬而王崩也若是則傳言舉不足信考外傳晉語云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惠公也）乃僖之十年也八年而殞于韓（秦獲晉侯）僖之十五年也周語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與春秋經合從諸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當在七年傳不誤

三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注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此年傳末有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明年葬僖公傳錯簡在此）杜氏讀緩以上爲句劉侍讀以緩作主爲句因譏杜氏遷傳公薨月以就葬緩之說爲非（明年葬僖公下有傳）愚按經傳所書月

日杜氏每以長歷推校或言經誤或言傳誤甚不然之
獨是經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此二日也(食在二日不書朔說見前)從癸亥逆推正月朔非壬辰則
癸巳(月分大小)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九日則在十一月
明矣所謂以經證經也
傳又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
于廟是主因祔廟作也杜氏乃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
新主旣立特祀于寢宗廟四時常祀自如其舊然則祔
不用主主之作非因祔也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祔祭後
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甚焉
近梨洲先生答吾弟季野曰謂祔後反主于寢總緣誤

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
復寢之言不知旣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
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
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
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
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
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
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
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
禮解亦瞭然矣

學春秋隨筆卷五終

學春秋隨筆卷六

四明萬斯大充宗

文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薨于去年十一月今年傳有閏三月實七月而葬
也故杜注以爲緩而前年葬僖公緩作主之傳讀緩字
屬上句以此也不知七月葬之緩明者自見不必明言
而旣葬卽虞旣虞卽作主而祔此必不可緩者乃僖公
之主作于明年二月則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
言緩作主見作主當于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
讀(緩作主爲句)若從杜氏葬僖公緩固非禮矣作主不言緩
又何以見非禮而并言于此乎

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
主(有專一之義不應改作左氏說是)而于葬僖公下卽言緩作主之非當
卽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按諸侯
之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昭常爲昭穆常爲穆
孫死則祔祖從其昭穆也魯至隱桓及閔僖皆兄終弟
及昭穆難明先儒有謂同昭穆者有謂爲人後者爲之
子不得同昭穆者就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孝
公爲一穆曾廟惠公爲一昭祖廟隱桓爲二穆禰廟莊
公爲二昭閔公旣薨祔于桓廟喪畢祧孝遷桓正閔廟
于穆次僖公主祭於閔爲兄則閔廟當屬何稱又四廟

之中遂無高祖及僖公之薨若祔於桓則反復莊公之上（桓在一穆莊在二昭）其遷廟也桓則先惠而祧閔則並僖而入將穆廟虛其一矣若遂祔于閔昭穆雖同又非以孫從祖之制就不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惠公君一昭曾廟隱公居一穆祖廟桓公居二昭禰廟莊公居二穆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惠遷桓正閔廟于昭次僖公主祭禰閔而祖莊及僖公之薨祔于莊廟既則祧隱遷莊正僖廟于穆次也然則二說宜何從曰從其同則遠而高祖不祀近而閔廟無稱可疑也從其不同則以弟後兄素從來一定之班（傳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昭穆一定之班）尤可疑

也吾竊反復推求大約兄終弟及者多有不忍言之故於其兄未必有恩故但祔之于祖而祖廟未遷遷新廟未遠立逆後君薨而祔祖乃與先祔者同升而祖廟因之遷毀故僖公之世閔公尚祔隱桓也今僖薨亦祔隱桓魯人不明先君後臣之義而以兄不下弟爲嫌故久疑而未決也曰子何以知兄之但祔而不遷也曰于隱閔之不成喪不書葬知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杜氏曰大事禘也天子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四祭中唯禘特大故嘗烝曰有事禘曰大事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卽指禘也凡合祭曰祫天子四時之祭特礿祫禘祫嘗祫烝嘗烝之祫及有廟之祖而已禘之祫上追始祖之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祖其祫特大故嘗烝曰祫禘曰大祫但公羊止言毀廟未毀廟而不及始祖所自出者魯禘異于天子也據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而已不及祖所自出也（詳見學禮質疑）又公羊云五年而再殷祭亦就魯禮爲言天子則歲禘魯諸侯不敢歲禘或間歲一行或二歲一行故王制亦言諸侯礿則不禘也先儒因公羊此文遂信緯書謂天子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何其謬哉○凡三年喪畢因禘而致主于大廟以審諦昭穆此禘卽致僖公也所謂躋者位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

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眞謂閔昭僖穆閔祖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閔嗚呼亦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于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卽如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有父乎且閔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昏豈有爲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爲其後乎故兄終弟及者必同昭穆斷斷無疑第因其爲弟而遂以長君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兄弟既同昭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則隱桓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僖宮災何以不言隱閔

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鑿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僖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以爲合禮蓋以僖公之薨在季年十一月今納幣書冬必十二月喪既畢可圖昏也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獨不思昏禮有六納幣之先已有納采問名納吉三禮乎縱納幣在十二月其未祥而納采問名二禮使兼行一未禫而納吉斷可知矣安得謂非喪娶乎董子以爲重志深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莊公適夫人哀姜淫弒不終僖公爲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爲過情不知其過情于適母者蓋爲推崇生母地也故成風之爲夫人不自今日始春秋于其薨也稱夫人于其葬也稱小君雖以著其非古而先君委曲無已之情亦于斯著焉蓋厚于所生雖失之過而聖人亦諒其無他也母以子貴余甚有味乎此言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春秋書王與天王一也特有詳畧耳非以爲褒貶也何則舊史書王事第言王耳夫子修春秋於其事之宜詳者則繫之以天於其事之宜畧者則不繫之以天莫宜畧于命桓公與賵葬成風矣然則諸書天者無譏乎東遷之後上替下陵天子之下交于列國者多矣而少可往而不來施而無報夫子蓋心傷焉而非所以爲譏也然而必務詳之者不詳不足以見諸侯之薄也至于錫桓命厚成風在魯爲榮於周已褻夫子尤傷之畧焉而弗詳可也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歷法以每歲氣盈朔虛之餘日積而爲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節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此其大率也春秋時歷法尚疎不問中氣有無皆於歲

終置閏見於經者此年及哀五年也見于傳者僖之八年成之十有七年襄之九年昭之二十有二年哀之二十有四年也又襄二十有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隨書乙未楚子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知是歲終有閏也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四年歲終有閏也昭元年傳十二月已記晉烝事下更有甲辰朔知是歲終之閏朔也獨文元年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閏在三月即爲非禮則閏在歲終爲禮可知故惟曰閏月不曰閏某月又昭二十年傳七月後有閏以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至不當入二月至日中氣也推移只在子月內前不入亥月後不入丑月知正月乃十九年歲終之閏二月乃正月也歷官

知失因遂妄盟傳不言非禮者文元年譏已明也左氏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者即歸餘日于歲終而成閏月之謂也執後世歷算以推春秋月日者法雖工如不合何

七年　夏四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襄卒于去年八月至是已九閱月矣此九月之中晉國無君唯趙盾是聽盾初念爲國欲立長君旣而威已立勢已成則又利于輔幼以恣行其意故靈公之立雖以穆嬴之故實亦趙盾之私願也令狐之師秦直晉曲以詐勝之兵威遂震於是內權旣固即外結諸侯至八月遂主扈盟矣噫盾亦橫矣哉

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爲辭以觀即知公子卬旣殺華孫即代爲司馬華孫來盟踰年而宋弑昭公則知卬乃忠于昭公者而孫則公子鮑之黨也孫之來盟乃爲鮑樹援非出君命故不書宋公使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卬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益惑於逆鮑之徒誣飾君惡以成其弑反斥忠君者爲黨豈知聖人于春秋前後再書司馬一忠一賊義自分明邪說豈得而亂之哉

九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晉襄公蒐夷以謀軍帥（在六年春）因先克之言而先狐趙（見八年傳）又因陽處父之言而先趙盾在襄公用人亦若慮公無我不幸隨喪（在六年八月）而盾以小才薄德立幼自專人不信服處父以是見殺矣狐射姑以是奔矣至是先克先都士穀箕鄭又以是皆見殺矣於是三軍卿帥唯盾所置而會盟征伐唯盾生殺予奪唯盾幼君在其掌握無輔導匡救之功年未成人（靈公以文七年立時方在襁抱宣二年見弑年未二十）稍違已意（左傳載晉靈公不君等事皆趙氏子孫誣飾之詞）遂密謀而弑之矣（盾主謀下手）經先後書處父諸臣之殺與奔所以著趙盾之專橫積成弑君之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氏謂郕大子來奔公以諸侯禮逆之故經書郕伯以理揆之郕無來以大子而逆以大子可矣逆以諸侯知其來以諸侯也蓋郕人廢長立少朱儒雖不自安猶自以爲當立於其出奔直以君稱外赴魯人不察遂以爲果郕君也而逆以諸侯之禮史遂因而錄之也不然杞侯來朝魯尚以其不共而卑之且入其國（僖二十七年）肯于出奔之大子而反待以諸侯乎或曰郕兄弟也或曰利其土也二說者余未信之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

說者多從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余謂莊元年十四年凡三書單伯此年復有單伯相距八十餘年必父祖子

孫相繼爲卿者也。魯之世卿無不書卒者。單伯果爲魯卿何以終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曰單伯若非魯卿則年何以書至。曰王子虎劉卷王臣也何以書卒同內大夫乎。以是觀之春秋內魯尤內周故凡王臣有事列國書同內大夫單伯以魯事如齊還而告魯故書其至無可疑也。

十有五年　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慶父殺君奔莒族宜滅也而敖復爲卿敖棄命奔莒世宜絕也而穀難繼立魯之爵賞不以待賢人而以穪淫人其失政已甚至是敖卒于齊又以其子之故而歸其喪君之邪賵且如禮若非君有邪賵史亦不書吾于是歎世卿之日

張而魯事之益不可爲也。不言喪至而言齊人歸者若齊人自歸之本魯人之所絕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靈立于文七年時方在抱趙盾以是盟諸侯于扈春秋惡其專廢置君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盟諸侯也諸侯序而趙盾名以從楚之諸侯服諸侯望晉以伯也此年扈之盟晉靈親會將伐齊討亂商人弒君然穉年未諳國事實亦趙盾主謀受賂而退與無會同故復略諸侯不序所以罪盾之不能輔君以義使不得爲盟主也十七年會扈亦然討宋弒君識者謂盾志已無君故置弒君不問致魯莒效

尤而起皆在十八年未幾而盾自蹈之宣二年又未幾而鄭歸生蹈之宣四年弒君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皆盾爲之也。

十有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自何時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學春秋隨筆卷六終

乾隆辛己歲　[illegible]福重校刊

學春秋隨筆卷七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宣公元年　夏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亦曰蔡謂驅之遠地聽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周語祭公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賓服禹貢作綏服餘並同也周禮職方大行人並言九服不可從)是則流放罪人固有一定之地非以意爲遠近也放有一定之地則諸侯令非所及故大夫有罪必請于天子而放之東西朔南惟天子命非如奔者之得以任其所之也今晉放胥甲父于衛是視衛同要服矣私放一失也茂鄭二失也同罪異罰三失也(晉秦河曲之戰胥甲趙穿呼軍門以沮軍謀事詳左傳文公十二年)趙盾之專橫一至於是公羊以爲近正而取三年待放爲言夫三年待放謂三諫不從而去者待君命以爲去畱(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以罪放者則有去無畱義固殊也且待放而去亦任其所之豈如罪放者之有定所哉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即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于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弒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于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弒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與每于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弒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于聖人亶不誣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後改諡靈)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于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其意以爲盾非實弒故可復見愚通考春秋大夫必因有事與有事而法應書者乃得見于經弒君之賊復見者內有公子翬公子遂外有晉趙盾衛甯喜諸不復見者非不見也無事可書則不見有事而法不應書則不見

法應書而或稱人或稱師則亦不見此趙盾之復見以侵陳應書也非以其非親弑君而故見之也使盾之復見以非親弑彼翬也遂也寧也亦謂非親弑者乎夫惟其復見也乃益見亂賊之專恣而國人之不能討賊為可恨也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復不書有疾者下書卒于垂足知有疾省文也書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是卒與祭同日也然卒有早晏垂乃齊地未必即日赴至疑辛巳乃祭之日而仲遂之卒已前此矣當祭而聞赴因繫之祭日、起明日猶

繹之非既書祭日則不得更提卒日或日卒在辛巳壬午赴至而繹事已具不可中止故惟萬入去籥以示變然細按經文猶繹二字確是當祭聞赴聞赴則不當繹而猶繹故書以著其非禮稹乃亦曰聞卒不繹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左氏以為禮穀梁以為譏然玩經文不言不葬而言不克葬必雨甚難于襄事也禮云葬而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矣雨甚不能襄事而必日有進無退率畧奏功倘誠信稍虧貽後日無窮之悔其可乎矧古人卜日未若後人之拘忌而諸侯葬禮四綍二碑執綍五百人遣車七乘人衆事繁雨甚泥濘其何能濟故寧緩毋遽寧慎毋躁王制云葬不為雨止唯庶人縣封者為然原非謂大夫以上也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以為不當正言于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君於昏嗚呼此第就冶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宣淫戲衷和服冶知其必至于喪亡也故不避斧鑕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不保不意其竟至于殺身也未幾而君弒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身死而其言驗然則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

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弒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為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于身殺國亡為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元咺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微傳文何由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為有罪余謂以書名為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為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間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

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泄冶書名而罪冶者傳例誤之也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崔氏為崔杼先儒推齊莊見弒之年以辨其非（崔杼弒莊公在襄二十五年去此五十二年）豐氏因謂氏夭篆文相近蓋崔夭也傳寫誤耳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左傳有齊崔夭至是凡二十四年其人宜尚存書此以備參考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徵舒弒君罪不容誅此就陳人言之也就徵舒言之身為國卿而君與大夫聚麀其母且面施嘲戲徵舒而忠

孝人也則竊母而逃已矣潔身而去已矣徵舒而殺恐人也當是時恥之甚憤之甚於君何有哉書夏徵舒弒其君固以罪徵舒亦以見平國之因淫致弒由於自取而泄冶之忠諫為可思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弒君者多不書葬非不葬也葬不成禮而諸侯不會故不書也（說已見十一年）陳靈既弒成公午嗣立矣凡君弒不成喪者必賊臣當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親靈公子討賊葬親乃其急務今縱未能討賊苟克成禮以葬徵舒豈尚仇我先君而或撓之耶乃遲之兩年之後楚殺徵舒而後襄事噫使楚不討徵舒將靈公終不葬矣

午獨非人子乎何忘親之至是也用見徵舒之惡而成公之無能為也

十有五年　初稅畝

孟子言三代田制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者之中莫善于助因請滕于野行之故復為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為徹哉唯趙岐孟子註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斯言得之矣按司馬法云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小司徒亦云九夫

為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為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宣公于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書者譏重困農民且著十二之始也（三代授田多寡及雖周亦助與夫通力合作計畝均收皆說辨詳周官辨非也）

十有六年　冬大有年

桓三年書有年賈逵之說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先儒因謂桓宣弒逆水旱螽蝝饑饉繼作史不絕書宜也有年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噫是何不仁之甚也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因一人之弒逆而欲盡一國之民轉溝壑而為快也是何不仁之甚也孔氏辨

賈說之非以爲失天佑下民之意其言良是此年書大有年者聖人見宣公即位以來策書所載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螽十五年螽蝝生饑民已困乏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大重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之窮而厚賜然者不覺喜之甚幸之甚特筆書之曰大有年於乎民惟邦本食爲民天聖筆大有年一書而仁愛下民之意藹然溢于言外矣何諸儒之不察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雖不義其兄而宜則友于其弟故特書公弟名而加字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與季友仲遂同也胡氏因肸

不仕不見于經而力辨其非然考肸之後公孫嬰齊已爲卿而見于經嬰齊生老老生弓弓生輒及鞅輒生詣皆見于經則其世爲卿可知矣肸不仕自不仕子孫世卿自世卿兩不相妨惟然乃見宣之友于其弟先儒以書弟爲惡宜非也

十有八年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魯有歸父與三桓猶二五之與十也歸父之謀去三桓欲專魯也如晉之後其謀漸洩不幸宣公隨喪行父乘其未至而遣之其遣之也不以其身之罪而以其父之罪不以其他罪而以其殺適立庶之罪噫行父亦狡矣哉彼固謂以此爲名仲氏無辭已得謝與謀之罪豈知春秋于文公薨後書子卒書夫人歸齊隨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宣公即位後書會平州書齊取濟西田先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謂不與襄仲同謀其誰信之行父是言殆欲益而彌彰矣盖行父是舉已有三利翦其所忌一也已得專魯二也歸惡于遂三也歸父亂賊之子奔之不足惜獨怪行父君肉未寒直斥其所諱以快已之私爲過忍也

學春秋隨筆卷七終

乾隆辛巳歲
汴福重校刊

學春秋隨筆卷八

四明萬斯大充宗

成公元年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者，增甲士也。周法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七十六家（九夫為井，井起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氏謂昔使甸出之，今使丘出之，是頓加四倍，理必不然。胡氏謂昔也四丘出三甲，今也一丘出一甲，是增三之一（步卒竝增）。理似可通，愚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書甘誓蔡傳引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三人各述所聞為說如此）。閒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叔孫得臣也），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彊，車增一甲，皆為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丘甲暫增，非為常制。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四卿竝出，先儒因謂魯有四軍，非也。襄公時始作三軍，此時止二軍可知。二軍而四卿，則非各主一軍也。軍各一將一佐耳（行父將上軍，許佐之；僑如將下軍，嬰齊佐之）。史書之法，將稱元帥，而此乃四卿竝書者，魯雖二軍，嘗不盡用，今兗乘增甲，悉師以行，聖人惡其逞忿兵而忘內顧，故備書之，且以著諸子之專兵自恣而不由乎君命也。齊頃狃于取龍及新築之勝，一驕而敗，幾於喪身亡國，可不戒哉。

取汶陽田

此鞌戰勝齊之後，行父請于郤克，强迫齊人使之反魯，行父遂用師以取之也。何以知為行父取之也？僖元年季友敗莒師，獲挐，公賜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故知季孫取之也。何以知其用師取之也？觀明年叔孫僑如圍棘，棘，汶陽之不服邑也。棘以不服而用師，故知此必用師也。唯用師，故書取；不書歸，唯季氏取之，故八年晉使歸田于齊，行父獨私于韓穿也。

三年　二月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薨，已二十九月，喪已除，廟已遷矣，何以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迫近不忍稱也。僖公作主更迫矣，何以不曰新主而曰僖公主？作主常也，廟災非常也。常者可書，非常者不可書。不可書而又不可不書，故變其恒稱（宮廟恒稱必舉諡，如僖宮之類），不曰宣宮而曰新宮，以致魯君臣大不忍之情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災亦三日哭。鄭康成曰：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愚更足之曰：哭者哀精神之無止宿。

六年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公羊則曰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五年經書有事于武宮卽此武宮則公羊之說爲是葢鞌戰時禱于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宮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儗之于魯公之廟而稱爲世室明堂位篇亦遂侈言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噫曷亦顧名而思義乎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子孫親未盡其廟在六廟（三昭三穆此指周言）四廟（二昭二穆此指魯言）之中親旣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上葢自其祧毁之後其廟世世不毁未嘗一日中斷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在懿孝爲禰在惠公爲祖在隱桓爲曾在莊公爲高至閔公則親盡而從毁矣閔公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一旦忽然更立逆禮背制而猶稱之曰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昧昧也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盾異母弟曰同曰括曰嬰盾子朔朔娶晉成公之姊莊姬生武朔死嬰通于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譛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晉殺同括武從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此事實也夫姬譛同括晉行其譛討止同括可矣曷爲禍幾及武而并收其田里乎考史記屠岸賈滅趙氏其事未可全信獨所云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者合之左傳所載確爲可據蓋當時因姬譛討同括遂并治弒靈一獄追論趙盾欲滅其家武方幼稚從母匿公宮幸免不然亦見殺矣由是觀之趙盾弒君公論素昭子孫雖改史狐一筆豈曰深文若夫立武反田自是武旣成人事韓厥處趙指賊爲忠（左傳載韓厥之言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宣孟卽盾也此亦他年之言傳終其事故并記之）其時强家相比相傾罔知大義如欒郤之亡趙（莊姬譛殺同括欒郤爲徵）韓厥之存趙皆以其私而非爲國計者也吁此晉之所以不競歟

冬　衛人來媵　九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　晉人來媵　十年　夏　齊人來媵

媵必與嫡偕行故他國來媵者必先期而至乃嫡媵相習情意始孚茲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者以見晉齊後期之失也左氏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原父力辨其非（劉云諸侯三歸歸各一國自同姓耳若嬴邾媯弋之君娶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葢他國之媵必因我請而來使異姓必不當媵齊大國也魯敢違禮往請齊肯輕以女來乎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而伯姬之歸乃盈十二意宋以王後猶得備天子之制亦未可知不然衛晉之媵已足魯何事越禮再請于齊齊又肯强以其女與人爲媵乎故知三書來媵唯著先期後期以明得禮失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據左傳晉以鄭人立君謀伐之晉侯（景公）有疾乃立大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然則春秋所書之晉侯乃州

蒲也父在而子爲君可乎愚以爲果爾此大亂之道也春秋雖叔世亦斷無此事蓋當時徵會諸侯晉侯無疾將行而疾作乃立州蒲爲大子前此州蒲未爲大子也左傳言立大子州蒲六字爲一句使代已出會諸侯左傳只爲君而會諸侯伐當爲一句爲字其義前大子會諸侯書法當如陳世子款之盟甯母盟洮僖七年八年宋世子成之盟戚成十五年齊世子光之盟雞澤會戚襄三年五年序于諸侯之下矣然諸皆與會非主會也州蒲以世子、主會苟序諸侯之下則失列序諸侯之上則伉尊失列伉尊皆不可以示訓聖人疑焉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稱大書晉侯于諸侯之上沒州蒲之名而不書使天下曉然知名位之間不容稍有踰越雖伯國世子代君主會不得假以君稱也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倫正矣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名正矣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親弔晉喪畏晉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明年公至傳云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乃知晉之止公非專欲公送葬也故十月景公既葬復遲之半載乃歸公既見止則送葬自不能已經書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諸侯五月而葬公在晉凡九月則雖不書葬而葬可知雖不書公之送葬而送葬可知然其所以不書者公既在晉晉不復以葬期告魯魯史遂無由得書非故諱辱而不書也然而諱辱之意亦隱然在其中矣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諸侯不親逆故逆女必使卿使卿逆常事不書而春秋書之者三公子翬爲桓逆公子遂爲宣逆書者譏其寵任亂臣翬弑隱公遂弑子惡宣逆更譏喪娶也僑如非亂臣成逆非喪娶何以亦書之國君娶夫人其承宗廟主內治人倫之始風化之原也故非老成持重端嚴正直之人必不可使逆僑如何人哉在國則通于穆姜奔齊則通于聲孟齊靈公母詖佞淫凶行同禽獸晉廷之上豈無他人乃眛眛焉獨僑如是使於敬大婚重宗廟之義何居故亦書之以譏使逆不得其人也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有同時二人皆公孫皆名嬰齊皆爲卿者一爲仲遂子一爲叔肸子一卒於成十五年一卒於成十七年法當皆書公孫嬰齊卒然則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矣是取仲氏嬰齊冠之以氏而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從其恒稱而曰公孫嬰齊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於無別或曰仲遂叔肸皆生而賜氏者也此曰仲嬰齊彼何不曰叔嬰齊曰無叔嬰齊則仲嬰齊亦書公孫矣書仲嬰齊則叔嬰齊不必書叔矣義取相別不謂稱仲氏者之非公孫也不謂稱公孫者之非叔氏也

子叔嬰齊當時亦既稱之矣曰公羊謂嬰齊爲兄後其
說何如曰弟爲兄後則子爲父孫子可爲父孫將孫亦
可爲祖子弟不識于孔子正名之義何居也指衞輒事

十有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郊禮以報饗也周制子月郊天于圜丘戌月
大饗于明堂郊配以后稷大饗配以文王魯前此僭郊
未及大饗也至此復僭大饗而用郊禮以行之豈知所
謂大饗者以物成而大報也故必行於夏正之九月今
于周正之九月則衆物猶未成也大饗與郊殊禮而用
郊用非所用也物未成而報報非所報也用非所用報
非所報上帝弗饗也徒取僭罔之譏而已若以此用郊

爲正月祭天之禮魯人雖僭豈至此月而行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欒書中行偃弑君而書國弑者書偃既弑其君復威制
國人使不敢以名赴也赴不以名春秋安得而書之或
者曰春秋書賊法嚴首惡書偃同謀執弑大逆不道厥
罪惟均書書則遺偃書偃則遺書而書偃竝書又無其
法故無論不赴以名卽赴以名春秋亦不得書也吁書
趙盾而趙穿不得縱書歸生而子宋無所逃果晉赴以
名直書欒書弑其君中行偃豈遂免哉

學春秋隨筆卷八終

學春秋隨筆卷九

四明萬斯大充宗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之世彊大兼併疆埸之地彼此無常使楚取彭城
而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諸侯豈遂圍之卽圍
之亦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彭城猶未屬楚
春秋于魚石之入也書曰宋魚石則于彭城之圍也自
當書宋彭城何則魚石故宋臣則彭城固宋地也以宋
臣據宋地而不繫以宋將疑魚石得專其地矣然則以
彭城非宋地爲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同力助宋則

春秋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
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圍爲嫌者亦
非也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本鄭邑齊桓之伯說鄭申侯而賜之申侯以美城
得罪迄今八十有餘年矣諸侯謀服鄭而遂城之知虎
牢已爲諸侯所取不書取者鄭雖失之諸侯未嘗私之
也諸侯雖未嘗私之而鄭已失之故亦不繫鄭其所以
城之者虎牢爲鄭楚抗中國之衝城之則勢爲我操可
以逼鄭可以制楚故明年鄭卽受盟後以晉不禮而卽

楚在九年諸侯自是屢伐鄭且取虎牢而戍之戍之之意
郎城之之意戍在十年然戍繫鄭而城不繫鄭者從後一見
之也夫以鄭之虎牢而城惟諸侯戍惟諸侯鄭若無與
焉者見其罷于晉楚之交攻而不暇為謀也吁城之戍
之諸侯之計得矣獨怪楚欲挾鄭以衡中國坐以要害
與人而莫之圖也

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
會戊寅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至在僖二十八年不再盟也
今雞澤之會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盟可也奈

何使大夫與盟乎穀梁傳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政也
噫桓文已往霸統中微大夫之張不始乎此諸侯之失
政亦不始乎此然而大夫之專盟實兆于此矣是故雞
澤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
夫自盟也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漸相
因勢所必至春秋書此世變之憂益深矣

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凡諸侯往會吳則殊會而稱國成十五年鍾離襄五年于戚十年于柤十四年于向是也吳來會諸侯則不殊會而稱人此年戚會是也此春秋立
文應爾非以為褒貶也大抵吳以夷俗晚通春秋畧之
郎或偶然書衛如柏舉之戰黃池之會皆稱吳子亦因與中國諸侯並
列連類而稱非特進之也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
云則不辭似矣而未盡也吳鄫人云則不辭使無鄫人
將齊世子光吳云豈遂辭乎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鄵

鄭僖之弒三傳皆同而春秋書卒故說者疑之愚謂亂
賊肆逆不一其塗有顯行其弒者亦有隱行其弒者顯
行其弒者逆跡彰聞無從自諱縱或外赴不以其實如楚麇之類
要未有不名其弒者隱行其弒者陰施鴆毒扼吭

之姦陽為卒病暴亡之狀一時為其所欺而外赴止云
不祿史官從而書卒春秋烏得而更之傳得詳其事者
蓋其同謀數侶久而漸露其奸本國之史乃稍得存之
記載如子駟之弒僖公楚圍之弒郟敖是也春秋之學
有必待傳而明者此其是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主一國之政而諸卿
聽焉季宿醉心久矣魯卿唯公室二軍有事則命卿分
將故季氏雖彊政權猶未盡屬今宿忽彊作三軍名則
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于己時公年十
四未諳國務大約愚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軍制既

改卒乘必增其多寡未必與周官司馬法相符不可臆
說
十有四年　夏四月　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
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孫甯逐君立剽晉不之討反命大夫為會以定之此與
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衛亂者稷之會宋君臣不與
不書成宋亂將疑于討亂此則孫林父在列不必書成
亂而成亂自明也苟假弒君立君以其故智贊成其計
乃晉悼年方壯盛三駕之餘而昏怠遽至于此噫彊家
之相庇皆其善自為謀也胡悼公弗察與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向戌來聘而公與之盟與荀庚孫良夫來聘而與盟同
在成三年就國都盟可也何獨至劉而盟之杜釋劉地闕鄭
漁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為魯地非有
實據也于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劉夏字而誤耳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
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再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

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唯莊十八年一食不
入食限某以為如樸言是二頻食亦入限矣舉以問梨
洲先生先生答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
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
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
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
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冬
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
岌一行之說為是西歷則言月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
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
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
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
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
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
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先生此答根據授時西歷鑿鑿
可信與先儒泛言無頻食者不同也敬錄于此以公同
好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晉會諸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愚謂齊莊存則朝
歌之役當報齊莊弒則朝歌之報當轉為討賊之師所

謂事變則情遷亦伯者輕重之權衡也乃反惑弒莊之說受賂而退其爲滅天理昧人倫孰有甚于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書伐齊則疑于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衛侯入于夷儀

據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是衛侯之入因晉之力也夫晉既失之于始而成剽之簒剽之君衛歷年十二與諸侯盟會者七久矣其爲正君矣一旦復以夷儀處衎是使衛有二君也噫國無二主聖人之訓也幾見一國二公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于始而不更慮其終既恤衎於終曷不審定于始也意欲使之兩全勢必歸于弒逆是亂衛者晉也非衛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雖簒立位定已久國人羣奉以爲君則其見弒不問爲誰無不書弒其君者非以甯喜特書也爲甯喜者外內二君欲納衎則必弒剽欲奉剽則衎終廢事無兩可權斯二者惟當終始於剽而不貳于衎何則衎與剽之廢立其父所共也喜嗣卿而臣事者剽也非衎也父將死而屬意于衎亂命也衎傲戾不仁既入夷儀勢必求入喜能盡力于剽而使衎以夷儀終上也盡力於剽而終不能止衎之入剽或死或亡而已以身殉次也縱不能殉君死亡而隨行逐隊反面衎廷雖大節有虧猶不

至躬犯弒君之惡奈何皆不出此既惑于父之亂命復動于政由甯氏之言悍然爲弒君納君之事究竟於父怨無改而弒逆之罪獨身受之及專政而即見殺噫是名實兩喪也喜誠愚矣哉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歃失夷夏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以爲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夏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經則以前日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日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歃而止書日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春秋之立文精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攷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

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爲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爲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詩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爲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步閏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

學春秋隨筆卷九終

學春秋隨筆卷十

四明萬斯大充宗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亦先會後盟也經書會不書盟杜以爲讀舊書不歃血故似未得聖人之意齊桓葵丘之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春秋不以不歃而不書盟也何獨於此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日反復痛恨於大夫之專盟夷夏之同歃而未能釋于懷也乃方距六年而忽復覩此嚮一之甚矣其可再乎於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不沒其事也削其盟者非惟存君臣之義立夷夏之防并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涖之迹而泯之此則聖人之意也

三月取鄆莒邑

莒展輿以去年十一月弒君至此位猶未定季宿若能聲罪致討豈不甚善乃乘亂而取其邑此與盜賊何異乎蓋宿自三分公室以來襄十一年作三軍是取卞于前在襄二十八年而取鄆于後皆爲自封植之計故經不書伐莒蓋書伐莒則疑于能討賊也至莒人方負弒君大惡虢之會尚不敢預其敢以取鄆訴乎左氏所言恐非其實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書去疾入而展輿奔郎知展輿爲簒弑之賊而去疾能
討賊也然書去疾入于前而書展輿奔于後又以知去
疾不急於討賊而縱佚賊也春秋於公子之入國而爲
君者皆不稱公子（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
國而還者無辯（莒楚公子比）且入書其名則與後卒時書名
相應不必著其公子也展輿既未能君而出奔則與宋
萬（弑閔公）之奔陳無別故書法同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
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往時晉主諸侯楚猶有所忌今晉甘自退不與楚爭楚
遂得大合諸侯專力于撓巳之吳以爲漸窺中國計然
歷數在會之諸侯陳蔡許徐頓胡沈固素服于楚者也
淮夷夷也鄭固往來于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成者
也滕郳皆宋屬（定元年傳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郳即小邾）與宋俱往也然
則泗上冠帶之國如齊如魯如衛曹如邾杞皆未之或
預是雖合者十二國止牽率其同類爾何足以爲榮及
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伐吳之役宋鄭滕郳君世子蚤
已去之恐後矣彼陳蔡胡頓諸邦名雖諸侯實同烏合
安足以敵方熾之吳雖一克無備之朱方一滅無罪之
賴不足以立武不足以示威反播惡于慶封之口未幾

而棘櫟麻之入（在四年冬）遂見報于吳人春秋書此以著楚
虔之暴横無能且病晉之衰而閔在會之諸侯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卿也作三軍今何以舍中軍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
宿既將中軍專魯政役私計已與二子歸公雖異分閩
維均（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不歸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半歸公半歸已也孟氏取其半三分歸公一分歸已也）且中軍與上下軍名位差次無多未稱
殊絕非快心之舉因乘叔豹之死欺仲孫貜之懦遂舍去
中軍巳專一軍而以一軍爲二子往者三軍則國三分
今二軍則國二分擇一自予而使二子分其一傳言四
分公室者對二子而爲言也如是則已不居中軍之名

而實則益前之半傳云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要知宿之
所貢不過就所益者稍分其一二若二子已滅四一所
貢豈能從厚乎二子有分民而無專將公室有貢而無
民故曰舍中軍者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

七年春王正月曁齊平

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
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
（如左傳既云齊求之也下又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又以燕求齊矣）孔說據經而前後
可通（如書暨齊平與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同此年暨齊平之後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同）故諸儒多從孔說劉公是更截左傳齊
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於齊侯次虢下爲齊燕之事辯

更明傕恩稍益之曰外平而書必有關天下之故如宋人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匪不與中國盟會齊景雖與師納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在六年）與陵暴之師無異此又何關天下事而書其受賂之平乎陳君舉謂齊景行惡惟此納君合義而受賂不終不書其平將疑于能行義也夫十二年經不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乎觀後之書納則此之行義不終已見矣奚煩曲說哉蓋燕與齊未嘗不平特春秋不書所書者齊魯之平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哀公既以偃師爲世子而更屬留于招是明示以廢立之意矣招而純臣義不受屬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間伺隙何日而忘一旦値彌留之際不殺奚待哉然則偃師之殺是哀公致之也假師殺而哀公縊亦由其自取故不書招以弒君而唯正其殺世子之罪使當時哀公不即死必立留爲嗣則殺世子之書當無異于晉獻宋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師之赴楚當時必有匿情因公子勝之愬而楚怒其誣故遂殺之書曰行人專使也凡專使乃稱行人非關無罪也（有罪無罪在本事）徵師既殺留知楚虔之暴勢必肆毒于我遂潔身先去春秋以其無貪位之實有遠害之明故書以公子如未爲君而不同於莒展輿之稱國稱名也

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尚未有君招主國事意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畀禮遜詞以請雖未能竟免于討亦或未至滅陳乃偃然無事坐待其來僅殺一過將以諉罪此所以甚楚之怒也因而滅陳肆暴也放招殺奐淫刑也葬陳哀公假仁也凡皆招之所致也傳載哀克葬君詳其事勢陳滅矣克何能爲蓋因楚葬哀公克

念故主乃殺馬毀玉以遂其私楚人不可乃寘之耳故於其既也又請私特傳文有未備諸儒遂疑其誣非也

十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之後止二軍矣何以三卿並將乎考八年蒐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人（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周官六軍之數也名止二軍而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專兵自恣爲盜國之謀於古制原無與也孟子有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分其半其地廣其民衆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于侵伐也季之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弓叔氏也）偏師而出則然

將之後凡書叔某帥師或季孫某帥師皆季氏之偏師也悉師以行則同帥之此行季孫意如叔弓同帥師是也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政專行或竝出不相隷也專恣如此於公何有哉春秋自此于諸卿竝將悉書深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公臣實爲季氏之貳不與三家之數十三年帥師圍費可見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之于楚子一會于申在四年再從伐吳四年五年可謂同惡相求矣二君皆弑君黨弑君之討當聲於會申之日就令能爾君子猶惡其非無瑕而僇人也乃歡好踰八年之久忽動于惡誘致于申而殺之名雖討罪般弑父亦弑君實則因滅陳之易更欲大肆其毒滅蔡自雄且以威中國豈知盈而必斃天道固然懐惡而多行不義死亡之道也春秋生名有以也夫蔡有拒圍八月至死不屈春秋書以君在之稱見其志在存城復讐不以居位爲心也君子曰景公無後靈侯有子天道安在然而靈之見殺景且含笑九京矣

十有二年冬公子慭出奔齊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季孫宿遂如晉而書宿致弔襚是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遂如晉而不書慭非卿也然則公子慭出奔何以書慭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與其謀謀洩而蒯叛慭奔季於是譖陰忌公思有以逐之乾侯之孫實萌于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繫我君存亡之故不可不書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慤授之事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然未聞偶不嘗而死即加之以弑名也况君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世子弑其君是亂臣賊子之極惡兩備焉而僅以其不嘗藥之故毋乃已甚穀梁之說固知其必不然也公羊云藥殺是已然拘于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故不同而書法同乎又知其必不然也唯左氏之言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兹數言者足以定止之獄矣夫瘧非必死之疾治瘧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即卒是有心毒殺之也殺父以藥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止之弑君無疑矣藉曰過也非故也止又何所畏而遽奔乎止奔斯立以禮葬君晉往會之故書弑于前而書葬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是非有嘗過前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庶爭立而王室亂王猛敬王竝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泥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文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噫是亦過矣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二子以之乎經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既成于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著著之於王猛則

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爲二子之功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亦美惡不嫌同文字槩以書以而苛之使二子覩望不前兩王終于不立而後可也豈春秋意哉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鄭祭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牟孫寗出獻公則立剽彼于故君則義絶於新君猶稟命其實擅自廢置桀驁不臣而其名猶或藉口於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昭公不敢立君自行君事是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秉周禮理義在人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吁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語而不察其爲黨惡之誣詞也自扈之會二十七年士鞅爲此言而意如每歲賈馬歸從者之衣屨于乾侯以實之無識之徒遂以爲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意如使之果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猶而鄟陵徒盟賂士鞅而會扈無成二會皆受賂無成事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入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之於所往卒使控訴誰因容身無地栖栖中路客死乾侯而意如儼然改步改玉入廟主鬯上無一人之奉而內欺臣庶外固黨援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尙得謂之秉周禮者乎是尙不謂之無忌憚者乎故吾謂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兇專恣横

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寛其責是狥于流俗而不察當時之情實也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衎亦君剽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景取鄆以居公則公之居鄆猶鄭厲之入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鄭厲衛獻因以復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黨尊從生裹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推或挽能無入乎

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于已賜爲奉君而陰阻其入其計秘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無瑕可擊而昭公又以孱庸之質旣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入且從者肆虐民如重負（二十九年鄆潰穀梁傳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僅一鄆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鄆而失之此固意如之姦而實昭公之不德也客死乾侯其以此夫○或曰如子言則君出者必改立君爲正乎曰自古無無君之國而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是易君者古亦有之但古之易君必爲國爲民君非大過不廢也繼非賢者不立也至公無私之心質先君而無愧對臣庶而無慙故雖易君而不得以爲罪春秋時世臣橫逆罔上行私君固未必能賢而臣之逐之者皆其一已之私也其繼立者又惟其所好更不擇賢究之奔者不甘于出而百計求還繼者不能自安而終于見弑其所以易君者非其道故也魯昭出孫季不立君雖無弑逆之禍而昭終不復益知意如之姦也雖然以昭公之爲君而見出以意如之爲臣而易君鄭突衛衎恐未能以例論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都曰京師此城京師也而曰城成周何也平王東遷以王城爲都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旣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卽成周也若于此卽曰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矣此諸侯勤王之事大夫往故書大夫先儒多譏政在大夫吁政在大夫久矣何獨于此譏之耶

學春秋隨筆卷十終

學春秋隨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曾編纂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爲據較之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後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即以時祭爲祫祭葢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謂嘗以時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註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即是祫則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注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俱謂時禘不與祫並行也若時禘即是禘則經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祫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禮記祭統曰内祭則大嘗禘是烝嘗亦得稱大矣烏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斯大謂祔於祖廟主不復反於寢引黄宗羲之說謂祥禫則於祖廟中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祔已主復於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從之日君元服從者皆服從至於廟盧辨注廟謂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於新廟據此則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

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於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宫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於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註曰廟殯宫雜記曰至於廟門不毁墻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宫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祔廟由不知殯宫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於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廟即遷於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於新廟則是祔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强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同媵則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配以叔姬歸于紀爲歸于紀季則尤不根之論全憑臆揣者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

〔清〕張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疏略五十卷》提要

春秋疏畧序

嘗讀春秋。但以經文求之。固全無考據。若但憑胡傳以求經。又未必遂如作經之意。細詳左傳之文。其所記美惡昭然。小大不遺。經文若無此。則事之本末不明。而讀者亦何由以定是非功罪之實。且其間精有以合乎天理民彝之大。顯有以備乎綱紀法制之詳。誠可謂識大識小之全書。而後世博學多聞之士。所能竟其緒也。嘗於約而說之。大要以敬與不敬爲善惡得失之衡。以禮與非禮爲死生存亾之準。此非升聖人之堂。入聖人之室者。其能見及此乎。雖其間不無一二不經之事。要亦衰世末俗之所有。多見而識。何足爲嫌。文章之士。摘其一二。未窺其大旨。而加以浮誇之名。過矣。試問天下後世之讀春秋者。有

能舍左傳以求其實乎。程子曰傳爲案經爲斷。是必先有案然後有斷。明乎傳不作於經之後也。而相傳則爲孔子作經之後左氏爲之作傳。竊怪聖人既號作春秋。何以必待後人作傳而始明。設無此傳聖經不虛作乎。設無左氏。聖人將誰待乎。然則左氏何人。乃有此翼成聖經之學。意左氏必與聖人同時共事。然後可也。而作傳又在孔子既卒之後。必非魯論中之左明。而别有左氏然後可也。此皆千古大疑而不能自釋于中者也。及後假館于上蔡持所疑以質于張仲誠先生。先生曰子之所疑誠是也。左傳非必左氏之書。乃即孔子與其門人所採輯以附之經左。而後成爲所作之春秋也。經者魯史之原文也。史之體。內事則多所忌諱。外事則憑乎赴告

孔子不能變易之也。多忌諱。則無以示後世而爲經。憑赴告。則所載失真。亦無以垂世戒而爲經。故孔子雖取以爲經。仍魯史之常法也。取爲經者。特取其順四時之序。法天行之健。有一時不敢忽。一事不敢忽之意焉。有隨時而記其得失。以備修省之義焉。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至於內事多忌諱。而少直筆。外事憑赴告而無據。則善惡無以明。勸懲無以備。于是廣博訪採其實事。附於經文之左。謂之左傳。其有經而無傳者偶也。其有傳而無經者較多焉。要之經所微者。爲之顯之。經所畧者。爲之詳之。所爲知我罪我者以此。所爲繼詩亾扶王迹者亦以此。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採詩以觀民風。而慶讓行。孔子周流天下。博採二百餘年善惡之實事。

一一筆之以示勸懲明素王之大法者莫著於此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董子所謂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合經與傳而始成春秋則左傳豈爲左氏之書乎予之所疑誠是也予是深快先生之先得我心而千古大疑可以釋然矣因力贊先生輯成此書以開示後學先生以爲今此之說前無所承後無所証故未

筆之書今既得同心以相助贊而吾説不孤矣因資余以參校訂之役遂朝夕從事條分句釋二載而疏畧稟成其釋於字句之下者因杜註之舊而增損之其疏於各傳之下者一事必有一事之美惡一事必有一事之勸懲無非聖人作經大旨可以垂爲萬世法戒者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無非教也由此而學之于以窮天下之理而理不患其不明于以警一人之心而心不患其不存自是而春秋之書通乎性命矣學者試去其成見破其虛心先取左傳之義而尋繹之復取胡傳之文而訂証之孰有據孰無據當必有以辯之矣因取張子之書而潛玩之又取孟子之說而考驗之其合耶其不合耶其可信耶其不可信耶雖然必得一善疑者而後可望其信也

康熙乙亥年暑月蘭陵晚學王淯謹識

春秋疏畧序

春秋有傳而後爲經無傳則魯史而已不足爲經也魯史之文忌諱之語魯君臣以之自省自治則有餘以之告天下萬世以爲常道則不足聖人取而左之以傳則鶻突者明忌諱者顯有目者見之心動神竦善惡猶己出焉福禍猶身受焉不容不懲且勸久之化也於是春秋乃爲經矣柰何後儒不察遏求經而薄棄傳也蓋亦未詳傳爲孔子作因以昧其義耳夫傳豈易易而爲之哉昔孔子去魯以甚盛德擕諸大賢十五年周流轍環徧交於列國之君臣上下得盡

聞古今載籍佚文漏章及野史與父老户說凡政治得失風俗美惡人類賢邪之故心術誠僞之態細及婦人女子之隱情以及鬼神妖孽之奇卜筮之法日與門弟子策記弗忘以學聚而問辯之寬居而仁行之嘗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孔子之學所以賢堯舜冠百王生民未有者實在於斯及歸魯時窮道喪欲以此學垂教天下萬世以爲常道於是贊易芟詩書定禮正樂矣至於所得乎桓以後二百餘年之事獨詳其說多繁瑣委曲怪異不經然亦皆經常之變態賢佞之原委不可舍也不悉揭以示人則情僞有不盡而懲勸有不至天下後世之愚不能盡聞而天理民性終不能盡出也於是取魯史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按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借經而傳焉庶幾天下後世變化之情理不外於斯而斯人之聰明亦盡啟於斯矣若左丘明非茲盛德又不曾周流轍環攜諸高弟十四五年採訪於外豈能憑虛而撰之孔作傳有厚意哉是故經

有者傳恒無之經無者傳多有之又有經傳同文無異義者是傳亦非徒爲解經也明乎其自作也豈他人爲聖人作傳宜如自作之文乎哉後人薄傳以其辭膚也其義譎也焉知後人之謂膚譎非即聖人之謂深醇乎傳之旨在教不教則死其制在禮無禮則亾深醇至矣反以膚譎棄而不論惡能辯此中之淺深是非哉今欲去傳存經亦謂經聖人筆削也然如天王狩於河陽之類聖人正以其野而非史辭不可訓聞爲筆削仍以還其史體耳以有傳存也若律以經典正論晉文實召天子飾辭以掩其罪是聖人欺

天下萬世矣夫春秋有大義焉春統夏秋統冬一寒一暑運行不已人於其間法天行健自强不息敬而已矣無一事而敢忽無一時而或怠是以魯史君舉必書推告必書雖末細不遺雖無事亦必虛書時月瑣瑣而已習此心使存以兢業爲萬幾之至是故孔子因之而以爲經焉故其書法亦不必同有微而顯有志而晦有宛而成章有盡而不汙無非懲惡而勸善如此又焉用筆削乎今唯用微顯一例以解春秋欲以齒底筆削之說所以在在難也然此五例傳修而後明之傳不修不明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及

秦焚書孔氏子孫爲孔子藏書壁中曰書曰傳曰論語曰孝經皆孔子書也且不言春秋而言傳傳之重也决可信已學者因有請曰學春秋宜如何學曰學春秋與他經不同孔子經解已言之矣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今學人其各製一策本自春徂秋日取其所言所行之得失及所見所聞之當鑑戒者挨年順月以書之策屬類其辭以自記比次其事以相考如此自日進於改過遷善之途而不自知此即春秋之學也至於屬辭也易失之亂忌諱之辭近於滑瑣細之辭近於濫直實之辭近於偏人見其亂也而吾之志常辨焉其比事也亦易失之亂前事與後事襲而易厭大事與小事參雜而易紊人事與己事間隔而易疏人又見其亂而吾之志自一焉則可謂深於春秋者矣此孔子教天下後世學春秋之正說也即孟子繼詩亡懼亂賊之說亦言作經之旨及其功效則然非言學法也世儒不察執字泥文以爲其中有袞鉞孔子以匹夫擅二百餘年誅賞之權如此以爲學則氣傲心高無狀甚矣不然亦唯日以刻求深督乎古人與自己身心毫

無益焉皆世儒自撰此口耳之學孔子無此說也

康熙三十二年夏仲壬申後學張沐序於敦臨堂

春秋疏畧卷之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較

隱公。隱公二字，經文也。隱公名息姑，伯禽二十三世至隱公。惠公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周平王四十九年立。

惠公元妃孟子。子，宋姓。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元妃，妃之嫡，謂之繼室。聲子，孟子姪娣也。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此從俗說，取為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聲子已繼室矣，而惠公又取仲子為夫人。隱長桓幼，而惠公死。隱立桓，奉為嫡嗣，而隱為桓攝，不尸其位，終將後之，為承父命而行大義，來還而後不再見。故春秋始隱公，亦以孝弟為人倫之本乎。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元，始也。始為君之年。春，四時之首，天之元氣也。王正月者，周正月也。周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冬至之月，一陽生於子，天之元氣，故為春。孔氏謂月改春自移，是也。觀乾卦元始之說，及復卦剛反之說，更無疑。正者，政也。人君出政之始月也。魯史於隱公即位改元之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而虛其即位之文，不書者，以攝故也。儒者於不書即位多非異義，卻魯史立春秋之義以教人，法天行健，敘而已[illegible]數者，心不忘也。書元年，即敬其始，為君而不忘元。書春，天之元氣，仁也，即敬天存仁而不敢忘。書王正月，即敬其為周天子之正朔而不敢忘。不書即位，即以攝為心而不敢忘。一部春秋只是如此。不必文之明也，故日史文勝質則史。正須此亂笑耳。不然，直書曰公攝位，隱儀然為君，而史臣不少諱，以非君書之，質勝則野，豈史也哉。若孔子修傳，將以事之可懲可勸者，告天下萬世，惟恐文之不明，而無所忌諱矣，故曰攝也。沐按：孔子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經文六字，便是屬辭之法。屬辭有五例，成十四年傳曰：微而顯，志而晦，宛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有一書一例，有一書二例三例者，有全備者。此六字宛而成章之例也。不書即位，蓋微而顯之類也。使無傳，止有經文，亦不見有此五例，而春秋真亂矣，無用矣，豈足為經哉。自公穀以來，不信傳，執孔子作春秋之說，扭曲牽合，所以春秋至今難言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邾，魯附庸國。儀父字，克名。其後服事齊桓，天子命以子爵，為諸侯。此時尚未有王命，故魯史書字以貴之。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禮有列國朝聘之文，以講信修睦，恐變故相尋，隙易生，又制會盟之禮，以釋嫌疑，補信義之不足。故凡方岳諸侯，則聯為同盟，來還之後，盟已非古。有失有得，但傳所不明，或此事無考，即不得執一字一句，妄生褒貶。魯史書及邾儀父盟，傳已明其未有爵命，故魯史書字以貴之。何以貴之？公攝位求好於邾，故貴之，書儀父耳。此究而成章之例也。儒者仍以微顯一例而生褒貶，誤矣。春秋大旨，欲以存心不忽一事之意。隱公或盟之得，或盟之失，書以自省，改過遷善，唯自知之。後人學此屬辭比事以自治，此春秋教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率眾以築其城。四月有此事，而史不書於策，以其非隱公命，築而費伯私行，故不書。傳採而敘之於此，以見非特役民，并發其不用公命之罪，以垂戒焉。沐按：左傳，孔子與門人周流列國，所採於古今雜史及君卿大夫野老之口說，或魯史所有，或魯史所無，挨年順月，敘次於經

之左。謂之左傳。以取春秋之義。無時無事敢忽。已耳。合史傳爲經也。晉諸侯之史。多有忌諱。修之以傳。不爲之諱。故孟子謂天子之事也。若謂孔子削而不書。豈不甚。竟不用命之賊臣哉。若謂丘明作傳。孔子既削。丘明奚又贅入。特借以今說正之。後同。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生而張目。曰寤生。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制。鄭邑。故虢地。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京。鄭邑。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宗廟曰都。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邊邑曰鄙。貳。私副也。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疑貳之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先通之。後實爲己有。子封曰。可矣。封。呂之字。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者必不相親暱。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姜氏將啟端爲內應。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兄不教其弟。故縱之。而以殺之。公本志也。故稱國稱爵以譏其不兄。不言出奔。難之也。奔以罔復。以見殺弟。難以罔復。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狀公無親之甚。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聞其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悔其誓。自是良心發動。直認良心而行。何嘗之尼忌。公格人耳。故以格說開之。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大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錫。與也。類。人類也。

母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魯史止以一語書之。有微而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四例存。魯君臣以之自省自戒則有餘。在孔子以之垂世立教則不足。故孔子以其所抹始末附之左。使後人史傳相考。與起人倫之志。故可曰經也。莊公既有悔心。自終雖已。潁考叔特乘之耳。但考叔亟亟爲此。必是平日篤父母之情者。有大不忍於中心也。此以己孝及人孝。亦自可爲萬世勸。何必

史爲經，而傳不爲經乎？易之繫傳，亦爲經也。凡傳有君子曰，皆當時賢者評斷之語，孔子並採爲傳耳。或即孔子之言，而門人附記之，亦不可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冢宰官也。咺，其名也。助喪之禮，車馬曰賵。弔喪並來賵也。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前年，今始歸，故曰緩。此時仲子實未死，故名。史特書咺以惡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車同軌，所以一天下。言諸侯皆來奔至也。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岳之盟者。大夫三月，同位至，同朝官也。士踰月，外姻至，姻，親也。四者禮有繁簡，故月以文而殺，弔賻之客各因其期而至。今賵惠公出五月之外，故謂緩也。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時。已葬而行，助爲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葬則哀麻除，哀減。既弔生者，當及其哀哭方盛時。

豫凶事，未死而欲施弔賵之禮，是先期內事。非禮也。

此月有此天恩下逮之事，自不敢忘，故書天王以尊之。然其禮失，皆王朝臣子之過，故書名以賤之。此蓋而不汚之文，一得一失皆具，而非偏辭也。使不作傳，亦不顯也。先儒謂安有人未死而歸賵之理，因不信傳。然正謂其無此理而竟有此事，所以爲異。不然，何異乎？此蓋王朝尊大之故，習自褻之。此根原諸侯不告，我不察實，而聽訛傳，粗莽爲之。此王道所以日卑也。孔子作傳以戒後，此而并述之，表彰弔賵之禮制，以垂爲世可常之法。皆得爲經也。又玩此書，五例皆備。

傳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紀、夷，二國名。蜚，負蠜也。

諸侯之史，有赴告策書之制，不告不書，蜚不爲災亦不書。孔子作經，又不拘此例，故據所採訪某年某月有某事，皆附之傳，并明不書之故，以別之。總取春秋法天行健，不忽一事之意，使學春秋者，居敬存心耳。如此書伐夷，有宜有不宜，可不敬之。雖不爲災，亦爲異，可不敬之。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宿，國名。黃，地名。成，平也。

凡求平於人，未有不善。此隱公得悔過自責之道，而人民之福也。求世先君與人有隙，不思塞之，而以仇怨相循，爲孝失之遠矣。凡書此事，即敍此事。故三月書盟邾，此月書盟宋，比其事而詳之，或懲或勸，由此日進，則益善矣。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比事之義也。然不止此，即事不相類，及不干己，如他邦告赴之善惡，皆可相比，以自治也。若夫內稱及，外稱人，不過言兩君不與死而成文耳。何褒貶之有乎？非聖人其誰能修傳而明之。

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叔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不奉命竟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改葬惠公，公弗臨，不敢爲喪主也。故衛侯會葬，公亦不見。夫國事公攝之，若行家禮，則恒爲嫡，不可攝也。比事而考，與正月不書即位，禮無相違。魯史不書，爲君諱，嫌於非君也。孔子特左之，以傳表示此義於天下，可爲常法也。至盟翼、作南門，史皆以非公命諱之，故亦附之左，以見公之權下移也。此月之事，有善有否，當時不書，失所以自儆。孔子書之，後世人人可以自儆也。後凡史無傳有，皆同此。

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也。

祭伯至魯，魯史以來書，而諱其事，故如其爲私朝魯，非王命也。史微其辭，而傳發之，以見天子不能以禮閑其臣，而其臣亦不守禮，恣意蕩遊，私交於諸侯也。敬讀此傳，則不敢貳君之心生矣。

公子益師卒。

傳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諸侯之子曰公子。益師名，衆父字也。魯貴戚之卿。小斂，始死三日之斂也。與，臨之也。記死必以日，況卿大夫之卒乎。卿大夫卒，君親臨而斂之，禮也。臨公不與斂，而慢其事，故史亦不日書卒而已。達此義，則魯史不書日之義微矣。而傳顯之，則上不哀下喪之過，後世爲人君者，可以戒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傳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以後書年，書四時，俱同元年例，不更釋。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戎，徐戎也，在魯東。潛，魯地也。夫先王御戎之道，不害，不暱，別內外以限之，有變則懲膺焉。以其不得禮義，而外之也。以諸侯之會禮會之，則過矣。然絕之爲社稷憂，故修惠公之好，以繼先德，是也。而請盟，又不許。不許之是與非，不可考。在史但爲完而成章之辭，可以自省。存，無襃貶也。在傳亦雖言其得失，但述其故，欲人遇此等事，亦存諸心，自省得失，因時以求至善可耳。此一念之敬存，可垂爲萬世法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莒國，子姓。向，姜姓國。

先王之制婚禮也，愛敬之道行焉，所以安夫婦也。不安，必愛敬之道失也。莒子自反自修，以禮迎之可耳。夫義婦自歸，如更不化，以禮遣之，乃擅兵强入以擄之，是不以婚姻禮之，而以强暴辱之也。在史書入向，僅微辭耳。聖人作傳以著其事，則大罪夫莒，以爲萬世戒也。

無駭帥師入極。

傳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司空無駭，以官釋人也。極，附庸小國。庈父，費伯也。先勝之而後得入。史書其終，傳以先事釋之。

魯無故率大國之衆，以殘小弱，二人皆民賊也。史爲國諱，微其辭，得傳而惡彰矣，以垂戒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傳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張氏曰：盟者，刑牲以相示，詔神之辭，皆盟者有如此牲。唐，魯地。

春戎請盟，公辭，而秋又盟者，是恐戎有貳志，致前好不固，而復修也。先王之制諸侯也，內中夏而外戎狄，內常重而外常輕，然非抑欲絕之也，修好亦何罪乎，但修好之中，有禮焉，有誠敬焉，其得與失雖無考，其不忽此一事，亦可見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傳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紀國。裂繻，紀卿。逆，迎也。

孔子語哀公曰：政愛人爲大，愛人禮爲大，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冕而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按佗日親迎非可代也。合二姓之好，以繼先祖之後，以爲宗廟社稷主，而愛敬不行焉，則無往而能正矣。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詩云：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於蹶之里。皆諸侯之親迎也。及王道衰，諸侯相惡，於是乎相避忌，則有卿迎之禮。禮運曰：時爲大，宜稱次之。此或亦可謂因時起義，不失宜稱者耶。且其兩親相與之禮敬愛

之道能盡與否書之以見未可
忽也後人讀此亦可通其意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之長女謂嫁曰歸前月逆此月歸此亦無
甚别義不必瑣瑣書之也而必瑣瑣書之者不在
此一事也其以敬持此心而不敢放如四時之運
行而無間故謂之春秋也如必有關於國家大政
而後書斯已敬心
衰而非春秋義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疏〕冬紀子帛莒子盟於密魯故也
子帛裂繻字莒子莒君也密莒邑杜預曰莒魯有
怨紀侯既婚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為魯結
好此說是也程子謂無大夫在諸侯上者此亦泥
文字之病記事必以始事者為先此史體也如此
事紀來告而書之不敢忽畧之意至於盟之是非
傳不言何强作乎乘為經俾後人遇此類事敢存
以自省有可為有
不可為無弗見已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無傳者何傳孔子所採未有本事孔子亦不敢作
焉諸無傳彷此於此可見孔子雖為春秋作傳亦
述而已諸侯嫡妻曰夫人死曰薨子氏仲子也仲
子本以夫人歸我故史氏如而書之此亦因時而
變之禮也但書薨則敬其薨書夫人子氏則自有
貴夫人子氏之禮不得同於元妃孟子亦不同於
繼室聲子公以非嫡而攝位自有致誠致慎之道
其一言出心於此存理於此窮後人即以之為法
也凡此無得失皆
宛而成章之例
鄭人伐衛
〔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諸侯之孫曰公孫滑叔段子出奔衛見元年傳有
鐘鼓謂之伐聲其罪聞之伐而鄭不舍骨肉之怨

一罪已見矣若以一字定褒貶諸侯伐而不討伐之
一字鄭合義矣孔子之筆謬矣其文則史未可以
文求
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書日食謹天戒也王者遇天變而懼以為天之
所以儆戒人君也日君象也食災也日月運行於
天一年十二交會晦朔之際則合化其魄但交而
不食者陽盛也陽盛其常也交而食者陽衰也陽
衰其變也人得而推測之者有定數也災異有定
數猶人之疾病有定數但不得謂之不病也不致
謹焉且必甚矣昏義日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
於天日為之食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
之陽事此關理之相通而事之相應者矣故帝王
之世有災異而常以致治末世亦有災異而不能
諱其亂修省不修省之異也豈災異之有異乎魯
史謹書之欲以自儆孔子述之為經而萬世所同
戒也書日不書朔者或在朔前或在朔後也書日
食不書月食者詩云彼月而微則惟其常故不書
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桓王立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崩者上墜之形書天王崩猶天崩也言天下
無所覆也禮諸侯為天子服斬衰有奔喪之期有
瓊莫之儀後世覽史試自思之然乎否乎克盡臣
節在是月無君之罪亦在是可以遷善可以改過
所以垂訓萬世也崩以壬戌赴以庚戌誤也并見
王朝臣子之不敬魯史不便更易孔子作傳故為
表之亦
以垂戒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赴告於同盟諸侯不反哭
於寢葬日中反虞於正寢而哭非嫡則不於寢不祔於姑卒哭則祔其主於祖姑之側非

嫡否。則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嫡死曰薨稱夫人諸侯會葬非嫡否。則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二年冬既書夫人子氏薨則辭子自不得稱夫人亦不得書葬至於書姓曰子氏則可矣然又以隱見為君嫌於同衆媵之稱則無君也特書君氏以殊別之不借不發此所謂宛而成章者也此所以謂之屬辭公羊不知故不信傳改為尹氏後儒反信尹氏之順文而疑君氏為强辭可惜矣此事而觀見隱守攝位之禮即於其母亦不少借恭褒辭也聖人作傳并述古禮之詳則天下後世兩以有古禮之可求。矣故為經也。

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二君臣之分已明 王貳於虢。欲授政於虢公不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周君鄭臣曰交質僨見名分倒置 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

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惡疾也又言交惡總見名分倒置 君子曰。此下又即事窮理不專指周鄭言。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明彼此相知恕彼此相蓋禮上下尊卑之禮制 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蘩皤蒿薀藻聚藻也。筐筥錡釜之器。錡方釜圓皆鐵器 潢汙行潦之水。潢汙行潦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薦羞皆進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傳者所以佐經也凡此不告之事史皆不書而孔子採為傳者其佐經有三一為告赴不盡之事多闕懲勸不可不示天下也一為盡錄每年時月事使學者比次而觀知事變之始末也一為事雖不在史而其中格言至論不可不使學者多聞而窮其理也即如春秋尚質子一事大是學剏塗苟平時有深思窮理之學體忠信以守禮又焉用質使事事如此深思如此窮理焉有君不君臣不臣名分倒置之念可容於胸中乎故此傳不可少也儒者反不信傳而皆傳為不識君臣大義者何所見之反也設如此等義理不明即日責以君臣大義則愈昧矣。

經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武氏子天子大夫也王崩於三月葬於九月故未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聞訃即以先後奔喪各齎含襚賵之物以助喪曰賻也昔成王崩越七日召公畢公率東西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諸侯奉圭兼幣是七日之後諸侯固有續至而哭者矣天子之禮事繁而用廣寬其期於七月者

為徐也王春崩入秋而魯不賻終不賻矣魯秉周禮為邦所觀故王喪責賻為罪首比事而觀天子下歸惠公亦不見答名分之壞亦已極也王室既卑不敢據禮責之而降辭曰求魯史即以求書之使諸侯自省於心所有者誰之國而君反求臣能不深負罪哉此以為萬世戒。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公名和穆公卒殤公與夷立。

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名嘉 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之子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

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棄遜讓之德者為不賢是廢先宣公舉賢之意將宣公善德不顯舉賢為有功於國故又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避位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殤公即與夷宣公子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知穆公之賢而立之義也意不在子而子饗有社稷莫之致而至命也雖命實以義致故可嘉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宜義也受命皆以義受之故可荷福祿

儒者以日名求義過矣赴以日則日赴以名則名史書卒猶言也卒者終也終其身之辭不書葬者所以異於自稱其君也夫子以其所採穆公卒事對宋亂為春秋時弒父弒君者皆妄干天命而不知命之有義宋宣直以義行之而命以義得何其美乎又可呼亂臣賊子之大夢而猛省矣此春秋所以為

繕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 冬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石門盧皆齊地盧盟在春秋以前

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

盟而尋之恐信不足也古之人非敢遽曰能忠信也而常有不足之心以謹之於未然既盟而復尋之所以交好最久齊鄭之尋盟未知果能如此否而既以之來告故魯謹書之即以自徵鄭伯車僨於濟小變也而傳採錄之以附經所謂謹小慎微之至者也如此以存心何事而可僨乎此正孔子作春秋之意

癸未葬宋穆公

魯會外諸侯葬則書日書葬以見相與信聽者之有終也八月卒十二月葬五月之期合禮也並誌之以為天下後世示鑒焉

傳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得臣齊太子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自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不可言不從桓公立乃老老謂致仕

此亦三年十二月事也不稱衛之賢大夫其諫莊公之言可謂萬世人父教子之法故孔子採而述之為經以教為臣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國也夏之後牟婁杞邑取取而有之也亦言易也二年莒人入向至是又伐國取邑其事而觀其罪惡已極魯史書之將以自戒孔子作之經為萬世戒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傳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下殺上曰弒舉名也桓公名完傳見前年冬莊公嬖其母而寵其子以爲愛州吁之甚而不知以愛之者陷之俾罪大惡極一至於此乎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者也書此則有州吁之心者固當戒而惛惑如衞莊亦深足儆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傳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衞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不言宿上但崇禮讓清衞邑衞人來告州吁之亂必有謀與國人求討州吁也尋盟善舉非因惡鄭邦之難而速欲討賊亦善舉也）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傳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

衞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伐衞）而求寵於諸侯（恐諸侯討其篡）以和其民（假外好以和己之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馮在鄭）君爲主敝邑以賦（兵賦）與陳蔡從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兵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心滯於兵安於殘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蔡衞君不與故稱人此事而觀宋殤方遇清之時乃欲討衞以誅州吁也一旦聞州吁許謀遂動惡馮之私忘移公之大義轉天理之念爲人欲之心黨亂賊連諸侯以伐鄭陳蔡不察而與之是舉也宋爲首惡而陳蔡亦罪黨矣可不爲萬世戒乎前有善可勸則書之後有惡可懲則書之節取節棄無偏無私所謂盡而不汙之類也非傳何以明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傳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也）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步兵）取其禾而還

（此夏遇於清本欲討亂賊及宋變志助逆而公不責此天理民彝之不昧者也何翬竟以強請之不臣君亦豈君乎史書惡翬爲公諱也至春秋則聖人不止疾翬而並惡公不能爲公諱）

（矣故春秋爲天子之事也魯隱一事而先後善惡不同亦盡而不汙之例）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

傳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此必有誤或孔子追爲之文）於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如往也）石碏使告於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敢請之辭）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衞（涖臨也而殺之）九月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不二心於君）惡州吁而厚與焉（與州吁同殺）大義滅

親其是之謂乎。

誅州吁者衞也而曰衞人言公也不厚同殺亦猶衞人戮之已矣衞人公戮惡矣不能安其子故曰大義滅親周公誅管叔石碏誅厚不知者或疑之自孔子修春秋而千古大義於是昭矣此事而論州吁春秋篡而秋誅天下之爲州吁者可懼也陳桓先助亂賊後誅亂賊故書於濮甚陳桓公也天下之爲陳桓公者可遷善而改過也不備始終不試心於君天下之爲石碏者可勉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傳 衞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衞人立晉衆也晉桓公弟。

王者爲衆立君常道也衆自爲立君變也王不能爲衆討衆自爲得其賢矣故傳明之必待王命而君始立春秋之國其存焉者寡矣而宣公得以正其立可念也宣公能體衆人立君之意以爲君不

尤可念也此春秋之教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傳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大事祀與戎。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軌法也采飾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除苗害獮殺也狩獵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四時皆於農隙講武事矣猶復三年一大習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告至於廟而飲酒數軍實點數車徒昭文章明貴賤貴者先殺各以車服旌旂之文章明別之辨等列坐作進退皆有行列順少長少者出先入後不敢擬長習威儀也威儀禮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凡祭祀之川方親射以言敬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史本文微辭得傳而顯然後知其有非禮之實且言遠地也非禮遠遊荒於政矣識者謂經猶可去而傳不可去也萬世將賴斯語以有知矣。

傳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晉邑晉昭侯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莊伯成師之子翼晉舊都也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沐按晉西方諸侯與魯不相告赴魯史所不書自孔子作傳不拘告赴不論同盟而凡所採拾盡得書之以附經左名傳者聖人之謙道也如此書者莊伯之亂鄭人邢人之惡比事而觀亦猶宋人陳人蔡人之爲州吁其亂常逆理罔不待言乃桓王天子也而亦助逆爲亂是誠何心。王室日卑多由自取可不誌之以閲明萬世哉。

夏四月葬衞桓公。

傳 夏葬衞桓公衞亂是以緩

魯往會葬故書其會之禮有得失心有敬肆誌以自省傳復誌其緩之故以見諸侯五月而葬不可速亦不可緩也速則禮雖成衰則敬心弛也此即臣子之輕其君父者也漸而輕之漸而驕悖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早辨之奈何以禮

致養之而已，禮莫重於祭，祭於喪，本於冠昏，後於聘問，嚴於軍旅，六者禮之大也，而可不謹乎。衛桓二月弒，明年四月甚亂，是以結怨辭也。言乎非亂將不可也，天下後世可鑑是矣。

傳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制地名。制人，即曼伯、子元軍。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施設相備，大戒也。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焉，即以不虞者為備，不然，寧不可以輕用衆命也。故書此以示戒。

經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西虢君，為王卿士。而立哀侯於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伐曲沃立哀侯，正也。桓公可謂悔過矣。但叛而後伐悔，不叛將不悔矣。所以示天下後世，貴不遠之復無祗悔也。

秋，衛師入郕。郕國也。

傳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夫人相與之道，在乎先施也。善道以先施為功，惡道以先施為罪。蓋人不可為禍始，人人而以是存心，爭端無自開矣。衛師入郕，渾辭也。傳據其實，則郕自致也。然入則甚矣，衛亦不能無罪焉。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考成也。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執籥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林氏曰：節八音者，使人手舞足蹈，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故曰舞者樂之主也。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次叙人情，阜財解慍，使不蘊結也。天子撫有八方，故自八而降。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天子諸侯無二嫡，禮也。諸侯一娶九女，女君死矣者攝女君，不再娶也。惠公再娶仲子為夫人，君臣上下，恬不為怪，天子賜之，亦不以為非。然能備之於生，不能備之於死，廟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矣，仲子再入，則不得也。禮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仲子則夫人也，是皆有所不可，於是為別宮以祀之，曰仲子之宮，亦可謂禮之善變矣。至羽數之義，不得衆仲之說，當時無由知其[illegible]，亦何傳焉，傳顧可輕乎哉。所謂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者也。魯用天子禮樂，仲子之宮自不得用也，改八佾為六佾，是也。史書以自省，傳遂以窮理按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四佾，四八三十二人，二佾，二八一十六人，每佾八人，遞降以兩。

邾人、鄭人伐宋。

傳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郛，郭也。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據史書罪三國而已。邾、鄭、宋，構怨亂爭，有王者起而問其罪，有先後而無輕重矣。據傳，則王亦有過焉，不能出師討有罪，而挾於鄭，以與一偏之師焉，天子之威大可戒也。魯亦不能無過焉，魯與宋屢

尋盟矣以宋使應對失宜遂不恤其社稷之憂非仁者之心也若夫宋使亦深可戒矣一言不信而八惡之棄好危國君子可不務修辭立誠哉誌一事而有六戒春秋之義密矣

螟。

謹災也螟食苗心曰螟書螟多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螟害稼國之大事也往往民以為大事而世主多忽之故特書曰螟庶幾可以動心而深思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僖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日叔父有憾謂諫觀魚書時書月書日書公子者史見彄之賢也敬之至也然李不能行其言死而不忘升其爵等何益乎所謂見賢而不能舉者也傳謂之所以告天下後世及時信用仁賢無遺悔焉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惡宋也王者之道禮報樂施和敵相尋而不已所以天下有讓德而鄰封相安寧也若夫敵讎相勝則恥為之王道衰禮讓廢列國始重報仇而以不報為恥君子悲其計慮之短也然報者報所施也此施彼報而止未有此施彼報而又報所報者爰兵戈相尋惡有息哉深以為萬世戒焉

春秋疏畧卷之一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舊注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怨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按此渝變也平成也變不平為平故曰更成更相為平亦善道也公穀以渝為輸後遂因之甚無據又按每年春俱應書王月而異同者皆史之畧也雖不書王月亦王月耳以一字為褒貶者公穀之謬誤也

傳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翼晉舊都鄂晉別邑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前年王既立其子於翼故不復入翼別若鄂為按父子止宜一立或子退而逆其父或父歸而傳其子判然各立或九宗五正有所欲為而強挾之敗抑有父子之變如衞輒之事也此父子君臣之大變所宜亟書而人奮謙之者也孔子既作春秋將以為經而傳世焉雖不在赴告策書之例何可不採入之以書時事之變態乎若謂丘明解經則其多事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 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也。艾齊地

凡言平者皆與之之詞齊魯比鄰世修睦好春秋以來失之自是始平故書以誌之。

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為州吁伐鄭故不平鄭則請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

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大國可畏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皆言人心善惡之念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先同州吁伐鄭是惡今反不許鄭平是長惡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自人來可救由自及不可救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芟刈夷殺也蘊積崇聚也言人之去惡務盡耳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惡念盡去則善念自申

此亦魯史不告不書之事孔子附之傳以爲長惡之戒五父之諫言君子之評語以及商書周任之箴何可不門之天下後世乎若大洲警省者矣。

秋七月。

春秋之法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備四時此正春秋之義也敬而已矣時雖無事而心常存不敢以爲無事而稍生怠惰之志夫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事敬以御事無事敬以治志故必書之人果能學春秋之法自無念而不善無時而敢忽唯俯之心無自而入亂臣賊子之行又何自生哉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豈懼空文哉懼此心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取此也君子於春秋書虛夫有取焉

冬宋人取長葛。

【傳】秋宋人取長葛。

宋自昨冬圍長葛陳師一歲而取之不義與師可惡也久師尤可惡也故謹書之觀此傳與史文不甚異然秋冬二字各別史據其所告傳據其所探互立以待考無甚係也。

【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京師今飢天子來告諸魯魯請於鄰邦諸侯以足其糴此以下事上之禮不可以獨爲者也史不書傳及之此聖人之志也。

【傳】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周公黑肩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扞王於艱而王之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也蔇至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周鄭交惡至是始朝王王猶念前隙不加禮是不容人改過悔罪也是不知謙尊而光之義者也周室無畀更有何道能自尊乎二傳皆闕王朝事魯史無書聖人特以其採獲錄之以備後世之當懲而省創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魯史誌其事者卽敘其事也至其禮儀之或愆或否正不必詳明也垂之於世亦以敎人不忽一事而已二年伯姬歸於紀此叔紀又歸者儒者謂叔姬伯姬之娣待年於父母國以莊十二年歸酅之文考之似矣

滕侯卒。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按禮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是尊者不名也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是臣子則名也此常禮也同盟相訃則又有稱

名之禮以別之盟必以名告神故死亦以告神之名赴同盟以繼好息爭安民遂不以稱名爲禮親魯史載宋滕之計各不同可知禮以義起各宜愼而行之。

夏城中丘。

傳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中丘魯邑。

農隙用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帝王之所同而周制尤謹焉夏農與之時也城有民則農無民不待智者知之知而爲之至不仁也故有作必書以垂戒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年字夷仲結固也按聘禮設介陳擯郊勞親迎廟見主人致饔牽還圭璋此聘之文也明貴賤之等君臣賓客之義使諸侯致敬致讓相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聘之實也今齊使仲年聘魯

以固前盟二國禮之得失義之稱否皆未可知而結盟之意則自善矣示勸也。

秋公伐邾。

傳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故也。

公首與邾盟又與宋盟二國皆公之好也未幾而輕宋矣及宋有齊鄭之交又遂重宋恐不可得親則伐宋所惡之國實我所好之國伐人以媚人君子恥之此事而觀隱之此來悖亂甚矣故可戒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凡國伯爵爲周卿士發幣私見之禮弗賓不以賓禮待戎也以歸執凡伯也夫戎非禮義之邦中國常以賓尊之而猶或未之從也況彼以禮來而凡伯反不爲禮以致戎心致楚丘之禍可以知禮足以弭禍凡伯見垂戒矣。

傳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不在意。洩伯曰洩伯鄭洩駕。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不借盟歃爲重。鄭良佐良佐鄭大夫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後陳亂蔡人殺陳佗。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於三年忽爲質周有寵。鄭伯許之乃成昏。

凡人之不敬皆亂亡之徵也此春秋大義根本之論也故史無而傳詳志之至陳鄭相平相昏特以備一事始末亦不忽一事之意。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

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垂衛地又名犬丘。

齊以宋衛有不平於鄭將爲平之故二國先相會以謀其行事他國相遇無與於魯而來告者愼所舉動之意也使不告鄰邦若行師從能無疑畏生變乎至於所謀之是非亦無論焉書以自謹耳如此書者以爲存心之學則大有益若別求褒貶豈不鑿作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祊近魯爲鄭祭泰山湯沐之邑許田近鄭爲魯朝宿之邑有周公廟在焉鄭爲東岳諸侯故有祊邑按平王之世天子遷衛之事寢諸侯不赴方岳則湯沐之邑爲無用然猶存之故與以侯將來及桓王時已失如其不祀泰山也故鄭先皆請易許田於魯今使大夫來歸之魯遂入而居之此因諸侯之

不臧貢天子失道，不能爲百神主也。故諱書其事以志之，蔬業之心能不有與。

【經】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

平王將畀虢公政，而未卽與之。逮桓王，始使忌父作卿士，爲政也。天子尊矣，天子之政大矣。忌父果能得賢相王，果能知人善任，以輔王室而朝諸侯，一振東周之衰乎？亦聊以承之其官而已。此何事也，而可輕畀乎哉。周不告史，不書，傳特誌之，以爲重事。

【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將逆婦，先告祖廟而後行。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是不重其爲夫婦，且罔其祖矣。非仔卑皆禮所以嚴先祖之後，不以爲夫婦，又無其祖者，皆有不能生育之道存焉。凡此皆所以開示萬世也。

【經】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亦同盟諸侯，故赴名。

辛亥，宿男卒。

宿國男爵也。非同盟，故不赴名。愚按：凡書外諸侯卒者，因其赴而誌之，豈僅不忘人之死乎，亦所以自謹焉。夫卒者，盡也。君子小人同歸於盡，與其爲小人而盡，何如爲君子而盡。常自視人鑑已，就是生榮死哀，斯人人所當自念不忘者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傳】齊人卒平宋衞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前年秋，宋鄭已有私平，而衞不與，宋亦未果也。今春齊爲平之而未結，故此曰卒平宋衞於鄭。魯史不書鄭，畧也。觀於鄭二字，鄭與盟也，以解四年圍鄭東門之憾。釋疑講睦，定國息民，故曰禮也。按溫與瓦屋皆周地也。周禮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齊僖此舉，不在齊宋衞鄭，而在周地，或亦將請命於天子者，故曰禮也。蓋王室不能有爲，文禮不備，故傳亦無所考耳。然誌溫與瓦屋，自可見矣。

【經】八月，葬蔡宣公。

魯會葬，故書葬。不及五月之期，非禮也。

【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以猶因也。

鄭莊先不見禮於王，今以齊僖在周，故借齊先道達於王而朝焉。此可謂有事君之禮，觀此傳可知。七月宋衞之盟，爲請於王，并先後皆有朝聘也。史以無告不書，傳亦以無考不書，僅採有鄭伯以齊人朝王大畧誌之，而斷之爲禮也。鄭稱伯，齊稱人者，齊僖未親與鄭伯朝王，而命臣致之，故書人。此皆以勸有禮，爲世勸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盟於莒，爲魯也。今魯爲紀盟於莒，以成紀之好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亦一道也。

螟。

周九月，夏之七月，方禾而螟，未有不爲災者。不書或災未甚也，或書螟卽書災也，要不在此。凡書螟者之心，以示後世，則敬百姓之心已至矣。

【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

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關言相怨之甚，爲安集也。齊來告而史亦不書，可知史文之畧者多矣。孔子採之以附傳，則其不敢畧一事之心，可爲萬世法也。告成三國，仰不止三國，當告成也。欲闡是命者，皆相好也。此齊僖之明德也，故欲示受之。或曰齊有何賢德不避爾，因相譏之虐辭耳。不知聖人節取諸人以成我之全德，後世學者，達此義，乃可讀春秋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爲諸侯。因生以賜姓，若舜生嬀汭之地，故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因其所封國爲之族氏，若謂胡公封陳，命曰陳氏是也。諸侯以字，諸侯卑，不得賜人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謚，或使仰先人之謚因以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世世若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若昔之上氏、中行氏之類，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爲展氏。以孫祖之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大夫卒，有常書，然其善惡自不可欺。公子翬爲之請謚族，則無駭亦惡黨也。此書亦志而誨之類。至於天子建德賜姓，封土賜氏，諸侯之下其大夫氏族者，各有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之別，其義可不令後世聞哉？無德可建，而無土可封，字謚官邑，皆因德而有者也。氏族之榮典，非可以濫錫者矣。觀衆仲之言，則無駭爲僭氏，而君子皆可以識所譏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也，季字也。聘，問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天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存頫省三者皆謂之聘。諸儒多謂魯不朝聘於周，而天子之聘爲非正，此據魯史而言。愚謂魯史之書多畧，此亦未敢必也。禮當聘而聘，在周自爲正。魯史書之，所以使魯君臣兄事而省之，果有罪以自懲而改，爲果無罪，以自勸而進焉，此作史之義也。天下後世學此以遷善改過，又聖人作經之義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大雷日震，書始。門自癸日日始以，後言霖雨以震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雨從下也，亦如之，謂自庚辰後日日，後昔雪以。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微陽始出，陰氣尚凝，雨未可以大，雷電未可以出，又未可以長也。微雪則可，未可以大，雪且長也。故史書時失也。天有變，則時令差失，害天之怒，威於人也。人可不敬懼修省以回天意乎？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挾卒。

挾，杜氏以爲魯大夫，月日并不書，此略之也。或有闕文，然孔子不芟者，不在文也。凡書皆敬而已。

夏，城郎。

傳 夏，城郎，書不時也。

不時，謂奪農也。凡夏有城築，與此同例。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敬之至也。後同例，春夏冬亦同例。

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 宋公不王，不朝貢，爲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七年伐邾以謀宋，宋終不睦，以下

救入郛爲怨故不告魯以受伐之命公怒絶宋使不通往來秋鄭人以王命

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防魯地

觀此傳可知當時諸侯朝貢於周之典猶未全廢不然宋亦甚大之國何以獨有不王之討齊魯同一無王之人何以背本王命而討宋此所謂居辭此事而不亂者也備者不信傳恐多曉說也史多簡文此書公會齊侯失其重矣而孔子以其所採佚事對左則知此衆爲奉王命謀伐宋也臣子之義衆也宋不告而鄭來告故有此書史證而傳顯之故傳咸而後證名焉

〔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徒步兵懼

其侵軼我也恐步兵衝突車兵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嘗試也輕進

寇而速去之以試寇之堅銳速去以致敵之遠躡

若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務得利也進而遇覆必速奔

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衷而戎之中前後擊之盡殪

殪死也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此時有此事孔子採訪所得叙而記之慎兵之意也如戎之喪兵喪師鬪不可鄭之詐謀幸獲其仁者之爲哉然聖人不爲亦不可不知也聖人不發武事備而不用不獲已而用之無與敵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癸丑盟於

鄧爲師期鄧魯地

史書二月傳書正月孔子所採不同不妨異文書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史書人號師言若齊鄭之君不與也傳書而君皆與者實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公敗宋師於

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於我菅老桃郜防皆宋地入取之歸有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朝貢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正之體也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春盟鄧爲師期者即五月羽父先會六月公敗宋師之期約也觀此書翬以翬率大衆而公出奇兵

與敵書公以敗宋師而鄭師入郜入防皆乘公之勝而入也故論功行賞皆及魯不及齊亦因以知爲師期皆魯謀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此一事可謂得其正矣爲王卿士奉命討不庭正也得地不自與亦正也以功勞在魯稱王命以爵賞之而下及齊亦正也故爲得正大之體而不辱王命矣然謂得正之體非得正之用也隊師宋郕以天子之命不朝不貢之故偏舉上以亡之王俾勉其後事乃皆不圖臣臣恃兵役奪而去體雖正而用已失也君子以謹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駐在遠郊宋人衛人

入鄭宋衛出奇入鄭蔡人從之伐戴戴國也八月壬戌鄭伯圍

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蔡三師在戴故圍三師於戴宋衛既入鄭而

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怒不與入鄭

無罪遄者終凶也伐宋之役鄭有王命焉宋人所宜受過請罪可以正義而不干天殃矣乃不知出此而忿益滋復結與國出奇兵以襲鄭即所以怒王也以臣怒君必有天殃故內釁卒起致覆三國之師所當一一詳志以垂戒者也

〔經〕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師亡於戴則國空矣故易入也鄭之此舉抑又過矣書以爲戒。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先年鄭致王命伐宋諸侯自宜聞命勤王雖有嘗有於宋亦不遑念矣蔡衛固叛人矣郕亦不會均有罪焉討之宜也討以問罪入郕何爲仍諸侯侵奪故事耳亦足戒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禮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體敵凡相朝而同遇者則各別日而見必有一先故爭之。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任姓在周之先。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異姓也薛任姓周姬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宗人之盟書皆先同姓見定四年傳。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齒序也自是任姓先見不敢同序。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請滕先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長先也。

史誌來朝敘朝事也傳誌其爭長之事則同姓諸侯與異姓諸侯相朝同遇之禮以親疏爲先後次

此留矣方其先禮未明則爭起焉迨公卽周禮之言曰可無爭故曰禮至則不爭此周禮在魯者可悉爲稽者也若合傳而尋焉無稽之說橫生眩溺於前人悉非切己之學矣何樂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經〕夏公會鄭伯於郲。時來卽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也。祖廟。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大逵通道。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傅布兵以攻。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蝥弧旗名顛墜死也。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周徧麾招。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言官少不能共衆多之事。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又兼留許雖以成功。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言不能和許人。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

得没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天佑許君從禮悔禍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寧使莊公復國奉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我鄭因當請告莊公視好如故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莊公能降心從我悔禍之言以復國勝如他人逼處近地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禋祀許之山川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陲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公受封至莊公纔二世故曰新邑在今河南新鄭縣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序謂禮法夫許太岳之亂也堯時四岳之後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不以禮法自處服而舍之責君而去之不利其人土度德而處之度己無德不能有許量力而行之力止可以易置其君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許悔則復其國我死乃亟去之皆相時無累也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二十五人爲行百人爲卒古人以豕犬雞三物詛說於神詩出此三物以詛爾私不以法治而詛之於神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illegible]旣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傳文頗繁皆當日所採如是不刪削以盡一時之情僞也鄭莊於是有禮就此一事言禮者有制之謂也王室既卑諸侯放恣得伐而節制者斯可矣齊侯謂許不共不共於王朝也鄭莊謂鬼神實不逞於許君君子曰許無刑其必有可伐之道代而不有置其君而去之可謂有禮之節矣故卽一節而取之可爲世法者也逆詛射一事實失政刑又卽從而棄之可爲世戒者也節取節棄以垂後人使學者遷善改過以萃美一身此聖人作經之意也豈區區取已往之人而窮論其賢否以賞罰於地下哉余嘗疑文王伐密伐崇而作邑焉見於經者皆無譏告於紂之文孟子於齊之伐燕曰置君而後去之豈非亦可行與儒者所論春秋大義嚴矣則文王之事孟子之論豈遂悖於春秋與至其君子曰之文皆典重精微余竊謂孔子及門弟子之下或亦孔子所采於賢士君子之論後人未可以薄學高之也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取鄭四邑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忿生周武王司寇杜氏云蘇氏叛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溫原絺樊四邑隰郕一邑欑茅一邑向盟州陘隤懷六邑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鄭能輔王室故不可失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東遷後自桓王失鄭而王室益卑原其所自恕道失耳恕於內爲德於外爲禮以德感人以禮敬人[illegible]患不至而況不然乎傳皆謂世格言就一時實事以發明之故易以動人而爲經

傳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亾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息亦姬姓不徵辭不察有罪出師之辭命順否人有罪否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

以一言之違而與師犯五不韙以喪衆命聖人若不急爲誡之天下後世必將有犯之者矣

傳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凡言不書謂魯史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臧善也否不善也如之如其所告書之滅者不來告敗勝者不來告克皆不書

鄭伐宋宋不告故傳及之而并明魯史告則書不告不書之例以見之又明告則書者無論師出有善有否亦如所告善否以書之雖滅國大故而國皆不告命亦不書之此以見魯史所書從所告不足據以爲得失也不書因不告不足據以爲重輕也則凡有傳無經之義不大可見乎而況可訛況一字以求經以爲褒貶之嚴不亦誤之甚哉如此皆書鄭伯有罪而傳亦不詳惟詳於書不書之故蓋區區詠已往之人不如自治乃心之爲切要也故元年傳已將不書之例一明於前此又詳詳之非無謂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方十餘歲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菟裘魯邑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下殺上曰弒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爲鄭所獲諱言止鄭人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尹氏所主祭鍾巫之神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之廟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以弒加寪氏有死者有爲公死難之臣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其立不爲隱成喪祀

今若但存經文寪弒之情全不見矣何足爲經傳有傳存雖隱而彰所謂志而晦者此類是也桓爲君羽父相濟宜直書弒君之文於策有此禮乎志勿得不晦也史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他國告赴何如其辭況於本國而不諱其惡詩以爲直對矣古人不以此爲忠厚也至於孔子已異世矣取史爲經而左之以傳晦者畢彰故曰畢我者其惟春秋乎沐接凡攝位者雖不終於君而皆在此位亦不得復以臣禮臣之周公攝天子而以天子之禮樂終其死隱公將授桓公而營菟裘以終老一也儒者謂桓爲弒而不與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何相舛哉

春秋疏畧卷之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叅校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史記一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見前亦志而晦之例書即位言乎其遂喪繼位正其爲君之始名也其文全書而其實則爲篡自立大惡者也問弑爲允攝弑猶臣也隱爲桓攝隱亦臣也而傳謂隱爲弑何也曰允本爲君分已定矣桓未爲君而隱先爲君攝之云者實隱志也終欲讓國而猶未及分未定也雖實殉與可不辨乎卒於先儒謂如其意而書即位所以罪之者未達志晦之義者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先魯受祊田未與許田故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婉言爲周公一爲祀暫假周公祊故也二爲直祊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傳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魯有朝宿之邑曰許田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所受爲伯禽朝魯於成周之地也至於東則王居洛邑魯之朝宿實在焉隱公受祊而不易許猶不忘天子之意桓篡立懼諸侯之討欲結鄭自固鄭非求魯有惡要易許田加璧稱假曰祀周公皆爲詞也未幾又結祊成是故君子於易許田結祊處知魯鄭之志不復有周此二書者盡而不汙之例也盡書其情僞而不爲之諱非偏辭也

秋大水。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

諸災遇災異帝王所不免但帝王常存遇災之心災不能爲之災也何也豫有以備之既有以恤之遇災不爲害春秋之君盡民之力竭民之財而漠之不爲念災是以成焉故凡書災書異皆譏詞也不責人而已責人矣。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所見隱六年秋七月此魯史例也孔子作傳不拘此例故於十月下又叙二事

傳冬鄭伯拜盟。

拜謝前越之盟也鄭伯於易許田一事繫繫然而有憾也非可觀乎究其本則遂其私志正足說心耳魯史書虛而傳又叙出爲後世戒也。

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華父以目送之。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男女別途不可不嚴其過者於此亦可鑒矣周傳果聖人作不應記此之醜曰華父之醜非孔父之醜也孔二年有策書聞之諸侯矣孔子能私之乎作經欲以懲勸天下開明萬世不容不詳從史文述之未嘗自作也然此亦知我罪我之一。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督雖有君心貪恥之而後敢動惡念以殺孔父是弑君之本不在於殺孔父之後故可辱其弑君之

罪不必有因也。使不修傳，此義亦無從見耳。何也。使無傳，帥後書弒君督之罪，豈因之而滅乎。先書者，以其先有無君之心於不日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此其所以示萬世也已。

滕子來朝。

列國脩朝禮也。自王道衰，强大不相下，而遂廢之。惟小國猶不敢廢，所恃以自保耳。滕侯稱子，未詳其自。然史亦書所應書，無貶也。此亦施而成章之例。舊謂時王所黜，逆之，而儒者又疑周衰不能黜陟諸侯，非也。邾儀父助齊桓興伯，王爵之以子。周取鄭四邑，而奪蘇公十二邑與之，可知矣。滕薛杞，劣小之國，周之子孫，偏能加焉，此所以為周道衰也。然亦天子自弱，而强大諸侯未嘗敢一日不畏名義，如州吁不能自立，覲王而可屬屢置晉君，又鄭子忽在王所，而陳侯請妻之，以求王寵。宋人不庭命，卿士討之，以齊之强，猶朝請以會諸侯，豈遂不能貶一滕薛杞之爵耶。謂仲尼黜之，悖甚，謂自貶亦無是理。總之春秋屬辭比事，以自治文，非所重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 會於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莊公名馮。稷，齊地。

華督弒君之賊也。宋亂，督亂之也。於是國人不服而亂，與會平宋亂，君子以為誅督也，而正不然，乃受賂以立賊，氏使相宋，以專國政，明誰復敢討華氏者。弒君之禍，將接迹天下，而人不以為怪矣。史有平亂之名，史之志晦矣，而傳顯之，四國之惡，乃以不沒於世，而示懲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傳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違，邪也。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之車。車以越席，越，草席也。大羹不致，不和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也。昭其儉也。衮冕黻珽，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幅，謂行縢。舄，複屨。衡紞紘綖，衡，橫持冠。紞，下垂。紘，纓。綖，冠上覆也。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厲，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昭其數也。以上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衣裳之飾。黻與前黻珽之黻不同，前黻蔽膝，韋為之。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有五色，各取象天上地下之物，以示器不虛設。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畫於旂旗。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滅，沒善德而立邪惡之臣華督。而置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北象而為華督之行，何辭以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禹鑄九鼎，以肖九州之土地人民物數。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夷齊之儔。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

於魯乎 臧孫達，哀伯也。有後謂有賢子孫。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納賂鼎於太廟，非哀伯之言，孰知其惡有如是乎？此萬世所當奉之爲經，而史微之，聖人所以亟亟修傳以顯之。皆此類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來朝者何心而不敬，反致怒於人？此義可不識？于此蓋春秋傳每一事得一事之益。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 楚自武王僭號，憑陵江漢，鄧、蔡、鄭三國地與之近，是以懼也。懼者中不足也，不足而自求，是之莫如修德行仁，湯七十，文王百里，人將懼己矣，何懼人？人而求告中國諸侯爲鄰，早自圖也。天下事，修之於己則勝矣，求之於人則敗。治亂存亡之幾，宜於此書謹之。

九月，入杞。

〔傳〕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我入杞，我之惡也。其不敬而無禮者，孰甚焉？且敬在諸心，非可以兵要而得之。不自反而求人，大或也。惟天子可以討諸侯之不敬，同等相討，不亦僭乎？書之策，人人可以當此而自反矣。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傳〕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遠行告廟，反則告至，飲祭而飲福也。既舍爵，則以出行之勞功書之於策。 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我與一國相會曰特，往則稱往於其地，來則稱至自某地。凡如此稱，皆二君相行禮讓之事可知。此書盟唐至與，爲讓事。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參，三國也。國多故稱會，故知非禮讓之故，乃未成其事。 傳止曰修舊好，無得失也。無得失而書，敬也。傳又將告行告至之禮焉，書於此以存孝道；又將讓事成事之例附書於此，以見此盟爲禮讓之事。君子無往而不以禮讓行之，何獨簡於戎乎？

〔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名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穆侯戰千畝有功，以名子仇叔也。 師服曰：晉大夫。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慎名思義，禮政由之以出。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替，廢。兄必。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封建諸侯以衛天子。 諸侯立家，立卿大夫以衛國。 卿置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 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皆以輔家。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庶人無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以上要言本大末小。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覬覦，欲也，貪欲上位。 今晉，甸侯也， 甸服諸侯。 而建國。 封桓叔，大都是立國。 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

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晉國所都。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孝侯，昭侯子。鄂侯，孝侯弟。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啟曲沃伐翼。

二年冬。又有此一事。不告不書。而傳采錄之。國家之亡。本大末小。師服之言。可不爲萬世告哉。

三年。春正月。

魯史本爲正月公會齊侯於嬴。孔子以其所采曲沃事又在會齊之前。故書於時月。而以曲沃事附之。可知傳孔子作。史傳總一經也。

傳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武公。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韓萬，莊伯之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春秋疏略 卷之三 桓公三年 七

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驂，騑馬。絓於木，止不行。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獲之而死。

此大約皆晉乘之事。孔子采而係年紀書。以備齊桓晉文之本末。即以著其事之得失也。

公會齊侯于嬴。

傳 會於嬴。成昏於齊也。嬴，齊地。

昏以媒妁通之。成不成，觀之禮也。親往會之，必其成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得無失之諂乎。無志甚矣。史得而從書之，傳從而實之，爲戒深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傳 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不盟也。

盟雖古所不廢。然信不足也。苟信而足，又何盟焉。今齊衛，未詳其所相爲命辭者何事。雖未必其盡善也。而已去其一，鮮矣。詩刺屢盟。春秋善胥命。一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傳 公會杞侯於郕。杞求成也。

君子常恥己不能敬人，而責人之敬。常恥己不能容人，而爲人所容。小人反是。杞亦諸侯也，而以朝下於魯，魯責其不敬，而以兵報之。杞不修怨，且求好焉，斯亦必謂魯強，而謂杞弱也。豈知既失於責人，而又爲杞所容者乎。魯桓譏小人而流俗者也。郕之會，桓之色亦赧矣。此傳之意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天載之其常也。詳見前。

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讙，魯地。

春秋疏略 卷之三 桓公三年 八

傳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必親。先君之好，以爲禮辭重。先君謂惠公子此史例。齊侯送姜氏。非禮也。禮，父母送女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西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凡公女嫁於敵國。敵尊之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姊妹爲先君遺體故。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翬賤也。史以禮例書公子。若謂聖人筆削之傳，不及卿逆。得失與禮也。送女之禮於是留之傳。非聖人作其孰能識此。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經】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史如常書，傳考其來聘之故，致夫人也。致之義未詳，蓋致問乎夫人也。恐其有失婦道，未宜其家焉。此人情之常，而禮之所在，何可忽之，用以示勸。

【經】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

芮國在馮翊，芮伯名萬。魏國在河東。史不載其事，聖人采之，叙於傳，以垂戒母且惡之，況國人乎。

有年。

以有年者，言則其不有年之多故也。生侵心者，於此焉，故不可以不謹焉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書時禮也。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也。中冬而狩，故爲得時。以行禮田之事，狩取禽獸也。即簡車實以講武，戎出入有度，驅馳有法，發矢有數，取禽有節，司田有官，納諫有史，賞罰有制，殺獸於野，不縱於樂，盡其事，不荒其志，此所以爲有禮也。桓公雖非有禮之君，而魯秉周禮，餼羊猶存焉，可以法也。

【經】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渠氏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今既書字，六卿之長也，又書名，傳考其實以爲非所與宰而不同，蓋父在朝了，名之故也。糾有父在，不敢以廢爲尊長，自謂於魯君之前，魯史從其意而書名，以存糾之孝道於策。傳爲明之，迄今猶有父在子名之禮，習於人心，自伯糾始也。

【經】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秦以芮小國而輕之，故自敗。天下之弱小不可輕畏也，如此矣，可不謹之哉。仁者以大事小，無患之道也。以芮伯歸，將以納之。沭茨四年經文止於夏，無秋冬之文，先儒以爲闕失，似之。孔了修存以成春秋，史傳合而爲經，傳秋有秦師侵芮一事，冬有王師圍魏一事，四時備矣，自可不必書虛月。史闕闕之，可以傳附經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文公子，桓公弟，五父是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再赴而赴也。先赴甲戌，後赴己丑，差訛者，亂故也。史並書以紀亂，其文欲傳詳釋其事，而亂臣賊子之名，當留萬世之誅。凡有國者，相代之間，豈不慮哉，是在謹之於平時耳。

【經】夏，齊侯、鄭伯如紀。

【傳】夏，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外相朝皆言如，朝魯則稱朝。襲，乘人不知而取之也。齊鄭以朝紀告，故史書如，傳顯著其情，則以諸侯而爲寇掠之行也，其戒之深矣。

【經】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周大夫。大夫不出，而以其子攝行，故魯史不爵不字不名，但書某之子，以其幼弱，不任事也。至尊天使，而以不任事之幼童充之，固無人矣。此天子所以棄虛名也，可不戒哉。

葬陳桓公。

魯與鄭故書不月不日陳亂故，魯亦畧之君子於此有深省焉。

城祝丘。

魯更城邑爲不時，無譏不待傳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先偏車在前伍在後伍承彌縫五人爲伍伍承偏之隙而彌縫在後也。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王之卒亂王殿其軍故曰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從逐逐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經第言諸侯從王伐鄭，是諸侯猶有王，而鄭之罪在末可知之間也。傳詳其事，鄭始以不朝而見伐，既以敵王而射，有罪大惡極者也。傳之文其罪咎誠使匹夫以文辭誅天下之奸雄，故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不然，但若經文其又孰罪之。

大雩。

［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寅月之後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巳月之後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酉月之後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亥月之後蟄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烝衆也過則書。凡四時之祭過期則書。

雩者可禜求雨之祭，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也。秋物已成，新雨何爲，故特書過時以見人君慢神而憂民，不於夏早祈之，及災見而圖之，晚矣。傳明其故，并以有祀典。

螽。

螽螟也，因旱而生，善害稼。大雩之後書螽，是久旱所餘之不又盡於螽矣。傳不言，可互見也。

冬，州公如曹。

［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州國淳于國所部之地。

如曹朝也，度其不能保國，托於朝而不還，此棄其國不有其諸侯者也。蓋大侵陵天子而不啻之主已，又不能以自強，終將淪胥由辱而至於亡，不如去之，亦或一道也。或疑社稷宗廟宜以死守，不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人君亦自有國，謹之時焉，三代而後不及見矣。堯舜變其侍勤不能有天下，則讓之；太伯虞仲度其德不及王季文王，則去之而讓權，齊度其心有雖安，則遠之，與其事不同而皆其國如一介，則同也。淳于公其亦超然避世之外者乎。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去邠爲首策，始此之謂歟。而世俗不足以如此，故以垂訾。

六年，春，正月，寔來。

經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至魯曰來來曰寔來不復其國之辭也易離之九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子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其州公之謂矣離麗也于公失國不麗王公將誰麗乎孟子曰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禮也

傳楚武王侵隨隨國名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其成事鬭伯比令尹子文之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衆諸侯相和以謀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矜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自侈大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鬭伯比曰以為後

圖少師得其君今卽雖季梁後必惑於少師今日張隨正為後日之圖季梁不如少師之得君後八年少師果輕楚而敗王毀軍而納少師亦以羸使入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言楚盛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史告神皆有道之詞而人君行政實然故為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道德以誑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牲皮毛有瘯蠡之疾則不謂牷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牲牷粢盛酒醴之所以馨香者由於上下無讒諛邪慝之行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三農之時五品之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心貳鬼神失所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既與楚平而如季梁之言以修政楚不敢加兵

此等傳皆精理微言一時賢者之所留而當世所命詞後代所不及見者也儒者薄傳又何怪今人之學識鄙僻哉故以垂教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傳夏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成卽郕魯地齊欲滅紀皆先王所建德功之亂一旦至於無告而諮謀於姻國可附也然使兩國諸侯齊驅交會於成之境上者附告齊之惡跡矣是以君子寧少一上不願為不仁也惡減

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班次也後鄭以鄭伯爵後於諸侯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

之師年。在十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 謀身則善不及謀國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又以他女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 以師求昏 民其謂我何 謂我託君命 遂辭諸鄭伯 稱父命以爲辭

先著曰忽自賢之流往往有才名而不足以建大事如鄭忽是也故戎師辭齊昏非不表表一時者一事而卒不能任一國何其易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六年　十五

（疏）秋大閱簡車馬也。

大閱以簡軍實冬狩之禮也桓公八月行之實夏時六月農盛之時也重戎輕農大可戒矣

蔡人殺陳佗。

陳佗弒太子自立至是踰年而蔡人殺之得毋合孔子討陳佗之義乎書名陳人不以爲君而討之名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矣萬世可以知戒焉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 諸侯太子生本自有禮皆兼用禮桓公用以舉行 接以太牢 太牢牛羊豕以禮接夫人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又士之妻爲乳食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宗婦或即世婦同宗也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大夫 以名生爲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之類 以德命爲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皆以德命之 以類命爲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名丘 取於物爲假 若孔鯉以饋鯉名 取於父爲類 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 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 皆不以本國 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幣玉帛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禮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之盡者而諱新死者故曰以諱事神是名終之將諱 故以國則廢名 國不可易則廢名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 山川爲主 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故爲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春秋疏畧　卷之三　桓公六年　十六

先君獻武廢二山 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謂同日隱疾則廢皆

古人大小事皆有法有則孔子一生好古敏求學聚問辨皆本諸此故作傳以成春秋不然五經豈不尚有闕哉自儒者薄傳正棄春秋大義夫大義何經不舉故義理於今粗疏矣

冬紀侯來朝。

（疏）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紀來朝亦爲謀齊謀也思惟請王命以成齊爲得也齊不可以力制而可以義服是加天子雖弱尚可以名制諸侯也公告不能徙知有勢利而已矣不知義之當請也請於王而許可不許亦可也許則奉王命約與田以成齊齊不從則小者道大者淫泰天討以臨之齊之氣必餒矣不許則曰以

吾從諸侯之後不敢不請也我亦可以心安而謝紀矣乃既爲紀謀而不忠將坐視其滅亡不肯代爲一請桓公真附勢利之傜人也哉傳特書以爲戒

春秋疏畧卷之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滑名清蘅校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曰焚使禽獸無所逃而將以盡之非禮也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開一面以失之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皆有愛物之仁焉君子不以此爲細故也故示戒。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穀鄧二國來朝而魯史皆名曰綏曰吾離傳謂魯賤之之故乃以魯國之朝爲非禮耳成王以周公所用天子禮樂之世守同於杞宋以備三代之禮樂魯是以魯號秉禮之國諸侯於是來朝爲親曾也且其來久矣穀鄧南方之國遠僻世朝之禮不爲不肖而魯賤之不知爲何或解之曰以僻陋小國禮儀不足故賤之不矜而教之而賤之在魯已爲非禮自公果有簡慢賓客之禮如是乎故曰周公其衰矣乎亦君子所當戒也。

[經]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

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二邑未即從也迄今始求與鄭平既平而遂又背之不知命也。

[傳]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

鄭以二國之兵伐盟向二邑者將以挾天子也於是王遷其民於郟王城之地而以其地與鄭天子先無信義於鄭鄭是以敢於無王信義之所關不亦大哉

[經]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曲沃伯武公小子侯哀侯子以計誘而殺之我恐經失魯史闕秋冬二時無經有傳與四年同蓋可知經之所闕傳以補之以完春秋之義無時無事敢忽已耳傳即經也說者穿鑿以論者非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烝衆也盛也。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周改正朔而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烝，常典也。常典不勝書，而此特書者，以見往年廢烝，而今始烝也。亦微而顯之例。桓以篡弑得國，慢事鬼神，今已八年，久而如懼，姦小之情如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周世家大夫也。桓公篡位，天子不能問，自元年棄許田，已不復朝天子矣。天子再加聘問，至此已二矣。豈桓王亦莫如魯何，而欲以我之禮數收諸侯之不禮敬耶。君子曰，此殆天子之六師也。人知禮敬之為六師，庶近道矣。智者可自反焉。

【傳】八年春滅翼。

曲沃滅之，此諸侯之一大變也。史以不告書。然晉事傳一一敘之，故曰孔子成春秋也。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言前年張隨之計可行矣。少師無德而有寵，此因之釁隙可乘者也。此一言可不為萬世告哉。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始而志因氣驕，不畏鬼神，閱歷既久而漸懼，遂又甚焉，故春已烝而夏再烝，蓋如其罪惡而欲見神之宥之也。豈知鬼神之道者乎。按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日烝。周之五月，夏三月也。不書祠，書烝者，以物之盛多為名耳。但以將祭名也。物品冬數，雖春夏亦謂之烝。桓公當春而盛物以祭，不從祠而從烝，情不大可見乎。黷祭煩數，事神則難，神不饗矣，示戒也。

【傳】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下之，請服。）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一軍敗，衆乃有貳心。一軍不）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速杞，地名。）隨師敗績。隨侯逸，（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少師為戎右，并獲之。）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為隨之疾病，已獲而死，是天去其疾，惜有季梁在，故隨取勝。）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此傳見寵幸為禍敗之因，賢者有益於人國之實。其言多與人情不類，如下之，弗許而後戰，人所不肯也。以少師敗死為不可克，人所不識也。非深於禮義達天德者，其誰能作此傳乎，而不可為經也耶。

秋伐邾。

此事而觀，州公棄國違來，紀侯諮謀求請，亦足動桓公不忍之心矣，乃猶加兵無故之邾，其無惻隱之心可知矣，示戒。

冬十月雨雪。

十月，八月也。未霜而雪，是不戒而殺之象也。人君得無犯此，而天示之戒乎，可懼甚矣。

【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虢仲，王卿士。林父立緡為晉君，翼已滅而復之，居然天子之政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

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天子命魯君同祭公如紀，行逆后之禮，期在明春，自宜於冬時先往，故祭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竟而與會謀奸也。弗遇，不與我謀奸也。故不踐會期，人情亦大可見矣，故有郎之戰。

經 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
秦先執芮伯於魏，今以兵納之。

傳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弟。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未詳。虞，周仲雍後。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有大道焉，豈直為匹夫言之。求人無厭，至於亡國，此又有大道焉，豈直為虞公言之。諸如此傳，皆春秋教也，學者所宜三復。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 冬，齊衛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有辭，謂有理名辭正。初，北戎伐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傳謂史不言侵我伐我而書來戰，與之也。對之者有長有辭，而彼妄興兵攻焉之，不言侵伐也。鄭上兵，不先書鄭而先書齊衛，以王爵之班為先後也。中國周班後鄭，是書以周班後鄭序之，以告諸侯而書之象曰時我有辭也。此一書也，見周傳必有序，出師必有辭，可不謹乎。按武王克商，封太公於齊；成王滅武庚，封康叔於衛；鄭，宣王封也。故曰周班懲勸之道具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傳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於惡曹。惡曹地失考。
本四國盟，而史書其三，傳考其實而書之。此或宋人來告少己，故不書宋，以惡三國之黨耶。此又可見史有弘書而傳大公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他人焉，孔子作傳，不應又增經文。

傳 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國名。鄖人軍於蒲騷，蒲騷，鄖地。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絞州蓼，皆國名。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君次於郊郢，楚地。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既恃四邑，又恃國城，故怠。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終貳軫之盟。
或曰：仁人不言兵，庸非孔子之作也。曰：不然。聖人不自言兵，能使三代以後不復用兵乎。兵固自有道也。如鬬廉之云，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鄖人以五國之衆，不能察成敗，而楚以一鬬廉謀之而有餘，雖武事亦賴有才也。楚豈無故而興乎哉，故不可不謹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昭公立。

傳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昭公，忽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無大國助，不得立為君。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儀、子亹皆有寵，故。弗從。夏，鄭莊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

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女曰鄧曼。祭仲立昭公。

秋七月[illegible]公。

[illegible]而告喪送葬之禮不廢，此可為後世[illegible]昭公立不能從容以盡喪禮，二月[illegible]也，亂何以將與。君寵多而見爭[illegible]之始，兄弟與兵，終不克，階得毋以[illegible]生教之亂，死又[illegible]可以常道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厲公宋出也。[illegible]有寵於宋，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宋求突報厲公之賂。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立。

昭公已所立，其能一旦變而逐之耶。所惡有甚於篡弒者，[illegible]大臣心矣。詩人所以有揮兮狡童之刺也。[illegible]舍忽而舍世于不言，惡忽而私宋也。傳則專責宋與突與祭仲焉。故君子之於春秋也，以傳為正焉。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名未賜族也。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illegible]。大[illegible]此皆無傳，不可强解。當時魯君臣自知其得失。後[illegible]實人學春秋，亦凡事自識其得失焉，則深於[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如此例最多。若此事而觀魯失[illegible]會宋見於齊商鄭，魯既失三國，更盟二國，諸侯之潰亂不聞道也，犬可見矣。

公會宋公于夫鐘。夫鐘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

史例兩國特相會，備地，濫事也。皆無傳，或亦不待傳與。

十有二年，春，正月。

無事書首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

傳 十二年夏，盟於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公為平之，善事而已，敘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地。

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別名句瀆。

宋以立厲公之故，責賂於鄭，兩國遂不平。公欲平之，穀丘之盟，宋許平也。史書燕人，蓋燕與公同平宋，而使大夫與盟也。傳之所採，不聞燕人，故闕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來赴喪，不書葬，魯未會也。

公會宋公于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

傳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

句瀆之盟，宋已許平，公恐其未果，故又兩會而屬之。宋又辭平，公於是棄宋好於鄭。宋既不信，魯亦不[illegible]。春秋之人心如此。好學之君子，所宜默解而[illegible]之。

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子惠公立。

來赴故書。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巧言篇

伐以其罪宋不受陳師而戰戰必有所傷皆宋無信之故盟以已兵盟而不信兵因以興故無益也一盟不信則生亂屢盟不信亂且長無信之害不亦大可戒哉。

【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不以兵扞衛采樵之人。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采樵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伯嘉羅大夫諜伺楚師巡徧也。

此極形兵不可用之意楚既殺人危矣先棄其三十人恐矣羅人又伺楚人之隙三巡數之楚人不敗亦僥倖耳國家可以輕用兵乎。

十有三年。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伯比非謂濟之以衆。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必假忽不設備。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天不假借假易之人言威莫敖以刑。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賴國之人爲楚官者追莫敖。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因濟水失次遂不復整師。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衆對高心不固是春秋大義在乎敬鄧曼之言其知道乎如此傳者大約皆孔子採摭而爲之文以垂鑑萬世也。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宋多責賂於鄭多厚也鄭已賂宋宋猶厚責不已。鄭不堪命不勝奉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鄭衛武父之盟告魯以紀助。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失戰期故不書戰地。○鄭人來請修好。修武父之好。

失以賂宋得厚責之發固足愧矣宋以賂立人爲君而反得一勁敵不亦深可羞哉言利之害往往而然後人可不戒乎。

三月葬衛宣公。會葬禮也五月而葬禮也。

夏大水。大水必書皆天之變也民之窮也故書以謹之。

秋七月。

七八九月皆無事，書虛數也。

冬十月。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無事，書虛數也。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疏】十四年春，會於曹，曹人致餼，禮也。

鄭自宋之後，方請修好，今又會曹，亦頻矣。曹人以諸侯會於其境，則致餼牢，以盡地主之義。此禮以義起者也，不可以不識。

無冰。

正月，夏十一月也，冰堅之月，而無冰，萬物之氣散無所斂藏矣，後將何以成歲也，故謹之。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闕月字，借補月字。

【疏】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語字子人，尋前武父之盟，脩曹之會，新而又亟修之，恐疏也。然恃人而不自恃，小人之中，復如是。夏五自是夏五月，有何疑義，後世傳寫偶闕耳。儒者輒為委曲之說，皆自公穀起之，謬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御廩，人君親耕以奉粢盛之所藏也。嘗，秋祀，夏八月之祭也。周八月，則六月也，非所宜嘗。嘗本不書，因御廩災而嘗，乃書也。傳原史書嘗之意，為不害也。禮，災重於祭，災莫不祥於御廩，嘗猶以為祖考之食，將薪焉，而惡傳於人之口也，故欲諱之。夫災四日而行嘗祀，以告於諸侯，災未為害也，以弭凶滅焉耳，從祀蒐神，以飾災弭譏，則無懼災修省之實亦可知矣，可戒之大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子襄公立。

凡書葬，皆相恤之禮也，既以恤人，即以念己。人孰不有死乎，而可不正其命以死乎。前後皆此例，不更發。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疏】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十三年，戰於宋。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逵，道方九軌。伐東郊，伐牧也。取牛首，鄭邑。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椽，方曰桷。為盧門宋城門之椽，宋以歸鄭。

宋介言反其徇貨賂，黨惡肆之失，積其憤怒，乞師四國以自逞，四國不據大義，以兵假人，皆惡之可見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疏】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故諸侯不貢車服，不敢私為也。諸侯有常職貢，故天子不私求財，此禮所以明尊也。今反以上而求下，舍尊而就卑，其不自立如此，諸侯將益輕之，示戒。

三月乙未，天王崩。傳王求書崩立。子崩後有難王。

桓王崩也，比事而觀，求車一月而崩，求車何為者？自立亦死，不自立亦死，人何如終自立於禮而死。子首偎天王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而葬，會之，禮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雍糾妻祭仲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不殺岳翁於其室而於郊）以告（朝以故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棄尸）公載以出（尸載雍）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公入。

出奔自奔也復歸復其本位也突雖乎快求請疑之[illegible]忽往而能自安乎皆自奔非人奔之也忽之復[illegible]正矣但不圖國人之迎己不告於諸侯以為之時皆在王所而不請命於天子乘國之隙得以自入皆急於為君之意而無令圖傳之意蓋均未許也後之圖國者可以鑒矣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五年　十四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

【疏】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謀定許也。

許叔鄭莊公為鄭士時伐許所置之君使許百里奉之鄭處相之許東偏而易其故地使許其公死復國今鄭莊卒已五年是其期矣忽爭國鄭役已之不暇而許叔乃復入舊國是始獲與百里之所為也復國之正也親奔忽入兄弟相伐于萬矣齊魯皆同伐許親圖鄭莊之命今何可不交友其義乎傳曰謀定許許魯三有善為示勸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朝魯皆稱人君不至也杜氏謂皆附庸國其君應稱名使其世子來故降稱人無傳節無別義故記其事春秋教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疏】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突先逐君而奔其國今又殺大夫而奪其邑不得為君則為賊深可惡也萬世宜懲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

【疏】冬會於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illegible]忽[illegible]而公會之諸侯皆欲奪正而納邪何為哉諸侯不[illegible]有國者可要以求所欲也而突又肯許賂會者[illegible]國弱無可挾而忽又俾自謀不賂人者也[illegible]其納厲公弗克云者不義其納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疏】十六年春正月會於曹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六年　十五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疏】秋伐鄭之役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illegible]而告廟飲至禮也自此禮既定諸侯[illegible]不敢行一不義皆可以飾於人而無以對[illegible]之[illegible]明也今春謀鄭夏伐鄭秋至自伐鄭[illegible]功高光祖與有光乎傳一一明之譏之甚[illegible]可以圖後世之懲而使之懲矣

冬城向。

【疏】冬城向書時也。

史未言何月傳曰書時必水星昏正之月也下文十一月夏九月也加閏則九月亦有定之方中之時於此時築城無妨民用也不當譏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急詩作伋。)屬諸右公子。(右公子名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即新臺之詩所為作也。伋之妻為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公子洩。)夷姜縊。(失寵而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使急子速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言不孝之子，無往可容。)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職洩以怨朔。)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衛羣公子。)惠公奔齊。

如此書者，史止書出奔，不足懲惡而勸善，又何足為經？孔子修傳而明之，著宣公之淫，宣姜與朔之惡，而顯伋壽之孝義，乃足懲惡勸善而為經焉。此等事皆古所未有，他經所不詳，傳不詳著其醜行，則後人之謹戒何有？不至此，聖人仁愛天下後世之意，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不知聖人者反謂史文本自渾厚，而傳失之刻薄，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若僅經文，一昧傷突，夫何罪功之有。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

【傳】十七年春，盟於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平紀者魯之志，謀衛者齊之志。齊不欲平紀，而以謀衛之故許平；魯不急於謀衛，而以平紀之故謀衛。齊魯各為婚姻之邦，皆乘機會以圖志，皆可嘉而不出於大公誠慤之心，君子皆所不尚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趡翠軌反)

【傳】及邾儀父盟於趡，尋蔑之盟也。

隱元年盟蔑，七年伐之，今又尋盟，誠偽得失可自反也，可為萬世自反之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

【傳】夏，及齊師戰於奚，疆事也。(爭疆界事。)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謹守一定之界。)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也。(謁告焉。)

史書及戰公也，而傳明其為疆吏與戰，蓋公知之而不責其罪惡，小民以耕鋤之利相爭為侵吞，又不禁戢而惡國衆以干戈從事，齊君臣若不知焉。魯亦令疆吏自為政，不必來告，皆不明其為大事長者，中書都折諸侯慎守封疆，有爭而君自任為己責，請信修和以正疆，可為故書及齊師，陵大其事也，所以深示懲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公卒　公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嘉之也。

桓侯無子，則蔡季當立者也。當立而在陳，不以君為念者也。不以君為念而國人求之，善其素也。此見人不可不善其素也。胡氏謂既歸不有國，獻舞立矣。杜氏云獻舞即蔡季，未詳。

癸巳，葬蔡桓侯。(三月而葬，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傳】伐邾，宋志也。

春盟而秋伐之，非公之志，從宋之志。夫人鮮不有志，轉盼而物奪之，是以天下多碌碌無志之人。

勤役於物而不終其事爲天下笑皆此類也夫忘何以能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當進之盟豈遂非忠信之志哉未嘗學問見不明而守不固遂喪厥心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皆典曆數之官）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底致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官失之之道忽而未書也謂不敢其職故傳並述日官日御之職以存典禮）

傳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魯大夫）高伯其爲戮乎復惡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七年 大

已甚矣（復惡已惡而重爲惡也鄭昭公不失爲端人不學則無術故難以立於亂世戒之也若弒君之賊復惡已甚爲世所將誅之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傳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行會濼）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此國人所謂賊南山鳥獸之行淫乎其姊者謂諷文姜）以告（文姜告其兄）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上車曰乘）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不知君死之由）惡於諸侯（恥辱之惡播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殺彭生以除君恥）齊人殺彭生。

（文姜不有其家魯桓不有其室以致齊襄爲賊之行公命殞於賊手故傳表申繻之言以爲天下萬世不守禮者戒也後世每謂先王制禮者可通變不應信守之拘拘也豈知人一有消禮之心雖大恥深辱皆不足惜人心一動於欲害及人起處皆所忍爲文姜之事萬世可不深謹之乎）

秋七月

（史失其事傳叙二事於左。）

傳 秋齊侯師於首止（首止衛地陳）子亹會之高渠彌

春秋疏畧 卷之四 桓十八年 丸

相（爲代齊）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知齊師首止之故）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齊本謀伐衛而借伐衛之會而先誅鄭之弒君者以立威於衛也詩云而弒君者伏誅亦義也）

傳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克字子儀莊王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亂已形者殺誅如子亹事亂未形者先及如黑肩者此事而見矣皆辛伯之言發訓也宜垂爲典常焉）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九月而葬，殺桓於齊故。我君所以別於他國之君，魯史文也。若謂孔子筆自當削去我字，不然仍是魯國之事，非天子之事矣，何以爲經。

春秋疏畧卷之四終

春秋疏畧卷之五

上黨張治起巖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周莊王四年立。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不稱即位，不書也。文姜出者，在齊未還，故言出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未敢還歸魯之深也。凡新君遭喪繼位，必於先君死之次年即位改元。莊公念母之出，不忍行此禮，故不書即位，惻忘其父死之故乎？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史文微，傳蓋顯然之矣。

三月夫人遜于齊。

三月夫人遜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遜，奔也。史爲內諱曰遜。夫人不稱姜氏者，絕齊姓，而不與齊爲親之意。兄淫其妹，惡及夫人，禮宜絕之也。正月文姜出而未還，此又奔齊者，文姜先不敢還，見莊公之不怪而思念之，乃還，至三月又奔也。淫婦之隱態，於是著矣，爲萬世戒。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爲尊卑不敵故也。今王將嫁於齊，既命魯爲主，故使卿先送女於魯，以待其成禮焉。按何彼穠矣之詩，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送女於魯，則女降一等，亦魯女將爲尊之事，天子不送，魯自不可輕違，又發以單伯爲魯大夫，變送爲逆矣。之沐謂王姬下嫁，天子宜召同姓諸侯於京師以成六禮，未可以女送於諸侯，使自爲之，此亦哀周天子卑弱之苟道也。況以己女而從人道，不至如此之無禮也。傳不言其得失，在後人讀此自忖度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傳]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王姬至魯並迎視同魯女而以內女之禮行於魯之宮庭乎於是別築王姬之宮於魯宮室之外以行外女之禮故曰爲外禮也此禮所以別嫌疑定於與也至逆之非禮而魯於非禮中爲禮可以法矣儒者謂內有因禮故外爲嘉禮又曰莊避齊之仇固皆爲大義然使無內無仇遂可處王姬於魯宮乎內嘉相遭別自有文要之不故以天子之命遂已之吉凶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告其禮也莊公卒子宣公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也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illegible]天子之盛典也而加之無王簒位之魯桓何其

[illegible]之不明如是哉此桓生[illegible]而黷之真刺繆矣。

王姬歸于齊。

王姬嫁於齊而書於魯魯歸之也一事而冬爲之書敬心存矣春秋教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鄑郚紀之三邑徙三邑民人而取其地以附迫齊之也齊襄紀平盟於黃盟何足信哉且紀齊皆新結王姬而不頤天下式焉。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五月而葬禮也會葬禮也。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餘丘邾邑著其罪而大加貶責以示伐莊公時年十五慶父[illegible]兵權故爲此[illegible]危之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王姬卒而書於魯齊告而魯爲之服故書之然於魯者逆於魯不敢敵天子也於魯乎嫁於魯乎主社者魯則爲之服不敢降天子以服諸侯夫人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是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書姦也。

男女非禮之會曰姦書姦誠禮也史微其文而傳明之曰書姦則後世兄弟姊妹之防可不謹哉。

乙酉宋公馮卒。

來赴故書莊公卒湣公立。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溺魯大夫其爲未命其舉去氏皆不可知衛當代不當代亦不具論但齊有殺父之讐不共戴天莊不思報顧與其臣子致殺之乃溺從顧會齊師以伐衛乎史爲常書而傳考其旨則疾溺也此志而聯之例傳明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而葬禮也魯會之禮也。

五月葬桓王。

[傳]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爲定禮矣桓王以十五年三月而崩至今七年而葬故曰緩也魯當會葬故書或曰諸侯之罪也必其壞莫不至同軌不奔致禮不備也是矣然使王朝臣子有親喪自盡之

滅于罪之內，亦足紛之，王室臣子亦可謂無君矣。不數其事之非，又何以服諸侯乎。均示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音奚。

(傳)秋，紀季以酅入於齊，紀於是乎始判。

紀季，紀侯之弟。酅，紀邑。判，分也。紀侯自度必滅於齊，使季受於天王，而天王不能正，賢伯姬叔姬於魯，而魯侯不能平，於是使弟季分土地以入事於齊，而自分其地以存宗祀。是判紀為二也。小國由以事大，毫不敢以憤心自速其禍，以養人者害人也。其情亦足憫矣，故傳嘉之。

冬，公次于滑。

(傳)冬，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鄭伯，子儀也。

過信為次。公之次於鄭地，為紀謀切矣。鄭伯以突在櫟為辭，又之悲辭難不干此事，而觀盡其齊之罪也。傳旬釋經義，范叉謝解字義同，為難辭，亦教人學文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相見之禮，用於廟中，陳樂設筵，非婦人所得用明矣。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文姜享齊侯，此其非禮之可鑒者也。婦人無外事，內言不出，閫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於祝丘見其非禮之可懲者也。凡之會，傳謂書姦，而此不言，此事而可見也。

三月，紀伯姬卒。

此隱二年裂繻所逆者，於魯為殺，有服數，雖女子事亦必書，敬也。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荊楚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于式也。授戟以告廟。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而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楚先君知此天道，不欲王盈滿，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死於行次，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成梁於溠水，營築軍壘。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鄧曼婦人也，能達天道盈而必蕩之理，又知祖宗之愛子孫，欲以謙虛常保其國。楚武僭號稱王，今又陳兵授師，志意滿盈，在天理為當死，在祖先亦不欲其生，以斬宗祀也，可不乘之為紀，使後人知此前乎余此之類，辛氏亦祖疏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凡無傳，而此事又無考，所不可強求其義，在魯史有告則書，君雖不共事，而書之以存敬心焉。垂之

為經所使人學此而放心，日以放也，又何必區區求往事之得失哉。遇前禮之會，不傳其事，必有密謀，前同之詩人，諷齊襄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大約此之類矣。

紀侯大去其國。

(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下，屈下，以臣事強齊也。與，以全國與之也。大去，不反也。違，避也。遷鄰郚郚，不得免。紀季以酅入，不得免。紀侯必至本國與齊，身為臣僕，乃得免於難，而殺其志不能下人也，乃脫然大去之。此有太王經上地之志，而特素無積德累仁之行，紀之父老不相從耳。其視辱屈事人，或力小敵大以速禍者，蓋亦遠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來告故書之。猶齊侯與其以禮葬若亡也。若史之書於孔殤也，葬之為言，以諸侯夫人禮葬之也。迎其國君使亡，而葬其夫人之類，是無禮之為十，而禮之為一也。齊襄假禮義以告，而魯自不得不以禮書之。禮之重於天下見矣。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齊侯也。魯史諱與讐狩也。殺父之仇，非已忘親，世無與齊侯相見之義，乃及齊侯狩於禚，此必文姜之意，使齊人以狩期公，然以驂騑射獵之雜於使君而安之也。公之忘親棄怨，自此遂之於不仁之甚矣。猗嗟之詩，人刺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以為齊侯之子焉者，此也。萬世其懲之。

五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此突書師者何？魯懼之也。齊侯本欲與文姜行淫，而見莊雖已忘仇，魯人未之忘也。齊侯揮焉。凡有若惡難忘之疾者，懼懼之可止。於是陳師境上，以恐之。而魯為之震懼，故書齊師。及文姜如師，遂以無事。是文姜之通往來於齊侯者，有功於亂，假人民者也。而齊魯自是始不矣，皆志而聯之謂。

秋，郳黎來來朝。傳黎作犁是。

傳：五年秋，郳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郳附庸國也。犁來，郳君名。未受爵為諸侯，其後數從齊桓以尊王室，王命以為小邾子。爵魯史記朝事，止得以其書名為未王命，是王道陵遲，猶得於小國爲之，以見無王皆大國之罪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甯跪，衛大夫。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不度，不忖。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本謂始所當立，末謂諸侯之輔。衷焉。不知其本不謀。衷，猶度也。度其本義不當立而立，則不宜輔立焉而不知其本。知本之不枝，弗強。知其本可立，而諸侯不輔助，雖立弗強。詩云：本枝百世。本枝並茂，乃可久也。

朔讒諂而見立，而殺其位，滅亂賊也。洩壽既沒，朔有父命，國已君矣。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非又一篡賊乎？是立君無本，而諸侯不輔，伐衛亦有辭焉。春王人救衛，戎亦仍持前義而未察黔牟之亦為非義也。故春救而夏大之，則復以諸侯之衆得人也。是朔與黔牟皆無可立之義，在己之有輔助否耳。傳因言二公子之立黔牟，不度本量末，於事求全，而輕受國大從自若，以苦黔牟，皆天下萬世所宜深懲者矣。

秋，公至自伐衛。

凡師至皆告廟，禮也。周公於三叔之叛，則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此禮也。今魯之行此禮也，其果同於周公否？可反求而自得矣。天下後世當事事求可告祖可也。

蜈。

一字而譏從之意已深。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俘軍所獲也寶玉也史爲伐衛而言曰俘傳爲納惠公而言則惠公之賂也曰寶史之辭文而傳其實也然何以歸魯傳又考其實則文姜請之也齊侯之亂其求賂誠以悅婦人而已矣又以見婦人苟得其欲無所不聚其汙萬世可不戒哉。

傳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文王鄧曼之子。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鄧。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

吾餘。自殺其甥必爲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宗廟爲毛血也不血食言絕祀。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祁侯不疑其甥而禮之正也三甥雖有所見使今日殺楚子明日必滅鄧安待十六年乎不殺楚子而滅正命而死惡在楚也殺楚子而亦滅猶愈而死非正命也惡在我矣傳誌三甥而不言其劫之非老成之言也又還年即伐鄧焉知非三甥之言洩於楚而自致兵乎可戒矣夫。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齊地。

傳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此曰齊志則他會皆姜志可知傳必明之聖其辭其譏不彰其戒不至或曰子以經爲史文將不皆書文姜說矣曰魯史周公伯禽所定本欲不諱其惡然後驅而之善然其文則史不明也非聖人作傳以明之不見其善惡之迹也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同而古通用。

傳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恒星常見之星也不見非無也夜明也隕星光明恒星光奪故也星隕流星也而雨者流星雜雨而與雨偕也魯見此異故書之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可不懼哉嘗比事而論之光見於夜陽陷於陰也天地之淫氣也星隕雨偕陰陽之淫氣太過精氣流散也先後書文姜齊侯之事不啻煩多不當有此應乎。

秋大水。無麥苗。

傳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秋夏之五月也五月麥秋之交也苗秋禾也麥孫將登禾苗將長此而大水無麥無苗淹沒殆盡也

嘉考其時無害於嘉穀耳嘉穀蓋穀之高大早種者今之謂秫亦謂蜀秫又謂高粱高丈許水不能災者則亦淫氣之所感可不戒哉。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三日以後曰次郎魯地也不傳釋失考也或謂與陳蔡伐郕或謂陳蔡將伐魯皆未可知魯君臣自知之以自諱也。

甲午。治兵。

傳 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禮於冬月講習軍旅其出入皆告於廟焉謂之治兵以禮不以亂也或謂

治兵將伐郕，未有考焉。禮謂治兵而言，非言伐郕。郕即爲衛也。陽於一事可法，則取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傳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而同圍郕，而郕偏降於齊，此諸侯之所必爭者也。而還，此又其所深恥者也。不爭人之所爭，不難人之所恥，而恥無德，莊公於此一舉，中之一鵠乎！是以君子善之可焉。世之善者，必就闕處執求其義，自無可原者，是徒於往古誅求全人也。古今無全人，將何自得師乎？

何事求益乎？聖人作傳，真善誘人哉！如是而學，義集而德成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諸兒，襄公名。

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齊地。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瓜熟一期。期戍，公問不至。期戍一年，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兩大夫謀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襄公叔父。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冬十二月，經十一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皆齊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見大豕爲彭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

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徒，役人名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我非禦汝。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伏公。石之紛如死於堦下。石之紛如，人名。遂入，殺孟陽於牀。孟陽，臣。曰：非君也，不類。代君死。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僖公子。鮑傳之。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糾，僖公子。管召傳之。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

儒者不信傳，觀此傳中義者有人，賢者有人，俱於叙齊襄事中寫出賢姦情態，使人可懲可勸。至於語怪，不問聖人之言。然所采於當日，原有此事，天之所以很毀常怪行之齊襄者，亦自有異常之怪形也，聖人不廢之以垂戒也，豈聖人自作乎？詩可以興，可以觀，春秋繼詩亡而作，類如此。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殺無知者，雍廩也。而史書齊人，衆辭也。衆辭者，示公也。傳實其人，則出於所虐私矣。以見殺弒君之人者，雖私亦公，則無所逃誅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傳 公及齊大夫盟於蔇，齊無君也。齊無君，故君臣故盟，亦惟無君，故盟以定其君。齊人知子糾在魯，就我而盟，以定君也。此擬而成享之綱。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伐齊納糾讎辭也齊諭盟又殺之而小白已自莒先入言我相爭也知有國而無兄弟之義豈不可戒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而葬亂也魯會葬故書禮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音甘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傳騎遞車馬。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假爲公避狀以免公是以皆止二子爲齊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請魯誅糾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親加誅以快意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魯殺糾以退齊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稅同脫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傒齊卿高敬仲治於較勝之辭使相可也公從之。

小白已先入齊襄公矣糾宜悔禍止魯師以自安乃深同求之以致魯師大敗糾固罪而又罪者也若夫桓公旣得國矣亦宜隔罪謫爲以安糾乃必欲殺其所爭以絕後患富貴勢位果若此其重乎仁人之於弟也果知見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何桓之薄骨肉一至於此仲尼之徒不道桓文此之謂也書曰齊人取而殺之書其實也史不及管仲傳言其不死而囚而又相之齊桓霸業實基於此此有權之道豈區區細節可以論之哉

冬浚洙。洙魯城外水也浚深之也所以備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有祿位者間隙也言無隙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不加多以飾其數必以實政告於鬼神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善爲國者備兵而不用用而不戰不得已而戰務無失其不用不戰之意敗齊師於長勺其近之乎齊師伐我不敢謀人反而自謀必常惠澤及民有忠信之德可以一戰此兵之本也復乃濟以察幾之智持以不敢侵敵之心此真肉食者所不及知也軍旅之道可於曹劌留之。

二月公侵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蓋陰以師侵奪之也此見公多事與怨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國也。宋強遷宿國而取其地。此以著宋之惡，皆所以垂戒。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

【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公以師從。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此經所以言大綱，而傳多詳其細目，均以垂訓後世也。即此書者，齊宋合兵，而魯敗之，皆無刑仁講讓之意，此可戒之大者也。如傳所述，師次外地，詭以不整，矯詐取勝，小人之道，此皆可戒之細者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後為楚。

【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息國嬀陳姓，陳女曰嬀。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以敬接。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歸，執之也。獻舞，或謂即蔡季。

春秋之義，積而已矣。蔡侯以為此不敬，無多也，而豈知失守縱之欲，以者禮以制心，不可一時一日而或忽，當知門牆之行，至善以防閑者也，故曰春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國也。子，爵。

【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者，人之甲冑干櫓也。無之則伐之者至。譚子可為戒也。

春秋疏畧卷之五終

春秋疏畧卷之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淵允清參校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魯地。

[疏]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未成列而迫薄之與戰。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如敗齊師於長勺都是敗績之敗，非未陳用敗字，亦不同。得雋曰克，得雋有勝處。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若羣掩覆，一軍皆敗。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如此類者，皆書事而已。無褒無貶，與魯宋等也。傳惟取一敗字，以明書法，亦究而成章之例。雖無褒貶，皆書以自收於心。

秋，宋大水。

[疏]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我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致天與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常稱寡人，有內降傳。言懼而名禮，禮謂罪己，名謂稱孤。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文仲父。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敬與天通，戒慎恐懼之謂敬。天命之性然也。天命之人性之，故人能敬，而恒存懼心者，與天通者也。禹湯罪己，桀紂罪人，其迹已然，懼不懼之間而已。文仲之言，世人之不達也久矣。聖人作傳表之，豈徒志災已乎，大道存焉。按夏敗師，秋恤災，不以惡褒禮。

冬，王姬歸于齊。

[傳] 冬，齊侯來逆共姬。來逆者，來魯逆也。魯主昏也。共姬，王姬字也。此齊桓不廢親逆之禮，而天子之女於魯主之，詩所謂平王之孫，以齊於諸侯之子者是矣。此天子與諸侯昏禮之不可不知者也。

[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戎車右者。宋人請之，請而釋之。宋公靳之曰：戲而相愧曰靳。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爲次年八月弑君傳。宋公不以法制之，又不以禮待之，而靳之，不似人君之言，自輕已甚，在己薄示其意，而人已深疾之，羞惡之心然也。後世可不戒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酅者，紀侯卒，然後歸耳。歸酅者，紀季在焉，紀之宗廟在焉。紀侯不死，侯爲家；紀侯死，酅爲家。不二其志，故足賢也，所以示勸。

夏四月。

無事書首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疏]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宋地。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仇牧，宋卿。以手批殺。言萬多力。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

之宋皆惡死立子游宋之公子羣公子奔蕭宋邑公子御說奔亳
宋邑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冬十月蕭叔大心蕭邑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公子游亦其黨也立桓公御說也文仲所稱賢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駕人曰幸言萬多力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醉而執之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多力故穿

其華宋人皆醢之以見雖多力不能逃誅

史特書宋萬弒君及大夫奔陳而已何慇勤之有
卽大義已見而讀者亦覺與州吁無知之徒雷同
淡淡不足以感人心而興起也及觀傳則與州吁
無知之徒本末各有不同惡黨賢黨亦自別異學
者於傳細讀潛玩其中瑣節閒文皆闗大
義心不容不存識不容不廣此春秋旨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北杏齊地遂國也齊侯獨貫其稱而敘諸侯之上
者始伯之漸而主會者也衆稱人則齊也亦無所
貶是時宋亂已平御說立告於大國以定其位故
名爲平宋亂也管仲相桓公今已四年富强已集
有糾合諸侯之心宋之亂適逢其會而得
御說之賢以定位爲號則稱伯之始圖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以兵守之曰戍爲會諸侯不至防
亂後至理勢然也桓亦知之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胡杜氏曰齊之阿邑傳釆周禮天下之望邦也桓
欲修伯非得魯平不足爲天下重納糾之隙此時
正可忘者也柯之盟齊
志也而魯亦安可違乎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尊周於此始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單伯周卿士師前逆王姬者傳言之極明不知從
儒何據而必謂魯大夫也甚無義天下之亂兵爭
日起不尊周故也管仲相桓公以二十一鄉制齊
作內政以寄軍令興鹽筴以盡海利復擇賢選官
使民勉爲善五年於茲國已富强以未有天子之
命不足以服諸侯故滅譚遂平宗邦而宋人猶違
有矣於是得因宋之罪請命乎王王以降天子之師
取成於宋是東遷以來已畢之王室赫然震動於
齊而之一舉此前業所以得其本周耳而其所用
之衆不過陳曹皆宋之比鄰非齊私好也取成而
還復其舊好不多事也

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也以未得以君禮葬諸侯故稱子終位得稱爵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以突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恐更有妖突位當亦不安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忌惡也人有惡氣燄相感見以致妖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人改常度則妖由己致故妖興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許以卿職吾願與伯父圖之令自明二心之罪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藏主石室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國已有君又欲納人是貳之甚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理有一定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言納突者皆二心臣以爵賂臣下勸其貳於突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言亦必殺矣

突之詭譎信矣哉厲之篡賊於原繁之言已定無俟後人辯論也君臣之義原繁言之凜如突當愧死千載下聞是言者知正人於此寧一死遂志而不願食其賂爵也內蛇非妖外蛇妖也突自外入殺子儀應之矣故魯公發人由妖興而猶有妖矣位當亦不安申繻則謂妖由人興突不自作妖自無妖今甫入國而即殺一君二公子一大夫一卿乔嗟之慘作妖甚矣以妖由人興之理推之之矣終當爲內蛇故後卒收已死鄭矣之妖申繻之言真足開萬世之愚哉

秋七月荊入蔡

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僞設享食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及成王焉不言生二子猶不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入而暴之不取其地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惡之易肆不可禁止猶火之易熾不可撲滅蔡哀侯一念起於惡禍延及息轉禍又及己雖欲已之而不能已矣其真如燎原之火然也學者每一傳必當細讀是無醜義亦可戒而息嬀之言亦可勸也蔡哀一念之惡反火自焚又當何如懲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音絹

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夏以天子命會伐宋而宋服是以天子復命單伯會諸侯於鄄言以宋服之故以定齊桓之霸也此即以方伯之權與齊尚未有爵命至莊二十七年方使召伯錫命焉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昔天下謂之王氏諸侯謂之霸者何也孔子曰
至於近乎王至於近乎霸文王爲方伯康叔爲孟
侯均有霸之義焉天下有道王者爲政則無是名
天下無道諸侯爲政代天子以安天下則有是名
此仲尼之所與也故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
之器也其王氏周營霸九州以霸於上世矣古今
有時而顯之交變之無天子之命不足以成霸也
齊自昨年冬單伯來會已命之矣而桓則未任事
也今春乃會諸侯而任之故曰始霸也或者不信
信疑諸侯未盡服霸未定也不知始霸何能即服
從已日乃予霸王者初
起天下豈能遽信乎

夏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齊桓公姊妹皆係公子也父母在禮有歸寧
没則使卿寧此姜爲非公親於齊桓乎亦婦人之
過寧宜
戒者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秋諸侯爲宋伐郳。

郳小邾也舊注郳宋附庸故宋故齊桓爲宋伐之
先書宋宋來告主兵也或問如此書伐者何義公
羊胡二傳皆無說對曰所謂其事則齊桓其文者
正不必皆刻求其是也故以記事即春秋義也。

鄭人侵宋。

鄭人間之而侵宋。

鄭旣已尚從齊桓之會何不識齊桓出而天下
之勢一變矣竊伺隙以侵諸侯忠昧甚矣

冬十月。

無事書
首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
首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前年秋侵宋之故桓已定伯而鄭猶頑實如是
不可以不懲然與一二諸侯聲罪而已不聞多步
有不以兵革
之意存焉。

荊伐鄭。

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
禮故也。

鄭伯自櫟入今已二年始告於楚故曰緩楚君仰
侵伐諸侯諸侯懼也楚遂在南服又非列盟中國
者且其告楚之常鄭特以楚數患及恐懼而告之
以東諸夏也楚自輕諸夏之心欲自北於內
諸侯故以下禮爲薪稱啣
於鄭而楚自此日張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
刖足
公父定叔出奔衛。叔段之孫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
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十爲
盈數數盈則極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不早避害

此發心過慮
此寫厲公多覓之情以戒後世乃桓十五年事矣
於祭仲死後又羅織前事以究亂黨苟有知者自
宜早去免患彼多險性生豈
能寬一人耶故君子戒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

冬同盟於幽鄭成也。

齊桓自北杏以後屢會諸侯而不盟今於鄭成而
始盟可謂慎矣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謂也。

郑子克卒。

子爵也。儀父今書爵，杜氏以爲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未詳故書。

【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曲沃武公滅翼，并有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以一軍者，未全予以諸侯之禮。

【傳】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采地之名；詭諸，周大夫。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子國即蔿國。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以地與晉。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

周公忌父出奔虢。忌父，周卿士。惠王立而復之。復周公。

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皆不見於經傳，果遂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抑史多畧而不書。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見惠王。惠王立在明年。休按經若爲孔子作，必於周天子崩葬皆書，惟是魯史之文，故多畧耳。及孔子作傳，以其所采，又爲補綴。如齊桓請傳於周，命曲沃伯爲諸侯，王室日弱，籍爲强大所設，權獨弱小者無所藉，横於天子而畧之不爲意。成晉武得王命爲諸侯，而見父侯周邑，天子不能制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人不朝而執之，此齊桓以權制諸侯，而不能以德化人。自是齊桓既定霸命於天子，諸侯皆宗修朝禮，鄭與宋并最後，信義動無不見。詹言鄭執政者而突之罪大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

【傳】夏，遂因氏、頜氏、頜，烏納反。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四族，遂之强宗，殲盡也。王者以德行仁，天下心服，何至如此。遂人殺數人而自殲厥宗，亦可戒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小人之名。詹，鄭大夫也，逃來於魯，登之乎史，亦可恥矣，故以垂戒。

冬，多麋。

麋不書，多乃書，記異也。君子之心有則不忍於其物。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謹天變也。

【傳】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氏曰：王之覲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皆賜玉五瑴、雙玉爲瑴。瑴音角。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與公同賜，故非是以禮借人。

輕以禮假人，此天子之所以不振，而發宥之禮於傳留焉。

【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后。

虢、晉朝王，鄭伯或亦以齊執其卿，求王爲援，皆在周。是時惠王未昏，故三同姓諸侯主其昏禮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傳】夏，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諱其來侵，所以尊魯。若孔子作經，何諱爲？此魯史書法，孔子釋之以明魯史重內輕外之文義，而其拱敬之意自在文字之外。

秋，有蜮。音或

【傳】秋有蜮爲災也

蜮爲災未詳杜氏曰短狐也以含沙射人爲災余謂恐是食苗之蟲

冬十月

史無事傳叙一事

【傳】初楚武王克權權國使鬬緡尹之楚大夫以叛緡叛楚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使閻敖尹之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名逸遁走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傳叙一事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楚敗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激楚子使別立功乃伐黃黃嬴姓國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子堵敖立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亦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自刖其足以示罪楚子賢之使守門閽爲大伯使其後掌之世爲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此與前冬十月傳同文遂月叙其始末先以諫而自刖是納於刑也後又津之敗弗納君是於不忘納君於善也鬻拳頗無合於君子之大道取其愛君之心耳

夏四月

無事書首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陳侯娶於衛魯以同姓媵之禮也於鄄就衛地行之也稱陳人者魯有輕陳人之意也故不遠及專官而使公子結往盟齊宋公行之遂及者遂及其本事也是時齊侯宋公期莊公於鄄公不親往而使大夫行且又兼行媵事是又輕慢齊宋矣一念之不敬而失志於諸侯故遂受兵

夫人姜氏如莒

君舉必書史不能爲君母諱而目加莒若朝國之辭而隱其事姦可知矣

【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王之妾姚姓子頹有寵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惠王莊王孫取蒍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皆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王奪其十二邑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不列大夫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衛侯抗王有周衛有憾於王冬立子頹

此年秋冬有此事不告不書故傳采而叙之以懲姦惡亦見王不道自速禍也此事而觀又見齊桓之不成霸何無勤王之師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齊以魯背鄄之盟不會陳以魯勝禍爲不恭故合兵西鄙者陳師西邊以聲罪而止不深入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再書如莒非父母國而頻行之莊公何無閑焉化始閨門可不爲萬世戒乎。

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和者使王與子頹各復其位。執燕仲父。仲父南燕伯說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魯史既於告此故於王室大變皆不書何以爲天子之事乎聖人作傳采而叙之乃天子之事矣鄭爲勤王聖人亦節取之爲世法也。

夏齊大災。天火曰災不知其因故曰天火此時天子在櫟鄭伯王必厭而獨勤魯師不問於周此或亦災氣之

所感兆歟。

秋七月。史無事傳叙一事。

傳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作樂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鄭厲語虢叔之言至言也聖人樂取之以訓世後儒欲以其人而廢之將不得聞此理矣。

冬齊人伐戎。戎當爲徐戎近齊魯故齊桓伐之其得失亦無可考或亦伯主之所宜行獨怪不及王室之難攻亦比事而見乎則齊桓之霸非古亦可見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史無事傳叙一事。

傳 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鄭虢相命也弭前年秋納王事弭鄭地。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傳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象魏之西偏辟君也

復辟於舊位耳。樂備。如前偏舞。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惠王今與之。原伯曰原伯原莊公。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尤過也效子頹樂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狩於虢因又述前事。虢公爲王宮於玤。玤虢地爲王建宮。王與之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以鑑爲鞶飾王后之帶也。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酒器也。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鄭伯樂禍當如子頹之有然未幾果身死天下之寃人則聞見已則忘如厲公者誠可戒也鄭厲與虢叔同有納王之功而獨自爲功欲王之偏厚己此又述前事以見鄭厲之終不忠於王又可戒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書夫人薨者以小君禮赴於諸侯也前書遜書如始終無貶詞者史文也若孔子筆削自應不爲之

諸方可作孔子於文姜已於前傳中自之以後隨史文書諱書葬皆從與志明此春秋法也。

〔經〕冬，王歸自虢。

虢寔既滅王，秋在虢，冬始自虢歸於王城。所以書者，譏公忘惡異於鄭厲也，以示勸。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魯會葬故書。八閏月而葬，緩也。厲之爲諡，所以旨惡。厲公卒，子文公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無心之失也。無心之失雖大當赦。故帝王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公行此，不亦美乎。但後世姦政舉大罪救惡例之於眚災，緊不可勝言，書以見不可不謹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者，配乎君之辭。一女子耳，亮葬皆書。踐然女君不亦尊美乎？而文姜愧不足以當之，以示戒。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陳君赦宥，及齊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息其負擔奔走之勞。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官不盡職，謗讟聚興。請以死告。以死辭決之意。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敬仲以酒享公，公嘉之。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享禮卜日，不卜夜。敬仲守此禮。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淫，過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以君成禮，不以淫愛之，至爲仁。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媯，舜後。將育于姜。育，養也；姜，齊姓。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四爻動，巽變乾。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六四位近九五君位，是謂觀國家之光，乘利用作賓於王家，言爲諸侯。陳爲舜後，當代陳爲諸侯於周。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觀者其光尚遠，乃自他處望見其光耀，故知爲諸侯，不在陳，在異國；不在身，在子孫。

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四爻動，巽變乾。是風爲天，乾剛畫在於坤上，有艮象，故曰山也。此論互卦，觀卦互爲艮，否卦互亦爲艮，全卦亦艮象。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全卦有山之體，乾以天光照之。材於是乎居土上。居坤土之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山體尊高，似人君照。天光爲天子所光寵，居土上，有封土，故有此占。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觀者可望而不可卽，故在後世。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風動物也，行動而後著於土，故在他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岳。山嶽則配天。觀有山體，故爲四岳之後。嶽高上配於天，諸侯尊則配天子。物莫能

刑先也入道官也此與祭叔來聘同而不名官殺也朝聘禮不同皆講信修好之文。

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有盟約未及期而相遇。一歲之中頻數相見亦已過矣。

蕭叔朝公。

蕭附庸國叔君弟之稱也舊謂叔蕭君名蹴按朝公於不言來求之意恭不至國亦草野矣。

晉桓莊之族偪盛強偪迫公室桓叔莊伯之子孫獻公患之士蒍曰士蒍晉大夫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富子二族中富強之子公曰爾試其事試用其去富子之策士蒍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族者己之枝葉也不以道睦之德化之而之以罪而去其強盛者是自剪強幹也。

秋丹桓宮楹。

（疏）丹桓宮之楹。丹朱色楹柱也以朱飾桓公之廟柱常事不書此其飾也見宗國之淆廢乎禮矣傳與經無殊文非訓釋經也故如為孔子作若左氏筆自應為釋文不得複書。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卒公立

來赴故書。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齊魯始定盟齊為魯之仇國桓公定霸不共盟遂年親魯今始得之則可圖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疏）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魯大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共恭同侈惡之大也儉中有恭敬之心侈則取多不義縱欲敗度。先君有共德先君桓公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桷椽也刻鏤為盛飾皆非禮也謂合丹楹并非禮也御孫之言極其痛矣人人所宜深思。

葬曹莊公。

魯會葬也五月而葬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疏）秋哀姜至哀姜齊桓公女莊公娶為夫人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

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妻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夸夫人使大夫與宗婦同贄俱見傳不言大夫惟書其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以貴賤之別章物者於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也虔敬也雖從儉亦取名義以示敬榛至栗敬也至敬之義棗早脩治也早自脩治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史者道女書公至書夫人入書覿用幣皆盛禮之辭而傳則摘其非禮者以言之使後世知所戒焉男贄物章以辨貴賤女贄告虔以別男女男女之別家齊而後國治故為大節公于此變父之亂先於此矣。

（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

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晉事不告故不入史傳特以所采廷年時詳之以備後晉文稱伯始末耳然其事亦自其懲勸至作經大旨則在不忽一事以存心窮理耳。

大水。

諱災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蓋曹世子也赤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戎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時事又一變矣。

郭公。

闕文不可强解教而已。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五年　四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女叔字當爲陳侯之弟魯與陳始結好故魯史書其字而不名以尊之也若謂聖人嘉之是未達傳意顧離合。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告名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鼓也用牲只祭社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周六月者四月也四月爲正陽之月慝陰氣也正陽之月至無陰慝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此時日食與常食異故非常也於是用幣於社以求救伐鼓於朝以自責此古禮也日者純陽天地之吉氣食者陰侵天地之慝氣當此純吉無慝之時而慝作焉則慝甚矣古人以此爲非常故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今魯亦值此變用此禮而特改幣爲牲則失之。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爲杞夫人將嫁曰歸人君嫁女亦必書焉不忽一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門國門非常言水太甚

凡天災有幣無牲日食大水皆天災幣所以祈請故用幣牲所以饗神故無牲并見前日食用牲之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災也鼓自責亦戰伐以云救助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七　莊二十五年　五

魯以大水伐鼓於朝用牲於社神門神亦以水非常水之故而不知不當用牲用鼓也此二事者史以謹災傳亦爲請災之譽。

（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以聚處羣公子冬晉侯圍聚因名邑爲聚云盡殺羣公子。

爲人殺人者皆所以自殺也哀哉晉之衆公子乎亦可爲萬世戒矣。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母弟季友也凡內大夫出行朝聘曰如如陳報女叔之聘也不以君弟稱亦以君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戎近曹侵曹則逼魯矣此猶其所當討者修韓禦自立耕攘而懲之。

晉殺其大夫。殺大夫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晉世子充而赤甚位，今殺大夫，或誅羣之黨乎，惡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戎在徐州之域，伐戎而未深入之辭，戎亦近宋，故宋主伐而請齊師，曾會之也，以聲其罪，不惡也。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城絳以為晉都，深大其宮室。史記是年晉都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昔孔子作春秋，所採於晉之乘，遂年將而分晉之故，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

傳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非諸侯政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巡狩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天子為民事建諸侯。卿非君命不越竟。竟同境。莊公洮叟其女，會之於遠境，僭其禮儀，勞民傷財，是不為民事而舉動，不成為諸侯矣。傳故并著天子諸侯卿違舉出境之義，使後世知所謹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 夏，同盟於幽，陳、鄭服也。陳自殺太子御寇，國亂，或不聽霸命；鄭自齊執其卿，或亦告有二心，史傳多有闕書，而齊桓亦未嘗與一師以問之，此桓之所以異於求霸之諸侯也。今陳、鄭服，而後約五國之盟，同之云者，同心之盟非有强也，此必齊桓有躬自貴而總諸侯之自服者，所謂不以兵車者，此之謂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如陳之辭，有公命也。有故人之喪，請於公而會其葬，故書如陳。此會諸侯葬之禮也，而其實則葬原仲，季友之私交也。擬人之臣於其君，豈禮也哉？故傳明之，以垂戒。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用禮也，而以葬諸侯之禮禮私交，則非耳。

冬，杞伯姬來。

傳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問安於父母[illegible] 出曰來歸，出謂犯七去之條而被棄也。夫人歸寧曰如某，本國夫人寄繼國歸寧日如某國。出曰歸于某。

禮，女嫁於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雖女子亦得盡其孝道焉。傳因并著歸出內外之異辭，以明為辭之義。此素王出而天下文明，天下文明而萬世所以無苟道矣。至今無不畏名義者，春秋之功也。

傳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虢屢伐晉。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與猶助。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如是以畜養之，而後可用。虢弗畜也，亟戰，將饑。不畜而數戰，故衆散亂將至。士蔿之言，兵有道存焉，有國者不可不知也。子國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

莒慶來逆叔姬。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此亦下嫁之義。

杞伯來朝。杞伯杞侯也。今稱伯，失考。娶於魯伯姬，應有朝見之禮。

【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方伯也。衛立子頹在十九年，今惠王以復辟，未正衛人之罪，故又命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將伐衛而會於衛地，亦不大會諸侯，此齊桓緩於討衛之意，而使之服罪耳，亦不以兵革之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取賂以贖罪於王也。僅取賂而還，言不足以正衛之罪，不盡方伯之職。

【傳】晉獻公娶於賈，無子。賈，姬姓。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子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嬖，皆晉大夫。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二屈皆晉疆埸之地。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廣莫，謂曠絕。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使二人合辭共稱，俾曠絕之地爲都，則大關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皆居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如耦耕然，而主耦者驪姬也。曲盡千古女子小人讒害之情態。後人熟於春秋，則可以知所防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吉書。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楚令尹子元楚文之弟。欲蠱文夫人，楚文夫人息嬀也。欲惑蠱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遠郊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建旆以居前。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人在後。乃反槃衆

軍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外郭門，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之城門懸而不閉，示暇有備，出兵皆效楚言以惑敵。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鄭亦畏楚，將奔避。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齊桓自定霸以來，多不尚兵革，於救鄭則若動焉。楚雖稱強，得鄭則中國危，故不可以緩也。傳并述伐鄭始末，以見子元之無禮，而楚俗亦可覩矣。

冬，築郿。魯邑。

〔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邑小都大，故有宗廟，小曰築，爲墻而已；大曰城，其功倍。傳言此，要見築郿時也，亦非大作功勞民也。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冬，饑，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本不同時，二者皆無，總成冬日之飢，故史合書之。臧孫辰，魯大夫文仲也。傳明其爲禮，蓋使役之人告糴與與糴者皆尊之，不敢失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延，長也，長廏之廏。史言新延廏，意未明，傳釋以爲新作，蓋飭爲也。又以春作爲不時，妨農也。日中，春秋分也。馬春分牧於坰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草枯水寒，故日中而入。是一歲之中，半年在廏，又何飭爲也。

〔傳〕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鐘鼓以聲罪，無則不聲罪也。襲，輕師掩取也。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盟，蓋伯有命也。自是許始從中國，但不能以鐘鼓明正其罪，亦大夫專用師之道，豈可予書。

秋，有蜚。

〔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傳謂災，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必爲災也，可以該凡書災異之義，要皆謹災之意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而叔姬猶書卒，能執其節也。紀季赴魯，而魯爲之服，故書有禮也。

城諸及防。

〔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諸、防，魯之二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龍星角亢，晨見東方，謂今九月也。畢務，農事始畢也。戒，教也，教民始知土功當興也。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用，言致備築作器用。水昏正而栽，水定星也，昏而中，謂今十月也。栽者，謂樹板榦而興作也。日至而畢。日南至，今十一月也。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城築以時，則上下公私交有所濟。傳并言其時之皆於星紀者，以教後世人可違天而行事乎。

〔傳〕樊皮叛王。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也。此亦王室之變，諸侯之責，史以不告不書，傳采而叙之，以明其大。

三十年，春，王正月。

史無半傳，叙一事。

經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
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虢公可謂盡職矣，著以示勸。春秋外有齊桓，故王猶可以自振，而虢公亦有可自恃矣。仲皮之字也。

夏，次于成。

成，魯地。次者，公次之也。齊將降鄣，鄣近成，公恐齊桓有命，將欲爲齊而待之於成也。此春秋齊桓之意。公羊春秋作師次於成。君行師從，不待言，但多書一字，故後儒爲救鄣之說。紀且不救，而救鄣乎。

傳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梏，手械。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鬬穀於菟爲令尹。令尹，子文。自毀其家，毀，減損也。以紓楚國之難。家強國弱，故多難。紓，緩也。

以見子元之可戒，子文之可法。損其尊寵，臣不敢驕肆以逼君，國人自相安，而患難不生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附庸國。降者，以兵脅而附之。說者皆以爲齊罪，然不可考。文王爲方伯，固亦脅并小國，湯亦攻弱兼昧，殆宜不論。但記此一事，即心存此一事，而自反無失，此春秋教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時紀已滅，紀季命魯而葬之。一婦女，而卒葬留於萬世，以識其賢，故春秋作，而天下文明。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譏人疑而用牲，則習而不察，即已非所謂矣。此亦未有存心窮理之學，故戒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傳 冬，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魯濟地名，濟水在魯界者。山戎，北戎也。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之。可知史傳多有不盡之文。春秋大指，要亦不在此也。按齊桓將伐戎，先謀於魯，以慎審其可否，然後舉齊之師，不勞諸侯，是亦不以兵爭制勝者也。如其仁云。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古因築臺於遠，知不緣古侯爲遊樂也，爲防禦也。莊公始見幸於霸主，而自肆其志也，與可以示戒。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降稱伯，失所考。未同盟，不赴以名。

築臺于薛。

薛，魯地。夏動土功，尤所戒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捷，獲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傳示四夷，以爲警懼。中國則否。若有伐諸侯之功，則不獻捷於王，示不忍也。諸侯不相遺俘。俘，獲也。囚敵之類，雖戎狄之俘，亦不相遺。

以獻王之禮獻諸侯，是無王室而附於不義也。齊桓以爲報魯濟之謀，而不知犯禮，故傳表之。然後天下後世知非禮之譏人焉。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莊公一歲三築臺，其爲蠹民力、盤樂怠敖，不問而知，以示戒。

冬不雨。（冬不雨者，三冬不雨也。雖異而無害，然書之者，為土功勝也。一歲三築，土勝者水，可不戒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傳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穀齊邑，曰小穀者，為管仲也。齊桓以穀為管仲私邑，故稱小穀。公下有也，齊桓嘉管仲之功，為城私邑。莊公恭於齊桓，而輔助其功，史諱為齊，而若自城之辭，傳特明之。接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而管亦賴其安。助城私邑，不為過矣，但非時，亦戒焉。）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廿八年，荊伐鄭。）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齊伯欲伐衛而先會魯，謀山戎而先會魯，茲為鄭謀楚而先遇宋，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最先霸也。然而魯宋之輔翼亦有功哉。）

傳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名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明於善惡罰之明神）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何道處之）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如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往莘祭之）聞虢請命，（虢閒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民神之主也，虢公虐民而求賜於神，此以知其必亡。）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宗史皆官，應區嚚名也。神許虢以土田之命。）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聽民政順民心，聽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正則自正於己，直則能正乎人，而壹者專一於聰明正直而無二者也。）依人而行。（靜無私，其禍福因人之善惡行。）虢多涼德，（涼薄也。）其何土之能得。（言賜土田皆以禍之也。）

（鬼神者陰陽之理，體於物而不遺者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書之矣。至於觀之而有見，遠之而有聞者，已非矣。雖然此亦即驗物之理，所形見者，故世有怪異之物，或有形，或有聲，以與人相接，亦謂之神靈。彼亦不自知其故，而在陰陽役使之中也。上世聖帝明王，不時亦皆有之，但皆務民之義以盡人道，而略之不講，故後世無傳焉。史過、史嚚之言最明且切，故聖人作經而附之傳，而鬼神之道明，天下設無怪異之物矣，學者可不詳哉。）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黨氏魯大夫，孟任黨氏女，公從孟任求合，孟任閟門不與。）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以許莊公。）生子般焉。（般，孟任子。）雩，講於梁氏。（雩，求雨祭天。講，肄習禮儀。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觀之。（女公子，般之妹。）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圉人，養馬者。）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城門。走而自投，援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後，立後嗣。）對曰，慶父材。（慶父、叔牙同母弟，皆莊公庶兄弟，蓋欲奪般之嗣。）問於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僖叔即叔牙。）待於鍼巫氏。（魯大）

夫使鍼季酖之。酖鳥羽有毒,畫酒飲之則死。季友聞叔牙欲立慶父,知必為亂,故以君命殺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牙欲亂,廢太子,季友誅之,使亂不形,忠君也。使牙就以病死,不以罪誅,而得立後世祿,親親也。處變而得其道者也,可以示勸。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傳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

路寢,正寢也。君寢疾,則居正寢,正其終之義也。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即位,嗣君之位也。而嗣君之位即於此定矣。次,舍也。舍於黨氏,二家以防亂也。其位危可知矣。夫自隱知不得考終,莊公季友亦難發於正寢。蓄桓弒隱,無人討罪;齊人戕桓,莊不復仇。由是魯之臣子視君父不為重,篡弒不足異,而齊又不復自立於魯,政事後殘滅,妻無叔宗,亂不定,慶父因以乘其隙,子般之位焉得而不危?茲皆可為鑒世戒者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傳 冬十月己未,共仲(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成季即季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時八歲。

子般弒而書卒,史諱之也。傳為著其實,猶如史之志弒也。先君未葬,故子般不稱君,不書薨也。成季奔而閔公始立,非季友之立也,有義存焉。

公子慶父如齊。

書如齊,告亂也。慶父既弒君而託於圉人,討圉人必立己。及魯人不與,乃如齊謀立閔公。閔公,齊甥也。將以媚齊桓,免罪,而後更圖也。此以見立閔公之由也。

狄伐邢。

狄,北狄也。邢國在廣平,姬姓,周公之胤也。狄犯中國而書伐,言狄強也。師必有名,邢不自正也。

春秋疏畧卷之七終

春秋疏畧卷之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淯允清參校

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史記名開。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新君即位改元，應於正月書即位。史於閔公元年書春王正月，而虛其即位之文，亂故也。亂者，子般弒也。諸弒君不書即位，正也。或謂既爲君矣，有不即位者，然即位矣，不有其名也。其實即位之禮，先即其位，後即君位。亂之時，喪位未立，踰即君位，不成禮也，不如虛之，所以示後嗣慎所即位也。）

齊人救邢。

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宴安之爲害，比於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文王勞還師也。）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豈不思歸以自宴安，畏此簡策之所書，蓋以宴安書之簡策，人皆惡之者。親暱相恤，人有同情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從暱也。書之簡策爲暱。齊桓氣高而志薄，功少就而耽宴安，怠於求邢，則霸業頹矣。宴安於酖毒之殺人乎。管仲以文王之爲方伯勉之，勵之以簡書，片言而諸侯蒙其休。然則齊桓無管仲，其猶瞽之無相與。）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傳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史臣書其君，故曰我君；傳孔子作，與世故泛曰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傳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此時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難。閔公方九歲，就使之請於齊，歸季友，若必待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如衛之石碏，深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既盟，桓公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若俟季友之意懇於齊，則慶父不敢去之矣，誠如吳氏之說也。史因書季子來歸於齊盟之下，以嘉季友，非傳其何以見此。）

冬，齊仲孫來。

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齊大夫，名湫。）書曰仲孫，亦嘉之也。（嘉善仲孫，故書字。）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令湫省魯難。此時尚未書，慶父哀姜猶弊亂，歸以責，言此其可嘉。）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問去

慶父之道。）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彼作難不止，將自敗。）君其待之。（權要親臣，攻之不易，反其其難，不如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周禮，周公之所制作，成王命伯禽世守，得用天子禮樂以備考稽，此時魯猶未廢。）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因禮爲固之本，魯不棄周公典禮，則根本安重牢固，有禮宜親近之以觀禮法。重固難動者，因而成就之。）間攜貳，覆昏亂，（有禮則信讓，攜貳反是，故宜間而疏之，不可親；無禮則昏亂，如慶父之徒，而覆亡之。）霸王之器也。（器用也。）

史書齊仲孫來，何足爲經？聖人取其事之始末，作之傳，不但省難存魯之事，爲可嘉；而秉禮之國，未可動，其言金石也，可不爲萬世明之？學者不信傳焉，徒違此語之微哉。

【傳】晉侯作二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滅宗國，王命以一軍爲晉侯，今始自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姬姓。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遠之外都，非太子也；將下軍，又是卿職，位極也，已先處窮極之地，又何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太伯以逃爲讓，今稱亂無端而太子先逃，是亦讓也，故爲令名；亂及而逃則惡。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取瑕也，誹禍也。心苟善，逃亦有家，何也。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天若祚太子，不患無晉國。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

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魏之爲名，言大也，今以賞萬，是從盈數。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故車從馬。足居之，震爲足，變坤，安靜之象，故足居之，言乘車馬。兄長之，震爲長男，嫡長君象。母覆之，坤爲母，母覆庇無患。衆歸之，坤爲衆，衆歸之君也。六體不易，一爻動作二卦。者有此六義，不可變改。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此又論本卦之卦名義，比合屯固在已，則安於敵，能殺以致勝。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畢公高子孫，當復爲公侯。

士蔿之言，至言也。太王欲與王季，晉獻欲與奚齊，其命治亂不同，而人子處之則一也。於事之未形，脫然讓國而去，何其賢也。若待事形，逃之則爲罪人，不逃禍必及身，而君父亦棠惡矣。此可爲天下後世爲人子而處變難者立法也。傳又并記畢萬事，以示古法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自人不信傳而此法已失，傳矣。遂遺後世術數之弊，鬼谷、康節之數，皆名周易，此春秋爲持教窮理盡性至命之書，其精測又爲測異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國也。書曰齊人遷陽，齊人遷之，非陽自遷也。蓋滅其宗社人民，而有其地，利之也。所遷不言地，從不容見不成國也。此見齊爲三王之罪人。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於渭汭。犬戎，西戎也。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舟之僑，虢大夫。祿謂諸侯爵祿。因敗犬戎而發見，知虢公必將益驕，以速其禍，故去之。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古人之可學者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夏，吉禘於莊公，速也。

夏祭曰禘，非五年推自出之說也。吉禘者，介凶而吉。天子三年喪畢，將致新死者之主於昭穆之廟，而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行祫祭於太祖之廟，出祧廟之主，合食於此，以徧告焉，是謂吉禘。天子礿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禘嘗祫烝，爲則禘也。自成王賜魯重祭，唯魯得行祫禘也。詳見王制、祭統、明堂位諸篇。後儒之論禘多誤。于莊公者，致莊公主於廟也。傳曰：速，何也？接禮季夏六月以行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定時也。而閔公早於五月行之。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服闋，莊公薨至今方二十二月，服未闋而行吉祀，豈不亦速乎？夫禘有定期，不可改易，若喪畢在期前，主猶祔祀，必待期而行入廟。

禮若喪畢在期後,兩主寧久祔於祖,亦必待下期而後行。入廟禮,寧遲勿速也。何也?若服未闋,期未至而速行之,在人子為短喪,在新主為躐進,在遠祖未及祧而遽遷以祧,在列祖未及遷而遽遷以遽,在太祖亦不忍以觀此無情無理之事,神豈不共為之辭乎。魯之郊禘非禮,此之類也。史若行禮之前而書於夏五月乙酉之下,則速之意明矣。此後而類之,例非傳孰能識之,故傳非聖人不能作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卜齮,魯大夫。賊,殺也。宮中小門謂之闈。

慶父以閔公任成季,不得志,故假卜齮以弒公。史諱之,書公薨,志而晦之,例傳為明之,以懲惡。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 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適,謂先行。共仲奔莒。弒二君,魯人不服,故亦奔。乃入立之。季友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魚,奚斯也。慶父使奚斯請免其罪。不許,僖公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共仲知不免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欲立共仲。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孫,奔也。齊聞故。齊人取而殺之於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齊殺哀姜淫亂,殺其女,以尸歸,齊僖請其喪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楚丘父,掌卜大夫。卜之於龜。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公右,以輔公。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周社,亳社。

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言季氏與魯相終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大有離乾下。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五爻動,離變乾,乾為君父,離變乾,是臣子同於君父,敬也。離變乾,其敬與君位同。一爻動作兩卦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粗觀經書,亦見姦邪之必敗,而使人懲勸之心薄;及傳詳之,則姦邪果大有可懲者,而成季之賢,令人勸勉之不已。傳非聖人不能作也,微者而能使之顯。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卿高傒也。來盟,齊桓之命,立僖公,平魯亂也。稱高子,魯人嘉之也,與齊仲孫同文。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狄滅自邢及衛,此管仲所謂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玦,玉玦也。與甯莊子矢,甯速也。使守,公出,使二子守國。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玦示當決斷,矢示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繡衣示不亂序,聽二子以居守。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滅者,君死國散,史書入者,以後復存也。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狄畏鬼神,故前以不先告神,神不佑。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謂石寧當速去。夜與國人出。二大夫為守,乃率眾不守。狄人入

衛遂從之狄逐衛人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年十五六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公子頑惠公庶兄昭伯不從齊
人強之此齊人有所指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姜通頑生男女五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
逆諸河宵濟迎衛敗衆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
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於曹
廬舍曹衛下邑其年戴公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衛亂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思歸唁之不可故作是詩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
千人以戍曹虧桓公子武孟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
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複具曰稱五牲備祭祀門閑之用木材爲門戶用歸夫

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兩匹也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
曰兩言三十匹
言也而史書入其後復存也北狄強勝行邢及衛皆滅夏自弱弃彼能弱中國也傳備詳其事其中
有可爲懲可爲勸者何一非存心窮理之益哉在學之無忽耳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鄭大夫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
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將
兵禦狄久而不召師衆散歸克奔陳公子素惡克
事君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
爲之作清人史書棄師敗績之辭傳明其故則不
敗於敵而敗於君君若臣
之自取也所以垂戒。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
克諫曰晉大夫太子奉冢祀冢大也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膳廚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
曰撫軍助君撫士卒守曰監國代君監臨國家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國政正卿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太子統師失官稟命失威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
之將戰勝敗難測言事急宜勿用太子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

民謂君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宜以不共
爲懼何故慮廢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
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君服佩
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爲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
外祖父也爲申生御以太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
晉卿將下軍梁餘子養爲御羊舌大夫爲尉羊舌氏叔向祖父尉軍尉也先友
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言衣君身之偏
兵權偏躬無慝兵要遠災分君身之半無慝惡也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既親愛又無災何所憂狐突歎曰歎先友不知君意時
事之徵也天時爲事之徵應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在身爲章

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在服為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佩中心之表旌可以明向背。貫以春夏若殺太子之事當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服殺太子身以純）
色為服 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自有法度所太子之衷自有佩玉之常度）
今命以時卒（一時之終）閟其事也（冬盡是閟其事）衣之尨服
遠其躬也（尨雜色是疏遠其躬）佩以金玦棄其衷也（金寒玦離故棄其中）
心 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答先友勉力於狄意）梁餘子養曰帥師
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
而尨命可知也（韋弁軍之常服不獲韋弁而獲尨雜之衣君命可知）死而不孝
不如逃之（從父有殺子之名為不孝逃則自處罪） 罕夷曰尨奇無常金

玦不復（尨衣怪異非常金玦示不復反）雖復何為君有心矣（有殺太子之心）
（雖反何益）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 曰盡敵而反
敵可盡乎（公之命辭）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也（違去）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
知其寒惡不可取（寒薄也雖知君心涼薄不忠不孝之惡我自不可取）子其死
之（言太子宜死於敵） 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
桓公（諗告也）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
必乎（言不得立）孝而安民子其圖之（逃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
身以速罪也（與其猶言勝如勝如戰死以危身門戰不死而罪亦速及）

晉獻公信讒以殺其太子可謂惑之甚矣傳詳
其事庶幾後來者知所防戒也至於里克之言可為
君父者鑒之可以達慈愛之理為子臣者鑒之
以生忠孝之情至哉言乎古無二道也若夫狐
突與羊舌大夫其所陳為太子謀者發盡天理人
情之變一以逃身為孝一以死命為孝要之無不
可者君父命死子臣何所逃逃難毋苟免者是一
道也若夫亂命可以死可以無死寧逃身以受過
不與君父以惡名是亦一道也傳之示人
以道可謂廣大精微矣豈必拘於一隅哉

成風事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僖公之母繇古辭也聞卜楚丘之占所乃）
季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為僖公元年傳）
（此傳見成風信卜成季之賢僖公立由於正。）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言於僖元年邢遷二年成衛於曹霸業於此始有所建明故傳先見遷邢封衛事於此以明霸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文公名燬衛公之術求大布麤布大帛學）
務材訓農（蓄材木為門戶宗廟廬舍之用）通商惠工（恩惠加）
敬教勸學（自敬其教勉人以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方法能有才能之人任之以事）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季年末年文公二十五年革車兵車）
（言致十倍之衆）
傳言衛文公處患難而能興儉勤有為率修四民之業以致殷富可為世法者也從以文字讀過不見古人苦中則曰左丘明之言耳噫此春秋所以為濫朝議不足列諸經矣

春秋疏畧卷之八終

春秋疏畧卷之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澍允清參校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僖公即位而不書，以前年八月遭閔公之難，嘗出適邾之故，亦繼弒君不書即位之例也，所以不忍亂而與即位也。傳因言公出復入，而史策終並未明書者，為國諱弒君之惡，亦所以存諱惡之禮也。故傳悉表出之，以教後人知禮法耳。此在史為微而顯之義，而傳不為之諱，故知我罪我，在乎傳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具，俱也。俱將邢國器用遷之，師無私用。夏，邢遷於夷儀，邢地。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諸侯之長曰侯伯。救患，有寇盜之患救之；分災，水旱饑饉則分己之有以濟之；討罪，討諸侯之有罪者。此州長之定制。

齊桓僅以二國之衆次聶北，自頓其師以臨邢，自靜其師以制動，已不同於當時之濫用兵車者矣。待邢潰奔師，狄人直逐之而已，霸主之師何持重如之。邢遷者，邢自遷也；城邢者，非邢自城也，諸侯城之也。侯伯有救患之禮，齊桓其足稱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見前年。哀姜，齊桓女也，淫亂殺二子，為魯國法所當誅，魯以臣子義不得討，故齊桓召之於夷而殺之，以喪歸齊，此以義滅親，霸主之無私，可以服諸侯也。

楚人伐鄭。荊始稱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於犖，犖，宋地，又名檉。謀救鄭也。楚惡鄭，惡齊也。是時楚强阻齊，霸者楚也。不得楚無以定諸侯，救鄭之謀，可霸者不為私謀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偃，邾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戍，守虛丘之卒衆也。

虛丘之戍將歸還邾，公何故敗之？蓋必哀姜奔邾，邾人誘之也，又送於齊而殺之，為魯之辱，故僖公將以報之，此亦不反己而責人之私，公蓋過矣。史書敗邾師，若僅為軍功，傳明其為歸國之戍，卒亦不足以銘功矣，以示戒。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

(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莒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已非矣，又以師臨魯重求賂，無禮之甚。古者命卿帥師，莒君之弟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史因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耳。莒乘魯之危，非僅貪賂，故季友之功大，而錫之田邑，此以見季氏所由盛。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詳閔二年傳氏不稱姜外齊之殺女也女有三從既從於人則魯爲政雖父母不得主其生殺齊桓伐義未免失之太過已甚之義仰非義矣故傳明之以見霸者之粗知義而非精於理失於仁也前者姜氏罪於義也故不絕齊者所以明齊桓之能執法除魯患也義也故得失兩存之而道廣大矣備者謂魯不宜請葬至自齊譏之也是知義而不知仁也當死而死之姜氏之自取也爲我君夫人還其尸而葬之臣子之道也傳非聖人不能作也此盡而不汚之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詩定之方中謂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悅之蓋齊桓率諸侯之所爲也魯史不書所會之諸侯若爲自城之辭者爲後也諸侯既諸而魯後至故不書所會此正見城楚丘封衛諸侯之力霸主之功也儒者不信傳謂不書齊侯不與桓專封之僭也昔文王爲方伯滅國城邑不聞請命果藐天子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僖公嫡母也子無絀母之道故以小君禮葬之是爲能盡人子之禮可爲世法者也君姜之通慶父弑二君孫於邾薨於夷其可懲者自於溯傳見之各盡而無偏故曰盡而不汚云。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猶寄外府還爲吾有公曰宮之奇存焉虞之賢人言國有賢人謀不可得行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自少長養於公宮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狎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冀國名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三門鄍邑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病猶敗也及虞伐冀而敗之則亦唯君假道於我之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分兵聚於道路名爲保守逆旅之客實以侵我邊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問虢伐我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下陽虢邑先書虞賄故也虞非主兵惡其貪賄

晉滅下陽而首書虞師史蓋以受賄故而特罪之也此爲貪利者戒。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傳】秋盟于貫貫宋地服江黃也江黃二國今湖廣地

江黃楚之與國也舍楚而齊其間邪遷叛歸衛國悉亡之風霸主實有可試而來者乎。

【傳】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寺人內奄官豎刁也漏師漏洩軍事多魚地名

此言齊桓霸業方盛之時即伏將衰之機在於信任嬖寵自貂始也漏師非謂通於敵以作姦蓋師必於政聊此軍之機要所存也齊侯寺與衛正國人之素服其教養而鄰人久重其名實故以寺人之賤貂之邪佞始擅貴寵師於多魚之地霸主之師爲遠邇所畏服者茲已喪失其實是之亂氣於此漏洩也後世人主能達漏師二字之義可以稱智矣。

【傳】虢公敗戎於桑田桑田虢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鏡也言能自照見而益其疾

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五稔五年也稔熟也穀一熟

以計年歲故云焉下九年晉滅虢張本。

人心一念之澄爲聰明之本懼則常自反觀以明得失而生動慾故懼人之警也此鑒常於拂意留之決意奪之疑奪則怠而日加疾害必矣故卜偃知虢公敗戎之功必生易晉之心輕敵之心侈於內撫民之政必怠於外五年而不亡未之有也易云懼以終始其要無咎。

冬十月不雨。

十月盡一時之辭周八月也不雨一月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其敬心足法也。

楚人侵鄭。

傳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侵伐二字有輕重史惡楚則書侵言有侵掠傳言其師名則曰伐門鄭聃言事急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傳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自昨年十月至今五月總不下雨至於六月乃雨其間八閏月是不曰旱不爲災也。

旱八月而不爲災何也周十月今八月也秋禾已熟而來年入矣周六月今四月也爲物方將盛大須雨之時也中間八月宜旱故雖旱不害於此可留後世知農時雨賜旱澇之節此等事以前皆不書至僖公始書之可見僖公務農重穀之意以爲世法也。

徐人取舒。徐舒二國名。

曾類曰荆舒是懲舒與楚比而爲中國患久矣徐蓋附齊受霸命爲中國攘楚也徐來告故書

六月雨。

傳見前註雨得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

傳 秋會於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侵鄭故。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傳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臨也陽穀之會齊宋江黃四國止伐楚之諸侯衆矣皆伐楚之謀有賴於江黃而江黃以宋適故也其謀既定諸侯之衆各使盡卿受命不黎其君往來陽財勞民也此見信義者不黎也。

楚人伐鄭。

傳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鄭大夫。曰齊方勤

我棄德不祥。

勤勞勤也棄德不祥一語意深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役使其詐譏之故聖人作經救之。

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蔡姬蔡女齊桓夫人也蕩搖也囿園中池公懼變色禁之不可。禁止姬姬不止公怒歸之。遣姬歸蔡未絶之也蔡人嫁之。

蔡姬恃寵見譴爲不敬也桓夫絶寵而蔡人嫁之亦以見討爲無禮也將蔡欲與楚而背齊故嫁姬以絶齊不智之甚也此一事得三戒。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因伐楚而

伐蔡創楚之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佚馬風不及牛，牛風不及馬。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周召公奭命我先君太公召公以王命命呂望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河西爲王畿。南至於穆陵，楚地北至於無棣。無棣，北之盡。此以荅涉地之問。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茅爲縮酒之用，以共祭祀。此楚常貢，貢其不入，徵求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孫，巡狩至楚，溺於漢水，問其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

陘，楚地。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爲楚要地，故進而據之。

或謂齊桓不以伐鄭爲師辭，何也？曰：舉伐鄭，楚必有辭。又謂不責以僭王號，何也？曰：舉僭王，則楚罪在不赦，兵革必不已。楚般雖以力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必成矣。故特舉王祭不共，其名正大而罪易贖；又舉昭王不復，其罪重難贖而易辭。楚人之對，若霸主爲之地也。真堂堂正正之兵，操縱在己，可進而可退者也。周室於此尊，而楚勢已屈，春秋以來無此舉也。

夏，許男新臣卒。

新臣，許穆公名。師許叔時在師中，而不書卒於師，此事而見，不煩書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經］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召陵，今郾城縣東有召陵城。大約陘在蔡之南，召陵在蔡北，退師所以禮楚。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不穀，諸侯謙稱。言諸侯之衆非爲我來。先君之好是繼。繼桓太公之好。與不穀同好，如何？欲楚同中國之好，以息兵安民。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楚服齊，故使屈完來盟於師，欲就陘次而盟之也。齊桓嘉楚之來，退師召陵，而後盟之，雖攜勝兵而謙以承之，所以禮楚也。楚習驕矜好勝，一當此謙，頓失恃矣，然後知諸夏之非素弱，以禮義行焉耳。則庶幾自脩於無禮，而不敢輕中夏矣。至於屈完之言，以德以力之說，可不並垂爲世法哉。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經］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病於供給。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兵久出，疲敝。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屝，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鄭邑。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濤塗之謀，誤軍道，而且多事，斥之不聽可也，何亦許之？申侯詭詐而得賜邑，桓亦未察也。執濤塗猶可也，陳之不忠未審，而加之兵，抑過矣。霸者之舉動，豈輕？濤塗、申侯皆姦詐小人，傳於此三示戒焉。

江黃近陳而以晉士其兵此亦薄言伐之聲其罪耳亦異於今之諸侯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原因伐楚出師其伐蔡伐陳特其間細節耳故告廟飲至以之助霸以服强楚可無愧於功矣

葬許穆公。

【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諸侯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許男也葬之以侯禮加一等以賞其功此推而進之之禮也得因并述加二等之禮以示推進之禮有不同也非常不以袞斂因其死而加等於是始有以袞服斂者又禮之變也非傳後世何因而達此禮乎按此伐楚及葬許穆告之天子與否皆失考或自天子錫有命矣無一事不令使宜行之有有闕告者也說人何可聞史文以妄議傳乎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經】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戴伯公孫茲也叔牙子七國之師皆大夫從事故內名外稱人前書伐陳陳師境上二舉其罪而止此日侵則逼近城邑其勢若取之辭相之侵陳非爲土地人民也欲以成故陳歸濤塗耳不欲終其怨也陳不知自贖罪求成故侵以成之此所以能得諸侯耳管仲能因禍爲福此之類也

【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筮之吉凶其理故短人之信龜短也筮有吉者未必非凶如南蒯得黃裳元吉實凶也卜者吉凶於象易見故長人之信龜長也其不吉者則不吉也如下繇辭云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卜繇兆之書謂變攘除羭美也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美善之事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久而猶有餘臭喻香比申生臭比驪姬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太子申生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墳高起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辭辯也君必辯焉必辯其故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得此弒父惡名難爲人容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薄言晉獻公終於信讒殺其適子其皆如此詳爲世戒而著龜之用其淺深難易亦附見矣儒者疑認筮短龜長之說盡亦思一部易理蠲四聖人之聰明其言無所不備而反長乎龜卜之用至孔子而不傳而反短乎筮可以盡性至命孔子合天下深於學之君子所以爲學可以占險邪之事焉得不恒也龜所以爲兆耳不論邪正善惡但呈其吉凶之象近俗易曉故長君子之所不爲故自孔子廢之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蓋十一月一日冬至

至也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視告朔也觀臺門闕也

望雲物之氣色以察災祥也而書以記其所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分春分秋分至冬至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為備者早為戒備以弭災患也

此常典也每歲行之但委之日官以掌其職而人君不問久矣僖公以朔旦冬至為曆數之始而故以行之故史以常典不書而傳特書其事以與之使後世知所重焉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告乃書如經為魯史文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寘薪雜土以築則固不慎置則不固夷吾訴之公使讓之也讓責士蔿稽首而

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不築則廢君命為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堅築則固寇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不築與堅築皆非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築邑不如保護二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將其讒欲殺二子當其讒已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言讒譖並從之衣尨茸亂也言貴寵之多三公之君也言與君相敵。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徇令於衆曰校者吾讎也校言敵與君父即讎寇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寺人披斬重耳之袂遂出奔翟也翟狄

前年冬殺今始來告故書於今傳并書重耳事見重耳之得其道也使者吾讎踰垣而走此即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求之常在側殺之則不可得之義可為萬世法者也亦可以見申生之不知道變從為恭世子而已求可以語道也不逃則辨此於諍子不諂於不義之剛不辨則逃不與君父以殺子之名不自受過而陷全己節使親蒙惡子吉下人猶憾之所謂意必固我聖人不為者也於傳留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此伯姬與之而稱生子方十歲朝者見也諸侯之家相見日朝朝非即如兩君相見之朝禮也將見女子事以朝孫見之禮來耳穀梁遂生異議謬矣或問書之何為曰雖細事而不忽春秋之教也。

夏公孫茲如牟。

傳 公孫茲如牟娶焉。

大夫娶於他國不言娶言如者出聘之際也卿君命而往借命通於諸侯而後娶於其國為娶而聘之非以為娶焉公私全而君臣之義明矣此微而因之例非傳不見傳非聖人不能作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衛地

傳 會於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太子鄭名鄭王子帶將為亂故。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將為亂齊桓以為議之於朝貢之以諫言從則文不從則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帶亦必畏諸侯而不敢動矣齊桓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而忠於謀周也。

傳 陳轅宣仲即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

壤其賜邑也。韓虎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
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
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此非一時事。
此以見小人之交相仇怨機械變詐不測。人君宜知所防而亦戒人之不可陷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叢）秋諸侯盟齊因諸侯大晉又相約信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
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
其不朝於齊也既以王命爲喜而既會不朝則畏誅故惟逃耳故逃歸不盟
孔叔止之曰孔叔鄭大夫國君不可以輕逃匹夫之事故日輕輕則
失親親謂齊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及害至乃必求盟所喪多

春秋疏略　卷之九　僖公五年　十三

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師衆皆逃。
齊伯因寧周之難遂更盟諸侯所以一中夏之心皇新成之楚尊周懷惠在此一舉乃惠王替志嗣舍以不欲定太子之故心反欲棄利就害此皆王室自卑之謀也而鄭文誤聽亦爲國君而救自輕之計未可不書者而傳并許之以乘戒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叢）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是同時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在汝南國今西平縣姻親之國弦子恃之而
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小事大禮也不可謂驕安不忘備勢也不可謂勞弦自成楚威在天下不敢有輕楚自恃之心況人可恃齊乎況特恃齊於江黃道栢乎傳故書之以示戒。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諸大夫也

冬晉人執虞公

（叢）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表言外蔽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
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輔頰輔也在表車牙車也在裏脣在表齒在裏公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
以不嗣大伯雍支子别封西吳虞其後也大王於周爲穆穆生昭故大王之子爲昭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王季於周爲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

春秋疏略　卷之九　僖公五年　十四

爲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
何愛於虞大王王季所出同爲晉宗豈獨愛虞見虞公之不智且虞能親於桓
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
患其偪盡殺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王親猶以寵逼而殺害況以國逼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保對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遠聞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黍稷牲玉之物不加改易惟有德則物異如是則非
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不聽許晉使宮之奇

以其旅行，神之墟處，以人而實故，可決其辟移。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言不及祼而已。在此行也。吾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所在。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丙謂日，辰謂朝旦。龍尾，尾星，日月之會日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旌旗也。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火，星也。賁賁，言鳥形。天策，傅說星也。時近日，焞焞無光。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夏時。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告故史不書。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五年　圭

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井伯為媵臣。穆姬，獻公女。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以虞職貢歸周。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春秋於強大滅人之國，不勝譏矣。小國惟不自深其取亡之道，則幸存焉。虞甚昏極貪，反覺滅國罪輕而滅之罪重。傳並詳始末以垂戒。

六年春王正月。史無事書首月尊紀一事。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賈華，晉大夫。郤芮，夷吾之臣。後重耳出而同走狄，嫌於同謀之罪。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梁近秦，為秦所親幸，可因求穆姬得入。乃之梁。

夷吾之處君父之難，為未得也。使力能守，則為敵矣。盟而行，將欲復入，皆拔君父之意也。比事而觀，聖人蓄欲人學重耳，不欲為夷吾也。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新密已實新密，而史言新城，以其為鄭所非時興土功，以勞民之所城也。伐鄭本以禁其逃盟之罪，而圍以此責鄭，有圖者何與而可不慎乎，並示戒。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諸有志於許，攻所必救，以

春秋疏畧　卷之九　僖公六年　夫

解鄭耳，故救許而楚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武城，楚地，還師所次。許男面縛銜璧，縛手於後，止見其面。銜璧，口銜璧贄。大夫衰絰，示喪之服。士輿櫬。櫬，棺也。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災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所，舊所也。楚子從之。亦釋縛受璧，云如武王故事。

自召陵之師，楚已服罪，而其王祭矣。乃首止之會，惠王不明大義，撫鄭從楚，盟閒中夏，於是楚復敢圍許救鄭，與齊爭衡中夏，不競，豈惟楚罪哉。逆楚師既還，亦未敢久求於許，而蔡穆又復誘許，使大楚志，是蔡穆、許僖又春秋之罪人也。無志甚矣，傳故詳之，以示戒也。

公至自伐鄭。
告廟以勤務事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一】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憚難病弱也心既不自強則無難於弱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卑下於齊以免攻伐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伐所由來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不待夕而亡更何待
鄭之逃盟此志之不強也以不強致伐即宜歸請罪以示弱爾皆不能此死亡之道幸而免矣

夏小邾子來朝。

郳黎來子始有爵命也來朝或即以新有王命見諸侯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二】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說解說也謂逃盟從楚皆申侯所爲故殺之以謝伐鄭之由皆申侯適於齊故反以逃盟誣之此少待我之謀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必以義責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此言一定不易

殺申侯以說齊謂明濤塗之譖亦謂然專利無厭不去也則足以殺申侯矣貪利者戒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三】秋盟于甯母甯母魯地謀鄭故也以鄭服故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攜貳也以禮下接之不陵侮遠方者以德修德政懷來也齊侯修禮於諸侯修禮於大小之國諸侯以尊齊之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知齊侯以德禮之意故遣子至會聽命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大夫敢齊之命若君去之以爲成也成平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

不利焉我以鄭爲封內之臣相親附齊可恃爲利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屬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華之謀姦非父所命也子父不奸之謂禮子不奸父命乃禮之大守命共時之謂信守方物之命以共時事爲信之大華欲爲內臣不貢方物以私於齊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叛父是釁可乘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以德撫綏鄭國加以教訓之辭闡明其逃盟之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領也子華罪人鄭有辭矣何懼有辭以謝諸侯則不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崇尊有德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人於會是崇姦不可示後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撫殺以德威以兵刑皆準諸禮義非私也列國皆有史氏節以記錄其事姦人亦列會位而錄記之盟自此替發。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若不記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介助也。以弱其國。夫三族是自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此以禮信屬諸侯而天下服管仲之言去王道不遠矣齊桓好臣所受教於斯傳可深思之而天下後世所當勸矣

曹伯班卒。

告書同盟備名。

公子友如齊。如齊修聘也勸霸主之好

冬。葬曹昭公。魯會其葬故書葬如五月之期禮也。

〔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叔帶同母弟母惠后寵帶欲立之未及而惠王卒故叔帶將為難襄王懼不敢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傳〕八年春盟於洮曹地謀王室也冬王室有難故謀定之。鄭伯乞盟請服也冬請盟故今來乞與盟請服齊棄楚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謀王室者謀定襄王之位冬王人來告難故春即會諸侯與王使盟王使歸而立襄王為襄王然後發行喪禮踐位改元如天子即位故事叔帶之患不形而王室安皆霸主之力也鄭乘此會乞與盟亦此大明月而明見其事春秋不忽一事之義也舊讀文字輕謀王室別生異論非矣

夏狄伐晉

〔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於采桑北述往其梁由靡曰狄無恥不以敗走為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大克則必會眾狄來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謂期年必至之言驗也

晉來告故書之示不敢輕狄之意傳并記三人之言皆見狄情而虢射之言偶中耳後之御狄者宜盡諸其情而審所施也此亦學識之所宜備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禘六月之祭與前吉禘同大廟周公廟致哀姜者哀姜之葬已八年其主祔於祖姑今始祫禘於大廟而入主故不言吉禘。凡夫人不薨於寢寢小寢。不殯於廟將葬以殯見於祖廟不赴於同赴同請赴於同盟之國。不祔於姑卒哭以主祔於祖姑則弗致也。

禘祭而七月行之非禮致哀姜亦非禮禘者陽之盛也在周為六月在今為四月正陽之月也七月則非陽盛之時非周公所制之禮矣哀姜以淫亂殺於夷不薨於寢入廟亦周公之禮之所禁也何

以啼大歸乎哀姜葬八年今始致必盟於[illegible]不[illegible]
僖公何以忽果於行之其欲以阿齊指之意乎而
必禘者用天子之禘禮以尊哀姜也[illegible]曰是故
魯王禮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而資禮樂焉今差
武如是天下又何資乎史爲祭
僭志而譏也故傳明之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實以前冬閏月崩至今年十二月而後赴至史若
仍其赴則以月日崩者記難也惠王崩惠后與叔帶謀
亂襄王懼立難未息不得告也然嘗告之霸主謀
之諸侯而未徧告而諸侯已悉此特備其文以存
告也之而王室之難天下皆
宜謹諸侯耳此春秋之教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於禮不順遂走而退以示決

春秋時庶爭立比事而觀在在是矣而茲父目夷之相推讓僅一間也史不及書故傳亟取之以示勸。

春秋疏畧卷之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傳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爲下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 夏會于葵丘陳留外黃東有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尋首止與洮二盟以尊周室且修諸侯相好之禮王使宰孔宰孔周冢宰周公也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祭文王武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

伯舅齊侯將下拜禮下堂拜而後升受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加慰勞賜一級無下拜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王賜胙命是天子威嚴不相違遠其顏色如咫尺相近也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余同恐拜下禮也否則禮隕墜僭越於臣下以辱天子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傳因史書宋子而推天子諸侯若喪之稱謂從文已乎葵丘之會尋盟修好齊桓之大義也君賜胙之文恍然見君仁臣忠尊卑上下不紊天下有道氣象也爲世下猶爲感歎與想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之長女不書國未嫁者也卒之書蓋有殤禮焉古者幼喪不備幾乎棄骨肉矣有喪備則

禮樂一動必無有敢忽則此書也不可以見春秋不忽一事之義與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葵丘在中州於齊爲西方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能經畧東方則不可知必無志經畧西方也其在亂乎在察也言齊不能畧西方晉雖有亂不能救焉皆計其在自省察亂端君務靖亂既察亂之所在務則靖之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齊宿每先會而後盟以信衆志不苟盟也晉宰孔不盟宰孔不敢以諸侯之法約束天子也盟辭與齊子所記不同詳畧之異耳可互考也宰孔謂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此真霸者本色若務致格誠

正之學自有修齊治平之效何用勤遠畧乎至於察畧西否在亂靖亂之語蓋如晉獻寵妾殺嫡亂本已深納忠在於目睫猶不自知而遠勤遠盟乎宰孔其仁者之言哉史遂書一事傳悉書其亦未旁采其善端惡蹟其足以益後世之聰明而正其行修不一而足經之富者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不同不至二人皆晉大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藐小諸語孤無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何猶辱荀息保襄之若之何難辭其事不顧可知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事不避理有夷吾重耳在故逆料其不言此約信不避義忠貞而諒者公曰

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illegible]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送往而死者事居者生者謂獻公與奚齊[illegible]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illegible]不能既欲我而又愛其身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謂里克欲盡忠[illegible]等誰不如我欲盡忠於奚齊我無貳人亦無[illegible]焉能不爲重耳等而殺奚齊與我乎言不能辟死之故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不曰弑其君但云君之子不稱君者亦不言弑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圖爲也玷瑕也圭王有瑕玷可以改磨之使無瑕玷發言有瑕疵則不可更爲圖謀使無瑕疵荀息之輕許奚齊是玷也宰者受害終身者也

里克明而無禮亂也好剛不好學其敝也狂矣知奚齊之不義文公之當立不諫之於家不謀之於道而只從事理也哉荀息明知重耳之當立自且諸侯國人多輔之乃不達大義而言之郜志不謂忠貞而只身許之此出言之有玷也故卒於不可更爲而殺非禮非義之言以殺其身是一言之

珩亦終於珩而已矣荀息有焉信之也史只一二言記事而傳悉始末以示戒故得爲經焉亦盡而不汙之閒。

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令不及魯故不書。齊未有命召魯故史無書。

此見宰孔之言驗晉獻釀亂而不自知人已先見之齊桓霸業不能再舉而人皆先知之人君舉動可不自省哉不爲天下所服異斯近乎道矣。

傳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得民不患無土。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自幼弱時不好戲弄能鬭不過鬭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言其意其可爲晉君以動秦伯皆實不然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則天理也。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賊傷害也。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不識不知則無私好惡不僭不賊則不猜忌不好勝。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疑其難定其國。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多取怨則不能勝人是吾利也。

公孫枝之言至言也豈徒爲晉慮哉治國之君唯忌克難立自以爲利而實利人矣戒之哉。

傳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左師官名目夷字魚後世以魚爲氏。

此見唯仁者可以爲治也亦唯仁者有後人可不務爲仁哉是故孔孟亦不離仁義爲言。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如齊者朝也諸侯相朝禮也況朝霸主乎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僖公之屈服於齊宜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傳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子孫因之爲蘇氏。蘇子其後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能言不耐頓於狄又叛之。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人不忠信無往而可容非人不容已已自不容也故不能於狄不能忠信也罪在已也此狄所以入中夏曰無諸侯豈惟狄之罪哉或問能亦有道乎曰有參前倚衡聖人言之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弒卓與奚齊本無異先君有葬不葬之異然從其赴告而書之也益者曲狗字義矣荀息從君於昏不識大義從弒從言有死之道弒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訃也此一書者卓不以義立荀息不以義死里克以亂賊自成所謂盡而不汙之例也三飛戒焉據公羊里克中生之傳荀息奚齊卓子之傳興爾各懷乃私以成亂謀則左傳之案定矣若從經也豈不略矣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其事不可考北戎山戎也齊桓不事溫之狄而事山戎且偕同許男必有故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夷吾。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言得反晉。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

之有若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
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
□□略城邑賂晉所許之故不及殺得免
□克弑二君當正其罪殺之公也中生死重耳以
□□文賢卑克之志在重耳里克在其吾雖立
甚不安也惡能免乎殺里克以說齊
公而意私矣史多忌諱一以傳爲正
秋七月
□□書傳
晉侯改葬共太子中生謚共共同恭秋狐突適下國曲沃
□□□大子大子使登僕申爲御如舊職遇夢見之也使登而告之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畀予也於秦

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非親類之祀不享民不
祀非族非其親族亦不肯祀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
祀君其圖之因怒夷吾而濫及共民是失刑秦亦終不祀太子是絕祀君曰諾吾
將復請七日新城曲沃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使因巫見
太子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往七日巫家告之曰帝許我罰
有罪矣敝於韓韓晉地敝敗也
古固有此妖夢卒驗者亦鬼神之靈體物不遺者
也豈真有爲帝在天上如人世天子而已死之太
子又能爲形聲往來告語者乎要亦陰陽有此善
悖惡屬之理自然發爲此形聲不終替替不逢奇
耳如風雨雷霆有開必先然亦偶耳是故後世奇
奇怪之事焉往非造化之跡二氣之良能乎妖
夢厲鬼皆爲陰陽所驅遁雖彼亦不自知也故發
於空而號神降托於物而晉石言見於大豕而彭
生之事彰於共太子而晉惡之惡著他如見著
遁動四體坐觀夢□疾病皆是理也雖聖人
不語怪不信不敢不致也故遠往事以垂戒
使人務民義自無此凶兆也不然則在在著惡徵
矣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晉三大人
實爲不從不欲賂秦若重問以召之重問厚加聘問之幣召之來臣
出晉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秦大夫報
問聘問也報下郭之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丕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七輿
大夫之官左行共華右行賈華行音杭軍中有左右行官叔堅騅歂纍
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丕鄭子言於秦

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背秦大主不與賂忌里丕之小怨多殺不養
民弗與也伐之必出也出奔公曰失衆焉能殺患公若失衆焉
能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里丕黨違禍患之不暇焉能逐君出爲明年春殺丕鄭
傳
冬大雨雪
平地尺爲大雪周之冬酉戌亥三
月也此其在亥乎大雪亦三甚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經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傳見前年冬書於今春從告也丕鄭始主申生終
主重耳正也不以禮行其正以亂行其正正不勝
亂矣殺之誠國法也然惠公殺鄭殺重耳也殺不
里之黨殺重耳之黨也與天理人情豈有當乎史

以國法書之如誅亂賊而傳明其爲從晉侯使告之故則晉惡之惡亦顯矣

【傳】天王使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賜晉侯命命得立爲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瑞命圭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行故爲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上下乖故爲亂何以長世不承長故無後

史過之言字字箴銘人誰可不識之以爲一身之禮輿晉惠副之綱武乎史以不告不書傳故採而敘之以爲違師賜晉命觀之亦可知諸侯多有賜命無故不書使晉侯如常亦不書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女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禮之大閑也禮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會齊侯於陽穀

何以崇禮私欲之蔽瀆亂之階僖公不知嘗爲上亦儼然從之靡靡之教衰矣

【傳】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皋皆戎邑伊水雒水間之戎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戎於王不成也爲之講和

此大事也史不書不告故也若孔子作經豈以不告遺之乎然孔子又何作乎傳是已

秋八月大雩

時過而雩旱也未有時過而遂不爲祈雨者但古人先事而爲之敬也後人臨變而圖豈有及哉所以爲戒

冬楚人伐黃

【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强南方近楚諸國皆有職貢以自保王室不張豈不人人自危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譴天變也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衛都楚丘郛郭也諸侯城之霸命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亦可見矣

夏楚人滅黃

【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春秋之書存心自反之學也書滅國如自滅滅人者無過矣睦於齊何必即叛於楚況恃遠地乎人常有爲滅之心存於中焉往而不可以自存也穀梁胡氏之說雖是不知傳之深遠矣

秋七月

史無事傳闕之

【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齊定襄王王子帶何敢奔齊齊服罪也今服罪何如不敵戎難乎故天下古今之懸頭一轍也戎之甚

【傳】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管仲下卿大國三卿其二命於天子國氏高氏命卿也故曰二守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時或春秋來朝陪臣敢辭王曰舅氏舅氏未詳或謂伯舅之使故稱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應酬也督厚也往踐乃職往踐受享之職位無逆朕命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因高在己上而能謙遜）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鬼神屬其功而加慰勞故世享齊祀）

齊桓尊周攘夷皆管仲主之故此傳足見其禮服之學非若他人徒爲辭讓之辭命而其實不然者也君子曰之文當是孔子修傳時歸論鬼神最所喜者辭讓之實故聖人亟稱仲父以訪後世知讓道焉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傳見前年春）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以帶在齊與王言以探王意可復否）

事畢不與王言（聘禮畢終不言）歸復命曰未可（未可言也）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齊桓尊周室既卒之後不廢聘問至何王顏色以爲辭語默此可以雄一世矣諸侯之驕桀藐天子者直猶犬也傳於此等處屢屢數筆已見其意學者以粗心閱傳其可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五月葬緩也書者葬亦禮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鹹衛地會以謀杞難）且謀王室也（有戎難）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也（戍守）齊仲孫湫致之（致諸侯戍卒於周）

戎病杞戎圍周天下諸侯同有休戚時至此亦危矣并齊桓其焉依或議齊桓不能以德化是矣然太王可以不必遷岐周公亦可以無事懲膺矣乎皆儒者過論也故孔子以一匡許之

秋九月大雩

（凡八九月雩者皆爲民祈雨之禱非止雩也旱也亦人君憂民之心）

冬公子友如齊。

（聘也所以禮大國尊盟主也）

【傳】冬晉荐饑（荐重也麥禾皆不熟）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公孫枝）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志願已得）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民離故無衆）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更代而有）

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子桑以利言也百里以道言也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何人之非已乎災自宜救鄰自宜恤何報施之區區乎然行道者自與福遇亦不必計者也汎舟之役可爲萬世勸矣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緣陵杞邑）

淮夷病杞齊桓會鹹以謀之故今城緣陵而遷杞書法自宜列次國爵以明其人今不書但曰諸侯者以其城緣陵之事有闕失而史諱之也故傳以示戒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止之，欲離其婚，不令季姬返鄫。遇，會也。

小國與大國有朝禮，况娶其女，而不來朝，此亦無禮之甚者也。雖然，鄫子有過，僖公善其辭命以教之，教之不變，置之可也。怒婚而止其女，不令返國，豈理也哉。季姬召鄫子於防，以告其故，使來朝，以全之也。此鄫子僖公皆有過，公怒止之，故不書鄫，絕之也。若謂為孔子筆，則千里矣。公穀胡氏遂泥不書鄫，以為女未嫁，女未嫁而遇諸侯，則謂僖公縱愛季姬，使自擇婿。雖明明有傳，不信而以淫奔醜陋之事，誣僖公與季姬。後儒執文泥字之害，一至於此。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沙鹿，晉之山名。

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兆。咎，過也。國以有過而將亡，應大年戰於韓事，惠公之過也。卜偃卜而知之，亦振動乎四體者言之。期年者，卜有此兆，亦皆惠之積，其咎者有成期可見也。

秋，侵鄭。

狄遠於鄭，越國興兵，而諸侯無匡，霸主亦不問救，何哉。豈不足為中夏危乎。說者曰管仲死也，亦或然與。

冬，蔡侯肸卒。

未詳故書。穆公終其身不敢違楚命，亦善自存也。齊桓江黃道栢至，而不歸，好可謂無志。

【傳】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背秦與糴及入晉之恩施，是忘所親厚。幸災不仁，貪愛不祥，貪愛己物，如不與也。虢及閉糴，怒鄰不義，使鄰國怒己，非事之宜。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毛附於皮，既無皮，安得著毛。傳同附。言晉既不與秦，雖許糴亦無用。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此古語，見棄信背鄰，國必亡。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虢射真小人之見。怨日深。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近在吾民猶讐怨之，况秦有讐怨之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晉惠之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至此極矣。慶鄭之言，愛君也。不聽虢射之言，惡君也。聽之為哉深矣。

于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所謂諸侯五年再相朝也。此僖公守禮以尊方伯，可以示勸。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徐自三年取舒以叛楚黨。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牡丘地闕。孟穆伯帥師，穆伯即公孫敖，慶父之子。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

齊桓倡霸四十餘年，救患分災，未嘗有汲汲兵革之意。往往持重遷徐以待其功之自成，雖不能如王者之以德化，而霸主之體，未失也。或以不親臨師，謂霸業之衰，非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凡書日食，譏天變之意。其書朔與日，特文字宜然，無甚係也。傳明其爲官失之，正見其無甚係，而後人欲就文字多少以求春秋之義，又誤矣。因以爲聖人筆削，抑又誤矣。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 秋，伐厲，以救徐也。厲，楚之與國也。齊與諸侯救徐，而楚師不退，於是伐其所必救，以解徐難。於兵計雖得乎，已失霸主持重守正之體矣。何弗稱天子之命，問召陵之好，聲其擅伐之罪，折之以禮義，道之以忠信，則楚人剽輕之氣或爲之懾，奈何徒等於區區鬬智力者哉。以示戒。

八月，螽。螽，蝗也。其生最繁，而害稼常甚。之一字之書，大有關於國計民生。後世忽爲民間事，若無關者，何哉。

九月，公至自會。告廟也。徐難未解，齊師未還，而公先歸，其必以事辭者。

季姬歸于鄫。返其家曰歸。僖公怒鄫子之不朝，而止其女，此歸婚之間有大變也。待其來朝，即宜歸之，逾年而後歸，僖公能無悔乎。故甫至自會，而即以命之也。盛家之難，齊兒女間婚姻情事，有最難者，未可與外人間也。萬世後要不越此情，可不愼之，可不敬之，此春秋義也。

傳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九年秦納惠公。穆姬，秦穆公夫人，申生姊也。賈君，晉獻公妾。且曰：盡納羣公子。晉武獻之族。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此晉惠所大罪。晉侯許賂中大夫，執政里克、丕鄭。既而皆背之。入國不賂二人，且皆殺之，又一罪。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既入國，不與秦城，見十年。使丕鄭謝緩賂，又一罪。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又一罪。故秦伯伐晉。以上五罪故。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卜筮官。涉河，侯車敗。秦晉間一河，言涉河，穆公之車當敗。此據蠱壞及利涉言。詰之。詰問其故。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艮上巽下。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蠱壞而後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數三而極，故占三去。車三敗則去亦三也。雄狐喻晉惠烝賈君。夫狐蠱，必其君也。晉惠五罪，故足以當狐蠱。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蠱之占，風得其貞，山得其悔，非體用之說。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秋遇蠱卦，風勝山，以理占之，正當風而勝，悔者當山而敗，故我吹落其實而取其材，使晉正秦勝則反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晉有五罪，實落也；其士卒不直而忌，材亡也。三敗及韓。秦侯之車果三敗，而進至韓地。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以五罪招秦深入，是自作孽，不可逭。公曰：不孫。不遜。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步揚，郤犨之父。惡鄭不遜，而以家僕名徒者爲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人事，戎事也。產謂土產，道謂道路險易。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易，改也。人之所欲，必改易相違。亂氣狡憤，馬氣亂則狡戾憤怒。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血屬陰，血周身而作，則脈張大，難於轉動，必僨。

敗其驟驕之敵外雖別其形而中實竭盡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不如人志君必
悔之弗聽九月之占應我矣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簡晉
大夫韓萬之孫往覩秦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
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
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晉不責己求和又擊其師我怠秦奮
倍猶未也不直其君故解怠怒晉無禮故發怒以此觀之豈止倍我公曰一夫不
可狃況國乎狃得慣也此是辭强言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
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無所逃避秦戰鬭之
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懼不得入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序也雖得爲君而歲飢事未就序苟列定矣敢

不承命言我始終定備既定而俟我敢違戰命謂辭也韓簡退曰吾幸而得
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音旋濘而止濘泥也小駟不調便旋泥
中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
輅迎戰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鄭呼簡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
獲晉侯以歸傳九月獲晉侯書其實經十一月史從告書也晉大夫反首拔
舍從之反首髮反垂遮面也拔舍草舍也居之不安或盡而反首以示羞辱夜而草舍以示憂感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夢與神言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
有罪敗於韓以踐此夢非敢以甚晉大夫三拜拜無次數稽首曰君履后
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下風聞此言甚明敷語敎其信欲秦伯不背穆姬聞晉君將至以大子罃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君臺以抗絕之穆姬攜子
女示絕且以焚而死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使人服喪服迎秦伯且告以自殺故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
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周故臺名古本無上天以下四十七字大夫請以
入秦大夫請執晉侯入國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用之厚歸言厚獲俘囚喪歸言妻子焚死大夫其何有焉其以何爲有功且
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我食吾言背天地也不念反首拔舍之憂必重晉人之怒食吾豈敢以至之言自背
天地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縶曰不
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
成大成晉始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
曰無始禍史佚武王史官無怙亂怙人亂爲己利無重怒重輕重之重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恃勢陵人人無如何者必報之乃許晉平晉侯使
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呂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告以許平
召召使迎己子金敎之言曰敎郤乞使告衆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
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儲君也圉大子懷公名
言惠公自言衆皆哭不歸之言感衆心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爲賞衆

之田名曰爰田呂甥曰君亾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呂甥知惠公素不服衆臣民無迎之心特故爲公施殊恩以結之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勸相勉加好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震上兌下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晉史官名蘇其繇曰繇卦辭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卽孔子繫辭變其爻亦衁也貺賜亦實也震長男故爲士主祭其故刲下爻變離火故無血離中女配長男故爲女因以象故承筐中虛故無貺要之歸妹終辭而生變此始嫁之終有睽違也上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此論下卦兌爲西方爲口舌女於西秦遇兌故有責讓之言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此論之卦相助也嫁女而遇乎睽不相親助震之離亦離之震此論變卦震變而之離是木生火然離亦之震火離能焚木是子亦能害其母之占爲雷爲火爲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反焚木故秦敗晉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輹車輪春軸處也宗丘猶言木國震爲車離爲輹震變離爲車離爲火震爲旗變於上爻爲火焚旗車敗焚旗故不利行師火焚木爲子害母故敗不在夫家而言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又論之卦爻辭睽上爲睽孤絕無助歸妹上遇此有寇張弧象姪其從姑謂子圉質秦爲巽離之姪娶爲兄弟巽木亦生離火故取是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子圉之婦懷嬴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按姪其從姑以下似事

後附會之言傳者存以備占法及惠公在秦敗執於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以象示筮以數告物事也凡吉凶之事既生於人而後呈吉凶之象象既呈而後有滋滋生生之謂吉以生吉凶以生凶日滋而益多如一生二二生三以至於十百千萬故滋而後有數此言象數殊而同根於人所自生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此惠公之愚故簡以理開之先君謂獻公敗德如寵妾子殺太子之事真不可一二數是自生先凶象凶滋而後有此凶數當其象物可改也當其滋猶可改也當其數物終可改也先君終不改其數宜不從秦戰何以辟其凶此言先君之惡正以諫惠公之道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言小沓猶侯同怠慢也背憎背實憎惡於我也言孽非天所降皆人君主張以用小人由乎人耳

說者曰傳文如此其繫非孔子作也味謂背所採晉乘之事本繫孔子雖作亦述之耳其中加晉惡之五罪當惡秦穆之三施當勤慶之鄭韓簡之忠烈不阿晉大夫之反首拔舍呂飴之謀迎君之作受田皆忠良之士濟變之材何一非天下後世之所宜詳者乎言善不詳則勸後者不至言惡不詳則懲後者亦不至於格言可佩在在有之若夫占法者則於秦晉先後二筮可以得之一爻動作二卦又論下卦之卦及之卦爻辭其推類取象使非左傳熟能明之然今之言易者則已不知此法矣而竒可不慮詳乎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晦晝而陰晦也震雷擊之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展氏謂今展氏隱慝隱藏之惡掩人耳目人求之

不可名者傳言史稱震夷伯之廟者罪之也罪夷伯所以罪展氏也於時展氏有隱慝故史特因震夷伯之廟書以罪之爲若天怒其子孫而毀其宗祀耳其慝隱惡以掩人之知者深矣後世之有隱慝者可不戒哉

冬宋人伐曹

【傳】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宋與曹果有不可忘之怨何以屢同盟會而不能必其可忘者也今且討之而猶無言猶必感志於宋故得討也於此見霸將衰先自宋其盟始同類不能自固況其他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徐非特救將不敗也凡有可恃者皆不可恃者也君子懼以終始焉往而不保哉此春秋義也）

【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陰飴甥即呂甥食邑於陰王城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骨肉爲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知前五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歸惠公之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雖死不二心於秦）以此不和（君子小人見各不同因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君子如己心以度人心如子桑之言故謂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謂言諸侯之服貳於秦者）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先納惠公矣又執之使不定廢之使不立作德者所不爲也以上皆君子語）秦伯曰是吾心也（言應吾心）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喜呂甥之論加禮於晉侯牛羊豕各一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此見鄭忠直而過剛）

【傳】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忌狠如此全無人君之量）（殺而後入以伸己罪）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餼猶饋言非糴）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武王子晉始封君也言不可取）姑樹德焉以

待能者（以待有德之君）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初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秦秦置官征賦）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本秋九月事而告在十一月壬戌故以聞告時月日書之戒在晉惠勸在秦穆傳見前）

春秋疏畧卷之十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淯允清參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星隕視之為石。凡五見。天隕石則怪，隕星則無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鷁水鳥，高飛過風而退行，尾前首後也。退飛則怪，風也則無異。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謂幾之先見，意以物能造禍福，吉凶焉在，問所應。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今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星隕鷁退，陰陽錯逆偶然之事也，非人之吉凶所由生也。吉凶由人。積善自吉，積惡自凶，皆由人造。吾不敢逆君故也。君問吉凶，不敢違之，故假他占以對。此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惡為有識者所譏，故退而告人。

吉凶由人造，以致陰陽之事有舛異，而星隕鷁退也，非星隕鷁退足以肇吉凶也。襄公以此為吉凶所由生，若不由人，故為失問。不敢違君命，而以其應告之。若存乎陰陽者，何也？內史掌卜，此必卜其事而知者。沐謂偏屬魯齊分野法也。又按五陽之中數也。星，臣象也。臣之中正者有死丧也。季友魯之賢相，齊桓天子之賢方伯，故應之也。隕於宋，故宋將代桓而得諸侯。六，陰數也。鷁，陰鳥也。退飛，陰進也。皆不善興起之象，故無終也。時宋襄有賢名，與齊桓相得，而執實執因未通故。叔興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占而知之，以進忠告。襄若能改不善遷善，亦自有終，何吉凶不由人也。從人不信，傳所以此理不明於後世矣，豈不哀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與小斂，故書日，稱字，貴之也。自是子孫世為魯卿，以季為氏，與魯存大喪之言應。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於鄫，而鄫子不朝止而再歸，夫婦不相得可加矣。觀其後宋襄初霸，即首用鄫子，則鄫子之不材無嫌，而姬之不得其匹又可知也。季姬以生為憂，死為樂，而為父母者何勝此悲也。史謹書之以誌哀矣。人取之以告天下之翁婿夫婦，警此不幸者各自慎也而已矣。

【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先以大夫救徐，齊侯伐厲，既不克，乃合師救徐，乃得救也。此多一伐厲矣，故傳採之以誌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叔牙不才，而茲能効忠於國，則不絕其爵，故得謂公孫焉，世為叔孫氏，應魯多大喪。

【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晉二邑。汾，汾水。昆都，近邑。晉惠韓之敗，不啻[illegible]人秦，而狄亦取邑。背施棄信者果有益哉。天不在意中，並出意外矣，後世其鑒之乎。

【[illegible]】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此霸者尊周攘戎，春秋大義也。若經為孔子筆削，不[illegible]之書傳為丘明作，何其能反過於孔子也？故沐信以傳為重。孔子作春秋，為春秋修傳也。傳成而史得為經，大率類此。

【傳】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大義所在，雖慈父不能愛其子，可不戒之戒之。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經）十二月，會於淮。謀鄫，且東畧也。鄫為淮夷病，故東畧。經畧東方諸侯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役人病於役，乘夜高呼，衍
公遂疑其事，輟役而還。

淮之會，規模大矣。謀鄫且東畧，豈不美乎。以狂夫
一語輟去，者自反有不勝也。苟有致格誠正之學
而不愧修齊治平之道，則見理明，守事定，
念進而益勇，又焉可以飛語動其心哉。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或曰皋陶之後。英氏必為楚主婁林
之兵者，故特報之。然舍楚而夾抑末矣，豈足稱霸
者之師哉。猶
不如其已也。

（傳）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歸河東所征置官司之地，妻以秦女以厚太子。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踰年不產。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父卜人名。惠公使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欲先名以厭之。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女猶今宮女，或即為秦宦女，未明。

傳述晉惠事，獨詳明深惡也。晉惠之所為已甚，故
其惡之應也亦已甚。儼然國君，而男為人僕，女為
人妾，豈子女之自為乎。豈人能為之乎。晉
惠之蓄惡於心者，其根深，而生發自茂也。

夏，滅項。

（傳）師滅項。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於卞。卞魯地。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依然諸侯會同之事有始終。

魯僖在會，未歸而命別師以取項，齊桓即會以討
公而執之，允當其罪者也。及夫人聲姜會齊侯請
說而釋公，公至自卞者，依然其至自會也。據史而論
之，書皆為實之文。以傳考之，公之滅項，竊齊桓霸
業，欲遂其私，而不意桓之忽自振也。於此識信義
當持其終，不可有小人徼倖之心焉。聲姜以婦人
而與國事，齊侯以私請而舍罪，人於此識信義之
發於人心，可以忽，茲可以忽滅，不力主之，天下大
事往往而無成焉。傳所以輔經，即所以為經，不忽
文多諱書，以諱書為經，則與說競進，安有常道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齊侯之夫人三，夫而繼室者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好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妾嬖寵之，皆如夫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即易牙，共姬即長衛姬。寺人閹宦名貂，薦進也，羞食味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二人為長衛姬請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全無修身齊家之學，專寵定仲父，仲死不能制其子。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月書實十二月，從赴。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齊桓公質美不學人也。率眞好善，而無存心窮理之學，尊信管仲以自立，以爲仲父之學即吾學也。故退而家庭，少以自檢，以爲不必門內之拘拘也。不知兒女子間，正君子存養之地，不存不養，則心力不足，智識不越，且有近憂，况致遠乎？是以王者之道，必由家衆之修；齊之德，必由素積之管仲。於此亦未深造，仲雖不死，亦將日衰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宋襄公受齊桓、管仲立孝公之託，孝公奔宋，故宋以諸侯納之。宋師辭正矣，故齊人殺無虧以說。此宋襄之義舉也。

〔傳〕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銅鐵曰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鄭以畏楚疑。

齊桓沒，中國無霸故也。則諸侯之叛有漸也，重矣。既賜之金，又疑其兵，楚鄙釋疑之不遑，豈好相識哉？君子所立始慎之矣。始慎之道，在德不在兵。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秋，救齊。

〔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無虧死故曰四公子。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齊地。立孝公而還。

桓與仲之黯國人深矣，所立之太子，不能忘也。故殺虧以附四公子之徒，以敗其師，而立孝公，成宋志也，豈齊志也。翟與狄之救師，反衆而動，豈不悖乎？當齊侯以孝公託宋，師以霸予宋，此宋霸之有由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傳〕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未立，桓之屍久而不殮，殮而不葬。此一書也，豈不動天下後世人子之心也哉？不惟爲外記會葬事也。夫傳所以明經，今經傳無異，且省二字，可見經史文也。傳孔子所採附經左也，教學者屬辭比事以自治心耳。文不繫同，事不嫌瑣。

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文公讓，而後師於訾婁，衛邑。狄師還。狄還言邢未還也。

以讓讓者，欲遜位於能君者也，自謙其不能君也。不讓之於無事而讓於有事之日，豈眞有堯舜之心哉？然亦足以感動朝野而激怒士氣也，則讓之

道大矣。故陳師而狄還，邢雖未遜，從自潰敗耳。史不過書告伐耳，傳採其事，有足明讓道之感衆者，以示勸也。或疑而問其故，余曰：不大怯不能以衆，怒不大驚不能以衆謀，於是大怒既激，大謀既陳，師誓衆，親上死長之志氣動乎行伍矣，此所以不戰而敵氣備者也。書曰：至誠感神。

〔經〕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多築城邑，無民以實之，名之曰新里，此欲彰富強之虛聲以抑強秦之志，而反爲秦貪。人主不修德致治，多此類也。

十有九年。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秦昨冬取梁之新里，今加修築而實之，以秦民遷閭梁也，所以深示戒。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傳 宋人執滕宣公齊桓以宋有輔霸之功故以霸事屬之而宋襄實不能也故始因霸執小國諸侯以立威失之遠矣○凡書人與不書人書名與不書名史策偶爲之○有有義有無義也傳易之曰宣公見無義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次睢東方地名有社神○東夷祠之蓋常殺人而祭用鄫子充之以傾動夷情司馬子魚曰鄫公子目夷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不相爲用如祭馬神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如小祭不用牛馬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爲人祈福免殃民神之主也無民又焉有神用人其誰饗之人將不肯饗祀鬼神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三亡國魯衛邢也○亡國自宜存之因屬諸侯而爲之非以德行仁故德薄滕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執滕君爲二國又用諸淫昏之鬼非正祀神爲淫民爲神主而饗之爲昏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身死爲幸恐至亡國

鄫子嬰於祭而不朝今又逆宋盟必其狂悖之佚宋侵諸侯行死道焉宋襄初霸非可輕責諸人也況用人以祀淫昏之鬼乎史書邾人用之罪在邾矣傳責其事則罪在宋也故以傳爲信而又立子魚之言以爲經以明神人之故知祭祀之用字諸後而後得諸侯信淫昏而徒以滋淫昏諸語名言焉可不垂之萬世自世儒不信傳所以鬼神之道不明而民義不著淫昏之鬼或世甚矣

秋宋人圍曹

傳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崇侯虎文王爲方伯伐以治其亂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因前營壘不增兵而崇降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不正己何正人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虐諸侯以求諸侯曹所以不服於會盟之後也子魚之言真萬世之經乎聖人因記事之書而錄之所謂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者也人亦學聖人之學耳此春秋教也若徒以春秋爲刑律定古人罪案則自治者淺矣取經何爲

衛人伐邢

傳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狄退邢不退故於是時是同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卜祀神求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無方伯以任征討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諸侯以[illegible]而議非也必迎於天人而告有不得不動者[illegible]其所動衛文衛之賢君也邢方無道必有諫而言鄭交狄人以病中國其明徵矣況師與而雨天道亦無常也春秋之言仁禮多矣至此若以兵刑爲是者道豈有定方哉後世往往遇災則歸咎罪人何昧昧耶合前後傳義觀之無責衛之意而論者皆之齊無虧非嫡也私若爭小以丞父所立宋衛伐喪也邢交狄人以伐衛爲明已多何謂取齊至此又必委曲以背傳所見何拘淺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經】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

記稱會之也盟於齊齊亦與盟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陳穆主之故南方諸侯多與之修齊桓之好請盟晦止兵車也事未必盡善而志則美矣此以見是時失霸之諸侯茫茫無所依也

梁亡

【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之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也罷勞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恐民怨其城則詐民曰寇將至又恐民弗溝公宮又詐之曰秦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民懼寇又懼秦故潰散

史書梁亡而不言秦取之言乎其自取亡也穀傳責自取亡也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秦何尤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壍謂之塞皆關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僖公之創新改作其功浩大而有違農時故傳譏之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子爵或曰宋之附庸郜事無考矣記名日一書一敬也何關其事心與大時同行健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不傳西宮爲何宮所重不在宮在災也災天火也史書之以謹一時作之繇以謹萬世矣必災而後爲災乎凡災皆倣此

鄭人入滑

【經】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公子名士洩堵寇鄭大夫帥師入滑

叛鄭服衛未知是非而入則暴辭也史諱其人而傳明之見罪必有歸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秋齊狄盟於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衛之病邢非矣齊謀衛難是矣齊孝何弗蹔先桓之蹟乎中夏諸侯而平之區區與狄人謀是豈有仁謀哉此邢人意也齊不善爲邢邢亦不善自爲也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東故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取成平隨服不叛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善猶成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本作畏以喻妄行招汙辱

小國處無王之世豈遂無道以自全乎哉非也量力即其道也內以自慎其刑政外以謀好於強大此果力之不能乎若欲與爲敵如聚衆狐兎以抗一虎竊此實力之不能也成敗由己人不自量耳後世輕用志氣不欲下人反以禮讓爲辱汙皆不識春秋之旨也蓋三復此傳而詠多露焉

【經】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人之善以人從欲鮮濟抑人之情從己所欲少有能濟

左傳一言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孔子之學所從來故文仲之言可以爲經泰山不讓土壤以成高滄海不擇細流以成大聖人不遺聞見以成聖使左丘明而能此亦聖人矣故曰非聖人其孰能修之後世學者亦體行斯言以濟乃事豈徒爲宋襄論成敗哉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狄侵衛，爲邢也。此即前年之爲邢謀者，不如中夏畏禮義而不服勢力，邢禍深矣。受人而禍人，此所以爲狄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欲宰諸侯以奉宋命。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宋小於楚而爭爲盟主。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以敗爲幸，勝必亡國。

已不能霸而欲借之能者以爲己霸，是先喪其力於人矣。喪力於人而與之爭，滅亡之道，故智者惟冀其敗也。敗斯欲而弗敢深求，可免亡國之禍矣。故幸而後得敗，若勝則不幸也。子魚之見超於恒見爲爲矣，非聖人其孰能傳此而開萬世。

夏，大旱。

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巫之病尪者。俗以爲旱妖，殺之而雨。臧文仲曰：非旱備也。非備旱之實政。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修城郭，則民得就食；君大盛饌，省財用，勸助農事，使臣民分財聚之餘者賑貧，此亢旱之實事。巫尪何爲？何所爲而能雨。天欲殺之，則如勿生；如果殺之而雨。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巫尪能爲旱，果能爲旱。是天欲殺之也，天欲殺巫尪，何如不生巫尪？爲妖殺之，則爲妖益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國有大旱則妖言多起，人君往往舍實政而信訛，得以誑民，生於僖公一事，可以通災政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音于。執宋公以伐宋。

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盂，宋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會於盂，宋求之也。子魚知貪欲已甚，不能自堪。堪，猶言不能自勝其禍，而楚果執宋公以伐宋。夫欲禍人而求人，此愚而詐也。楚雖強，不敢輕諾多，卻宜義不如也。鹿上之盟，宋喪其氣，蔑中夏矣，故以許於宋者，率諸侯以行詐。皆取子魚之言以垂常道。

冬，公伐邾。

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皆太皞氏伏羲之後，故皆主其祀。四國皆近濟水，故亦主濟瀆之祀。以服事諸夏。同。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僖公母，須句女。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明祀謂太皞有濟之祀。保小寡，周禮也。二者禮言當守之。蠻夷猾夏，周禍也。邾雜夷禮，故云猾亂。若封須句，須句已滅而封之。是崇暤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

中國無霸，小國相殘，而魯問其罪，宜也。况大皞氏之後，其來遠矣，若周盛德之所存也。周禮周禍之說，尤爲親者言，而實見大義。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宜申，楚大夫。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薄作亳。

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執宋公者，告說宋公之功於魯也。何爲告於魯？楚執宋公無罪，恐失諸夏之心，將以釋之，而莫出，亦不其意於魯也。魯於是會而請之，斯釋之矣。何以不言釋之於諸侯，而必於魯同諸侯執之，何以釋之？及釋

之於未同會之盟，且秉禮者以說於諸侯也。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創懲之意，知襄公猶貪諸侯覇尙未已，所謂不幸而不敗者也。傳故特表子魚之言，以戒後世之爲宋襄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冬書伐，初伐也。及春，始得克而取須句於邾，爲須句子取須句，非爲魯取須句也。傳故秉其實而釋其文曰：反其君焉，禮也。若爲魯伐而爲魯取，斯無禮矣。若泥取之一字以別傳，與所謂以文害辭、辭害志者矣。若謂伐與取與反皆宜請王命，不宜自專，事果可行乎？事不可行而談理，此經之義，未春秋之義也。春秋取時事爲經，爲五經通其變也。時變之事，然遂無禮義乎？事存其心而窮其理，亦自有天理人情之至當焉。故曰：禮，時爲大。三代不同事矣，春秋異於三代。此邾滅須句一事，今世儒執之，將來于坐視，委罪於天子方伯而已，恐於情理有未順也。湯不告而取，文王不請而戡黎，豈無過乎？寧自受過也。觀過知仁，後儒猶未達此中義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怒鄭不與己而與楚，故伐之，不思楚欲執己則執之，釋己則釋之，猶能與爭乎？所謂禍未已者也。師以氣先，以恥勝，喪其氣而鮮其恥，無事可濟，况行師乎？深以示戒。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中國禮亡而戎禮興。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遷之伊川，遂有戎。

披髮非中國衣冠之禮，祭於野，知鬼而不知神，昔戎禮也。習氣生於人，漸而久之，則感乎天，變乎地，天地人之數極，則不覺而合應矣。故習俗不可不愼也。王者制禮以一民志，作樂以感人心，政以導之，刑以驅之，而人治成矣。傳蓋謂平王之肇之也，以示戒於萬世焉。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安固子心。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從夫歸，則叛君父之命，爲不義；漏洩夫言，則秦必留而囚之，傷夫婦之恩。此有兩全之道，聞存君父之命，質秦逃歸，非丈夫也。信義不及婦人，天下事以此推之，何往而無義道哉？有志者愼之。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奔在齊。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小雅。言王者和協其親近，則昏姻甚相旋附也。鄰，近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襄王怨子帶已深，聞富辰一言而復兄弟之舊，王可謂能兄弟矣。至於兄弟之能與不能，何關乎此？兄弟之常道也，故爲經史不及書，傳故書之以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於升陘。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伐魯。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言戰須防其不虞，備具其戰守之方，公不設而輕與戰。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小雅言戒

懼之心猶其至闇頑。言天道甚顯而命不易，戒故不敢不敬。如大者本強，小者本弱，此天理甚顯明。若天命不與強而與弱，則弱者反勝強，敢不敬乎。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先王，文武成康也。小國，謂諸侯。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史書戰而諱其敗，亦微而顯之例。傳則因而著之，有大道存焉，設之云也。後世能聞戰之一事，以悟大道敬懼存心，無事而不難，無事而不懼，其鄙先王之明德乎。況臨區一戰，豈致敗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泓，水名。宋師敗績。

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興天所棄，弗可何絕，言不能也。故合也，言合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列，陣也。楚人未既濟。既，盡也，言半濟。司馬曰：司馬即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君近闈之官。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既被傷，不忍再傷之。二毛，頭髮黑白半者。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言誅而復存。釋之不鼓不成列。鼓，伐也。子魚曰：退而評辭。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成列，為天助我。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猶懼弗勝，況不擊隘。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耉，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勍者，楚也。老少皆吾仇敵。胡耉，老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設刑戮以恥不果，曰明恥。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未死猶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言不如敵而不戰。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服楚。三軍以利用也，三軍係衆之死生，利則用之，不利擇理。金鼓以聲氣也。以金鼓之聲號怒其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阻隘利於吾軍則用之。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聲以盛其氣，氣盛則勵志，志既專一，致死亦不服佚。敵人成列，鼓其儳亂可也。儳，亂也。宋襄知仁義於人，而不知仁義於己。王者之師，既仁義於己矣，以全勝之道施於人，然後以仁義者除以加於敵，而不輕用其殺，殺也。宋公務於仁義之名，而得不仁義之實，殺敵則不忍，委三軍之命

以資楚戈，則忍矣。曰：古道也。古道豈愛敵人而不愛己人哉。止其戰則不從，勉之戰又不可，此用智而貨大戟者也。故傳述其事，并錄司馬子魚之言，使天下後世，知不戰之道兼愛人己，戰之道愛己不暇愛人，或得上，或居次，勿兩岐也。

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芈，楚姓。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之官。俘，所獲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不出中門。見兄弟不踰閾。芈氏與楚子雖兄弟，無出見禮。戎事不邇女器。戎，車甲。不欲近女子器物。況示俘馘示婦人。丁丑，楚子入享於鄭，九獻，用上公禮。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芈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芈女也。叔詹曰：鄭大夫。楚王其不沒乎。沒，死也。言不得其死。為禮卒於

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受幸爲淫蕩無別亂女色也將何以沒人禮則焉

危何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志不善其終

楚文與宋爭諸侯其方可以霸矣而其志則不能也鄭以非禮媚楚子無志甚矣而楚方圖諸侯何以能夸武功於婦人之前乎是志在婦人也及取二姬貪色不顧禮合禮何以叙身志不及身何恃以霸是以諸侯輕之非所以無禮者知其志以無志者量其成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閔宋邑

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齊侯爭也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不自宋事齊也天下有人薄我而必報之之理哉孝公不能繼桓而服諸侯不躬自厚而責人且先不敢問而問於宋敗之後乘人之危忘立己之德君子恥爲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傳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泓戰傷股遂至於死應子魚得死爲幸之語公死宋亂其衰矣故深足戒也

秋楚人伐陳

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夷陳之二邑頓國今南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子玉代子文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安靖不爲亂者討有幾人

楚子玉小人也小人不幸而有功必爲亂雖然小人而有功必其心不然必矜功爲亂雖然小人而可千要之小人不可用尤不可有成功將無而可觀其於伐陳而若其事以垂戒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凡從亡人者約期使至不至殺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制禮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在重耳之策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卜偃晉卜官名偃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刑罰大明民乃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後猶終也言不能終其位

晉懷公典常學者所宜字字存諸心字字窮其理因晉懷爲懲以狐突卜偃之言爲勸則深於春秋者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無論同盟不同盟但以名赴則亦書之不然則否無論同盟不同盟不赴以名則不書

若不赴以名而或書之是人厚我而我不知不赴名而或書之是人薄我而我不知謂之不敏明此史法蓋遇此也

杞實稱伯今書曰子史畧以杞夷也而貶之中夏
諸侯而用夷禮至於卒而無改則無改時而誠夷
矣故貶之史不書杞子名則無他義未同盟也傳
因言史法有同盟赴名之禮及書名不書名之異
不過史法之明敏耳無襃貶也觀傳義則此節聖
人以教天下後世之𥳑以從無禮而終不改者
其取魯史作經之旨於此其明世儒謂傳爲左氏
解孔子之文豈書名不書名皆孔子爲之而左氏
以孔子之書名不書名
爲辭不敏乎亦悖甚矣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
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恃也生養也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言爭勝吾其奔也遂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
之郊有賢從狐毛羿五人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獲其二女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
木焉言年五十已將死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
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爲天賜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宗女妻重耳有馬二十乘八十匹公
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以齊爲可安不復有四方之志安適生惰慢故不可將
行施公于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齊而沒孝公忌故以滅其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言宜懷與安實
敗名懷人之私與安己之居實足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醉則載之車而去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脅骨並幹而生曰駢
裸亦體薄迫也此褻慢不敬之甚僖負羈之妻曰曹大夫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之爲相不違離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貳言別異於曹人乃饋盤飧寘璧
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
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將建立爲君乎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
一也取同姓者其生子不盛壯重耳則大戎狐姬所生爲同姓至今猶盛爲天啟之一此人料之所
[illegible]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流離在外之患
[illegible]也悲懷居人心思叛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從者皆賢而尤
[illegible]者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同姓之國其君之子弟相過往
來本有禮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其餘所
及皆楚所棄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我得反晉國蓋善也以君相助之善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避讓九十里以待命若不獲命不得楚止兵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受箭鞬受弓楚必欲戰則亦不敢以說敵親左執弭右箭弓矢以相追逐疑戰不殺子玉請殺之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大而非侈泰文而有禮言文華而合禮制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肅敬而濟之以寬書心事主而又能勤勞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惠懷晉侯謂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衰言盛昌後削周而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諡懷故號爲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盥器也沃之頻

捧匜沃以供盥洗既畢而揮餘其物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秦晉匹敵何使我供賤役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公賦六月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征伐以喻重耳反國亦能佐天子趙衰曰重耳拜賜君前臣名尊秦故呼名從拜秦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

傳雖言晉文之歷艱若得輔助爲下反國建霸張本其文頗繁聖人不刪者其中瑣情細事皆人情所必有至言懿行皆義理所當存苟善惡之迹不詳則懲勸之法亦不至學者觀之以自審得失無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此傳所以不嫌繁瑣爲天下後世慮至深遠也

卷十一終

春秋疏略卷之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兄清黍校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以師納重耳於晉不書不告入也史不書此事秦晉不以入告魯故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繮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白水指河爲誓言明白投其璧於河沉璧以質神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皆晉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使師來拒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重耳國人

所素服聞秦命師即退師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武公重耳之祖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史不告不書亦不書不告故凡言不告不書以見史多不詳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畏偪懼害也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祛女其行乎言宜女去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謂多歷險難其知爲君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唯盡力以赴君命。文公此時爲蒲人狄人而已，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仲射桓公中帶鈎。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若反齊桓相反易。命待君命亦自去。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懼罪奔者甚衆，豈我獨不畏罪言。有欲告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將爲難。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潛避去。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兵衛文公。紀綱之僕，猶言綱紀大之役。實充也。言秦穆待晉厚德。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豎，左右小吏也。頭須其名。爲文公守帑藏者。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用財

賂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沐首則頭低而心覆，心覆則謀亦因反覆。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遽急也。言文公能納言。悔過棄小怨，安衆心。

【傳】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請其恐有闕文。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子同、括、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盾，文公女叔隗之子。狄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得新寵忘舊愛，何以使人，人心悅服。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來字爲句。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內之嫡妻爲列子。趙姬之賢如此，以寵爲嫡不拘常分，經若爲爲世師。

【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之辭。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無親謂不仁於父子兄弟，則疏可知。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將誰怨。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尤過也。以彼爲過而不可效。且我既出怨言，自不食彼之食。其母曰：

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綿地名。田，祀田。旌，表也。志行賞忘善之過，表隱逸不貪之善。

此三傳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此傳之類，皆晉乘也。孔子錄之，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是也。學者詳之，細求之，一一皆有可法。增其所不知，益其所不能，去其太過與不及，而萃其衆善於一身，不亦聖乎。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夏，狄伐鄭。

【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與，助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由親及疏。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言不同心。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故為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故為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六國皆周公之子。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召穆公，周卿士，名虎。[illegible]詩也，厲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本周公之意而作詩。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鄂不，花外託也。韡韡，言華與鄂不相連屬。親鬩，爭訟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近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鄭納王，是其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鄭同大周最近，所當親暱。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辨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狄以此為法則。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公之美德，猶不疑管蔡而封建為諸侯，親此可知。常棣之詩，召公本周公之意而作。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封同姓為蕃屏。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穆公時已云周德衰，今王於此時又變周召親兄弟之道以從狄，德豈不益衰。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廢文武功。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惏，力南反。很婪而無厭。王又

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德怨任意，終無止極。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十二年奔齊，二十二年來復。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見子帶之惡。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御士，官名。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言誅帶，先后必怨我。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不聽其奔。

秋七月。

史無事書首月。傳記三事於左。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音凡鄭地。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一伐鄭也，其惡之可畏，善之可法，皆足長人識慮之所不逮，熟之於心，皆爲大益，故附之於義。

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鷸鳥之羽以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衷，言不中法度。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己作其，字訛。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言服美而德不美。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尚書言地平天成，以過於夸大之辭，然禹功實稱也。服之不度，爲身之禍，人可以不德而妄求名乎。人而修德，無事服美，美服不稱，徒自取殺，詩言深可

思矣。苟非然者，如大禹之功，雖極天地以美之，人不以爲過。

傳宋及楚平。宋自泓之敗，與楚不睦，至是成公改紀，始與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所有喪拜焉，來弔喪，王拜謝。豐厚可也。言鄭宜豐厚其禮。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有加者，比諸侯享禮度數有加。

天子待先代王者之後以客禮，不等於諸侯，諸侯相待亦有加禮，史所不及，傳特存之，以勸後世焉。

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也。鄙，野。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出奔謂蒙塵。敢不奔問官守？不敢斥尊，但言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普天皆王土，故不言出；書出，見避難故。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失其宗社，服喪服，降名稱不穀，皆周禮法。

棄德崇姦，遂加富辰之言，非自取，誰敢加之乎。與其歸厚於後，無如納富辰之言於先也，可不爲萬世戒。傳因并述出居告難凶服降名之禮，使天下深思而動心焉，庶幾可以早免矣。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在去年九月，晉文定位而後赴其喪，故書在此，今從告也。不言殺，從告，亦尊晉文也。

傳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三子大夫。官具，設職司，備器用以供王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己之禮，雖周德既衰之後，與王有隙之日，而不能忍此大義，君子何時不可有爲也，以示勸。

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禮至，衛大夫。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守，謂邢之政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請以兄弟仕邢爲間諜。乃往，得仕。往邢果得仕，爲明年滅邢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二禮，禮至兄弟也。掖以赴外，殺之。子掖國子以赴外，師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同爲姬姓國而滅之，故書名以罪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自志其勇。

邢固有竊狄讐衛之罪何以遂滅其國乎文公不念同姓滅其祖而戕其本不仁之甚故史惡而名之傳因言皆禮至長君之惡并迹其不自知罪而凡以誇功以見小人之無知往往如此也并以垂戒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衛之賢君也遂卒於滅邢之後惡人之爲惡也常多其惡而不死善人之爲不善也偶見而天奪之此其理何也於其所愛惜不欲其有過其不愛責逐棄之也賢者可不講乎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其子今復將娶於魯或者其父女乎故書之也伯姬自爲其子逆故稱婦或者其子亦來親迎而母主之故如是書也此史譏婦人主婚爲非禮耳

宋殺其大夫

無得卽不可强解書殺大夫而不名無罪也無罪殺大夫其譏與有國者懲戒之之辭也

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在人信己在己爲大義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繼此業以宣信諸侯在此舉也使卜偃卜之卜官名偃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勝之龜兆見此兆公曰吾不堪也已爲臣不敢當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周德既未改周王足以當黃帝周吉卽晉吉公曰筮之蓍曰筮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一爻動作二卦看卦本日在天上天變爲澤以當日澤悅也下也是天子降下其心以迎悅諸侯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二爻動不論之卦故去睽復論大有求其所言當然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沿河而下所屆地辭秦師使還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宥同侑助也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宥之以幣帛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諸侯懸棺而葬曰王章也王者有存之典章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未有代周德而興起者則何以有二王並稱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聽民出行止取其土

此記晉文始霸其勤王誅子帶善也請隧圍陽樊亦自見矣一動一愆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傳秋秦晉伐鄀音若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也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隈其邑之僻處係輿人將衆人詐爲已克析得囚俘狀昏而傅於商密城下以惑之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時子儀子邊在商密邑人疑而私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

公子遐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下不復言晉秦主兵故

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又頓子迎於陳而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於頓傳因述此楚子玉以追秦之師爲之而并及秦人降商密之事以見天下無王綫詐百出君子於此可以長學識定心志焉

葬衛文公

魯會葬故書之者謹之也

傳冬晉侯圍原原亦不服故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期滿不服故命撤圍諜出曰諜間之人出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庇保護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亾滋多不庇民民去之與失原同而多一詐退一舍而原降遷

原伯貫於冀伯貫周守原大夫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狐毛之子〇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即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行也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原與陽樊皆天子賜之而皆不服則當時之不聽命亦甚矣然皆由於上無信義以啟其敢心追晉文畧以小信結原而原遂服則亦何往而可無信義哉趙衰之得守原亦由信義也故傳并著爲勸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魯地

傳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於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衛子衛成公也諸侯喪未踰年降稱子莒慶莒大夫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僖公會而盟之所以修衛文公之好且與莒釋其怨也史書之示謹也傳明其事爲後之修好平怨者勸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莒地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莒君之號莒夷也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名速盟於向尋洮之盟也

洮之盟莒子不親至猶有疑於魯也故衛使大夫復爲此會以堅好無惡也亦尋盟矣此在人自度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齊地

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魯與莒衛洮向之二盟自平怨結好與齊何涉而齊忌之天下固有與人無害而人忌之己亦遂不敢自有爲者不可不知所自主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衛救魯故伐齊以踐洮之盟公使展喜犒師犒勞也勞敵師列國軍禮也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展喜之兄弟故使受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執事執兵事者不敢直言君遜也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罄作磬[illegible]今之春齊懼已甚故如懸磬苗穀未生故無青草或魯時饑饉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二公相和如左右手足而人同心曰夾輔以感動孝公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又以盟

孫震恐孝公。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桓公承奉前盟，是以糾合諸侯，其有不協和者，則會盟以圖謀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缺失則彌縫之，有災禍則匡救之。昭舊職也。昭明太師之舊職。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不聚衆保守，恐致疑。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孝公卽位九年，棄先王之命，廢太師之職，必非桓公之心。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伐魯不已，故衞伐齊以救之，此所以責有盟也。與衞也，傳并述展喜之對，豈徒以其退齊師哉，而周公太公之勳，齊桓糾合諸侯之烈，有實足以使人念之，動心者，萬世所當勸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六年　十二

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襄仲，公子遂也，以其居東門，因以爲氏。

如楚乞師，將以報齊也。不務德而酤兵，已非矣，況引楚以入中夏哉。至於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則以齊宋不臣天子爲號，臧孫可謂粗知大義矣，傳特表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摯有疾不免以罪，乃神不佑赦而逃於外。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子玉也。鬭宜申，司馬子西也。

祝融，高辛氏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始封君也。夔，楚之別封也。不祀者，不來助祭也。楚人責之，應悔罪承命，以修助祀之典，乃又飾爲無禮之辭以對，卒以滅國，故傳表之，以爲棄國祀者戒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音民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齊邑

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左右謂進退在己。雍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援魯。楚申公叔侯戍之。以楚兵戍守。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公至自伐齊。

楚之伐宋，實爲叛己，特借魯爲以利其師，非利魯也。魯計失矣。公又借楚之力以爲己力，以伐齊取

春秋疏畧　卷之十二　僖二十六年　十三

邑。楚唯恐齊晉之仇不深乎。齊孝不撫入族，以之爲敵用，此齊魯之亂，皆失者也。傳於一一詳之，以垂戒焉。

春秋疏畧卷之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傳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恭也。

杞近東夷，言語衣服雜用夷禮，今來朝，僖公見其不恭也而卑賤之，故史用公意以書曰子。杞本諸侯，子則卑也。可知小人便其脫畧，君子恥其褻瀆也。垂戒大矣。觀此傳公卑杞之語，則經爲史文，而傳則孔子抹其詳而作也，益又明甚。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傳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齊兩伐魯，魯以楚伐齊取穀，齊告喪，故書日書名。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速也。魯會葬，故書。二國有怨，齊以喪告，不廢禮；魯會其葬，亦不廢禮，故傳云云。喪紀者，告訃弔賻之制，周公所定也。維諸侯於怨之未興，故禮爲有用；今既怨矣，則禮爲僞作，何益之有？然因禮以動心，悔其過而致情焉，往往有之。設一怨而廢禮，則忿惡無節，怨毒日深，無由而反矣。故傳以示勸。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傳　秋，入杞，責無禮也。

杞桓公習朝也，其合禮用夷，僖公之遂知禮者，往教之可也，何師爲？且入杞者，杞弗受也。弗受而强入之，以兵衆動鄰封，曰責無禮也，是我已無禮矣。見人而忘己，垂戒深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委重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以矢穿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國老，致仕之老，賀子文舉得賢。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蔿賈，孫叔敖之父，伯嬴也。靖內，內難不作；敗外，外患必至。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器量褊小，擁衆兵必驕矜，故敗師無還國。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先軫，卽原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於被廬，蒐，治兵也。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書，虞書。賦，敷；庸，功也。君其試之。」試，用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趙衰爲卿，始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將下軍。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欒枝，欒貞子也，欒賓之孫。荀林父御戎，林父卽中

行析子。魏犫爲右。車御車右。君所乘戎車。二人佐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此追論入國之始。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明君臣上下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得安家樂業。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易資貨物。不求多取。惟明訓其言語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春蒐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秩序也。作執秩之官。序官職。以敎敬恭。民聽不惑。而後用之。知義安居知信知禮民聽上之命。而不疑。乃用以戰。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衍罰戰城濮。文以文德教。

楚子在師而稱人。貶子。楚以霸也。此以孔子改筆。公會諸侯圍宋之諸侯也。盟於宋。諸侯在宋也。公方結楚。會而盟之。助圍宋也。傳述楚圍宋。晉救宋。始未與晉霸也。聖人之意。始以子玉之剛而無禮者。示戒。以晉諸臣之禮讓相先。文教用衆者。示勸也。誰謂霸世遂盡廢王道乎。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晉司空季子。二人皆素有德。晉侯齊侯盟於斂盂。斂盂衛地。齊侯以穀戍故。求援。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衛地。

乘車出亡。曹衛皆不禮焉。征是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何[illegible]文之卒不能忘也。傳著兩有識焉而選將上德自足法也。此春秋節取之意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傳　公子買戍衛。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不能救也。公懼於晉。殺子叢。公子買字子叢。以說焉。懼晉以成衛罪。故歸罪於買殺之以說於晉。內殺大夫。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又恐楚怒我。而以買不終所戍。說於楚。故書刺以示法下犯上。衛本在先。晉在下叛楚人告曉至而信明其實耳。殺一無罪之公子買以說二國。僖公可謂人欲肆而天理滅。魯史以刺有罪書。志而晦之例。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門焉攻曹門也。者卒多死。曹人尸諸城上。

陳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稱言舍居墓間。爲將伐塚。師遷焉。曹人兇懼。晉師遷居墓。兇亂甚。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所得晉尸棺斂加禮以出。欲以免其塚禍。因其兇也而攻之。晉乘其兇懼而攻城。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詰其倖位者多。責令曹獻其功罪者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璧飧之施。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怒文公不圖報。而報此微。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欲討其違命。而愛其材。故使人問病。視其病。而傷然後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

故自安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地而超越也曲踊跳而踊躍三百言三過
三。乃舍之。視其疾病無傷於材乃免言文公愛材殺顛頡以徇於師，立
舟之僑以爲戎右。僑故虢臣奔晉晉使代魏犨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般宋大夫楚圍宋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絕與晉告
楚不許。晉已嘗告楚使釋宋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二國不欲與楚
戰若之何？二者皆難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以賂我者賂二國使二國告楚釋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以激怒楚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
無戰乎？齊秦貪賂思戰子玉頑冥亦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
畀宋人。經謂執曹伯執於晉師也畀宋人與之田也非以曹伯畀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五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見之矣。不但爲三王之罪人，亦齊桓之所不爲也。以示戒。凡有所賜與人，皆曰畀。執曹伯一事，畀宋人又一事。解經者不據傳，誤謂以曹伯畀宋，大非。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撤穀戍解宋圍
曰：無從晉師。從謂爭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文公生十七年而亡亡十
九年而返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謂獻公子九人惟文公在而除其害，謂惠懷呂郤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齊秦爲宋請是允當多謀

有德多與國是知難文公有德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請命於楚王求益兵與
晉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非貪戰功也間執塞
也讒慝謂蔿賈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少與師因蔿賈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語節制之猶冀不大敗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
宮甲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宛春楚大夫此
言甚可從恐晉不知許之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
可失矣。取實情理得當以取一取二爲失禮先軫曰：子與之。謂子犯當許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三國謂衛曹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六

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告二國許復之使攜貳於楚此一轉謀甚譎而不
正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求戰
也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楚成王於重耳之亡有贈送禮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嘗許退三舍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謂惠言則食而於讎怨則獨亢而報之我曲楚直，
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
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之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恐衆人畏險故聽其歌誦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每每盛也美盛之衆在此不必念楚舊惠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漢在國之南國在漢北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上向得天下向伏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寄兒事宜姑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爲戲輕民

命而自驕肆故必敗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退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且爲大夫退不敢以君自處而敵楚也既不獲命矣不得止戰之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明朝將見以軍禮見子玉言戲故亟稱敬戒以教之以禮表將其勝爲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軍禮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有益於兵之用如輿曳柴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

晉文城濮之役退三舍而言愈恭心愈小以之報德所以之柔敵所以之感諸侯之心而作三軍之氣以制彊楚甚矣惟禮可言勇而兼利行師也子玉不聽楚成之命不儆蔿賈之語果不能以師入其國而無禮哉不識亦悔乎雖悔無及矣孝故極形之以告天下之爲子玉者

楚殺其大夫得臣

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瓊玉之別名弁皮弁也纓結纓下垂者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未戰之先也河在晉地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之地麋水草交處弗致也子玉吝不以弁纓禱神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榮黃榮季也諫子玉以弁畀神禱求戰時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勤愛也言不以民爲愛而輕敗國事氣是凶兆耳非禱神可免者故言此以實之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二邑子弟皆戰死何顏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孫伯

御大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以此答王使試命于王，往就君，以命致命。及連穀而死。連穀楚地。縊敖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故曰可知。料其必喜。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呂臣即叔伯。以大爲令尹。奉己言自全己身。前見于王之時，後此見于王之吝嗇不以莫民受國爲重，自有死道，萬世所當戒也。

衛侯出奔楚。

前爲衛人出之君襄牛。君之不君已可見，而晉既其後衛侯之奚不少待，而又奔楚乎。天下孰信義之。人衛侯自陳侯在此。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春秋疏略　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九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踐土皆鄭地。襄王聞晉勝楚，將往勞之，故作王宮。鄭役之三月，言工役之久也。晉文敬王也。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也。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用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宥，助也。以束帛也。王享醴命晉侯，而宥之以束帛，言加厚。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尹氏，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侯伯，諸侯之長。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宗廟所乘，其服冕服。戎輅，戎事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也。玈，黑也。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卣，器。虎賁三百人。虎賁氏，以勇士三百人先後王而其部用平禮。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慝，惡。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而復入者，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自襄牛出。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以會盟諸侯。故稱衛子。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王庭即踐土之王宮。要言曰：要，約。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隊，隕也。師，衆也。祚，福也。及其玄孫，無有老幼。曾孫之子曰玄孫。言雖老幼，斬其祚。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曰信。謂晉

春秋疏略　卷之十三　僖二十八年　十

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攻，治也。能以德自治治人。自踐土一盟，晉文遂率諸侯以尊王，無敢叛者，豈不信乎。而晉侯不矜功，不伐勞，事上有禮，是以德自治，而諸侯孰敢有不受治者乎。故曰能以德攻，齊桓而霸業在此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踐土之宮也。諸侯朝者衆，魯史記公而已。諸侯久無王，於此天理復見，人欲盡張，晉功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傳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聽譖言，不察，殺人之子，暴甚。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不以子殺廢君所命。夷叔，叔武之謚。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踐土故。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與晉而出君，爲不協）今天誘其衷，（其衷指君臣）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
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
以誘天衷。（誘，引掖也。維皇降衷于人，能折衷事理，求神引誘之）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保恃其有功）居者無懼其罪。（無懼其出君之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加）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明謂聽盟之外神，糾正也）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得歸）衛侯先期入，（疑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
也，與之乘而入。（牂，大夫。以俞爲公使，至，不知公至）公子歂犬、華仲前
（歂二子亦大夫，華仲于而前驅）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喜色而捉髮被形，不放之狀）

前驅射而殺之。（此受公命）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以叔武尸枕其股，忍殺弟又哭何）歂犬走出，公使
殺之。（歂心之人）元咺出奔晉。

衛成公名鄭，書名以惡之也。不詳而殺角，不期而先入，不戒而殺弟叔武，居者何能不懼死而出奔乎？遂敗乃盟，其成君乎？傳故者其惡以垂戒而賢叔武焉。

陳侯款卒。

來赴故書，諱之也。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來朝爲魯所卑，又帥師入其國，故伯姬來謀過而求不焉。比事而觀，其說是也。史凡有書皆自謙其事，讀者亦以自謹云耳。

公子遂如齊。

魯齊修怨，自晉衛受王踐土之盟，而怨可釋然。先施者難也，魯即命卿如齊行聘，可謂有禮。

【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牝牡相逐而走曰風）亾大旆之
左旃。（大旆，旗名。通帛曰旃）祁瞞奸命，（祁瞞掌旆之官，不盡職曰奸命）司馬殺之，
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
歸。（之僑爲戎右，棄職先歸）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攝，兼職也。右，戎右）秋七
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振旅，整行列也。軍樂曰愷）獻俘授馘，飲
至，大賞，（獻俘於廟，人君受馘，數亦於廟，賞功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以討諸侯之有貳心者）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與前後同爲一傳，分隨四時而紀之，此孔子取春秋史法之義，無時而敢忽也。此段著晉文刑賞不失所以能霸，而苟道以濫其刑賞者，後世比比而然，不重可勸乎。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
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爲坐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親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令鍼莊子爲坐也，以衛代咺是非。大士，治獄官也，又使獄官質正元咺）衛
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職言饒鹽）

職分宜殺療微也言其忠衛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名適

溫之會將以討不服，而衛成實爲罪首。文公初受命爲方伯，衛成以得釋之君不服霸命，而晉與盟之叔武，此不可以綫治者也。故秋見而冬行之，此不可以私治者也。故大會諸侯于王畿之地，而以天子之法治之，則天下後世之爲衛成者，可以鑒矣。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文公於溫討衛侯之罪，而欲歸之以天子，故率諸侯行臣禮事畢，且使王仰溫地行冬狩。此十二字晉史原文。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魯史質書延於野，故孔子易之云云。河陽，溫地，河在地南曰河陽，此時溫爲晉地。

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同見，魯史記公而已，王所在溫。

天子之狩地在畿內，書狩于溫，言非天子所宜狩之地也。書其地，且以明天子之德不可不謹其出入也。孔子作春秋，懲不改其原文，唯其辭有不可訓，如召王使諸侯見之類，則筆削之耳，使其文可觀，以爲狩，而其實則自行于傳也。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言非其地，則晉侯之召之也可知。此所以罪晉侯也，以臣而召君，則天子之德不足以令諸侯也可知，故曰且明德也。此微而顯之例也。是仍其原文之意，孔子斷不以己意自作役備，因其一二，遂認春秋全爲聖人筆，而因以病傳傷突其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京師，聽獄成于天子，方伯之討罪得矣。此可節取者也。余襄王不足有爲，而晉德未誠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歸立公子瑕，前此晉侯說元咺，而元咺又說公子瑕，晉卻欲歸元咺，咺亦宜辭而奔。元咺卻欲立適，適亦宜辭而去也。不順道而脉脉以行事，良可戒矣。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襄，曹伯名。

「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小臣。貨筮史，太史掌卜筮者。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君，爲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晉始封君唐叔，武王之子。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曹與晉爲兄弟之國。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曹衛同一不禮衛從楚之罪，而衛復曹否。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舍此何以服諸侯。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晉文創霸，而許不會，以從楚，故晉侯率會溫諸侯以討之。傳并述侯獳復曹之語，禮信刑三者實大事者，可不關焉。

「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晉已置上中下三軍，今將置三行，以禦狄之兵。行猶軍也，避天子六軍之名耳。史不及，傳以志僭侈。

春秋疏畧卷之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澍允清參校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昌衍魯縣郎邑下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時公會圍許未返國以公命致餼于昌衍

不來朝也史不書朝夷狄之君不成朝也雖不見公而國以常饋之禮禮之所以自盡也此可爲敦往來者勸矣。

公至自圍許。至飲至告廟也圍許以遵王命也以遵王命討不服越竟不與祭典可以告祖致孝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地名謂在洛陽城內者後世之名未可疑認

傳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翟泉周地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伐鄭見後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魯史不書四國卿名而衆曰人史蓋罪其以卿而會諸侯爲非禮故與王人秦人并準例之人國之卿當小國之侯故會伯子男可。

魯史不爲盟翟泉而書但此書盟會推僖公親與之僖習皆以霸會以臣與君敵非禮也故深嫌之既會公不書又慨以人之蓋罪之也傳特明其異書之故並存此禮于天下且後儒紛紛爲聖人筆法固多有不合法之筆謂何也若尋踐土謀伐鄭皆晉主之晉遣卿列國亦皆遣卿而公何獨親會或亦公過于未霸命之夫乎此宛而成章之例。

秋大雨雹。

傳 秋大雨雹爲災也。雹大則爲災周之秋夏之夏也故爲災書之憂民也

冬介葛盧來。

傳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戎而來故知厚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牛已生三犧皆用爲犧牲其鳴云然問之而信。

夷君雖不成朝禮而禮則誠矣其志誠者報禮不容不加也至于能聽牛鳴亦異矣以此其聰而國于夷倘甚惜之而欲人無囿于習俗之惡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無事書首月謹之至也

夏狄侵齊。

傳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乘間曰間虞度也晉侵鄭則不暇援齊然則諸侯之賴有霸也審矣春秋晉侵鄭不告不書若孔子之筆不爲告不告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傳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名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公謂僖公雙玉曰瑴王

許之狄。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衛臣二人。）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著卿服入，將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若神誅之然。）冶廑辭卿。（懼而辭。）

此有四戒：元咺以臣訟君，背相人抵，一也。晉不斷制衛政，而以賂縱之，又不為之所，使得任私肆行，二也。周冶貪爵位，為無道之君殺人，卒死而無位，三也。衛成不審用辱，死亡之餘，而欲沾沾于勢位，忘身之痛，不仁乎？已數刃骨肉，不亡乎？人響復得國，一飯厚之，匹夫畢門也。

晉人、秦人圍鄭。

（經）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重耳亡過鄭，鄭不禮之，又多貳從楚。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氾在滎陽中牟。）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二人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以見鄭不能用人。）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鄭東秦西，晉居其間，故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鄭在東，故曰東道主。行李，使人也。乏，缺也。）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焦瑕，河外五城之二邑。設版，築以距秦。此惠公事。）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三子，秦大夫。）乃還。（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秦納重耳有國。）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與，助也。秦為與國，多助晉。）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是更為亂。）吾其還也。亦去之。

人無禮于己，而必報之，小矣。鄭貳於楚，戒亦見晉侯之不能忘此也，不自反自治，而輕用師，晉衛之不及秦桓多矣。若夫其待秦也，得大道焉，欲後人節取之。

（傳）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甲父、宣多，鄭大夫。）

蘭不與圍鄭，晉因之以許成，皆事之有合于道者也，以示勸。

介人侵蕭。

蕭，國也，又宋附庸。介人侵之，傳既無，不得妄解。來告則書，蓋其事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傳）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閱，周公名。）饗（僖公為設饗禮。）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羞嘉穀，熬稻黍，以象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侯有文武之故以此發陜周三公雖尊不合用。

此志襄王能自下聘諸侯之禮故書之。而傳因誠宰周公之言以存聘禮之義。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東門襄仲即公子遂將行也遂兼事之辭行聘于周遂又自周聘于晉魯未聘晉自此始聘為晉霸也晉以尊周建霸魯於是聘周遂聘晉欲一志相通也故命一人兼行恐二周晉之詞也例節未合禮志則得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分曹地於諸侯 使臧文仲往往晉受地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親曜其恭己者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傳同數布也晉以魯恭順盡以所得曹地分魯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晉文分曹地以厚恭己者魯以無功而取諸侯地皆不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郊祀天祈穀以賜魯制在孟春寅月上辛日今於卯月行之而卜其吉凶四卜而龜皆違之免牲不郊也猶三望亦非禮也所謂禮行于郊而望望祀四方山川之神也郊畢而望是也魯止三望而闕其西不敢兼天子之方也僖公不郊而猶行望祀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常祀定行之禮不待卜而後行卜其牲乃者卜其牛堪為牲否又卜日而入之以養于公牛至卜日則易名曰牲乃僖公牲成矣方乃卜郊之可否以至已成之牲放之遂罷郊是上人怠慢而廢常祀故為非禮以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望祀山川郊禮中之細目不郊何望故亦非禮。

按祭統昔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欲以尊魯故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故郊為魯之常祀常祀不卜乃僖公則卜欲得吉而後行不知古人亦有先郊而卜者非卜郊也特卜其牲日耳今僖公牲成而卜郊凡卜不過三僖乃至四卜而皆不吉遂謂神明之不從吾郊也而廢郊禮是怠慢其常祀而惟求吉應故為非禮乃猶三望夫郊而後百神受職于天不郊望亦虛耳故亦為非禮

沐按此與禮運孔子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何義先儒謬謂成王不宜賜伯禽不宜受淺矣夫子曰杞之郊禹宋之郊契是天子之事守也謂其祖宗曾為天子其所行郊天之禮事令子孫世守之凡失非以諸侯而僭天子祭也周公曾攝天子郊御明堂以配后稷亦使魯世守之如杞宋而已非淺

故以僭天子祭也今僖公不守舊制以行常祀然謂郊天我之事也行止在我本不卜也而我創卜之不敢免牲不郊也而我創免之是不為周公之事守誠然以天子而祭天地矣豈禮也哉故曰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若如諸儒之論則詩禮諸書當盡棄之矣遷史惠公請尤謬

秋七月。

史無事書首月傳叙一事。

傳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清原晉地趙衰為卿。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蓋上下二軍同傳命之三軍是為五軍先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五軍所以避六軍尊天子也以禦狄名所以擴夷也

冬杞伯姬來求婦。

自為其子求昏也屢書伯姬無關大政而必書之古人謹小慎微有如此後學何事敢以自怠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卜兆言有三百年之安。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帝丘故帝顓頊之墟有故曰帝丘相夏后啟之孫居帝丘享謂祀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享也。杞鄫何事。二國皆夏之後宜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閒犯也成王周公封建諸侯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閔昔以大知小之辭，狄之盛可知也。而衛成不能正其為君，以致國弱為狄所輕，亦可知也。卒至于遷避，亦危矣。故傳並記其卜夢二事，以見其不能信理修德，而一聽諸冥漠，以示戒也。

傳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洩駕鄭大夫瑕文公子此見瑕之不能為子內外交惡不能自安深足戒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傳采附一事。

傳 三十二年，春，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

楚自城濮與晉不平，至此始通相交好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穆公蘭立來告故書。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傳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衛成不知所以自強，乘狄之亂加之兵，而要其平，外飾一日之強而中弱已見矣，以示戒。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文公卒子襄公讙立。

傳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遷柩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絳晉都有聲自柩出如牛之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大事戎事西師秦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過晉境失事曰軼此假閒秦密謀因卜柩聲而知其然以定衆志非柩聲真有命。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杞子三十年秦使戍鄭。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秦兵勤勞無所得必生心害及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人秦大夫。蹇叔哭之曰：孟子。呼孟明而告之。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謂其老而中壽之事且不知死今日事今壞生爲死墓木已當拱把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谷關。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

辟風雨也介於深谷間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必死是間所謂要害地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譎莊觀譎爲姦詐自利無仁義之心者誣矣實有欲爲仁義之心而無仁義之學於是假力以行吾仁義道力又不足復假詐術以行吾仁義此晉文之所以譎也晉文沒而驟虐之民幾乎息矣傳並錄秘謀之事以見天下之毀無不有焉而卜筮人往往借以神其說以斷國家之謀未可泥信也若蹇叔之言則可爲後世鑒矣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超步登車言輕捷三百乘言多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超乘示勇輕也遇天子門不卷甲束兵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疏易不愼密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滑姬姓國弦姓高名乘四韋熟皮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以輕物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步行也腆厚也淹久也衛護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illegible]鄭穆公使視客館客杞子等三大夫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具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閒謂暇隙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垂戒深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傳齊國莊子來聘即歸父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郊勞以迎來贈賄以送往敏謂審當于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此見鄭國以禮相睦也歸父自始至終能以禮成而遂爲魯所重爲國者可不勤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死其君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起姜戎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喪服從戎故墨染其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墨衰爲禮此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言輕易墮軍實而長寇墮謂役士卒不盡力爲墮軍實則寇讎必長亡無日矣不顧而唾不顧在前而唾於地爲無禮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孟明以獲之孟明稽首不肯上舟遜謝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雖死感恩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替廢也言不廢孟明之師眚過也

秦不仁乎鄭而喪其衆晉不仁乎秦而厄其險得失雖異其貪利悖好動師殺衆一也若夫晉襄不能與師惡戎衆果無愧于親乎果不得已而爲之乎是役也杞子先軫兼慎刑以事其君襄公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上下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皆亡國之道也戒之哉

癸巳葬晉文公。傳見前

秋狄侵齊。

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三十年狄侵齊聞晉之喪今狄侵齊因晉之喪是狄大有畏中國之心惜諸侯之不自爲桓文也使襄公墨衰而攘一狄猶愈于墨衰而治一殺師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訾婁邾邑邾人不設備不復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何以今始報之答亦因晉喪而伐邾取邑矣又乘不備而伐其國何莫非小人之見而君子恥爲之

晉人敗狄于箕。

傳狄伐晉及箕晉邑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

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也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冀缺郤缺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與之歸胥臣知其賢與同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敬者心存之容內有所存故外不敢肆內外交養則心日有得而無所散失故爲有德德以治民存養既久則仁義生心而利害遲速之幾不亂故唯德可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敬爲仁道之法則欲爲仁而不由敬則殘主于心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射桓公中帶鉤實

相以濟。相桓公濟伯業。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凡父子兄弟罪各有在不以彼罪此。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葑菲菜下體惡無以惡而棄善。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父先軫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取其邑以賞胥臣。周禮三命受位再命受服。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冀缺故邑還其父。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領軍行。

儒者執字何以求經奏曲而猶不知其當也不知春秋之作史所題也傳則作此題者也如此書者特傳先軫之義郤缺之德胥臣之能知人晉襄之能用人其足爲後世法者不一而足也至于胥臣告君之言字字皆心法實用後學可不學問思辨以求之乎惡未易得也若此求經舍之有何經之有。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傳見前後諸侯有朝禮久不行矣無以剏行之則終無行者矣魯僖從文仲之說以朝齊且弔有狄師禮也如諸儒之說必人先施于我而我報稱之豈下人之義哉又必事事合禮乃爲禮豈一事不爲禮哉。

乙巳，公薨于小寢。

[傳]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狄師見狄侵齊小寢夫人寢也即安就所安適之甚言心肆荒致疾遽薨不獲正其終于路寢也蓋路寢聽政之所內寢燕息之地人主疾篤則就路寢不死于婦人之手而畢于賢大夫之間以正其終今僖公朝弔齊國有所得志反而遂釋其敬畏之心以即于安肆而遂薨故傳並誌其如齊返齊即薨之故以垂戒者深矣此書當與公子啟手啟足易簀之義互看。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十二月今十月也當殺不殺而反生之天之悖氣也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對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後世之君於此有二弊焉一乘慍不能行法一昏謬以爲行仁觀天可知道矣且當殺而不殺亦可以不當殺而殺矣其悖氣一也觀仲尼之言又可証經爲史之原文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晉要自救之師有輿鄭之心然而許自文公已服於楚我能自修文德楚且服之況許乎故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此孟子所以深譏乎桓文與其漸也。

[傳] 楚令尹子上鬬勃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門名。瑕覆于周氏之汪，汪池水。外僕髡屯禽之以獻。外僕鄭之小僕髡屯名也禽者禽瑕殺以獻鄭。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文夫人鄭文公夫人也父惡故母葬之鄶城故鄶國今密縣地。

此見亂臣賊子之不得其死，死不得其葬，以爲天下後世戒也。

[傳] 晉陽處父侵蔡，蔡成楚故。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在襄城定陵縣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相約渉水而踰伐其師皆犯順之類文德者不爲相約退舍而自棄去皆違敵之類武勇者不爲。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辟楚使渡成陳

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使楚退舍我渡而戰。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乃駕車馬以待楚命。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

處父抗辭避敵子上發憤而死學者熟於此類可以辯天下之情僞矣。

春秋疏畧卷之十四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文公。公名興僖公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胡氏曰按書數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有問于朱熹者曰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何如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以爲己私服也春秋輔以諸儒之論則此禮定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書日不書朔。闕失之文。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穀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敖魯大夫慶父之子相人體觀吉凶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敖之長子文伯也食子謂奉祭祀供養難其父子惠叔也收子謂能葬其父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illegible]大也下體豐大

諸侯喪天子使大夫來會葬禮也常禮不書而書者此禮久廢不行後若謝來也相人細事也而傳及之何也爲八年敖奔傳耳雖然人之形體有定而心理之用無定向一死生禍福而一以心之善

者主之不以稱不善者後之得是生死稱善也而自不同矣此非桓之所能限者也。

〔說〕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在僖公末年。杜氏以為閏當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林氏曰日月運轉於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曆首，推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月之與日月節每月各剩一日，所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無閏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朔望不乖常，故無疑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無悖亂。

杜氏謂此蓋譏違曆者。所謂非也。傳孔子作此孔子正之也。若他人作，何經無而傳有之哉。

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說〕夏四月丁巳，葬僖公。諸侯五月而葬，魯秉禮之國，豈不知乎。僖公十二月薨，葬當在閏三月，而在四月者，喪禮除閏月不記也。其間遇閏，此可以有定法矣。儒者因從傳有不殺之一字，錯簡在前，譏之誤矣。傳此經少二字，便似孔子之言。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說〕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毛國也，伯爵也。

衛毛伯之字。諸侯即位，天子錫命，使為諸侯，禮也。但來錫非禮，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今。晉文襄世喪制未畢，未赴見天子，而錫命先來，何天王之自輕乎。魯雖錫命不為榮矣。

晉侯伐衛。

〔說〕晉文公之季年，也。季末 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孔達衛大夫。綿訾匡皆地名。晉襄公既祥，祥喪祭名。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地名。杜氏曰今河內。先且居曰：且居 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尤，當致禍。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時王在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更伐晉以示衆，我乃為衛以求和於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古者古而又古之辭。言陳大不通於謀時宜之人，慕己國為人謀，言為其所難。已先朝王而後責不朝衛者，求諸己而非諸人也。不修之平日而求之臨事，此所謂假之而不同于

帝王也，豈遂無仁義之心，甚國已勝於時君多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傳見前，拜天子賜也。得臣叔牙之孫。公不親自朝，是諸侯而輕天子矣。

衛人伐晉。傳見前。本欲求平於晉，而故伐以求之。豈衛之所敢加於晉哉。此聽陳共公之計，而恃其辭說耳。所謂古者越國而謀也。襄公繼伯，而諸侯不敢抗，衛竟敢伐之，以恃陳之平，亦異於今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說〕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戚邑之田，正其疆界，故遣卿會之。尊霸國如將聽命焉。凡此類書皆無得失之可言。然求之則越矣。余按春秋天子之事，又萬世之經也。凡魯大夫皆稱氏，而他國則稱人，豈孔子執法之筆不魯

公如是乎魯史之體制然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言年尚少）而又多愛（多有所愛）黜乃亂也（既而又黜乃致亂之道）楚國之舉恆在少者（多立少子）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江芊蓋楚[illegible]）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臣事於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謂弒）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宮甲大子東宮兵）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也難熟故欲遲[illegible]救）弗聽丁未王縊（適父立死予上所謂忍人）諡之曰靈不瞑（惡諡也死而目合曰瞑）曰成乃瞑穆王立（穆王商臣）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唐世子弘受春秋傳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曰春秋義存褒貶以著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記世子嗚呼讀此春秋何可不並受耶受禮經以習其所好將日習而好仁者無以尚之受春秋傳以習其所惡將日習而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使學者幼而習之以養其好惡而別其邪正長而如性成焉所以孔子作春秋爲有功於萬世也若非傳之極言恐亦不足勸後世之惡矣觀弘與瑜之言又可知傳亦爲經

公孫敖如齊。

【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文公即位始聘齊）凡君即位卿出並聘（並聘謂列國一並行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有舊好重修之非舊好約結之以爲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善事鄰國社稷自安）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忠盡其心心盡則正）信德之固也（信不欺其心則堅固可久）卑讓德之基也（自卑而尊讓乎人爲德之基可積累以進高大）

凡君即位必當喪亦何可以當喪而始爲君之禮不圖鄰好而危社稷乎傳曰禮也非聖人其誰能言之使諸侯皆守忠信卑讓之道以交鄰春秋可以[illegible]矣後世守此道以與國人交亦季亦可三代矣乃儒者區區謂當喪不宜用吉禮未遂嗇侯之禮不同於士庶爲其備官而無廢事祭陰三年而致皆卑也

【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芮伯刺厲王用小人之詩）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隧風道也類善人也）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對遂也言應速醉聞稱誦心深喜也）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小人不用善道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孟明）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秦穆公眞能自格其非心者與浮泛悔過者不同所以孔子於尚書取之茲於春秋又取之以示勸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經)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
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秦地) 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三年拜君賜之言故嗤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
公乘，遂以為右。(戈，刀也。禽言獲。) 箕之役，(二役俱僖三十三年) 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簡伯即狐鞫居) 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
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欲殺先軫) 瞫曰：周志有之：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死而

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同恭，勇以敬用，不外仁義，真大勇也。) 吾以
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死而不義，更成無勇，為先軫所黜退，亦其宜。)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若黜而宜，是上知我，又何怨。) 子姑
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一發怒，禍亂可速止。)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文王一怒，則[illegible]旅以[illegible]亂。)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有[illegible]無[illegible]戰，豈書累記，有何異議。於其中取一可以[illegible]勸者，則足以垂教矣。故於狼瞫著君子之號，而後之言勇者，可不至於有勇而為亂矣。論語屢言勇，此其訓註歟。)
(傳)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重施恩澤) 趙

成子言於諸大夫曰：(趙成子，趙衰)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
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
矣。念德不怠，(修不已) 其可敵乎。
(當春秋之世，東人言爭氏修德，未有不以為迂遠無當者。然孟明自懼而天下懼之，自修其德而天下畏之。未出師而敵國思避之，以為不可當。又況積德累仁之深厚者乎。春秋之教大矣。)
丁丑，作僖公主。
(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主者，造木主以依神。不時，見下文。) 葬僖
公，(句) 緩作主，非禮也。(作主言立主。主當於葬時立。主反而三虞，僖公葬時不作主，緩至今七月乃作主，為不時，故非禮。)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
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哭，言哭止也。祔，附也。祭名卒哭，則以神道事之，然三年之喪未畢，不

得[illegible]於廟，祔祭於祖廟之側，故[illegible]作言立主。自是以後特祀主，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夏祭曰禘。三年喪畢，將致新死者之主於廟，祖當遷，則或遇冬烝而行之，或遇秋嘗而行之，皆合祭廟之主，而徧告焉，所謂禘祫是也。不言春祫者，天子祫禘祫禘[illegible]天祫[illegible]子[illegible]嘗用[illegible]也。祭，吉禮也，凶則為鬼，吉則為神，此其道骨肉鬼也，魂氣神也，鬼則歸土，而魂氣無所不之，故於主焉接之，則神道始乎此矣，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者，然後可以守禮。僖公之葬在[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月，至二年二月始作主，神已久失之矣。[illegible]主云已不主矣。傳錯在前，今正之在此。)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經傳不合) 晉
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以辱魯。) 書曰：及晉處父

盟以厭之也厭棄也以非禮加人是己無禮故書以棄之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史爲公諱

諸侯相朝君不親爲禮而以大夫盟此厭於禮者之爲也斯小人之行也史書之所以棄絶之也明於此書苟取以非禮加人乎史諱適晉而傳不諱聖人作經無所諱也晉之恥非魯之恥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傳 公未至朝晉未歸國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士穀士蒍子垂隴鄭地晉討衛故也元年衛伐晉書士穀堪其事也書士穀不書人以能勝其事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士穀許成無辭以報晉侯執原伐晉者以說

公孫敖以卿會諸侯公未至也晉士穀亦得書名者堪其事也能聽陳侯請成則省一師旅且伐晉

孔達也又能執之則當其罪矣故爲能堪事也此魯私書而適有當故傳釋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二月今十月七月今五月不雨已八越月衆民其何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大事祀也蓋行禘祭入新死者之主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嘗爲閔臣祭閔而立斷位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爲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禮官掌宗廟尊僖公且明見曰明己所見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僖公爲兄故大閔公弟死時幼爲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聖德不外肅敬臣繼君猶子繼父子雖有齊聖之德其祭於宗廟不以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失官而竄宋祖帝乙帝乙微子父鄭祖厲王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不以帝乙厲王之不肖猶尊上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不以親而先帝之尊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衛女思歸先問父之姊妹後問我之長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不以姊之親先姑之尊仲尼曰尼孔子之字又皆門人並採入傳以作經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用也廢六關關隘所以禁姦邪而廢之妾織蒲織席賈易與民争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聽吉凶於蓍龜徒知形器而不明於義理故不智若謂大夫不蓄龜非智縱逆祀夏父躋僖公而不止祀爰居爰居海鳥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三不知也三不仁謂心有隱忍三不知謂心有未明

宗廟昭穆位次之禮於此明矣又記仲尼之說非僅以正逆祀而已傳正以三不仁三不知之理並闕通于後世也此所以取乎春秋包宗萬有之義耳問大事何以知其爲禘也曰禘夏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爲夏祭周建子改易械以垂三統遷狩祭享猶自夏焉故也周尊天子禮樂何獨祫禘只入主而不閔以祫嘗祫烝乎曰諸侯之祫嘗祫烝獨不祫禘故魯常以禘爲重焉閔僖公之喪此時服方未闋而吉禘傳何不言速曰不待言而已見也吉禘莊公前已明之此又特識其異者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皆秦地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四卿不書名，皆書人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爲穆公之賢人諸大夫以尊秦也用此書法所以尊崇有德

穆公於晉多有恩施，晉累世蒙之而未報也。唯殽之師，孟明實爲要擊，而穆公不聽蹇叔之言，既又歷自克己悔過，增修德政，超成于己，與諸大夫言之矣。乃晉不悟，猶會師伐秦，故此書出篆示不足于諸侯之意，爲穆公也，尊有德也。按春秋書人者多矣，而史之立意自不同，有死而成章者，則無義也；有微顯志晦者，如此類是也。傳修而後見之，傳不修不見也，非聖人其誰能修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納幣婚禮之一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凡新君即位，即通好于甥舅之國，既通好矣，乃可以修昏姻，娶嫡妻，生嫡子，以供宗廟之粢盛，嗣續不替，謀昏豈非孝乎？先有孝之心，而後昏姻納幣之禮於是乎起，故曰孝者禮之始也。正見文公於父喪甫二十五月滿而即納聘于齊，不再待者，然孝也。禮緣孝起，乃爲合禮，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此可爲萬世法矣。後儒反區區執禮以善孝，務與傳悖，欲深而失之淺矣。孔子言三年之喪，皆以二十五月。設若僖公十二月初一日喪，及文公二年十二月終，非喪滿乎？凶消吉長，前期納聘，又何嫌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即得臣。沈，姬姓國，今汝南地。以其服於楚也。沈潰。自散曰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此史用字法例

晉實紀新，而同姓諸侯猶有服楚，是晉德之衰及也，何可以師求之乎？伐沈而沈潰，是民背其上，有與晉之志，驕此定而成章之類，不必執以爲褒貶也。

〔經〕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共公成衛於晉，衛侯往拜之。傳不遺，亦以存拜禮耳。

夏五月，王子虎卒。

〔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告喪曰赴。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傳采其詳而書之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而赴亦以同盟之禮行弔贈

儒者以不書爵爲譏，經何嘗字寓褒貶乎？又謂天子內臣無外交，翟泉之盟豈私交乎？爲公盟者

則亦當爲公終其盟，不然，是爲公而不終也，必斷上下之交情而始爲禮乎。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不復反取王官及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晉人知不可敵，故不出。無舟，故別濟封殽尸而還。埋殽敗死兵卒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偏不以一惡棄善與人之壹也，壹，專一無疑二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不以屢敗生懈怠之心，能懼則能思，思則能改其過而遂其善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知孟明之不解，能罷決舉用之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蘩草生于沼沚，至賤，采以供祭祀，以喻穆公好用賢威

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之。卑之是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既立而廢為棄信。小君在國為國主，在家為家主。既君而卑，為壞其國家之主，故亂亡。不允宜哉。不允于時，所以可知。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尚類言先有畏懼亂亡之心，而後能保安；先有亂國亡家之恐，而後能敬小君之主，一也。春秋時諸侯不親迎，而以卿逆為禮，禮頹衰矣。文公又廢卿迎之禮，廢禮不亦甚乎。人於此必以為婦不可敬也，而不知為國家之主。亂亡隨焉。君子可以豫知而不爽者也，豈區區一婦之云哉。

狄侵齊。齊猶罔也。狄侵者四，可不懼哉。使其得齊，可以左衽中夏矣。

秋，楚人滅江。

[傳]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出次。

避正寢，不舉，減膳撤樂，都國。吉凶之禮有數，穆公則過之。大夫諫。此其太過。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蓋附同盟，矜閔自懼滅亡。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大雅皇矣之詩。言殷周二國仁暴不相得，惟此四方之國於是審度其所歸向，在周也。言人心歸秦。此言楚虐而秦仁也。秦雖霸西戎，而聖人於傳往往許之，則以霸與矣。

晉侯伐秦。

[傳]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祁新城，秦邑也。晉雖主盟中夏，而德不及秦，故傳謂報王官之役，報非霸者事也，以示貶。

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小雅。湛露，天子燕諸侯；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私，私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臣以為樂工肄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為宴臣而設。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斯，匪陽不晞。陽，日也；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之命而行意。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愾恨怒之。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色；玈，黑色。以覺報宴。覺，明也。以明報功之宴。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諸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大禮，天子賜諸侯之禮。戾，罪也。

禮壞樂崩之時，何有賢者以躬行留之。故聖人取其事以為傳，則舞佾歌雍之輩自愧于萬世。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 冬，成風薨。莊公妾，僖公母，風姓，謚曰成，薨同嫡姑，故稱夫人。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之君多庶出，不知以禮尊其母，而以爵亂尊其母。故史略而傳明之，不言夫人，此志而略之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見前。傳非以天子成諸侯之僭為禮也，蓋以天子而臨下諸侯夫人為禮也。當時母以子貴，既相

歸夫人矣。婦葬夫人，則同禮也。天子不能以綱紀正諸侯，而王室卑，則可謂非行禮不可。

夏，公孫敖如晉。修好霸主也。

秦人入鄀。

（疏）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鄀在商密，閒秦楚界上，小國也。凡小國既屬於大國，則不可以貳，修德勤禮，得失存亡，聽天命之理，固然也。若二三其志，將無定適，不至滅亡不已矣，可不爲天下後世告之。

秋，楚人滅六。

（疏）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六，楚屬國，仲歸，子家。冬，楚子燮滅蓼。蓼國，杜氏：六，今廬江六縣；蓼，今安豐蓼縣。臧文仲

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六皆皋陶後。庭堅，皋陶字。建，修也。援，救也。不修德，自不愛民；不愛民，自無援；民不援，自以國。雖皋陶之盛，其來甚遠，可以一旦不祀，可不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書赴。

（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報四年如晉。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今懷慶修武縣。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處父尚剛。商書曰：今爲周書。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質沈潛，自勝以剛；質高明，自勝以柔。在洪範，今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壹，言任質不化；不沒，不得其死。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天純陽至健，猶順四時之序，不干犯。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也。言欺飾無實，行必多怨。犯而聚怨，犯，侵以陵衆人，又聚衆怨。不可以定身。無安身處。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陽處父也。

處父事不告，不書；傳采之以示戒。甯嬴之言一字一箴，萬世宜誦之哉。

（疏）晉趙成子、趙衰。欒貞子、欒枝。霍伯、先且居。臼季晉胥臣。皆卒。

凡此傳亦無義，而孔子周流列國，所聞所見無不悉記，以廣其學，況于一時名卿大夫之沒，世敢不有之心乎？人能如此存心，以學聖人，斯得春秋之教矣。

六年，春，葬許僖公。魯會之，故書也。

（疏）六年，春，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去二

軍，復三軍之制。前年冬，晉四卿皆卒，故蒐以謀帥。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射姑，狐偃子；趙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董，晉地。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能勝中軍之任。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上於射姑。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子，趙盾諡也。中軍帥，晉政專也。制事典，典，國制。正法罪，正法罪之輕重。辟刑獄，理刑獄之淹滯。董逋逃，治逋逃有罪之。由質要，用質要券契之法。治舊洿，本秩禮，治舊時汙穢，習使一就於貴賤尊卑之秩序。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之在下。既成，以上七事皆制。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賈佗時爲太師。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賈趙氏虞父之私謂趙盾能又虞父之公也宜子制事典七則亦可謂能矣故傳多之爲世勸。
夏季孫行父如陳。
【疏】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
杜以好于衛未睦于陳故因其好而好之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又因聘而自娶焉皆錄善也。
【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爲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爲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霸
西戎不能主盟中夏卒遂之霸只此故死而棄民三良民之望故爲棄民先王違
世言去世猶詒之法詒同貽遺以善道遺後人雖死猶而況奪之善人乎

詩曰民之云亡邦國殄瘁殄絕瘁病也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
風聲樹爲風教使人則傚分之采物采章物色如車服等級之類著之話言
話善言也爲作善言遺戒爲之律度律法律度度數使人知所遵守陳之藝極藝準
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導之以禮文可觀予
之法制與之以刑法之可畏告之訓典訓以先王常典教之防利防害與閑
委之常秩委任官司各有常職道之以禮則吉凶賓軍嘉五禮各有則使毋
失其土宜禮雖有定則而用物各于土之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
部屬衆民有隸于官于士于農工賈之不同皆依其法以安民而後王者乃可以就命而死與違世節法
應語相聖王同之凡聖王知命之不長莫不皆然今縱無法以遺後嗣

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秦康公從父亂命殺善人自不能與諸侯爭霸人君去世遺子孫以法不若遺之以賢賢者能立法善民故也秦以三良殉葬是視賢人君子不啻若寇讎矣其何以圖吾民乎民不與矣又能與諸侯爭霸乎傳故痛述其事爲萬世戒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
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
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虞度也不度有此事而竟有此事曰不虞
喪禮至煩嫺熟者少書記備用遠求而不備則難以自作備而不用何妨也及至晉而晉果有喪並文子之有前知乎亦豫慮之道往往然也此即道之所以神也若必有是事而後慮是事捕矣後人

其知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靈公襄公之子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趙孟曰長也趙盾孟立公子雍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母杜祁好善
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晉地近秦舊好也置善則固
事長則順年長於衆子故順序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秦晉爲甥舅之好
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
即狐射姑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母懷嬴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
民必安之辰嬴即懷嬴也二君謂懷公文公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
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欒仕於陳小國昨陋毋淫于辟無威
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
之偪姞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已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以文
季隗爲文公託狄時妻故又讓之故班在四杜祁本班在二讓二人故在四又先君
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以杜祁有讓德而因愛重其子秦
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
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
召死而議改立亂之端也雖趙孟之善謀其能免乎故貴除定也然趙孟之言固有近理而可爲後世鑒者故傳詳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三月而葬速魯會之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而多怨故無援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爲侵官
陽處父實爲賈季報怨之所私殺謂賊殺大夫處父可也而史書晉殺其大夫何與史蓋謂處父侵奪人君立官之柄書以示戒然而賈季以私怨擅殺大夫其可長乎故傳並著賈季罪狀此盡而不汙庶可以垂戒萬世爲經矣相傳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其傳之謂乎所以補經之不足
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即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
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以妻無罪又同官故賈季戮臾駢於夷之蒐今年春
臾駢戮刑也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
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敵對也凡有恩惠仇怨相對不與子孫相讒忠質心夫子禮於賈季趙盾送賈季帑
禮也我以其寵報私怨宣子使我送帑是寵任我反借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賈季之怨避損
前宣子之仇必重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竟
地也送主其地
賈季猶簡伯可以示戒趙盾臾駢可以示勸細讀傳常人之俗心可以一洗而信乎禮義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告月必以朔故亦曰告朔禮謂授時之禮閏以正
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序以興作事務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穀豐而民生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
也不告則固不知閏而氣候之早晚錯矣是棄時時若失則耕鋤收穫之號令不明而農政亦廢何
以爲民農失政民生困人若更何以治民
天子以季冬頒告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則朝群臣于廟而以此月

民事告之，故厲時若戒，謂之告月。必行之于朔，豫也。必稟之乎祖，敬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可以省告而僅存朝廟之文，不知凡禮所制，皆實政所在，禮失則害及之。故聖人於傳詳之，而天下後世其可以知授時之所關者大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五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七年，春，公伐邾。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因晉有君死新君未立之難。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郚，魯邑。

【傳】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邾奔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焉。

僖公取須句，反其君之後，邾又滅須句，而絕其後。魯文欲誅之，而懼霸主之不從也。及晉襄卒，國難興，乃乘間伐邾，取須句，而與其叛子，遂又城郚以防邾，而助須句焉。子叛父，姦也。魯寘姦子以敵父，故爲非禮。史爲國諱，皆不書。傳則各直譏之，以示戒。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昭公立。

宋人殺其大夫。

【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之子。避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之父。此見六卿，皆公之親族。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詩王風刺平王棄九族，以葛藟支葉繁蔓極遠而與根本相連爲庇蔭。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庇蔭也，尋斧，加之斧斤。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

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右師等，使公與穆襄族和。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讓官，欲以取和。昭公即位而葬。宋因役安，然後公即位葬成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衆殺則難稱殺者之名，而曰宋人。無罪，故不稱死者名而曰大夫。

此見公族偪之道焉，昭公可以示戒，樂豫之言可以垂訓，穆襄之族亦有罪焉，亦盡而不汙之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〇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欲使宣子教訓之。此言人共聞，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穆嬴之言有理，又畏時已迫，不及從容援回於秦。乃背先蔑而立靈公，襄公，即太子夷皋。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先克，且居子。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林父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受、不受，謂子雍。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秦將如我已立君，先發以敗我師。先人有奪人之心，使其心未生，而我已制之。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蓐食，食於寢蓐之上，言早。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秦地。至於刳首。秦地。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以迎公子[illegible]故奔。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使他官代，曰攝。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大雅板之三章，取詢於芻蕘。又弗聽。及亡，亡，謂奔。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俱其同亡，獨罪於人。士季曰：即士會。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靈公既立，則迎子雍者即有罪，同亡所以自處罪也，非以先蔑為義而從之，則先蔑此舉之不義可見也。

此見趙盾之謀立君，皆誤於先蔑之言，故曰背先蔑而立靈公。荀伯諫之不聽，士會不以為義而不見，益可知矣。而宣子失之早，固卒不守成見，國決改圖，亦改過之善，有憾之道也。至於林父之教同寮，士季之遠不義，何一不可為後世法哉！此亦盡而不汙之例。

狄侵我西鄙。

〇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時賈季奔在狄，酆舒，狄相。問慰勞也，讓責侵魯。酆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令人親近趙盾夏日之日也言令人畏避

趙盾不加兵於狄而假問勞復中大義以責之中因諸義正而狄之邪氣已細矣此如夏日然生氣繁盛不亦肅殺而人畏避之故趙盾夏日之日也若冬日之日人雖親之而生氣少矣賈季雖不爲一事言而於一事已見之矣人可不知所法哉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扈鄭地晉侯立故也靈公立幼宣子欲輔之以繼霸故以卿會諸侯而盟之故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則不及會盟故諱之不偏列所會因君卿名此魯史自書例如此後至不書其

國辟不敏也外諸侯有後至者不書其國爲他國避諱其不敏速此魯史書他國例如此

諸侯會盟而後至過也在已則不偏書所會之人以記不俟之過日吾未及偏爲禮故飾爲偏爲禮之辭乎若外諸侯有此過言既不可代爲之飾又不可不諱其不敏之過畧而不書可社責究而成卒之例傳以明史法皆有自責厚而薄責人之道焉并徒就會盟而後褒貶也此春秋致然若置等不論而況卿會諸侯以責宣子則晉侯立故也一言辭之矣況古之百官總己託孤寄命其謂之何

朝以後至責魯文亦從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以辭戴己死聲己當繼室則爲襄仲聘焉公子遂爲公孫敖之從父昆弟冬徐伐莒

莒人來請盟見伐欲結好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爲公子遂娶妻及鄢陵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成平和之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史書事而已敬也傳又記事中之事爲親迎也大抵親迎之禮古人行之者少自孔子作春秋歷述昏娶之弊則人心始明風俗始同而六藝於是乎定親迎爲尤重焉可傳與禮相終始也

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順其情曰柔懷來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大禹戒之用休戒敕休美董之用威董督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藏無窮之用故謂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民德無偏無黨利民用使求得欲從厚民生使家給人足此皆國之政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凡事合於義而行在己謂德在人謂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也來歸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帝王以六府三事治天下雖霸世亦不能外從則柔而懷之逆則討而威之義也義而行之在己爲

有德於人爲有禮，天下所以不叛而歸德也。郤缺進言，宜子納諫，均足爲法於後世哉。

八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傳叙一事。

傳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解揚，晉大夫。匡本衛邑，中屬鄭，亦令鄭還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杜氏謂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此見趙盾用郤缺之言以行義也。其能相幼主而盟諸侯，豈偶然哉。

夏四月

無事虛書。傳叙一事。

傳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令狐之役在七年。晉數秦實爲有罪，人之報己又何辭焉。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八年　六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傳 秋，襄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

天王崩，天下之大喪也。爲子臣者能謹之以盡禮否，書之，人人可以自反，何待拘論此事哉。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

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故。冬，襄仲會晉趙孟盟於衛雍，鄭地。報扈之盟也。後至不及盟，故復盟以答。遂會伊雒之戎。諸戎雜居伊水、洛水之間者。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重之。

玩傳，是晉人來討，襄仲辭之，特爲主會以盟趙孟，不以兵戎見，以玉帛見，曰答扈之盟，藏義存焉。又遂會伊洛之戎，必戎從師於趙孟，而襄仲因以禮遇之，是卿出而有益於社稷生民也。特史無不書公子遂，而傳獨於此表其爲珍之也。史凡內書同一卒辭，而聖人故別之，以其事有可法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不至周而遂以弔周之幣奔莒。己氏，前年所逆之女。

如此書者，其諸侯之覲天子，大夫之覲諸侯，又何待贅言哉。經本以著色荒之戒，人平日不立志以制氣，不暇禮以節欲，一旦欲熾氣強，悖天理、國法，所不暇顧焉。讀經至此，可以知存養之學矣。

螽。

謹災也。書如此類，一字之書，敬天勤民，治心治事，於焉在矣。故春秋，心學也，不然，此何足爲經。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疏畧　卷之十六　文公八年　七

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之嫡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握符信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凡卿大夫出亡，他國之君皆降一等禮待之。文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迎待，既而請宋以復之，司城官職隨至，皆復之，故亦書官。

節，符之符信，人臣受節，則宜盡職，若用不能則守而死之；若不能，則還之以終此命而已。宋有蕩氏之亂，司馬握節以死，臣子守節之道也；司城效節而去，不能守，則還節之道也。聖人特表之以示勸。

傳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夷蒐在六年。將以二子升之於上軍。

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功從之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在六年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七年禦師於堇陰先克為中軍佐以軍事奪其田祿也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傳先克之言未必非忠而君臣不協積之於平日發之一旦其何以服姦邪之心亂者罪矣啟亂亦有咎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王官之大夫私求金以供葬事也天子不私求財故乃言頃王雖已即位而襄王未葬故不言王命蓋有官聽於冢宰此非禮之甚大臣任之。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使賊箕鄭先都等使其黨也晉人眾辭也事在正月史在二月從告也。

夫人姜氏如齊。姜氏出姜也儒者謂為齊昭公女歸寧父母也其臨川云蓋有所不安歸寧以愬於父母云耳得之與前逆婦傳合。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傳〕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莊叔即得臣。魯欲不親往使大夫會之是等天子於諸侯也天下雖無道君子不自廢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賊殺先克主使者先都輩也何可不殺先都輩予殺先都者必趙盾而曰晉人雖私而實公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歸至皆書所以尊小君也人可以不敬妻子而妻子可不自謹其出入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此與殺先都同例五人作亂已悉載之矣史不書梁益耳蒯得非大夫不告也傳書實。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蒙公劫志不在得諸侯。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地。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

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楚已退故不及。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晉主夏盟而忽諸侯以啟彊楚之釁及會師救鄭而不及楚師又緩侵不敵事故不書卿而人之或曰獨不人公子遂何曰此晉史自諱所謂志而晦也他國書人所謂微而顯也救鄭不書不及亦志而晦也凡一書有備數例者觀傳而後見之傳末以懲不恪一句方是聖人作經之意。

夏狄侵齊。無傳此事而觀蓋亦窺晉之不在諸侯而天下無霸也。

〔傳〕夏楚侵陳克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陳及楚平晉再與也以小事大不暮而反怙可以思制勝之則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來告殯其公會葬文公也。

九月癸酉地震。

坤陰之爲靜也安靜不動故能載萬物而不危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魯自文公怠於政事故將歸於大夫而出姜不安於內故其兆也地爲之動亦所以儆人君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之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入古先以幣通列國皆告廟以先君之命行之故爲不敬先君。

子越椒挾先君之幣以聘慢而不敬其何往而能敬哉鬼神禍盈而福謙人惡之即神惡之也魯史以其來聘之好也而爲與之之文忘而辱也傳故明之以示戒。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以衣贈死曰禭。秦因翟泉之盟故來通好。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不當事言贈死不及尸。

僖公及成風之葬已久秦今始來禭傳以爲禮何也蓋古者諸侯有相弔相賀之禮若地遠路不通雖不當喪事正行之際而但有禮雖緩亦以禮書之以彼不忘舊好也可見不忘舊好乃行禮之貴際與贈死不及尸怠慢者又一法則不可不明之後世也。

葬曹共公。

爲會葬也、不日略也。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沉魯用之政有賢名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以爲竊位。

夏秦伐晉。

傳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晉地春晉伐秦取地不告不書。

秦晉相伐有何是非有告有不告故有書有不書書以記事即春秋大義也何必盡求大義中之一褒貶。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 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范巫言強死惡死也死不順曰強見下文。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上思巫言欲止之而已死。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尹皆僭稱公。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郢楚都。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子西余卒見王故懼以辭謝。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楚名司寇爲司敗。王使爲工尹。工尹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子家

不以壽終而內短折以死則其死也強矣使子西不謀逆終不死使子玉從退師之命使成王舉子上之言皆可不死而死者皆自死者也皆立就之下以速命者也范巫之神亦迎其感之自取諸

而言之唯躬可以存數尚能得以自治以順受其正焉猶病之得藥豈強死哉傳故深有以告人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義與二年同麥待雨而成禾待雨而生雨傷之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於女栗頃王立故也。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忿生即狄後奔衛今魯與之盟說者以爲蘇子已復周王命盟魯也玩傳頃王立故也蓋蘇子得罪襄王奔外至頃王立蘇子將可復矣思藉魯以通諸王而文公亦將欲以結王朝也皆私也故史不書公諱之而傳爲明其私以示戒。

冬，狄侵宋。狄之害日熾矣中國無霸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華御事華元父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不如先自弱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誘，誘戮以肆殺戮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逆而勞師且聽所命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澤在睢陽東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爲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子朱息公無畏楚大夫命夙駕載燧。楚命諸侯早駕車馬并載火具宋公違命。不夙駕違無畏抶其僕以徇。抶捷也僕御官徇以徇示諸侯或謂子舟曰子舟即無畏國君不可戮也。戮辱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當司馬之官行司馬之法宋君雖彊亦不避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罔極無法也是亦非辟彊也。此亦不避彊之謂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麇國子爵亦與此會宋量力先自弱以無害民命禮讓之意也若導田孟諸則足恭矣抶僕以徇國君若然賤役矣豈非恭而無禮之可戒者哉若子舟執職行法不顧國君卑臣之自賤者子舟之過也當官者若子舟又可爲動者矣至史書楚蔡而不及他從告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即子玉之子大孫伯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潘崇楚大夫錫穴麇地。

伐麇以逃厥貉之會故也有告則書不敢忽一事若執以求是未亦難爲言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傳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於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彭生即惠伯承筐宋地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從楚豈得已乎中國無霸故也晉主諸侯盟而志不在諸侯以至楚狂如此而後謀焉不亦晚乎然何可以不謀也亦存此謀焉耳。

秋，曹伯來朝。

傳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即位在九年小國之與大國將卑幼之與尊長也文公即位而朝魯可以通禮意矣。

公子遂如宋。

〔疏〕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來奔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如宋聘也宋有賢者在魯宜復之有楚師不爲害宜賀之列國如是以相交往而太平可復矣太平無奇節禮無奇文在人各自盡其謙和焉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注〕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說文作鄋北方長狄國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遂伐我我魯人筮魯爲文公卜使叔孫得臣退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得臣四人乘其事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傲叔得臣鄋瞞之君

注謂身長三丈故號長狄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喉以戈言其長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謂其埋處以志異恐後世怪之大。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且旌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生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皆註皇父與穀生及牛父皆死。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謂之耏門以姓名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在宣十五年。并記後事。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王子成父齊大夫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長狄狄之盛者恃其長大勇悍屢猾中國故傳敘其先後被獲以及滅亡見恃力者未有不敗而亡首也。

〔經〕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
爲明年來奔傳。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朱儒之父郕人立君太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邦來奔郕邦亦郕之邑公以諸侯逆之公重地迎太子以諸侯非禮也禮太子叛郕公以諸侯禮迎人故非禮故書曰郕伯

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未爲諸侯而書郕伯又以夫鍾郕邦之地來獻於魯不書諸將以諱其叛尊之爲侯見非禮之實
郕太子朱儒上叛其君父下違於百姓故不得嗣位又竊其二邑之地以獻魯文公私其上地以諸侯禮尊之秉禮之國輕以禮假人成人之惡故聖人以爲非禮而明著其史文之私以垂戒焉後儒以經爲孔子筆削於此益證其誤。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疏〕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文公即位始來朝見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蓋叔姬有惡疾不可以共先祖之祭祀故請絕也無絕昏欲再娶於魯以繼其室故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魯既受其絕故不書杞叔姬而書子叔之也未嫁不書婚既書叔姬又可知非未嫁

之女亦言絕也傳爲孔子作由役論前之文婦有十七出之條則絕之禮也何以知其有惡疾正月絕二月卒故知之杞伯親來請絕文求絕猶提非叔姬有他可知也不絕不能繼室故義必絕之也其夫家以禮絕其妻其父家以禮受其絕皆禮也故史書杞伯來朝者明絕之禮也不書杞叔姬卒言子者明受絕之禮也後世不知是道以一女子成家室之患起兩姓之隙於此可以洗濯而消其變矣

夏楚人圍巢

〔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群舒叛楚（杜氏云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平舒君名宗亦舒國）遂圍巢（巢宗皆南方小國舒之屬）

此見大孫伯之爲令尹也舊仰小國政聊苟非其人風俗人心遂爲一變以成嘉爲戒

秋滕子來朝

〔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魯文卽位始相朝見小國之事大國無奇法也修禮好而已矣

秦伯使術來聘

〔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晉聘好也故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言其光寵魯國如日之臨照人上以親曰光爲吉）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謂圭璋也辭玉以拒秦好）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敝器謙以大器言之故謝之云云）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徼求也周要言周公伯禽之至德足以福人故交好其子孫）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古人凡事不忘本以圭璋執信曰瑞節）要結好命（約結二國交好之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言圭雖不厚實寡君之命所託者）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君子有學之名賢陋鄙野也賄贈遺也）

聘問之禮所以結好不能專對適以辱國故聖人取之以許其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欒枝子）胥甲佐之（胥臣子）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深壘壁加以塹深爲固軍不與戰）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奔在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側室支子）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幼也在察也）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兵放肆以激其怒）秦伯以璧祈戰於河（祈河神）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從士會之計掩襲也）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坐甲戰士披甲不得臥坐而待敵也）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知謀將有待而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綏以止戰交綏相退皆止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 慭傷也 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薄迫也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此爲趙穿胥甲傳少年輕狂之人皆未幾而復罪宜也若求經義秦晉何優劣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傳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二月定之方中及時城二邑以備患諸鄆蓋皆魯邊邑也文公廢弛諸政故此爲可錄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書虛傳叙一事

經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 詹嘉晉大夫瑕邑秦昨年冬入之今賜詹嘉令居之 以守桃林之塞 桃林之塞今潼關險隘欲以備秦

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六卿三軍正副也諸浮晉地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 賈季六年奔狄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始將中行因以爲氏 能外事 任在外之事 且由舊勳 有狐偃之功 郤成子曰 郤缺 賈季亂且罪大 殺陽處父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不犯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其奔秦以迎子雍非其罪

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 [illegible]畢萬之[illegible]壽餘子 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請以魏邑降秦 履士會之足於朝 欲使行 秦伯師於河西 將取魏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明白如河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 繞朝秦大夫策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 [illegible]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其族不歸 [illegible]處秦者復累之姓爲劉氏

此見士會之賢宣子能用人也委曲悉具若本晉之乘以存招致人才之難耳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也子靈公立來告故書

經 邾子蘧蒢卒 文公定公立

傳 邾文公卜遷於繹 繹邾邑在繹山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 人命壽國永長君何獨不爲命 邾子曰命在養民 民得生養則天命壽 死之短長時也 言爲民正是爲命死生待時有長短非命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若則不可如何民利在人國之 遂遷於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天命作君以民爲命民得生者國祚可長而天命不替若夫一人之壽天有定謂之時不謂之命命由人造而時不可易也故盡其人者以聽天焉後世可以信命之說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二年一書十年一書略同何旱災之頻也文公無愛民憂民之心天亦遂不愛之憂之矣天從人者也人可不慎哉）

世室屋壞。

傳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世室卽太室太室卽太廟蓋周公廟也僖慢宗廟使至傾頽史徵之傳明之以見臣子之不恭爲後世戒）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沓地闕）請平於晉（衛鄭貳於楚畏晉因公請平）公還鄭伯會公於棐（棐鄭地）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小雅言鄭鰥寡無所安定求魯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同有不安定之憂）文子賦四月（小雅取下國構禍怨亂並興諸侯同憂不止一鄭也）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鄘風取控於大邦之義言魯大邦非魯不能平晉）文子賦

采薇之四章。（小雅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速爲平晉）鄭伯拜公答拜（謝）

（晉君不在諸侯諸侯服楚迄楚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南國多難而晉侯出政宣子幡之衛鄭皆復欲歸晉而始終與晉爲好者惟魯也故借魯以求平焉於此見天下無霸諸侯反覆惟魯因不失親終始宗晉此无咎悔亾之道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六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淵允清叅校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傳見前公於前年十二月還自晉及棐又以成衛鄭復如晉故至今始得至也此行也以睦四國而晉霸將復振矣文公之功也

【經】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頃王崩子匡王立告喪曰赴同訃凡崩薨不赴則不書天子崩諸侯薨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若討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經若爲孔子作自當大書曰某年某月天王崩某某爭政不赴以明正其罪唯爲魯史不赴不書故孔子以傳補之而著周公閱王孫蘇之不臣爲後世戒也遂又明魯史不赴告不書之故以明其

例凡書皆敬心也若不據赴告但以風聞書之恐失之妄誕爲不敬故例在不書以戒不敬若孔子作傳以致世之後考訪極其故而書之以成經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師師伐邾。

【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叔彭生即叔仲惠伯爲禮而不敬魯使之過也以禮責人小人之求諸人也邾魯相伐其不自反均也傳明以示戒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傳】子叔姬妃妃音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威力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商人桓公子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既竭盡其家財不足又貸於公家有司以繼其施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告書傳記其變爲下弒君立傳

【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爲下晉謀邾傳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傳】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新城宋地從晉不安從楚亦不安不知從晉而不安也於是中夏齊盟霸事又畧振矣但欲以邾爲先弃則又私也

【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元

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多蓄憾言積怨多必爲亂爾爲之與其將來殺我寧令爾爲可也此爲出姦雄僞以示後世後世有懷是心者自可愧恥而知變計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傳】有星孛入於北斗孛彗也彗有長光如帚射入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

或問於沐曰孛入斗弒君之象此易知也定於七年三國何也曰此亦就方位早晚出沒測之然必加之卜筮內史掌卜筮者也然亦有應有不應也不應者不記人君感天戒而敬之遂吉改過卒以夫其道之詩也人反以爲術之來也而不傳矣人君有不知敬逆悔而竟行焉卒以得應則奇而

傳者出以爲天定非人所能爲失春秋之旨不亦甚哉。

公至自會。

晉將衰諸侯叛，而猶不貳，及此會也，公與有力焉，告廟策勳欲至焉，亦可以昭忠信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名齊姜所出爲兒。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辭順。

趙宣子始實不知貜且爲適長乎，而故欲納捷菑，非有爲之心之欲也，行之過也。人方欲動，行過禮善之念往往不能勝，無以折之也；苟有以折之，一旦之念六萬之師所不敵，其天動然耳。故先事而見理者有聖，後事而知非者賢，後事而猶强忍遂非者愚衆也。宣子不以八百乘遂欲行過，可以爲賢矣。氣方銳而能止，勢已成而能退，不以一己之私辭天下之公，所以輔幼弱無志之君，而諸侯不終叛者有以也，可以爲法矣。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四年　三

〔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爭政。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於晉。叛去也，匡王私蘇去之，不令之晉，使聃尹氏大夫聃啓故代與之訟。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平王室使彼此得平，復令歸國，不順王之私。

此見宣子能平王室以公也。自反不縮，雖邾之小無不惴焉；自反而縮，雖王室亦猶平之。

〔傳〕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羣舒即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莊王出以爲亂。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於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既成楚無厚賞。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傳言楚莊幼弱，二子作亂，所以不能與晉爭諸侯，以見不自治者不能以治人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使不得人朝與政。聽命。穆伯許襄仲命。復而不出，既復國遂閉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幼。請立難也。難，穀之弟也，請立爲孟氏後。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厚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請反葬於魯。

春秋疏畧　卷之十七　文十四年　四

史不諱以記事，傳則隱之。方其縱一旦之色欲，而棄禮義也，以爲禮義何足顧也；未幾而悔之，生而不得復國，復而不敢見人，使其子輩反覆懇切爲之告請，而常有赧焉，後世可以鑒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懿公即商人。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也。告難者齊之臣子，使來告商人之篡也。弑在七月，告在九月，故書以從告。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公子元，懿公之兄。稱夫己未詳，蓋必有因而氏之。

詳前後傳商人辱施以結齊人得其心且舍示臨
年而見弑未成君齊人蓋有不予商人以弑君者
而公子元不從必以弑君告諸侯而後可以定懿
公焉然附商人者既衆則予之以公子可矣此兼
用毀而成章盡而不汙之例凡外書皆從告月
差且不易而況可更其文乎詳傳而後見之。

宋子哀來奔。

疏 宋高哀爲蕭封人。蕭附庸國封人守封疆官以爲卿。後爲宋卿不義

宋公而出。去桀職遂來奔。至魯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子。大夫之美稱。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愛身者道之本也。自宋昭公在位無善可稱。大
臣死喝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獨高哀見幾而作
不以殞遷係念。豈非明哲保身之君子。故貴之誠
是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疏 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欲借周恩寵請齊求
昭姬。昭姬書子叔姬者。以明齊棄之我子之也。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
而罪之。反詞明謀。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王命使之。齊人執之。
以抗王命。又執子叔姬。以法四之。又增其惑。
人欲肆而天理滅。至此極矣。所以罪商人於萬世
也。傳凡前後委細悉備。欲以取信後世。而公穀舍
舍傳游執文字以成例。說謂單伯爲魯大夫。與叔
姬淫。執文不按事。師心不信古。夫子所謂斯辭此
事而失之亂者也。毋識鄭
姬昭姬於公穀有餘誠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疏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晉爲盟主。而商人執王卿士與其君
母。情急矣。故文子聘晉以請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疏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備官所以治盟會之事。成禮以致敬。
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稱官氏所以尊貴之。公與之宴。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
祀。其敢辱君。公以其有禮親宴以致敬。華耦華督之曾孫。名在典策。所以垂戒。故禮宜避之。
恐公以爲嫌。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言請與卿宴。魯人以爲敏。捷敏
於禮以先人惡。
華耦備官治事。所以禮魯也。公親與宴。亦所以
禮宋也。然必卿爲世勳名賢。乃可以當此。若有黍

焉則禮所嫌也。華耦至魯。見秉禮之邦不可欺也。
速先臣之罪以辭公。而請敵體於大夫。此敏於禮
者也。故史貴之。而傳詳其實焉。以明其可貴也。皆
者不達此禮。反謂無故揚其先祖之罪。不如對因
君史策在其左右。八人心中有一華督。晉責猶昧妄
自尊不急承之。以識罪益彰矣。豈敏也哉。古者身
有不諱。則終身不忘。先人有不諱。則子孫爲之不
忘。正所以蓋愆也。傳出此爲勸。而後世欲以文
過爲賢。何
其悖與。

夏。曹伯來朝。

疏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
之制也。周公所制。
諸侯有五年兩朝之禮。非爲私也。所以修治天下。于
之命令。講信修睦。以崇古制。曹伯十一年來朝。今
將五年。又朝。遵周公之制。
以致好鄰國。故傳以示勸。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 齊人或爲孟氏謀（慶父爲長庶）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境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邑以告魯其故）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喪已期年其子猶哀毀以卞人之言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敖無）歸義假齊人之美以歸之史官爲惠叔亦爲魯存厚道（此）葬視共仲（共仲慶父以罪從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不視其夫惡以帷自蔽於堂而哭惡之而加痛）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親情至喪而畢始不相能何妨於畢時從好）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善道救乏）

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獻子殺之子仲孫蔑也聞俱作辭聞於國）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自言已無禮人而不遠死）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丘皆死（句鼆戾丘皆魯邑備日有寇攻門二子救死以明其無殺臨子之心）

此見昔者義而不妨爲過厚之道焉公孫敖於君國失其大倫於兄弟之情已絕無復歸再全之義矣敖不于其子而惠叔不可以不父其父敖不君其君不因其罪而人君終許歸葬於國嘗已斷絕其太伯之言雖堂而哭襄仲以不令兄弟絕敖而終說於惠伯之言皆厚道自處能盡親之變者也至於二子

可以無死而不顧若洼禮之名以爲重而死輕也皆過厚也傳故詳之以示道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並同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減膳不舉樂）伐鼓於社（伐擊也以責群陰也）諸侯用幣於社（社尊諸侯卑故以幣請而不敢責之）伐鼓於朝（責也以自）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之等差）

用幣於社而不敢伐鼓以明事神也不伐鼓於社而於朝自攻其惡以訓民皆知自攻其惡也諸侯不敢比天子以明臣事君之道也三者所以示天下以威儀之等各有差別即一日食而禮行焉可不謹之

單伯至自齊

傳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使來魯致歸子叔姬之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王卿也使不執節而順齊侯之惡則不至於執矣魯雖執單伯亦無如單伯之終不廢王命何也故終從其請舍之使致命於魯而許歸昭姬焉史貴之誠足貴之也以示勸）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弱幼也怠慢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盟而還見不滅蔡）凡勝國曰滅之（勝國言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獲大城言得人之國都而不有）

此見郤缺之賢君幼則臣怠故加愼焉以自儆亦以儆二軍以是心將事則事成以是心用師則師勇故郤缺一言而諸侯無堅城其蓄於中者壯也且人衆可以滅矣而不滅仍用城下之盟取服而還非賢者能之乎可以爲法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傳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魯文自受晉盟無事不宗乎晉有難則告之不輕動一師禮也是以謂之文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執單伯且侵魯故）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得賂退師亦曰不克）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爲魯伐齊不書公會缘此亦見齊雖未解而師退）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爲故也（史惡受賂不急魯難假書諸侯）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無難不會義舉惡也不書割不序其國君但書諸侯）與而不書後也（公與會猶不序國君但書諸侯公後期故傳發凡例以明今書諸侯又爲別一例可見史文異同以傳爲據）

此見晉無能爲也爲魯代齊齊賂師退而魯難不之顧也欲有爲者可以戒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魯告晉晉緩之及伐齊又受賂齊已不畏晉而此歸者仍是單伯執節以中王命之力故傳特明其爲王故也按女嫁無還之理魯必欲致子叔姬何哉君死子弒在衰先危急之謝非陷於殺僇則蠱或陷亂之原往往而有三從之路既窮則以全身父家爲禮故書曰子此自子之之道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 齊侯侵我西鄙討諸侯不能也（諸侯受賂弛困弱故不能）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惡曹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齊公不得其死）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先王制禮皆本天理之自然非人之矯爲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使是大道）已則反天（敢於無禮辭安就危）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并欲人棄安即危自蹈死亡）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畏人即以畏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幼賤易虐而不敢者畏天）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畏天所以自保安）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弑舍）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言居之日在此位）

此傳後學何不三復之人能以夫子之言存諸中自不至有齊侯之心萌諸念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及與也）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謂疾愈）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有疾則闕公自二月三月四月至今五月皆不視朔疾故）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盟於郪丘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陽穀郪丘皆齊地）

此見主盟者不抒義以正諸侯而務大日肆剝蝕晉日弱也齊連年伐魯魯爲受弱皆以求平又以公疾不得之陽穀盟於郪丘皆晉侯受賂一念以關之也欲建霸何必日刑亦以仁義而已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經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蛇數十有七故云爾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即泉宮。

文公之母聲姜薨死生常也乃因而毀泉臺何哉文公蓋信妖蛇之數十七而先君之數亦十七疑君當自僖公止已將不得終其世焉而聲姜適不薨殆自是兆矣故毀妖之所從出以厭之此信妖不信理之過也史爲二書以記事而傳考其故以譏其失後世遇此可無惑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戎蓋山夷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楚附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申今信陽息今息縣皆楚縣不啓以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以辟難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蔿賈孫叔敖之父伯嬴也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振廩發倉廩也同食上下無異食言食次於句澨楚西界地使廬戢黎侵庸廬邑大夫戢黎及庸方城庸地有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脫囚走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合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勝必驕我怯必怒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敗走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之三邑庸卑楚故唯使三邑人逐楚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傳車會師於臨品臨品地名大師來助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子貝領二隊分道進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叛庸聚發遂滅庸。

仁者不言兵不得已而用無與敵也若世衰德薄淩僭兵戎相及是遂無道以處此乎昧而取敗已亦不智不勇甚矣觀楚蔿賈師叔之謀可知危者所以興也亡者所以存也驕逸者所以敗亡也後世何可以不鑒是道哉。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詒同貽食物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珍異食物之美者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音朔每次與政卿相親近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賢材尊事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以上言鮑能養老尊賢親親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襄夫人鮑之嫡祖母而不可鮑自閑以禮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既不可通夫人因以財助鮑施惠國人欲奉鮑爲君而託依於夫人

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公孫友爲左師（友目夷子）華耦爲司馬（耦華督曾孫）鱗矔爲司徒（矔公孫鉏孫）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蕩）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且殺），雖亡子，猶不亡族。（故已在）既（卒事日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何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周襄王姊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書（不告）不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不書夫人王姬使而書國人出國人之公罪在君。）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弑君大逆之罪也。曰國人弑君，則人人而大逆也。盡罪之而誅之，則無國矣。書何爲乎？是國人重而君輕也。此明君無道而遭弑者，爲不誅之罪也。後之爲君者可不謹乎。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經）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宋君無道而以國人弑之，是無可加。討而加討於無可加，則失其討所矣。故猶然立文公而還也。史故於卿皆不書以譏之，見晉不能討以致此也。此盡而不汙之例，此義在不宜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傳）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遲五月之期故緩，變諱而傳明之者，無非欲存禮於後世也。有齊難者，言非難不可棄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於穀。（經作西誤傳考實）

齊侵逼魯不已，欲與晉爭諸侯也；魯請盟而服之，晉不能助也。

諸侯會于扈。

（傳）晉侯蒐於黃父（晉地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

（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春立文公而還，此平宋，蓋欲與文公平也。無功者，宋不聽平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是同時）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時蔡未服晉，鄭召之事晉）。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減損也，言難未盡）。於朝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音讇，敕也。陳舊也，言敕陳舊）。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

臣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往朝夷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以鄭服晉之難故率而制之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不免於罪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言穆公在位之中已經三朝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逞快也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晉之難事無有不可畏者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未詳蓋鹿畏人捕平時不敢向人鳴及死亡危急則向人而鳴以求救不顧其後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己則以人自處而盡服事之道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言急則投楚如鹿之走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之命令無所止極鄭國亦知不免滅亡之禍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晉鄭界地唯執事命之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鄭文二年魯莊二十三年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莊二十五年亦獲成於楚鄭平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言文公時齊桓稱伯鄭服於齊亦與楚成今晉伯不許成楚而不圖恤鄭無所逃於滅亡之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公壻池晉侯女壻

此見晉霸既衰諸侯頗有辭命之善或謂此非春秋正旨苟矣未思孔子取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為士之最而於及門取言語之科又自謂不能辭命正欲於春秋存其實耳

秋公至自穀。

穀之盟晉弱亦魯弱也告至即所以告弱雖為齊所掣然不與齊將孰與哉

【傳】秋周甘歜敗戎於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傳所以啟天下後世之覺而防其害者無所不至此則著酒害也

冬公子遂如齊。

【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吾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魯之畏齊也甚而事之可為過恭而齊人不念將欲加害既無人心此死道也其沒於言語自可見其戒之哉

【經】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於晉

夷靈公也石楚大夫晉報趙穿公壻池之質也凡書交質皆以示戒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經】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告戒伐魯之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魯文將卜而曰齊侯庶幾不及師期而死惠伯令龜令命也以卜事命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不以疾死謂弑君亦不聞先齊侯死故不聞令龜有咎言命龜者亦有凶咎謂惠伯亦死二月丁丑公薨臺下遊閒之地薨於是其怠荒可知也示戒。

秦伯罃卒

來告故書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掘其屍刖其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陪乘也）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二人飲酒訖乃去見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惠公也桓公之子）

弑君有名而書人衆辭也衆則無可加討矣人君至使人弑而無可加討亦極矣可不謹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六月葬文公

觀我君二字則爲當日史辭可知葬去癸酉我君四字則爲後人採取之辭可知相形重見故而已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齊有惠公新立之慶事又有來會我公葬當謝之事皆禮也二人各治一事不相亂敬也禮以致敬以和和以睦鄰此乘禮之可爲世法者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仲襄仲）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太子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君立未踰年稱子宜書弑史畏襄仲而書卒此志而晦之例）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言詐以惡命不可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以馬矢汚之）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帑惠伯妻子也後復其子孫存惠伯之祀）

弑而書卒豈仲尼之筆乎其爲史之原文必矣聖人作經而仍之何曰爲之作傳而弑自明也何改爲哉是傳者宜知襄仲爲之名惡一旦感於物動於其邪遂生大逆豈亂臣賊子有種哉唯在乎日厚其有養學問之功而後自能感物不動於惡故門牆之誠於學人而不學必苟而可不幸有感何所不至故十室之忠信孔子不與焉襄仲之類也萬世其鑑之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文公妻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言不反）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宣公庶出）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君薨子弑亂臣當國則夫人大歸禮也哀哉哀哉得市人一哭姦雄固已誅死矣

季孫行父如齊。

無傳此事而論必告宣公立也請於齊故告於齊以希免咎則行父亦屈於惡矣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杜云莒夷無謚紀公莒君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

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
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行與君拂故轉使[illegible]言之宜曲為辭禮也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物則之則如五品各有法則節禮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食民給言生養斯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毀壞法則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主藏
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掩藏賊人必有主主必有名賴縱姦人盜器以為己

用二者皆為賊為盜為姦者尤為大凶德者得也言於凶有得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有常不變之常刑古有九刑之書雖已而誓命六刑猶未忘於人心行父還觀
莒僕還觀猶反覆莫可則也自毀其則人亦不可為法孝敬忠信為吉德
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法也則弒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
兆也其人毀則竊賄其寶玉之器亦為姦域兆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公
保其人而利其物則有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以素常教訓之昏人使法
昏亂民將何所法乎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君不度量
於善而所取皆在凶德故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
蒼舒隤敳檮戭音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舊注此即垂益

禹[illegible]之屬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愷和也美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
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亦美善也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墜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為地官以揆百事
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禹總百揆莫不時序即天成此八愷之一以例其餘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契作司徒敬敷五教父義母慈兄友
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平五教皆門內之事齊家而為天下故云外成此八元之一
以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掩蔽義士隱匿賊人行事惟務於凶德凡
醜類惡物頑嚚不順之人則與之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渾敦謂驩兜也不開通之意窮奇謂共工行窮
極而好奇異崇尚惡藏之言而加之修飾端治也靖治譖毀以回邪為用服行人之讒言搜求人之惡慝
誣毀人之盛德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言善言也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舍不告也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傲很暴戾
於明德之人亂天之常理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謂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人之善惡非久而經試自難決斷至舜而易堯不能云云非[illegible]縉雲

其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
侈[illegible]恣也。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illegible]也。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illegible]
有苗[illegible]舜臣堯賓於四門闢四門達四聰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裔遠也。以禦螭魅螭魅山林異氣
所生為人害者。[illegible]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明八元之功曰納於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此用八愷之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

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謂去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也庶幾免於戾乎。昔史克述行父之言。
行父於人之弑其君者能去之矣於國之弑君者
不斷一言何也意者襄仲主政力不能不為之區
故於莒僕發之歟今幸其言固萬世下
人人所當佩服者也故傳備述焉。

經宋武氏之族武公子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文公[illegible]
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illegible]
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 遂出武穆之族武氏[illegible]
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使公孫師為司城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
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

宋無親親之道族穆相仍亦危矣
甚哉此可為後世戒者也故傳詳之。

春秋疏畧卷之十七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消允清參校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得行即位之禮殺惡視出哀姜而交因於襄仲能無愧其實乎此志而廢之例。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書公子當時之寵號稱之以尊君命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者其尊稱所以成夫人之尊婦者姑存之辭

宣公新喪敬焉在殯而首行娶昏所逆者同惡之大夫何也惡親齊甥也殺而篡其位齊終不能無怨欲以自定無如以新婣奪其舊成此所以幾幾喪娶大逆禮而不顧也魯史不敢書惡此志而幾婣之例也而為戒自深矣傳諱亦特釋史文之而成章之例非有所取其事也然世於此亦默自省之可參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春秋將篡立者未列於會不成君諸侯得討之既會則不得復討此會晉之所關大也齊終有衛於宣公猶不安納賂請會此其請之道亦足恥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 甲之子也

先辛奔齊 甲之屬大夫

胥甲佐下軍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又與趙穿當軍門呼此不用命當罪之也古刑不上大夫有罪則竄之遠方此可為世法者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傳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 平州齊地

公子遂如齊。

傳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謝平州之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傳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者襄仲前納賂請會以此。

甚矣篡逆之事不可為也其恐懼如此卑媚如此勞若耗損如此而齊復重濟西輕賦奪以助於不仁之甚者可懲也

秋邾子來朝。

宣公始立修朝禮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傳 宋人之弒昭公也 文十六年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文十七年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一邑之盟晉皆受賂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失弔葬陳

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林，以伐鄭也。（棐林，鄭地。）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鄭地，在鄭北。）囚晉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

（晉趙盾輔靈而中夏之邦猶有貳焉。宋公既長鄭宣子而林父受賂，諸侯知其不能爲也，楚乃北向而爭霸矣。然則賂之利乎，不刑乎，後世亦可以鑒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崇，秦之與國。）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諸侯莫善於成，莫不善於要人之成，此非忠信之道也。趙穿之巧，徒爲撓，故以示戒。）

晉人、宋人伐鄭。

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囚解揚。）於是晉侯侈，（晉侯自侈大。）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也。（競，強也。）

（此以後不足以有爲也。文襄兩世霸業由一侈而棄之，故以示戒。）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大棘，地名，在襄邑。）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生死皆曰獲。）及甲車四百六十乘，（甲車，身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俘二百五十人，（俘，獲也。）馘百人。（馘，取左耳。）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迎敵曰輅。）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人入井，狂狡倒戟而出之，反爲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失有軍之禮，違殺敵之命，爲所擒。）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戎，軍也。昭，明也。軍制明於上，果毅以聽之，下聽從也。蓋言聽命以殺敵。）易之，戮也。（反易其道，如狂狡在法當誅，況其被獲。）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御者之名。）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與不與，權在子。）今日之事，我爲政。（勝敗之權在我。）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詩小雅，言人之無良，相怨一方，逞快其志。彼殺人則殺人必多，此人當服重刑誅也。）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以贖華元。

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立告言從者不苟入。）見叔牂，（羊斟字。）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自知新言，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華元不罪，既相合，如終懼奔魯。）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巡功，築城之功役。）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有皮可復爲甲，可惜丹漆之貴。）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役夫口衆，我少言，雖與辨不聽也。）

（此見大棘之敗，非帥之罪，下不用命也。并錄其事以戒後之爲狂狡、羊斟者，雖不死亦宜伏重刑矣。傳又及入門役謳事，以見華元寬緩，不以禮制下，下人侵之，以致臨事失度，豈盡罪下人哉。并可）

戒矣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言欲得諸侯不辭難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鬭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使其遂驕此見宣子惟相報之不已無大志也有大志者不貪人爛宣子其有王佐之才非霸世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即士會以無道為患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諫而公不視及屋溜乃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闕過也服袞之君宜無過若有過則仲山甫為宣王相臣能補救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袞得常服為君猶不改宣子驟諫諫數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使力士殺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此見宣子恭敬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遂其本心故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木名此見盾德服人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獒猛犬也嗾使齧盾以為號以起伏甲明搏而殺之提彌明殺獒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與甲士鬭盾出明死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首山在蒲坂翳桑桑蔭之下舍止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杜氏解宦學也恐如字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去家近將以半遺母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姓名居處不告而退遂自亡也輒不告盾自出亡此以見盾不及聞弒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盾亡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越境言適他國不反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

以伐服人。及以伐平人者，皆以一時强弱之故，見不足據也。故傳必層及之，示戒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傳】楚子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雒即洛水。周都洛陽，故楚觀兵於周之疆界，示欲取天下。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問之，欲以代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謂禹。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九州之牧貢金，以鑄鼎象所圖物，而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育物為備行無所不敬如山海紹。山川草木鬼神妖邪之異皆備焉，神即其各方怪異之物，土人祀奉以為神。姦言其邪，人害如下文云。禹時草昧初闢，怪物之毒害人者衆。闢民宇，滿仁政之太。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避妖怪不順之物，不與相逢。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杜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民既知備，則災亦畏人而不能近矣。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上乃可施治以愛下；下乃可業衆以奉上。此上天愛民之美意，而禹能承而行之。集

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唐虞謂年曰載，商曰祀。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九鼎雖小，有德則重，不可遷矣。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九鼎雖大，無德則輕，言可遷矣。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人君能明其德，天自祚之，則鼎有所致止之地，人力不可移。成王定鼎於郟鄏。即洛陽。武王遷，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此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天命未改，是虛德猶未盡滅。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伐陸渾也，因觀兵周疆，示欲伐周有天下也。故遂問鼎焉，意以鼎為神器，我能遷而有之，斯為天子矣。不知神器非此之說也。故傳述王孫滿之言，俾後世可與共圖修德而長學識焉。

夏，楚人侵鄭。

【傳】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是時晉楚爭鄭，而德皆不足以庇鄭，然而即晉，則得其正矣。

秋，赤狄侵齊。

先儒謂狄之別種有赤狄、白狄，謂俗尚赤衣白衣也。地志潞州，春秋赤狄之地。告書謂狄之盛也。

宋師圍曹。

【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

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見文十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助亂黨以致師，曹自取也。以示天下凡有惡者當無助也。尚宋文之惡可恕乎？曰否。前已屢書矣。問以曹師伐宋，宋不書，曹無罪故也。曰否。告書不告不書，例屢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傳】冬，鄭穆公卒。穆公卒子燕公夫人。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南燕姞姓。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是指蘭。而目蘭。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恐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徵乎凡數

公曰諸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謂淫也漢書淫季父之妻曰報恐亦因此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僖十六年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石癸鄭大夫姞二姓相妃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從吉因其人吉利得賢后稷妃國是以興故為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可以極持其寵愛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以上並僖三十年事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冬蘭死時刈公卒焉。

天將以一人興則衆將先感夢寤之偶然的理數之一定故無關人私意也傳載盡天人之發靈以示後世而器半可驗者以見但非盡然亦非盡不然也皆其偶者即命也。

葬鄭穆公。

速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為平之而莒出之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為人求平宜以禮行不以兵亂之伐而不治亂也。魯之用伐是不欲平治莒而亂之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治與平同義既無治何以行平國之禮

後世欲為人平而施之怨者可以知所法矣為人平怨以後無禮而以禮平之可自處無禮乎。

秦伯稻卒。

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子公之言告公。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必欲指動有驗公怒，欲殺子公。悉其不遜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發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畜老亦與人有情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權足以制子公乃不知討而從子公故為不足有謀不用故以惡歸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卒行其仁道附弒君之罪此責不足之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書稱君名而稱國弒示無道也稱臣名書弒者之名以示罪之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

襄（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故舍之）。子
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
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以子家之力討子公而有餘，使制其弑則弑謀不成，非子公不足誅，而子家深可罪也。至子良之賢亦可法矣。
赤狄侵齊。
以齊之累屢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爲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魯不自振，依齊而立，自晉霸衰則屈事於齊，齊惠連年受我田，已爲侈矣，而魯猶依之，弱又可知也。故書如晉至危之也，恐其如而不能至之也。學者能法春秋者，如晉至之心，其可謂智矣乎。

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文、子良，若敖之子孫）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野心不可馴服畜）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憂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知爲行主，故執政謂知政，後知罪、知府本此）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辭）

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揚也，子文之子）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工正，官工之長；賈爲司馬，椒譖子揚，己得代椒）子越又惡之，（既得令尹，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即蔿賈。轑陽，楚邑）

遂處烝野，（烝野，楚邑）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三王，文、成、穆）師於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汰，過也；輈，車轅；跗，鼓架；丁寧，鉦也。箭過車轅及鼓架，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以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貫王之笠）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于䢵，（若敖，楚人世祖。䢵，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雲夢）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

之。楚人謂乳穀，（乳，養也。故乳名穀，亦養）謂虎於菟，（名虎烏兎）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他國誰受此棄君命不復之人）君，天也，天可逃乎。（此真見理之言）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仍舊官）改命曰生。（易其名）

此人爲生質惡者，亦也。後世有生質惡如子越椒者，因其事而預懲之，殆先生長者之教，以懲忿而制欲焉，自可以變惡爲善，轉禍爲福，而無此所謂性也，蓋于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也。可以爲而不爲，乃卒成其惡。春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也。相遠之爲，即相近之物習於善焉得有

惡習於惡亦無自而有善也春秋以前不知學習其性故子文但知氣質有定不知性能轉移氣質情欲殺之而不思救之備早加善誨使學習日進斷不至此故自聖人作傳使天下後世讀其書懲其事而加學焉氣質遂不敢以定人品矣春秋之功豈不大哉。

冬楚子伐鄭。

傳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前年楚伐鄭不獲成故未服也凡不以德而頻用師此春秋之所厭惡者讀書者知其所厭惡亦可以得所歸矣此聖人之所以教也楚屢年伐鄭事無殊而或書子或書人楚告書子鄭告書人有何異議。

五年春公如齊。

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固自欲

昏叔姬使齊侯留公強成之。

夏公至自齊。

傳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於廟出告如反告至禮之常也而至則有書有不書者有不書其常書其變也諸侯之子娶于諸侯禮也亦有下昏大夫者擇賢之義非大夫可求而得也今齊倚其強太要使君女以配其臣有卑公之意則皆魯平日倚齊爲安逃恭不已自取之也故史書過自懲以示辱凡人以平戒焉此更可以識春秋之義矣此公自書其過而不明也傳爲明之備者謂孔子爲古人書過與告至不合抑豈古人必不自書過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傳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叔姬宣公女也故稱字卿爲君逆稱女卿自逆稱字傳特明其高固自爲己逆死而成章之文也然高固之惡公之過亦并見云。

叔孫得臣卒。

蓋大臣之喪也然不書日公不與小斂也尚可謂能謹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 冬來反馬也。

禮嫁女留其送馬反三月廟見而後遣使反馬此其義何也蓋古人成婦以德常恐女之無德不敢必其成婦或可以棄乘以自歸耳慎之至也逆三月廟見成婦矣故還使反馬正不欲其自來也孔子婿偕來更無義矣而其來亦曰反馬何與故後世失反馬之義婦不知慎德無由成未必不曰此聞也聖人已於春秋戒之而猶不知也哀哉。

楚人伐鄭。

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欲霸者不能以德撫諸侯而屢用師請其書已厭之矣況當時乎故聖人即以厭書示戒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 六年春晉侯侵陳陳即楚故也。

趙盾智足以見事仁足以守正而勇不足以濟學不足以華俗諸侯是以朝晉復楚區區侵伐果可恃以常有陳哉亦苟不失其所宜爭耳。

夏四月。

無事書首月傳敘二事。

傳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求后謀昏也。

此不告故經無書孔子采而書之傳以存王室一事若經爲孔子作而不增入豈夫子之事乎

傳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懷邢丘皆晉邑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荀林父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貫事也盈滿其疾民之事自崩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康誥

言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紂益驕民益疾貫盈而武王盡滅之此爲十五年晉滅狄傳而得意驕逆惡貫滿盈之爲戎也大矣

秋八月螽

不方茂之時而螽災也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傳敘二事

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周卿士

成后逆后俱不告於故經皆闕傳採而敘之敬王事也

傳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楚鄭之書頻矣史既遺之可參傳必敘焉可以知居敵之功即存乎爲辭此事而事猶後也杜氏云傳所稱爲之役蓋在此

傳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離下震上爲豐上六爻變受爲離純離上六爻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三歲不覿闃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歲間一歲言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此爲無德而貪者威由不爽此一驗也此論周易雖不筮必以變言亦可以識占法矣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衛公即位始修好且謀於魯伐會晉

[illegible]齊[illegible]絕交於鄰邦而不事晉之主盟國[illegible]七年矣齊不能與晉爭衛豈能終[illegible]衛[illegible]念兄弟之國始與魯通好而敵其[illegible]已不明而賴人救之者此類是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illegible]國

秋公至自伐萊

此見公不伐萊齊侯挾之也何以知之傳蓋於史文書會不書及而知之也是齊欲伐萊公并不與

其謀也假於會而要之出師是役我也以此告祖不亦辱乎是違公之會晉也

大旱

無傳災也

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向陰晉地

此用桓子謀故縱之而赤狄不知其滅亡之役也而不亦思哉此時禾未熟盡踐蹂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宋子公也弑靈公故謀從晉以求援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黑壤一名黃父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illegible]睦諸侯之間此正宋之謀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

父公不與盟，止而將討之，故不得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

諱之也。以賂免，諱。

觀此傳，若有何褒貶乎？以賂免不書盟，亦魯史之諱書而已。孔子取之為經，亦曰在在存心，事事明理，以自求是非，無怨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宣以篡位，賴會盟主，即以見止，賂而得釋，是何可以告廟而不恥乎？凡此皆志而諱之例。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非禮也。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今遂命而死，以尸將命。襄仲聘齊，遇疾而返，輕君社而重其私，非所以為忠也。說下文卒，知其疾危，前文內皆卿其不敢如齊，此義臣死期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祭而斷，則不繹也。襄仲之喪，聞于祭之日，而猶繹焉，非禮也。祭之明日又祭以賓尸曰繹。萬，舞名。籥，舞人所執也。籥，繹時不擊鐘，但去籥以示傷，然籥有聲，故去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如敬嬴以妾為夫人也，僭矣。何以僭？以子得為君故。子何以得為君？以敬嬴私事襄仲，殺惡視。故史加微稱，則惡聞益彰，皆志晦之類。

晉師、白狄伐秦。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諜，間諜。絳市，晉都之市。六日復生，記異。

此亦有告則書，無他異義。然傳凡異事悉記者，以示天下異怪多有之，皆其倜儻，非皆有因也。

楚人滅舒蓼。

【傳】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楚子疆之，正其疆界。及滑汭，滑，水名。水之內曰汭。盟吳越而還。吳，今蘇州；越，今會稽。

此見其日強。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既，盡也。陽微之甚也。

【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郤缺為政，代趙盾也。朔，趙盾之子，代胥克。

此皆不告不書之事，傳詳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九年

【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麻繩也。杜氏謂引柩，繩。余謂引柩繩不說，或即服絰首絰之用麻，為葛，禮之變，故足記。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先卜遠日，嫌於不懷思其親。

無麻用葛，禮之變也。葬而遇雨則不葬，亦禮之變也。曰不克者，臣子之心，不能以避葬也。大有變則禮亦因之而變也。此其義何？君亦猶大夫，卜葬先遠日之義，避不懷親也。按此諸侯之禮，其心既不克葬，其力又能有所待，故不以侈略速葬其親耳。此非庶人之所能也。儒者反傳而言曰：葬既有日，為雨止葬，禮也。貴其不以諸侯之力為兩備。此後世俗是日時之論，異家之妄談，不及傳遠矣。王制曰：庶人縣棺而葬，不為雨止。是卿大夫而上皆雨止，遠見諸侯乎？庶人速葬者，力不及也。世儒不察，輕變傳若似麻與葛，有隊不移易者，自時有斷不可更改者，以啟後世異家拘禁之說，則喪禮遂

不可問矣

城平陽。

〔經〕城平陽。書時也。

春秋於城築之事，不時書，時亦書，其當一也。要之不敢輕動土工以傷民時耳。

楚師伐陳。

〔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晉楚兩大爭盟中國，而無術以伐取成而已。諸侯亦無術自全，以平免伐而已。其往來反覆，如嬰兒之爭鬭啼笑無常，屢書之，賤無義也。然反此而求，則近道矣。敬之敬之，非徒承義于其事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八終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經〕仲孫蔑如京師。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賦了周旋應對之文，能盡禮，厚賄以去其賢。

宣公事事齊而輕聘周，此事而致之，賤惡著矣，垂戒人矣。或以為其時然也，臣子之義豈可以時變乎？聖人作經，凡此大常，則欲以矯變時也。使春秋諸侯有能急於尊周，術可立就耳。

齊侯伐萊。

春秋之世，強陵弱，眾暴寡，無志甚矣。未秋此年伐齊，不聞一假，何獨勤於伐萊乎。

秋，取根牟。

〔傳〕秋，取根牟，言易也。根牟，東夷國。

易之為言，畢根牟也。使其人心不至于離散，不顧附于他國，豈遂可易得乎。

八月，滕子卒。

〔傳〕滕昭公卒。

[illegible]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成公卒子景公儒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胡氏謂此與晉罪陳之詞也是也晉主夏盟而惟楚之斥陳靈之昏也卒有縣陳之禍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卒子穆公遫立

宋人圍滕

傳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伐人之喪不仁之甚也史諱[illegible]而傳明之以爲戒甚哉天下無乘人之危爲難者仁道猶存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子良襄弟去疾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小人目前之見大可戒矣故勸以子良之憂

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衵服近身之衣衷懷也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君臣宣示淫亂于朝民何所觀法且聞不令君其納之聞聲名也令美也納謂納諫言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賢者當退避遠患無自立法表異無益而反害

聖人非貶洩冶蓋惜洩冶之賢不自遠患正惡救邪之甚也凡諫言施於所可諫則此拯邪之衆適之辭恐相及見幾之早遠此下孔子之所不爲以道事君不合則去危亂之邦早不居矣何至犯其鋒哉或謂書國殺書名罪大夫也不如此魯史之文魯不惡諸侯之淫而反以犯君獲罪書之孔子之旨則於張其君臣醜惡殘戕之實罪之深矣而於洩冶特惜之懲勸各有在矣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晉主盟中夏而齊爲無道魯不服晉而事齊是合明而即暗也濟西田昔以賂之今以賂得之宣

公之不自振也已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記天變以戒人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傳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崔杼齊大夫高國實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魯史書崔氏不名謂無罪也且齊原未以名告魯史亦不更易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某氏謂族某謂名失守宗廟大夫出奔故言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玉帛之使謂聘有聘問相通之國則告無聘問相通之國則不告此

見與策之法。崔杼寵臣所當惡者也齊不以名告孔子作傳亦因之不亦緩惡歟此有義焉蓋因非以有罪于先君而逐崔杼乃畏逼己而逐君之寵則罪甚于寵矣以寵猶有君而逐無君有己而已。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奔喪。奔喪者奔天子之禮也宣公未聞行于天子而汲汲乎奔齊此謂非禮之禮大人弗爲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徵舒夏姬子也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此特以爲戲耳。

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而不弒靈公非人子也徵舒而弒靈公非人臣也經以法書則徵舒亂賊也傳以實書則靈公非人君獸也靈公不知君臣之義不達父子之倫逆人於不得不惡之勢稍有人心知識者豈至是乎若之視臣如犯優則臣視君如寇讎史以法書不得不存君臣之義而爲萬世之常道以壞傳則其不君之實而爲萬世之常道扶矣故曰經也傳者若不信傳爲靈徵從經以論使人君盡可爲陳靈而臣不行爲徵舒者不知常道其惡在乎傳之之意深遠矣但逆其事而入人心中自勃一新惡之公即常道之所留也若損亂人心以別乎不是經背公殺事之罄誅矣

六月，宋師伐滕。

〔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前年伐莒宋之惡也終以有恃而不禮于大國滕之罪也謝承之亦書而不汙。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子也三月而葬速也大夫會葬禮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重複無義記事而已記事者爲辭此事義之大者也此與十二年盟清丘同書人貶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秋，劉康公來報聘。康公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報孟獻子之聘王有禮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傳〕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傳不稱公孫歸父史嘉其功而傳人輿也直言以衆暴小而已。

大水。書災也。

季孫行父如齊。

〔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初聘者齊頃公初即位而聘也初即位必通好此周禮舊法。

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邾在齊魯之間魯取其邑恐齊罪我遣大夫彌縫其闕則失于義而自卑屈也此非舊聘之法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之聘也。

饑民無食曰饑國之實災也春秋有水旱螽螟而不書饑者民有積蓄君有荒政也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則宣公之平日不恤民食而臨時又無善政可知矣有國者可不念哉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嵩高西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初謚幽公其不如靈故皆改爲此於士會救鄭楚師戍鄭見士會之賢至于討此易謚皆士會之賢所爲故同爲一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事書首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與其來者言來伐則與之和

子良之言亦曰竊之鄭之善謀也此時楚與晉狎主盟而鄭介在其間雖有善謀亦末如之何矣但以力服人者適力者而爭焉以德服人則誠而不在強天下歸之辰陵之盟陳鄭服也是可參之服而已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城沂蔿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謀築城之事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多少因乎功日分之使均平板幹榦楨也立榦而後施板以平治之稱畚築畚盛土器也築實土器也稱大小輕重相稱程土物起土有遠邇土有沙物草木有類用各有法議遠邇略基趾遠邇以均勞逸略經理也經理城之根基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度司事之官事三旬而成十日爲旬不愆於素不過素所謀慮此見楚莊與子重以侵伐爲事而令尹孫叔敖獨以治民謀慮國事爲心見楚莊所由霸。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此與伐邾同皆妄舉也晉楚爭中夏諸侯不及東偏齊魯不及此時修德行仁而陵弱小無謀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成子郤缺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役使衆狄故秋會于欑函狄地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德則人自服不待求人非德莫如勤以求人言功也從從我以求會詩曰文王既勤止賚篇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此明勤以繼業之理郤缺之言可服在得者不信傳所必說懷夷一說以謙非仁人之心也聖人無求欲中外相安不求而得德之盛也求而後得德之次也先王制禮何往非謙其不欲以內求外者惟其求而不躁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也子孫以爲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之子成公名午申叔時楚大夫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問尚可容我有辭以自解否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自謙爲小人取物於人之懷而還以與人言於己無損而人感德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每鄉取一人歸楚聚居以明示討夏氏所獲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見楚莊之勤也方其縣陳事成而欲遂人所難已得申叔時之諫而決舍之立君而去之此齊桓晉文之義復假由此主盟中夏而服諸侯無足異矣惜其不能尸孔儀二惡于市朝而爲納之傳謂楚子有禮言有禮于陳非謂寧與儀父當納也此篇唯子見楚子存陳之善使不幸滅之皆二人引君宜淫之罪也觀傳始末自明披當時諸侯不以淫爲恥而世風亦不甚惡怪史書又以國家存亡爲重

而此多罪之得孔子作傳悉寫淫亂情狀使學者觀而自感所以爲世之下至今與齊思之心不至有陳靈與孔寧儀行父之行見于朝廷而草野亦頗羞之者皆孔子修傳之功也

傳厲之役鄭伯逃歸稱前傳無此林氏以爲六年傳所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徼求爲晉所通謂事之也

爲明年圍鄭傳楚久不得志于鄭至辰陵可信其服矣而又徼事于晉此憾故深也于艮所謂與其來者之計又未爲得也聖人修德行仁之説眞爲萬世不易之道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二十有二月而後得葬亂也

楚子圍鄭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大宮鄭祖廟哭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既得卜以哭大宮巷出車是國人大哭守城者皆哭以閔于城下告楚弱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退師哀其窮三月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雅九達謂之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爲臣僕曰孤不天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俘囚也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也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楚鄭世有盟故曰前好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也鄭桓公始封君武公桓

功之賢君也欲楚念其[illegible]已故曰徼福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illegible]頓君之惠也孤之

[illegible]非之楚滅息蔡弦黄夔江六蓼庸[illegible]也又曾克權縣申不知何以言九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幾謂幾望得其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入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此見楚莊之能討也與入陳同得國而不滅苟有可念必存之此等傳皆楚史檮杌孔子述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先穀即彘

子又曰彘季士會將上軍即隨武子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欒書欒枝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括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民謂勞傷民衆。楚歸而動不後楚歸後我再觀釁而動不為晚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間隙曰釁杜氏曰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六者無所變易則不可敵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道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罷勞病也讟謗也二國之民無怨言君而去之又何怨政有經矣國之大政得其常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陣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行曰商坐曰賈步曰卒車曰乘輯安也睦和也事不奸矣與民事不相干犯奸犯也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孫叔敖為令尹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陣以轅為主前茅慮無茅明也[illegible]識之名軍幡行持之在前有所見則舉以示衆以備慮有無如今斥候蹹伏見騎舉絳幡見步舉白幡中權後勁中軍主謀後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百官[illegible]動軍政不待物令而先備能用典矣典常也政令有常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人才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官賜於老者有加厚旅有施舍旅客也施有賚用舍有居止君子小人物有章服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有常尊之勢分不敢長有威儀之等差不得濫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楚至莊與叔敖為政已變夷為夏故爾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弱不自振者兼而有之昧而昏亂者攻而取之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楚非弱昧舍之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尚書仲虺之誥[illegible]也[illegible]無道之國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汋周頌篇名鑠美也武王[illegible]時養晦不[illegible]須[illegible]得有昧者然後致討耆致也武曰無競惟烈周頌武篇[illegible]烈功也言無[illegible]於武王之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兼讀

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十同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儆之軍實爲軍人人者軍之實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勝不可恃紂恃百戰百克之威一敗卒殄其祀訓之以若敖蚡冒篳
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勤儉以啟土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言人常作箴戒言民之生理在勤生自
不匱如何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
不德言以力爭諸侯而不自修德而徼怨于楚徼同要自與楚結怨我曲楚
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古氏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

春秋辨義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十四

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于昏右廣鷄鳴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中而止左廣則受而駕之至日入昏而止內官
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次序當其夜而儆備之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晝備戰具夜備守具非但此德見鄭使妄言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所尊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
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彼之吉凶非爲我謀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知莊子原
趙同屏括徒于有大咎二人實爲徒黨趙莊子曰趙朔欒伯善哉欒書武子實
其言必長晉國言欒書之身行從其言則當執晉國之政楚少宰如晉

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言遭時憂凶是以少學於古聞
二先君之出入出入謂成王穆王出入之事而已此行也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此舉亦猶二先君之故事以謀鄭非有犯于晉二三子無淹
久也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楚使以訓鄭無罪于晉爲辭故士會稱王命辭以對問鄭止見是不得與晉爭鄭
謝以義嚴晉討也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言失辭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
鄭使勝楚之遂爲服晉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言無所逃避無避敵之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

春秋辨義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十五

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挑戰曰致師人意在兩可楚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御者疾驅靡其旌旗掠敵壘而摩近之還
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
鞅以示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右車右也折馘斬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皆行其所聞而復三人皆如所
反復以晉人逐之左右角之角兩角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
射人而不能進矢一而已欒伯矢盡止存其一麋興於前射
麋麗龜龜背也麗龜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未至殺時矢盡

兕故以射麋恐畏晉人耳鮑癸止之不追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
子也既免既卒也得脫去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犫子求為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即叔黨潘尫之子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
顧獻曰錡射麋獻潘黨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
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勿復逐趙旃求卿未得趙穿子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
皆命而往郤獻子曰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二子皆有恨于晉之
人。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
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無成命固非豈遂可無備此言尤妄士季曰備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十六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我無備喪師不定
何日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警也為句徹
子不可鬭敗如此此時林父全無節制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
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於敖山之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
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布席坐使其徒入之入之蓋夜擊楚軍也
旃請召盟而實激怒楚軍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
鳴而駕日中而說乘廣兵車名說脫去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

戰久故名有司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甲裳甲帶旃先席軍門示勇遂快乃爾見小人故態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兵車名潘黨望其
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薄迫也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先發制人所以奪敵人之戰心使進不暇謀此薄之謂也遂疾進師車
馳卒奔求救始不欲戰南轅反旆及事不得已又迅速如此仁勇兼之乘晉軍以勝兵壓
敵乘。桓子不知所爲謀無所出見元帥無主見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爭舟所斷手指兩手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十七
日晉師右移上軍未動上軍居右盡移去上軍居左未動傳始終見士會有謀勇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
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楚屬小國曰不穀不德而
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
君靈以濟楚師時唐君從師特以勉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駒伯郤克上軍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
上軍帥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收兵不戰去退也同奔為分謗不戰
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
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

趙。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左爲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隊，兵車陷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晉師得出，乃顧楚人而譏之，以爲熟習于奔逃。傳並錄此細事，以見楚敵之際，不必盡以相殺爲能，存楚仁厚以示後。）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反，歸也。趙旃小人也，而篤孝友。傳不沒之，以垂教。）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恐其怒楚。）顧曰：趙傁在後。（使老稱二子不逢父意，乃欲棄之，等見長幼之節。）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傳見逢大夫不以所惡廢禮，不以愛子廢明軍法，不以生死危難失常度，皆以垂教。）

明日以表尸之，（敵退，以非所指木爲表，以求二子之屍。）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故曰重獲。在木下，二子死不肯捨父所指處也。晉逢氏父戮子殺於此，傳錄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廚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菆，好箭也。房，箭函也。）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蒲柳，箭材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言必擇尊貴之人以好箭射之，乃可徼求吾子。）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連尹襄老，楚大夫。穀臣，楚王子。此見知者舉動不淺，非欲速見小所能測。）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字之文，從止從戈。）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除暴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夏，大也。武王除息兵，又求美德，遂于是大業成而保有之。）又作武，（周頌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耆，致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鋪，布也。布是繹思，陳往惟求安定斯民，非有他事。）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綏，安定天下，則萬邦和，屢致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言武王之有此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無忘。）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大，謂保守大業。）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幾，危也。幸人之危亂，爲利安，設人不危亂則必不利安，因其名，辱貧之必兆，災殄必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師出必告廟，上以行告事，歸亦告，要爲宮室以行事。）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取殺也。封，封土也。京，大也。觀，示也。大不懲戒。）今罪無所，（入晉，罪無）

所在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晉之死者非有罪）

淫慝可以示戒。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所以有禮與進）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

辛未，鄭殺僕叔（即魚臣）及子服（即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

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

適歸。（詩小雅瘼病也，言亂離之禍於何所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之人）

（則為歸之）

（此節中許多節文皆有道理，皆有格言，學者節節詳之，言無往不可自善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皆吾師也，皆但取字字為經，亦何益於失聖人修傳之意，不亦多乎。）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傳敘二事於左。）

冬，鄭伯許男如楚。（經既闕之，傳亦不詳，可知春秋節以記事為義。）

〔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得臣楚子玉），憂未歇也。（歇止也，言子玉必思報怨，為晉之憂）困獸猶鬭，況國相乎。（此言晉不以敗殺林父，必發憤報國）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此言文公之喜在心）曰：莫余毒也已。（此又文公喜見于言）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不強勝）今天或者大警晉也，（以敗警戒晉君臣之忠於晉）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

不競乎。（不深罪之所以見楚所以克而晉再敗，亦必已事以見不宜殺林父）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進思謂未敗時盡忠竭力，退思謂既敗時思補其過，若有不忠為之補救，今雖有過也而免，舉林父之大忠）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日月食不可掩也）（此以見林父之明，當時之大體之言，晉侯使復其位。當是時晉國能知事能容人，不以過相仇之不失為霸業，而後世亦長譽焉。）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楚大夫）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巫臣楚申縣尹）：師人多寒。王巡三軍。

拊而勉之（拊撫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遂傳於蕭。（傳猶附也）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因卯以號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叔展又言無以禦濕，亦未解）河魚腹疾奈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目眢井無水者，無社意解，欲入井，使叔展視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減蕭所以記事，經之大義也，而傳詳其細事，其所以開導後世者，有二人不忍一日之忿，特勝氣以加人，而忘其滅亡之禍，往往而然，殺人而亡人，如不殺人而亡，況不殺人不亡乎，此深可戒也。）

心之悅可以忘寒推此亦可以忘勞亦可以忘死人主何故不事事悅民乎此又大可將者也至于申民之枚無祇禍事可以無禍而傳忌許之信名多須此責焉已了不書亦表嫩而行其弘不迫國有賢其此其間凡有可哀矜皆宜以仁道全之見夙有明文之謹乎傳正欲於此俗論無定之中表言為將不憚煩屑也而反以亂傳不亦淺陋矣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即先穀。曹人名闕者也。清丘衛地。曰恤病討貳。貳則討之。此盟辭。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徐俱人之以不踐其恤病討貳之言故也。衛救陳不討貳也。明年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晉盟救陳，若晉討則以死謝罪。

春秋疏畧　卷之十九　宣十二年　圭

春秋亦有不貶而書人者，皆國君臣以一時好惡之私書之，故傳多不論。此書人則譏之為當，故傳特舉其義以明之，以見五國均有過焉，所以戒不信之盟及執舊盟以病新盟者也。

春秋疏畧卷之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

上黨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謨先濤參校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書皆齊有事莒之天耳，傳特以莒恃晉伐莒之意，非並是齊之罪，所不事齊而事晉，六書者為晉罪焉，何以明其私，其實晉主也。夏盟晉事之於隣國，其大也，然當近齊而不事齊，貴果於理為得乎。此歟亦無所行其委聽矣。大抵如此之類，記事而已敬也。

夏，楚子伐宋。

傳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免背盟之咎。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　宣十三年　一

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宋先為盟故伐陳，而衛反救之，不討貳也。今楚伐宋，而衛復不救，不恤病也。惟宋無背盟之咎，此以信義垂教之意。後儒執書楚遂襲楚之宋者，謂為孔子筆也，不知史為書之私，書傳乃孔子之筆，故蕭者宋之所以轄晉病而不從，先宋之所以存信義耳。

秋，螽。災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 秋，赤狄伐晉，及清，清一名清原，晉地。先縠召之也。邲之戰抗命致敗，又罪召狄焉。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盡滅其族。晉之惡也。故曰惡。然非無故而至。亦先殺自取之。孔達專命以致大敗。至此有罪當而伏人心矣。然經猶閔以殺。不去其官者。與之者。此會史私書。故修傳以明其義。

(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討責也。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為說于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之討陳。我則死之。為下殺孔達傳。然亦以見孔達之徒死不足以為義也。示戒。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免晉師。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見殺大夫亦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

其子。以有平國之勞。以孔達女妻其子。使復其位。襲父位。孔達以背盟得罪于晉。構禍于衛。以一死平之。何功之有。然罪塞禍免。亦如無罪焉。得多一身死耳。故室其子。復其位。亦如無死焉。此法之至平者也。故傳悉之。以見信義之曲折耳。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告昔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

(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于邲。鄭遂屬楚。告于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使鄭自謀來服。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于楚。子張

孫。公。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鄭為中外之恨。國者所必爭也。鄉之敗非鄭有罪。晉荀林父失政。軍不整。盧故退而殺之。子修整軍政。合諸侯蒐于鄭境。示而不求。使自謀焉。此勇莫勇于禮也。故鄭人懼。思以有禮者圖之。有禮之人能遜讓。知進退之所在。不避死生。可以保國于危。

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也。以君命求路。曰假道。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鄭為楚屬國。非宋所亢。而亦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孟諸無畏也。文十年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鄭昭不害楚使。我則必死。宋聾不闇。後必報怨。王曰。殺女我伐之。不違宋之意。見犀而行。

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以我為邊鄙之邑。鄙我亡也。鄙我必滅我。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不顧後患。此所謂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以劍揮出。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名。屨動劍揮之頃。其車已及市。怒而疾易人者往必傷。楚子何不謙于商而夫怒于後。無救于申舟之忠而死矣。不顧後患者殊。必嘗華元何不忍于一朝之忿。而輕社稷之憂乎。卒致楚師。不其危哉。此春秋所以兩示戒也。

葬曹文公。五月而葬。會之皆禮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桓子晏嬰之父言魯言政事樂，歸父志得意滿而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宣子高固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亡奔亡懷謂所貪慕于魯有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傳絕不及有事春秋之常無異義也唯取桓子之言以垂世立訓志有可滿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指一歸父以為明驗真聖人作經之旨哉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如太王之於玉帛皮幣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大國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誅責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此亦因時謀國以禮先人之意故聖人存獻子之言以存禮非許其事楚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觀此經傳同文左丘明為孔子釋經果如此乎明係經為史文而傳為孔子所采附於經左異則異書同則同書者也諸侯之於方伯有惟止之其自文王而然矣其朝聘各有所獻往來交際有禮而行不啓獻子所言事大之禮也此時楚非伯霸故會而獻物非禮無以全國也雖太王不免于狄人而況可不事霸乎備者背傳不就一事論理唯持通義儱侗為言長氣簡而少謙遜恐非聖人之言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人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撻馬不及其腹言非所當爭也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川澤能納汙濁山藪藏疾，山藪故藏毒害之物瑾瑜匿瑕，瑾瑜美玉亦有瑕玷國君含垢，含忍垢恥天之道也。宋固當救楚不可爭此天有做之道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解揚不從楚賂仍以晉命告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棄信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此不信彼信無二命。受此命不復受彼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改晉命是不知制命之義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也不廢君命又可賂乎？不以賂廢命臣之許君，以成命也。許楚止欲以成晉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得成晉命而死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成命而死是能成其終壽死又何求？考終而死足矣更又何求楚子舍之，赦其死以歸。歸於宋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

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爲王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示無去志。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右爲者門者舍人之姓名而用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古者爲無罪。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此取伯宗之言以明天道，取解揚之言以明信義，兩段者皆楚宋事，無經重焉，蓋此類皆備史題以立教者也。傳之意深遠矣，至若楚莊之覇，十二年傳楚非以禮義自持，此理之所在，

即天之所予，而晉不及矣，故伯宗爲知天。至若解揚論義信及成命獲考之說，後學皆何可以不問乎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酆舒潞相。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酆舒有才藝過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不祀者。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命令也。若之何待之？後人賢者由不可伐若欲伐正不可待。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人有淫亂，天地妖災並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也，正字反之爲乏。盡在狄矣。書之所乏字，此古文書法，今狄盡反其正，國亦當之滅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今廣平有曲梁舊地。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潞國赤狄別種子爵。

今之恃儁才者多矣，皆天災地妖反正爲乏之人，流俗不知而反誇美之，故聖人特因滅潞表伯宗之言，以開萬世之迷惑，而世儕有不察者矣，可不切識之哉。

秦人伐晉。

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晉地，今聞喜縣有稷山。以略狄土，經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狄滅黎，今晉復立之。及雒，雒晉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魏顆魏武子之子。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大力人。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嬖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初疾心明有餘理，故爲治命。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亢禦也。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傳不及秦晉之得失無得無失諸侯之常耳而記其間魏顆一事以其有仁道存焉仁在閼可無戰仁在軍可無敵矣必有鬼神之報也然而亂命治命之辭一言可為萬世師自劉出之天下孰能闞之故鬼神特為形著耳又豈必婦人之父能為此哉聖人非語怪神正言常理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二人皆王卿士王子捷即王子札卒立召襄召戴公之子

此傳在夏六月而經在秋七月聖人採其實月史從其告時耳偶後此以便觀王室亂告于諸侯而不問有勤王事者聖人於此有憂之矣

傳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氏桓子字邲之

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功也祗敬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士伯有功于桓子而後桓子有功君能信此故功桓子並功士伯此庸其庸不僅一庸敬其敬不止一敬故謂之明德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康誥言文王有明德景公足以當之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詩大雅陳布錫賜哉始也言文王布大利以賜天下而始自周見能施行景雖不足以當文王而此賞功一事因其事也雖文王處此有他道哉惡此德忽明忽滅耳

秋螽。

胡氏曰宣公為國虐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與於朝會聘問郯道之末而不知務本故災氣應之六

年[illegible]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illegible]饑會宗為調度不給而言初稅民之事想矣此間理也雖帝王之世亦有災殺何與宣公不無倍日為蒸帝王即以此警戒而虐帝王之業所以異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卽年要僻不見節無容强從□事而已故也得失難識之也

傳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劉康公王季子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卽趙同天奪之魄矣。

人之靈氣曰魂形氣曰魄氣充魄壯則敬存生魄而魄消其魂矣不敬是天奪其魄而魄不附形人將死也十年數之終人無禮多遺死終不過死不能出終數矣可不戒哉

初稅畝

傳 初稅畝非禮也失取民之禮制穀出不過藉藉助法借民力曰藉周制雖異其使民出[illegible]不過此數與藉同以豐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豐財之道不稅畝者於常制十一之外又按畝加稅故為破壞禮制先王殺出不過藉所以富財此道誰能知之

冬蝝生。

傳 冬蝝生饑幸之也螽子初生曰蝝冬生遇冬而死故不成螽

幸之者幸其冬而生也又幸其饑而生也今冬而螽□冬而饑已饑而饑也絕其類是下復生不復饑之應也故明年大有已於今年知之矣故幸之也此聖人因史文以推其義見為國者憂民之深而憂民之深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甲氏留吁鐸辰皆赤狄別種鐸辰不書不告也。三月獻狄俘獻王晉侯請于王

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周制諸侯之卿命之天子黻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上人知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幸民敢於爲惡而希幸免罪。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此節誠聞之惡一而存古道者有三獻狄俘于王一也諸侯之卿命之天子二也士會晉之大賢一舉而不仁者遠三也聖人特錄所惡中以指其美各示懲勸于天下在學者知所棄取而已矣

夏成周宣榭火。

傳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也宣榭周宣王講武屋屋歇前曰榭按詩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講武于此子孫因以爲廟其制如榭云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宣榭而人何以火之是王不敬其祖而無志先人之業可知矣故以示戒。

秋郯伯姬來歸。

傳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魯女嫁郯君而遭遣魯不以爲怨者不以爲悍者禮故也史微其辭而微明之女道其知懲乎

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報仇故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告王而使歸周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殽烝烝升也升殽于俎。武子私問其故問原襄公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武子上會謚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體薦牛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此享禮。宴有折俎折俎解折而升之俎可食以示慈惠此宴禮。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王於公侯用享禮於諸侯之卿用宴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典常也晉久廢常憲欲修之。

此見士會之賢能平王室之亂又能講求典禮以治晉國可爲法于後世也。

冬大有年。

謹書喜也災害屢見而大有不多書雖喜而寄其憂心者厚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

文公卒子景侯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右謹喪葬之禮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謹大變以自儆也

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獻子郤克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婦人笑爲不敬欲報此怨涉河齊在河東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其介務得齊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也家宋，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

稱子，使四子會，皆道。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君又不親會。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晉地。辭齊人。不使與會，即以其貳。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皆晉邑。

苗賁皇使，免與介復命之言。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苗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奔晉食邑于苗地。將使于野王，賁皇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事晉。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

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三子不逃，只爲絕晉好，不如歸死于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善待彼三人。以懷來者，即以懷諸侯之來歸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以實齊人沮止三人之言。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又久執三子，以成其悔來之心，於晉國何益。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高固之逃得以有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使來歸者皆病，而諸侯懼。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解其拘執，三人逸皆逸去。

此見婦人無知，不可使褻賓客，而郤克不能懲小忿，均足垂戒。苗賁皇之釋齊執，其言足佩矣。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初受隨，曰隨武子，足受范，又稱范武子，致仕曰老。召文子曰：燮乎，文子，士會之子，名燮。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類言中節。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若不以已亂，必遷怒益增其亂。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言郤子或者成功於齊，可已亂於晉。不然，余懼其益之也。若不遂其志，必遷怒於晉亂。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子使政，快其志，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此言武子不因爵位，不因同列，使中其才而止亂也。蓋知郤克無德而有才，因時而利道之也。

秋，公至自會。

晉已伐事齊，告至，晉書讓耳。玆會晉盟同盟，然中夏諸侯之會同也，可以無愧告禰矣。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父在以父爲尊，不在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不稱爵，無爵也。蓋宜然而或肸非之，故無爵也。非之何？以不去骨肉無絕道也。與之財，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祿。胡氏曰：公請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得之傳釋文而不言義，義已明也。是可爲弟道法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臧，穆公子。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此惡不畏義而畏力者歟。齊先不輯霸，欲亦不食，至于逃卿執大夫。而歸且趨朝屈服矣。屈于好會者，為義君子之所樂屈也。屈於不義者為恥，小人之所樂屈也。

公伐杞。錄過也。凡伐國而不見所伐之由，皆罪也。罪而書之，將自反焉。此春秋之法，為心學也。

夏四月。無事書首月，傳叙一事于左。

【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與晉盟，撥權而乞師于楚，此計之失者也。亦錄過也。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故。戕者卒暴之故。邾，諸侯也，而以盜賊之行殺諸侯，此雖衰世所不聞也。諸侯有怨，相見不失禮讓，退而以師問之。服其罪者，于諸侯皆問焉，君子猶曰薄道也。若戕諸侯而匿其名，此盜賊之徵者也。

甲戌，楚子旅卒。

【傳】楚莊王卒。莊王卒，子共王立。楚師不出。不惠諸既而用晉師，成二年魯用晉師戰於鞍是也。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成二年。此卒乎楚子之卒也。不然，楚師一出而諸侯屬楚，是以背晉盟晉之關罪中夏大矣。

公孫歸父如晉。

【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三桓，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其後為三桓。當時三桓強盛，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我，魯也。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以事齊而失晉好，為失大援。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宣叔，文仲子，武仲父，時為司寇，主刑罰。當殺惡視時，文子失于不能治，後人雖無罪，不殺而去之，正當故。宣叔終行法焉。子家還，及笙，壇帷，除地為壇而張帷幔。復命於介。介，副也。使介反命於新君。既復命，袒括髮，袒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即位哭，三踊而出，位即壇帷中所設，公喪位，在國喪時。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斯時三桓無惡迹，而季文孟獻稱賢，謂之盛，不謂之強。歸父懷寵貪功，欲張公室，去三桓，畏弱，前所謂懷貪謀人者也。自是之後，公沒而東門逐，三桓由此日以強也。皆歸父起之耳。此始禍之罪，深足戒也。路寢，正終也。宣公方謀三桓而遽薨，不亦可疑乎？書曰薨於路寢，已為三桓解矣。襄仲殺適立庶以媚于齊而秉魯，援此事無日可忘於人心。夫子當時失其治，過也。若死而躬不治，使亂臣賊子得以乘其子孫，是天理終無得平之時，則遇而又過矣。臧叔罪欲復時遂非，文子正言既出，亦不能已矣。鄭子家葬而斲其棺，魯襄仲死而廷其後，皆春秋誅姦之法，貞足勤也。歸父君死家追，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之中，能不失禮，成亦善之，以為後世行禮者勤也。此一事也，善自善，惡自惡，何必求備一人而始足法乎？春秋之義，要非為許隱往事，求益後學而已。

春秋疏略卷之二十終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兄清參校

成公（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謹始君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禮也。

無冰。

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冬溫。洪範曰：豫恒燠。若乃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朝不信道，野不信度，幸四彊無警，敎之心故常燠應之矣。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詹嘉處瑕，故謂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戎平，還武，徼其無備。）叔服曰：（周內史。）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

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戎至今未平，於周皆始爲下之。王聽王季子之謀，又失信義如是，其尚有王室復振之日哉！叔服神人弗助之論，誠哉是言。存其事以爲後世不祥不義者戒也。

三月，作丘甲。

（傳）爲齊難故，作丘甲。（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耳。今使丘出一甲，是甲增三分之一，則亦必依甸增乘，按乘增人可知。）

丘甸賦乘之制，聖人之爲子孫慮者周矣。故周禮司馬法可守也。唯在人君增修德焉，益德則兵常有餘。奈何此道不及信乎？齊之作難於我有變，養之赤子，益加恩恤，勤爲教訓，人人有忠義之心、熟嫺之氣，將有何德而敢懟陵我乎？逆作丘甲，失祖制以失民心，兵勢盛於外，國本敝於內矣。知此道者乃可謀常變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傳）聞齊將出楚師，（結連楚師以出伐中國。）夏，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中國無王，諸侯當歸霸。霸不一，則宜決所擇。魯當定交于晉，而楚不可久處也。雖盛衰忽易，苟得其正焉，夭得勿恤，可也。赤棘之盟，其魯天心來復時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秋，王使人來告敗。（春敗秋告，故書於秋。）

王自毀信義以褻天子之威，故告敗於諸侯，而勤王之師未有問焉，信義之所係大矣哉。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備叙一事。

（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賦，車甲之賦。繕，治也。完，謂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集於魯。）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宣叔之知難而備，可謂明矣。然明于末而不知本務，苟有遺也，亦勝于不知難、不知備者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盧門名攻門曰門龍人囚之囚盧蒲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不以師入封疆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之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陵架木積土而登之取龍遂南侵及巢丘魯地

著齊罪也遂人亦深足戒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良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將以答君命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此下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石稷師敗矣子不少須須待也良夫既敗復欲戰故使須收衆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良夫衛卿若見獲為國之辱子以衆退我此乃止子退我止此以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告令軍中救師至齊師乃止石子禦敵且聞救至乃止次于鞫居衛地齊師次之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桓子即良夫既既事也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司主名以出信爵等之名有定所以立人之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事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民得其利則相安而不爭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良夫之忠勇衛人之賞功皆足戒也戰宜勇功宜賞豈非美德乎然而過焉其害實多仲尼之言天下萬世可不聞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以獻子怒齊故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足供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以郤子命速徇于軍中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此古將帥和也師

從齊師於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明朝）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朝夕言數得魯衛地以解其恨）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請齊速平二國無令晉師久留齊境）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不待齊索戰）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齊人乘晉車將至齊壘係車）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人（言齊驕後見師必敗凡書譏懼師敗師）癸酉師陳於鞌（鞌齊地）邴夏御齊

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言其輕敵之甚可預卜其敗）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即解張傷折斷其久朱血也殷重也中）緩曰（鄭丘緩）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而矢血染車左輪）豈識之然子病矣（我病故不知我下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此車主帥元帥之戎車殿鎮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死言就死）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欲勉張侯之言皆勝師氣象通）

此義可以用所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郤克聞張侯之言皆勇如是并總也枹鼓槌）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逸奔也相從奔齊師敗績）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高圍齊侯所以敗晉將士言奮勇故勝）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言當以使避之）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凡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隧也）射其右斃于車中（公射韓厥之左右名其中不射）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毋張欲居左右厥以欲居後亦以夢故）韓厥俛定其右（右被射仆車中安）逢丑父與公易位（欲見事急欲免公）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騑馬絓牽樹難脫去）丑父寢於轏中（轏車中臥處）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前所追及韓厥）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繩韓厥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戰鬬不失禮）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無令輿師陷入君地（為二國請下原意欲深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言當此戎行不及逃避若避則辱晉君而兩國之辱）臣辱戎士（若奔避則辱晉君臣并為齊羞）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承乏之人言承乏之意皆謙辭）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詐使君取飲免君於難）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
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直其忠晉軍求之三入
每出齊師以帥退每一出必齊衆其師之散者鼓帥其衆之退者入于狄卒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卒皆晉兵自
晉因衛師亦不敢害師免之皆畏齊之彊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勉其保守辟女子齊侯單還女子不知避者故使避之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
與吾父免矣可若何銳司徒主銳兵者言其餘人不可復若何乃奔
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窌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丘輿齊邑
擊馬陘馬陘齊邑晉師以之齊侯使賓媚人賓媚人國佐也賂以紀甗玉
磬與地甗玉磬皆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客謂晉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同叔子齊頃公之
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盡東行以便晉出兵故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其爲君母無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爲信若王命何先王有命誅不孝責人母即質己母不孝之大且是以
不孝令也己不孝且以令諸侯使皆不孝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心不匱乏其孝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同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不以德愛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各從其便宜者所以布利於人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或南或東順土宜所以興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
闕實爲晉之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
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
以役王命服勤役於天子以諸侯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政和則福聚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若不見許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犒勞也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怒也撓亂也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吾子惠顧則齊徼子之福不泯其社稷泯滅也使繼舊好唯
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賂言行子又不許若不許賂請
收合餘燼言收合餘兵如燼有餘木背城借一於城下借一戰敝邑之幸亦
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幸而勝亦從晉求和不幸敗聽晉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
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
得地歸所侵地而紓於難齊服則患難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
所授豈必晉晉不敢必其勝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

衛言以爲齊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出於齊口）兵也者鄭指以衛能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鄭大夫）以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國佐賓媚人）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地失）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有功而賜車服禮也皆三千本爵特）司馬司空輿帥（車主兵）候正（主斥）亞旅（亦大夫）皆受一命之服（晉師）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此傳皆晉之乘而夫子述之一事之中或得或失皆有道存學者條條而理之以備美於一身豈惟一偏之業無非存心窮理之功而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八月宋文公卒（文公共公固立）始厚葬（朱素簡朴厚自此始）用蜃炭（蜃炭以蜃爲炭以避溼）益車馬始用殉（多埋車馬始以人殉）重器備（重器衛多）椁有四阿（杜云四注椁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二子宋卿）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厚葬之惡行乎臣子後世當可以識生事死葬之義矣）

衛侯速卒。

九月衛穆公卒（定公立）晉三子自役弔焉（師還過衛因弔之晉）

日自役言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迎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婦人哭位在堂今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送客禮亦如初至賓行時喪哉）遂常以葬（易此禮以爲常至葬不易以示異）

（因喪大禮也晉三卿以身在戎行未復君命不敢以喪禮交于諸侯故以同師伐齊未可懟焉而哭諸大門之外於禮可謂得矣是時三子率六萬勝兵以哭衛侯衛逆以禮是衛送喪不易未免以侈惰喪禮矣可不謹哉）

（傳）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巫臣楚大夫爲申縣公）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夏姬之夫早死）殺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以夏姬故）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豈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何必取夏姬以求速死）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楚大夫連尹官）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上淫曰烝）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巫臣又使人詐自鄭召夏姬謂夫之尸可得）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即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

成公之變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荀首甚愛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邲之戰荀首囚楚公子穀臣獲襄老之尸其必因皇戌以穀臣與襄老尸求楚以易知罃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鄭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爲夏姬故申叔跪申叔時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告師期爲懼桑中衛風淫詩指夏姬言竊妻以逃謂盡室行將

懼知罪楚之及鄭使介反幣介副官反使齊聘物還之楚而以夏姬行鄭楚屬不敢居故行將適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賂晉禁巫臣不得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非王社稷安固皆巫臣之忠不然未必不因色淫致禍故巫臣之忠足以蓋覆先君之愆實多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不許晉亦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此爲色淫戒也又爲明於理而暗於行忠於人而不忠於己者戒也天下後世取巫臣之言朝夕諷誦而申釋之可以免色欲之禍矣而其身行哀鄙後且及焉則可棄也不得以言取人亦不可以人廢言楚共王之論其智真超於俗人萬萬矣尤所宜三復不忘者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文子父士會也言子獨後入獨不爲我望汝之切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功當首歸元帥而先使人稱己是代受有功之名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子能謙遜不益己稱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也范叔見勞之如郤伯范叔文子也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歸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

此表謙遜也觀於范文子其存心之密見理之盡人亦焉往而可自矜也三子有功而不居互相推讓此謙之所以利用征伐也後世可以謙保身全家及行師致勝之道矣。

取汶陽田。

謂見前汶陽之田魯故有也故有而復之曰取者彊辭也齊制於晉非服魯也故書之。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事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通聘問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師公子嬰齊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楚伐魯及陽橋所以救齊。將起師。子
重曰。君弱。傳年十二弱幼也。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以多士安寧。夫文王猶用衆。
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
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言終屬辭無德及遠近謀愛吾民。乃大戶。閱民戶口。
已責。止責也。逮鰥。惠及鰥寡。救乏。賑救匱乏。赦罪。悉師。[illegible]起
楚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illegible]宜
乘楚車中蔡許二君爲左右。傳孔子作故皆以諸爲文。二君弱。皆強冠之。[illegible]十乘宣
為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蜀魯地。使臧孫往。[illegible]
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illegible]不欲

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匠人。執鍼。
女工。織紝。織布帛。皆百人。共三百人。公衡為質。成公子。以請盟。楚
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
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
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
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言不壯勝。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
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
一失其位。不乘蔡許之車而乘楚車。為失位。君臣於此分。不得列於諸侯。魯史
即謂其君名不書。况其下乎。其下卿大夫若失其位。廢更可知。詩曰。不解於
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大雅言上人不懈怠於位。則民安而民息。二君懈於

己之位。故為人役。言二君不勤政。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凡質子不過數年而歸。以棄魯國。
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言楚終必以此討。何人當之。國棄矣。
之晉國棄矣。又重念棄國。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
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
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書周
商有兆民離心離德。周之十亂同心。故可畏。
心。[illegible]
一[illegible]大夫位之[illegible]國而勸用衆。
[illegible]大夫不能用其衆以感楚。而苟[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用其衆而乘楚車。魯亦不能
[illegible]有乘國之危。後世可不鑒此。而
羊[illegible]致于重衆不過畧。施惠恤於民。而皆畏
之。况有明君善用其衆。一心一德。如周十亂者乎。

是善用衆者。不在衆也。
聖人之旨深乎傳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
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淫色湎酒。
毀常典。常所以懲勞。所以勸。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兄弟同姓諸侯。甥舅異姓
諸侯。侵敗也。王略。王室經略之法度。不獻功無
因獲俘馘也。所以敬所親愛。伐之所以禁淫亂惡慝。
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
非天子命卿。不可以撫天子之職。
又奸先王之禮。干
說此列國皆有天子命卿。特不書。

也。蕭亂。獻捷禮。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辭不受以全晉之辱。侯亦免非禮之辱。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與周婚。而大師之後也。則太公之後。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縱同。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屬委。

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侯伯有克敵之功。遣大夫告慶於天子。不獻捷則有禮。鞏朔大夫。故禮如之。王以鞏伯宴。以與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禮者相相非禮也。既又使相告。勿籍。王不親饗。禮而用私宴。賄以慰鞏伯。謂此私宴賄亦非禮。不可誤以書晉。史鞏伯獻捷之禮。命卿使天子之禮。辭受享宴。公私之禮。於是不於此留之。史雖不及。而聖人敘之。爲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討邲之役也。宣十二年。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公子偃。鄭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鄤。鄭地。敗諸丘輿。丘輿。鄭地。皇戌如楚獻捷。鄭師敗楚。

鄭之役。晉不能救鄭而自敗。何以討人。晉主中夏。盟而鄭何以附楚。是以貳也。無從施也。於此記事以存其心而已。宋衛之葬。晉不言于。春秋果孔子筆削。豈惠前非。前史文明矣。至于鄭以罷兵敗晉獻捷於楚。此說前得周王獻捷之崩。則鄭之殊於視聚內外之分。可以懲後世矣。

辛亥。葬衛穆公。

前年書八月庚寅。衛侯遫卒。亦緩葬也。伐鄭故也。亦可以知當時重師旅而輕禮義矣。然猶幸汲汲歸葬耳。

二月。公至自伐鄭。

告至策勳之禮。久爲襲行故事矣。無特書之。皆可存心。以反以俟諸後世之有志者。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廟也。謂之新宮。以其主方入而災也。親之神靈。寘焉。此宮而災。是猶災乎親也。猶不哭乎。三日哭。禮也。於此可以識宗廟之義。事死如生而已也。而宣公殺惡視以篡位。先亂不爲容矣。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也。亦伐鄭之故。衛人猶汲汲爲之。而宋人何泄泄如是乎。爲戒大矣。

夏。公如晉。

(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汶陽之田。爲利幾何。何煩人君親自拜謝。屈至重以取至輕。可謂足恭。其不自立。亦可戒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子良。鄭公子去疾。

此事以觀。亦猶鄭之恃楚不事晉也。我不欲晉之加我。則知所待許矣。君子於此明恕道焉。

公至自晉。

(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軍中殺囚。以血塗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謂怨誰。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

以非大事。而行大禮。先祖其謂我何。亦可謂習焉而不察矣。

知罃。荀罃。是時。同

懲戒忿怒。兩相宥赦。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

其誰敢德亦不敢私德於誰。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

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恩在故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

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

以戮於宗戮於知氏宗廟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

嗣宗職嗣宗廟祭祀之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

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避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

盡臣禮所以報也盡忠事晉所以報楚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爲之禮而歸之。

知罃雖死生於楚而無諛言以自飾所以楚子敬而歸之人亦貴自立耳靡靡者可弗勉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

僑如叔孫得臣子。棘汶陽之邑。

魯得內地而民不聽至於命大師者必魯政苛也使罷稅斂增甲而講修德行仁雖外且樂歸之況其故國哉可以爲後世鑒矣。

大雩。

秋旱也旱而祈雨亦名雩其體同也至於魯用天子禮樂故爲大雩此亦無譏謹其事耳。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廧咎如國名

赤狄別種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心不從其上自逃其難。傳亦不言伐之是非而但就廧咎如之民潰散爲上失民也深以失民垂戒耳豈爲廧咎如慮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中行伯即荀庚林父爲晉中行因以爲氏庚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在上卿將誰先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一降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降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王者之世其制如此。

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侯國本次也然與今日之晉對又不可以次國論晉主盟中夏有長諸侯之義自當先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王者之世以王爲尊諸侯以次相先後霸者之世以霸爲尊則主盟者不列於諸侯故曰禮以時爲大傳取宣叔之言以明古今之制有不同者後世議禮緣是以推可以無不得矣。

鄭伐許。

夏既伐許冬又伐許二國同事楚而不相謀好皆惡也。

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增此爲六軍天子六軍六卿主之諸侯三軍三卿主之晉自是有六卿矣明乎其僭天子也傳是以紀之以垂戒也。

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將授玉以爲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非婦人之笑晉不伐齊齊君亦不肯至晉故此行爲齊侯自辱非晉侯敢辱齊所以進諫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鞌之戰厥俯執齊侯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故告不識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昔日致死亦正欲有今日之和好耳齊頃侯不服晉及使婦人笑客之過未聞齊臣有諫者故二子進言悟之然厥之辭爲善郤克已自矜矣傳進之者所以爲警後世也。

傳荀罃之在楚也邲之戰禽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賈商人褚裝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誣欺也遂適齊。傳言知罃義賈人亦賢雖細行乎學者苟積細行於一身則累爲大德矣此聖人作經意也。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淵久清豫校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來通好於新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歸不反之辭也妻人君之匹敵也自有出之道或有假於禮而肯出者矣故又不可聽人私出也杞伯先修朝禮以通其故蓋慎之也杞伯於文十二年正月請絶叔姬無絶昏二月子叔姬卒此再有叔姬者即無絶昏繼取之叔姬也凡天女皆稱叔姬首叔姬以子別之謂君之子此或叔伯兄弟之子也魯女三見絶郯一出杞二出而下以爲據此周禮在魯也夫。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凡書卿大夫卒皆謹之也。

公如晉。

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亦不易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晉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爲霸不敬諸侯則不得受天命矣。

魯之朝晉敬伯也是不天命而來也故不敬諸侯
卽慢天也命將去之敬之道通於天矣故傳存季
文子之言啟萬世之迷
惑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葬鄭襄公。

速也。

秋公至自晉。

傳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
也。服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史佚文王太史。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宗族傳類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愛也。

公乃止。

人情往往少不得志則忿而之於他此所以終日
齊愬而無成也體文子之言斯可以行紛紜雜霸
之世而定
於一趨矣。

冬城鄆。

孔氏曰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
文子公待於鄆即此杜氏以爲欲叛晉故築城爲
備儒者多謂城築皆譏輕民力也余謂傳既不言
凡書冬皆時也國家事事不可廢弛況兵戈擾攘
之世以固吾
民不爲過矣。

鄭伯伐許。

傳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伐許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

鄭地。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君質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

觀此傳四國與師亂可知也即鄭許之訟在當
日亦不能決其是非後人何論焉蕭訟事而已。

傳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之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以叔父下淫其姪婦示戒深矣使傳而不
作也天下後世其何所觀感而預懲之乎。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傳見前後杞桓公在位已五十一年而老可知矣
叔姬嫁杞已二十餘年矣而絕之既何也或無子
出之一道與儒者有謂婦人
五十無子乃出蓋本此乎。

傳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趙同屏趙括放趙嬰也。蒙前傳爲文蓋蕭君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言原屏而昆弟必爲欒氏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言己雖淫能使莊姬畏趙氏。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上天使人謂己云云。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淫不見罰此卽天之所福。祭其得亡乎。祭乃得亡不然恐甚。祭之之明日而亡。

原屏不顧禍而疾淫神福仁而禍
淫是人神共惡之也可不戒哉。

仲孫蔑如宋。

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禮尙施報，先施爲難，報已後矣。天下頗有宋人之施而不報者，可以愧夫。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傳】以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穀，近魯地。

晉與齊爲昏，逆女過我近竟之間，使大夫餫焉，敬大國也。禮過乎恭，易於小過，取之天行也。

梁山崩。

【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也。伯宗辟重，曰：辟傳。伯宗乘傳車，遇重載之車，曰避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將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重人不問伯宗。問將若之何。問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山川爲國之主。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

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太史修言辭。以禮焉。以禮祀山川之神。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伯宗以其明於禮，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以其言告君，從之。

山崩豈有怪事哉，不過中有行竅，故須黜節，如此便見。在晉或修省以禮自盡，豈別有謬巧之道。重人之言可謂識其義理者哉，故特書之以示後世。

【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執其二臣。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怨楚故。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

訟諸楚也，亦何必論其得失哉，勝與不勝皆辱，卽楚亦無益也，後世譏之可耳。

【傳】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請於樂舞每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宋公殺圍龜。

戒輕浮也。宋公子數年之不見，今已歸矣，吉福方來，而以輕浮取殺，後人可不鑒戒。

秋，大水。

爲災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定王崩，簡王立。

天王喪也。諸侯能盡弔贈之禮否，皆可自反，而道在是矣。天下後世可以相觀而明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蟲牢，鄭地。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

玩經晉霸復振也，玩傳鄭服而宋又將去之，然皆無據也，記事而已，可以存心，可以窮理。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告于廟，不忘親也，亦所以謹其事也。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蟲牢之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於東楹之東。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心不能令身如自手，視流目不揚首，行遲步不詳。紀之二者皆心不在，故曰自棄。觀其能知見說貴授玉而卑，□之間□其位也，唯心不在其位，故過之。此動諸者有不安其位之徵，故死先知之矣。死生誠有命，但亦不可自棄而死，非正命也。學者能通壽之意於死生之道，其庶幾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傳)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師出有功，即其地立宮，以旌先君告成事焉。曰武宮，鞌之功在二年。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晉侯晉人以救患難，非由己武，何以立武而歸先君乎？此之非禮實。文子於魯可謂賢矣，而不合禮者時見焉。一人之身而有愆有勸，此聖人作經旨也。

取鄟。

(傳)取鄟，言易也。鄟，穀梁曰國也。杜氏曰附庸國。魯取鄟，傳未明其事，但曰言易也，豈幸人取國，殺所以懲失國者也。苟鄟已立不失其民，亦何至取因若取物之易哉。在史則爲幸辭，在傳則爲惜辭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夫。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書衛，衛告也。蠻氏，戎別種也。杜氏云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以其辭會也。在前年。師于鍼，衛地。衛人不保。保，守備也。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入其國也。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

乃止。師還，衛人登陴。陴，城堞也。登城設備，乃始生疑。以宋辭會而侵之，記事也。傳因及鍼之事，懲晉人也。天下國不之，夏陽說之幸違信用兵之心，而晉知有利心有大利焉矣之不知念也。使無伯宗，不及誤皆國從伐，不此後世棄信如晉人矣。

晉人謀去故絳。去將遷也。晉復命新田爲新絳，故謂此爲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沃饒而近鹽，鹽，鹽池也。今安邑縣有鹽池，通解州，其地沃衍，民富饒。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韓厥兼大僕職。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言何如諸大夫之言。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言地下。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地下則濕，水潦惡常見於目前，故憂愁常不去而心墊則隘。於是有沉溺重膇之疾。

沉溺，濕疾；重膇，足腫疾。不如新田，杜氏云今平陽絳邑。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澮，二水名。垢穢不畜，高燥故。且民從教，入心亢爽。十世之利也。言久遠。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財易致則民驕佚，近寶則民逐末而不務本，公室必貧困。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晉遷新田，何記？爲見又戒之所不及。春秋存心窮理之旨也。然一事而不存心，無一事而不窮理，故聖人作傳以盡其義，洪巨曲細無不至焉。此見擇地居民亦非苟道，故留獻子之言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蒞朝事也。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嬰齊，叔肸子聲伯也。聘於晉，而晉命魯伐宋，記事也。

壬申，鄭伯費卒。

傳 六月，鄭悼公卒。

悼公卒，弟成公睔立，終上貞伯之言。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 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晉命也，並見使宋聘魯之意。前年晉命衛伐宋，而魯亦奉特命之，敢不奉盟主命乎。天下事固有違心而行者，此類是也。讀之可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鄭與許訟，而鄭不直，又不服，非而叛楚，鄭之不義明矣。伐之誠宜，乃從曰從晉之故，何獨不當從晉乎。傳明其故議之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遷國而賀，禮也。按古唯即位、襲爵、遷居，災不為害之類則賀之，他不多賀。後世娶妻生子及一切泛濫不近禮之賀，可不戒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欒書。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同救鄭而遷怒以戮蔡。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不祥。雖克不令。令，善也。以不善聞於諸侯。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三縣，六軍悉出曰成師。三縣，申息蔡。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元帥。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

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若不鈞則從善，故善為眾之主。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賢者，為眾人之主，即眾也。從之，不亦可乎。

三子之不輕戰，欒武子之善從眾，皆可為萬世法者也。救人者救焉而已，何以必求勝敵而兇遷戮乎。善從眾者，以賢為主，眾當從賢，故與眾於賢而不眾於眾。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鼠之微者。孫氏炎曰：有螫毒，如鼠。張氏曰：必其異類，其性好食牛角者，故春秋三見之。食郊牛角，異矣。改卜牛，又食之，尤異矣。免，不用也。故所傷之牛而更不卜也。魯君臣不自反其不敬，有所失職，致此偶爾之異，而以為天不察，不察則已也。此又不敬之大者也，故以垂戒。

吳伐郯。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與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恤，救也。無弔者也夫。夫，歎辭。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小雅。言天不愍弔，故亂不止。有上不弔，上，天也。其誰不受亂。言不止。吾亡無日矣。言不知亡在何日。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善文子之言。

傳因伐郯而存季文子之懼，言以為後戒勸。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懼亡則補過，補過是不亡。

（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見者，成公新立而見盟主也。且拜謝前年救鄭之師，禮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經）夏，曹宣公來朝。禮也。

不郊，猶三望。

不郊，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春免牛，是欲廢郊，故今不郊。郊廢而三望無為矣，故曰殆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天下無由觀禮，而周公之盛德所以泯於後世與。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軍言攻。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衛地。尋蟲牢之盟，在五年。且莒服故也。莒本服齊，至此服晉。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府，軍藏府也。

八國同盟，中國猶振矣，然亦無甚異於救事而已。

公至自會。

此至可以無嫌矣。

吳入州來。

（傳）楚圍宋之役，在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分二邑田為己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賴此田成邑耳，兵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見二年傳。子反

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族。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室，家資。言其家。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吳通中國始此。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人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與其射御之人并留吳，吳向未嘗射御乘車戰陳，成教之。吳背服楚，故教之叛。寘其子狐庸焉，

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
命〔…〕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州來楚國也淮南下蔡〕子重自鄭
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因吳入州來而述其中可慾可勸之事以垂世…自…以求服楚惡巫臣之言引吳以通…自弱也夫吳一楚也晉以蠻…之…中夏是不能制一楚而欲制二楚…可…〕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七年　十七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衛大夫良夫之子〕衛侯
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晉因衛來朝又反其戚邑林父…而奔衛…父之惡見矣晉爲主盟不爲討…討之…而後反其邑焉晉霸衰之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私焉曰〔私與之言〕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義者事之宜制義使人由之不敢違易〕謂汶陽
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
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義非信不能行義命非義亦不成爲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爽差也極則也言無法則〕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用
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猶謀也簡當作諫詩大雅言謀不遠宜諫止之此諷韓穿〕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戒二三也晉以齊之事已遂改前命不用信義爲遂日前之私而遠猶去矣故深以爲戒〕

晉欒書帥師侵蔡

〔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欒書侵楚之師還〕晉侵沈遂又侵沈〔沈在今汝南平輿〕獲沈子揖初從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八年　十五

知范韓也〔欒沈君名欒書始於桃之役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與楚戰之謀以討功今亦以之敗故傳善之〕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如流言順而速宜其多有功〕
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詩大雅遐遠也作用也言不遠乎用人〕求善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爲許攻其東門大獲〕
〔欒書之用善人立功績以爲後世勸彼其事未必是取而其義則固求善而有功也聖人唯欲後人求善以有功不必在用師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并記鄭伐許又以不善爲戒耳〕

公孫嬰齊如莒

〔傳〕聲伯如莒逆也〔逆也曰逆之時〕
〔聲伯晉於莒將親迎奉君命聘而逆之蓋大夫不敢私至他國以娶必通兩國之命禮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謚共姬。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傳】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壽，蕩意諸之父。聘，問也。以昏聘問于昏，此納采問名納吉之禮耳。納幣者，納徵也。要皆媒妁之事，聘與納幣無殊禮也。往來使卿，所以重之也，故曰聘共姬也，言重也，禮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徵，證也。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從晉文公出亡，歸而輔霸。宣孟，趙盾，相晉靈霸。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晉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辟，邪也。賴前哲以免也。前哲，謂前之賢君。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厥欲王聖哲人，不忍加罰。晉景恤趙孤。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反其與祁奚者，與趙武。

原屏無爲亂之迹，而成於譖，聽言者可以懼矣。然原屏咎之徒也，則有致死之道，制行者尤當謹焉。至于獻子之言，念先人之忠，存趙氏之孤，又可爲後世勸者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伯，周卿士。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諸侯未有命，天子新立，使諸侯皆朝，觀其瑞而命之，曰賜命。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八年　十四

今簡王立三年矣，不能召諸侯而使來，錫之，此非禮之禮，可爲戒者也。

【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公，莒子朱也。池，城池。曰：城已惡。惡，言壞。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狡猾之人。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先王建國，有謂本無多大國，兼并生而後多大國。唯或思或縱也。或有思啟疆者，或又有不自整備之故。勇夫重閉，況國乎？匹夫之勇，且重關以待暴客，況國可不設備。

取巫臣之言，爲不設險守國者戒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前五年見出矣，猶以杞故書。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二　成公八年　十五

來歸之故，不自叔姬而自杞，是叔姬無罪也。魯不欲其絕，先拘於禮，而受之，故以不絕爲文而書杞。是可知出婦有絕而竟絕之禮，有絕而不絕之道，於此留之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賂文子。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文子言君令不敢有攜貳之心，失信於君則無以自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朝聘之有賄，無有加貨，況受私賂？公私之事不能兩全，必廢其一。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若緩師，晉必絕魯。燮將復之。將以緩師復命於晉。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晉不能救鄭與今之事異也而又伐之范文子忠於君而失於諸侯然其奉命守禮之言則固臣子之所宜佩服者也故傳以示勸。

〔經〕晉人來媵。

〔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從嫁曰媵媵者妾也或以姪或以娣娣者女弟也姪者女侄也以廣繼嗣故曰媵以同姓不以異姓者雖多媵一如己出也且以備女職輔內事一如伯叔兄弟同臣一君以佐政治故不嫌于逆娣焉諸侯之女嫁于諸侯卑國為尊貴矣妻妾侍其序耳何分榮辱哉者論榮辱在位不存序也故春秋非責妾妾之道于天下後世極明者焉而後世猶不知貴德區區以妻為榮妾為辱者不亦可慨也哉。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請於魯杞叔姬卒為杞故也。凡書某卒皆以某喪禮行之魯之治叔姬喪卒以杞為主此魯為杞伯之治喪也。逆叔姬為我也。杞桓公見魯之為已行禮因請于魯以歸葬叔姬于杞以禮答魯也。

叔姬雖出而非嫁從一而終歸喪于杞可無譏焉故魯不從絕杞亦請喪可以逆禮之變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傳〕為歸汶陽之故在前年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競強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不以其貳遲留之為勤撫不以其貳遲加討為寬待堅彊以御之不以德不足御諸侯為堅彊明神以要之德雖不足待諸侯要之盟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柔服者懷其來討伐其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歸汶陽田晉之過也權而尋盟補過之道也觀士燮之言晉德不競而競之此所以終主諸侯之盟哉晉雖不足為法而眾為善之志聖人所深取此即其可法者也。

公至自會。

禮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即共姬前文君果不使卿逆傳必見之儒者拘於文字誤矣儒者又以君自逆也自逆常事故不書然經傳

既皆不言即不必強成一說書歸于即謹歸于之事而已經傳七字皆同者史與傳各自為一書作經時取史為經而以己所採錄附左為傳有同有異耳此謂之作春秋。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果義當與楚何在賂乎楚而賂鄭大國之計窮可知矣鄭何不善辭謝之以有二志乎。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致女致問于女歸復君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大雅篇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使工賦此以喻宋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穆姜伯姬母出謝其勞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宣公成公施及未亡人。穆姜自謂先君猶有望也。先君亦望文子若此勤勞敢拜大夫之重勤。謝先君勤為嗣君勤為君

母勤謂之重拜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又命工歌此詩綠衣邶風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人乃謂韓奕

禮女嫁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恐其有不順也送又遣歸致問于女亦恐其有不願則一女不樂于夫家而父母兄弟俱爲之不樂矣故成公於季文子之復命享而勞之歌韓奕以樂之穆姜拜勞重勤又賦綠衣以快意然則嫁女豈苟焉而已哉一家之憂樂係之矣知此則閨教自宜講矣

晉人來媵。

傳 晉人來媵禮也。

來媵于魯由魯歸宋猶同嫁也晉同姓義亦禮也魯嫁伯姬同姓媵之衛媵之于先矣從嫁而晉又媵之不嫌其後也以衷道自處後之則益謙矣古人以謙讓爲德不以妾爲恥以德先人爲賢不以位後人爲辱以晉伯主魯衛之所不敢衛而媵女于魯且後衛可以爲婚道法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春會於鄭執諸銅鞮晉別邑杜云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行人行成求成也

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兵交自各使者往來相通

殺之非禮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鄭伯既成楚而又如晉必有以自明者來而執之不來則惡得而執之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過矣然晉猶有辭也若殺行人則何辭之有故傳以非禮示戒而軍禮于是留矣

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illegible]者誰也

縶拘係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同脫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作伶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君爲大子時尊敬大臣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爲君而稱少小時事見性質之善非私與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君而臣名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尊君卑臣則敏仁以接

事仁愛可以接諸事物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以能濟大事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此存范文子之言以見能濟大事必有本也後世可以知人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五月而葬各魯之昔禮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而汝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

莒潰楚遂入鄆（鄆莒別邑）莒無備故也（殺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潰亡故罪大）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保全社稷人民故善大）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浹周匝也辰日也自甲至甲十二日為一周之日）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莒渠丘莒鄆故曰三都）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逸詩菅蒯草之可用為繩者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女代匱言待人承之）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此深為不備豫者戒也故君子於此不暇罪大國猶自強也）

秦人白狄伐晉

（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歸汶陽之田而諸侯貳）

信義不可失也失之於近憾之則遠失之於少憾之則多人能無失善於一二人一二事者則可以圖遠大矣

鄭人圍許

（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不以晉執君為急）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若似）晉必歸君

（鄭已立別君所以緩遣使來晉謀之不誠雖巧而拙矣出師已危衆矣圍許又多怨于諸侯受改立君之名不亦惡乎）

城中城

（傳）城中城書時也（中城魯邑也）

（乘時備豫故足勧也儒者訓凡城築皆譏然則使民以時築城鑿池孔孟之說皆非乎）

（經）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一善之施必有一善之報推此而行之無難故足為天下勸也）

十年

（經）十年春晉侯使糴茷（晉大夫）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公子辰）

（禮尚施報有施必有報於是又有報其報者矣推此而無已則禮行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可不念哉）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黑背衛侯母弟）

日晉命非衛志也見諸侯之貳于晉也然則晉強制諸侯之命豈可長乎所以示懲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見僖三十一年）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叔申欲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即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髡頑鄭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經書晉侯即太子）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二子皆穆公子）

辛巳，鄭伯歸。

此一舉也，鄭有二君，晉有二君，可為過變而輕立君者戒矣。使不立君，豈遂無成事哉。

齊人來媵。

諸侯娶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齊，異姓也，不宜媵魯，而魯亦不辭，何與？齊則曰宋，先代之後也；魯，周公之後也。皆天子之事守，而天下之望邦也。女得其所，□□變古之道，無告于義。魯亦曰藉為榮施焉。此後世娶妾相與陰訟交作，自廢異姓始矣，而妾道亦因斯廢也。

丙午，晉侯獳卒。

傳 晉侯夢大厲（惡鬼），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撫膺跳也），曰：殺余孫不義（趙氏先祖也，晉殺趙同趙括），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不及食新麥而死）。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灸也），達之不及（達，針也），藥不至焉（藥，毒），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六月，今四月），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饋人為之（饋人，為造飯也）。召桑田巫，示而殺之（以其言不驗）。將食，張（脹滿也），如廁，陷而卒（陷溺而氣下陷，遂死）。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此晉景之無道，病劇自有所形見耳，豈真有大厲二豎哉？至殺巫殉人，尤見愚昏矣。然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皆不與小臣之將有死徵，氣數適之，而彼亦不自知也，並宜鑒戒。

傳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之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人臣忠于君，而以令善之德為之，非賢君猶恐不可，況以不善之道為忠者乎？傳謂叔申本欲事君其忠，而以立君為名，則其事所以致死，其可為戒者也。

秋七月，公如晉。

傳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糴茷，晉大夫。使楚往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留公俟其反以驗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魯人以為恥辱），故不書，諱之也（史不書晉葬，所以諱）。

觀送之厚。諸侯親弔諸侯之喪，非禮，為其擬於天子也。晉送葬亦非禮，以擬於天子也。先儒不信傳，曰：設令諸侯皆在，魯不辱乎？不知諸侯莫在，言禮也，故以魯獨葬，禮為辱。況秋弔冬葬，何可拘文以失其實乎。

冬十月。

經事書首月。

春秋疏略卷之二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泗允清叅校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危公亦甚，所以諱晉也。後世可以鑑矣。）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傳】郤犨來聘，且涖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母，叔肸之妻，宣公弟婦也，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姒，娣姒也。以不聘為妾，兄弟之妻相謂曰姒，此穆姜蓋有諱忌之言。）生聲伯而出之，

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同所生子一男一女，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同母異姓之弟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知其外妹美而求之。）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偶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郤犨挾盟主之勢，能為禍於魯，魯恐罪施氏。）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此下又因後事言。）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恨郤氏，故殺其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撫恤。）將何以終。（不義不仁之人，雖與之偕老。）遂誓施氏。（誓與之絕。）

（此著郤犨之惡罔矣。而其閨壼細之事皆有極人情世態之隱者，不可不詳之，以戒後世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此郤犨之行於魯者，文子亦得行之於晉。以大夫而得與諸侯共盟，自是始也。）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鄄，周邑。）三日，復出奔晉。

（王室多故，所宜書者，而史無之，關為孔子之所採錄，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脩齊以前之好也。舊好不可失，况齊來脩聘，可不急報大國之交乎。）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傳叙二事。）

【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其封內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武王司寇蘇公也。河，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見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是傳直辭未明也，晉侯使勿敢爭，所以尊天子也，亦可為無王者勸耳。）

傳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明年盟宋西門傳然而華元之志則大矣亦可嘉也。

傳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犫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也會所信之始也會所約會之地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無益之盟秦不信也所以敗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凡自周出者皆不得言出也書出以周公自絶于周故也所不救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此一語贊華元能合兩大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壅謂塞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下協不和諸侯者不庭不朝王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渝變也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隊隕也胙同祚故也。鄭伯如晉聽成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瑣澤地闕

因晉爭盟致中國不靖者楚也晉無喜兵樂鬥之心誠於好楚以安諸侯雖不能追桓文之迹而數世主盟不替者有由然矣華元克有以合之其志量亦超邁一時者哉此會六國經傳各不同者各記其所得知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

如此類者有何義理赴告則策書事則無義而記事之心有兢兢不敢放焉者此春秋之教也。

冬十月。

無事書首月。傳敘一事。

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爲樂室于地下以縣鐘鼓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擊鍾起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郤至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若上天福我晉楚使二國之君以禮相見不過如是亦太過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

其何庇之爲讓責也子反未進天職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王事有暇間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成禮民
是以息各守禮得欲自不宜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國家無事故朝治其事而不夕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扞蔽其民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干扞也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公侯自取其武人爲己用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非借詩辭發己意非詩本義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
之制其腹心之欲守禮以扞民亂則肆其腹心舍禮以害民今吾子之言亂之道
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
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食言則相伐必有戰死之日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存郤至文子之言以存兩君相見及享宴使臣之禮而禮之廢興關世之治亂亦於此見焉後世黎之自宜爲晉而不爲楚參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謂致君命

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
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錡郤克子故爲嗣卿受命以求師將
社稷是衛而惰句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自天下之廢于禮也往往以恣肆爲能以輕傲爲高以敬慎爲迂腐此出於草野下愚或有時可幸無咎若夫士大夫承君父之命以圖社稷則亦何可不早聞是傳也哉

三月公如京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僑如欲王賞賜己請先使先行以見王王以行人之禮禮焉王以常禮待僑如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
爲介而重賄之爲公介以相禮王加厚賜
如京師朝也孰子有賢名而能相魯侯以尊天子故王敬之人可不以禮自勉而貪賄云乎哉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諸侯皆朝王而史不書故修傳補出以明所惡遂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二公皆天子三公此晉侯請王命以伐秦晉史亦畧而不書晉人修傳以明尊王與天王狩河陽一例但從晉文不推故筆經此經文不大錯特修傳成子
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出兵祭社曰宜膰祭肉成子不敬神所慢受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受中即書謂降衷之義天命人以心心本自有恭衷正正不容有偏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禮義禮也威儀典禮也則法也凡見之動作不容不有自然之法則此即人之受中也守此所以立天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養者

[illegible]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在上之君[illegible]行[illegible]益其天命也；在下小人盡力事上，亦天命也。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illegible]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宗廟之肉。戎有受脤，社祭之肉。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illegible]其不反乎？不能反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晉獻秦穆。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獻公女為穆公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即世，卒也。穆公不忘舊德，俾

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悔而釋惠公。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僖二十四年秦納文公于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擐，貫也；草行曰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東方諸侯皆四代之胤，朝秦事無考。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僖三十年晉[illegible]。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illegible]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蔑文公以為已死。

以寡[illegible]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illegible]滑，僖三十一年滅滑失之。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故言兄弟。撓亂我同盟，滑鄭皆晉同盟，故言同盟。傾覆我國家。[illegible]亦為伐滑鄭而言。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illegible]。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蟲，謂秦納公子雍[illegible]。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河曲晉地。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秦不與晉通好。及君之嗣也，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illegible]通好。君亦不惠稱盟，惠，順也；稱，舉也。利吾有狄難，晉滅潞氏。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晉二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伯車，秦桓公子。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在十年。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在十一年。白狄及君同州，同居西方雍州。君之仇

繼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狄雖應秦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言不以誠心與晉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宣言於晉以爲貳心者成以上楚告詞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也暱親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

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安諸侯豈敢徼亂也徼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闇謀利害而行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之罪秦者要據此二事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毅郤至弟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也乘車士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成差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秦水名迓晉侯於新楚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遂過而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瑕晉地劉子之言

此傳所述皆晉之乘也蓋劉子之言乃推命真詮方見禮義之非虛文所謂君子勤禮其大者而夫子爲不學者此矣戰呂相絕秦之言見師必有名理之極直而師之勝負存焉後之用兵亦未可苟也

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訾鄭地大宮鄭鄭十年班出奔許今還欲乃亂據大宮不能不得入大宮殺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軍屯兵于鄭國之市中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從子班之師于市盡焚燒其市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即班也子駹班之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天下多有如此之妄人可不戒乎非聖人之至仁不及傳此

曹伯盧卒于師。

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伐秦之勞請俟他年

曹宣公卒成公負芻篡立諸侯請討得秦而晉乃憚勞何足爲盟主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禮也

冬葬曹宣公。

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也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也懼告罪且請焉國人不厭已

記[illegible]自省心省察了之心自不放而理亦必明學問日進事爲必日立矣此即春秋之教也其義不亦大乎試放弛不同乃事義又安在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孔達之孫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名冬十月衛定公卒定公卒獻公立夫人姜氏既哭而息哭止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音納酌飲[illegible]不入口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無禮不但敗國謂必滅亡其無禮必自先妾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衛母弟之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文子

林父懼禍不敢舍止其寶器于衛國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以爲備亂求援戚孫氏之地

後世讀此書見有衛獻公之行者自可以懲而改矣豈責乎春秋也

秦伯卒。桓公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illegible]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曹伯雖篡立惡不及于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爲民而執天王民也故稱某人執某侯以發其尊王之功不然則否若篡立其罪私[illegible]其害民止可曰晉而歸諸京師夫晉侯二字示不[illegible]此孔子明屬辭之法見史不盡善不宜執[illegible]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古志書也曰聖達節達通也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舜不告而娶湯武興師須之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不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此見討篡立者義也歸京師而不自制禮也但爲大子除民害者急不可不自任篡立而害不及民者殺不可自專也晉史屬辭少失輕重而晉侯執盟公討之義不著非聖人其誰能修傳而明之乎子臧之守而其言可爲後世法言矣並示勸焉

公至自會。禮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傳）夏六月宋共公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傳）楚將北師子囊莊王子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
申告老居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不免死信以守禮盟以立信
信以守會同之禮禮以庇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
楚取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
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楚人將不直其君而叛之無民孰戰
此叔申叔時韓獻子之言以為世法學者能詳之身世之道備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速葬非禮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書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蕩意諸子華喜為司徒華督玄孫公孫師為司城
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為大宰
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
文公子也華元曰我為右師右師上卿君臣之訓師所司也訓教
君臣右師之責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
治官敢賴寵乎不能治其官守敢藉寵祿養身乃出奔晉二華戴族
也華元華喜宋戴公子孫司城莊族也公孫師宋莊公子孫六官者皆桓
族也向帶魚府皆出宋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
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
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
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多大功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
討滅桓族絕祭祀於宋國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
氏雖亡必偏不盡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河上晉地請討
華元請討蕩澤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
子山山即蕩澤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
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
上睢水名五人懼討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

之不可五人畏討乃反華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
不從華元入國無人之日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欲從華元俱歸則決
睢澨水閉門登陴矣華元決水以城守禦左師二司寇二宰
遂出奔楚獨書魚石貴告華元使向戌為左師代魚石老佐為
司馬戴公五世孫代蕩澤樂裔為司寇代向為人以靖國人
蕩澤之惡與桓族之強可懲矣若華元不能討治于未亂道變起而後靖之豈可為勤哉然幸能誅於逐強不可不謂能盡職此亦何貳聡之有記事而已使後之君臣鑑此豫以存之心而殄其理自有可以消禍變于未勤者此春秋教也
晉三郤害伯宗郤錡郤至郤犨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大夫

伯州犁奔楚。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伯宗弗思言之賢者，天地紀法賴善人留 而驟絕之，也 驟數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主人有財無罪而盜惡之，上人執法無惡而民惡之。

此舉三郤以爲戒善之不能遷言以保身亦不足于學之戒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杜氏云鍾離楚邑淮南縣

見中國無霸也無霸故吳始通吳大伯之後豈遂不克通哉亦爲不自强者警耳

許遷于葉。

傳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求地于楚以還其國 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葉楚地

蓋是書者當思所以爲許靈公者當思所以爲鄭者爲以時事思之不得則以古道自强盡其强爲善之力以聽天命而必不賜于人爲如孟子之告滕文公及諸侯子之道斯可以卓然自樹于春秋而不懼矣乎此春秋之教然也若世儒區區求辨于許鄭之得失及遷楚之是非展轉辯定何經之有何益人之有誤矣。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允濟參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而木冰也正月者十一月也當雪不當雨雨而木冰也亦陰勝之氣未得其正還當以人事謹之。

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楚與晉既成而屢起釁端鄭亦從之人之喪信義一至于加此衆自取咎是故足戒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經 夏四月，滕文公卒。

文公卒成公原左經傳無異議但辛未告辭許也孔子所采者畧耳又可明作經體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 鄭子罕伐宋。即公子喜名書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

不儆其備新敗晉輒爲楚伐宋師敗宜也乃宋蒙以不備受敗恃勝之害可不戒耶。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鄭地 爲晉故也。

鄭之叛晉自取咎耳爲晉伐鄭亦不必矣衛伐宋此善于彼可也非君子之所尙。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郤驕，若使諸侯皆叛，則懼而修德，乃可以逞志。文子見其大。）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君臣互驕，有蕭牆之憂。文子見其近。）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言不可當我執政之世失諸侯，是自私。）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偃，荀庚之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取勝。）戊寅，晉師起。鄭人聞

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令尹不將中軍，可見子反驕。）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詳，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如器用之不可闕。）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有吉祥之事，以驗神靈。詳同祥。）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人皆知禮，則順時而動，不妄。）信以守物。（人皆知信，則守法而事無失。）民生厚而德正，（上施惠，故民生富厚。刑正邪，故民德歸正。）用利而事節，（義建利，故動不失。詳事神，故吉則動，凶則止，而事有節制。）時順而物成，（禮順時，故時當動而動，而民蹈之。信守物，故民致死以成事。）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六者上下同之，自相和無違。）求無不具，（下從上應。）各知其極。（極，中也。中正之法則。）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民雖衆，各有中正之法則，不踰而上下同。）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鬼神祐助，民人聽從。）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盡力致死，以補國家之闕失。）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德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背晉盟，不祥神，必不祥。）而食話言，（不顧相善之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夏用師妨農。）而疲民以逞，（以平日威迫之民，自決己意，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犯以上六者，師必敗，進之不可，退又畏罪，故不知所信。）人恤所底，其誰致死。（人皆憂其所底，致誰致死寘畢。）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必敗死。）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心放佚，不思慮。）不整喪列，（失行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恐不能以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師驕必敗，僞逃楚以懼君臣，可紓國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合衆諸侯，殺兵以戰。楚此必勝之勢，勝則必驕，此富彊之君速亡之道，故文子不能。）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輯，和也。和睦事君，修能保民以時，郤國取戰功為多。）武子曰：不可。（不許僞逃。）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

子孫將弱當時勍強晉弱盡力爭霸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不必盡力於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文子不但言大道已須知欒郤之變盡釋楚以爲外懼乎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舍楚不治則晉君臣必常恨恐懼勤修庶民何敢驕逸以啟亂亡觀此傳則孔孟之學非無自也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晦早也壓乘其未備而迫之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匄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軍楚退不可出而爲陳故塞井夷竈於軍中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其父執戈逐范匄怒其年幼無知不省天道而妄言天道言晉軍若勝楚是天變晉于亂亡不勝是天畀晉以安存此乃天道盈虛之理爲國家存亡之機豈昧昧強戰以聽成敗于天是立牆之下以聽命此

欒郤之所不及知戒童子乎欒書曰楚師輕窕窕輕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有間隙可乘六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不和一也王卒以舊楚王親卒能老不代二也鄭陳而不整鄭師從楚陣不整肅三也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雖成軍不結陣四也陳不違晦陳不避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楚陳不避晦五也在陳而囂囂喧譁也陣合宜靜而益有聲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所底有退志六也舊不必良王卒既舊必非精兵以犯天忌晦陰盡陽生而立陳天之所惡我必克之又于六間侍明二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奔楚受楚官大宰王曰騁而左右何也言晉軍有左右馳走爲何曰召軍吏也

伯州犂素知晉軍故告之皆聚於中軍矣王言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行出兵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知晉人不輕戰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於鬼神懼之至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卒晉侯親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知楚軍故亦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人賁伯州犂皆謂國士在楚厚兵多也見晉愼兵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中軍子反軍王族亦在中軍觀此可見欲至言王卒寡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分良分精銳萃以全軍衆萃必

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坤上震下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六爻不動以二卦爲斷復剛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而南國蹙也南國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震之一則又爲矢故云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乃皆左右相違於淖也違避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夾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見公車陷泥欲以己車載公鍼曰書退鍼欒書子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其父大任國出師有一定所任之職尊之謂自專命官改職任所傳項所處皆存古禮以示後世且侵官冒也侵戎詰之職爲冒失官慢也失元帥之職爲慢不敬離局姦也

局同局離其郤由爲姦告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不欲其父犯三罪危迫之際又不暇
欸告直對君諫止辟失之騎而父不犯禮寧自受過乃掀公以出於淖也。掀舉癸
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尫之黨潘
子蹲聚也七札箭言七層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子二
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怒其徒勇詰朝爾射死藝。詰朝明朝王言女以
勇自恃必當以藝死於敵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
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周同姓尊異姓卑故必楚王也。射而中
之當射中楚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亦必死及戰射中共王
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也
錡被射中項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

卒。卒楚軍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去首冑疾趨如風以致敬楚子
使工尹襄工尹官襄名問之以弓。問遺也以弓答其有禮曰方事之
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免冑恭敬承命受弓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冑。間猶列也賴楚君之靈得列在甲冑之中謙辭不敢拜命。介者不得拜言不
拜受敢告不寧君命之辱。言心不安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肅拜
手當心不屈身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其御杜
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鄭伯之御屢回顧心
不在乎馬可及而獲之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之戰韓厥辱齊侯

厥俘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諜猶詐輅迎也從後詐迎其車我從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
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此古禮律至不肯犯禮以上晉卿大夫在軍有禮之事
皆謂師衆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
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
不如子。君側言御也凡敗壹以君爲大事既以君奔右不如御之爲急子以君免我
請止乃死。言首宜御君以退己當死戰送戰死言唐苟不怯死麾旌楚師薄於險
薄迫也險言晉軍迫逼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不欲由基死藝
之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殪死叔山冉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有勇力終不益于敗故不及晉囚楚

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整齊軍旅爲勇曰又何如臣對曰好
以暇。閒暇急遽之中能爲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代也欲使行人代公往飲子重公
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榼飲器曰寡君乏
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某行人自稱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記
也謂鍼記前整暇之言而不忘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其傷

國補繕甲兵治繕展車馬展陳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欲死戰聽之。成敗于天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既馬飽又餉之日秣利利兵器修陳固列陳列行列蓐食申禱食於寢蓐言早申禱神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縱其囚使謀于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君幼則德未脩臣子又非才何以致此勝者天不愛晉將命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欲以作勝驕其君臣以速其下耳故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康誥言天無常命惟德是與此文子見到處故傳必詳

此傳大約皆晉之乘楚之構機聖人述而載之其間曲細之可法可戒者固多而終始於范文子之言則聖人之意可知矣古之所謂有德者文德也文德者自反而不責人雖有敵國外患不欲除之也時借以恐懼修省降出而敗天之牖我以修德也是之謂禍師出屢捷天之開我以驕後也是之謂禍晉厲之侈恃大而不修其臣子又多不識此義惟思以兵制諸侯唯一范文子欲以君子大道維持調劑然其言顯而理則微故評雖切而常若迂也鄢陵之役晉之所謂凱旋矣未幾臣盡君死危下之禍踵至孰知其非勝師哉由傳觀之經亦志而辱之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及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玉敗城濮楚子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以王自在軍欲宥其死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反為中軍帥王卒屬之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言當如子玉自殺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子重執政以義責之敢不從命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側本自殺而書之以國法為輕用兵而棄衆命者戒也學者學此他日事君自保身而重民命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地傳言齊衛皆後非魯明晉非因後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僑如私通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

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立廢公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不及晉事期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此即上文言守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既後楚猶未服公既不往會沙隨宋地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其觀望而從其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受僑如貨賄晉侯不見公晉侯既不容公見公亦不反魯

如此一節經有何義乎及讀傳而知色也讒也貨也三者古今之至邪也是以君子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焉世可不鑑之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君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憂謂宣公死于師。而又討我寡君。晉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迷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先君有罪故晉欲滅曹社稷。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謂晉侯若先君有罪當滅晉君伐秦得列諸會在于師此曹人明宣公有功于晉欲以勸晉。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遺失也有功賞之為德有罪罰之為刑不失此故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宣公於晉有死事之功何獨失之而欲泯其社稷。

曹成公篡立被執無可原者故曹人唯以宣公死事一節言之則死事之功大矣誰不動心者。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經)七月公會尹武公尹子王卿士子爵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欲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陽。鄭東地。不敢過鄭。恐鄭截擊。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僑如之弟晉以師來迎接。請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至猶期也。聲伯待之以師至為食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晉師四日不至聲伯四日不食及師至又先食豹等乃自食言其忠如是。諸侯遷于制田。地失考。諸侯自遷也。知武子佐下軍。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地。今鹿邑。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潁水之上鄭地。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夜攻諸侯。宋齊衛皆失軍。故三國以軍潰失其軍。受知武子敵。

經書[illegible]各[illegible]與晉有懲勸在焉晉自鄢陵之役[illegible]矣[illegible]又伐鄭侵陳侵蔡全恃兵矣哉

傳以示戎曹伯之忠又以示勸。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欲逆周人之意。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反。晉侯歸共君。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子邑與卿。自宜有祿。辭不仕。

子臧之反歸其君也歸其君所以存社稷也歸而不仕存義也曹君其莫奪之朝而可食其祿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經)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蔑貳心。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苕丘晉地。公還待于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如晉。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姦慝之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何言親於公室。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關乎社稷。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言行民所依。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相逼近。亡而為讎治之何及。亡魯。則魯貳齊楚遂為晉讎。郤犨曰吾為子請邑。欲請魯益邑許聲伯之言。對曰嬰

於魯之常隸也。隸，賤官 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 承寡君之命以請。請，請釋季孫 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諸侯必叛 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犫請邑 謀國家不貳，謂日下云 圖其身不忘其君。二事皆先君而後身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善人謂伯子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此存季孟、聲伯三子之賢，以爲世勸。雖姦人之所不能讒，而鄰國之所不忍加害也。而僑如之姦之可懲也，并著之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奔齊。

補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出者，成公在鄆，使國人逐僑如也。而盟之者，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也。此以去姦爲世勸。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補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郤與季孫盟以結信，歸，公歸也。刺，殺也。周禮三刺之法，有違情者殺。曾書刺，言正法也。刺偃，免組與謀也。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七月，豹奉使請逆于晉，聞魯討僑如，即亦奔齊。此言召立，乃後日事，傳並言其終。

凡天下後世有誤用其心于姦，卒成其悔，如郤犫、公子偃者，可以知所戒矣。

補 齊聲孟子通僑如，寄諸公 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既淫于魯，再淫于齊 奔衛，亦間於卿。

此以僑如不承也，其淫於色，使者也，故所主淫於內而及家，位焉有幽者，其亦知所戒乎。

補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驟，數也。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郤至食邑于溫，季其字。亡上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七人 而求掩其上。掩上人之功以爲己有。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夏書，五子之歌。謂怨不在明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古人慎其細，微雖不見，猶恐人言其

若于於不見積怨之地，猶恐積怨，慎之至也，而況敢以下掩上，明稱己伐，自離爲人所怨。襄明年郤

受其禍乎。所謂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之者也，可不戒哉。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補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晉邑；滑國，爲秦所滅，屬晉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括，成公曾孫。高氏，鄭地。

侵鄭所以救晉也。史從告書，失得無嫌。特明其救晉，則衛是鄭非，猶可見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補 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戲童、曲洧，鄭二地名。

質子臣而役從一戍守鄭之叛晉不亦可愧哉晉霸既衰參天子二霸亦僅同諸侯之役伐聖人修傳至此亦有何義之可取哉等之記事而已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前年戰於鄢陵還所爲）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晉厲公本自驕侈而又勝楚是天益其驕侈之疾）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厲公無道故賢臣懼禍求死）六月戊辰士燮卒（前年祝死今年六月卒蓋憂病而死）

晉之賢臣先後皆推趙武子若文子亦其家學然也人之所謂吉而凶之人之所謂福而禍之賢者之所見其與俗人萬萬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經 乙酉同盟于柯陵（同盟伐鄭之王卿與七國也柯陵即阿陵鄭西地）尋戚之盟也（在十五年）

記事之書也所記事爲立教之學不必更求別義此謂之屬辭比事亦死而成章之例也

秋公至自會

傳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衛地）諸侯還

救至而師還亦不黷兵之義公於是反國而飲至焉禮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冒爲婦人閎巷門）鮑牽見之（鮑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告之使改過）慶克久不出（懼不敢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慶克索防姦）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知之言同謀）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足刑）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來召于魯國牽之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爲魯大夫家臣）施氏卜宰（卜立家宰）匡句須吉（亦施氏家臣卜兆告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實宰謀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匡句須以宰讓鮑國己爲致其邑）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句須謂己能以職位讓之忠良卜之吉正爲此）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

以爲鮑氏後（傳主述以存鮑匡二子之賢）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譏其不知）

傳因經高無咎出奔莒一語而並述其間之可懲可勸者言惡言善之不詳則懲之勸之亦不至如此篇慶克聲孟子及靈公此其可懲者也鮑國匡句此其可勸者也若高無咎鮑牽以直受禍仲尼不言而反惜鮑牽之不智此其善豈學所能如蔑莊之剝孤烏劫之靈勤爲讒衰所中君子所不入不居者也不得已而居之危行以自處遜言以遠害此聖人所以惜鮑牽者將以垂教也乃後世猶多以負氣爲賢而蓄死不顧者聖人將謂之何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于九月非禮也賜大禮于魯欲使天下觀禮焉如周公之盛德焉如此可以觀乎周公之德不又見于襄十七年四月孟獻子曰郊以祈農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四月已晚況九月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汝上，汝水之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晉救王師以退諸侯，皆勤於役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傳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今林縣。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

懷乎。夢中為此，於歸死也。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此三年前之夢，已信無傷，故敢別占。言之，之莫而卒。莫，暮也。

聲伯魯之賢者，不敢一日忘死，故形之夢，而實不死也。建既而占，三年之夢有無傷之心，而實死也。死而不死，不死而死，蓋夢焉數肆兆之也。君子亦嘆其所死，以求正命而已矣，故傳于嬰齊以示教焉。

傳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殺慶克，以穀邑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復國佐職。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勝，國佐子。以高氏難告晉。待命于清。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

國佐與鮑牽同惡慶克，孔子既不足于牽，豈國佐因之以犯大逆，而徒取其疾奔也哉？示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譴天戒也。

邾子貜且卒。

定公。辛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鄢陵歸，益侈，嫌羣大夫多以法制閑己，不若左右頤己，終如士燮之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手足。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之戰，書不欲戰，而郤至違己。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鄢陵戰，晉囚公子茷，歸郤至，書使茷故。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未反，故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也。立孫周以事楚。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受之。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孫周時在周，使郤至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

孫周見之公使覘之覘何也信信有交通之迹遂怨郤至厲公
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見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郤至奉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公季子郤至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大夫諸胥
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
討多怨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
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待死也多怨將有罪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不然何以謂之君我
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不得

安其位待命而已君命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罪孰大焉竊謂家臣及卒眾祿多所以畜養此眾君為我養此眾乃攜此眾以不受君命而爭
之故為大罪傳言郤至無叛志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甲士將攻
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嬖人抽
戈結衽結衽藏兵器於衽間而偽訟者假為二人將訟曲直于郤氏者三郤將
謀于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駒伯郤錡苦成
叔郤犨位在坐處溫季曰逃威也遂趨威凶也郤至不欲稟君命而死不逃今見凶賊
故逃避述其言以見非逃君命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尸
劫胥童以甲甲士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臣閒亂在外為姦害民在內為軌亂在君御姦
以德殺一發御軌以刑刑以治逆執同光不施而殺不可謂德施先
德以有罪而後殺之謂之德也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臣將作患而必討之于
方謂之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言書民偪君臣請行遂奔狄
書偃本非姦軌為黨等微之知禍不遠故遂去公使辭於二子二子謂書偃曰寡
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無以劫為辱
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
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

能違兵言養也趙氏趙盾孟姬趙莊姬晉討趙同厥其兵不收黨趙氏今亦不敢黨欒氏言
忠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而況君乎二
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晉厲公雖死於欒氏實死于外變外變之人實始于驕侈驕侈之故實盈于鄢陵之勝嗚呼然後知范文子之發深也當時誰及見之三郤不知而且自謂所以先亡有取之也聖人修傳而明之使後世君臣早學焉皆可以無此弊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若郤至雖無善道以全身而懇信守死其言可為萬世師韓厥述不黨趙氏之私恩以拒欒書此遂晏之流亞歟故有春秋傳而天下後世可不患死生去就之無道者非聖人誰能修之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敗于鄢陵道吳人圍巢

既者殆退無攜貳以毒諸侯其惡足戒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 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禮者所以自卑而尊人者也。晉悼有禮。故諸侯叛從兢謂霸者而無其本矣。

經 秋杞伯來朝。

傳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慰公朝晉之勞 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晉侯有言政則中夏有盟也而諸侯轉相傳矣故傳以示勸。

經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老佐卒故無功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八年 西

老佐宋大夫史不載而傳采錄之又可明春秋爲經之義矣。

八月，邾子來朝。

傳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小國有朝禮宣公初即位而可發于此亦足勸者也。

築鹿囿。

傳 築鹿囿，書不時也。

晉悼復霸戒不以賦犯時魯成公親覩其蒐狩奢泰暫以築鹿囿無志甚矣故傳深用戒焉或謂鹿囿不當築何問時然亦迂矣使知文王之囿又何妨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傳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死者人之終也始而無道猶得收行之日終而無道莫可贖矣人君常念有一路寢焉庶幾乎中而得以正而斃焉斯亦可矣故於魯成示勸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 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台谷晉地 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靡角宋地

楚最彊而鄭助之何以避晉師蓋晉復霸也師不如多而能修其政霸豈不在力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傳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臧宣叔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四 成十八年 垂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 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 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大國使臣各有班爵之次 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人求乞師多少之數唯在我與之既相攜也然於無法紀之中而求法紀焉則彬彬矣師無定數而乞師者之爵有定序也因其上下以爲多少而益以謙敬之文禮於是乎在矣傳述此可以爲議禮之法司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傳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楚師已退而謀救宋以彭城之故 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請君退但勞師衆 孟獻

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非。

晉以宋有彭城之難勤以救之義也宋以無大敵不敢煩晉而請師禮也然子又以可殺之爲討會君以悉也二一事而三善備焉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穀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晉襄從卒成公之始終無變難者鮮矣其時之暫乎亦存乎其人之順也因公之所以自順抑季孟二子之贊之者多矣故可爲世勸云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澗允清條校

襄公　公名午成公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時公年四歲繼正而立無復異議因先君成公之基其本而季文孟獻之賢不亦可見哉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彭城已屬楚齊史追其故爲宋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地而書之諸侯於是時爲宋討拔邑之叛臣故仍係宋且史又不用討魚石者不登叛人以同於敵國舍升也傳言史稱宋不楚也不登叛抑魚石也謂之宋志彭城降以明宛而成章懲惡勸善之例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五大夫魚石等瓠丘晉地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彭城本爲宋地楚雖暫奪之仍以畀宋魚石書圍宋彭城自然之法亦宋人之志暫爲宋討叛故如宋志而書之惡楚與魚石也孔子作經見此一字有法而注明之若非孔子注明人亦不知史文有此婉曲之義也儒者必謂爲孔子筆削矣然則他書圍者多矣不著國名又何法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

其徒兵於洧上。（徒兵非車戰。洧鄭水名。）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鄫鄭地。齊魯曹邾杞之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此分師為三。韓荀伐鄭。東諸侯之師次鄫以待命。欒荀侵楚陳。晉衛二君次戚以待援。史略而傳詳之。以見晉之不恃兵好戰。唯示復霸。以求三國之來服而已。）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秋。楚子辛（即壬夫。）救鄭。侵宋呂留。（呂留宋二邑。）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犬丘宋邑。）

楚鄭之侵宋。不服霸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凡書崩者。必有告也。凡書葬者。必有會也。其間上下往來。必有所使。幣聘之儀。必有所將。以其為常典。無有異議。皆不書也。故傳亦無別采錄焉。雖不能如有道之世諸侯親自奔喪。其故事亦必有存者。時有古今。道有隆污。何可遽。故不可謂之有禮。亦不可謂之無禮也。孔子曰。至尊近乎王。至卑近乎霸。春秋弟之旦也。必責以孝。自不及矣。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即公孫剽。）晉知武子來聘。（武子即荀罃。）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繼先君之好。結二國之信。謀政事之得失。補情意之闕失。）

諸侯即位。鄰國皆有朝聘之禮。前好不失。又結後信。國有事宜。則相與謀之。情有闕則從而修補之。於此則為有辟攻伐之事。故為禮之大者也。春秋失此久矣。故聖人於襄公即位三國朝聘而從書此禮以垂示後世人焉。此作經意也。若儒者之說春秋者為詠求前人之書。必以丁論不當朝聘。魯亦不當受。某世之將有欲考時君即位之相與之文。文將何所考乎。吾知必始合王喪之說而舉此二事以徵禮也。果可不著之禮乎。若諸侯無王之罪。則豈止一喪。亦豈止一聘乎。已言之不可勝言。誅之不可勝誅。何侯在在瑣瑣乎。贊貴以詳簡。又不法度以示後。故經從為口耳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

鄭師伐宋。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令命也。）

（彭城存晉而楚復怒于宋。鄭又奉楚令以伐之。皆惡也。）

【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萊大夫。）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馬牛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當云而不云。）

國之大事在戎。進退由於寺人。當云而能不云。可謂靈者矣。此責史者謂之之辭。為戒甚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傳】夏。齊姜薨。（襄公適母。）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檟梓屬。櫬棺也。頌琴琴名。）季文子取以葬。（取穆姜所以送終之具以葬齊姜。二物。）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禮不取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爲姑，齊姜成公夫人爲婦，取姑之櫬以葬，言其不順，姑以成婦，逆婦不順姑之養。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言話善言也。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行。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嫡母定姒。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畀，與也；偕，徧也。言宋祭祀之禮，葬姜氏不以其禮，取他人之器爲便簡，是不敬祖妣，神不降福。

衰禮祭矣，用櫬琴亦有禮焉，於此爲之，爲人臣子者，蓋可忽乎哉。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避楚役。息肩猶弛擔。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鄢陵戰，楚王射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爲己。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棄鄭之恩。力與言，謂盟誓之言也。免寡人，唯二三子。免寡人棄力背言之過，唯二三子之罰。

言有民有在中夏之力與盟而投諸外區與楚，是亦小信小義也哉，然已心之乎皆矣。

從[illegible]衛侯鄭。

【傳】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官命，前君命。官猶先君，公未葬，故曰未改。因其民命之休戚，給守官命義矣，而內外受敵，民何以堪。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傳】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不服晉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晉伐鄭，崔杼有不服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虎牢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請齊人應命，告諸侯會城虎牢，獻子謀之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

疏：晉二子之賢，以示勸也。知武子有息兵之志，而獻子爲虎牢之請，故深相得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萊，姜姓國。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境上邑。

此言非禮以來故也。三月而葬，速矣，葬非禮也。婦人越疆送葬，非禮也。同姓不會葬，非禮也。一事而非禮三焉，傳以示戒。

叔孫豹如宋。

【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穆叔，叔孫豹。穆叔自齊還，爲聘襄公嗣位，使聘于宋，以通好焉，禮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知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以城成鄭役之以師雖相趨不逆而皆紓鄭之格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欲奪其權勢。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嬰齊壬夫質殺子申而史爲國討之文子申有罪也受賂結外而欲逼乎內故以示戒。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也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衡山吳地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組甲漆甲成組文 被練三千以練爲被被身上兩手持兩角張如翼非徒兵步戰欲跳躍如意代甲胄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腰要其中路擊伐之 獲鄧廖鄧廖楚副帥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飲至告廟 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咎子重損費生事遺害楚國。挑釁生事遺害國家並及其身故詳其事以垂戒焉。

公如晉。

傳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盟主禮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傳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稽首首至地長樗晉地時公方七歲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上有天子而稽首晉侯故懼其無王之罪。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望盟主以安魯之宗廟社稷。諸侯之尊事天子者以其能存亡吾也逆世而社稷宗廟賴乎盟主矣故魯與晉匹非可以朝晉之國今可以朝者即可以稽首也至弟近子嗣以出尚稽首兄禮之常也況以異公之幼弟而可不尊事長兄乎不即公之來朝而盟之國必出盟長悖者不敢忽公幼冲而加禮悼公之謙也可不更

以謙承之乎晉自當辭以存天子魯自當致以尊方伯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公至自晉。公始朝盟主而告廟飲至禮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傳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以歲事之多難不可虞度之患難以戒備願與列國之君相會見以謀不協 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又以獨自不協爲難 乃盟於耏外耏齊水名 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淮水之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故不至。

鄭服吳通，中外諸侯幾同心矣。倘於此時能[illegible]其往日不協之故而協之，雖有强楚亦孤弱矣，可以開休息之歲月，而特推不與之成，衛此真無懼乎霸世矣。故天王新即位，亦樂是舉而使王官與盟。齊之驕大亦不得辭也。君子非修其役之盛而廢其志之仁焉矣。傳有錯簡，正之。

【傳】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偏，屬也。比，私也。舉羊舌赤，亦偏在一家，而非黨。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洪範。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曰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也。物，事也。得人事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祁奚善人，故知善人而舉之。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惟己有此德，是以舉其似己。

人臣以人事君，此真可以為勸矣。區區懷私己之心者，豈不愧己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苦楚侵欲，袁僑報請盟，故。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如會，如雞澤之會也。晉聞以告諸侯，及秋乃令列國大夫盟陳大夫，許其成焉。君臣各相敵，盟不但服國而且有賴矣。然為晉謀陳者，楚也；為楚離與國者，貪欲之臣也。可不知所戒哉。

【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戮，辱也。必殺魏絳，無失也。赤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將自來陳謝，請罪不待執。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以情書投晉侯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上命。師威武。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以鉞斬揚干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從君命死。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跣赤足，言急遽。寡人之言，親愛也。親愛其弟之言。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犯軍政大命令。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絳若死，此過尤不可贖。敢以為請。辭切而情摯。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自雞澤還。與之禮食，燕享。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士富，士會別族，代張老。

此皆譏楚之賢悼公之納諸以爲愛
世法也而師旅之禮亦於是留焉
【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事無義而傳及之不敢忽
一事敬也即春秋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禮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許靈公依楚猶以存者不可或也晉雞澤之會
齊盟中夏而遁一許不欲其外之也名正其道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何忌之師未還繁陽楚地韓

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
時也。時未可誠今我易之，難哉。易變也言時未可與楚爭陳三月，陳成
公卒。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止伐喪陳人
不聽命。不從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
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
陳，陳無禮故也。
華禮不伐喪於楚猶有存焉不可不乘之以示勸
次之大楚而晉義則得矣而韓獻子殺武仲若爲
言與陳咎者不欲以義方物而欲以道通天下也
道者時也時即禮也故曰禮時爲大其過時人之
見遠矣
夏，叔孫豹如晉。

【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昭夏四
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
曰驁夏肆夏之三蓋奏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
夏一名渠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侯孝工歌文王之三，又
不拜。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每一曲一拜故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
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
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以嘉之所以嘉寡君也故必拜四牡，君所以
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四牡勞使臣之詩晉以叔孫來聘而勞之故又拜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此遣使臣之詩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
爰咨度周爰咨詢訪問問也周至也徧也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
詢，問明德親民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儀度之制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
爲謀。問難也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咨詢度諏謀謝晉君教己
此襄使臣能專對以示勸而
學詩者宜求實益非徒文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傳】秋，定姒薨。定謚也姒杞姓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妾之
喪禮不祔廟無親身棺不行虞祭
此初議喪制季孫欲如此以行妾禮匠慶謂季文子

曰匠慶魯大夫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以夫人禮成喪不終君也疑於襄公之不終成君故薦其母君長誰受其咎言公長時必責季孫當時妾子爲君皆以小君成其喪以爲禮文子欲守古禮而時人不知故匠慶爲此議率用夫人禮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文子樹檟欲自爲櫬蒲圃圃名匠慶請木求爲定姒櫬木季孫曰略略不以道取也令其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初季孫無禮於穆姜取其櫬以葬齊姜故匠慶亦取其檟以葬定姒而季孫亦不可止[illegible]取其檟以[illegible]自已開者雖以禦人正合必自及之右詰之[illegible]古禮不以夫人制定姒之喪而欲有爲不終君之疑者蓋崩此既有僭之者矣匠子能不懼其罪乎故相率以從其過也時之所趨遂成爲生母遂皆得爲夫人矣雖有君子能逆之哉君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年　十二

予欲行飛必早自以其身納於執物無藏微之敢苟爲之後出而祭古道以黜新弊自無有敢間之若季文子不謹于禾且以穆姜櫬琴一事不合[illegible]以禦匠慶之請而況能正定姒之喪以復於[illegible]坑側之義在乎日多行有禮則人不能以無禮及己乃可以議禮制矣

葬陳成公。
三月而葬七月[illegible]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君之喪則赴同盟姑反哭成喪不待言矣赴以于貴道之有缺者也踰月而葬速也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令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欲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使相者代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齊楚而願固事君欲以事晉心無失官命無失晉官徵求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求屬鄫則不賦于司馬唯為執事早晚責命于魯以其賦數爲魯賦數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國小貢賦多不給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方伯長諸侯任征伐會盟之役則必有所用焉文王爲方伯昔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是也晉建中夏之霸而諸侯聽其政亦至於征求馬亦義也至魯求屬鄫亦可見晉賦之未免過求焉足戒矣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間伺其闕隙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經書其告傳明其因射楚罪也讀經不察傳如嚼木然泥其味何在焉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年　十三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子爵也嘉父其君名孟樂其臣名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書也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羿代之相立羿遂代相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

仲尼千日記錄原有一冊及作春秋點書史年時孫失稜之其在道與經同文亦不失之。

經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周卿士。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戎患於周，王使告之方伯。王叔反有二心于戎，故執以告王，所以懲不忠也。

傳 夏鄭子國來聘。子國即公子發。通嗣君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僖公初即位，通好禮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太子巫見晉侯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不書及，比魯之大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小國之君比于大國之上卿，其君之世子比于大國之下卿，有同尊而降大以為禮者，於此留焉。

傳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自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善道吳地。

晉悼公復霸，善政之發，閔于遐邇，中夏無不同之。吳亦有向慕之心，三代而後使天下常有霸，中外無隔，不時以玉帛相見，不亦可乎。儒者區區擯吳楚不欲晉通之說，恐非聖人春秋意矣。

秋大雩。

傳 秋大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過也。然經與道雩同文，是以傳別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刑法不中。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此逸詩。挺挺正直，扃扃明察也。講事不令，言當聚集眾人以謀定之，謂陳叛之故亦當講于眾人。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如此類者，皆己無信，陳不服義，而重以子辛之貪，所以叛耳，乃不同眾講究於此，舍己之愆，殺人以自快，故難有成。夏書曰成允成功。爲叢辭焉成其信，信自成其功，楚無信難成功。

經所以懲臣之貪，而傳原其陳叛之故，則在共王之無信，並垂戒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傳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鄫近魯境，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見鄫不能衛魯益侵，恐致怨，故乞還之。使鄫大夫聽命于會。聽還鄫之命于會。時吳子使壽越先會，故亦稱人。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戚之會非楚也。會吳不會楚可知也。戍陳以禦楚可知也。晉合中外一十四國之諸侯，不以兵車，不

亦盛乎而楚稱爲敵其爲德也與而其爲勢也孤天下後世之爲楚者當知所懲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傳 楚子囊爲令尹。即公子貞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 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能不往從楚 有陳非吾事也。言力[illegible]及陳[illegible]無之而後可。乃可相安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鄭地 以救之。

此存范宣子之言以啟爭奪之甚也求行益于陳求無損于我可也不然從事爭奪[illegible]不忍乎識其誠不可以不廣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阼階西鄉 宰庀家器爲葬備，宰季氏家宰庀具也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謂鍾鼎備謂甲兵故曰重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此表季文子之忠以示勸也公與大夫入斂喪君喪位以行斂再謂有禮于卿之喪矣而文子之急公室而忘私家亦可以當斯禮而不忝惜者不擇傳往往輕發三桓之惡亦失其旨矣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傳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此始書之傳言其故見非有褒貶之異據記而已。

夏，宋華弱來奔。

傳 宋華弱與樂轡皆宋大夫 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illegible]調戲也[illegible]之過則相毀謗 子蕩怒，子蕩樂轡 以弓梏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華弱爲司馬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illegible] 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汝亦將逐不過幾日 子罕善之如初。[illegible]

此言宋之與人相狎[illegible]以敬節之故[illegible]久其[illegible]相狎相[illegible]爲[illegible]相優戲優戲之久必相詆謗不[illegible]

之而斃卯於此生焉此華弱樂轡所以見逐之故故傳以爲萬世流俗之戒而學者多不悟何歟

秋，葬杞桓公。

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滕子來朝。

傳 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滕子即位始朝襄公立也

莒人滅鄫。

傳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魯慢莒既而不賓莒遂滅之此以戒人不可有所恃能使人忽然而亡

冬，叔孫豹如邾。

秋季孫宿如衛。

【經】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即公孫剽聘在元年報遲故以辭謝之非有二心）

凡他國有聘禮至宜當年或次年報之緩爲期恐有貳之嫌非所以講信結好也如不得已而緩報則又必有辭以謝之以明其非貳所以補闕也此禮之尚辭讓故傳習之爲後世法焉

八月螽。

（災也八月夏之六月禾方茂而螽尾不言不爲災即災也）

【經】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後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師）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引召南詩言豈不願夙夜恐有疾致收）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引小雅見有疾不能躬親政事民不信服）無忌不才讓其可乎（無忌穆子名中用日才言廢疾請立起也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靖安共恭介善景大）恤民爲德（靖共所以恤民是爲有德）正直爲正（事本有主而一）正曲爲直（事雖委曲而亦不失乎正）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相調和爲仁如）是則神之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穆子言起有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使韓起朝于君而立之）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能讓賢所以爲仁掌主也）

此表韓厥二子之賢以示勸也穆子能識其弟之仁而遜位晉侯又識穆子讓賢之仁而官之仁道可不勖哉君子於無忌晉侯之言仁亦可以識仁道無定體也

春秋疏略　卷之二十五　襄公七年　圭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孫桓子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今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並敵）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求知有何過失致此）吾子其少安（安徐）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詩召南羔羊篇言人臣公私皆順禮順從委蛇衡橫也不順其委蛇之道必折毀）

人臣出使他國與國君相亢登降之禮有失過之大者也況過不悛此竊何心凶折必矣故舉以示戒

春秋疏略　卷之二十五　襄公七年　圭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經】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晉悼復霸不思所以服楚而區區與楚爭陳亦失計矣霸之興否豈在一陳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謀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鄵鄭地。魯史從告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子僖公

此爲無禮于臣下者示戒。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經史也，故從赴不書弒。若凡子作經，何不可書弒之有。又何諱之有。若然，又何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有經諱而明著諸傳，故曰知我罪我也。

陳侯逃歸。

【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執公子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二圖叛晉，君投楚。

此以君臣二志示戒。君臣而無二志乎。日暢謀與晉義也，與楚勢也，得其一可以不忠。其他何至既

會諸侯而又逃歸，二慶之臣何代茂有，亦在人上之慎之耳。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光清參校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日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法。今晉悼復修伯業，公於八年之中已三朝矣。既豁其勤，又不敢忘，因請聽數，率以為常。此可見無節之德未可行於天下，故以示戒焉。

夏，葬鄭僖公。

【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謀討子駟之罪。子駟先之。[illegible]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之罪。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

此著羣公子之罪以示戒。其力最大，而其謀易發，徒殺其身，蹙其族，而逃其罪。在人君以禮御之，消其萌於未然而已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不喜也。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此著子産之言爲以小事大者法也不以禮讓侈
好而快一日之勝不顧其後愚矣故有智者不在
老也雖然童子言
軍事亦可戒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戍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亦大夫俱
書人而不名不欲以屬晉君
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數儉而有禮故諸侯服之觀傳尊晉侯一語可知
公至自晉
可以告廟矣禮也

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此見莒人之無禮也
秋九月大雩
【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旱而祈雨何過之有儒者必執大雩之期以譏非矣謂僭僣亦迂論也以傳爲正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展子罕子待晉救鄭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此逸詩喻晉之不可

待黃河之清不可待也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云卜兆之辭詢謀也職主也言詢
謀太多士爭作謀亂事難成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也族家也事滋無成
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紓緩也晉師至吾又從
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
二竟犧牲備盟玉帛備禮二境晉楚界此與駟夫之言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二國並罷奈何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與其不信而亡何如以信而亡子展之言當五會之信二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
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失信
存不足以自立故無用親我無成晉爲同姓之親反不與成鄙我是欲楚欲以鄭

爲邊邑反欲與成不可從也子駟之言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悼公賢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四軍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必不棄鄭
君臣賢和必尚信義軍力復強可決庇鄭以觀待強庇民之言與若起鄭楚師遼遠糧食
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
人之所倚杖以立者誠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
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小雅集成也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謀者多誰敢任過而爲之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言不行而坐謀所往道是以終不得其道路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我
謀成以受過于展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也稱舉焚我郊保保郭外曰郊保守險也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啟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言人人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之命見討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便安以就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此晉以小事大之道取子展之言為正若子駟則固當徐息土不納善不慮遠大可戒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〇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襄公今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召南詩言庶士求配宜及其時欲魯及時討鄭季武子曰誰敢哉言不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晉與魯同一臭味歡以承命何時之有不拘遲速唯命武子賦角弓小雅取晉魯同姓相親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大雅天子賜有功諸侯欲晉繼文公伯受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彤弓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欲繼晉霸君子以為知禮尊周王崇晉君自守官故知禮尊王崇晉自守官君臣上下不失其序可謂知禮矣禮事之治也故表以示勸

九年春宋災

傳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以司城執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乳使里民為備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小屋火首為高令拆去大屋難以泥水塗溼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輕重之事蓄水潦積土塗潦井池塗泥以備塗屋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道之城守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之官也以率衆役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奔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討其官屬各治其職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治官如右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也遂火令有司亦官庀其司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備甲兵以防因中亂使西鉏吾庀府守西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皆備火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緻備宮中火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右師左師鄉正鄉大夫四鄉各一敬享禳詩反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太祝宗宗人四墉城四方之水墉積水之處於彼祈禳以殺火用馬以示急難盤庚宋遠祖祈禳不遇國祀之義未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

道何故。（士弱，士渥濁子，莊子也。何故猶知天災而備之。）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內音納。）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食，享祀也。或以火正配享心星，或以火正配享柳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陶唐氏（堯）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商丘，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之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數更歷禍敗多火災，是以逆有釁隙之日，謂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在其有道無道耳。有道則治，象見災不生，可知；無道則亂，象見災生，亦可知。若國亂而無象可見，亦不能知。）

（晏案：春秋之義，知天災可以人事消之，則必備宜除也。能士弱之言，知天災原因乎人事，可脩道以弭也。若不脩道以弭災，及災之將作也，又不備除以淡之，國必危矣。萬世其詳此文哉。）

夏，季孫宿如晉。

（傳）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施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傳）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東宮。見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五爻皆變，二不變，謂艮之八。[illegible]艮之隨，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故為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澤雷隨。）隨其出也，吾必速出。（五爻動，以之卦占。史以隨從也，閉固之義，故占得出吉，謂穆姜。）姜曰：亡，是（姜自占，曰史之占無是理。）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此隨卦彖辭。）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之人，乃遇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婦人從人者也，妾在下位，已非元矣；又淫亂不仁，何謂體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欲去季孟廢君，欲國家不安靖，不可謂之亨嘉。）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致幽於東宮，曰害其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姣，淫之別名。棄夫人之貴以行淫，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從善自無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穆姜達于易理，知吉凶之道，方何以中訓辭也，而行則淫亂，知惡而取之，以自暴廢，則天下後世有傳通明辯而卒無益者，皆可觀穆姜而自勵矣。志不立、行不篤之故也。余謂凡占五爻動，當取本卦及之卦彖辭占之。本卦艮其背云云，止于東宮之義也。之卦隨元亨利貞无咎者，穆姜自今止于東宮，終守婦節，得改不善而隨善也。無咎者，善補過也。其於仁禮義智得補其過，故无咎。傳并示法。）

（傳）秦景公使士雃（音研，秦大夫）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人所能，各以其所任使。）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所宜之官，不變其宜。）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強于奉教。）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不改。）

業則業必精，有恆則安分盡業。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爲政。（代韓厥執政）
禀遵其所行。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讓君已知上佐）
（荀罃）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假將上軍）
（起佐之，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將新軍，絳佐之。）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則下者自競強盡職。）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
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武城楚地）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此見自强者雖大國必畏之，可爲萬世法，自治也。自反可矣，何求人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速。晉哀葬多循禮，豈以穆姜淫亂之故，故不成禮乎？禮雖不爲不賢者設，然葬書小君，則以禮矣。禮之名而不成其實，此書史之法，宗之典，雖尊者之惡亦有懲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門鄭城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郳小邾）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斬樹）（閱道路，示鄭人所忌。）甲戌，師于氾，（攻門五日，衆軍聚于氾，氾鄭地。）令于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病者居養）肆

告圍鄭。（教荀罃之有過，告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荀偃）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救鄭）（至鄭復圍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疲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迎楚戰）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一受鄭成，則我不病；晉各動而楚三來，則不能。）猶愈於戰。暴骨以逞，（逞楚鄭競兒殺傷）不可以爭。（言當以謀，不以力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未艾言無窮。勞心謀慮多成，致無數；勞力爭鬪，故有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經言十二月己亥，杜預謂以長曆推之，經誤，傳得。）同盟于戲，鄭服也。（戲鄭地。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

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門子卿之嫡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亂以兵扶其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羸困，不得展底，致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言大國有禮且彊能庇我，然後服之。）荀偃曰：改載書。（謂有異志，令改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昭然大神之前）而要我改盟言，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言晉實無德音及鄭而以兵要挾其服非禮。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修德息師則講信修睦故曰休和。遠人將至謂楚人且服。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先後皆門三門者田三縣必閘一面以羅舍師亦卽之此武子三分四軍之故以從古禮。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子展不失信故不可。

此取知武子之言以示勸譏用師不尚武也於不欲讀以謹器晉既而自反以圖休和晉悼復霸遂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六　襄公九年　十

有三駕之業豈非修德之有驗哉唯既盟而還又復伐之此所以不比純王之道亦可戒矣。

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謂成人成人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晉侯欲爲公加冠令武子備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爲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先君皆在焉加冠當在此處。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假借也借其禮樂之器宗廟之處行之。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衛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假鍾磬焉禮也蓋言出國故父主祭父主設列耐士于衛成公之廟而借其樂器焉故爲合禮不俟歸者爲一終之言歲內不及歸也。

此存冠禮之變也而古之冠禮亦因以具。

傳楚子伐鄭以成討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言非本心所主故神弗監臨。所臨唯信以誠信之心盟神乃臨之。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盟與心相符于此以爲善神乃監其誠。明神不蠲要盟神明不以要盟爲潔。背之可也此言盟事頗能見理。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六　襄公九年　十一

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此將盟誓之理存焉不在鄭卿之是非也故曰經以存心傳以窮理究之窮理亦存心也。

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借貸於民。自公以下公君也。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公家無禁民不取之利。亦無貪民民不困又教之自不貪。祈以幣更祈禱以幣易牲。賓以特牲有餘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足給事而已。行之期年國乃有節君臣上下各有節度。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鄭遂服楚不能與爭。

此皆息民之效也後世往往不肯息民恐示弱于人而就加爲自强之務乎。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于柤。

〔傳〕十年春，會于柤，楚地。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高厚，高固子。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書春會，始事也。又書夏會，言其終。此書本記會吳之事，傳因述其時有高厚太子光之事，特表以為不敬者戒。天下未有禦世侵之人而能免于死者也。人不及測其中，而自以不敬形之，人斯測之矣，可不早治其中者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偪陽，妘姓國。因通吳道，近宋。宋事晉而向戌賢，有功于晉，欲封之。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而入。縣門發，縣門，抑門之版懸于上者。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郰邑大夫，仲尼之父。抉舉之，不使下，言多力。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大楯。狄虒彌，魯人。將大楯以車輪，言其有力。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執楯持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于城外以試勇者。登之及堞，城上女垣。隊則又縣之。

蘇而復上者三。隊，墜也。蘇，醒也。主人辭焉，乃退。辭謝之，示其勇不敢布方。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以斷布為帶，以示諸侯之師。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荀罃。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機，案也。投象几案，出二人之中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也。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命，請於君，君許之，而後請於余，余恐亂君命，所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勤君，勞動諸侯兵。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既無武功，[illegible]守[illegible]，欲易其罪於[illegible]。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illegible]。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此不能任其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因會柤之師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以不敢當。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

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晉侯疾也。卜，桑林見。卜祟，光見桑林之祟。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我辭，謂辭桑林，則爲有禮。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鬼神惡無禮，我有禮而彼無禮，倘禍焉見禱所畏，自必加于宋君。晉侯有間。疾間。以偪陽子歸。偪陽子。獻于武宮，謂之夷俘。非夷而俘，餘其辭。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內史掌爵祿廢置。擇偪陽宗其賢可爲嗣者，使居霍邑以奉其祀。此滅國之禮。霍，晉邑。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偪陽之役亂也，所以示戒。此傳總以荀罃爲是，學者取其始終而詳玩之，可以通乎道理矣。偃匄皆

足戒也。即孟獻子之賢，亦以勇力是尚，則不免衛俗之訊矣。或詰於沐曰：謂傳孔子作，何不諱其失？不知傳亦述，非作也。此晉之乘耳。且臨文不諱，况作經乎？勇力雖不足尚，然亦生有異質，天地之所鍾也。故秦生仲尼，董父生丕茲，傳末并及之。此又孔門弟子之筆，同爲傳焉。總之，聖人唯欲無理無事不盡之春秋，雖身家之事，有足爲後世勸懲，亦不爲諱耳。聖人所以開萬世之知覺者，莫詳于春秋傳矣。

公至自會。會祖也。不日至自偪陽而日至自會，其不義偪陽之役，文可知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桐門，宋城門名。

以宋受偪陽也。楚不敢問晉而伐受者，亦已示弱矣。鄭附于弱，亦失志矣。

晉師伐秦。

傳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晉在九年。有怨必報，此春秋諸侯滋修之故智也。豈宜晉悼爲君、荀子爲臣而有是乎？亦以示戒。

傳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晉伐秦而有宋師，故衛爲晉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言將危國。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皇耳，皇戌子。原奉楚命。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龜卜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三句繇辭。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雖丈夫之勇也，不惜其勇，故利丈夫宜圖自衛。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衛地。父子。

此以存卜兆之理。喪其雄，失其力也。失力于敵，其勢事也。若今人聞喪字，必謂凶而避之。易漸之三爻，夫征不復，凶，利禦寇，義同。士有死之志，無生之氣，自必勝也。故以曉後世焉。

傳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以天子而小國尚不任，與諸侯爭競；況鄭以諸侯而小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尚公幼，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有勝心，當任其禍。

處盈數者自必銷故三卿有災自形之矣凡事忌已甚而況用師乎聖人屢擧已驗者存之爲鑒而後世往往不悟也可[illegible]已夫。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莒人數與魯爭而魯不報今又乘諸侯之間而謀我有盜情焉故君子而莒小人傳明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傳明言二爲者此始其一也諸侯之世子貢之以上卿大之下諸侯禮之序也崔杼使齊光獻勤于會以綱晉君悼勤之弁之滕薛四君之上將以厲諸侯與荊皆可施而禮不可亂也傳特著其故以見晉侯之失。爲後世戒也。

己酉師于牛首。牛首鄭地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illegible]子駟以私憾尉止之車。尉止獲又與之爭。獲止所俘獲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言止車雖多過制雖有獲不爲功。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四族田以爲[illegible]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不逞言不可逞違則大作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鄭伯簡公子孔知之故不死。知而遂之。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非大夫大夫書名非大夫書盜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之子儆戒備尸而追盜。先臨父尸而後追盜違禮也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此不儆而出失機處子產聞盜。子國之子爲門者。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即成列尸而攻盜。亦先臨父尸而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此見

子孔當國爲載書。子產伯有爲子禮有爲載書法爲典常載也載國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以位次序其職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大夫卿以子孔欲專政自私不順令子孔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欲爲政也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此著子產之行以示勸私心內存于己必及于人人不能堪禍必中之三卿既著其驗而子孔又欲踵行何私慾之錮人深哉傳因詳叙子產遏亂儆備及焚載書之事皆可爲世法者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戍之皆以逼鄭者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地已屬晉而猶書鄭以後仍歸鄭故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師將還却由鄭西南至陽陵以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諸侯之師既受成而將行矣必不戰矣。成為上戰則下策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服也鄭服不服晉必退見晉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德以力楚亦退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我無勝楚之實而得成鄭之名鄭亦出于不得已無罪之實而負有罪之名故致怨于鄭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不如受鄭之成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以示致怨楚人亦還。

晉戍鄭虎牢，美晉之不貪土也；晉楚救鄭，美晉之不貪功也。故傳詳之。此晉無見小欲速之心，聯人未有不以為弱者，而不知自文襄以來，世主中夏盟者賴此道也。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非聖人其孰能傳之。

公至自伐鄭。

讚也。

【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皆周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以伯輿為順理。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說解王殺狡之人以解說王叔不入，遂處之。居王叔于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坐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所屬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為戶上銳下方如圭也言伯輿本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伯輿之祖主為王共祭祀禮官也騂旄赤牛也言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幸之人乃使嬖刑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官皆受賄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大國言彼在下之人無求直之地何謂伯主之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以伯輿為直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要約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簡也曲直既明使上人同其服辭以復晉侯與王契要不能舉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春秋不書奔晉以周晉不告故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陳生

此皆士叔陳生以為魯政不直者戒也，而並留坐獄之法，以示後世焉。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自伯禽世降為大國，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自征其軍之賦。]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公之廟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本公家之有，今三家分有之。]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所分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家之征。]不入者倍征。[不肯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盡皆歸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使其所分之人，一半臣己，盡取子弟之半也，而其父兄及其子弟之半，仍歸公家。]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其子弟臣己，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言季氏盡取其一分有之，叔孫雖賢，不忍盡分公家，而亦有取，不然亦不舍，故而改作也，亦叢辭。]

文宜以家政在大夫時為之也，將未為公室患，及襄公幼，文子殁，于老而宿衛甚矣，遂欲盡奪公家之有，作三軍以屬三家，魯於是乎無君。當是時，叔之賢在，而穆叔亦稱賢，詎遂不同止之，而亦有于之私焉，不能無私於其間乎？傳故詳其事，以為世之不忠及不純忠者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致謹而不敢褻於求事敬之至也不敢瀆不郊也懷于已明之矣猶不改圖仍襲四月之故四卜之弊而明神終不從焉遂亦終廢大祀周公之道不誠衰乎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不急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晉若急于爭鄭楚實不能敵晉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當作何計使晉致死力爭鄭而楚怯避而後鄭可固服晉觀此言可見晉往往避楚為養勇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晉將諸侯皆近鄭故能數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加惡於宋以挑犯之宋向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急也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戍先至于鄭門于東門齊大子光又先至見事晉之誠故序莒上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皆鄭地右還次于瑣鄭地北行而西轉為右還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亳城鄭地與盟故曰同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謂敬戒僕僕諸侯而無成功有貳心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罷敝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人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或間茲命間犯也司慎司盟二司天神名山名川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皆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隊隕也踣斃也

所謂三為之二也此篇取宣子不慎必失諸侯一語為近道所以諸侯不式也故其盟辭無私一國之語信可知矣至於鄭人失道不修德事晉而為晉之謀欲成一晉而數致侵伐土地人民先已蹂躪傳故亦以示戒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稽也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迎楚與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仍夏諸侯皆復盡來。鄭人使良霄、鄭大夫。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使人為主事者可知，不忍通命令傳言無罪，說之非禮。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故傳正之。蕭魚，鄭地。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為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使皆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

聞命矣。晉有德義，假諸侯之手以行戎政。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軘皆兵車，淳，耦也。二車相耦，凡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懸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鐘。及其鎛磬，亦樂器也。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和也。九合，九大會，盟同之會。請與子樂之。此皆歸國以後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居安樂，思其能保。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

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詩小雅。殿，鎮也。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安，居也。德卽下義禮信仁之字也。指樂有四德而後可以有樂之效。有樂之效，而後可以言樂。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若不和於戎，不能濟河。有戎患，不能渡河而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存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卿大夫有功則為樂。

所謂三駕之三也。自是不復與晉爭鄭，而鄭乃專志於晉，禮教因之命，及受樂而賞有功，此皆

之所以不可敵也。至晉悼不復三駕之盛，而能溯其本在和戎正辭，釋明樂以安德之說，而復陳其君使居安思危，此皆可為晉世君臣立法者也。

公至自會。

經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是秋九月，書在冬十二月者，事已而後告也。楚能爭鄭，必不執鄭使。執鄭使，已示窮矣。聘何不聞行玉帛以下晉，從楚？執南北之爭，忽中外之辨。天下共尊一王，其去其尊一王，亦不遠矣。其不能以自高天下而區區，亦可說已哉。

冬，秦人伐晉。

經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經不書救鄭。

[illegible]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以[illegible]師爲少弱忽之。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以晉之大師之勝而敗績於秦傳故詳之以深爲少敵易敵者示戒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傳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魯邑。季武子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取其鐘以爲公盤。鐘金爲盤浴器。
莒頻伐魯而不報君子懼之矣懼其能謙者其勇不可當也故莒爲至愚聖人作傳亦并僕記魯莒之事也明此道於天下後世養德即所以養勇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傳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拜謝前年伐鄭之師
聘禮也拜師亦禮也以霸主而猶不忘禮所謂無勇而威者故足示勸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 秋吳子壽夢卒。乘名壽夢其號也。臨於周廟禮也。臨哭也周廟文王廟周公出於文王故魯立其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之國皆別廟即宗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鄭祖別廟也六國皆周公支子別封之國共祖周公。
鄭君有哭同姓異姓皆有哭位臨哭之禮其於[illegible]之同姓國也久不通于中夏故爽不計而哭亦闕之吳始赴故始臨傳所以並詳其同異親疏之不同而天下後世於是乎可以識臨禮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秦庶長無地名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取鄭在前年。
楚不能與晉爭鄭能與晉爭宋乎亦云報而已又奚必報哉皆足爲不修德而徒多事之戒也。

傳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先王講禮之辭命。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謂嫡妻所出。妾婦之子若而人。謂妾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謂先君之女及祖之女。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曰先守之臣。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也。
此取晏桓子之言以存求后之禮焉故史無而傳復詳出之夫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備以己女及父祖之女對以聽天子之采擇也諸侯何非甥舅之國婚姻之舊而尊卑行輩亦可以不論哉故諸侯嫁女同姓相媵何嫌有姪娣亦此義也男之求女猶君之求臣賢而已行輩其足計哉。

公如晉。

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魴前來聘。禮也。
如晉者朝也禮也不爲報大夫之聘而來也然既朝矣乘一拜謝亦禮也此當是前議朝聘之數時定爲省儉之禮當朝不必又報聘過爲玉帛之費欲日之煩也傳故特曰禮也以示法耳。

傳 秦嬴歸于楚。秦女爲楚共王夫人歸謂嫁也。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爲夫人寧。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沒。歸寧使卿寧也。

此即余奉之以存歸寧之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後世何可以不識之。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諸侯出朝。其事畢則告至。其行重則飲至。行大功勞則書勳于策。偏行一禮則亦書至焉。乃不書。此著朝會書勞之義。勳可書。而獻子書勞於廟。何哉。蓋人君之勞易有怠。居尊優之心而忘。不憚其勤以盡諸侯盟主。則外以勤病。內以保國。在此勤也。故備子言之。思先祖者所以之勸幼君。可不謂得其道乎。

夏取邿。

(傳)夏。邿亂。分爲三。邿小國也。國分爲三部。各相攻伐。師救邿。遂取之。

用師徒也。凡書取。言易也。不用戰伐。用大師焉曰滅。用大師則戰伐斬獲俘戮力。弗地曰入。勝之不有其地曰入。

此兩示戒也。小國急自治。猶恐不保。急合力。猶恐不衆。見分裂以自亂乎。將救人而滅之。亦大非忠厚之道矣。故傳者爲戒辭焉。

(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因蒐治兵。以簡將帥。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長謂才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與荀罃習處。而能稟命。故佐中軍。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欒黶將上軍。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別無稱人之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三軍之將佐。正合禮。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化也。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汰驕。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人皆取法善人。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必自一人倡始。刑善而百姓自化于善。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書周書呂刑。一人謂君。如此人君有福慶。兆民賴之。身亦永安。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大雅文王之詩。取法文王。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此又歸美宣子。爲刑善言于古。

此小雅北山之詩。不讓不刑善。己之勞以爲獨賢。乃衰世所爲。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賢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力農也。亦讓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君子有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小人者加陵也。馮亦陵也。其技能做侵。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此二段言治亂無他。皆由于讓與否。

此取范宣子讓善以爲萬世法也。或以讓爲迂闊不可行。宣子之效于晉君已驗之矣。故又錄君子之言。見世之興衰。以讓與不讓而致。況因世下可行也。此非孔子其孰能言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經】楚子疾，告大夫曰：（楚共王名審。）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師保謂教太子官，應同受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總言少小不蒙教訓，謂之無福。）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春秋謂祭祀，窀穸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代先君處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謝過，恐亂而不損其數，故不殺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不見共王之能受過。）秋，楚共王卒。子囊謀為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惡謚之命，是楚子恭敬之心，所毀若從謚為靈厲，是毀沒此心。）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楚亦自謂中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共，恭。）大夫從之。

此言謚之道以為法于天下也。古者終葬謚，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行一可稱，則臣子不忍毀沒其君父也。至夫惡謚，非神人所不佑，不以終為君者，有未可以輕施焉。楚共王未有大惡而能念過不忘，欲受惡謚以自毀，是即其美行不可沒者也。謚之以恭，子囊可謂得謚之法者矣。聖人故欲為萬世臣子告也。

【經】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養叔，養由基。）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覆，伏兵。）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楚地。）君子以吳為不弔。（天道哀喪，吳不弔天

之所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弔，恤也。不恤昊天之所為，天必開其亂。言吳必受患。）

哀喪者天之道也，人之性也。吳不哀楚喪，犯天之忌矣，故傳存之以示懲。

冬，城防。

【經】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使民以時，臧武仲以示勸。防，臧氏邑也。督欲不及冬而速城，武仲請待農隙，此得城築之禮。

【傳】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征，謂巡守征行。五年一巡也。習，重也。卜巡行之吉凶，五年五卜，皆重吉乃巡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卜有不重吉者，

加修其德，然後再卜。期德修吉，此古卜法。）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競，不強也。不增修德以勝晉。）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卿謂良霄。良霄特使通鄭，君止于楚，皆除鄭患，則鄭君臣日以和厚，疾楚之執其臣，親晉益固。）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歸不見用，廢其使。楚之勞辛引，必亡好楚。）楚人歸之。

此卿石㚟歸良霄之言，以存卜征之法于萬世也。今人見吉亦莫不卜之，卜之或吉或凶，斷然聽之，曰道在鬼神，人無如何也。試觀五年歲習其祥之語，明一年年而卜也，是豫修其德于五年之前，而非昔焉一出也。觀不習增修德而改卜之語，則吉祥在人也，特鬼謀以自考耳。後世卜筮之說，全委之數。卜筮何吾，不卜筮何，抑豈知卜筮之義有大焉者哉，故傳必及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向鄭地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為不德數其失而使退吳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在行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今

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言語諸人使我貳者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日也不許與會與將執女若與會必執汝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之臣姜姓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也卑嚮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當也秦師不復盡死無反者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謂其前掎謂其足與晉踣之踣偃也戎何以不免言不免其勞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給晉役不失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志無二豈敢離逷逷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攜貳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小雅取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謝以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不信讒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辭伯之子齊子介副也輕減也晉重叔老之賢輕其幣敬其使故傳及之

「會向一舉有四善焉以伐喪數吳而諸侯服德以貳楚執莒人而天下畏罪以姜戎之辭以成晉霸則固遏而善日遷矣敬魯使以表不倍則嘉善而不能者將日耆矣宣子其足法哉」

〔傳〕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將立子臧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言諸樊適子故為義嗣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諸樊堅立季札棄其室而耕札棄其室于為農乃舍之

「北存守節之賢以季札為世法也使人皆知有節之可守則千乘為輕奚亂臣賊子何自出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敬天變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故不書晉侯）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諸侯不肯濟，秦未名諸侯）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取深則厲，淺則揭，言志在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

涇而次。（此經書魯衛鄭卿名，而他皆人之之故。）秦人毒涇上流，（入毒藥於涇水）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決攻秦）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與秦戰，假自專棄大命）下軍從之。（欒黶將下軍）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左史，晉大夫。莊子，魏絳。絳佐下軍，中行伯荀偃。）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夫子謂荀偃。夫子嘗有制軍之命，令各從帥，帥自作大子命，禮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荀偃自悔少謀，未詳欒氏汰侈）多遺秦禽，乃命大還。（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擒，故大還軍）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此役始終皆遷延不進，畏秦故）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鍼，黶之弟。二位謂黶爲軍帥，鍼爲戎右）敢不恥乎？（鍼蓋憤兄之退）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故而也）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氏汰復益見）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宋公孫師）會伐秦，不書，惰也。（卿不書名，惰故）向之會亦如之。（向之會亦惰）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齊人、宋人亦此義。不修故不書，北宮括書爲攝，鄭子蟜所攝，攝長趣之故。）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

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子，黶）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此記欒黶之汰以爲後世鑒也。其有能歎其志勇趨事，有若叔向、穆子、子蟜、子欒鍼、士鞅之輩，亦可勸也；有若魏絳、士匄之待者，其可法者也；有惰慢不脩若齊宋之卿與人而不困且見惡者也，又其可戒者也。學者一一而窮盡其理，體察其得失，德不既全乎。故其得者皆能敬而已，其失者亦不敬而已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傳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之意。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氏邑。孫蒯入使。蒯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大師不肯。師曹請為之。師曹樂工。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既歌恐蒯不解，又誦言之使意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先發難。并帑於戚，帑妻子也。并於戚邑。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將為亂，欲借口於賢者。

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更立未必賢。遂行，從近關出。懼難欲速出境。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衛群公子。丘宮近戚地。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弟。公如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群公子亦請和。公出奔齊。孫子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阿澤澤名。鄄人執之。執公之徒。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佗與差。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子魚庾公差。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言從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為遠反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中佗臂。

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嫡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言事定公為夫人而暴虐使我如婢妾。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止其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成叔魯大夫名瘠。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執事謂衛諸大夫也。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君不弔恤其臣，臣即不敬其君，君再不寬赦其不敏，臣亦不循臣職而放恣，皆淫恩日積之所發洩，其奈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魯弔故衛人使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即就也，就刑戮也。以為君憂。謂魯君。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先憂其君，又憂其臣為重恤。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拜而又拜為重，拜恤之賜大。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母弟鱄即子鮮也。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國齊所滅者。寄寓也。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而無義。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辭曰：余不說初矣，初不悅于從君故逃。余狐裘而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叅校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過也。物過於美曰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戌之望獻子在德。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毀兄所為，以成己賢，則有間隙。

此美二子之賢，以為世法也。人之修德者，不恥美其室，美則其心思之所存，已有修之矣。此向子所以愛孟孫也。而獻子之畏重勞，及為兄受過，又[illegible][illegible]之逆境矣。古賢者交往誠實，以學相成，如此。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官師，劉夏也。劉，采地；夏，名也。官師非卿，故不書字。靖公，卿也。卿不行，本使卿逆，夏從之，而單公不行，止於魯。非禮也。

大子不親迎，使上卿逆，而同姓諸侯主行事焉，禮也。今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而單公不行，故止書劉夏逆王后，則皆君於簡畧者也。故傳明其非禮，以示戒焉。

【經】楚公子午為令尹，子庚。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之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詩周南。后妃志懷官人，欲徧置其官，各得行列。周，徧也。行，列也。自王以下，各任其職。甸采衛，五服之名。

此著楚官人之事，以為世勸也。楚之官人，豈遂能如文王哉，然其志則即其志焉，必有所濟矣。

【傳】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尉氏等所殺，故欲以求盜。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皆樂師。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晳。質，致賂也。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以司臣為賢，縱其去。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卞，魯卞邑。鄭人醢之三人也。醢此三人。司臣獨存，以見賢良雖罪不死。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言無人可以便。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易，換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後歸之，是輕千乘之相，換一淫樂之矇，甚自知淫樂，而宋猶不知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淫樂于鄭，固請宋人歸。

此傳聖人令人自立者也。司臣盜也，何足責以良；而得免，人可不務善乎。師慧淫樂之矇也，何足以取；而前宋之無人，其動人羞惡之心矣。子罕受賂而能納言改過，皆本無志而能自立者也。人亦孰不可從焉自立者哉。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郛。（成，魯邑，過齊地。）

【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齊將貳心於晉，伐魯起端。）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

齊不欲事伯而貳之，恃強大也。晉悼復伯，齊遂寧皆小弱之類耳，如鄭之從若師文王，文王以方伯行于天下，齊也況不能為霸，又不能服順此大無志而可貳者也。城以備難，不為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此天變也。杜謂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

【傳】秋，邾人伐我南鄙，（邾亦貳晉附齊。）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伐魯未之討。）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邾莒與齊皆屢受晉盟，猶有可乘則貳之。魯居東土，以當諸侯，終始不變，此其懲勸各有在矣。）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夏，子西。）子蟜送葬。

大夫奔喪，卿送葬，禮也。鄭得之矣，存以示法。李氏曰：悼公其殆有君人之資，卻以道養心，賦人國之羽日遂不臣者七人，八年九合，勤於安息，三分四軍，謹於用民，六卿選德，用人有章，賜御知謂義士有法，此其所以能得諸侯，鄭服而駕楚也。不以詐力相長，而以謙德臨諸侯，然滅偪陽，遂執莒邾之事，不以盟誓為信，而以誠心服鄭。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不以戰伐為威，而以度量容楚。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皆不足法哉。

【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治玉之匠。）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子罕之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所，其家也。）

此存子罕之事以示勸也。後世君子不恥貪以敗循其小人，昧死以借其上，大亂實甚於此矣。凡傳之所及，雖一事之微，推之皆非淺鮮之故。自世儒薄傳，則春秋徒為儀僞之學矣。

【傳】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而奪狗妻以歸之，有將殺狗恐因累范氏也，亦尊霸之意也。亦可謂能曲處小節者矣。世之因小節以壞大事豈少乎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為送葬故書。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水出河內，東南至溫入河。）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之子代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

（曲沃。既服，改喪服也。脩官，選賢能也。曲沃，晉祖廟所在。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烝嘗于廟，乃御外事。今晉不急為溴梁之會，故速葬速祭，行冬祭于三月，皆非禮。）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溴梁，晉國所備河東下以會諸侯。）命歸侵田。（以戰取）

也因用背違之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也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欲並責之

此皆晉平公之急諸侯以存有礙之道焉邾莒使魯悼公欲討未克而齊又因而成晉此實悼公霸力之闕也平公成父之志亦不能待於是速弃其服修宮燕于曲沃齊宵而會淚且欲而諸侯之叛後因昔復累君之無勞得執不應義可以即安乎而衰弃之闕失平公亦非敢薦焉為先君成其霸志身受過可也為中夏平其險嶮一人有礙可也非此人作傳其誰能之倘執遂弃叛服一節以繩晉下而與其道道殊羨觀過知仁其何謂為厚者許之。

戊寅大夫盟。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取古詩表意以合今日和睦之事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有異志故也高厚在會逃故不書遂架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小國大夫例不書故舉小邾以包之

此兵異志之戒者也自悼公不恃盟以結諸侯故平公始為溴梁之會亦不盟也惟齊人有異志形于詩歌然後有大夫之盟而高厚逃之豈不為抱異志者之羞哉足示戒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見前以歸者歸晉也凡執諸侯必歸京師之義已不見矣亦示懲也。

齊侯伐我北鄙

君子恥不能容人而為人所容恥不能讓人而為人所讓齊今已五至矣而魯不報此魯之善于勝

齊也與之以無禮之極即敗候從之矣於此見晉之可勸而齊之為可懲也。

夏公至自會

禮也

五月甲子地震

詳地變也記魯地震恐不止魯地震也震動也地以厚德載物萬物藉之以安寧者也以必不動之物而動焉其動之物失其載矣可不懼乎懼之而圖安貞之吉者微君臣其孰任之。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不從晉人歸諸侯唯留其師討許之不從者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故鄭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齊歸子帥師師也叔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諸侯皆歸

鄭伯不當親行親行是自陵夷其位以等于諸侯之大夫也故史為其名分陵夷而特舉於大夫之上以存分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不遷乃舍許以伐楚而還故楚而復伐之

晉卿主兵而鄭伯親行將以為嫡乎故為此書以見名分之不可夷也傳明之以為後世戒焉若伐許敗楚特春秋戰伐之常記事而已何足辨之可論焉者欲論之春秋無義戰一語盡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經 秋，齊侯圍郕。郕即成，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徼之。獻子之子孟莊子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本避莊子之勇，以成其名為辭。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此役也，莊子能遏無道之齊，以見勇亦不可少，而國家亦不可不取材也。好勇亦非徒勇。

大雩。不書旱，書大雩，為民所雨，不至災也。

冬，叔孫豹如晉。

傳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三年喪畢之吉祭。晉用之，亦無可考。與民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齊人憾晉，而欲以役削其邑。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閒，閒暇。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小雅，周司馬掌封圻之兵甲，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困苦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于無所止居。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小雅，其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惟此哲人，謂我劬勞。謂宜子知魯之憂患。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聚也。言不使魯失所，如鴻鴈。

劉氏謂請恐皆能出一師以報復。魯以千乘之賦，豈為不能。惟欲守先王文德，以朝聘玉帛之使行于境，而軍旅之功則聽諸方伯，故穆叔所以為之賦于晉者，彬彬乎有餘文也。天下有道，業王命無道，本霸權，故曰至季近乎王，至弟近乎霸。魯可謂是法者矣，至于晉不能視之，言緩于伐齊。

則懼，深之為不得已，可知也。迨十八年秋，喪畢而後謀齊，晉可謂能救，不使失望矣。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宣公也。宣公卒，悼公華立。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亦如之。邾有怨，亦告赴也。

宋人伐陳。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以宋弱，不設備故。人不可有卑人之心。覡不勝己，何事而不敗，況兩師相角乎，戒之哉。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境田于曹國之隧地。蒯，林父子。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瓶。以汲盛水。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

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言林父親逐君為惡。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蒯為不肖，其罪彰，見於[illegible]。仁人孝子之於其親，有善惟恐不能以身彰之，有惡惟恐不能以身蓋之，不敢少有佚行以及吾親。孫蒯[illegible]至上之詬，不能反悔自改，且以勸師，其父之[illegible]無道不彰矣。故傳急明其故，以為萬世不孝之戒。書石買帥主其也，以為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成，遊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魯邑。高厚圍臧紇于防。防，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陽關在泰山，魯師往道臧紇。至于旅松，旅松近防地。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叔紇，孔子父。疇、賈，武

仲之昆弟時㑹在防三子夜犯齊師去之見三子陳送武仲於旅於而復歸守防齊師去之勇且決

臧紇族亦紇 齊人獲臧堅 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夙沙衛奄人故爲刑臣士臧堅自言其官禮謂唁也君賜不終其賜所以姑使刑餘之人爲禮

以杙抉其傷而死。杙尖木也傷瘡處也義不受辱

此著齊惡亦以見魯多勇義之士而懲勸各有在焉

九月大雩。

凡此類書以祀之旨義若再雩而雨又何譏焉經傳但無明文皆記事而已得失皆准也

宋華臣出奔陳。

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臣閱之弟皋比閱之子弱使易之也使

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鈹刀劍屬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故稱合左師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懼見賊而疑其害 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賊謬言以爲對 遂幽其妻曰畀余

而大璧幽閉華吳之妻言畀我以汝之大璧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

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皋比華臣之任故爲宗室使賊私殺華吳是大亂政

刑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蓋掩 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

門必騁短策也左師惧不逐華臣爲短謀過其門則惡之故必騁以示所惡 十一

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狂犬也逐狂犬 瘈狗入於華臣氏國

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知左師惡己故畏宗族其見討

此以華臣垂戒也雖俾大討終不自安而奔弱人之室而先亡已之室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邾畏齊於是爲齊伐魯先君既見執于晉後親附之令已又見執而復皆不記處故深以示戒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周十一月今九

月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皙實興我役澤門宋城門皆白也皙白 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黔黑也子罕黑色若邑中子罕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

抶其不勉者扑杖抶笞也行遶察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濕寒暑闔門戶廬 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

乃止或問其故非初意故疑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

祝禍之本也詛謂祝謂也臣僚不和皆由此

此以子罕示勸也不以私阿君不自賢以形人之過深厚爲臣之大節也可不法哉

傳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 晏嬰麤縗斬麤三升布縗在胸

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粗也苴杖竹杖菅屨草屨 食鬻居倚廬

寢苫枕草鬻粥也倚廬東牆爲之故名編草爲苫此與士喪禮同唯枕草異 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家臣 曰唯卿爲大夫。

此舉晏子以存喪禮也夫子於其親之喪其哀過切之情存乎衣服食居之間自夫子達庶人無有二等也故爲麤縗斬之類非有用之哉郤伯毀喪莽之有等也自特人夫之居喪之衣服食者有從者皆取安便而哀思之情則于解弛相習之久反以晏子之禮爲非禮是徒至大夫可以不做其親

矣若但至難益可以不嫌其親矣故曰唯卿爲大大非正言也猶言唯卿當爲大夫之禮寧與其易也寧戚漸降至朴陋漸爲近矣其言大夫之禮非禮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傳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狄居北方求尚與魯接今始來者脩好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皆晉地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史言晉執行人執之非也傳曰爲曹故則執之是矣史言晉行其從告以辭也傳言孫蒯孔子由後孫其言公道也而石買孫蒯之惡惡一時者所可以懲後世也故傳仰聖人之作春秋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晉厲公獻子所弑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奉首兩手挾頭也梗陽晉邑巫名皋夢中並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皋亦同作是夢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言有死兆不如伐齊死戰以立功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明上有天子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偃獻子名稱官臣謙未臣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言死不反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玉於河以質信於神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湨梁在十六年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守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千乘十萬五千人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旆建旆旗以爲陣示師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右僞作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輿衆也衆人曳柴從車後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邢伯告中行伯曰：邢伯晉大夫邢侯也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馬將歸之馬齊相呼應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有烏則後守今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從追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隧險道殖綽、郭最曰：二子齊勇士子殿

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殺)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衛與二人甲已故塞隘使晉人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州綽言止則生不止射女兩矢之中女)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不殺女明如日見古人信義誓不過如此)乃弛弓而自後縛之(之反)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舍主兵故舍兵器)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不解甲自向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齊邑)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欒子)

(盈佐下軍)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其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閑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莊子速也橁木名可爲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申池齊南城西門有池)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州綽以左驂迫通門中往還被數闔門上合版之縫數遲見齊懼晉師)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郭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將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犯犯太子而行鞅在馬腹)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二水)

齊境遠

(齊環不智背盟棄好陵虐神主暴伐宗邦見惡天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一日得罪天下之所同欲也故晉同圍以明衆志焉旣至而既至而一介之士殳大數闔于門中而不敢闔輕齊侯扣馬懼而不欲止此東四大之爲也何故而必至如此哉天可求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負芻篡立而死其事而死也亦足以赦其亦矣)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楚令尹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豚尹宜名尹)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闘將死不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在)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蟜公孫蠆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見子有二)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齒山也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上棘城以爲退之備旃然水名)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伐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晉梁皆鄭邑右回梅山楚師右回
梅山鄭之使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信宿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滍水甚雨及之。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驟數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楚必無功董叔曰
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晉大夫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晉得諸侯背楚之德所感也外而楚子庚知之內而叔向信之人已不疑雖有患不害天時地利自爲有德者焉德立不足爲禍世法乎。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齊邑盟辭大毋侵小所以警戒齊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泗水名疆正取邾田自漷水
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者今更以漷水爲界故取邾田
是役也結大小諸侯之信故可勸也齊以伸魯目大毋侵小則小諸侯信矣又遂爲魯執邾子小年不敢恃其小則大諸侯信矣

公至自伐齊。

經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伐齊還六卿過魯而享之賜之
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如菽戰退之賄唯無先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吳子曾獻鼎于魯因爲鼎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瘡瘍亦瘡也言患惡瘡頭並患之濟
河及著雍病著雍晉地目出言疾甚目睛努出大夫先歸者皆反至著雍者皆反
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荀吳鄭甥之甥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口開目閉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
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未
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
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士匄復撫之也瞑目閉也人初死魂氣離而未散邪猶有心者所切而未遂者常見于目曰之闕故古禮用含以慰死並觀其目瞑焉宣子出曰吾
淺之爲丈夫也偃以齊未服爲遺憾是忠于國而志在諸侯士匄以事吳論故深悔

公歸醻六卿之勞禮也荀偃如夢而死事之怪異實偶然也不必常然若瞑目受含則忠誠之志所形亦理之足信者矣至于宣子一言之誤自悔非君故傳備述其事以示勸焉

取邾田自漷水。

傳見前魯屢遭邾不貪邾田者也而適取邾田自漷水爲邾者可不戒乎爲魯者可不勸乎。

季孫宿如晉

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中軍賦黍苗。詩小雅召伯營謝宣子賦此喻晉君爲魯憂勞季武子興而
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黍苗詩有陰雨

晉之武子因取喻天下之國皆仰晉不止晉六月小雅吉甫佐宣王北伐以勉宣子此存列國大夫朝聘宴享賦答之文大小各不失其義者也。

葬曹成公

以成公之篡而諸侯不問其葬譏禮不責人也凡弑爲君以君禮禮之各自盡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 晉欒魴帥師魴欒氏族從衛孫文子伐齊。晉以林父主兵命魴副之

此傳在春二月甲寅之後書在夏故經從夏移傳於此

齊既受伐而未服罪此中行偃所以死而不瞑含也欲再起大師則恐病困故乘其敵而姑以偏師壓之使志不得騁而成可得也乎

傳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以兵

器鑄鍾時應林鍾六月律故。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德在天子則銘德不銘武功諸侯言時計功武功以時而大事則可銘大夫稱伐伐代勞也銘其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從征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爲最下計功之例則借晉人之力非己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器謂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昭先王之明德而懲戒小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此存臧武仲之言以見銘功之禮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傳 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弟之子曰姪鬷顔昔二姬母姓懿聲皆諡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也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嬖寄以其子託之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留間隙于諸侯其事難成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言光已有諸侯會與盟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之覲而擅黜之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乘靈公疾病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婦人之罪必有所主故也況殺婦人不足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也事見經爲魯史聖人作傳以明其實莊公即位。光也大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此著齊靈公之昏爲萬世戒也智不及一婦人矣是變其嬖與其子斗實害之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此書不伐喪之禮以爲萬世勸也自世之誇勝兵以退師爲恥陽於行凶且更乘之君子歎世之無仁自無勇爲故非恥退所以爲大壯而無敵之師在此矣

傳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也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伐秦子蟜勸諸侯濟師 六

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凡天子所賜車皆名大路使以之行葬禮凡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生未及賜死則追與之得以行之于葬祭焉傳述晉事以示勸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以文禮之道佐襄公以幼弟之君而內難不生外患不作可謂賢大夫矣爵及於冠歲季宿之分公室而不能制未免有譏焉

齊殺其大夫高厚。

[經]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地名闕而兼其室利其家財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從靈公立太子光而已爲之輔崔杼專殺大夫而利其室舊稱國法以崇寵崔杼者高厚從君於昏之故可知從君於昏之罪大矣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九年　十九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西宮純門事已既往備名以討賞罹其專爲害將來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二子亦相親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公四年齊襄六年僖之元年士子孔卒八年齊襄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子孔爲司徒子革子良子孔姪故相助其家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傳言三室同心不干[illegible]没其賢但以專同受害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即鄭丹爲楚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大夫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子孔爲大臣之長喜爲萬世不易也國雖有政卿凡出大心謀之諸大夫之衆之君而後由己出焉雖當先見于一門而不聞之專子孔反是其病國大矣首殺之一遇一二人之謀而實出國人之公

冬葬齊靈公。

齊魯之患因也而告喪會葬不問齊也然不亦文平侯之人有是禮以貫行焉可矣讓齊之實也

[經]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見齊侯冀得救守城故號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抑之乃登使齊侯不欲赦故慮之聞師將傳食高唐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八　襄十九年　廿

入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傳介將攻城二人臨衛于懼夜縋繩使師人軍。

城西郛。

凡沙衛以竜聚專政防君之役謹記其終以爲戒

[經] 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文昭所虞以怒之郛郭齊未服晉魯之患也見鋳其兵以銘功而不怒乎西郛之不同所宜城焉何不未銘功而先懼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傳]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illegible]

蔡公子燮陳公子黃均以正而得凶傳所以明辯之使後世知所鑒而不失正可也故易有貞凶此類是也若徒信史則黃耳而燮非矣傳可以不作乎

叔老如齊。

傳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初者先施之義

此皆先施之禮以示勸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自渾聞之盟始通而不即以敦其好則禮廢而情無所寄矣此禮將使之齊恐不能也故先施者實由此而魯爲後世之能先施者勸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天變也

季孫宿如宋。

傳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受享賦常棣之七章盡八章取和而兄弟家人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小雅魚麗言物盛備賦卒章更言其時喻君享禮之厚 公賦南山有臺。小雅南山有臺武子爲邦家之光云云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避席也 不堪不當

此謂季武子以留聘享之儀于魯也從必武子之人可法哉而聘享不辱之文于此留焉

傳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惠子之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逐衛獻公在十四年列國之史必有如此書者君入魯史雖言衛侯自出而其事實當自存入曰 則掩之。可掩蓋惡名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能納君以蓋惡名可爲孝子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延而有知曰鬼神言爲鬼亦寧餒不來享其祀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此明亂臣賊子之懼以爲天下後世戒也凡天下亂臣賊子踪無惠子之言誰無惠子之心舉一惠子而獄可知矣魯史書衛侯出奔齊則衛侯無道自存也寬林父與殖此或魯史之法或孔子筆削皆不可知而要之其君實其臣罪斯略非惠子述可無懼焉蕩武之道天下聖之而其心不能無憾況一爲亂賢名不過一國私而起者也惟惠子未思入一君又出一君出一君罪乎出二君罪乎則以懼亂成此惡之心而復成大惑矣傳所以重爲乘戒者也則未有孔子之前史策之法已有懼亂臣賊子之功特自孔子修傳而善惡益明亂臣賊子益無容以少逭其情矣

春秋疏略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為十八年伐齊及十九年取邾漷水田而拜謝也，因朝而及之，遣之文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與閭丘，邾之二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姑與公之姊，二人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之從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

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方且自外召之，何以去乎內。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方且禮之，又何詰之。以能？司寇雖能去盜，不能去正卿之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漆與閭丘，交而與庶其。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若指庶其。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文明大盜，彼為大盜。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文言禮盜之次，謂庶其之近從。是賞盜也。賞者賜之以賤役，自皁至牧，凡等之人，謂皁輿隸僚僕臺輿牧也。其從者之微小，則賜之衣裳劍帶。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洗去利欲之心，即推此心，至一無二，以待人，已無欲，然後使人無欲。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軌度，法度。法度也。制法度以昭其信，可徵驗于事行，不爽失，如此乃可治人。見武子皆不然。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歸依從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所者皆然之處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禹謂舜當肫肫切切以功為念，念念在此，舍而不念亦在此，口說在此，實行亦在此，其念功之心宜然。將謂由己壹也，由己之心至一無二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己心內外如一，則信由己壹，而後可望事功之成。武子不壹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賤不宜書名，書庶其之名，因重漆閭丘之地，而書賤者之名。此傳為史從武子之私而妄為之書，故明之。

此明弭盜之法，在于上之不貪，以此壹其志而信其行焉。季孫可以示戒，而臧武仲之言足法也。觀傳末二語，可知經非孔子筆，傳乃孔子筆也。

【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之公族。

此為去黨以樹黨者鑒也。莊公以子牙之黨任崔杼為心腹，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弒君之禍，天下萬世，可不戒乎。

【傳】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叔時之孫，子馮訪之。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大臣皆私人以弱公家危殆之

勢固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掘地

下水，其中安牀于上。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鮮少也以示寒疾 楚子使

醫視之。復曰：王 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瘦也 言無疾 乃

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

此衆出處之不苟者，以爲萬世法也。叔豫可謂智而了焉，可謂仁矣。何人多不察而不自愛也

夏，公至自晉。

禮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 懷子盈也 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十四年鞅奔秦 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之後祁姓 老家臣 幾亡室矣。祁氏常在老室幾不知有其室 懷子患之。祁懼

其討也，以淫亂懼討實之罪 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母愬其子 以范氏

爲死桓主而專政矣。大夫稱主 以桓子死范氏將專國政 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盈言吾父逐鞅宣子以爲不怒吾父而加鞅寵位將以報吾

父之怨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自專 吾父死而益

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 盈

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主謂其父宣子 吾不敢不言。范

鞅爲之徵。徵證其有此謀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

士也，信之。宣子本無怒欒氏之心但因欒祁之言而畏其多士遂信其言 懷子爲

下卿，宣子使城著，著晉邑 而遂逐之。加諸罪逐放之 秋，欒盈出

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

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 羊舌虎叔向弟 囚伯華、叔

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離罹也 知智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死亡有智如之何 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 言優游於死亡之際而樂其天即智也 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桓子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 食邑于祁因以爲氏 室

老聞之，叔向家臣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從君者相君之意而爲之不能匡正君 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覺直也 有直德之行也 夫子覺者也。謂有直德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不離棄其親 或與弟同謀 有之 於是祁奚老矣，已告老 聞之，乘馹而見

宣子，聞叔向囚之故急馳馹又乘傳車 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illegible]言惟悲保及子孫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胤征言聖人有

[illegible]之功最明徵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illegible]保定善謀所以君子鮮有過失 且詩書所稱有合 社稷之固也，

[illegible]多學無倦心與詩書所稱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十世之後子孫有罪猶將寬宥以勸能如叔向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壹謂偏執一事也謂以弟故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舜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不怨放己而殷其相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右助也相也此言弟愚而兄自賢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叔向社稷之所倚賴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二人各不為私用舒免罪盛歸于君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近其夫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龍蛇喻怪物敝衰薄也國多大寵謂六卿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怪異不仁之人出于其間必致禍

余何愛焉我有何私愛於此不欲近於父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親厚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奔楚過周地掠劫其財物辭於行人曰致言於王行人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某得罪於王之守臣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于王郊甸言劫掠無所伏竄敢布其死伏竄藏避也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施惠賜之命服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又甚焉晉逐盈已甚又掠之是效其尤甚而又甚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還所取財物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轘轅關

學者當讀而詳味之可以察情偽辨賢否惡者以為懲而善者以為勸其益無方矣此聖人作經意也若曰昔細節小目也舍乎傳而求之經刻繩前往渾舉大義心無自存而理無所窮綜矣益甚至于叔向祁奚之賢見於言行尤其特表著者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謹天變也天道大變所以儆戒人君也此年而食又比月而食可不懼哉懼心存斯弭者多矣儒者日月交而後食連月再食曆無此法又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世執推步之術拔交會之度求之亦已鑿矣

曹伯來朝

（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成公卒武公立初來見也即位三年喪終而朝大國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會于商任商任地名闕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諸侯相會相朝禮之大常其餘皆節目禮載政而行身與政言政身之守怠禮失政失政不立身不立是以亂也後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

鐲欒氏甚之太過者也故為後人示戒焉若使人

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逐以懲其罪復以服其心而天下服矣會諸侯
以固之人將不為我用人也況兵之已甚必為亂
乎戒之哉傳因及二君之不欲表叔向之言以施
知其禍亂然則天下後世苟致忽微之一字為過
理已哉天下患害之大
皆生于微敬心失也

【傳】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
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
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
之勇也（待之如欒氏 亦自為用）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
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
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州綽獲二子於平陰雞鳴勝則先鳴）莊公為勇

爵（設爵位以待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
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在十八年）其可以與
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為晉 為齊）對曰臣為隸新（言為）
（僕隸尚新此後乃効勇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矣

此為不善用才者戒也才為知已者用為厚與已
者用亦何常主之有哉通是道者雖疏遠之人敵
國之賢皆為我有不然如宣子莊公豈不能
而失之哉勇士亦不足道而德賢從可知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禮也）

【經】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有事聘晉遇雨）（魯御邑大
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
（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故 微之謂聖無用不如飲酒樂）雨行何以聖為（雨中出行不知）
（請險須聖乎何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才不堪 任使四方而反傲慢使人）
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蠹謂浸壞屋倍大 夫之邑各有常賦）（令倍之以明罰）

天下無用之人貴於能自知而下人雖卒無用而
才不十常分風俗人心不因之而害也若反飾為
傲以無用為超逸而談諧能者將使人心失所辨
識冥倍卽下淫蕩眞國之蠹哉故穆叔重賦以罰
之所以善用教也此史所不責而聖人知其重
也存之以使後人恥為御叔善穆叔之教云

夏四月（無事書首月 傳敘一事）

【傳】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
（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
（襄公在悼八年）卽位八月（是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
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不敢斥晉侯而日執事謙）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不見禮乃去朝楚）晉是以有
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楚方強得不有禮）敝
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大尤大過）曰晉其謂我不共有
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晉本無禮必反謂我不共有禮是以終必與楚）我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朝也而日）
（觀楚見禮貌則亦去）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

以不懼小譏大不有戒嚴刑則有內變
晉人患欒氏欒氏亦知欒氏之驕汰有不自安于外晉矣齊既饗聽晉命而復以于晉是願得一盜以起事者也弱人乎將自弱焉致使賢者公言不聽而私憂之此可為萬世不信仁賢者之大戒也

公至自會

禮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子南即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官）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非能者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不棄市而殺于朝此王從棄疾而私之臣見王意厚欲請王遺子南屍而寬之）其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尸于市君之待臣有禮不三日不敢請尸臣之事君亦有禮守此禮在二三家臣）三月棄疾請尸（三日請尸瘞也）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知殺父不告是與殺）
其徒又之十無所容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古註於事是雖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余謂君以法誅臣不可言讎何可言殺縊數為寰而至矣棄疾處君父之際始終有禮可稱世決事難二字及縊死其者不失為節義之士）

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豫避子馮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申叔回家）退朝見之（遂子見申叔）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與子寵厚者將不能免罪故不敢相語以示疏）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此真為懼之言）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聞申叔之言懼不能當正路而行自御其車而歸不在御也）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言己為有罪既死之人而申叔救之復生也）知我

者如夫子則可（夫子申叔也以義匡己不阿順）不然請止（止不相交往）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國多寵則王弱不自安去寵斯安矣）
此事追舒以示戒而其子處君父而難之際始終有禮亦可法也至于薳子馮慎之至矣而衆不免若非虛中受申叔之誨言辰然一子南耳豈非宰故能生薳子之死而肉薳子之骨哉故特備述以為萬世之戒寵者戒而又宜交賢者時請過焉庶可日遠于死矣說命曰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薳子有之

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遭逆也奪其妻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明即游眅眅行逃）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

明之類良不賢亦于明之故請于君而舍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
游氏勿怨所求也使復其家或游氏勿怨之曰無昭惡也告報其怨是昭著于明之惡
此著游氏以為戒而亦明子展之處治有道為可法也不討專殺者從遐矣蔡舜文則皆然矣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天變也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孝公卒，弟文公立。晉悼夫人喪
之。晉悼公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姊妹以兄弟之喪喪之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
鄰國闕。謂鄰國之喪亦為闕樂徹樂示戚
禮諸侯絕期以下喪平公不為母舅服亦當行諸侯相為闕喪之禮而闕其樂為況其母喪之婦人
猶從其喪于兄弟而已亦何能不為之動哀母之哀耶故以示戒

夏，邾畀我來奔。
以其在魯而畀我之來奔無黨可知也彼皆不得入國者而書之亦重地也相率盜也重示戒矣
葬杞孝公。
速非禮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二慶使族人往愬召楚人殺之 慶氏以陳叛。以君在楚夏叛周以叛
屬楚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築城以距君 板隊而殺人，築板陳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其死役人役人以
不寘以待傳告殺任長及二慶楚人納公子黃。黃於陳君子謂慶氏不
義，不可肆也。得故肆下義之人不可使常 故書曰：惟
命不于常。康誥天命無常惟不義之人則必奪之
此衆二慶以為天下萬世戒也不義之人縱能竊勢制人天必奪其勢以誅之可不懼乎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同姓為昏譏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非同姓而
媵 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之有障蔽者士盈之爪牙 假作媵妾而沃盈之邑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
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我不為天所佑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
人。匿盈而犯飲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盈也
何以處之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
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
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欒盈
佐魏莊子於下軍，魏莊子魏絳之父下軍帥 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
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 韓、趙方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伐秦荀偃令曰唯余馬首是瞻欒黶背之 而
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
年方少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 唯魏氏及七

與大夫與之。七輿，官名，與欒氏。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固宮，宮之有臺觀可守備者。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既有晉國財利之權，又執賞罰之柄。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強魏氏以從己。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克勝禍亂，在於有權，無懈怠于用權。在以利權強取魏氏。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衰服二婦人，輦其車，入公所，恐衆細固。奉公以如固宮。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魏舒之兵成行列，既乘車將逆欒氏。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者必持帶以防墜。故遂超乘，超上車。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所，請所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許以曲沃之邑，結魏氏心。凡皆強取用之以利權。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晉人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從逐豹也。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矢已及君屋，宜死戰。鞅用劍以帥卒，短兵。欒氏退，攝車從之，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謂樂若免于死，吾將訟女於天，言必殺女。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乘，欒之車，登槐本，傾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故史先書入晉，後入曲沃。

人等一節，據因告也，逆而取之，不若順而受之。欒盈爲晉所將，爲君所逐，無所告訴，天也，天將廢之之。驟流離國若于外，顧而無怨，猶可以格天而回君親也，不能而死，君子猶將弔其死焉，乃卒以聯此大逆，死有餘罪，何也哉。蓋逞取以爲萬世戒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

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齊侯之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齊侯副車。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啟。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此見齊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必將以驕縱致憂患。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言齊間晉欒盈之禍而伐之。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須無也，陳完之孫。曰：將如君何？言君將伐晉，奈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

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急則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止不諫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於晉盟主。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人臣有義行過君猶自抑損。不敢過。況欲以惡過其君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今衛輝府。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熒庭晉地。戍郫邵。郫邵晉邑。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

此舉齊侯伐晉之事以爲恃勇無禮者戒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此貿不肖共知其不可而昧昧以行之。其識不逮。豈能及見哉

春秋疏略　卷之二十九　襄二十三年　七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傳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雍榆晉地

晉被兵而不救。無以事盟主。故救晉爲禮也。次于雍榆待晉命也。亦禮也。禮以制師可以示法

己卯。仲孫遬卒。

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季氏屬大夫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兩絕之。武子止不言。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降階逆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通行旅酬禮乃召之 使與之齒。使公鉏列悼子之下。季孫失色。作越長幼之序心理不安爵凡此文皆示懲戒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家司馬 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或即馬正副官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朝夕敬奉父命 恪居官次。居官舍也敬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使設禮享己盡以器具止之公鉏之家 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

春秋疏略　卷之二十九　襄二十三年　末

又出仕公家爲左宰之官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之庶子。羯孟孫秩之弟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之。豐點再三爲羯言之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功也臧孫爲季氏立少。孟孫因惡臧孫。今我爲孟孫立少。孟孫自此必愛我。爲有功。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此公鉏舉廢己故事爲應耳 且夫子之命也。夫子謂孟莊子。本無命而託之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

爲說勸文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相順從以遂
疢惡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如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言亡無日
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此
公鉏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備也恐孟氏攻討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借臧氏人除葬道臧孫使正
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甲士護己以從長孟氏故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
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

于鑄鑄國生賈及爲而死鑄女生二子而母死繼室以其姪鑄女
之姪者也古有姑姪同人一見意其又見於此穆姜之姨子也母之姊妹曰姨
是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
也臧爲出在鑄舅氏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爲大蔡大龜出蔡地故名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遠祖廟爲祧敢
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
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弟爲以爲己請遂自爲也弟爲請之遂自
臧孫如防防臧氏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
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使文仲宣叔

之勳敢不辟邑言辟退而去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之從者曰晉人公其陳我之罪以盟于國人臧孫曰無
辭臧氏長立少季孫將盟爲盟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盟首載書之章對曰盟東門氏也宣十八年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公子遂殺惡視立宣公盟叔孫
氏也成十六年叔孫僑如謀去季文子於晉及公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
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
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

此節立後一事述節詳按變詐多出無非天下後
世可懲戒之端故生古人之後得讀春秋之書者
可以人人而有智慮矣蓋邪之術亦無所施矣若
讀春秋而猶陷其權其惠人也至周馬父教公鉏
之言爲人子者所宜麥疾之雖遭變故而不失
爲正也武仲弱者不善而疾疢藥石之喻學者體
之可以爲寶若以人廢言
固非聖人立傳之意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見前此舉臧武仲之不智以爲後世鑒也廢長
立少以可季氏幸致豐點之釁不智一也美疢不
知惡石之義既明其義而身蹈其毒不智二也既
使其賈納龜請後矣又以防要君不智三也挾季
氏之私以爲盟我無備而忘犯門斬關之罪
不智四也後世其來焉鑒之而有進矣乎

晉人殺欒盈

經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欒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使盈受命而死、是以死還晉也。猶可保族竊而不失令名、今修死、又多衆惡焉、故深足戒耳)

齊侯襲莒

傳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 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攻且于門)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二子齊大夫、隧狹路)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莒近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無死致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華還。亦莒君所惡) 昏而受命、(受齊侯命) 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九 襄二十三年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 莒人行成。(大勝、因齊勝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死、妻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婦人無外事、於野則不能設內外喪位、難以成禮、見婦人能以禮自防)

(傳節取莒一事、而得二事之可爲世勸者、以垂後也。華周受命不二、杞梁之妻守禮而不苟也)

經 齊侯將爲臧紇田邑與之。臧孫聞之、見(欲見齊侯有不欲受邑意)齊侯。與之言伐晉。(自述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謂功多則誠多、但似鼠之貪多)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多忌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亂寧將服事晉)

非鼠何如。乃弗與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激之以止其事)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避齊禍)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順理爲順、如心爲恕。武仲廢長立少、事不順理) 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言常人而背其本心、所以雖知不容。念此順事恕施、自無不容怨之行)

傳節臧武仲以明知及仁守之方也。學者可不深省哉。武仲能避齊之亂而避之、豈偶不能知季氏之逞己、況其毒滋多之語已昇及矣、而作不順、施不恕者、亦非見之不及也、知及而仁不能守之歟、於外物而散之也。然則仁守之法奈何、用是書念茲在茲之功、平日將順事恕施之義時時存諸其心而勿忘焉。存之久則養之厚、養盛于中而外感不能奪矣。不但富貴貧賤不可移、即威武亦不能屈、則知之所及者皆爲行之所至、焉有作不順而施不恕者哉。故傳備武仲之知而不守者、以立

春秋疏畧 卷之二十九 襄二十三年

爲仁之方、傳非聖人其誰能作乎。

春秋疏畧卷之二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允清參校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世以爲號。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言晉霸得封土爲范氏可謂不朽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

臧文仲。既沒。其言立。人雖死其言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德以自脩言身心性命之理有得爲功之本功以及人言禦衆兵典世故其澤足以垂訓立教也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此存穆叔之言。示人當有立也。死而不朽。在乎生而有立。無所立。死斯廢之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若徒然保姓受氏。雖生有聞者矣。何論死乎。

【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子西鄭大夫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君貪賄謂大諸侯皆于叛晉則晉民皆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溺于貨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令名載德而行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有德在身則樂與人同故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謂諸侯相謂上天臨視于汝不可各懷貳心于王故爲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以恕存心則觀人猶己而德明矣令名德載而德而行于遠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寧使人謂宣子實生全我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刻削也不可使人謂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爲晉侯辭不敢受稽首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大國楚介因央意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前告伐陳之罪

此見子產之能忠告善道。而宣子之能虛中納善。亦兩令名重幣之試。可使天下後世人人共鑒之。以義從而貴德也夫。

仲孫羯帥師侵齊。

【傳】孟孝伯侵齊。孟孝伯即仲孫羯晉故也。以前年齊伐晉爲晉報伐

魯爲晉報伐。不畏齊強。乃所以事盟主也。亦可謂義師矣。用師若此者可也。

夏楚子伐吳。

傳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舟師水軍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此爲無軍政者亦戒也師衆以力者也飭軍政以明賞罰行以制其力則力爲我用可不察哉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書日食也既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衆器欲以示薳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

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或伐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陳無宇齊大夫以有晉師辭割將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齊既與莒不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兵凶器也有衆敵之下戰必將有所試焉故知其將有寇也此亦動乎四體可先知之義不但有晉師之爲寇因志既還而無所離新下之莒始試施焉信義掃地矣雖亦兵者可不戒哉

大水。書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謹天變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夷儀衛地以大水師難進止之見險而止理之常也君子於此信天爲晉之伐齊志會已備而猶可沒焉雖會不行傳以此示勸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陳無宇乞師故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二子晉大夫致楚師求御于鄭致師挑戰欲得鄭人爲御兆刑熟故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大叔游吉也與抗也言不與齊等敵其下之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皆當分卑賓卿爲人大夫與大夫齒不問國之大小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

大木言小國不敢等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也幄帳既食而後食之言二子不爲之禮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從射犬同乘兵車皆踞轉而鼓琴。踞其坐轉衣安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橐而胄胄兜鍪也二子始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二子下車于搏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挾其囚弱言二子勇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二子皆踊上車射楚人既免出敵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曩昔也怯懼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皆急不能受侮

而不武也晉人挾伯勢而多汰不能以禮下人凡爲國之道亦宜含忍而推遜之使可免於無損于己乃急迫不容言許同事和衷之道取敗之由幸而不亡亦危矣哉故示戒焉

【傳】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古齊楚同相結也由是子語之楚結齊以勝于結齊齊結晉勝于結楚同一務也而不知務

【傳】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前年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叛楚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薳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卒謂終也

戒臣之辭其乃有功此可爲千古處疑貳者之大法也乃既有此傳而後人每處此際輒錯亂難決不善讀春秋矣

公至自會

禮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書宜咎惡之也復討者惡未息也天下後世有治惡既散而其黨猶未息者可觀宜咎而懲矣

叔孫豹如京師

【傳】齊人城郟爲討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鬭毀王宮齊叛晉求媚天子故爲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聘常儀也賀王城王嘉其有禮也敬有禮有致之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

此見容名器可侍也而見貪乎哉齊懼晉而爲王城郟齊懼齊之得王也而爲王賀城夫王亦何力哉然勤勞王室皆令問也使下王取三國而嘉會之亦自可一矣惜王不自振耳

大饑

災莫過于饑此實有害于國家者也秋大水故冬大饑饑非人力之所致然天災流行不可必而備豫於之政則有定故洚水久旱不能災堯湯天下雖盛人而人自不廢也若大饑僅一字耳其閒死爲溝壑者不可言者矣亦書者憂之于斗日甚之于臨時流亡幾乎[illegible]哉

【傳】晉侯嬖程鄭嬖人使佐下軍程鄭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名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降下階次也問人以相讓各以天下於人爲河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名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貴高位也凡高者必危懼其高危則思降下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明智之人雖不素位而登不安而求降言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此問降階之道天下後世可以知所下人矣使得不作天下皆行不若其不察其不爲程鄭之死亡皆後而按程鄭明年果死果可以此紛相天下人乎日不然得而免者多矣但理則應死者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應死也人何故爲應死之人哉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孟孫爲前年代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公綽魯大夫。大志將弑君)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掠) 使民不嚴，(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以北鄙有他志) 齊師徒歸。(公因無所侵伐)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娶)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 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 臣出自桓，(齊桓公偃之祖) 不可。(同姓不爲昏) 武子筮之，遇困三

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爲巽，故曰從風。一爻動作兩卦百) 風隕，(風能隕落萬物) 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 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恃蒺蔾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嫠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驟數也)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因伐晉)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間隙)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

爲且于之役故，(在二十三年)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知公必來) 乙亥，公問崔子，(問疾)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召姜氏)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不使衆入。此甲興，所謂間公也) 登臺而請，弗許；(請免) 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衆甲士言)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干掫，巡夜也。崔子家近公宮，故行夜衛公) 有淫者，不知二命。(遇有淫者，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他命)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另一)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人皆公所嬖勇力之臣) 祝佗父祭於高唐，(佗父亦嬖臣。高唐有別廟) 至，復命，不說弁而

死於崔氏。(齊祭服弁) 申蒯，侍漁者，(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妻子。無所託，宜免去)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言子之義，我不反背，亦爲主死) 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亦嬖臣。此類皆莊公所寵嬖，俾與公同爲邪辟者，義自當死，亦知不免于崔子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言宜死)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與衆同，道不當獨異) 曰：行乎？(言宜亡)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言未得罪於君，何故逃亡) 曰：歸乎？(言宜歸家) 曰：君死，安歸？(言君死，何忍竟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陵謂陵壓)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口實，祿也) 社稷是養。(人臣輔君以社稷日養)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為己私而死亡則其素所私暱之人乎曰其為邪憑路死地者）
言其弱其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有
謂崔子為正卿得君有權勢者弒君我何有于責　將庸何歸（謂我將用何道處之而後可歸）
乎所貴其所處在下枕尸于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
而出（出而歸也可謂得其道）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見晏嬰之賢既能以道自處又得民心免于患）盧蒲癸奔晉王何
奔莒（皆公黨）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僑如奔齊成十六年）叔孫
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叔孫還齊公族詳其義）丁丑崔杼立
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太公廟）曰所不
與崔慶者（與猶黨也）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　襄二十五年　九

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晏子以其盟辭有私因不待辭畢而改易之乃歃）
歃血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因親朝夫公亂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
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大史之弟又書如前）而死
者二人（又殺之二人）其弟又書（和前）乃舍之（史官兄弟三人書同殺二人）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南史齊史之在外者執簡執所書崔杼弒君之簡以往）
君之尚以往于閭　聞既書矣乃還（言齊有直史）閭丘嬰以帷縛其
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
下妻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暱（暱愛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弇中狹道）將舍（止宿）嬰曰崔慶
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道狹一人當一人誰能使我懼）遂

舍枕轡而寢（恐失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
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言）
明　鮮虞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側瘞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
之里（士孫人姓違也）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
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公
（此一言也晏子得□謀亂臣之美哉其中之可懲可勸甚多矣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至于爲然其處者何一非義使盡如此臣光賊其君于晏子所以□之義之賊也君已難堪矣何肯有此從是之臣哉故當以晏子爲法爲從學其知所擇而師晏子之言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　襄二十五年　十

傳　晉侯濟自泮（泮水名）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
役（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說以莊公弒說于晉）使隰鉏請成
慶封如師（隰鉏晉師）男女以班（班別男女分路晉師）賂晉侯以宗
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六正卿）五吏（文武職）三十帥（軍帥）
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處守留守）
皆有賂晉侯許之（許成而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
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伯孟椒齊既服小國亦安靖）
惠也寡君聞命矣
（傳無凌辭何與曰皆有賂晉侯許之已譏之矣且不為報朝歌之役及聞莊公弒則固良也猶宜退師姑卸因其賂而成之卸已云報也受賂之報與侵伐之報不亦愈乎至莊公之淫昏于崔氏者猶）

死丁崔氏是崔氏爲晉之爲特假手耳又何暇由爲之責乎覩過知仁衛侯善于此矣

【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晉平公愍其失國使二人迎至晉將使衛與之夷儀使衛殤公剽割地以安獻公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五鹿衛邑欲以爲己地

爲君子者過于仁爲小人者過于忍學者於此可以識人情世故之變矣而智慮可知進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疏】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斫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夜至曰突遂入之陳不及防故得入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報公以巡城辭而逃

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舍止也獲下其母公命止其母辭曰不祥不欲男女無別以女在車故辭不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獲既守禮而忠故不能免難而亦免精于固免而陷志循禮亦感動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以設禁也聚之而已故禁使拱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免冠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執縶自囚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示爲馬謁陳侯修臣僕之禮以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示不違臣子禮子美入子產數俘而出其設數服人其將以謁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祝觀官祓除也節兵符祓祭社神以除恐畏之又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

報怨以示服而已不使掠不俘俘不失禮于其君不驚恐其社稷不擾亂其政治入陳之師眞足爲萬世勸哉至于臣子遭難識禮君親而全身命不如免不免有天命焉與其爲司馬桓子之免何如爲賈獲之亦免乎其免同也其君子小人之分則大異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齊亦與盟趙文子爲政趙武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幣物也禮誠致之儀文諸侯事晉有幣有禮文于反其故辭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言與令尹子木相知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弭靖安也本七月事也晉史八月從告

中夏諸侯之靖也在晉而晉之不能靖諸侯也在齊楚此中夏三大國也三大不相下則諸侯何以得安故欲其相安非禮不可能也丙薄幣重禮以自治外持散多儀以結鄰封其庶幾矣趙武可謂志在于三代以上者哉故傳表之以示勸

公至自會。

禮也

衛侯入于夷儀。

【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此記事之書也按經當日史筆故書衛侯傳由後自晉禮故稱獻公則經非孔子作而爲經作傳明矣若經爲孔子作自不可曰衛侯然亦非以獻公書衛侯所採者同而爲辭自異餘多類此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此與宣十二年之屈蕩市外古）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離城）子彊、息桓子、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而遇吳師，乃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師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墊隘，謂困迫狹，恐師久）（知此）隘乃禽也。（爲吳所禽）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選精兵，於後爲陣。）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可否，收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傅作）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五子遂及子木）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　襄二十五年　十三

【經】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舒鳩恃吳而不信于楚，而吳卒無救于亡，人可恃乎哉？不如恃信而恃不亡也。至于冬，謀勝，少謀敗。不可不使後人並觀之，此春秋之繫其于他經者，微微必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無俘。）戎服將事。（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後；陶正，周之官。）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神明謂舜聖）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子孫，又封舜後，爲三國，示敬禮帝王之後，故名恪。恪，嚴也。）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諧）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魯桓五年，陳桓公鮑卒，陳亂，蔡出言公子爲公，蔡甥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莊公、宣公皆陳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宣十一年，夏徵舒弒陳靈公，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國）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介，因也）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快也。言不可度其快志）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請告晉伐陳）未獲成命，（言未得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懼不自強）而恥大姬。（恐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衷，心之動。天誘開其衷心，故得勝陳。）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　襄二十五年　十四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謂陳侯長衆擁社，自囚待命，皆束手授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鄭雖無罪，陳必有討，是于鄭首故，昔以侵小爲詰）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圻，方千里）列國一同，（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殺，謂降至大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晉文公布王命）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命我文公，鄭文公也。晉文公使鄭文公，公乃以卿士）不敢廢王命故也。（此戎服之故。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非其辭窮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不祥也）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子西前以力服而未成，故伐以取成也）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充）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晉為伯主，鄭不得命而入陳，未免於罪，反得為功，辭之善故）

此示學者以脩辭也。徒然立誠，無濟于用。鄭之入陳，未免於違伯命之罪也。非子產歷述古今事以辨晉人，晉不受陳功，而知之討國不可為矣。自唐虞開文明之運，而三代以後之君，尤其文不行。文豈浮飾也哉？故聖人作傳，不遺脩辭也。曰：辭我於辭命，則不能盛，滅沒於衰之後，學顧可忽乎哉？

〔經〕楚蒍掩為司馬。（蒍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庀治也。使治田賦之數與其所出甲兵之數）甲午，蒍掩書土田，（書土地之總數）度山林，（山林所出財用）鳩藪澤，（鳩聚藪澤其數若干所）辨京陵，（京絕高，陵大阜。辨其可耕與否，為界）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唯供鹹鹽而已）數疆潦，（疆潦流水之處，封界）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除其賦）町原防，（原高田，防隄防，別為小町）牧隰皋，（隰皋下濕之地，別為牧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為井田）量入脩賦，（量其所入之數，而脩其賦稅之出）賦車籍馬，（賦車若干，籍馬若干）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車兵，車上甲士；徒卒，步卒人數；甲楯，器械若干）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此所謂庀賦數甲兵之數者也。此盡職，敬也，敬以為禮也。此表蒍掩，以示治賦之有禮，可為後世之濫苛且以索取下民，不顧其疾苦者勸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諸樊即遏。舟師之役在二十四年）門于巢。（門攻其門）巢牛臣曰：（巢人名）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啟開門）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從巢牛臣）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諸樊卒）

此為勇而輕者戒也。千乘之君，豈不惜身？以短牆之射殞，可不戒哉！

〔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蒍子，蒍子馮。楚子將伐舒鳩，蒍子馮卒，子木辭賞以與蒍子）

此見子木不貪功以沒前人之長，其賢可為世法者也。

〔傳〕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驗其言，子產因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愛之切，不忍不仁者害吾民，故必誅之亦嚴）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見今面不見其心）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謀之慮之，日夜思之，則善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其所思者，朝夕勤行）行無越思，（行亦不可有過于所思者）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有畔界，立界既明，不得越界而過失也）

此舉二子之論政，以為天下後世立法也。為政者愛民不切，故其於不仁者惡之亦不甚，而往往寬

容小人也當深念然明之言致而不思則事理不詳思而不行則空謀無益思而必行行無越思此即智勇之實衛有甯有過者我當深念子產之言

【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國)求復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説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詩小雅本作閱閱說皆容也言甯子身無所容說且)將可乎哉殆必不可(此事反覆代君子)君子之行思其終也(終可成而無害)思其復也(言可復行亦無妨)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書蔡仲之命文)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一人君也)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無成)不勝其耦(對)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

二十七年

【經】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又言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沺允清叅校

二十有六年。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二十四年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以君命召)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朱同爲行人御進也言以次當進)三云(三言之)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謂不應)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謂子朱常以私心變易其言)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御同禦言不畏死)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言二子爲國爭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心競謂爭以德力爭謂爭以力)不務德而爭善(恃力而無忌民爭善謂各自以爲是)私欲已侈(日私欲貪得欲侈驕汰)能無卑乎(懼公室卑弱)

(此子朱之事乃無君之漸平公不察而喜之師曠深以爲懼其言豈不爲萬世之者恭哉)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傳】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即母弟鱄使爲己圖復國)辭(不能)敬姒(獻公之母)強命之(強子鮮使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謂獻公無信義我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彼雖不可託我以我之故當爲求)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固人信之故。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母不許辭。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政事皆由甯氏，己但守祭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言弒剽之事，始終總不敢聞，不論君之爲誰。遂行，從近關出。君出速行，君入又速行，要之亂當避，不與政故也。告右宰穀。甯氏屬大夫家宰。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言將誰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不貳亂命，其愚人也。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滯憂恤于外境。而無憂色，亦無寬言，不悔過則不憂，憤恨則言俠。猶夫人也。猶然舊日之人。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其事。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獻公無信，從君必生殺子鮮，能自奔下則已矣耳，何能有救于我。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言既許之，不及止。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嘉襄皆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甯子出舍於郊。將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剽侯剽，無謚。及大子角。

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此爲天下萬世之爲甯喜者戒也。伯玉不願聞，而喜以身蹈之；右宰亟言其害，而喜不能已；其弟子鮮早知君之無信，而喜附獻公之亂命，貪政之由；已使甯氏兩世皆爲亂臣賊子，焉罪豈僅于死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祿即田邑。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其宜也。宜受則進而受之，不宜則致持此身而去。專祿以周旋，戮也。進退不由君言之食之罪。

此爲天下後世之爲林父者戒也。林父事剽而衛入兵甯舍邑而去，乃專據其邑以爲己有，而進退與之周旋，則爲叛人矣，故當言奉身之長，傳意深有以示訓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復歸者歸本不宜書，書歸待以。（傳）以有人納之，非自入，傳言史爲忘而辭。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近迎則不喜而禮矣。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謂歸其顧惡，在心皆不發。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念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羈馬羈，絏繫也。養馬曰圉，十日牧。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與出則出，與居則居，若不能貳心者，通內外之言，是以二心事君。見民事剽，自不當外通衎。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遂行以避罪。公使止之。

此舉衛衎復國之惡，以爲萬世戒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焉何衎止初有國，亦足辭矣，而况入國之始，即區區則恐怨，不以無貳心之臣爲賢，與足戒哉。

春秋大義余曰不然春秋因之事雖小他日其大其私不過此心使王子圍能慎微則自謹其大矣一四耳何不可說之人況王子乎封戌以正犯尊之大禁也王法者信義之所在若如衆之隨意上下其乎天下何事不可倒置乎至于名義所在明者取之以保其國亦斯何足云也此而不辨則之危者幾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付孫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懿氏地名舊爲懿姓之地六十井數趙武不書尊公也趙武以卿會公侯史不便書恐襄公故書晉人此晉史尊公之文非有別意向戌不書後也當日向戌後至亦書人耳也鄭先來不失所也先宋而至亦先宋而書爲不失所此明鄭序本在宋下今反之

故良霄獨書晉者晉人臣不得公敵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寗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遺北宮括之子寗氏黨討其弒君孫氏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歸晉前後皆書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一享晉侯賦嘉樂大雅取嘉樂君子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小雅言太平澤及遠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取適館授粲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答蓼蕭遠方諸侯之澤則晉宗祧亦安敢拜鄭君之不貳也答緇衣之好爲不貳于晉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子罕之子鄭穆公十一子而七族爲卿故曰七穆若身儉而用心專一故後亡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平公母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夕省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也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請於公享楚客於野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共供給也言己為內臣不行恐內事廢缺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戾詐作盟處掘地為坎用牲加盟書為太子反之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即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夫人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聞欲為亂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亨同烹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謂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夫人之馬左師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向戌以棄非嫡故若不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令使者改命而後受之

傳言平公聽左師讒太子所以無罪而死伊戾之為不足道也並戒深矣至于人之善惡其始終多變內外難知其不可以私見為棄取則世之輕言棄取者可知其失人多矣故傳並舉棄與佐與痤之事夫非錄讒徵也遂此道則進賢遠奸可以知所愼矣聖人仁愛天下後世者其莫過于春秋者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晉人執甯喜

傳見前夏書在秋史從告也晉人為私執甯喜之書執自見也而示其戒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寡君謂前在晉爲衞侯受執也戾罪也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前辭以謝前凡有罪者不明敏之故君子曰善事大國恐有不敬既謝之後猶致謝事大國之道矣道不嫌于謙也後世人情皆用施此故也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得罪而亡為申縣公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而言欲使復歸楚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通平事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言皆産於楚而用於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下賢多往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瘁病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皇暇也封大也又罔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時春夏陰秋冬逆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足也以酒食賜下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楚不能爭中國為此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衆鼓同聲曰鈞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在成六年及八年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事失者不善是不善處此謂信讒雍子奔晉，凡奔皆畏刑晉人與之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楚東小國皆叛因此子辛死之，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則雍

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害巫臣不得娶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驅使戰陣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在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若敖亂在宣四年晉人與之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平井夷竈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二人使易行陣更相引誘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中行偃郤錡郤至分良以攻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火滅曰熸子反死之，在成十八年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獲罪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縣縣邑也以比叔向，以舉才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之子此言所貴者有二致伍舉之歸一也辭命之善二也故聖人存之以為世勸。

受地。必周。密也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受封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若告衆致邑而遂執之。盡獲之。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平公失政而諸侯猶睦用趙文子故也故以示觀平公逆烏餘則烏餘之勢成用師討之是生一寇文子用衆謀以從衆謀之論參文子寧負謗之罪而全生民之命者多觀過知仁學者可不知哉備者謂此猶勸以王道義之業而不取不知王道存下乎日學德之獲累而責之以廢事已非王道參彊爲正道烏餘不服必動干戈戕民命將未敢宋其勝負也蓋有幾之道將勢之所趨而然也此春秋之經所以不同于他經者學之途又寬矣。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爲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封之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不德[illegible]則惡惡者必得惡報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慶封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有齒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舉慶封以爲不知美而辱國者戒也觀此則慶封一大流俗人也將已辱國終不知也天下後世之爲慶封者多矣自孔子脩傳後學者其庶幾免此乎在善讀經者。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以弭兵爲名號昭彰焉。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弭兵利于民利于財用于小國不利於晉故不可蓋大義不得辭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齊共弭大不欲止兵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時[illegible]司馬[illegible]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

[illegible]仲尼修傳至此使門人舉而記之日[illegible]也蓋以其文辭詳備爲務也非稱其弭兵之[illegible]向戌欲逆趙武叔向因弭兵之舉用享宴[illegible]士文辭是矣而棄弭兵之實。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從趙武而後至丙辰。邾悼公至。小國之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謂約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楚各有從國交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强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王，楚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史不書齊秦，釋不告故。）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即黑肱。先要齊其辭，慮盟時不致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諸國各以藩籬爲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illegible]有忌心。）伯夙謂趙孟曰：（伯夙，荀盈。）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懼有患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還，旋。）

天下有至美之事，行之以爲善名，昭彰天下，使不得不從，而無實益者，此類是也。所成可謂多事。傳以示戒。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許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未必勝，傷信義。）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惡，喜之黨。）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章，明也。沮，懲惡。）君失其信，而國無刑，（刑，法。）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木門大夫勸之仕，（仕，晉。）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明乎吾爲仕而出，將誰白此心。）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illegible]而爲非五服之常，不無[illegible]於其死，特爲此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illegible]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illegible]十室之邑，通備。）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甯喜，衛獻君臣之亂者也。免餘殺甯喜而辭邑，子鮮避亂君而不仕，此懲勸之大者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襲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言棄信之志，未可得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人有所志，乃發爲言。）

所得聞也。（猶言也。閫門限。義無所取，故止云云。）於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武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晉君。）子產賦隰桑。（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相遇，故受其惠。）印段賦蟋蟀。（唐風。義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此卒桑扈卒章見義。）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謂鶉之賁賁。）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其不亡，幸也。）叔向曰：然。已侈。（言伯有汰侈已甚。）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熟也。穀一熟為一年。夫子謂伯有。伯有後三年鄭殺良霄。）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後亡，不亡。）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不以淫使其民。）後亡不亦可乎。

傳中之義多矣。其可感可勸者，有學者一一取之，以益已甚，無窮矣。有拘拘以經論之，則去族既為私，青而盟未又無深，文何足為經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言免死。）欲稱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以賞典示之。）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諸侯除盟主之外，皆謂小國。事大國者，世亦不廢兵，見晉楚乎。子罕之言。）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湯武、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一　襄二十七年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無功而邑，必將有滅亡之禍。告以義而得存。）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己同其。）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詩鄭風。樂喜，子罕。言其正直不阿。）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逸詩。何，誰也。言誰為我憂禍者，我則收取之。向戌能受直言。）

弭兵之事，名美而實惡。但名易見而實難窺也。得子罕之言，而義理始出。然多邑，人之所大欲也。而死亡在焉，亦常情所不顧也。而向戌能棄而辭之。自春秋作，而天下後世之君子，苟有過於人之義理，超于常俗之識見者，傳之功也。學者可不務詳哉。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寡，喪妻亦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明亦崔杼子。）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姜以先夫棠公之子自隨。）

名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偃，東郭姜之弟。杼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爲家相。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齊邑，崔杼宗邑。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明立後爲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諸父諸兄不得進用。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崔杼弒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權歸慶。他日又告。成彊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夫子，崔杼也。去偃與無咎。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慈家。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言成彊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悉前占人於其宮，不見其妻也。崔明夜辟諸大墓。避於大墓得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崔杼初以棠姜之美而取之，雖忠告不聽，雖蓍龜不信。其後以之弒君，爲亂賊；以之喪家亡身，爲天所棄，而巧于自戕。一一與忠告蓍龜之言合符。故傳欲天下後世戒之，日聽忠告、信蓍龜也。

楚薳罷如晉涖盟。薳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大雅。味太平也。人有士君子之行，取以美晉君臣。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楚人作汰不下人，能見晉多君子而敬之。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illegible]見[illegible]子蕩[illegible]敏以事君養民政[illegible]之大者[illegible]必執政。此[illegible]爲政宜敏也。目有所見則心即通之，心有所[illegible]口自傳之，口之所傳則令斯行之矣。故曰敏[illegible]以此令君命以[illegible]其不在子。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illegible]五年，申鮮[illegible]爲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此以申鮮虞之賢，屬天下也。當忍詬罵之時，而在[illegible]君臣之際，可謂强智矣。强智者必通，自有知者當聞而進之，人誰不可以自勉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註：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illegible]天變也。凡經傳互異者，以傳爲正，皆聖人自後考正其誤之辭也。十一月今九月，乎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聖人並欲爲天下後世明曆法耳。春秋之經無理不備，亞非區區之書矣。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一終

上蔡張洽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叅校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是也，當無冰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謹災也。周正月建子，正冬而無冰，當將兆矣。謹記其當時之言，豈以分野說驗之法，欲萬世之明習也）

（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蔡胡沈四國，楚屬也。宋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齊北燕自然亦以未得同宋盟之故來朝）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事謂會盟之事。賄，朝見之幣貢也。先同事而後以貢，朝固為禮。若小國事大國，雖未得同事而從大國之志，以朝亦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在二十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觀陳文子之言，可以立於禮矣。若數認不與盟而叛盟主，國其能保乎。後世之為慶封而傲然以即於滅亡者，不必皆不達春秋之義也，故備示勸焉）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國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從子，兄弟之子。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可廢，故曰禮。後世凡若此者，皆可推也）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小國之於大國，有以時朝見之事。邾之修此禮於魯也，得小國之分矣）

秋，八月，大雩。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旱而祈雨，是雩。以民為心者也）

（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謂禍）日其過此也，（日，謂前日）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更，改也。不改，是其中心欲然）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有心惰傲，自[illegible]善其死）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三十年為世子般所弑。此可以想蔡侯之為人矣。天下後世之如蔡侯其人者，其鑒此哉。鑑而免，是春秋之功大矣）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游吉子大叔及漢楚人還之曰楚不受游吉之使而聞之使還宋之盟君實親辱實許君親來朝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而再以復鄭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鎮亦安也福謂信慶賜也寡文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之政令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

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失德則諸侯背叛亦不利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上六爻辭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宋盟楚欲得諸侯朝今欲復此願而棄其本不修德政復歸無所所謂歸處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不為諸侯憂言弱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木星失星紀之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旅客也明年之次玄枵也周楚惡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

游吉謂楚子之死以人事裨竈謂周王楚子之死以天道從人乎從天乎曰天人一也同一死而有美惡豈由人事以聽天道雖死美也失人事以雖天道難死惡矣使楚子修政德以服諸侯而可不亦可乎此傳之旨也萬世之法也至于同論要至過大也皆與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而昔惠者傳又備粱占卜之法以示後世也賢者哉大不賢識小於此見之仲尼且苟不學而光人乎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粗作舍太不可觀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五者適小之道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請其不足請謝其缺失行其政事奉大國之政令共其職貢共其常職及貢物從其時命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前五言亦古遺意此二者則純言時勢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不設壇所以告後人云云

為壇之事乃末季諸侯相沿之俗弊也故存子產之言以除之

冬齊慶封來奔
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以國事委其子則以
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內實妻妾器物也遷移于嫳家易內而飲酒
數日交易妻妾飲酒為歡國遷朝焉就于盧蒲氏朝見慶封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以崔氏難奔亡者能獲盜賊許其反國故反盧蒲
癸癸臣子之癸莊公臣以告賊得反子之即慶舍有寵妻之舍以女妻癸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辨別也謂娶必異姓子不辟宗
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有求于慶氏苟得所欲不復顧禮如賦詩
斷章取義不必全合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王何亦莊公臣使執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五

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饔
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御進食人則去其肉而以其洎
饋洎肉汁也欲使諸大夫怨慶氏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
嫳以二子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
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
不足用也言兵怯懦知無能謀也言不善謀言弗敢出有盟可
也言不敢洩此謀請盟為信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謂晏子素有信
子家即歸父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非佐之所能也各有材能以事君佐不能此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得猶言利文子將觀其子志對
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氏專政如百車之木積塞大路得而散之為國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可善其子不志于財利慎守己物已足盧蒲癸王
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以龜兆示慶舍曰或卜攻讎敢獻其
兆詐問此兆主何吉凶子之曰克見血克勝也見血殺也冬十月慶封
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
疾病請歸知變以詐請慶季卜之季慶封代無宇卜示之兆曰
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
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也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
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壞發去也不欲慶封得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六

歸盧蒲姜謂癸曰姜癸妻慶舍女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癸告之以殺慶舍告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
之此姜欲兩盡其道以驗成敗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
廟太公齊始祖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先獻盧蒲癸
王何執寢戈執親兵從慶舍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公宮之內故以
甲為衞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圉人養馬人為優俳之戲慶氏之馬善驚
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
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介亦
甲也釋甲觀優故四族甲其甲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擊扉為期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桷屋椽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黨公懼齊侯當祭見亂恐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爲君致亂發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祭未終服祭服而避亂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皆齊城門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照人形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竭民力以奉己宜其誠亡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食有祭禮氾祭遠散也不敬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茅鴟逸詩失考蓋讓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責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昭四年慶封誅

此舉慶封爲萬世戒也從來姦小作姦甚巧作禍則揣謀富則智謀身命則思後世觀慶封而釋其恐往往有能信叔孫穆子之言者既謂非春秋之功哉

傳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史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其實是月癸巳天王崩但赤來赴不書諱諸侯已聞之參而禮自不可書故傳書其實于此而並以此禮示焉恐有謀凶事之誤慎之至也

傳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事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也並邊邑之地六十未詳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慶氏足其欲則驕後奢生故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奔亡在外一邑不得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凡織布帛皆有長廣之制足衣之用謂之幅幅有一定之制度不可遷改富而有制亦如是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民之養生欲厚而必用財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黜嫚猶放縱嫚也德有大小則用利有多寡不使過多衆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利過則驕生

滿敗必至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爲忠故有寵公以四子忠故特與邑以寵厚之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逐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特借以明十人一心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盡得十人之心如武王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此見衆人之易惑過貪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大寢路寢刑部解散矣葬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杼之棺也尸崔杼于市而并置其棺于旁欲國人辨之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尸不得故盜其僞國人知崔子棺者皆以爲真

也

此言贊叙之終有哉以爲天下後世鑑也至于吳子不受歸璧之言義理痛切人人宜銘肺腑者也而天下後世諸日食禄幅之富往往冒敗而不恤豈非信傳之力少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黃崖鄭地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若不受戮必覆爲鄭國害 敬民之主也 以爲言而棄之何以承守 承守先祖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 濟澤之阿 言薄 行潦之蘋藻 言賤 寘諸宗室季蘭尸之 敬也 服爾之女主其祭 敬也 神必享之 以其敬也 敬可棄乎。

鄭至三十年殺良霄 以卑不敬者以示懲也古人以不敬爲人之死往往而中爲其自求死之道也自求又何免矣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八年 九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傳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靈王崩 靈王實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者按周史崩月別無事故特其臣子怠慢王喪遲計改期如此其已甚耳既已過矣又式過焉故史書之以証驗其過垂戒甚矣

乙未楚子昭卒。

傳 及漢楚康王卒 康王卒郟敖立 公欲反叔仲昭伯曰 昭伯叔仲 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朝楚爲其大國之故非爲康王一人爲夫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 此謂從小人之憂目前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可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 成伯榮駕鵞 遠圖者忠也 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從惠伯言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康不修德而咻咻以貪諸侯子大叔謂其必死而天果厭之雖不盡然天理亦可畏矣至于穆叔以楚子之死輕往所以立信義于天下而以杜其後患向戌始謀而先背之甘爲小人之徒遯亦可戒矣。

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凡卿大夫同盟死有喪服之禮宋盟屈建有衷甲之嫌文子不以此廢禮禮所以自盡故傳存之以爲臣法焉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十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正月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 諸侯 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歲首諸禮以朝廟史書公楚以解釋不朝正之故有遣使親襚之禮楚欲使公依遣使朝襚之例故公雖之公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也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祓殯君臨臣喪乃翦 此明朝正之禮舉不朝正之故以見無故皆朝正楚人欲以非禮卑公而反以自卑以見不可以加人也

［經］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其死不入兆域故葬莊公于北郭非臣子之薄其君父君父不自貴也得述此立處以垂戒焉

［經］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尊卑有異楚郟敖即位

大子[illegible]康王子[illegible]也王子圍為令尹弟康王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illegible]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昌盛也殖生也是有不令終之君[illegible]卑為各所見矣後世立新君進退[illegible]作者可不慎哉見于發實微于素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方城楚地取魯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公冶季氏屬大夫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

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璽印也名為問公安而其實告取卞恐公冶[illegible]之不肯往[illegible]書追與之公冶致使而退致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illegible]書乃[illegible]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祇疏遠其[illegible]詞徒見疏[illegible]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公畏季氏叛公冶忠而謀之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賜以卿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邶風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之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絕之不為之屬而終不入[illegible]不入季氏家日欺其君何必使余雖與為親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季氏就見之則不失故言待小人不惡不見則終不言季氏言待小人藏及疾聚其臣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公畏季氏以冕服給大夫斂非德賞葬謂賻助之物欲節之以[illegible]禮此惡惡而勸善也役之人得貴此惡武子自不爲武子喜公冶自能為公冶矣

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襄公立衛衎無道雖復得以位終亦有愧矣

［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時鄭簡公在楚上卿有居守之事子展使印段往往周會葬伯有曰弱不可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啟跪也古謂坐曰跪安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子展為上卿自言其不敢愛勞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不事大國則小國滅并于大而王室不能存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王事無缺失亦不拘常法遂使印段如周。祀子展之言見僞于王事而不敢暴晉楚之故不然則諸侯盡王室亦滅矣儒者拘拘之論必不開然使天子諸侯皆不能若子展之言乎若必尊王必許有上者此起賢聖能[illegible]仁以服晉楚而天下歸之不然齊[illegible]孔子[illegible]當[illegible]亦不能於[illegible]王之世之會盟之儒儒者空談何益于事

閽弒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閽守門人吳刖越人之足以為閽人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弒之。此亦天下後世善自謹也禮刑人不在君側又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殆始此乎

［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罕虎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病乏食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此子展未死時事饑歲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爲上卿（此述子皮得即卿位之故）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
於善民之望也（宋鄭爲鄰鄰有善政則民亦以善望宋二國同饑應占）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司城氏即子罕氏不書不記於策）爲大夫之無者貸（子罕又代大夫之貧者貸）
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氏（子皮）宋之樂氏（子罕）其
後亡者也（後亡不亡）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
而不德樂氏加焉（不書貸爲不自見德加稍勝也）其以宋升降乎（家與國同休戚）

（此見蕭說爲國政之大善天下後世之有國者可以戒鄭宋二卿而興起矣損其財而日盛未聞其日貧也何後世之貪而吝者之不悟也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母杞女）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不史）
（晉大叔衛與）子大叔見大叔文子（子大叔游吉文子大叔儀）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甚乎太過）子大叔曰若之何哉（言無奈晉
何）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肆杞也肆同晉）
（屏蔽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晉侮
同姓異姓其又誰歸）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離同姓親異姓則異）
（姓亦勿疑之故）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比親也鄰近）
（爲親戚之德也云其也和親其起鄰則遂云親旋旋歸之）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此晉親疏厚薄之義示天下後世以教本也爭諸侯以治其私親貊耶不成而兆其大乎）
〔傳〕齊高子容（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荀盈）女齊相禮（司馬
侯爲知伯贊禮）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有爲）子
容專也（自是）司徒侈也（驕肆）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自斃）專則人實斃
之將及矣（齊高止速出此年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奔陳）
（以爲天下後世戀專侈也特舉二子之不免以示之）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拜謝）公享之展莊叔執幣（以幣）
射者三耦（二人爲一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
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
鼓父黨叔爲一耦（孫飲有射禮魯公室微弱公臣不能備于三耦）
（晉微侯國而公室衰弱公臣不備于三耦亦危矣誤天下萬世人君宜鑒之愼之於始無使政柄下移也此並以留享賓執幣用射之禮）
杞子來盟。
〔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治歸魯所侵杞田）弗盡
歸也晉悼夫人慍（平公母杞女也慍魯不盡歸杞田）曰齊也取貨（叔侯受魯貨賂）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必取貨之人言必加討）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入國皆晉所滅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言晉必治已而後可治人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親附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未盡者之爲杞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府庫無月不受魯貢賦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無寧責夫人焉用責老臣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杞伯爵而史則私書子賤其用夷禮

務主使諸侯歸侵田。此善政也。晉夫人之母邦乎。但不宜獨私母邦也。且杞以中夏諸侯而即夷狄是猶中國而肥外國也。故史於來盟書子。而傳明其爲賤之也。萬世可以知事宜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善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宗尊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札聰明直諒人也。見穆子寵用豎牛之姦而不疑知其必被害請觀於周樂。魯備天子禮樂故周樂盡在魯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歌人聲也二南王者之詩曰美哉。美其聲正美其詩下則言其詩之意始基之矣。二南化之基猶未也。始基故猶未盡然勤而不怨矣。當紂之時文王爲西伯三分有二有未盡之政然盡其憂勤而無怨尤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三國盡封康叔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詩義甚深有憂懼之心而志不困二君之德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憂懼而圖遷故衛風不失其遺意非不知爲衛風爲之歌王。黍離以下詩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詩意宗周憂亂滅而思西周之盛然猶是天子之政故無所畏懼皆歎辭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其發辭美可歎而小巧微弱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其詩皆亂人民不能勝故易亡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詩意泱泱然大風教也因教成俗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太公封齊其立教爲東海之表式者原本乎太公揚厲鸜發大人不羈因以成風故其辭義如此國未可量也。言能久長盛大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聲美而坦蕩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其聲可樂而志不在于淫逸周公遭管蔡之變將東征爲成王陳王業述幽風之艱難故不淫東征也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間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曰夏聲夏者大也能爲中夏則大矣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以其故地盡與之秦故爲大之至周之舊皆就秦事贊歎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渢渢動人也大寬緩也險當作儉字誤也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能修德政以輔助此俗可爲一代明君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爲之歌唐。晉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故唐堯地故發深思有堯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風憂深思遠見古序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亂故蕩

蘧瑗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字南楚、公

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戚，孫文子邑。聞鍾聲焉。孫文子擊樂。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爭。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於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未葬。文子

遂去之。其無禮甚。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

三族乎！言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君侈後而多賢臣，大夫富必厚施，君臣如此，故政將歸下。政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九

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靜……以通君德，好臣子，因是而得廣其交以大

其季……奐季札歷聘中夏之邦，其於列國卿大夫

揆賢而友，友殷殷，披懷直諫無隱，後世一一取而法

之。謹人多矣，其不書公子，魯史之私也，與二十七

年書豹削族同例，前傳已明。茲蓋季氏忌札之賢

說以讒譖子，不悅己也，故孔子作傳則賢之，先函

不信傳多生異議，誤矣。至于魯衛周樂，其風雅頌

之市及四代樂舞之義，季子以前未有傳者，自季

于始有所發明，皆有切于身心治化之實，所當一

一留之重教後人者也。此亦賢者議其大者，雖孔

一赤頡之為學，而見其他于然，周樂皆孺之用

于其閻季子在魯而美之，不聞議魯之僭，後儒之

……大夫……足

秋，七月，葬衛獻公。

五月辛七月而葬速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放逐出，史不言放而書出奔，見有罪而自奔。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高止好掠人之善為己功且自

專不得國……命……司寇女……已面如其為二家之主，又詞專……忘人何為不能自見哉，後世可以明矣。

冬，仲孫羯如晉。

［左］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此年夏來聘。……也禮貴施報見盟主……可後其報乎殺也

［左］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盧，其邑也。十月庚寅，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二　襄二十九年　辛

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良敬仲也。酀，敬仲……十一月乙

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緜，晉邑。

使與不後君主之臣，何敢求？況據邑而叛以要之

……君子責將為敵矣，晉不察而善之，若惡也逞

于並必賢者之

後亦可勸焉

［左］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鄭聘楚而楚要之，劉心實相惡。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人為

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

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

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裨諶，鄭大夫。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巧言章。屢盟則無信，無信則情失，禍亂所以滋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歸子產，天命在善，故不能避。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班大，亦應執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為世所崇。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伯有執政而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息，止其禍。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不然將亡矣。

傳存裨諶之言以明禍善禍不善之道也。故自有春秋而善惡無疑義，人心可以盡明矣。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嗣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為小官。食而聽事，食，食祿。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小人自謙。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大事謂篡弒。子蕩即薳罷。助之，匿其情矣。為助子圍篡弒，故藏匿其實。子圍素強，其亦欲弒，故弱人皆知其將為亂，故云。

楚恃強大，不尚禮義多矣，及通嗣君以繼好，則王子圍之私結于諸侯耳，而其將欲為亂之情，譏者國已知之，疑兒雖巧，豈能欺人哉。辭故述此以為萬世小人懲焉。

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言禍將作。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良氏伯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得見言不死，知謂知政得失。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在前年，大夫已為之盟。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此年秋，惡不善見。

此為今秋良霄出奔，傳亦即以垂戒也。

傳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眾也。城杞在前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無子，故自受役。有與疑

年，將與食而疑其年長不當受役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正月謂夏正，初一日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末也，其末一甲子，至今日癸未，尤二十日，故於六十日得三分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老人以是歲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老人今七十三歲矣。史趙曰：晉太史名趙。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言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畫為首，以六畫為身，首二畫合上人字既成六字為身，下二人字各合首二畫皆成六字亦為身，故曰下二如身，此是老人七十三年之日數。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子。六旬，六十日。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問絳邑大夫，乃知老人為趙孟屬邑之人。召之，而謝過焉，趙孟以老人為賢，召見之，謝己不知人之罪。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多虞，多患。由，作用。使吾子辱在泥塗，泥塗猶窮阨。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杜云：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輿尉或因縣師，以其役使老而廢之。也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佐趙孟。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此為天下後世用賢者勸也。朝多君子，故以君子用君子，引類不可窮也，言其以類踵，勿衰而當侯不敢為此故也。天下後世豈不用此術乎？黃氏何羅賢人也。

傳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良霄爭政。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而與之詛盟益亂，何能已，故舉以為萬世示戒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傳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傳

蔡侯不敬，反下淫下婦，故有子禍終加于子之言，則失德之所治大矣。父不父，子不子，可以不子。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遂甘為賊子亂臣哉？故子臣並責之，為天下萬世戒也。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傳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叫，呼也。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當出之意。此妖聲，故曰或。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似鳥聲。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災火也。伯姬，魯女。待姆也。姆，女師，待姆而後行，故焚死。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共姬知為女之道，而不知為婦之道。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宜也，因事以制宜，不必待人。

此則女婦之別，示當各盡其道也。不然，女而為婦，則失其守；婦而為女，則內事無主，均敗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經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將見靈王入見
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
曰烏乎必有此夫聞括歎言如此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慼而願大不哀親喪而欲有朝廷之尊視躁而足高躁疾心
在他矣心有他圖不殺必害爲王室害王曰童子何知童子謂愆期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
此何立景王殺弟罪案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蔿周邑成愆爲邑大夫成
愆奔平畤平畤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
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王子佞夫所使故令大夫殺之括瑕廖奔晉括瑕廖
皆儋括之黨史不書括瑕廖賊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罪在王也景王

此爲無罪而殺弟者戒也殺一無罪非義也況弟乎若夫儋括之悖妄不知其死而遺禍佞夫真可
戚哉景王何不深察故罪上不暇罪下而其實
括瑕之罪大萬世所當鑒此而用深察可也

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不可同事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撫愛也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介同界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此著子產之言以爲天下萬世不撫民者之大戒也至昭八年楚滅陳其應如響後世可不日誦此
言以圖存乎愛恤斯民爲重其他以次脩而理焉可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共姬從夫謚也叔弓魯卿也賤老之于
行女爲宋夫人故遣卿行葬禮焉三月而葬速乎
禮也旨以存勸戒焉傳無殊文所採同也傳爲孔
子作又
明矣

經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掘地爲屋而夜飲酒擊鐘焉夜飲酒奏樂
於其中朝至未已求臣未謂天已明朝者曰公焉在伯有家臣謂其
人曰吾公在壑谷室即窟皆自朝布路而罷布分也路行朝禮
既而朝伯有朝寡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憚其足見伯有辭又殺之
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酒醒後始知家焚身出遂奔許大夫聚謀
鄭大夫以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商書有曰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推亡固存侮伐也推去也固存也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言子晳豐而伯有孤弱也伯有汰侈
故不免孤又汰侈故伯有之亡固子晳之存人謂子產就直助
彊三人教子產就子晳之三家之彊從子皮之言助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
禍難誰知所敝謂從我也敝壞也而已國之禍難誰知壞敝在何人謂必豈弟爲我我黨謀使利
彊直者亦可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子皮能主子晳使不生所所地也子產力不能爲彊直者
使不敢亂生他人不能姑成吾所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
謀而遂行殺者以禮當斂其尸無謝人之權當速去以辟難所謂姑成吾所也印段
從之從子產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衆三族之人也

人不我順謝子產意惡逆自此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子皮知子產怒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

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鄭祖廟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凡盟

昔恭刻罪人牲以為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

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

襄庫馬師官頡名伯有之黨介甲也襄庫鄭藏兵之庫以伐舊北門舊北門或君之別門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皆召子產駟氏伯有皆召子產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子皙伯有皆子產兄弟無所偏助

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年　六

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子駟

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焉乃止此可見主盟直難乃不生賴于皮也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不入反復命于介介副使也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

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沉玉于河為信敢棄陳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慎入如此可見非賴子皮駟氏

書伯有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伯有既出

奔入伐國不可復書其官則書法耳於子蟜之卒也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

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子羽公孫揮其莠猶在乎以莠比伯有言宜早死而不死於是歲在

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中而大明周七月也裨竈指

之曰猶可以終歲請降婁也[illegible]十二年而一終[illegible]歲不及此次也已

[illegible]伯有必[illegible]先亡也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

[illegible]其明年乃及降婁果如不及此次之言自十九年及今三十年中間歷十一年

[illegible]以星數推而知之見為惡而

[illegible]死各有數也但十年前人已算計其死

伯有[illegible]僕展從伯有鄭大夫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

[illegible]師羽頡即馬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illegible]三

[illegible]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illegible]言

伐鄭之盟以宋之盟故鄭兵之盟不可子皮以公孫鉏

為馬師[illegible]代頡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年　七

[illegible]也內不敬而外無禮自取死何怨于

人故以國人公殺為文欲天下重以伯有為懲而

子皙可忌也若子皮濟變而能行其權子

產處變而不廢乎禮皆可為後世法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七月乃葬亂也凡諸侯惡死而魯不廢會葬之禮稍人之自盡也不以人惡而廢之可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盡有其家申無宇

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

善是封殖封大殖生言培植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illegible]也而王之四體也股肱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艾王之體[illegible]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無有不祥大於是者何以

得免[illegible]

此晉叔趙之心爲萬世戀也救善人者何心將欲禍國也禍國而身可得免乎故自爲不祥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災其災患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
罕虎及小邾之大夫包晉以下六國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
宋故不書其人不書名氏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因不信而貶其卿以賤之夫諸侯之上卿會
而不信寵名皆棄寵謂族族與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
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大雅文王之篇一升一降必案帝命

常若在帝左右而不敢少有欺飾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逸詩善愼舉止
無行詐僞不信之謂也詩戒不信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尤之也咎其歸財不信故人之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魯史既咎
列國之無信而晉大夫亦在會同咎特諱而不書如未與會者
懲不信也嚴然列國之上卿謀恤鄰災義舉也而卒食其言何可以云翕乎哉人焉而已故史除之
而聖人作傳以明其義所以示天下後世立信也若孔子作經而翁爲晉諱非不知不作矣
鄭子皮授子産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産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
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公族盛大而恃寵者多不可爲也難治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族寵之盛無如三家三家之長在子皮子皮帥公族以聽命令
自無敢犯者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政治小能事大國乃寬寬言

不偪子産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將欲委之以事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國事皆其本分當爲奚用賂子
産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見伯石多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
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要必也逆事既成乃在於我豈屬他人之
成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邑猶爲鄭國之邑未嘗往子大叔曰若四
國何欲用人而先賂之以邑鄰國皆無此例恐見譏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四國何尤焉非與伯石爲求相從順又何見令人怪尤也鄭書有
之鄭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
大以待其所歸歸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伯石本多欲之人知爲子
産所測識而已故懼還邑卒與之子産終與之邑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拜謝君子産是以惡其爲人也使
次己位伯石爲人既貪而又詐僞子産惡其可爲亂故使爲卿近己而安之子産使都
鄙有章國都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
洫[illegible]廬井有伍[illegible]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
而與之[illegible]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殺之豐卷將祭
請[illegible]弗許豐卷鄭子張家祭請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
而已[illegible]給子張怒退而徵役召兵將攻子産子産奔晉子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請於公爲子張
留三年而復之請晉使復還反其田里及其入焉並三年所收入

賦稅皆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畜後者長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五家相保結，不得侵奪田畝）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此述子產之為政以為萬世法也，學者可不一一詳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史無事書首月，傳敘二事。

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會澶淵）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薄也，不敢慎則力偷薄）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諄諄

之瑣反）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
孫言之？可以樹善，（早交韓起以立厚善）君子也。（起有德）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晉君失政，則權在大夫）
韓子懦弱，（吾子多退讓故）大夫多貪，求欲無厭，
齊楚未足與也，（齊楚不堪奉求，將致事無道益甚）魯其懼哉！（言危亡可）
慎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朝不保夕之不死）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如前早備之說）季
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為政，不能圖諸侯，（侈家多求，宣子不能專為諸侯謀）魯不堪晉求，

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如意）

此書穆叔之言以為後世鑒也。君子莊敬日彊，小人安肆日偷，吾子謂善于諫小人，則邪侈日□。

傳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邑）
我問師故。（魯問齊伐我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
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黨）出
羣公子。（皆嬰同志）

此舉齊子尾以為萬世戒小懲也，豈弟欲人不為子尾，亦欲人君知所以察之，而君子知所防也。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欲從楚，故好其宮，楚而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若天從其欲）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璧，（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得罪，魯人薄之故，子孫不見用于魯）

襄公之薨楚宮也亦異矣，豈好而死之，豈公之心哉。故謂夫從其欲則人之所欲可不慎哉，故聖人取穆叔之言以示萬世下皆木而入自谷也。至于貪拱璧之小而失世祿之大，尤可懲也已。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次舍）
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立敬歸
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歸，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

卜羨猶賢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子野非嫡嗣且是
人也若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嘉容將為害憂之容貌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氏
立禍將欲窃之故言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哀喪服也衽裳下也三易衰衽已沃舊見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年十九歲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君子
當時賢者果二十五年公奔齊
此一書也既為哀毀者戒又大為不度嬉戲者數也視死而哀毀至死此天性善良人也若良者親之後也家國之主也親既死矣又失其後主使不度嬉戲之人有其國此先王所以憂之而制禮乎有禮而人之至惡者固足懲善亦所當戒矣至于叔之智往往近道而季武之愚往往失之而不從

為世之下可以戒是而長其聰慧矣哉

己亥仲孫羯卒

左 己亥孟孝伯卒。
穆叔之言猶有死也豈不可懼乎蕭沐謂死亦不同有因苟且而致死者矣鄭伯有是也有因將死而苟且者矣孟孝伯是也其神氣已奪故人將寬而知之賁者勝武有學力焉雖疾病將死而教以不喪不與人以可知非以保年以全德也是以君子雖死而天下猶以為生且謂其不當死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處君位而怠惰不敬是將棄位而哀已甚哀過則涕
兆是神氣喪敗兆於死所矣先有死能無從乎能不從之而死乎昭三年卒滕

辛子
會葬敬也而何以不敬會葬哀也而又何至多涕蓋不中節而于未發無主故聖人存以示戒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 癸酉葬襄公
使聖人作經而猶書我君是猶魯之私書也使人為孔子作傳亦有不除講而且減二字也學者可以有居于春秋矣

左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無若諸
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

閈閎閈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
從者能戒備戒備謂盜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
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一處不止
曰若寡君使匄請命士文伯名匄字伯瑕與范宣子士匄同族同名對曰以
敝邑褊小介于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朝會我時逢執事之不閒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進陳列
言以禮相見而後獻之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屋卑日庳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公寢謂晉之[illegible]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塓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火于庭僕人巡宮夜行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各祗客之所為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各展陳所司之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留稽遲也憂樂同之賓之憂樂公則與同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在外凡事多不知而用多不足事事使人巡察而教恤之所為憂樂與同也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如歸如歸家也無寧寧也言災患安有耳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此所謂災患也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有牆垣故不可踰盜賊公行公行謂白日行而天癘不戒天癘謂水潦不戒無備賓見無時命不可知召見之命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請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皆同姓之喪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之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人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多禮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大雅板之篇輯和繹陳說莫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人見不可不慎

觀此可知同姓之喪不但徒存禮文亦有憂焉又不可執主人一己之憂下顧賓客之變以失广于人弱又可知主人館待賓客之禮意無所不盡焉又可知辭命之善無往而不取益焉皆後世學者所當存諸心而窮其理也如是乃可以得聖人作得之昔衷矣

傳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時鄭伯在晉故告楚使知

其非

武

此以小事大之禮也畏天者也學者於此往往疑傳妄許人以禮謂非聖人尊周攘夷大義削卻楚雖無禮而我不可不自處以禮君子所以自盡不謂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此禮之所由來也深遠矣孟子之學其有得于春秋傳者夫自儒者薄傳而後世因之尚力

勝氣以為賢厚責人而無禮以自處敗國喪家莫知其非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犂比莒子密州之號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

罪在經

罪歸密州蓋虐民失人君道也天之立君以為人者不以父子也此魯史之法為然故名以春秋春秋書天之令所行也然以子弒父逆無罪乎古史官而不見聖人作傳以明之則展輿之罪於是著矣而曰言罪之在者言罪之本也本于密州不終于密州此傳之意將並罪其父子以為天下後世

慾耳故經必參以傳乃可爲經萬世行之無弊矣

【經】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成十三年適吳爲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言此乃諸樊戴吳之天命當死）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謂修德而度量事宜）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歸其德事有法度）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其三兄皆與之國不肯立）

此見君德與守節各不同取人各因其長而已若求全非聖人不能故傳存狐庸之論季札爲萬世法也當時儕季子之賢不知季子賢在守節不必其能國也故季子能自知而不肯立此與論求齊同若使其伐紂救民能之乎非甚有愛民之德有爲事變曲處之長不能餘末稿似之耳故狐庸假以云焉

【經】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段印執聘禮見而用郊勞之辭以爲名）文子入聘（報禮亦以聘行）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客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先以水濯手而後執）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救之須熱之須濯）禮（如）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爲事而辨於其立也）而又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人至野則心靜一而寬大正志易生而能見遠邑則人事勞紛心雜淆而見淺近此爲善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以上傳引子產事以明有之實同寅協恭故爲有禮）

此著子產以禮治政之事以爲萬世法也列國何嘗無若子之才而執政自不能用無禮以御之則

□皆□而客者各矣子產以身下之於是諸賢各自下□一其志而徵成其用此禮之實也故日有□着□若徒總擇能而使爲有禮則誰不擇能而使而才自不能爲之使矣

【傳】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議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欲人不得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早見日朝莫見日夕）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中心實爲善曰忠善）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舒聞其病而藥石之）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寬怨納善信可臣事）小人

賢不才自謂然明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子產一反世俗之爲不順於人故多譖其不仁唯孔子信之孔子生於二十二年時方十歲長而後聞之
此皆子產之仁以爲萬世法也中心實爲善愛人也且自損怨自受謗非仁乎今人不實爲善而飾浮名不仁矣有毀吾名者作威以防之至于多傷人不仁又甚如此之人小之不可臣事大有妨于國家獨怪天下皆相習于此有仁者出一反其所爲衆不察是非尊然謂之反以爲不仁大賢之生世豈不難哉故聖人作傳於此類者多長草之而後世聰明於是開矣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使可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年　大
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
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傷多自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榱椽也厭壓也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衣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治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官邑重於美錦多矣
[illegible]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 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厭同壓 何暇思獲子於鄭國棟也
以上言不利尹何以下言有害於邑政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
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庇護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不知其遠 他日我曰子
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謀家以自庇 今而後知
不足謀家亦不足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
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心謂志
下[illegible]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心有所不同者爲安而此以爲危者此正見各志
大夫[illegible]所以告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
鄭國
此又舉子產之事爲萬世法也可以明愛人之理焉可以知學而後入政不學必害之說焉又可以知君子小人大小遠近之辨焉故焉敢不可不學子皮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三　襄三十一年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
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威儀謂其言語容止之間 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志雖得遂其纂國之志亦不能善終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詩大雅抑之篇 公曰善哉民不以之爲法
測理勢實 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長者自持嚴整故亦可以衆倣效之也長

也。永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不言則象簡有訛失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威儀見外故人畏愛則象而內實本於敬故能守保順是以下皆如是，自君臣而下凡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無不各有威儀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固安久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棣棣盛美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既醉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引周書以證上畏愛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皇矣言文王無所知識唯以天意為法則證上則象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再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容動止靜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此若北宮文子之言以為世之不慎威儀者訓也孝經襲此文則夫子之為不學可見矣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參校

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於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見前年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子野毀而卒季孫不問長文而擇不卜而立禍焉公有童心穆叔已憂其不能終此始道不謹也可為萬世戒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

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以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而汝也有圍之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共王圍之祖若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鄭君之貺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為欺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君命而歸退其蔑棄楚命共以復矣。無可以復楚君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

其罪。恃大國之好而無備爲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
禍心以圖之。言恐以恃楚安已以兵入是有禍心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
恃則諸侯懲鄭懟鄭因而背楚是命令使壅塞不行所懼在此不然敝邑館人之
屬也館人守舍之人其敢愛豐氏之祧祧猶言廟伍舉知其有備
也請垂櫜而入。垂櫜去弓矢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
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午祁奚子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
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戒備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許謂衷甲駕陵也況不信之尤

者乎謂子圍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
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始爲政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大夫二十七年會宋三十年會澶淵今會虢服齊狄寧東夏齊侯白狄
朝晉東方諸侯皆安平秦亂秦晉成城淳于城杞杞遷淳于師徒不頓國
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
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教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駕晉以不仁今武猶
是心也心仁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無害于晉徒自害武將
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
能也[illegible]雖有詐終必伸[illegible]長先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
也[illegible]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
難[illegible]不能信爲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讀舊書宋盟之書楚欲加于牲上不歃晉人許之
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
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圍在會稱蒲爲宮殿既有宮殿二執戈在前亦無怪楚伯
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飾言告楚君假借此

禮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
欲背誕也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
子其無憂乎子羽揮也當璧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圍強取國猶將有辭大可憂齊國
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二子謂王子圍伯州犂也此冬果弑郟敖爲圍所
殺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謂尤憂及事成而樂衛
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宋合左師曰大國
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恭承大國之令不敢知其他晉樂王鮒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illegible]退
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以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
左師簡而禮無所譏刺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也字愛

自愛敬不犯凶人子與子家持之子謂子皮持之謂不加侵劣皆保世之
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樂其所憂
齊子雖憂弗害以憂為無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生於心言開
憂之兆則心與事符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實也言本偶出之空言而卽可以
知其實事

此欲後之人車以楚人之驕詐為戒而崇趙文子之信讓也中夏以信讓相先以失信讓為恥公子圍與人為猶而包禍心與人盟而無禮讓見恥于中夏者已甚矣至于驕傲無君致列國大夫嘗諸不已從昧然氣高何為哉若夫子羽因言知物之說亦一道也言可不慎乎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亂齊一之盟請戮其
使使叔孫豹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王鮒欲求貨於叔孫而為
之請使請帶焉請其佩帶弗與梁其踁曰踁叔孫家臣貨以藩
身子何愛焉藩衛也愛猶吝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
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隙則可窺壞則可踰是不能蔽惡者咎在牆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豹言已在會為國衛而有過惡甚於牆故求免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

叔孫出使所從來久矣誰戮何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晉使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褊言壞不與帶示不辭戮裂裳帛示不相逆趙孟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
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三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
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敬承命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
汙汙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
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羣衆附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其賢豹不戮諸侯其

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彼此言無定主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
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舉之表旗以旗表示官職貴賤而著之制
令作制度法令使不得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
苗苗民弗用命夏有觀扈觀國在今衛地有扈國今鄠縣商有姺邳二國商之[illegible]
周有徐奄徐奄國成王時叛自無令主諸侯逐進逐競狎
主齊盟其又可壹乎諸侯強者更迭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
主大如滅亡之類則恤之小如侵削之類則舍之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
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
之執事豈其顧盟吳濮國言其有隙於楚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言不知其是非諸侯無煩不亦可乎不煩討伐莒魯爭鄆為日久
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不必亢禦去煩宥善莫
不競勸子其圖之以上言莒魯事亦委曲救豹之蒞惡楚多事其實罪在季孫固
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雅大明首章有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之語言文王有明德紂無道天將不使強有四方而與之文王令尹欲集楚以此自侈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雅小宛二章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猶別也各自敬慎威儀此外別無天命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
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
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
不義也以彊勝君而心安之此不義之彊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小雅正月幽王惑於褒姒而行不義故赫赫之彊亦易滅云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
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以不義為道則所謂道者必皆淫縱暴虐

經以武子之忝垂戒傳以叔孫之賢示勸叔孫不畏死而不死忠信貞義四德之藏身固矣武子雖羿數不及固已人人訴之耳至于令尹之奔早為他人所窺叔向之言堪為萬世鑒也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戒先告享期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
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illegible]趙孟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薄物故止一獻子其從之
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指大夫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
[illegible]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
為客禮終乃宴冢宰子皮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召南
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有國而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召南
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illegible]趙孟不多取諸侯供賦其小國所子何實非趙孟所命于也因一蘩起義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卒章言君子安徐以禮相加無使我失節而使犬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趙孟賦常棣小雅言兄弟之國且
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此詩頗以相親也受子皮之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國大夫皆拜謝趙孟保兄弟之國舉兕爵曰
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不復見此樂

此其見戒享享宴之禮過鄭非聘也自當辭其太過鄭以小事大不敢從辭詩武辭而後從之以及宰至合聽詩見意皆中禮節而兄弟之國親睦之誼溢于外矣後世遵而行之不失乎禮自不失和好之誼者所以為貴也不以禮而之亦不可行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illegible]雒汭昔也劉子曰美哉禹功因頓雒汭而歎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

之力也。舟冕皆冠，端委禮衣。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纂遠

也，以大恩覆庇民者，繼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

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苟免目前，何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

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耄，亂

也。八十曰耋。人至老當有知識，而反昏亂。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

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隸，賤役之人。不恤民，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之。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能及明年。神怒

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即，就也。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人少不經事，多無知，至老當有知識，而衰亂又已

及之矣。常情則然，惟賢者自奮，因時加勵，克以伯

佐而主盟，神人賴之，苟自勉則事功必成。神

享人附，可以助年。劉子之言，後世可不戒哉。

叔孫歸。歸自虢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曾天，季孫家臣。曾天謂曾阜曰：阜，叔孫家臣。旦及日中，吾知罪矣。

責季孫伐莒取鄆。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之罪，受楚戮。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叔孫久在外，季孫宜

忍其外，於是待於庭，何傷害。賈而欲贏而惡囂乎。商賈求利，則不惡喧囂之聲，喻季孫貪取。

此何傷害，亦自不惡，日中之待。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

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欲去柱則屋壞，欲去季孫必作亂于魯國。

此見賢者之苦衷，有不得伸之時，而小人之可憐

益深矣。魯以相忍為國，其言誠是也，使君不忍于

臣則魯早已矣。況叔孫能不忍于季氏乎。使其不

忍以君討之，則季氏之難必先作，是去楹而屋為

之壞也。日中不出，要已若矣，終不獲伸，是一

道也。時勢成也，豈以君子而有必伸之志哉。

傳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委禽，納采用鴈為贄。犯懼，告子產。子產

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此犯之情。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

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

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櫜甲，衷甲。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衝，交道。擊之以戈。子皙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楚，子南。

子南用戈于子皙，直。直既鈞矣，而幼賤不遜長上，故子南有偏罪。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傷人。不聽政也。子皙上

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

長也。兵其從兄，子皙於子南之從父兄也。不養親也。君曰：君，鄭君。

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罪，五

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子南。將行子南，子產咨

於大叔。大叔，游吉，子南之兄于宗問也。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言敢尚舉以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謂子南子。子圖鄭國利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無終山戎崇
卒也崇尚也卒步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也言
以什共車必克十人爲什彼以十徒卒共衆我之一車彼必恃言車不加徒困諸
阨又克乃遇險地車用彼必又勝難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
車以爲行晉先自毀其車爲步陣五乘爲三伍一乘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
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恃主將不就卒伍斬
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地阸難以用衆制爲五陣離不相聯屬易於進退以相救援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前後左右
五陳也兩之伍之專之之諸之名不相連屬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散亂爲不敵
皆狄輕晉故已未陳而薄之陣而即擊晉軍大敗之敵晉得以大敗

人狄
崇車戰不崇卒賤其來久矣而以禦狄之徒兵則
不利當險阨之地尤不利故魏舒以變通之方勝之然
取一日之利不可爲中國之用也先王制兵以車
卑乃不賤之意也自是兵興委民于鋒鏑矣後世
輕民命以圖利漸而車戰法
亡行大國然也可不慎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爵序曰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之狄立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因召而以兵納之展輿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
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夫

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頌競強也言莫強於人
此見棄人之不可以爲國也故即展輿之不立示
戒焉即魯疆鄆田齊取二邑何莫非棄人所由致
倘不棄人則昔可保也故莫強
于人矣人可無容人之識乎
葬邾悼公
瘟也
【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于曠林曠林地名不相能也忍耐曰能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後世謂不相能曰參商日參辰又曰水火本此后帝不臧后帝堯也不臧
二人爲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大火也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舊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大夏今晉地夏縣參水星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
昔劉累之類因實沈舊國祀參星以服事二代其季世曰唐叔虞季世至周封叔虞爲
唐侯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太公女震懷胎也大叔即叔虞成王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
其子孫帝天也屬諸參星之分野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封於唐是爲晉侯主
參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爲玄冥師玄冥水官師猶長生允格臺駘昧之二子
臺駘能業其官纘昧之業宣汾洮宣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
以處大原今晉省大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汾川沈
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二者實沈臺
駘二神各有所主與人君之身無涉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禜之禜祭名以祈禳此臺駘所主癘疫時行告災禜祭亦衆人皆攢用幣之名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實沈所主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又何爲焉與君身疾病無所能爲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十四

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朝人事之始以聽政事晝日中也日中爲市衆之所聚故以咨訪可否日之所爲所訪於夕而念之以節修其政令夜則晏息安養其身於
是乎節宣其氣靜以節其氣之勞動以宣其氣之力勿使有所壅閉湫
底以露其體壅氣積閉氣隔湫氣聚底氣勞泄三不宣病一不節露羸病茲心
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快也百度百事之法度承上病言今無乃壹之
則生疾矣不分四時而專于一則失其節宣故生疾僑又聞之內官不及
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同姓爲婚其生不能長殖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同姓相與美而又美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吉即非同姓違此二者壹四時昏同姓古
之所愼也不愼取違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司主今君內
實有四姬焉同姓四人其無乃是也乎由是生疾若由是二者
弗可爲也已言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平公於四姬遠則猶有減省則可已不然難已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同姓壹四時皆然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
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恃富而
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醫名和曰疾
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
喪志女色惑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將死無人開君之惑故至此天命不祐助也言不可爲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非不可近當有節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十五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宮商角徵羽五聲以爲節節即下五降遲速本末以相及其聲由遲以及速由本以及末以成中和之聲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五降節遲速本末遞降至五中聲成則止而不彈彈就
言琴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煩手節今時撥不以五聲爲節煩亂其手非聲之正故爲淫聲於是慆淫其心而不明堙塞其耳而不和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煩而不已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
以慆心也儀節謂制也君子不離琴瑟將以制凡事之節非以慆淫其心以上言先王制樂所以節凡事女色亦當以樂節之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五味之不同者
由陰陽風雨晦明之異而生發爲五色五味之發見于色亦有五徵爲五聲徵驗

也味辛色白其聲商味酸色青其聲角味鹹色黑其聲羽味苦色赤其聲徵味甘色黃其聲宮淫生
六疾淫過也茲味聲色所以養人過則生害有六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陰氣寒斂陽氣温散風氣搖動雨氣濕滯晦夜氣陶明晝氣昌分爲四時春夏有春夏之六氣秋冬有秋冬之六氣各不同序爲五節又以春七十二日屬木夏七十二日屬火秋七十二日屬金冬七十二日屬水截取四季各十八日爲土凡是五節也過則爲
菑人處此六氣之不同各宜順時稱節以節其心身於六氣有過則生六氣之菑陰淫寒
疾寒欲過節則爲冷疾陽淫熱疾温散過節則爲熱疾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屬木木氣大過則四支病戰動搖攣雨淫腹疾雨氣太過病瀉洩晦淫惑疾晦夜事過節則氣亂明淫心疾晝事無節多上氣不平心役于物則生狂疾女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陰體而附陽依男而立故曰陽物男女相遇在昏故嫁取日大昏而晦夜則其時也陽而淫故生內熱晦而淫故生惑蠱今君不節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夫

不時能無及此乎君近女室而無節晦不晏息而淫失其時故疾至此出告趙
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
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大節社稷人民所賴有菑禍興而無改
焉必受其咎國家將有失道之禍大臣不能匡救改行此即良臣將死之兆今君至
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是以云良臣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也溺沉沒於中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
蠱穀之飛亦爲蠱穀日飛變爲蟲而飛也則穀實已壞曰蠱在周易女惑
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巽入也爲長女艮止也爲少男少男艮止于女長女惑
而長女善人乎男故惑之巽風艮山山木爲風所搖落皆蠱之象皆同物也物類也此四者
爲蠱皆同物類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賄贈之禮
此許著于產醫和之言深明疾病之原醫理之本以垂訓萬世也於此可不信巫覡鬼神之誕說於此可博通壹四時妻同姓之至理於此識淫生六疾惟近女惑蠱之爲甚於此識先王之樂不第節自事而可以節色之邪疾於此識人主淫溺生疾而大臣不能匡救有同死之道試即此傳而詳求之人惡可不爲博物君子也乎聖人皆於春秋留之其仁愛天下之至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犫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即陽翟今太室間皆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四　昭公元年　去

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弒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
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
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
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幕平夏麇之二子名右尹
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也宮廄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行殺
大宰伯州犂于郟如子產言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爲敖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伍舉時在鄭問使者以應立王之辭惡有不願對曰寡大夫圍以此爲告諸侯之辭伍舉更之曰共王
之子圍爲長更改其赴辭不以篡弒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同食祿皆百人之餼餼祿足百人趙文

子曰蔡公子富（富則用廣貧則用之不宜相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德鈞以年（以年齒為高下）年同以尊（以官秩為尊卑）公子以國（晉公子則論國之大小）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又使二子序齒而若）辭曰（后子）鍼懼選（俱選則已有過不獲不得安是）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過在人唯主人命所處使得宜）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水久同於臣道子干初來為羈旅之客不敢從齒序）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客當誰敬乎）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啟彊為大宰（靈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

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說喜也喜不義之事往會無日言速）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汰後必速亡未能合諸侯）

楚公子圍篡弒之賊也而魯史筆之故聖人作傳以著之為萬世懲焉圍子比弃疾并附叔向之言以明主人待客之禮客與客之禮不可有畏彊禦之心又附后子之辭以明客之禮不可不有謙讓之文均以開啟後世也至于靈王以汰侈求得諸侯賢者已知其速亡人而從為豪雄胡為乎哉

十二月晉既烝（冬祭）趙孟適南陽（晉之地名）將會孟子餘（會會祭也孟子餘趙衰也之曾祖廟在南陽溫縣）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七越）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趙武趙氏縣之故邑）（式日十二月甲辰朔即十二月朔）（死則十二月三字當讀斷晉既烝蓋并也十二月甲辰前之文并一顧文也）

道此終到定公蔡后子瞽扣之言為後世之為文子者戒也以趙孟之賢而屢示人以將死之道不能

過其末行也汰曰此亦不學之故使學聖一日不死必有更進之圖自有天命誰其敢測之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四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五

上蔡張沭𢟪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宣子韓起。且告為政而來見，宣子代趙武執政。禮也。二者皆脩好之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即周易文王周公之作也象者卦爻之辭皆取陰陽之象而言故曰易象春秋魯史記事之書周公所制史法而子孫世守之者易所以明剛柔中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凡事得中之義雖以變化而不失此禮之大原也春秋遵周公所制典禮以紀事使濫有所勸非禮有所懲一以敬心生之此禮之大委也故曰周禮盡在魯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德莫盛於禮故知周公之德在禮禮者事之治也見禮知政及知所以王天下者亦在禮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大雅緜卒章言文王為西伯自虞芮質成之後諸侯歸者四十餘國取以喻宣子相晉霸宣如之　韓子賦角弓。小雅取兄弟昏姻無胥遠矣欲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又望彌縫其闕失拜謝兄弟相親之意　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主盟可以畜止萬邦之亂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　遂賦甘棠。召南召伯憩于棠下人不忘不忍伐焉武子封殖此樹亦如之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子旗子雅之子　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此退後之言志氣亢僨雖守臣分何以保家

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　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笑其過言也信其不虛誕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君子不出虛誕之言必有以知其不臣之故而從實言之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宣子賦木瓜。衛風言佩其德永以為好

此述宣子之行其言皆可為世法也以大國之上卿[illegible]侯盟初為政而見諸侯謙也示不敢專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意焉易象寓典禮而春秋純乎禮[illegible]作傳以明之矣而後儒不知猶目之[illegible]數[illegible]刑[illegible]不少也試觀宣子之云不愈可[illegible]二經之義哉見子雅子旗之子俱謂其不臣[illegible]之亦以禮知之而已少而無禮長自不至[illegible]以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也至于享宴之間[illegible]詩詞答無非卑己尊人之義禮文之可觀者也皆萬世法也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立別號以示寵異　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欲使齊以嫡夫人禮送少姜故罪之中都晉邑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言送女宜從逆女之班韓須公族大夫齊亦宜以公族大夫送之班列相等今陳無宇上大夫言已過等　畏大國也，是因敬畏盟主之故　猶有所易，是以亂作。若更有所改易而以卿是以亂禮者作事矣

此以平公示戒也以逆女之故拘不治之疾而又戮少姜寵嬖也見以寵而亂禮恃大國以輕罪人[illegible]天下以亂[illegible]以示戒

冬叔弓如晉

(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

於執事敝邑弘矣敝適也弘大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好合則使事成則臣受祿之賓敢辱大館館有祿養之饔餼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器實也卑讓禮之宗

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先稱敝邑之弘後稱臣之謙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合禮無以為德內敬慎則外自威儀近者德無止境也叔弓於郊勞致館之間辭讓之際彬彬有禮不可為往來賓介之觀型乎後世王質無文皆可愧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

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擊傷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

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馬可以速至使吏數之數之以言

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

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言傷已重不久

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

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

之子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

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衢道也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尚以國法討者不可以亂殺也子產不可以疾貸也司乎凶人自不終命以昭示國法已矣秉政者可不法于產哉凶人倚可以作凶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

伉儷也伉儷匹敵之稱晉侯以夫人喪少姜諸侯弔之又不欲以私煩寡止之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服襚衣也叔向言陳無宇於晉

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

不共君求已貪求於齊者無盡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

頗逆卑于送甚不在己頗偏也何以為盟主貪頗二者人不服且少姜有

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此見晉平之亂政後世所當戒者也既比妾於嫡而執齊使諸侯敢不弔乎季不敢助成其虐而辭之執陳無宇路貫適矣

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

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譏其非禮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

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則王之制數在十三年令尚之間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
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大）
（制故文襄之霸節之簡爲法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凡昔以昭禮制命取）
（事謀闕失）無加命矣（無分外之命令）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位卿大夫士之位尊卑各有數度言太無適今以嬖寵故不敢擇論位之尊卑而禮數如守適夫人之禮故使卿弔送則嫡夫人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
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復爲女）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弔送之禮數）然
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謂大火心星也）火中寒暑乃
退（心星季夏昏中而暑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此時寒暑極盛）

（言晉退晉將失諸侯以其極將退之數）晉將失諸侯（諸侯煩極則叛異）諸侯求煩
不獲（言晉將失諸侯諸侯雖求煩亦不能得）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知足以知盛衰猶在君子之後謂將多君子之言足以繼之）
（此言大叔之言以存弔送之禮數記張趯之言以明事理之退執後人何可以不論是言乎）
□□五月丁未滕子原卒。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有不同盟亦書名者從赴傳已爲別例各見之此復述同盟者亦偶耳成公卒悼公寧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姜）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嬪
嬙）寡人之望（照明也嬪照也望事君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
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
福於太公丁公（二公齊之先君徼吾念二公而好齊是齊婁願於先公）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遺餘也若而人猶不止一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
振擇之（董正也振未詳）以備嬪嬙（嬪嬙官之號）寡人之望也韓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
稷之事未有伉儷（蓋平公適夫人已卒）在縗絰之中（少姜之服未釋）是
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

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始祖）既成昏（許昏成也）晏子受禮（受賓享之
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
同此）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言昔末季之世不可以理測知
其興衰但知齊當終爲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
區釜鍾（此四器量之別名）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
（四升爲豆六升四區爲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
（皆加三）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貸於民）而以公量收
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如往也陳氏山海之物往鬻於市價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齊國物力以三分言二入公家而民得其一言賦重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三老未詳皆受國養之人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謂刑踊刖足多民人
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愍之依撫恤之陳氏或又然其愛之如父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祖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陳始封之
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齊臣然將有國其衆先祖鬼神已盡聚齊叔向曰然雖吾
公室今亦季世也然陳氏之說又言晉衰弱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言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公乘公之御與車右百人爲卒言不得人
庶民罷敝傷於役賦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公士也女寵嬖僕夫之富溢過尤甚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不奉命令欒郤

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臣之族降在皂隸皂隸賤役之官政在家
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悛改以樂慆憂慆藏也樂中藏憂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今至將讒鼎之銘曰讒鼎名昧旦
丕顯後世猶怠丕大也先人初業如昧旦時方未明而漸大明後世承其丕顯不當怠而
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況當不悛之日而怠則必速見弱晏子曰子
將若何何以處此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宗族猶木之枝葉必宗族先凋而公室從
之獨乃肸之宗十一族先言公室之族而己之宗叔向稱晉同姓言唯羊舌
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子賢公室無度法度不明幸而得死
言非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言已爲晉公族必將先公凋落

此存晏嬰叔向之言以見國家之存亡興廢可先知也後之有國家者可不懸之爲前監乎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湫下隘狹小囂喧譁塵灰土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高燥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先人臣不足以嗣之德不足繼於臣
侈矣不足嗣而居此宅已爲侈汰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自比小人便於貿物敢煩里旅旅衆不敢煩里人爲己宅公笑曰子
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小雅君子一言祉福人亂可以
遄速止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謝成宅乃毀
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人之室爲宅故毀使如其故則使宅人
反之使原宅人俱還故宅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善鄰二
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里人昔舊將先世所卜之鄰爲相和睦者不可棄也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毀人宅爲己宅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小人不知
違禮亦不敢犯不祥古之制也此自古一定之法吾敢違諸乎不敢違卜以犯
二者卒復其舊宅晏子終還自己舊宅公弗許先弗許後因陳桓子
以請乃許之卜鄰一段蓋即因桓子以請之辭

此晉晏子辭宅之事及言君省刑之事以爲後世示勸者也後世何可一字忽之而不詳玩哉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晉縣）以胙乃舊勳（胙報）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伯石乃驕汏之人倘行禮亦取福祿况終始若有禮）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氏族）及欒氏亡（在襄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已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別分也凡既分之縣皆不得復有）文子病之（病自斯）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義而自與也皆舍之（以正義責人而自取亦非義）及文子為政趙獲曰（趙獲文子之子）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叱使退去）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將若招禍不能）又焉用州之邑其以徼禍也（用州則招禍以求禍）君子曰弗知實難（不患）[illegible]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既知之則易從乃又弗從是問欲取禍禍必大）有言州必死（再敢有言取州者是禍己必以死罪治之近重表其子傳言文子明隙）豐氏故主韓氏（豐舊主韓起家）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欲後自取州傳見韓起雖賢猶不忘欲）

此言保義遂欲之決則以致佑後學也伯石驕汏一旦而以禮焉即荷祿矣三大夫皆有貪欲及聞正義則以義制欲豈非賢乎然而文子獨以明賢行之且以戒子產果啓欲矣韓起也猶不能忘焉嗚呼去欲之難也雖賢者不免後世繫此數子者或懲或勸日進于存理遏欲之國其庶幾矣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叔弓之叔父敬子即叔弓以禮椒為之避仇不欲入）惠伯曰（子服椒）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敬子為介遂其所忌仁也惠伯不以私忌慢公事義也仁義之道無往不宜可以為法矣

（傳）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以己女易公之女而別嫁公之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得齊歡）而遠其寵（子尾得寵于君）寵將來乎（子尾將不使齊歸服）

此存異事以為萬世之大戒也諸侯嫁女于諸侯而臣子竟能易以己女而別嫁君女有此理乎正唯無此理而有此事所以人君不可一事而不慎也景公果知之乎不知乎君權下移一至于此犬可畏矣晉受其欺不以為異只苟得諸侯耳何當時輕子女亂婚嫁若君臣唯重功名勢位至此哉所以孔子為春秋作傳不厭煩細而天下後世得以盡鑑而垂戒之是以免乎此也

（傳）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新立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心在日有偕未盟也若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

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有心事晉可不必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使子皮肾音問自子之

歸也，歸在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來賀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先相語為知友故相怨如此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賤其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illegible]

[illegible]

秋，小邾子來朝。

經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欲不以諸侯禮待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卑一相睦之國恐諸國有逆好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此傳穆叔之言以為萬世勸也充此無小大無敢慢敬之一字唯有終身保服而已矣

八月，大雩。

經八月大雩，旱也。此為旱祈雨皆謂災之意何必有他說乎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七見昭八年穀傳皆云旱也問旱祈雨其語意亦可知矣使人君莫不以旱為意可乎否乎

傳齊侯田於莒，齊東境盧蒲嫳見，泣，且請曰，八六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短也言老不能為害二十八年放諸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其心之姦甚長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illegible]北燕[illegible]可復使遷於四凶[illegible]之間[illegible]不遠[illegible]北燕其或慰人[illegible]

冬，大雨雹。

冬十月夏之八月也此時大雨雹不為災故謹之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以殺之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此衆燕伯以為天下後世之多寵嬖者懲也不罪寵人及大夫之比蓋重本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宣王田獵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詩賦之欲與鄭伯共田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此見楚子強求諸侯而諸侯強附之皆晉霸衰之故楚晉皆示戒也

傳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其父死不免矣危殆言旗將族弱矣而媯將始昌姜齊姓媯陳姓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人數惠公之孫[illegible]強也爽明也言二子[illegible]猶可以爲國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日个宗族[illegible]弱落國勢益危

此存晏子之言以見宗族之下可興爲萬世告也

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鄭伯與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求從晉之諸侯二君待之鄭許二君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借晉寵以致之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illegible]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險謂山河險阻冀北多產駿馬齊楚多篡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楚子求昏於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謂晉既許無可畏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偪近也）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底力所能及）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求人以快逞己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司馬侯丁寧之言無非道也雖通於時豈聖人也有與楚乎哉後儒薄傳高視大道誤矣

春王正月大雨雹

【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申豐魯大夫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建丑之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建辰月日在昴畢乃出水用之朝覿謂春分中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固堅沍結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有祿位者賓食喪祭或食或喪或祭皆用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有事于冰故祭其神用黑牲黑黍如其方色）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以禳除凶邪）其出入也時（出用也入藏也又重言時制之宜）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謂有祿之家凡食肉者皆用冰去熱邪螻蟲）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喪浴得用除凶邪）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以祭寒見前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先用君）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三月四月中也畢賦冰也盡布散于國人）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下賦予國人之老者及疾病者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傳送也）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官納收藏入）夫冰以風壯（西風寒而堅壯）而以風出（順溫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自公下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冬陽生於下則外陰乘而寒若冬溫是陽在上而過）夏無伏陰（夏陰生在下則外陽重而熱若夏寒是陰伏不退）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雨）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霜雹不為害）癘疾不降（癘惡氣之疾）民不夭札（短折札夭死也天氣和故人無疾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川池之冰非積陰所致又火出不畢賦而棄之皆不敬其典）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發出也風雷以見陰陽愆伏）雹之為菑誰能禦之（無所不與又況雹也何禦之止）

於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豳風七月末章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此存藏冰之道于後世而雹之義自寓焉雹求之類也欲止雹則治冰政申豐以義類推言之積之氣火則治火政水則治水政先王於陰陽五行之間無一政而不調變補救之所以自兆天地之和氣無一時而不順無一物而獲災也豈謂一藏冰之得其道而遂以然乎然一藏冰之不得其道則一切之政亦必同藏冰耳故亦不可不謹也誠[illegible]之申豐之言其留之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國有患難）公

辭以時祭（夏禘之大祭常典不可廢）衛侯辭以疾（四國知子言鄭）鄭伯

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楚尊合諸侯始于靈王楚）

（莊之時未有如此之盛然今皆宋盟之故）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

侯無歸禮以爲歸（有禮者乃歸之）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

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鈞臺今禹州杜云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

商湯有景亳之命，（景亳未詳其地或曰偃師）

周武有孟津之誓，（見尚書）成有岐陽

之蒐，（成王大蒐于岐山今岐山縣）康有酆宮之朝，（杜云酆在）

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州屬穆王於此會諸侯）

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

君其何用？（謂六王二公之禮擇用何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

之良也，（良謂賢）君其選焉。（選用二子使議禮）王曰：吾用齊桓。（召陵

會諸侯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薦進奏）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爵

公禮及六者如朝會盟左右會師會之異）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所奏

守之）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兼子男）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公禮傳自先代）子產善相小國。（伯子男皆小國會公則事大國）

（之禮）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其過差）卒事不規。王問

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言楚未嘗行中夏禮

吾未嘗見見有六等之不同故不知所規此以見楚係辯）宋大子佐後至，王田

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之）王使往，（將田武城

質猶在申使往辭宗祧太子於館）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祧祭祀

周合諸侯以田獵見太子腥之將可及爲）寡君將墮幣焉，（墮布也晉事畢則布幣於諸

侯此時可相見也）敢謝後見。（無以此謝慰太子無怪相見之後云）徐子，吳出也，

以爲貳焉，故執諸申。（疑其貳於吳傳言無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

（以汰侈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見前）皆所以示諸

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黎東夷國）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

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汰驕大之名）諸

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很也很以拒諫）不過十

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遠偏也）

（積久則偏及人而人自棄之故十三年楚弑其君惡遠故也）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積德久則興與惡同）

此凡驕汰者雖逞而人不服，似盛而實厚其毒也。楚靈王申之會始終一傷汰之心，而竟逞其志二時之盛，楚莊之所不及，不過十年而弒，不得與于霸之數，徒有惡遠之名，豈不足爲萬世戒乎？至于椒舉慎辭示禮之言，及子產左師之論，學者詳之，皆大有補益于後世者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濟恭校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去之。)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不以告)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

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 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直也)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 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甲至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其所（此皆不能守國）不能（行政令而失其民之實）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屑屑猶瑣瑣也，亟數也，儀文為急務）。言善於禮，不亦遠乎？（言去之遠）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illegible]）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鄭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戒備）。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雖已終，皆又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以先王訓辭開道其意，以奉使舊法，本不失其命），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凡皆考與禮于先王，度晉楚之時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為司宮人），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朝聘執珪，享覜執璋）。

（[illegible]）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小謂諸侯也，大天子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illegible]），飧有陪鼎（加鼎所以厚殷勤也），入有郊勞（[illegible]），出有贈賄（以財貨贈），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誰人能勝此重任）？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可謂[illegible]）。求諸侯而麇至（麇至，群至也），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至邢丘），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欲君圖謀，必亦有人可以勝韓[illegible]）？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人皆卿，趙成，趙武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八大夫皆諸侯所素選數之賢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起兄無忌之子），韓須受命而使矣（韓起之子，已受君命而出使）；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箕襄、邢帶二人，韓氏）。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薳射楚大夫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瑣楚地會戰）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此命龜之言龜能知其情）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此卜兆之辭）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脩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難者困備易者亦備得為全吉）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非卜一使臣之吉凶）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不可必其常吉）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謂凶在使臣吉報在社稷）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尹赤楚大夫）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使射于此待命而後退言有備為軍旅之禮）吳楚皆得之

此以有備無患明軍旅之道後世不可不知者也人心易忽事變易失齟齬當鋒鏑相衝死生在俄頃[illegible]其怨惰而猶多有忽疎不及知者矣而遂[illegible]而死亡而不可圖其戰有戰隊而能勿夫[illegible]敵[illegible]人為謀之備以防之必知吳之先事而[illegible]設[illegible]之既退而猶設備乃為得軍師之禮[illegible]吳[illegible]世之國也何足取然而其同合乎禮也[illegible]敵而已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而隊以安國家[illegible]人[illegible]此禮之大敬也故[illegible]不發而見後世乎哉

秦后子復歸于秦（元年奔晉今歸）景公卒故也（如五稔之言）

出亡者之得歸必有道以處之也敵敬故也使非后子之明敏敬畏且不容于晉又何以相時卽歸此亦可法者矣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為怨杞因晉取田而今不廢杞故為有禮）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此存弔葬之禮也凡諸侯同盟則有弔禮焉則有送禮焉於列國同國皆未盡也而專於杞與秦特書者禮者春秋時列國以嫌怨廢禮以疎遠廢禮者皆比比是也孫獨不以杞之怨廢弔不以秦之遠廢葬此所謂秉禮之邦而可為萬世法者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謂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辟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堪任不起無乃戾也言有越分罪戾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歡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故不當加禮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此存當時享大夫三獻之禮于天下也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大夫以武子之不臣無禮已甚而拜莒田以免討亦幸而免耳但此一節所言所行固皆禮也後世擇其善而從之則爲己之禮耳於武

子何涉焉此孔子存其義也

葬杞文公。禮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宋寺人柳有寵平公寵之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亥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徵證也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夫謂汝人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汝同宗乃棄喪于之族於人何愛之有汝愛人人亦何愛汝之有言必致禍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板之章言同宗之相衛如城城壞則孤獨斯可畏矣女其畏哉至二十三年華亥出奔

此爲後世之倒害人者懲也向戌之言至言也可不佩哉

【經】六月丙戌鄭災。

晉士文伯之言天道人事皆不相關而有相通焉故人事不可不愼也。

【傳】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禮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以君相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恭而有禮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此私覿禮見子皮如上卿如上卿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大叔下卿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禾不樵樹不采蓺蓺種植之芻菜不抽屋不強匄匄乞也諸侯使臣所行皆有師旅衆且多不禁務傳於棄疾詳之以見賢不異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廢黜爵位降下其等舍不爲暴主不慁賓慁患也其所舍止不爲暴主人不以賓客爲患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見其行仁義之心知其必得楚人終當爲君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不郊勞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詩言我若邪辟是以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謁告也）王將飲酒（飲酒適其）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悉謂天子畫天下之土無封界可計特大略耳故曰經略）諸侯正封（正封封內有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謂草木何所以養人）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濱涯也小雅詩）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下事上上至上無其事明矣）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皁至臺事也）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

待百事（凡以上衆臣皆百事所待以成者）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物）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封畛土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闕人即臺臣故曰是無陪臺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言人萃集紂所如淵藪之萃）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

往（令取閽人去）盜有寵不可得也（有寵謂王以二文之法指我為盜則盜大有所恃不可得）遂赦之（言赦無宇不罪）

此以臣語為天下後世戒也以靈王之無道而芋尹無宇行其情直故也若非平日能以正道折服之其能免哉若二文之辭至善其執聽之要自斷之日信之久矣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遠啟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令尹子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魯使公衡為質於楚以請盟）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成二年蜀盟）奉承以

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以成公此言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望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共王康王郟敖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故）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復望蜀役之好）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言將率師至蜀以問成公何下踐言）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之祭）行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

其備禦三鄰。三鄰 三國將伐 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此舉列國之寶稱物以爲萬世戒也一弓耳何不可故輕棄之乃與人而悔乎備禦之說果足信乎懼懼而反之列國之寶是物而輕爭猶可知也無志甚矣其尚能大有爲乎故傳以示戒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私語子產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並走 衆皆步行也 羣望 望祀山川諸神以祈 有加而無瘳 瘳 病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鯀禹父 夏家祀鯀于郊 殷周亦祀之 皆以化熊之異附諸羣神 祭典中 非正祭也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 宣子乃祭 晉侯有間 間 差也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莒所貢鼎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 公孫段子 三年晉賜段州田 今還晉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 病故也 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 恐後人有以疆場之故而以取晉邑爲言則反致罪戾 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

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 言先曾與趙文子言不受州田 病有之 不便又取州田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晉邑以賜樂大夫樂大心

一見君子不可以不慎記一見君子辭受以義不輕受人賜而忘民也當以子產爲法矣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襄三十年鄭殺伯有 言其鬼至 不知所往 往 鬼之 皆避走 鑄刑書之歲二月 在前年 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 甲也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帶 駟帶 助子皙殺伯有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及壬子駟帶卒 六年三月壬子日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此年二月壬寅日 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洩 子孔之子 襄十九年鄭殺子孔 良止 伯有之子 立爲大夫使有宗廟以安撫之 鬼乃藏 大叔曰公孫洩何爲 子孔不爲厲 何亦爲立後 子產曰說也 所謂有宗廟之祀 以妖異而立之恐惑民 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也 爲身無義而圖說 二子身爲不義皆不當立 立則偩立圖以爲民說耳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媚 親也 不當立而立爲反道以求親媚乎民 治政有當反道以求親媚乎民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爲死絕者立後民所親媚以爲厚道 若但爲妖厲立後民將不以爲厚道 因不信上之所爲 而疑其不誠 不正則凡事自不尊 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 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魄 形也 人生之始其初化爲形 氣曰魄 魄有形氣而形爲始也 既生魄

陽曰魂形魄陰也陰本無知而心知我了內既生之形魄斯盛陰乃生陽為魂魂內氣也即心知之靈明能感物生欲最為有知有力者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者飲食服用之物精謂萬物之精液多謂精液之無窮人日用萬物之精且多則魄日盛魂日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物日精差物日爽不測日神明魂魄強則能有此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匹夫匹婦者皆有此神謂若無有而魂先其魂魄不能速散則尚有為依於人為淫邪虐疾以病人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抑諺曰蕞爾國係言小國即不腆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用物其取精之弘多又不同于常人魂魄更為精神愈盛其族又大所馮厚矣馮指大族力氣

伯有不可留挽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此明厲鬼之說與禍厲鬼之道以示天下後世也明於厲鬼可以不為厲鬼人之初生無知識魄盛也長而知識漸魂全也當魄陰盛則生陽為魂魂為知識魂全之日此知識日近正人間正言前書服古則神氣和平無怨怒其精神斂幽為善修動而死至快至足斯陽翔陰落遂解而化矣自不至于魂死魄猶遂感悅蕩而作淫厲于人防也試觀的有生恣怒而死憂感不得所歸不亦苦乎再明于擯厲鬼可以無怪于厲鬼無悲于厲鬼矣夫子于不語怪神輕略之耳豈遂不欲天下明此理乎孔子已於傳存之矣自後世不信傳遂亦不明此理而多有為厲鬼惡厲鬼者

傳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罕朔也與子皮同族而酒相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罕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

子產曰君之羈臣謂罕朔為晉羈旅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違去也以禮去國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者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言以罪逃者無定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一等不以罪降

此以見羈臣之禮焉並惡飲酒無度者之戒後世何可以不知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傳 秋八月衛襄公卒襄公元年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也襄二十六年晉疆戚田取懿氏邑六十以與林父

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小雅言兄弟相救於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有死喪之可畏兄弟不思而懷之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言衛同姓兄弟之國固不加恤故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謂新君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命哀策叔父謂襄公陟陞也謂死為陟恪敬也先王謂先王言襄公死矣敢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助事天之職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祖也言不敢忘同祖之美

此聘同姓還使因以過還書之法則也而諸侯相弔喪天子降哀命之禮亦並存焉

九月公至自楚。

【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己不能相儀答郊勞為患乃講學之講明而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凡知禮之人則從之講習及其將死也七年之後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召其大夫其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禮者人之幹身之所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謂達於世以禮義顯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子之先祖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公武公宣公之臣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位高益

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恭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人亦自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以餬其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謂正考父當世為君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僖子因己不能於禮遂自勤請學又使其子就學為能補過

此以補過示天下後世使人能補救僖子之補過明君子矣此聖人春秋之教也若公至自楚自是則賢之言然不留多見學者益誠之可焉

【傳】單獻公棄親用羈羈寄客也獻公周卿士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頃公之族也成公獻公之弟此為棄親用羈者戒也多用羈親舊而客羈以遂私心者觀於獻公可以儆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伯瑕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前所問日食災福既驗從對曰不可言之可常必不差否六物不同人生所受於天者六物之不同民心不壹民之自存其心者各事序不類其事與時序不相類官職不同始則非一法同始

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亦雅言為王事勤勞同為王事而其終有存乎人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多語人多語我也辰有北辰大辰之類其說不同此謂何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故以配日以謂甲乙日有十辰有十二即十二時也某日某時之類其辰為何辰星為何星言吉凶不同即今四柱八字推命之法本歲月皆配而止言配日日為歲月之主時亦日之時星辰亦其日時之星辰故以日為重焉

此以天人相通之理推其不同之法示天下後世也使非孔子作傳其何由而明之哉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經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猶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史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命蓍之辭遇屯䷂卦辭曰元亨利建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又筮之辭庶幾嘉之遇屯之比屯初爻動利居貞利建侯䷂䷇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屯卦曰元亨不用再疑成子曰非長之謂

乎元有適長之意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兄跛非全人不善不可列於尊故蒙名元元善之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卦之繇辭爻之繇辭皆曰利建侯孟縶本當嗣而不吉又何用建言建立以別有所建非嗣也二卦皆云二卦兩占屯卦也兩占屯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重謂之襲太誓朕夢協朕卜襲於夢作弗從何為弱足者居足跛居守于家而已應屯初爻利居貞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奉養也事鬼神山川百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利居貞元利建侯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名元襄公之子

此存人臣為國立君之法以告萬世也而卜夢筮蓍之道亦於是留焉若非成子史朝之忠亦夢所不及而亂變生矣至于後世筮占之法遠古已遠蓋何非不信傳之誤歟

春秋疏略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澗允清參校

八年。

傳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魏邑之榆地。有石怨作人言)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有物馮憑依于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石本不言而言民聽之失亦妄傳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興作妨民)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讟怨所致代民宜瀆)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生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音斯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有學識)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小雅不能言者亦自舌出而得咎能言者不直斥其非而巧言之如流水之不滯亦不受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故荒民散諸侯離之故叛乗極則悲生故咎。)

此聚卑銳致興以為天下後世戒也宜詳究子野之言及叔向之論以盡其所進而可焉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元嫡也)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史書辛丑從赴縊也而縊書卒孔子之筆哉史之飾辭從赴文也傳明之曰縊而所懲大矣故為縊也)

叔弓如晉。

傳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蒙欺也勞土木與怨讟不弔而賀故)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天下畏晉實皆欺晉)

此著宜弔而賀以惡為美哀末之運互相欺蒙以仰于取亡若虒祁者以為萬世同情之大戒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傳 干徵師赴于楚(赴訃也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立公子留)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殺太子之實告愬)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招以私屬殺世子書死其君此萬世之大戮也然罪在招而殺行人非其罪于其不亦可戒哉史文有當者傳是之有非者傳非之令天下後世之情理者傳也舍傳何懲勸之有。

秋大蒐于紅。

傳 秋大蒐于紅(紅魯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簡車馬也根牟魯東境商衛魯西境接宋衛千乘故大)

行人之血氣和平則心志亦因之堅實亦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

令臣實司味宰官主滋味實為發言出令之本二卿失官而君弗命

二人君之侍御失其官職致君命令不出臣之罪也君司味者滋味不調之故我亦罰之公

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徹酒而止知氏

卿荀躒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

氏代父職說解說也

此記事而義理無窮為後世臣法之以善諫君法之以納言輔佐之良明于卿之忌通而積事答物之說以及滋味實志之論尤為心學之精微者有為天下後世其庶幾能法此哉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殷盛也

皆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為禮也爾以下人厚待物為無忒焉後世可以知聘意矣

冬築郎囿

冬築郎囿書時也囿苑也郎地名冬故為時季平子欲其速成

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亟急也焉

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勦猶害也

此取昭子之言為為世法也春史書時不言速乎了私意也獨不念時則時矣勦民以為觀其孰輕

十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敘事也傳敘一事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於

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二國守玄枵之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婺女居玄枵之維首客星出玄枵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故為晉之妣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謂處女邑姜晉妣齊女也歲在齊分之婺女而有妖故占變在邑姜

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以戊子日死登死也逢公死時妖星正出玄枵今晉亦不在其位而偏在婺女故知在邑姜子產必晉侯也

此以謂星變之法示後人也然其時晉侯多疾廢有先見故裨竈得因天星而議之天道必先見之於人事而後其應乃不爽也

夏齊欒施來奔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出惠公信內多怨聽婦人言故多

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二家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欒施子良高彊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

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

二子二子旗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言二家果攻我聞我

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欒高將我授甲必

攻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

無知其所伐公以自輔陳鮑焉往遂伐虎門虎門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

晉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因喪見)
(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
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春秋疏略　卷之三十七　昭公十年　十三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
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
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
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
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
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
其身，不亦害乎？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傳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初，元公惡寺人柳，
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去炭使公坐之)
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此見人之好惡無常，雖轉移于小人之間，奉以為萬世戒也。一熾炭之私，且然而見其大乎)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史傳殊文，史以所事書之，傳以所採附書之，殊則殊之，同則同之，非孔子修春秋法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靈王名)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

春秋疏略　卷之三十七　昭公十一年　十四

傳 景王問於萇弘曰：(萇弘，周大夫)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
過此矣。(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蔡凶不過此年)楚
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然楚無德而享大利，故知楚將壅積其惡耳)歲
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此天道循環不窮之理)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
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動心曰感，近楚之國唯蔡為大，故楚常感蔡欲取之)蔡
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

國蔡子（傳言楚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
哉蔡侯獲罪於其君（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施德於民）天將
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
可再也（以詐僥倖成者可一不可再）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
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
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
二王（楚國小於夏殷位卑於桀紂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能無咎乎天之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祚福也）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

不可沒振（五材五行之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無以救助沒而不可復振也言楚亟暴力盡必敗不復振）
（此傳因蔡楚以明天道循環有惡必報之理爲天下勸世懲惡也人往往見爲惡而無報不知天道猶未至也又見惡人往往得志不知天將厚其凶惡以甚其罰也可不懼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左傳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齊謚也歸之姓敬）
（魯史各書其事耳聖人屬其辭比其事而弃禮是矣於是可知爾有重喪且從蒐狩禮之大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傳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盟會以安社稷與……）

（……不同故喪冒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從與俱奔者）盟于清丘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相盟）女自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初救切副倅也薳氏僖子妾也別居在外故僖子納二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
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反自祲祥生二子言其始終）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使以敬叔爲其子從清丘盟）
（此著僖子之禮不以喪而廢也傳並及僖子反祲言所不及者亦有可憑者矣古者宗廟有定數而夢有出于意以堂人享三夢之法豈其妄哉）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
救蔡物以無親（物類也言同類不親附）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
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不順（不順謂弒逆）楚大而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棄絕蔡國以壅楚惡惡盈乃降罰）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蔡侯已死于楚君未立守者不固）
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周歲星一周十二年也）王惡周
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請楚存蔡）

且於昔之不能救禁見人事之衰卽天數之將然二理也取了庠美惡周必後之義爲天下後世鑑焉可見人唯宜脩美德耳不必論報自至也美而加美周復無窮惡亦宜然

【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成公)視下言徐。(目下視言徐緩)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聲不過屬亦不太緩求達于表著之朝會)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目間務以昭明行事之次序之藏衣上不過結下不過于帶結所以道達容貌之恭敬)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言以命事于人貌以明敬于人失則兩廢)今單子爲王官伯，(伯長也)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下)言不過步，(一步之外不及)貌不道容，(貌下不足以道恭敬之容)而言不昭矣。(言徐不足以明行事)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

(故卽將死此年冬單子卒)

此者單成公之事以爲天下後世之不謹于言貌者戒也其味叔向之語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當爲魯郊野之人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齊歸公所生也)不思親，祖不歸也。(不思其母不思其祖之義有爲是卽祖考不貴其歸喪理論當歸宇義爲戚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蒐獵也比蒐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此卽葬齊歸事以爲天下萬世之不哀親喪者之戒懿也昭公卒果出亡而失國賢者之言豈誣哉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隱大子蔡靈公大子蔡侯廬)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五牲牛羊豕犬雞)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不相爲用如祭馬不用馬之類事必有不祥其事可悔)

楚暴虐之人不忌不仁而常忌不祥楚靈王使早知其必有後禍而遂暴虐至此乎傳故特述申無宇之言蓋天下萬世知必有悔而早自忌畏可乎

十二月，單成公卒。

應叔向之言

【傳】楚子城陳蔡不羹，(陳蔡皆爲楚縣不羹有二在陳蔡之西皆楚要地故)使棄疾爲蔡公。(縣尹)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櫟鄭大夫檀伯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檀伯遂居櫟卒殺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善擇臣得擇臣之言唯金木水火土五官大言五官之長宜在內職要不可使居邊遠細言五官之末宜在外理事不可使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舊不使久居外職羈旅不使久居內職)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棄疾親也鄭然丹襄十九年奔楚爲右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封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京亦鄭大邑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都城過大有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此存中無宇之言以明立城眞官之道于天下也覩下在外爾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四言者可不佩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七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濟參校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高偃齊大夫高傒之玄孫唐即陽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因其衆也（唐衆欲納其君齊因而納之故先得人心三年燕伯奔齊今已十年而齊不能納之旂因唐衆欲入于唐齊景之無爲亦可恥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傳）三月鄭簡公卒（簡公名嘉定公寧之子）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徒役夫）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執器用如將毀而實不用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除徒之辭不忍毀而待許毀而後毀之）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除徒既如大叔之言子產不忍毀廟乃使改除別道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迫近司墓之室）（司墓之室掌公墓大夫之家）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也道直故早得而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道迂故日中而下棺）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日中下棺則遲諸侯之賓不得早歸）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之害無毀室）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禮謙以利物害人以成己無是禮也。）（不毀人之廟宅以成一葬知仁而禮之實）

吾謂毀人之廟宅以便葬道此後世之妄尊而廢禮者也故著子產之事以明禮而天下後世

與人以自成者可
推類而戒之矣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小雅蓼蕭首章有宴笑語兮而華定不能懷思二章有既見君子爲龍爲光而又不能宣揚三章有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又不能知識四章有萬福攸同又不能享受 將何以在。何以久在其位。及二十年華定出奔

不學詩無以言此之類也而動靜通乎言肉爲識者所宜留但聘使之辱哉故不可不學詩

【經】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盟上之國聘公若直而諸侯朝之禮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至河乃復。亦朝嗣君 取郠之役。在十年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未治伐莒之罪不悅見公 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

取郠之役昔季孫之專公至晉庶幾可一白之而卒不獲與諸侯同也豈季孫之猾通于晉之左右而爲之哉抑晉君臣之智不足以察此哉傳以示天下事固有可駭如此者宜早計也

【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不敢與享禮故辭去聽命聽召命 晉人許之禮也。許其辭與請以郊爲有禮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古有投壺禮以樂飲晉侯先盟主故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君中此爲諸侯師。淮水名坻山也師諸侯之長 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澠水名陵大阜 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 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言晉見爲盟主不待言壺何爲以中爲儁也 意以中寡德而飲有酒也以中儁異而來諸侯 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代興之語知晉必叛晉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也禦禦勇 卒乘競勸。步卒車乘競彊勸勉 今猶古也。言今不衰於昔 齊將何事。不事晉將無所事 公孫傁齊大夫 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先君未葬而朝非禮然迫于人也已不自主也辭享請免喪聽命則可自主者也此可以知禮之常變矣至于投壺之禮亦有禍焉大約以識爲何而爭中爭讓之道求己之中以飲人所爭者非敬讓乎

今以中爭諸侯是爭强儁非爭敬讓也且業已長諸侯而又爭之是失長也矣長無德弱可知矣雖軍帥卒乘何足恃乎傳又於此任投壺之義意深遠哉

五月葬鄭簡公。

【傳】六月葬鄭簡公。

四月而葬速子產前言免喪者謂葬也經書五月誤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楚子謂成虎。成熊即成虎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鬪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鬪椒作亂令楚子信讒託討若敖之餘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不能去見幾矣猶 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懷戀寵祿

此書爲信說者戒不待言也而傳若歸罪于大夫之役寵何甚將以明出處有大道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自古云爲隱隱從容侍足賢之見以殺身故爲天下後世自速不當者戒也

秋七月

按李者自月敘之至此傳敘一事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鮮虞白狄

昔陽在中山肥國都也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肥白狄

緜皋肥子名

此爲不得于强以陵弱者戒也晉大志在楚而降求乎狄實極矣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 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四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 跪尋絞弟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 甘簡公周卿士 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公景公甘過之先君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 獻公劉定公之子

丙申殺甘悼公 悼公即過 而立成公之孫鰌 鰌平公

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過劉獻公大子之傅 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没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六子周大夫

此見原甘二族之微皆自取之以爲天下後世虐使下暴宗族者之大戒也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南蒯南遺之子爲季氏費邑宰 平子立在七年

南蒯謂子仲 子仲公子憖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出逐也歸其家財於公 子更其位 更代也 我以費爲公臣 子仲許之

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

季悼子之卒也 悼子武子之子平子之父 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 言叔孫昭子在平子之前

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 欲構二家使相怨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 使昭子自貶黜 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禍在豎牛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五

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 命吏書二家訟辭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 故叔仲小南蒯

公子憖謀季氏 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子仲畏季氏故先以其事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 子仲爲副使而先逃歸 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 邇身而遠志 家臣而君圖 有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 遇坤之比 坤下坤上坤六五爻變而之比

坤下坎上 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 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一爻動作二卦者以爻辭爲占外剛彊內溫順爲忠坤中爻本和順變坎爲剛健總得中故忠也。和以率貞信也。土得水而土和水得土而水正主和順以率正固而不變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中心不存彊溫之忠卽爲不忠也黃色之占不合 下不共不得其飾。爲下不共敬于上不和不貞卽爲不信與裳之下飾不合 事不善不得其極。事不善卽不忠不共也長也極猶元也 外內倡和爲忠。言內外不相違異 率事以信爲共。行事以信如臣以身許人下敬承卽共 供養三德爲善。三德忠信共也供奉此德以養之。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六

非此三者弗當。兼此存養三德之實不足當此占 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險謂行險儌倖之事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卽如此卦以之占險何事也實不共之事不得其吉自不應 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中心美善則能應坤中黃色之占元長也爲上位居上有善則應元之占下足也爲臣居下善則應裳之占
參成可筮。參三也三美皆備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三者一有闕失雖吉不應故易不可以占險 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家將往費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喻南蒯生長於此鄉如杞木之生於圃言
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子謂計也子之美稱鄙猶鄙也言材旣生長於鄉若從我鄉人致謂之則爲男子之美材違之則鄙薄其材倍之則見恥辱
鄉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止也言不可救止遂棄而外之 平子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令小待政以明不逐積怨于心曰怨府使小知己忘怨

一事之始未有五人焉唯昭子賢其餘皆小人也良人於此皆之而知所勸懲焉豈不成大賢乎至于惠伯之論易不可以占險則易非徒也焉道也而迄今說之何哉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冬 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今潁上縣正陽關 使蕩
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之大夫徐吳之與國 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爲之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以翠羽飾被 豹舄。豹皮爲履 執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七

鞭以出。僕析父從。析父楚大夫 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 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 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伯 燮父。晉唐叔之子 禽父。周公之子伯禽 並事康王。成王之子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有。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九鼎禹鑄之三代傳之爲有國之寶 今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辟偏 篳路藍縷。篳路柴車也藍縷敝衣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
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楚在深山多妖鬼故唯是王事也
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

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
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
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
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二不羹四國合已足畏）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
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
請命（請示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

今與王言如響（響謂子革言如響之應聲）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刃為摩鋒利為厲須待也王之侈欲方盛敬之不暇故順其言正以摩厲吾刃待有間而入即可斬其邪心）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過（倚相楚史官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墳大也三皇之書曰三墳典常也五帝之書曰五典八卦之說謂為八索索求也九州之志謂為九丘丘聚也皆上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肆放也放其邪欲之心正與楚子對症處）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周穆本有天下而肆其心猶為不可楚靈王本無天下而亦有此志為甚）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祭公欲止王肆心故指司馬而言）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穆王聞諫而止是以得善終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近事且不知況通上古之遠）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愔愔安和也言祈父掌甲兵能安和而不輕動）式昭德音（式用也以昭明王之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念王有度之氣）
（式如金玉之自重自貴而不輕用以自輕褻）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形彰之）
（隨民力之強弱自著形象于外[illegible]用之方量則不敢用飲食之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以）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自克自勝也物欲相攻自勝之[illegible]）
（子木心已明奈不[illegible]）仲尼曰古也有志（[illegible]）克己復禮仁
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克己自勝己[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引詩而一主于禮則禮可復禮復則仁矣古書之言真可信真至善也[illegible]不知于人[illegible]昔[illegible]不自克之故[illegible]因楚靈王不自克之事為天下萬世戒也學者其詳千載之言乎其再繹仲尼之語乎）

晉伐鮮虞。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因滅肥得志故又伐鮮虞使肥而強即下敢冀乘矣時楚子橫行中原晉以盟主臨區如此真可歎哉戒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
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令凡有見費人者即拘為囚俘）冶區夫曰非

也。臨大夫以難費人爲非策。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爲費人作善主人。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叛南氏。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言民皆叛爲之聚也。是爲南氏聚人。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言費人唯望愛己者爲歸，若諸侯皆如我之待費人，則費人必愈其親南氏。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叛南氏在明年。

此言臨叛之道爲萬世勸也。凡傳所記，皆高出流俗之見。見叛而怒，人之情也；反行愛之，以違人情。象因其不可以收，反欲而復之也。後世多明此道，用奏功何莫非孔子脩經之教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二年　十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使居楚爲質，恐許叛。蔡洧有寵於王，洧，蔡人，仕楚。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洧父死於難。王使與於守而行。王往乾谿，使洧同與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越大夫常壽過見四年，無此，當在五年伐吳。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成然以棄疾有當璧之命，使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五年帥師會楚伐吳，常壽過統[illegible]事在楚，故[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動衆。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

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觀從怨楚，欲試作亂。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子干，即比，元年奔晉；子晳，黑肱，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非蔡公命。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觀從使子干食，食蔡公之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驚而避之，僞與蔡公盟，狀以示衆。己徇於蔡，曰：己，觀從也。蔡公召二子，將納之，納，楚立爲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言將以蔡衆伐楚。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妖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賊謂子干、子晳，成軍謂蔡公已成軍。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其成敗。

春秋疏畧　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十一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將何往。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今南陽鄧州。依陳、蔡人以國。陳、蔡爲國，而侯倚之，不以爲楚縣。封陳、蔡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及居息舟城之衆。以入楚。及郊，子在乾谿，乘虛而入。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欲速入楚。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草木爲之。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二人，楚大夫，蔡公黨。因正僕人，正僕，太子近官。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皆楚王子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楚地
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
遂告之。告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使復所居田里後至者劓
皆復田里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師衆聞棄疾命潰散王聞羣公
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
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人之愛子必求
言全之不若王之不顧其安危故曰甚焉王曰。余
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王橫殺人子者衆己子是不知愛子之言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知國人不與不可相犯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言此時大都皆叛不可入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納君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知不納
然丹已知王不能取國此己不足保然丹乃歸于楚。棄王歸于楚
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
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
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
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門歸家夏五月癸亥。王縊
于芋尹申亥氏。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見
亥務名義於外而有不仁不知之實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
矣。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棄疾詐言已被殺將來矣。君若早自圖
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
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在江北平王封陳蔡。復遷邑。立陳惠公吳于陳立蔡平公廬于蔡已滅

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于陳至是皆復其舊致羣賂。有當以貨賂結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
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
開卜。佐卜人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
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
請命。對曰。臣未聞命。小而且欺既復。王問犨櫟。降服
而對。將以謝罪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
曰。子毋勤。姑歸。令歸家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有待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
能容小過善待人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言小事王詈天以天下爲小事其愚昧妄大甚矣余

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宋初共王無冢適家適長有寵子五人有妾之子無適立焉

欲立焉大子不知所適從乃大有事于羣望星祀羣神而祈曰請神擇

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

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以次入康王跨之跨過其上靈王肘加焉

子干子晳皆遠之子干子晳二人皆遠璧平王弱抱

春秋疏略 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十四

而入再拜皆厭紐厭安也紐璧柄鬬韋龜屬成然焉

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禮謂卜神既又違神命立康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之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

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

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

三年矣元年奔晉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爲羇終世可謂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

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

不違民無怨心不以苛慝偪民故無盜不以私欲違民故不怨先神命之

國民信之信其有命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

常也羋楚姓季少子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民信無疑

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

春秋疏略 卷之三十八 昭十三年 十五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

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

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

不藏賄

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

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

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天子畿內共職貢者。服卑而貢重，惟甸服地近。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伯子男之制，不應出公侯之貢。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
之命，行理謂使人之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也。小國有
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所以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在今立法，以定存亡。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謂子產太頻，恐致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
之不暇，何暇討？貳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自彊則

為人所陵，
不成為國。
小事宜競，大事宜競，子產足為後世法也。事小而設之盟，事大人將謂我弱矣，事雖閑其而不競，貢賦不給，人將謂我弱矣，可不以子產為法哉。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使狄
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
禦之，乃與之錦而入。冰，箭筩蓋，可以飲酒也。蒲伏，竊往也。禦，止也。承酒於箭筩，蒲伏
往以飲季孫。以錦賂守者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惠伯，從平子至晉。

此以季孫意如為天下萬世戒也。季氏無君而專國政，不顧其君，背晉從楚，受伐與國而剝取邑，臨士竟之。而霸下後復取鄆田，推託于季氏之盟，晉不以討，得無罪，可遠奪季氏之鄆，卒討之，公而其宜也。儆然人君而不能制其臣，君何用焉。至于季孫之罪，雖死不為過，又何有蒲伏飲之役，義從之者乎。使晉而不執季孫，天下無公道矣。一日之蔽，萬年之臭乎。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
唯夫子知我。已，止也。無為猶無能。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故嘆難為。仲尼謂子產
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他人止知子產則求治貢賦之制，為國立根基，求安樂且治貢事，則尊卑有等，大小有制，無貳在焉。此以子皮子產為萬世勸也。國有君子，必有知君子者，而後君子有為。仰如平丘之會，子產爭貢，則藝是爭，子大叔不知為國家之基，而反咎其瀆，則君子之難下為善，亦可知矣。故孔子表其所重，使天下後世知勸焉。

公至自會。
禮也。行告至于廟之常典故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
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中人地名，在中山。驅衝
競，驅衝，衝車，與敵競逐。大獲而歸。
此舉晉衰弱之備，以示戒也。以盟主行寇竊之事於區區之狄，以為利，衰極矣。然狄有國而不自警備，亦足戒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國，[illegible]

以爲邑荊荊山後各復其舊地國邑焉故爲豊隱太子有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師也吳陳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忠也公

此存復滅國之禮于天下後世使知所勸焉春秋時強大日并弱小苟得一國以爲己有誰能復之自此而後天下將不復知有興滅繼絕之道矣楚平行之此禮頓之不墜

冬十月葬蔡靈公。

傳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三十有一月而後葬亂

平侯葬其祖而魯會葬乃書之謂魯不失禮於蔡也蔡滅得復于楚偏諸侯不以禮成之猶不成爲諸侯於此之會葬有不同焉而傳特禮之以示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 於和好有不順 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如晉爲弱也魯不敢以絕己而廢朝禮晉亦當有以處之如執其卿而止則舊好當復講也不止當有以訓誨之責讓之徒一辭也盟主之不足于主也是可戒矣

經 吳滅州來。

傳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大師曰滅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己之德政皆州來自服

此夫平王所以能有國自不同於流俗之主以爲後之有國者勸也

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言之命令爲能供給 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 病愈日瘳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臣本止一主而有二主故使二之 吾豈無大國 惠伯言以有他擇於晉其取鄭之罪先無辨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親將爲用之乃歸季孫 穆子此言晉爲盟主而楚可滅陳蔡已可罪辭 不可取鄭此晉謂所以終失 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以魯之命非惠伯猶能晉已無忘治魯罪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 欲得會盟見遣不欲私去 宣子患之 以會諸侯爲難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 叔魚 乃使叔魚 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季武子平子祖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猶骨枯再生肉 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西河晉西界 其若之何且泣 泣以信之終不得歸 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待見遣之禮

此以宣子之不能季孫之無志爲天下求也雖以盟主而誅一無禮之季氏不爲過况惠其不能何況矣雖死何辭而况西河乃不待遣者真逃命也與弱國也後世之人觀此可以鑒前戒而興起

已哉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八終

春秋疏畧卷之三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濟參校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季孫之至告廟也。公告于廟行尊晉之意，而且自知取鄆之罪。尊晉罪己，禮也。自盟平丘而尊人責己，而不責人，昔禮之秉定也。光晉為盟主乎，光魯昔盟取鄆乎，季孫之惡遂于晉法俾而免耳，使魯不悔，不知尊晉罪己，無禮甚矣。故傳立此以為後人知悔罪者勸焉。

傳 南蒯之將叛也，在十二年。盟費人。要盟費人以叛。司徒老祁、慮癸二人為南蒯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請於與疾差當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魯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蒯出奔。請期五日。蒯請奔期。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哉言。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十二年蒯以費叛，齊費于既逐蒯以費歸之魯，齊今歸魯費，齊因使致還費結好。此以南蒯示戒，見叛之無可為也。上下內外之人，心皆有不忍，義必有離乎，徒自患也。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無事書首月傳敘一事）

【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楚西居上流謂上國宗丘楚地）且撫其民也。（撫安）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宥寬其賦役）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禮新敘舊（新至舊族者禮待之有舊者貸用之）祿勳合親（有功祿之親族合之）任良物官（賢良信任之物事也謀官以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在國之東）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以安民爲禮）

此著用師之禮也楚平王簡閱東西之兵何嘗不重師哉然必盡愛養休息之道而久而後用之是得用師之禮者也其事不可爲後世法哉

秋葬曹武公（傳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傳】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此以不孝親喪示戒也不孝之人即不仁之人故國人不與而思謀去之可不爲萬世戒哉

【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子旗有佐立之德於平王不知國家之法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由基之後也子旗以要求于王）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即子旗）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子使爲鄖尹）

此爲恃德而不知度者戒也人知法度則有止心而不敢多求不然往往陷于不義況恃德于王此必死之道也後世可不戒哉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此殺皆亂也皆爲戒者也而以罔殺之必有可殺者亦爲戒者也後世得其義各戒之而已不可爲蒲餘侯公子鐸之與難于國也亦不可爲郊公意恢之相比爲不仁不孝以致禍也

【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雍子亦故楚人皆晉大夫）久而無成（久訟而獄不決）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受賂反坐罪于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事異罪同）施生戮死可也（生以罪施之死以罪戮之）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

鮒也鬻獄也鬻賣　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
昏掠取也昏亂也　貪以敗官為墨墨汙不潔敗其官守　殺人不忌
為賊忌畏也賊害　夏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死刑此虞書皋陶所作　皋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尸亦戮以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古有遺直之道　治國制刑不隱於
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三數見下文末猶薄也
其罪不為殺減意謂義不可枉　可謂直矣治國制刑大義所在不以親枉故為直道　平丘
之會數其賄也謂責貨　以寬衛國晉不為暴一言叔向而
刑於二謂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言其詐也能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
叔向一言又刑二罰　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

刑書夏書頗偏也古又刑書國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三利寬
言骨肉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除惡與刑義也以此而殺其弟在義為有榮先
正　此見叔向之直為天下後世鑑也豈以叔向而無親親之情乎奈大義所在國家刑害欲闔而叔向之攸犯之何能猶以區區之私愛徇也亦大夫之意故夫子亟表之以與周公之兄弟不得已之父子而可垂鑑于世故曰古之遺直也備者多信不及不知有滅之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武宮魯武
鞅成六年立之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禘夏祭也用之於非有事于武公而

氣赤非祭戒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
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祲氛祥氣也見於宗廟不祥氛故以為祭之不祥
涖臨也當臨事之人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籥羽舞
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于祭故去樂卒事謂君自終祭事
此存變禮于天下也正祭之時而涖事之卿卒去樂以明仲人之義卒事以見尊祖之重凡禮之變可以義起也若魯禘之用其得失此未之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無極惡其有寵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

曰上之人蔡大夫　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女無極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多權謀　吳在蔡蔡必速飛速強而叛楚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此見小人之巧于行讒人易為之欺也天下後世之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

（經）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

（此二事天下之大喪也史皆書而不書孔子承周書之載天子之正也所以爲經）

冬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謂惡惡適從也謂好善惡惡不同）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不賞所惡而誅之又失信於鼓人）何以庇民（民無所適）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邇近姦邪）所喪滋多（近姦則民不濟）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顏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怠不守）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買也鼓人怠不守故請降我受之是買怠）（教吾民以怠將焉用也賈非邑以買怠不如不完舊全吾國之舊無所毀壞也）賈怠無卒（卒終也不終善）棄舊不祥（不棄舊而得邑爲棄舊）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吾教堅守其邑能事鮮虞之君教民不怒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爽差也）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之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其君之分）不亦可乎（穆子總從吾民知義無二也見可必其獲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也）

（此以荀吳之不尚小利能明於信義好惡之大以事其君而教其民皆以示勸於天下後世也書以當以求荀吳者賢足稱若此一事其處之允當言言精義可爲萬世師也）

冬公如晉。

（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得免故往謝之晉此明勞化飛臣之心當爲之動矣而無如漠然也故特明指其故庶使天下後世知此故者君君而臣臣焉大可爲盟主小亦無致辱焉敬之哉）

（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謂文伯）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鎮撫謂貢獻之物威儀尊壺）文伯揖籍談（文伯揖）

（而言可知此時諸侯職貢素盡廢多不任史音爲盟主請不修職貢耳）

（揖讓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明德之分）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彝常也常用之器若魯壺之類）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靈猶寵也）拜戎不暇（謂有戎患拜戎師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文王伐之得）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居此以匡正戎狄）其後襄

之二路（周襄王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鈇鉞秬鬯（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文公是以得或征於東方諸侯）夫有勳而不廢（不廢賞也）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以政為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太史與黶同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之分晉者故謂司典）[illegible]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

而忘其祖（人而忘祖理當無後）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不終其位）吾聞之所樂必卒焉（所樂在此必終於此）今王樂憂（景王居喪當憂而樂是樂憂也）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樂憂必終於憂言若終於憂自不安其位故謂不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太子壽之卒王后崩王子[illegible]三年非謂王為服三年喪也）於是乎以喪賓宴（以弔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居喪當哀天子無求故非禮）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天子有功勳乃歸彝器非由弔喪來崇彝器）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之喪必遂三年之職不得既葬而除諸侯為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天子絕期以卜喪今太子之反服王后之期服）王於禮雖不得遂亦不得飲樂太早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二禮謂宴樂求彝器經常道也）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居身忘大常之道而多設言語引舉典故何益）

此以籍談忘祖景王樂憂垂戒於天下也而分器福祚之典亦因以明忘經舉典之弊亦因以見後世當孔不亦大有進乎學乎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子嘉）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晉以晉取鄆故不得於平丘之會討公至既而止之晉史諱而不書若謂孔子諱之衛答狀何為也而又諱之是以作傳而明之以示後世君臣當厲恥怠荀自失以致辱是以有罪我之說也夫）

傳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戎蠻作亂其君又不背質于於楚有貳心）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立其子復其國故為禮）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蒲隧徐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郯以其鼎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亢禦）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周既滅亂無止定執政大夫離去莫有知我勞苦者）其是之謂乎（言今無伯之詩語哀）

此見天下不可無霸也楚平之弱晉能成制戎蠻而人禮終之所以諸侯冬服焉晉昭不振是以無道之恣肆害于諸侯而莫之尤王道既遠伯道可忽乎哉以示後世不得乎上勉其次也

【二】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戒百官侍禮大國之卿宜共敬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後至失位立客間非其位執政禦之執政子產禦止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間懸樂器處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富子鄭大夫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少有為之笑而不陵侮我皆有禮夫猶鄙我我以爲鄙野無禮國而無禮何以求榮言辱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怒孔張曰發命之不衷衷謂由心出令之折衷至當

出令之不信朝令夕更刑之頗類頗偏也類黨也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出使他國有違君命以二皆取辱罷民而無功罷勞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執政之嗣也執政子孔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使出使他國周徧也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以祀有祿於國受祿有賦於軍賦百乘常行喪祭有職卿有職事君之喪祭受脤歸脤受脤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大夫祭以肉歸君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以上歷數其事見俱當久知其位孔助祭僑焉得恥之君廟明有表著之位數世為卿而忘所當立之位此非不知特不敬而忘之

子產不能代孔張時存心何恥焉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孔張本邪辟不正之人故子產不欲為受罰而直之拒富子之諫貨怒孔張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晉有雙玉環宣子得一鄭商得一宣子謁諸鄭伯請於鄭君欲得商人環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環玩弄之器非卿大夫所聞是問之人君故以抑之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鬬遇也謂意外之變人所不測便是鬼神助之此語深可思以與其凶怒言起之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

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王有害于宣子故盡心不欺以告之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君子立朝無善名則可恥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為國所位為諸侯無禮謂可尊位以失國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斥阻也饜足也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為晉邊鄙之邑也已失諸侯之位應定位之說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取人之有曰貪縱己之慾曰淫應無令名之說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失位一罪成貪一罪人已皆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末也以末事易大罪

郯子來朝 郯國子爵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皡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也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亦有火瑞以火名官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有水瑞以水名官 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者也 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

趙氏司至者也 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也 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啓以主勤作 丹鳥氏司閉者也 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閉主收藏上四氏皆歷正屬官 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鵻鳩也孝鳥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馬也 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司空也 鳲鳩鴶鵴也性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 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聚故取鳩 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攻木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鶅雉攻皮之工鷷雉摶埴之工設五色之工正官長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夷平也使器用度量得平 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 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illegible] 五土之宜 [illegible]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頊氏代少皡者 [illegible] 不能致遠 [illegible] 以民事命官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illegible] 天子失官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不失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雒洛水 [illegible]

萇弘謂劉子曰 萇弘周大夫劉子周卿士 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警戒以備戎亂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甘鹿周地 周大獲 [illegible]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illegible]

側才不能苟式。[苟且。君命奉事趨] 奉初以還。[奉初命還君王] 不

忍後命故避之。[後命殺太子賢不忍] 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

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不罪] 無極

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

仁必來。[仁孝之人] 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

棠君尚謂其弟員[奢之長子尚爲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

將歸死吾知不逮[知能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

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度量以行報仇之功亦仁道所在]擇任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六

而往知也[擇報仇之任而往智之事]知死不辟勇也[知歸父必死而不辟之]

事 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

從爲愈[其之二人相從俱奔俱死皆爲差勝]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

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盧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志[光欲弒僚]

[初欲自用事故不然]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以求勇士進入]

[員知光建君]乃見鱄設諸焉[諸勇士進於光]而耕於鄙

[此以無極之讒平王之惑爲天下後世無仁義者大戒也而伍尚之言亦仁人孝子之用心後世所爲知]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邑無傳無所考亦不發作也敘而已矣]

[宋]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群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

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

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元公弟]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

以爲質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七

[此華宋之亂臣爲天下萬世戒也君無信臣無義幾幾亡國可不戒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宗作亂可稱盜宗家亂亦可稱盜齊公孟私人與殺家主故]書盜

[衛]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

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有公役以官邑]

[選豹使從役公役取爲己有]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

公孟[宗魯見齊豹]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

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子假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
僭子也（僭差也我不忠是子僭差）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以周全事子之道）
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
於門外（齊豹之家從帷于蓋獲門外若今看帷）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
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豹以一乘從公孟）使華
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
乘驅自閱門入（閱門衛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

寅乘貳車（副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一車四人同）
公載寶以出（衛出公）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馬路衛道）遂從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
（以蓋當空以蔽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閉以距追者）踰而從公（寅既閉門踰城而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
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
衛（青頃公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未失國）乃將事焉（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
曰（公孫青）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比於衛之臣下以行事）
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命有宗廟）乃止（不行聘事）衛侯
固請見之（請與青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良馬為見禮）為未致
使故也（以未致使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己）賓將掫（掫行
夜青將為衛侯助守備）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
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
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猶相親厚）臣懼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除死謂免罪）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火
所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
不與聞（不令喜聞齊氏召）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

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同謀故）衛侯賜北宮喜
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賜謚予墓因皆後日事傳並言其終）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青也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敏衛侯稱賜爵為勸）
苑何忌辭曰（齊大夫）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賞罰相及異亦當相及言公賜有失）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
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謂不可違背其義一也先王之誥不可犯僭以進諫）
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牢字子開）將往弔之仲

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行所以貪盜所以見賊
皆宗魯成之是爲盜賊也弔之難於其黨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
身是宗判之深不以回待人知縶不善而不止以亂待而不去是以回待
人之不盜不義以一死周事豹與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進盜不義
同邪縶不告是非禮

此若公孟之致亂宗魯之爲盜以爲天下萬世戒也若公孫青之敬衛君若死何忌之論賞罰又皆常情常見之所不及以示勸焉宗魯之事務情多以爲賢義也故聖人止琴牢之弔而且以爲賊道豈尚怪行哉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十

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子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太子建已在宋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鬼閻地名敗子城子城之徒衆八子皆公黨避難出子城奔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以元公數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寧之見不及亥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恐殺太子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詬音詬恥辱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華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庸用也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使牼以三公子歸公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不能出外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奔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入朝復女舊官

君與臣交質于此千古君臣大變也在臣自不能不忠在君自不能不詢質豈可久乎乘此臣患君請之際臣自陳罪請誅而歸公子焉君與夫人貪愛子之情以忘已往之怨一反常道入九可得也不得而死稍勝奔而死何向寧不智而華亥不決乃乎逆人上於賞攻討果敢動一公子乎賢果何亂乎此見亂賊之情一出于愚真可垂爲天下萬世之大戒者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　昭二十年　十一

傳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祝史不能爲美以祈福謂君不敬鬼神以致病此與小人之見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以解說於諸侯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宋盟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屈建楚子木范會晉士會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能齊家言於晉國竭情無私能盡忠爲國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祝史陳說美之實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其身家無悖亂疾疢之事可猜疑於鬼神者其實德也故亦不祈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

之光輔五君（范武子輔文襄靈成景五君）以為諸侯主（主中夏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不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舉動無違命）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是以同受其福為）（其言君之德非欺鬼神此各能事鬼神況史方且受福又何誅）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避違命）從欲厭私（縱恣肆欲厭足私心）高臺深池（[illegible]）撞鍾舞女（[illegible]）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盡取民力）（如刈草[illegible]取民財物[illegible]）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還顧）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告神是言君之罪則不敢）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數列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illegible]）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與同）（[illegible]）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illegible]以其言之不信欺謾[illegible]此各不能事鬼神方且反累祝史又何誅）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不可誅祝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也言公專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邊邑之人入從政役而近界關禁暴征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世祿大夫強治其賄賂以索取之）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常法也[illegible]之典常無其法也失其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illegible]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illegible]其私欲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良間夫婦不勝其病苦怨恨詛咒於鬼神）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祝史薦福則有益[illegible]夫婦詛咒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聊攝齊西界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illegible]祝不勝詛[illegible]一二人耳）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illegible]）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已責止其所養求）

（此以[illegible]小人之無知妄行為天下後世戒而以晏子之直言進福于國為天下後世勸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子朱立　太）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illegible]可知）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諸侯皮冠以田故以之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非物不進官之制）君子韙之（韙是也）

（此明君臣之禮以守官告天下萬世也道所同也官所獨也故不如守官）

（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遄臺臺名）

尘季氏忌賢而故使己國失禮以見辱于大國此姦當時者也故以乘戒而宋禮國乎位之上下國之大小亦可見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傳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之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逃]公懼[畏有讒逆恐讒逆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

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命遂逐貙]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將遣去而送之厚]以幣[幣束帛]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其見逐]曰必有故[君父必非無故逐之者臣子必有譖之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印華貙問諸宜僚]宜僚盡以告[告以多僚譖故]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華登亡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殺多僚益重司馬之罪不如尊命亡去]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

亡人壬寅華向入欒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橫宋地名]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鄘城門名桑林城門名]

此以多僚之讒隱無父子兄弟之情張匄之勝氣不忍一旦之憤而忘後患爲天下後世戒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謂何物理何爲何如]對曰二至二分[冬至夏至日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至分之月日食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相侔故言同道二至長短差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克勝也陽不勝陰故爲水害]於是叔輒哭日

食[憂災過甚]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憂災]

之心人人有之不至天精哀失故常以日食爲災之大關乎君國存亡蓋不盡然也有不爲災者有災水者又有人自喪其精爽相感而心而死者此論也故不可不以示後世之言災患者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輒叔弓之子伯張得見前]

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廚邑大夫宋成守]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有先乎人而動者奪人之心志使亂有後乎人而動者待其衰竭而後攻之]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吳師遠來且壘未定先伐奪之]若入而

圍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
師于鴻口鴻口宋地獲其二帥公子苦雂雂音甘偃州員二帥
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此後人有待其衰公欲出
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以死於人借而不能送亡君
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幟衆從之皆揚徽公
自揚門見之登城門望見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
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皆兵器長兵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裹死人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詐得華登以恐軍心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宋地名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翟僂新公臣居新里
氏邑而助公戰說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居公
華氏於公仍也居里甲歸公里
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
子朝前年奔晉後還衛敗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
願為鸛其御願為鵝鸛鵝皆陣名欲飛去欲守死子祿御公子城莊
堇為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豹華氏族呂封人為呂張匄為
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以公子名故怒封人而呼
還音旋還避其鋒反音不欲怯將注注傅矢豹則關矣關引弓曰平公之靈
尚猶相余平公公子城父豹射出其間矢出于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城言也狎更也言不更射則為鄙人也抽矢抽去其矢不射城射
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射之折股匄股折城射
匄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匄股折猶匍匐而擊城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
犨請一矢犨知不免請一矢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伍共乘死則皆死此軍中法令一車三人二人死故云刑
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一矢死曰殪大
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
氏矣晉欒盈事在襄二十三年言恐也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言
事至不幸而奔亡未至此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睢上睢陽哭

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
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唯宋國臣子猶知有其君今亦與君爭
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
許之矣
此傳雖無大義可見而濟事之才各有可取若廚人濮烏枝鳴翟僂新公子城干犨輩之徒矣人而取之各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以濟天下之事其在我也豈不美哉臣於楚太宰之言則又道之大者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平侯廬陳侯陳人以閼〕其子有二心故廢之〔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東國惡靈王殺其父君亦惡靈王而殺之故曰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蔡無他志楚操〕

〔之頭盛也氣〕此見貪利足以用小人而小人足以奪人君之志也天下後世不可不察於此二者之弊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鼓又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　昭二十一年　注

此年諸事而已無義然魯以畏嚴然諸侯其勤于朝晉以過爾君以畢此遂忽略之以一辭謝之亦不足以辱諸侯矣亦所以戒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終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北郭啟齊大夫〕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謂與齊戰下以厭齊〕大國不可怒也〔不可〕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惡其樂戰致伐〕

此爲樂戰者之戒也莒子不能以小事大見齊帥之賤戰而敗之以怒大國而受其伐凡戰必有殺傷凡伐必有俘劫是皆輕民生而委之鋒鏑也凡終必求成何如早成乎此所以大失民心也故以示戒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二年　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語辭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皆公族故稱父兄〕以爲君憂〔代宋〕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作亂之家人不過其門惡之也〕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亢舉也不衷謂姦邪不正之人獎助也〕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

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不如出之以爲楚功解圍遣其出奔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向不能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向下三人黨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代華定樂祁爲司城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爲左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子罕孫以靖國人

終許偃之言二十年傳後乘

此見叛亂之人雖甚有爲不過逃命而已其有謀有分有民亦救死而已故以華向爲萬世戒也

大□于昌間

□義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卒王子猛立是爲悼王是冬敬王立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朝景王之長庶子也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王乃語孟以立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朝有爲亂之言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爲雞人寵用則殺身人寵用則貴盛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犧實爲人所用者也人而爲人作犧實難若以己而犧人何害言人君操生殺之權人不能害己欲王先

爲子朝黜害王弗應心許之也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主盩慮單劉爲害也賓孟議故決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因田獵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今河南鞏縣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子朝黨恐衆王子助之故盟

此見得與有天命不可強以人謀也王與賓起謀之不成劉單適得其所欲人亦自守其正以俟命而已何必多事爲萬世其鑒此哉

傳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鳶鞮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使師僞糴者僞爲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鼓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涉佗晉大夫

此以詐相尋者示戒也晉既反鼓子矣相安可得也何又叛之豈知晉旋以詐滅我乎鼓即未必皆非晉亦未必全是然卽事而論固鼓之先以詐開者也可不大爲戒哉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三月而葬速王室亂叔鞅叔弓子

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王景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莊王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子還子朝黨欲使單子得王不

先王同之一勝也以示正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疏】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御禦同我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循山而南若此已向武城欲從向山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謂此下濕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蹷仆也推倒斷木阻其退遂取邾師獲鉏弱地或作茅地或作伊設晉曰取獲亦同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邾晉自事

此罪魯之多事致討為後世示戒也焉有鄰過我境而即取之自處于盜矣討之宜也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疏】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行人本官名通兩國之命令傳別之曰使人謂非官書稱使人書自為事見執之是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也當直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夷在東故謂之夷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昭伯回晉大夫昭伯也為叔孫介副請使當之當之大夫坐不敢廢周制故也言非叔孫乃不果坐能立於禮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不畏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言當討魯晉反為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執叔孫則諸侯皆得相執故不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同居二處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聽曲直之辭乃皆執之二子之辭屈故皆執之欲取邾師本屈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屈辱吏執法者先歸邾子邾君得中士伯曰寡君命介子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以魯從者樵採不便改館叔孫於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立以待命旦至旦為期見乃館諸箕箕晉邑舍子服昭伯叔孫能為囚在異邑

於他邑也晉止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假求冠以為辭索貨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冠盡故將法并與之僞若不解求貨之意者見叔孫作冠不得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求釋能服罪不欲以貨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告以所當行貨之處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令得出此叔孫勇於服罪以蒸義懲魯之妄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非吝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志不在館也去之日繕治志在成物無怨尤之心

得罪邾師實有罪焉既實有罪又為飾辭飾之不得又欲逃法逃之不獲又生怨尤此皆小人之情而君子所恥為也叔孫婼真可無愧已哉能恐過能服罪雖禍患亦可自得千萬世下可鑑此哉

晉人圍郊。

二師圍郊。郊在正月。討王子朝也。史書在此。從告也。傳見前

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尹氏邑 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之族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樊齊劉子家臣。劉子邑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左巷周地 入宮敖之者不得 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莊宮以兵納之也 尹辛敗劉師于唐。唐周地。尹辛尹氏族 丙辰。又敗諸鄩。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三年　太

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 丙寅。攻蒯。蒯潰。蒯敬王邑

此王師之一負也。以示發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蔡悼侯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殺人以觀利鈍 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 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欲不出而死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苑羊牧之。言烏存放君。行以勇成。若弒君成賊名 遂來奔。奔魯 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今納之

此見暴君之必亡。其力常不及一夫。以為萬世戒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楚地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死曰滅。夏齧陳大夫 死生通曰獲

傳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帥。吳楚之間謂滅為熸。言虛氣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 小國小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三年　九

寵。政令不壹。薳越非正卿。爲帥賤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前行者去嚴備。示以不整而誘之。在軍後者。敦厚陣法。整齊行列以待戰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晦月盡日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爭之。爭吳囚 吳爲三軍以繫于後。次敵之守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止降 三國亂。爭囚故紛亂 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君死國之存亡故稱滅臣死一身而已故
言獲傳言君臣之辭所以不同非有他異義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傳又恐人疑史
不書敗有異義而明其無異義不過以楚十兵未陳師與吳戰耳婉而成章之謂
胡沈之君幼而狂故可滅也陳大夫齧壯而頑故可獲也楚之蔽多寵而政淫故可敗也以此三者
無事而可以行師乎故吳已早知之矣而何皆不自知也後世得讀斯傳人人可自反耳
天王居于狄泉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至是辟子朝遷居狄泉書天王見當立辟子朝也
狄泉在王城東周之東王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尹文公圉立子朝在王城書尹氏立者非周人所欲立也謂之西王
八月乙未地震

【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乙未魯地動也丁酉周地動也南宮極震者壓陷而死也
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之文獻公也言獻公所遺土地之人民其力可助濟子成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涇渭洛地震周遂亡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
大克今成周震死南宮極亡當在子朝
此見人事天道之扶正棄姦爲天下萬世示勸也於王子猛則曰天王天之所予天下之所共尊也於王子朝則曰尹氏立之一二人之私天之所棄天下之所共黜也故遂震其大臣萇弘之言可謂深知天人者矣
【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楚平王娶秦女廢太子故母歸其母家召
吳人而啟之郹陽屬楚使吳師來開門爲應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
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太子取楚夫人太子建母與其寶器以歸楚
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抄
以求夫人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秋敗于雞父故往復敗爲再亡
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楚地
此見棄妻而不爲之所者名辱國損殃及大臣如楚平王者足爲萬世之大懲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晉執叔孫公往謝罪以疾而返蓋懼之甚而爲飾疾也天下之自反不縮者可不鑑此而慎之於始哉
【傳】楚囊瓦爲令尹子囊之孫子常也代子瑕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

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
也無自保衞之道徒恃城故必亡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四夷四夷不侵皆吾
守衞也天子卑守在諸侯天子失政四夷不尊天子諸則交侵中國藉諸侯爲守
侯守在四鄰德及四鄰四鄰不侵皆吾守也諸侯卑守在四竟諸侯失政
則鄰國不尊以相侵攻先四境以自守慎其四竟言慎守也此下言卑之道也結其
四援長言四鄰相好者此侯則彼援救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
秋三農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時諸侯能盡守四
竟之務不用城之道亦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備守一城是失四境既已小守四境諸侯之卑者也今并此不獲自宜亡國昔梁
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

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疆場邊境土田耕稼走臨路集市鎮皆爲設險親其民人教養以親睦之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結信以相睦好愼其官守守境之官愼擇賢人以善鄰守其交禮交鄰之禮謹守無大不僭不貪小事大不僭差其分大事小不貪其得不懦不耆懦怯也者興也既能自立又不倚強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念祖宗所述固脩德以保之無亦監乎言楚宜監觀先德之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之賢祖所宜監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僅守一城難以爲安果及定四年吳入楚

此言沈尹戌之言爲萬世愼守之法也守在邊可以全都守在近是已盡失而不能孤存矣明乎此不

春秋說集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三年

容無遠大之志志遠大不容不睦鄰睦鄰不容不脩德區區小國爲形者眞無益矣

〇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一人貴同心德事貴義而衆于朝何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夷人人言非賢心不一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與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君謂劉文公務德謂同德度義所務者義舉而德自同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鄔周邑在緱氏西南

此見舉大事者在德不在衆無可疑也凡衆不若皆無德之人德者心之所同也無德心自離同偶然而合者亦偶然而散矣故衆不必患而德可務也萇弘決劉子之疑而萬世之疑皆可決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孟僖子

達大臣之喪禮也

婼至自晉

〇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歸之而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其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士伯來殺己而謀殺之此見婼之學有未固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不稱叔孫族所以尊晉

魯取邾師其罪不止於囚一卿而止不討其國且以盡□之晉之厚也然晉何以使婼至此辱乎故

春秋說集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四年

大可鄙矣使士伯果來殺婼婼遂可以殺士伯乎晉士伯將何以終婼何始勁而終餒耶故尊晉而名之

〇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問子朝數王知逆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介衆言子朝曲故也辭之不令使人居之也

晉先晉助師攻子朝固知其曲矣然見于朝終不敢惡有阻備故問之大衆其衷著矣此一見執法者之不可不愼也一見致逆者之何必至于衆著而猶不悟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〇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陰勝陽故日將有水患月爲坎爲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

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猶不陽不克莫將積聚勝其勝也必太甚故主旱
也陽當勝不勝無非將其甚積聚其陽故知其甚此者日食之變為法于後世也水旱大相反水易見而旱難知雖知者知之天道不異乎人理也人有盛氣在己而屢屢蓄積不輕發者非弱也此勝之極者也天道能勿然乎可以知法矣

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
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嫠寡婦也緯所以為布常若其少隕及
己為懼及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
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輔助王室盟主之責吾子其早圖
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小罍大器罄盡也王室之不
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范鞅懼諸侯以義責己而與宣子圖之乃
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會黃父

晉以盟主不圖王室諸侯必將叛之是見之不遂而自謀之失也後世鑒此豈惟為國無事不有遂大之患矣

秋八月大雩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謹災也終如叔孫之言

丁酉杞伯郁釐卒

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
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水出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
侵于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遂不得賣王定而
獻之與之東訾定位而得國寶瑞也故厚賞以邑東訾今

此見天之所與所不與亦自有異事焉非人所可彊貴人所自主也正則為之不正弗為大將轉而從人矣者可容乎哉

冬吳滅巢巢楚邑

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沈尹戌曰此行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
楚而疆埸無備踵躡楚迹而來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
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與也倉
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從楚王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謂守二邑大夫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其王之謂乎定四年吳入郢

此爲不撫民而妄動者戒也楚平王始欲動而終後以生厲階沈尹戌之言萬世所宜儆之

葬杞平公

會諸侯葬不月不日魯略之也以示戒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大宗也卑賤前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貴身故尚禮雖可以貴身謂謙讓之文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賤人人亦賤己可知凡事皆無禮無禮必亡此年大心出奔衛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於右以相近語相泣也相與語皆泣下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

樂而樂哀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喪夫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精血也爽神也心之精神明陰為魄陽為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冬叔孫宋公皆卒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公若同母故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小邾夫人之女生子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以表姪女為妻古人所不嫌平子人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曹氏即宋元夫人小邾夫人之女魯將逐之言將逐平子此公若以母姊之私而為言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魯君為季氏所逐其國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安以待天命動必憂言喪禮者亡人魂魄者死喪政失民者不可以逞其志明智者皆可測之于未然之先其理不可更也後世學者於是而皆有以逆其義焉亦可以無慮已乎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謀定子朝之亂趙簡子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明年謂二十六年子大叔見趙簡子見諸侯之大叔游吉也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

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常道地之義也地之常義民之行也行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天之常道地之常義亦禮之所以為法則非人所強則天之明天有日月無所昭昭不紊者天也人稟天之明以生為民因地之性地以性人本地性以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六氣化物之濕雨氣潤物用其五行為天地五行變化之人以為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白黑五者以為青黃赤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以章為聲有人之聽以適耳養人之聰淫則昏亂民失其性則是故為禮以奉之

先王因而制禮以奉養人生之本性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六畜謂馬牛羊雞犬豕也五牲麋鹿麇狼兔也祭祀曰犧天地宗廟爲三犧此以五味奉養人有禮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物六采畫繢之事在天地四方之色青白赤黑方色玄黃天地色也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以五章之等養人有禮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九歌等解見二十年此以五聲等養人有禮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上下各有軌度皆分君臣上下之用上下各有其等大夫士庶言地主上下之義有宜不爲天婦外內以經二物男女之禮夫治外以經外事婦治內以經內事物事爲經以爲常道合天地言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有夫婦則有父子有父子則有兄弟姑姊因有甥舅昏媾

如昆此六親之禮天明地義而後互文獨曰象天明姊五文也天之明日月星辰運行錯差不乖其序明此君臣上下及眾禮所以象之也妻父爲昏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財用爲庸力役爲力德教爲行農事爲務四時上下內外親疏因又制六者之禮以順從四時之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在日月星辰之運行象天明之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象雷電刑殺之禮因類天地之威下皆象天地言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相親睦又制此禮以效天之施和寬徐慈惠加恩施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好陽惡陰也喜陽怒陰哀陰樂陽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其法則宜其象類制禮法天地以象其類六者皆無適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

鬭哭泣有歌舞有節施舍有節既宜其情復不過則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論好惡二義以充六志是故審行信令審其行之以令善惡之命令有從違禍福賞罰以制死生行有得失禍福生焉令有從違賞罰生焉禍與賞近生是禮以制六志者所以制人之死生而不能外生好物也人之所好死惡物也人之所惡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好生惡死生得喜生怒死生哀樂不失生死哀樂者事之終也此不失其正是始終正矣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乃能合于天地生養人之性爲長治久安之道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上下統制對而言有禮以紀之所以不亂經緯天地之行于上百物生全于下故紀經星辰四時運行民之所得以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

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禮有易行直趨之有勢所難委曲以赴之時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見簡子能受善守子大叔之言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曰盟會之辭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莫有不祥大於此者

黃父之會其足爲天下後世懲勸者有數端焉謀定王室其大義也後之明年其未忠也子大叔與趙簡子言禮備舉禮之本末始終極其明悉所謂賢者志其大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後世所賴以

通穆俟之辨者也簡子終身守之所以終免晉陽
之難能受善也若樂大心杀命以使妾欲背盟識
者早知其必亡兆不祥也學者一
一詳之可以進于備用之全矣

有鸜鵒來巢。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所無故以書異 鸜鵒不踰濟魯之師已曰
大夫 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
出辱之鸜鵒之羽 羽也 羽飛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饋遺也 季平子也
勞或以馬 昭 鸜鵒跦跦公在乾侯 跦跦跳行也 徵褰與襦 褰求故
也季平子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遙遙非者
有其在野其出外野亦遠 稠父喪勞宋父以驕 稠父昭公 死外故喪
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 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昭公生出死還 童謠有是

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史書所無而已記異也亦敬謹之念爲之也至于
童謠盡皆事後好事者爲之而托諸文武之世遊
時講也不然何至明言無隱辭乎然爲此者蓋將
罪公之爲鸜鵒不足承位久已爲天命所棄而姑
寬季孫之罪也宋樂祁子家羈固已先後有同辭
矣事人作傳不啻欲以君不君臣不臣者垂戒萬
世雖信以爲
有爲可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叔舍再雩旱甚也
無旱也倘如世儒之論務不當大雩傳何屢不見
要于又謂過時將躋其早甚而不爲之禱乎何
禱于名而不求實也早甚再雩亦大
下後世之爲君者有憂勤于民而已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魯境上邑 辟齊曰遜陽州 齊侯

唁公于野井。野井 齊地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 公鳥公亥之兄 平子庶叔父申
公鳥之子 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
相其室。公亥即公若 展季氏族 相助 及季姒與饔人檀通 季姒
公鳥妻鮑文子女 而懼 懼中夜姑討之 若公思展 乃使其妾抶己 抶扑也
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 妻公鳥妹秦姬也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
可而抶余 使訓以非禮事令我 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 曰展與夜
姑將要余。要求我以非禮 秦姬以告公之 公之亦平子弟 公之與公
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 卞邑 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
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哀夜姑無罪且言殺夜姑必將殺我以相室故

將爲之請 請辨非是 平子使豎勿內 勿納 日中不得請有
司逆命 逆命孰夜姑之有司 遽遲以待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
子季郈之雞鬬 季平子郈昭伯爲鄰故雞鬬 季氏介其雞。介擣芥子播其
羽 郈氏爲之金距。以金爲爪 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宮以自
益 且讓之。責其罪 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
會 臧昭伯爲子 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 事見此年冬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 萬舞也 魯用八佾六十四人 公二人 季當六十二人 臧孫曰此之謂不
能庸先君之廟 庸用也 有季氏可以不用魯廟 言將其也 大夫遂怨平子
因此皆怨平子 凡此 公若獻弓於公爲 公爲昭公子 務人 且
皆係前事述于此

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illegible]
公于公爲弟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
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公佯怒令僚柤曰執之而無命[illegible] 懼而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賁又使僚柤言之 公執戈以
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意許之但非僚柤所以爲
謀 及 公果自言知公意已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難以逆
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玄孫 懿伯曰
讒人以君徼幸徼求也幸快也借君以求快己心 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惡 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政在季氏 其難圖也以其衆攻其帥難 公退之使去 辭曰臣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壬
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既能以忠謀又能以禮自
處 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叔孫在必止公 公居於長府府庫之名 九
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民
困窮恩惡之人多賴其給 爲之徒者衆矣政自出則有衆 又加隱民[illegible] 入
慝作弗可知也日入人不敢明犯君日入人乘陰晦而皆與此言能逆[illegible]
衆怒不可蓄也若三家弗許已必蓄 其衆怒必蓄 蓄而弗治將蘊不治積而蘊
之以理治其怒 必曰蘊積愈怒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 叛 生心同求將合
同求叛者將合其謀 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殺平子 公使
郈[illegible] 迎孟懿子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
之何[illegible]之家臣 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
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三家
一體 鬷戾曰然則救諸救季氏 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昭子在闞[illegible]以助季氏騎[illegible] 公徒釋甲執冰箭 而踞踞蹲
以安心 無 遂逐之逐公徒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以告懿子亦疑所助以叔孫爲 見叔孫旌已助季氏 孟氏
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昭伯時迎懿子就執殺之 遂伐公徒
子家[illegible]隱民[illegible]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一　昭二十五年　壬
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僞爲劫[illegible]公[illegible]伐季 氏者負罪出奔若季氏非公本意亦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可以止而不出不敢有不忍不改 公曰
余不忍也不忍自便以出衆人 與臧孫如墓謀遂行辭遂於墓間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將奔齊待齊命而後往 陽州 齊侯
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地 唁 公先至于野井野井在平陰東
之過平陰至野井以待齊侯 昭公不敢遠勞齊侯故往迎之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昭下陰近陽州侍于是恐煩
侯故謝已忽慢之罪 迎已是昭公過于敬 齊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 人 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
之善物也物事也後世之往往高 傲恥下人不如禮 故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討季氏之
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
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胙報也天祿難
再得若天報君以祿不過因周公之德以魯舊封還之然君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齊之臣非從亡者不以
屬之志誰與君共立哉見魯可復臣齊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求以
復罪昭主可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
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虛者為有罪從者為無罪繾綣從公
無通外內繾綣不離散不許通外內之言以絕魯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

同心同心與好惡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或欲通內外
從此語說通內外之言且欲去君必為負罪出奔不絕從公二三子好亡
而惡定焉可同也文復言不可同之贊好而惡歸國焉可同其好惡出奔陷君
於難罪孰大焉不歸國則陷君於危難之地通外內而去君吾將
速入使二三子各自散亡自負陷君之罪季氏必速迎昭公歸弗通何為而何守
焉不通外內欲何為不通內何所守真失計乃不與盟子家子真仁人也智人也昭子
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何以處我謀昭子
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昭子
言於平子孫可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言叔孫若能使君歸國我得改其非以事君是我已死而復生枯

骨而肉也復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以平子悔罪之意言於公子家子
命適公館者執之不使從者入公館恐敗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
內幄帳曰將安衆而納公衆心使納公昭子請歸安公徒將殺昭
子伏諸道執此前盟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
避伏兵平子有異志知公徒獲變志不欲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
齊告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而歸公徒執之公徒誅可憐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亦書日可知傳例亦不一
此者逐君之罪及陷君之罪以為戒天下萬世也使公能信子家子之言而力拒從者之謀何至陷
身於難使平子能用叔孫之說不生異志公徒昧自可變逆何至終于逐君昭公之出也魯有二

君子焉子家羈叔孫昭子而已皆可為萬世勸者也乃二子進無如公何退無加季氏何唯不有其
生以瞑目于地下忠臣義士之志誠可閔也至于昭公以禮敬下齊侯固求人之道適得禮之義文子
何可不表之為經哉若夫其事之發端起于之女于小人之淫讒季郈臧三家之小不忍而叔孫之家
臣與孟懿子豈不亦無惡哉而中心未誠感事發惡辛有隱民之名役世君于許之皆可以彰理而
大吾之學者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尹子朝黨東訾敬王邑
以拔黨示戒也子朝不得于天人而尹氏終助之聯哉尹氏後世其懲之涉于鞏涉洛水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見盟主請納昭公夢大子
欒即位于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欒元公太子平公元公之父朝服而

輔助之　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謂骸骨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親也私自降損親近宴樂之事非臣子所得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送死事生禮之度數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臣不忍廢舊法自貽死罪蓋猶未有制君命祇辱君命不可從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此以死生得喪之有數為萬世告也昭公失國盟主不納而同盟諸侯無有為之請者僅得宋元公一人欲可為也乃又不死于平時而死于此行是元公之死昭公之喪適相成也數也命也可以人力爭為乎哉主于人君以楄柎自降而不以宴昵生而任私死為善言亦不足取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十有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先圍而後取之也取魯之邑以居魯之君故方圍而即以取之言易也亦此可知取魯以納魯君亦特是為已矣齊侯何以揮難而弗為鄰唯不以恤鄰為意而與滅繼絶之道失也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以為名以卜為信與僭僭不信也卜已為忠信與為詐偽孰吉僭吉得信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昭伯問家之見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皆無他故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賈正掌市價官郈魴假郈邑大夫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伏兵伺會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祖怨惡以上述前事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謂僭吉果有驗

此以卜事之僭吉為天下萬世戒也易曰小人吉此之類也夫易不可以占險豈可以龜而卜為信與為僭者哉此已非人類而近於貪獸之心矣僭而果吉猶貪獸吉也人豈可以吉而顧為貪獸哉合之所謂吉者于所謂大凶也蓍龜自不欺人人自欺天下後世其識此哉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遂復茄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徙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二邑郭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居土也所以為墓藏者民之所安也民勞於遷徙則失其所安其憂必重重憂所感土崩之形也故必及王人主可以輕動民哉是自動也可不戒哉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一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允清參校

（經）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前年十二月圍鄆今年正月取鄆傳誌其實史於前十二月已書取鄆誤也故傳正之義見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公命褊柎無及先君爲非禮今仍如先君 此書宋人違命以合禮也可知臣子之於君父求無悖禮而已不必區區守遺命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鄆魯邑故書至謂公還居本國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六年　十

（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 女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兩猶匹 縛一如瑱 縛卷也瑱充耳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 子猶家臣 能貨 如瑱易懐 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 言若能爲我行貨于子猶當爲高氏請立後并致粟五千庾十六斗凡八千斛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魯人買此甚多百匹爲一陳布陳也財猶材先以二匹入以覘材之美惡 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言齊之衆臣不盡力納魯君非不能奉君命也 然據有異焉 異怪 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 卜驗其可伐與否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鉏齊大夫從公伐魯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請以成邑許之請納質 欲以見疑 弗許曰信女足矣 此見季氏得民皆君之隱民 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敝壞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魯數用成邑賦役已甚不堪忍受 請息肩于齊 許欲降齊使來取成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 又詐齊人曰假此以伐齊欲厭足魯人之心示不降者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成平也備者豐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六年　二

言二人與梁丘據受貨私相爲平之謀通于齊之帥卒皆既備然後以衆不降告齊曰不勝衆人也則齊師自許矣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炊鼻魯地私成而陽爲戰也以便復齊命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子淵捷逐之 射之中楯瓦繇朐 朐音渠 汰輈匕入者三寸 不射人射故中楯之脊瓦楯脊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汰浮也匕矢鏃入楯瓦二寸以示力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 不射人射馬馬死淵捷改駕他馬魯人誤以淵捷爲鬷戾而助之戰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淵捷自謂我齊人不受助凡言和戰之意 將擊子車 鼽音仇誤將反 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欲再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殺一人以恐之不可屢射以激衆怒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子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從逐也叱怒駡聲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首書尹氏尹氏倡亂二家從之）

〔疏〕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及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從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晉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

王兼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後人後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愆惡有惡疾）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徧走羣望之神以祈王疾）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能忍其虐逐王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代也釋舍也即周召二公舍己之位代王治政號曰共和）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幼迨長而有志二公立之乃授王政事）（效致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奸命幽王欲立伯服而廢宜臼也替廢也諸侯不從廢伯服）而建王嗣用遷郟鄏（立宜臼是為平王郟鄏即洛陽）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子頹惠王庶叔莊十九年頹作亂惠王適鄭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亂襄王處氾）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率循先王蕃屏周之命與用力王室義同）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六年魯宣八年謠識草木之怪曰妖此謂秦有妖）言曰周其有頿王（子朝自謂也）上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間亂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此皆秦人妖言間王位本謂子朝亂災本謂楚受子朝今子朝反言之）至于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克終其世（靈景二王克共修君職）今王室亂（慮王室有間王位子朝自作亂反謂人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壹專若順）謂先王何常之有（言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唯己心所欲則命以為君）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弔愉也不以行亂為憂愉謂己當立立猛為亂）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規責過求求不以法度）貫瀆鬼神（貫習瀆慢）慢棄刑法倍奸齊盟（言不畏忌憚不畏刑法違犯盟誓）傲很威儀矯誣先王（言不顧禮文以非禮為禮是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助也）思肆其罔極（言晉欲肆其無窮之志以將篡天子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竄逃也）未有攸底（底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

之命命見下文毋速天罰赦圖不穀不穀順天法與其若天
則所願也罰予朝自奸天法不自知速生變禍敢盡布其腹心及
先王之經經常而諸侯實深圖之也汝昔先王之命
曰擇先王之命與成康舊制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以卜此所制先王之經即其命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
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贊助景王私意
以間先王制立少子如小子已言可間亂先王之制王與賓孟言亦唯
伯仲叔季圖之諸侯已既圖王攻子朝何圖閔馬父聞子
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凡行尊卑上下之禮則有言辭以文之名之必可言
子朝干景之命景王已立猛為大子子朝與賓孟私謀欲改立為亂遠晉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六年　七
之大[illegible]以專其志偏執私志而行無禮甚矣
文辭何為[illegible]文辭已皆惡其無禮而欲自無益欺
[illegible]已正大示動成于天下萬世也王者終為賊下言而天下諸侯自信
[illegible]而以誣言悖辭欺天下免[illegible]亦愚也哉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其凶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天道不可以請求而得雖[illegible]亦不改易其命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illegible]除穢形以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illegible]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敬也心敬則明德事上帝則自來多

商矣回違也德無違則人亦歸往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
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夏桀商紂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此逸
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祝史用公
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君之正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景公自謂其德不能久有國故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
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
釜十為鍾陳氏之私量以五升乃大矣見三年傳注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
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陳氏之施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六年　八
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
已[illegible]不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大夫之家不得施恩於國以結人心國民不
[illegible]農治田工治器用賈主貿易官守其職事也大夫不敢私取公家之貨利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自有天地便有禮君令
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不違於義理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箴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愁而從自恣不循此禮而縱肆其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尊上之何及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禮本先王所稟受於天地以治民者能尊上弗

昔之吉凶在人之德與不德，國之存亡在君之禮與弗。晏子豈不常與景公言哉？亦言之如弗聞耳。天下可聽也，陳之代齊未可聽也。晏子切直言之，景公徒然善之，而不釋不改，其奈何哉？季之指如所言，天下後世可為鑒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疏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言如齊皆在外，已未復國。則公以廢然齊君而出入皆在外邑，天下萬世可不鑒此而謹之，乃輕舉妄動以致此辱哉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弒公子光立，是為闔廬

楚殺其大夫郤宛。

疏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弟。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上國，中國，在上流。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都邑未有職事之官。王馬，王養馬官。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窮，楚地。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之退路。昔吳前至潛之師，吳從故不能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先郤吳王死，祿必退，故以為時不可失，既得行其真機，亦以退楚師。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諸樊生四子：諸樊、餘祭、夷昧、季札。季札賢，諸樊欲不以國與子而與弟，欲傳之札也，而季札不受。及夷昧卒，乃以傳其子，而代札為王，故光稱王嗣，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言我無若是何。言以老弱托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即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鈹，劍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直門階戶席者皆王親密之人，夾進食者以劍，且使獻體亦身改服。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而跪也。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兩人執刃，及體以相交授。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鈹及諸之胸，設諸與王俱死。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言為二人皆有君之義，故不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哀王僚，事闔廬，以待天之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而下，欲兄弟相傳，而不立其子，是亂由先人之道。念所以復命，而已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位而後（夜本位待光僉此賢者之言行自異於常）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上使弑楚不伐喪故還見郤宛之持）○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持己正直和以接物故人悅服）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子惡郤宛字設宴飲以待子常）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賤謂官小）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物酬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於是擇取甲兵各五者）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設帷陳甲）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兵其中）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敝楚之役）吳可以得志（乘亂伐吳）子惡取賂焉而還（謂以取賂）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足必得志）乘亂不祥（此郤宛辭師語）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此語遷延以賣取賂之諸）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令攻郤）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其家）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知其冤）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編菅也秉把也投而棄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屍）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完佗令終弟）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宛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患怨謗之）

自此與也

史爲國以獄罪作僚矣僚代楚喪其不存仁義之亦可知也吳傳爭之亂武及賢也季子不受義宜及光書弑僚而不言復命仁義之行此國人之所不端季子書其賊光而不言此史將爲天下後世欲端者不書也不其賢者乎故傳並述天下後世所當之師伐甲諸公子而國室之弑者亦天下後世所當深懲者室[illegible]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戍周以防子朝之黨）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貞子衛北宮喜也）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本無預備豈能出君言天人與之也）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復安休息也謂公徒說甲不怒）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遊（此謂叔孫助季氏之心）

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

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爲餘子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魏子謂成鱄晉大夫吾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

人也以下皆成鱄辭遠不忘君近不偪同遠見疏遠近見親密偪逼同位同僚

居利思義見利無苟得在約思純處窮思純正有守心而無淫行

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

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十人皆舉親也按武王封兄弟者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凡十六國

春秋辨疑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八年　充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

曰唯此文王詩作王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心能制義曰度

度之宜如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

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

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德受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賈辛將適其

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

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

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

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

春秋辨疑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八年　二十

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

墮乃力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

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

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魏子其大宗

賂以女樂（謂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

（魏子之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諫（此戊之不能諫待人輔戊不能斷也）皆許諾退朝待於

庭（二子退朝待魏子於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比及置食）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伯叔家之長者）諺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言爲人微飲至久未得食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

以歎（恐不足以飽其所欲）中置（至食及半）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

不足是以再歎（將軍魏子爲中軍帥先歎始飢貪也再歎半飽知足愧其貪也）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饋畢盡飽）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二　昭二十八年　壬

（也屬語辭厭足也已止也言小人腹飽則足而止食君子之居心亦宜然所以三歎明義也）獻子

辭梗陽人（語二大夫規諫辭賂）

此以知足止貪爲天下後世勸也以魏子不斷之人猶感於女樂而貪焉人人皆可懼矣及聞叔言仰辭之無抵於帨大丈夫之所爲豈必無過過而改之貴日月之食光明皎然矣斯眞丈夫哉至于二大夫之善諭三歎之言進而益明還眞人情逆見至理吾人日三復之自可以漸化其貪心矣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二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叅校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經）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稱主君（齊大夫稱主君比魯君于大夫也公不見受還于鄆高張齊）子家

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爲齊所卑故復適晉）

此見昭公不信子家子之言遂致取辱進退無所又况復因乎萬世可以鑒此而聽信君子矣

（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十六年逐子朝者）尹氏固及原

伯魯之子（皆黨子朝者原伯魯不說學言學其子自昧大義致敗）尹固之復也（與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三　昭二十九年　一

子朝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尤咎也）處則勸人

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勸子朝爲禍亂夫驗

尹固也言三年必亡）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趙車子朝之餘黨鄻周邑）陰不佞敗之。

此見小人之愚往往殺身而不悟也召伯盈勞窮而遊非心之明也伯魯不悅言學其子之愚昧可知矣尹固智不及婦人又待問哉三凶既盡趙車猶不知懲惡服罪以致敗小人之計逆亂若此後世之人庶或可以鑒前而明之乎聖人所以懲惡然而作經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詣而日之卒之不知叔詣爲從公與否也記事而已）

（傳）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公方年在乾侯而日歲包居鄆言執賣在乾侯也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啟服馬名）塹而死（隨塹死也）公將為之櫝（猶棺）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以作棺之者食賀名）乃以幃裹之（禮曰弊幃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公衍遂以羔裘獻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衍為皆昭公子其初生時二月同出就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為之母欺許其）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因喜得陽穀而追思失魯之禍）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

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公為先冒以兄為太子今黜之）

季孫非欲為篡者懼以篡叔孫耳方齊晉不禮公甚正在此將也而稍馬與云懾之藏歸使公受歸而曰責召季孫曰寡人不道昔妄罪汝今悟矣甚則慎遂將反國君臣如故爾亦因有懾懼乃與三家于覺時除入國者從之否者聽二季孫其亦何敢非之藏而顧因自風其歸復何與弊幃埋馬哉之謂也子家子動必以禮況其大乎亦可法矣公為以弟冒兄其得計矣一朝而反之賢邪枝者斯許何益于事哉萬世其共懲之

秋七月（無事書首月傳發一事於左）

傳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曰（蔡墨晉大史）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知似音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養也御謂馴）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音溜又音飂古國）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叔安飂君名裔遠也玄孫之下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擾柔擾之使順而畜養之言可生得非人知而非龍智）以服事帝舜（己虞）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之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孔甲性不騎順為先帝所乎長之而後馴順帝夫名故曰有帝）帝賜之乘龍（乘去聲四曰乘）河漢各二（河龍二漢龍二故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得龍不能畜養之）而未獲豢龍氏（帝與甲以龍不與求豢龍之官使門求所養止即帝擾孔甲之法）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劉累堯之子孫）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即孔甲及[illegible]）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豕韋氏彭姓豕韋還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嘗而[illegible]致為龍醢而不智）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夏后懼以不能自邑退居魯縣）范氏其後也（晉之范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物物因其物而物之謂斷性養職設專官）官脩其方（脩治其養聞之方法）朝夕思之（物不能言早晚盡之察其性情而思之思之久自可得此言人性之得生生不窮異于物）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所以退其思終失官不食（食祿也）官宿其業（宿安也安守其業所以致之）其物乃至（其官修其職業乃皆至）若泯棄之（泯沒棄絶其官職）物乃坻伏（坻止伏藏不至）鬱湮不育（雖至者亦滯塞而死也此見凡事不尊職不若也心以治之均不得其物於民亦然此中有大道理）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生為上公死為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社稷即在五祀中為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取木生句曲而有芒刺）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收斂）水正曰玄冥（水黑色而幽冥）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官職泯棄不然）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可生得周易何以有之言龍象必常有之乃得象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變為姤乾下巽上）其同人曰見龍在田（乾二爻變為同人離下乾上）其大有曰飛龍在天（乾五爻變為大有乾下離上）其夬曰亢龍有悔（乾上九變為夬乾下兌上龍飛太高亢而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乾六爻皆變為坤卦有羣龍之象言純陽之物[illegible]陽之首易稱生陰故無首）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變為剝坤下艮上）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若非古人朝夕見之誰能如此取其物而象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

三祀也（窮桑地名在魯北以少皞之號因少皞氏之功死皆為民所祀）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此其一）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太昊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掌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棄周之始祖能播殖湯廢柱以棄代之）

（上公死為貴神盡其好思者也傳一一指實言之功夫是性何疑哉）

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鄆為公有而今日潰叛公也不言公失民可知後世可不懼哉）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荀寅荀吳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一鼓四百八十斤也刑鼎鑄刑書于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法度）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唐叔所受成王所定法度）卿大夫以序守之（守其上下貴賤之秩序）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官守法民自尊官官亦自尊）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

為被廬之法，（被廬，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民之爭訟依於鼎，非官法所能制，故不尊本。）貴何業之守？（則官無職事，知虐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貴不知賤，則上下陵抗；貴勢既失，國將亂。）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刑以私制，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蓋荀寅因軍役建議為此，故知當亡。）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已既久廢，今復以荀寅興之，是又以姦加范氏，使之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趙孟謂趙鞅，亦與鑄鼓之役，亦及其亡。）然不得已，

若德可以免。（言鑄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再修德，可以免禍。）

晁見所作刑法亂，荀卿者當有亡國亡家之禍，以為甚不懲焉。觀仲尼主語微矣哉！在法度而不在法，守法以治賤，賤以經緯民者，各安貴賤之分而已。守法度之所以守法以奉貴，貴無所用，是刑器不可堅鑄之以為定物也。蓋器寄于人，若著之物，則有定而犯亂生。國家得乎？故史墨一一務其所當亡，可免焉，世可不詳誌之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不先書鄆與乾侯之事，而以公在先之也。非責也，徵明也。）

貶歲始書公所在，見公居然君也。君於歲始不在國而在外，不成君也，故書公在，明公自在之，非他人使之在也。故傳明其為責公之諱，且徵明公之不長國，皆公之過。此總先後數書而言，非專為此。

（闕也。鄭謂不歸國之過，非言公非之由，僅見於後于定下之言。）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晉頃公。今本書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貳，謂子大叔以一人兼行弔葬。）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小國雖有意外患難，亦不敢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卿。）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

唯大夫問之晉人不能詰

此見禮有困時窮變之宜若執常則適為天下笑矣子大叔之對猶天下萬世可知所法焉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羽之士明定其遷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養楚邑[illegible]）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illegible]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illegible]吾又彊其讎（[illegible]公子）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吳周之胄裔也（太伯仲雍之後曾長裔後）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illegible]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illegible]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之[illegible]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示自刑）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弔其失送之弁）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夷城父）

城父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illegible]）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莫肯為因任患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使東則西[illegible]）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此以子西之言為天下後世示勸也結好邊疆以寬[illegible]固光而既[illegible]人下己[illegible]必亦下人何至有定四年之禍哉[illegible]不聽賢者之言而亡二國[illegible]其之謀後世之好自播揚以速敗亡者可不鑒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言晉不加禮外無所求而齊既叛則內無可人故不得不在乾侯耳皆公自取故以示戒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公不從于家子之言而信公徒故季孫[illegible]）

曰不爲義疚不爲利回其所思不爲義者少留其疚病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名防回疚或求名而史不書其名或求欲掩蓋其名子不又章皆其名皆所以懲不式之人故君子慎名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

夫其事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前侯兄縶求除虐

子某之名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昭五年邾黑肱以土地

出其食而已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年夷以牟婁防茲求食而已不過求食其地而已不求

其名賤而必書此三人皆以賤卿不得書名而史皆書名此欲盜而名章也此二物

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此齊豹事也齊豹書盜所以懲肆三叛人名所以去貪於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身任艱難以行險以傾危高貴之大人而此得使其名章一時徹後世作難之士將奔不

尊敬而思效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以賤不書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貪力爲之作名之不章是以春秋書

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從一事言以懲不義從數事言數惡乎無禮春秋其善亦皆已事之書乎志記也名三叛人魯人本重地而欲見春秋之善志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齊豹不名文微而義則顯婉而

辨人不書故人不書叛辭婉而辨則受歸于懲不義惡無禮而章有上之人能使昭明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在位之人能法春秋以行賞罰使微婉顯辨之志昭明於天下而爲

是以君子貴之所以君子貴之者孔子曰起末以君子賞之結君子自爲其意

此見名之不可不慎以義禮自持而已否則求名不得而反得惡欲掩其名而名反章之無一得也故聖人作經以下及春秋之言以勉在位可見聖人作經以治天下萬世即以賞罰治天下萬世者也可忽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贏而轉以歌贏裸也轉婉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

日食何也問於史墨故問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終亦弗克史墨知吳非日食之應故但釋夢而不釋日食之占後定四年十一月當有此應

入郢必以庚辰後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也庚辰

十二月令之十月日月合朔於龍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

弗克庚午庚辰前十日已早有謫變之氣冬十一月庚午二日楚陳于柏舉之日也大約凡

占以干爲日主以支爲日配每遇庚爲日之變配午之氣應之則庚克主壬反怒而咎之故日始有謫必之氣應之

午南方楚位也故楚已犯日主而受其咎再遇庚辰又變辰水克午火遂終其禍故入郢楚之仇敵帥吳

故吳人亦勝金在辛亥水也水之數六故六年故其占然如此天道不能終不勝故終亦不克

然日以人事然天之道遠矣言并存占天之法於後世然楚似不可事以人事也占而知于酉之言又當別占人

災事非天變應之人事改變以故修王之世天變應人事悉順天變應人事不爲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魯邑先君墓地

傳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既不能內外又不能信用子家羈故始取闞以自伸

按闞魯先君墳墓所在昭公之難叔孫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其爲魯邑而非公邾邑明矣公久在外非有兵力而何以取之何又不能取闞而能取闞盡必魯人念公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子家子以善後是終非魯人之福故季孫特與之使且以對先君而思過焉庶幾悟耶子故

家子之忠涖衆從之謂得以忘怨而反國焉公羽以取之易易也此見昭公之斷不用賢人以取國而信衆人以取邑吝大取小吝義取刑讒足戒也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亂見人不可爲禍始也乘我之勝欲禍乎人而不知有見於天行也則將反受其凶天雖不可知人之妄自可知也師可自我始乎書後世有知寧爲越不可爲吳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傳敘二事於左

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二子周大夫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 同姓親昵異姓甥舅 勤戍五年 晉率諸侯致戍于王 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如農夫之望歲望安定 伯父若肆大惠 肆放也 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二文晉文公 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文王武王必降福于晉以固盟主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崇大文王之德 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illegible] 一人無徵怨於百姓 徵召也 而伯父有 [illegible] 先王庸之 庸功也先王之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 其之後有能 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伯音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在此一舉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申儀孫也

傳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彪傒衛大夫干犯也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丈數 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物相也相取土之宜 量事期 計徒庸慮材用 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

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令於諸侯使共役并居其各因當役之數賦其所當城丈尺各書記貢授其大夫）而效諸劉子（并使大夫致書於天子之卿以報命王）韓簡子臨之（節韓不信）以為成命（責其成功役命）

（一若晉侯之勤王事為世勸一若魏舒之干位令諸侯以役大夫皆為世慾一若士彌牟之營成周有法度成績可以為世法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經）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之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器名）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先不敢辭賜嫌君命今反之不敢受物）大夫皆反其賜（從賢事敗）書

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於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日月星）地有五行（謂金木水火土）體有左右（謂人之身）各有妃耦（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陪貳之義）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不任政）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雅言世變）（史與謂古今之實以為言）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夏商周庶謂衆庶主謂簡子）在易

卦雷乘乾曰大壯（震上乾下）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季友魯桓公之季子）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震娠也謁告也）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事見閔二年傳）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事見僖元年傳）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文十八年公子遂殺惡視立宣公）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宣公至昭公）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言權位不可輕以與人）

此見昭公不用子家子終死於外不能復國以為天下萬世愍也死而厚賜公其悔乎無功食祿賢者之所不為也先受後反其有禮乎此以大賢出不勤至于史墨之言逆乎天道明乎人理則君之不足為異唯歸之為君者慎名器而已參後世之論者未免歸咎於為寬於責季氏不知非寬也厚矣之論也天道至大在於元始重君嚴臣正其辰耳亦深取傳意而細釋之庶能適矣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三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㴻允清恭校

定公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無傳。按他例闕正月二字，亦偶失耳。不書即位，即位在六月故也。儒者多生異議，恐鑿。

傳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在王城東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以晉大夫易周大夫大事奸義，必有大咎。奸犯。咎凶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壽過周大夫。屬役，以役事託之而田於大陸，焚焉。言魏子後肆。大陸謂廣平之地，焚燒以逐禽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代魏為政。去柏椁，示貶，有大咎應孟懿子會城成周。即仲孫何忌庚寅，栽。植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三國代宋受功役。郳，小邾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不使我事周，使我從楚，因此屬於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從踐土，則役於天子；從宋，則役於諸侯，唯晉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踐土謂復舊職，固謂役于宋也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官奚仲遷于邳，邳今下邳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也？」承奉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薛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新，范獻子子姑受功，仲幾歸，吾視諸故府。」故府有典冊可考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盟所告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人所共見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神不可知，徒以相欺誣，欲以此開寵於盟主，使受其侮。商書說命語必以仲幾為戮。」及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懲仲幾，故功速就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不從諸侯同役，功力少晉

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築城之議出于萇弘。天厭周德，萇弘強欲興之，[illegible]不忠而違天矣。違天有咎，諸侯相帥以祟天子。高張違眾，違眾者雖獨亡，故亦不免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萇弘忠而不遇時，故曰不可支，非罪也；高張則罪矣，故曰不可奸。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見大事奸義者，身必凶，舉魏舒其明驗矣。強辭逆功者，必見罪，仲幾又可戒矣。至于萇弘，強欲興周，而無道，徒恃險以動大役，違天而舉，未有[illegible]違人乎？求於數者之間，大道出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定公即位

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數諫昭公之事所言皆合民心我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止之留之勿去諸臣之使去留及立君亦聽命於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易幾事易治也務其喪聞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喪事不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既從君出自從君命君未命見而不敢妄見事死如生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先謀逐季孫後爲公不得歸皆不得立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定公名昭公弟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未立廟祀季孫願與子從政同執國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之名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仇敵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與季氏無好亦無仇從君之所知不敢欺其所不知真有禮而忠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志貪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別公之喪而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至戊辰五日殯昭公於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墓所在公氏諸言公墓宅役溝絕昭公兆域不使同先君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爲魯大夫旌章也自章逐君之惡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一時忍爲其惡後世子孫永恥其惡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爲公惡謚正以自明其不臣之非虛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爲溝猶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一兆域

在定公十年後

此傳也著子家子之忠而和信而有禮一一可爲世勸也又公子宋既從公矣從公何心而汲汲先入貪動于位無少量度其依勞季孫不自立志固已可見亦足戒也若季孫之不臣忍於目前而恥留後裔榮子自旌自信之言及孔子溝而合墓之舉學者詳味其言亦足善君臣之際矣

九月大雩記旱也

立煬宮

【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煬公伯禽子九月立煬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及昭公死於外自以謂獲福故特立其廟此見蔽小之惑爲世戒也不禱周公伯禽而禱煬公將謂煬公不及先公之賢而可以邪媚也與君祭季孫斷祭有年天地宗祖於宗廟之中邪社之際不見國君而見大夫奔不疑而祭之靈反不及煬公矣鬼神者饗乎當躬身爲姦姦門內也亦凶號號門內也豈必別有他應役爲凶哉天下姦人豈必盡有死報我季孫禱煬公徒以自旌而自信也後學其察諸

【傳】周羿衛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尚公周卿士遊謂疏遠異族

親者當親道者當疏此常道也肇僞
公何反其常哉故傳以示戒

冬十月隕霜殺菽。菽豆

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
□記之謹也故謹之

二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
月謹之王也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賊殺也

此言羣親用疏者必敗之
道以爲天下萬世示懲焉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謹災也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懸象魏處天
火曰災兩觀在雉門之兩旁故並災天子諸侯臺
門天子兩觀作兩臺諸侯一臺
魯用天子制故有雉門及兩觀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桐小國　吳子使舒鳩氏楚屬國誘楚人教舒鳩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教楚伐吳吳桐僞若畏楚師
而爲伐其叛國以
好楚令楚不忌吳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
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藏師擊楚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敵楚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
繁楚大夫　巢

此以養師示戒也無故伐人師所不尚況詐
予故凡習其文而可惡者即其所當懲者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之者美辭也非刺辭也災而作之
不得已也雖無傳於前文亦可見已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射姑私出小便曰私閽
乞肉焉閽門者求肉奪之杖以敲之射姑奪閽人杖以擊閽人

此以謹小示戒也乞肉小人之無禮告之以禮
可矣怒而擊之不能容物以致禍害小可忽哉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以嗣位見盟主也至河復反不
知其故不必過解要之記事以存敬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子隱公乞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諸侯臺門門上有臺故臨廷
閽以瓶水沃廷朝廷邾子望見之怒見廷有水閽曰夷射
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
鑪炭爛遂卒廢墮也炭爛火爛邾子遂燒死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先車及殉其潔美也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及是謂燒死

此言人之偏性以示戒也性者習也人誰不好潔
而其卞急其奈天下事之不能盡如吾意何也習
以是其偏而不偏矣邾子任偏者也遂至卞急而
甚其偏猶以殺害人命也爲之臣子者猶徇其
而重之罪何與於
以大示懲于後焉

夏四月。

無事書
首敬也

秋葬邾莊公。

魯會之禮也
六月乃葬緩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觀虎恃勇故師
以而身被獲

恃勇者必敗何也不敬故也有恃則不敬不
敬心侈放矣夫有心不在而成天下事者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 冬盟于郯拔 邾郎 脩邾好也。
公即位故脩邾好禮也
孔傳謂脩好皆以示動

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 佩玉也 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
之弗與 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僞若相代請於唐公而飲之酒 醉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 竊馬者自拘請

罪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弄好也隱幽戚也 棄國家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 相助也夫人守馬官請助夫人買馬償還君必如肅
爽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 不言裘省文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言楚所以遣蔡侯之禮物不共備故
明日禮不畢將死 畢備也以死罪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
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自誓言皆復渡漢當受禍如大川
以絕楚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
請伐楚。
此舉好細物以失大者以示懲也蔡侯唐侯以之
用身棄國久而不悟楚子常以之失諸侯僭逆敵

卒而自亡裘馬佩玉果奚用哉
後世之愚可詳傳意而解矣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孝子
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若表柳子 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於召陵先行會禮以入楚境故書侵非伐

傳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
劉卷王官伯也晉請王命以討故書首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討楚以入留蔡侯蔡
侯亟請之故 弗得言於范獻子曰 見荀范二人姦小 國家方危諸
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時雨

疾瘀民 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晉楚同盟伐之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以後則不能 祗取勤焉 言徒勞無功 乃辭蔡侯晉
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爲旌旄旗諸侯所建於車以自表章者不宜
明日或旆以會 或不知名盜戰者也繼旄曰旆令晉旆 晉於是乎失諸侯 承求貨假羽二事言既會諸侯而又辱之
當入晉於鄭二[illegible]
物於人之[illegible]
鄭[illegible]以侯
[illegible]
假[illegible]羽旄而又賤之
皆無信義不可賴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 姓作生 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 沈不會晉命蔡伐之傳見後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不言劉子省文。皐鼬地失考

祝佗成卒于會子乞立是爲隱公其弟過秩隱自立爲僖公

【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衛大言於靈公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多言也治理其亂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太祝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爲其善辯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展四體布四肢之力舊職大祝之職煩刑書言得罪若又共二徼大罪也共二謂又供從會之職是要求大罪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常隸謂不可暫離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動謂遷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祓禱社神謂之宜於是殺牲以血塗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祝官奉社主以從乃出境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見子魚善言且備大祝官

公曰行也及皐鼬皐鼬地名將長蔡於衛將盟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武王誅成王乃定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治也於周爲睦於同姓爲加親睦分魯公伯禽以大路大旂大路金路也以錫同姓諸侯大旂交龍爲旂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殷遺民凡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

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使六族率其宗族之衆以法則周公既用即命於我周矣是以使從魯共魯國職事昭周公教化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分魯公以大國土田倍厚祝宗卜史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物祭祀之備物典策春秋之典策百官有司及常用之器因商奄之民商之奄國屬于周叛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故地曰虛曲阜魯城本少皡地近地亦命屬之伯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色通帛爲旃大呂鐘名殷民七族殷遺民凡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近京畿之地所入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蒐相土今內黃衛之東都爲湯沐邑王東巡狩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成王封康叔周公作誥以命之殷虛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二國相近政治皆因乎商俗以啓廸理土地用周丈尺分唐叔唐叔晉之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文王伐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遺民九宗一姓爲九族五正五官之長此蓋殷世故家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亦誥命書今亡夏虛大夏今晉陽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以正之疆以戎索太原近戎寒土地廣狹亦因之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魯衛晉皆成王伯叔之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以分封昭彰其德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伯亦言伯叔而不獲是分也

啗不尙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啓商開導紂子祿父毒亂王室惎毒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蔡放之也因以蔡之故曰蔡叔尙書因以車七乘郭林或蔡之地名與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蔡仲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引尙書蔡仲之命爲証胡蔡仲名此見蔡叔不命封自蔡仲明以德封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蔡叔未封蔡仲始封德年俱不先衛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尙年也曹以伯爵居甸服小於晉文子[illegible]反

小武子已反大叔單內年今將尙之以蔡叔爲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夷叔其母弟也夷叔武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將王子虎盟諸侯稱王命晉重重耳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蔡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下周制異姓爲序鄭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分封同姓始末備見後世猶請武王封康叔何異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未至皋鼬而死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首亂無怙富貪吝不忪無恃寵恃寵而驕無違同違衆立異無敖禮因盛驕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怒已復怒無謀非德心理傷忍無犯非義專行非宜

於晉失諸侯而知天下大業不爲非不能也晉合十有九國之師入楚召陵五伯未有此盛衆既合而自散之既銳而自剉之徒以貪貨假物之故毀信義而背諸侯是豈不能也哉志不勉於大也彼之圖大者必有成之哉至皋鼬之盟於祝佗之言細而太忽之之官制户而先王分封同姓之典法尙德不尙年之遺意無弱昭然可法而可則也若趙簡子臨大叔之喪於滋大行禮也又述其九言納善也後之人能於其九言一一體而行之君子矣傳豈徒頌哉世儒何爲而不遵信也

六月葬陳惠公[illegible]也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失考無傳記事也許至是四遷矣雖多受楚令自保害也不能脩德而遷徙無常何益亦足示戒

秋七月公至自會[illegible]也

劉卷卒卷文公名即劉蚠也出會召陵歸而卒天王以告同盟故不爵而直名之史如而書之勤事而死之義也君亦嘉其功焉若孔子作經不應作貶辭矣

葬杞悼公[illegible]也

楚人圍蔡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

為沈故圍蔡

（召陵會者十八國而沈不與楚同者必禍也蔡不會者[illegible]及沈以受圍[illegible]之道皆為戒）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報召陵之圍而鄭中山此晉所以日頹也見前傳者吳語有志者所深戒也）

葬劉文公

（書葬天子之卿諸侯皆會之也文公有功王室而總諸侯之盟故皆會之禮也所以示勸）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按前傳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以十一月者誤數閏當舉楚地）

春秋彙纂　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十三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自闔廬立伍員伯嚭謀楚故）蔡侯因之（[illegible]故依吳）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舍舟之吳乘舟自淮合兵於蔡唐）故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江北地名夾漢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沿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盡方城外之衆毀舟以絕退歩）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自北伐吳之後）必使吳無歸路大敗之既謀而行（盡其謀而後行言決）武城黑（楚武城大夫）謂子常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吳兵器實用如木久而強勁我兵恃家其用如革久益緩弱）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善戌也）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之總名方城口）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楚人惡子必因無功[illegible]）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大列營陣）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逃則安[illegible]之何所入而皆容）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illegible]吳可以辭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楚陳師之日[illegible]前占）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臣謂子常之衆）先伐之其卒必奔

春秋彙纂　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十四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可見仁則難測）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古語見義則為不待君命）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我死九必克敵）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初戰而敗焉得不死）吳從楚師（從逐）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凡有死志者必誘理也）矣半濟而後可擊也（此軍情當知）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季芈畀我平王女）涉雎（雎水名在郢西）鍼

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火燧係象尾使赴敵以却之）

庚辰吳入郢（應以班處宮（吳以尊卑班處楚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夫槩子山叔父）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處宮已不可况加爭言吳無禮）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聞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師勝而身被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恥見擒）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司馬欲死賤不欲吳得其首失謂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言必死也）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在江北）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芉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受戈久而復甦）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辛蔓成然之子平王殺成然）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真格言）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大雅）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約困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者罪及宗）動無令名非知也（真格言）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衷之折衷至中者謂之衷誘引動也）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之公宮）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棄楚亦無以事吳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鳩聚集也）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獻王與子期）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言初與隨要約爲義今見王是欲借約以因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取當心前割血爲盟）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仇）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秦楚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楚亡秦專有楚地）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

衣詩秦風取其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秦師乃出。

觀是傳也殺伍者有報殺郤宛有報貪裴王因蔡氏有報不聽司馬戌之忠謀而信小人之邪智有報後世尚可以稍自倖而不大爲之懲哉楚之入也雖有天數必自人兆矣棄王已道從于常之下仁而失其可入矣使楚淹而仁自我立命敢豈敢輕豈貴良人能見人之不仁不能見己之不仁弱己之多欲以迹處宮而自相攻奔無禮無義何能制勝自見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此所以終無功哉若兌首之忠非抗戈貳季之相從關辛之知命能仁終言可佩予期鐵傘之免王于楚申包胥之乞苟秦底苟往行前言之養可多叢廣學以萃成後學之全德者也若盡以無與於已斯傳爲徒繫矣學係狀者兒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四終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四　定公四年　七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變也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而殺之正其罪也終閔馬父之言天下後世有子朝之心者其早毀之可乎

夏歸粟于蔡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矜憐也

蔡以楚故大衆師有急難之貧猶故魯諸國睦都之大義也可以示勸

於越入吳發語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五　定公五年　十

越入吳吳在楚也

吳大越小以小入大事之非常雖乘吳之間乎而有可恃也則越之忽然而與也小可忽乎哉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房魯地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同爲季氏家臣步猶行也季氏攝行君事佩此玉今改君步陽虎欲逐之以不告謂已告公山不狃不狃季氏費邑宰子洩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君謂意如欲使君佩不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季孫斯平子之子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謂逐仲梁懷

此見姦兇之作必先借一事一人以試其惡時禁之則已驕之斯肆矣敵璵璠逐仲梁亦借而試之耳後世有陽虎不推之事可不思所早禁之哉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昭伯爵貴穆也

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未知敵情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之敗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唐從吳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子期將焚之以火攻吳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昨年楚之父兄親戚多死于吳兵于麇屍未收此仁也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國為重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楚大夫闉輿罷請先請先至吳遂逃歸言吳止得楚一大夫不克為故失之復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葉公子高也沈尹戍之子吳入楚獲后臧之母定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以不孝棄之言有賢者雖敗而猶勝雖亡而能復也秦師亦借焉耳非有薳射之子子期子西輩之忠孝勇知

既言之楚焉能驟復哉后臧棄母不仁甚矣而諸梁終不正視楚之多賢所以保國天下萬世其務崇賢哉

傳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陽虎以家大夫專國政其囚桓子公命將欲奪季氏權以歸已文伯桓子從父兄弟而逐仲梁懷已逐不順示罹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擇而盟之使從己庚寅大詛詛呪違盟不順者使國人皆懼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遄平子姑壻也此見強必弱三桓之子孫將微以為天下後世戒志滿也季孫不逐君陽虎何自而興哉其必借口曰季氏不臣既已逐君矣不遠而為吾君除此若夫有不許臣民未有不欲者自古姦雄未有無釁而起可不戒之

經楚子入于郢始復國

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成臼水名藍尹亹楚大夫涉其帑帑妻子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因子西之言識已往之多過惡猶救舊怨志而改之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兄免王雖是德大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

不識天下而多罪以斃之而世任其咎曾是小人之尤而我可效之乎後世詳此進乎道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強使。示權也。欲以媚晉。一事兩使。非禮。夫人之幣。晉命討鄭時有聘幣）晉人兼享之（以其非禮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前請為要職傳先君以取信）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人而使）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知孟孫為陽虎請非本心請特令晉知以備所用

報幣獻俘名二而事一也晉不聞有二使至何以二使往此欲媚晉而煩復不近禮故晉止以一禮同享之傳以昭禮也陽虎闇非禮之端而季孟不能治徵通其始終於晉季孟之衰亦足為戒

傳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之子）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懼亡而後可不亡）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改其政而新之定其政而興之）

言見懼之足以有為也國不大懼則不聽令不可以勞不可以勞則安其舊習之非而不可改國此論晉以亡之道也故子西因楚人之大惕懼亡而諫師以勞之一新其耳目耳目新而心志自不安於舊習矣乃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焉故懼之為用大矣然何必及懼而後懼乎天下為世未祿此可通于未及懼而懼之道焉不尤善與故聖人貴不睹聞之恐懼以立位育之本

傳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伐周六朝之餘黨）之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特因在魯伐鄭取匡前此進於此以起下文）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此見晉明鄭黠以示懲勸于後世焉人何苦不效順而附亂賊以自惡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 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立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

以我為知難而行也（知此行為不易）見溷而行（溷樂祁子見於君立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晉使簡子逆勞）獻楊楯六十於簡子（以楊木為干楯）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私而貪必怨）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言為國死難宋國必崇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此又言范氏因不辭難不逃死之義為臣子示勸也而晉君以私忌執諸侯之使及樂祁未致使私飲酒其可戒哉

傳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

五父之衢

著陪臣之要盟以爲天下萬世戒也凡官卑職微而有要脅上下之心亟治之可也不然則陽虎何人而脅大夫國人聽其盟甚有肆之也可弗誅之

冬，城中城

無傳記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鄆貳於齊故也

【傳】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

凡著天王二字皆重名義也名在則義存焉以諸侯之[illegible]加一師以[illegible]哀周何難乎而卒無敢者畏名義[illegible]則義闕儋翩乎雖辟之不失尊[illegible]爲臣自周後世其宜省之

七年春王正月

無事書首月傳著二事於左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周邑前年傳曰將作

方諸建壹衷以敵儀今乃明叛矣

凡人有將之之心者轉而改圖有之逆其明明以叛則亂賊已成無復辭于罪翻故深足懲焉

齊人歸鄆陽關 鄆與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今並歸還魯 陽虎居之以

爲政 故使二邑陽虎自以爲功政而皆之因政由此出

陪臣執國政亂矣又况據偏邑以出之小人之無禮亂作將以爲敗剿之退步而已深足戒哉

夏四月

無事書首月傳敘一事於左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

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

忠良之子桓爲忠良敗亡之後雖爲敗亡其孰得而孰失天下後世其有明鑒哉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

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也徵召 衛侯欲叛晉

[illegible]鄭以叛晉而盟故衛侯[illegible]聞之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使結如齊辭徵而實別有私請使執結以伐衛 齊侯

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衛地以齊師脅諸大夫爲盟叛晉

此[illegible]侯而諸侯皆叛晉大足爲天下萬世[illegible]其之故哉其怨不自振者久矣而自

[illegible]貪忌以成之爲多雖善悔無能及也[illegible]不御用侮哉故君子貴豫立之學焉中庸之言

大雩

秋大雩旱雨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佐孫

【傳】齊國夏伐我 魯不叛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

[illegible]子 處父孟氏家臣公斂陽也爲成宰 將宵軍齊師 乘夜攻齊 齊師聞

之[illegible]伏而待之 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將夾攻之 處父曰虎不圖

禍而必死 [illegible]而汝也謂陽虎不圖度禍[illegible]門攻齊師汝必當死 苫夷曰 季氏家臣 虎

陷二子[illegible]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 有司治罪之官 虎懼乃

還不敗
晉失諸侯齊欲得之妄也晉不貳晉而受伐正也此有可懲存焉陽虎之爲人也驕躁謬妄最爲淺劣在[illegible]一二下臣可以馴制有餘不知魯若臣行以[illegible]之爲政而懼之此以告天下後世使知有陽虎[illegible]者不難治[illegible]圖之可矣

九月大雩。
責[illegible]而又雩大旱可知雩之告後世以謹災而已禦災在敬百姓敬百姓在修德政豈徒然祈禱而已

冬十月。
書首月[illegible]一事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

王前年出居姑蕕日慶氏爲有功於此今
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一月二十日初五日
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宫
此見敵王得復皆有人以爲之助也天下後世有位者貴得人而君子亦當以單劉慶黨及晉籍秦諸人爲勸可焉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侵西鄙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列於郭傳不言而坐言侯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之有力者三十斤爲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陽州齊邑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子鉏齊人與一人俱斃斃仆也偃且射子鉏顏高伏假偃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言志在射目謙以自矜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非會見猛退而[illegible]後焉罔[illegible]乃[illegible]在[illegible]虎[illegible]三家委政于陽虎陽虎[illegible]執國[illegible]之也後世有陪而擅權者其戒之哉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邑皆儋翩之黨
此見則亂黨者終未有不淨盡所謀伐而滅之滅亡者以爲天下後世亦戒也

傳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君命歸之士鞅曰范士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宋怨晉故必叛樂祁歸卒于大行太行山晉東境士鞅曰范士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
此專范士鞅之不忠于晉以速諸侯之叛爲天下萬世戒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 公侵齊[illegible]攻廩丘之郛郛郭也廩丘齊邑主人焚衝[illegible]或濡馬褐以救之濡濕也馬褐馬衣遂毀之怒其焚衝主人出出戰師奔魯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逆出者曰猛在此必敗故以陽州之役猛先歸[illegible]猛逐之顧而無繼

偽頗圍閭苦怨逐齊人攻頗繼後者傚若頗仆而止無虎曰盡客氣也齊言外假

於水井其有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苦夷即陽州之役

獲焉苦夷獲名之曰陽州子名其

此見陽虎使公侵齊皆陽虎之過頗師玩衆觀兵若戲皆天下後世所大懲者也至於冉猛無用苦越有志客氣一語天下無用之材於此捨之矣待事名子天下不屈之士亦於此捨之矣傳類記之則亦識人察惡之不可少者與

曹伯露卒

衛公[illegible]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二)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春侵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別之以羔為上如晉禮瓦衛地

晉大盟主而從為叔師亦可為不慎持始而後從勞者責求矣傳并述其時執贄之異以及魯見爲則故之盛則卿大夫見國君有殊禮乃於是而存矣

(三)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鄟澤衛地前年衛叛晉簡子欲折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故請衛侯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自以當涖牛耳晉溫原皆晉縣故以比之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衛侯涖牛耳佗推手及血汚之及捥亦捘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君與大夫盟君主盟稱也言晉盟敗不信禮見佗之妄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使君大郊不入國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欲改卜立他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行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

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設言若叛晉晉致伐於我我病標宜何如衛之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衛行質有期人心方危難不安動以此言故可夫晉人請改盟衛果叛晉人悔始悔無禮弗許

此明以無禮辱人者其後必有所悔天下後世苟明此則可無悔矣衛在叛不叛之間加之以禮後何至輕啟之于辱辱過甚是晉自取其而果其去也雖悔何及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illegible]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四)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成桓公周卿

十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報之遂侵衛故晉 晉失諸侯欲假天子之名以收之而借報伊闕於鄭遂伐衛焉固欲失而又求之心勞日拙豈不大可懲哉

葬曹靖公 三月卒七月葬緩也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爲晉討衛 晉盟于裹而魯不貳志奉盟主之命以討其叛所見不暇辭也此可以示勸焉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 衛鄭自是結叛晉也叛盟主非義也晉之叛而叛猶之順也於二國無咎無與懲在晉矣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傳 季寤 柏子之弟 公鉏極 柏子族子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叔孫氏之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叔仲帶孫 不得志於魯 志爲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陽虎 因依陽虎附之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代柏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代武叔 己更孟氏 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順祀即禘也以其顛亦躋之失序而今合祭之故亦曰從祀亦曰順祀從者順也今陽虎將作大事將令定公事順祀祈

禘於神以求濟 辛卯禘于僖公 此即順祀之實乃於辛卯日合祭先公於僖公之廟也僖公以閔覽躋故禘本夏祭魯亂用之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禘之明日公享季氏陽虎期於此日殺柏子癸巳攻叔孟都車都邑之兵車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 期以兵救孟氏 陽虎前驅林楚御柏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 皆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柏子咋謂林楚 咋暫也柏子登將有小聲竊請以害之 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以先先人良稱其世爲季氏賢大夫以是繼之謂今此免己於難以繼先人之良 對曰臣聞命後 也後晚 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

柏子咋試林楚果得其實情 柏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柏子曰往也 往言必往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實以備難公期孟氏支子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疾走孟氏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柏子入門閉門拒陽虎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武叔州仇也叔孫不敢子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 示無別異 取寶玉大弓以出 寶玉大弓皆成王封魯之分器也書曰盜者虎賤故也 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

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言季孟方欲必死見余出喜之不勝又敢追從者曰嘻宗擢速駕公斂陽在歛陽即處父總見家臣強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殺之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歸桓子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周徧也偏告廟飲酒而後行見無所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此著陽虎之強三桓受制之極致以爲天下萬世戒也彼一家臣耳何遂生死聽之不敢一動如此蓋昔由於三桓無君尊大之極並國政不屑一一自爲而委之陪臣以恣戮隊示貢盛而不知權已下後彼將借以得君心結民情呼應上下操縱如意而反以制我之命矣唯公斂陽猶能敢之迷之苟亦家臣故也子言從容而行者亦知三桓之無爲也早以致勤持之自無是矣戒之甚學者玩繹不據傳則以從祀先公盜竊寶玉亦不知何爲辭矣並從祀之語於盜竊之前而卽以盜竊繼之不然

亦不知乞爲此事矣傳可畧乎哉

[經]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駟乞之子子然也執政大夫

曰闕敢斯譏之矣

九年春王正月無事書首月敍也傳敘二事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向巢向戌曾孫子梁樂祁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子明樂祁子[illegible]樂大心子明族[illegible]至舍而子明逐去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樂[illegible]未歸故不[illegible]此强辭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已謂子明衰闕生子而用樂罪輕使無此傳誰知此辭故傳亦經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作亂有試心於宋乃逐桐門右師明年還在終昭子之言

君使不奔[illegible]大心之慢而無禮此其可成者也通有其不[illegible]見於喪而作樂于若曰喪不在此尚亦可行[illegible]衰絰于衰絰生子人所易忽而罪實爲直爲二者皆爲犯禮傳並以示戒存焉

[經]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法不以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竹簡故曰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謂駟歂殺賢佳不忠於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益也鄧析所作竹刑覺以有益國家亦謂不由君命私作其實非邪說過斯知仁矣靜女之三章取彤管

焉邶風靜女本淫詩而第三章以彤管說女美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彤管自可取非淫器于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鄘風干旄之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悅無善道告人然其心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其道可用其人卽不有可棄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南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道可用而見殺

人寄下
爲賢能

此以駟歂之用道棄人爲後世示戒也爲國家大臣者當知所棄過矣不然以無過求仁天下之唯諾阿諛者並進雖有以賢能豈庶於國家哉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之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先儒然取之以爲成大事者必得此既見其無所用且將致害故歸之 傳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辨得獲之異見得此二物不過器用耳得輕辭也言在德不在物能用此物則曰獲惟有德者能用此物者重衛也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 陽關魯邑萊門陽關邑門 師驚犯之而出 魯師見火起驚疑陽虎因犯師而出 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 文子鮑國施氏魯大夫成十七年齊召國而立之今已老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晉事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 己謂陽虎詐謀齊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寵於季而欲殺季不仁今以在魯不利而求容於齊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陽虎唯親富人以圖利不親仁道以愛人 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季氏富大故親之而來傾覆則不仁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 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 鍥刻也刻壞其軸以絕追己陽虎到處不仁 載葱靈 車名 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葱靈車有障蔽或喪車 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按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也以之封魯昭德也豈適用哉此見寶玉大弓不足重輕藩於有德天下後世何可不圖此義以識器用之敵甚陽虎多詐而恭物親富而不親仁所至必亂鮑文子與仲尼之言斷之矣天下後世豈少陽虎其人其亦共聞之哉

六月葬鄭獻公 凡葬諸侯皆魯往會葬也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謀伐盟主而以次告如書之

傳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敝無存齊人也室謂娶婦辭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自言有功還取卿相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 先登有功先入城欲攻門求以便出入戰死於屋霤之下 東郭書讓登 登城以先爲功故讓人先登 犂彌從之 讓書先登己從之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二人既先登犂彌使書立城之左己立城之右待城下人盡登不遺一人而後衆齊乃可下此勇而有仁禮存 書左彌先下 [illegible] 書與王猛息 戰罷休息也 猛曰我先登 [illegible] 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illegible]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illegible] 晉車千乘在中牟 今中牟縣 衛侯將如五氏 [illegible] 卜過之龜焦 衛至五氏道過中牟卜之龜焦不成兆 衛侯曰可也 不成兆無吉凶存乎人耳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

敵矣衛車五百乘當晉車之半自以身當其半乃過中牟中牟人欲
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衛大夫曰衛雖小其君在
焉未可勝也君在師謂衛侯此軍雖不敢存齊師克城而驕其帥
又賤賤帥謂齊將驕有大夫遇必敗之不如從齊言晉必敗齊乃
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衛意齊侯
賞犂彌犂彌辭賞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
皙白也幘頭巾也製裘也謂其面與衣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
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讓曰彼賓旅也言辭與共賞
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
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乃
得其尸公三襚之比殯三加襚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直蓋
而先歸之先歸其喪於家坐引者以師哭之坐引生時挽喪車也
親推之三齊侯親推喪車三轉以送之

晉為盟主一旦伐之不言有軍者春秋之史如而書之也此春秋重絕晉也衛人恃晉之強而勇而死者有禮讓相先者有禮也是以賞功序有孤軍相過不畏大師者有可以見晉失諸侯人心動於放也為天下後世輕大事權如晉者戒也

秦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有傳禮也

卷之四十五終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淯允清參校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傳十年春及齊平八年再侵齊之怨此以平怨示勸也凡以怨相報之不已乃流於之見故宜平之此時孔子仕魯所為可不勸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故平公至自夾谷

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齊地又名祝其孔丘相相禮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夷人得志得所欲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故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將君本心必不如此齊侯聞之遽辟之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大夫魯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水之陽有田即鄆讙龜陰田也其齊甲車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典事既成矣介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犧尊象象尊皆酒器嘉樂鐘磬也門國門此告禮饗而既具是棄禮也

阮盬也禮本行於宗廟故爲棄禮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穀無米曰秕稗草之似穀言享不備禮不成禮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人侯詐故以禮距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從盟誓

此以見勇莫勇於有禮雖強大所必屈焉智莫智於有禮雖譎詐無所施焉後世觀夫夾谷之事而可勸也世儒其取盟會謂孔子作春秋皆非之而何孔子既非而又效之乎可知雖聖人處盟會之世亦不能逃而別有所爲但盟會之中自不同內持敬而外循禮此所以異也雖然春秋卿大夫有達禮者亦能爲此而轉喪於他非有本源之學皆偶得耳孔子之聖賢不在此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邯鄲午晉大夫

於寒氏五氏晉邑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衆夜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此則午智量小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衛門左右衆皆立如木不動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退反於圍衛之役事此則涉佗晉大夫之勇晉人討衛之叛故討問衛何故叛晉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涉佗捘衛侯手故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涉佗鈞平也和也人有禮則相平而和涉佗無禮故衛不許成佗亦見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以盟討而此以云報晉弱矣戰邯鄲午涉佗以六訒之間而無志於大從報小怨亦小勇此晉所以弱也至於盟之所以貴者以其所在釣和也涉佗以棄禮失歡好所以殺身不釣孰甚焉傳是以借門衛而亦懲戒爲世之下國大事者倘可以見小而棄禮者故爲語曰禮之用和禮所以爲貴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傳見前孔子之言故略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傳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叔孫不敢也武叔州仇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使賊射公若藐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

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公若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以劍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吳王僚鱄諸殺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剸武叔之命懼禍而叛見武叔無德多私忌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請齊助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懼與齊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之水卒章有曰我聞有命之四言意許奉命叔孫稽首謝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際間也

政於齊必事齊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郈民無主必叛侯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
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詐爲齊使之言易郈者以郈與齊遷郈
民於別地衆兇懼不欲遷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
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
言以郈與齊而已遷齊郈別地得安紓何必守郈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
地較郈爲大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遣人觀郈度其虛實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介亦甲也駟赤將射之爲將射郈人 侯犯止

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行奔許其奔郈人駟赤先如宿
地名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郈人止駟
赤言而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
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物識也 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
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還之 駟赤止而納魯人郈納魯之師以
侯犯奔齊此見叔孫氏而善駟赤忠於叔孫氏而善致侯犯 齊人乃致郈致還侯犯投齊名簿
此言三卿之臣失地道社稷之憂爲天下後世示懲也若非駟赤之委曲剴郈將爲齊方弱之魯恐不支
矣然駟赤不然必以詐殺犯非仁者之所忍爲也駟赤亦可謂善全用詐而不以詐成者亦可勤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見前年秋今秋始逐出宋從寛政也侯疾不命不爲臣子之所爲者出其寛政是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標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
五與之獵蘧富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司馬
魋向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以與魋 地怒使其徒抶魋
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
辰及公與地皆同母 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頗偏
也子爲君禮不過出竟自任罪求己云過也 君必止子君必使無大過
人留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
行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同誑 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辰忿公棄親欲
幸國之人以言使公悔悟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仲佗宋卿

先言諸師段子皆宋卿故曰國人
此以嬖寵者之偏頗不顧敢云者爲萬世示懲也
嬖人嬖馬皆偏頗之愛也好惡偏頗他無見參故
公子地以之出亡宋公以之忘其弟
而失兩卿亡宋大夫乎故足懲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安甫安甫地名失考
無傳失其事也不各強解史從告以書葉而已矣
叔孫州仇如齊
標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
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以致郈德於魯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以爲也言魯事以齊所爲者大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言侯犯家臣耳非敢

此務其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

惡言義在詩惡非所以賜寡君此存睦鄰之道也齊致郈魯報之以聘使宿守此盟不務去三代不遠矣後世可深思而得之及齊侯有伐德之意此即信睦之不承故曰非所罪不令之臣天下同惡行所惡而已何德爲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傳見前譜書在叔孫如齊後者從告也書弟見宋公之疏其親書暨某某見臣之不附其君皆人君使之也不然豈誰肯舍尊親棄爵位而去乎故足懲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地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此甫示懲也以母弟與臣子之分雖有不得於君避之可也叛之何心忿念不制遂以爲亂而爲君亂者同寵爲邪以禍弟臣使激其叛以爲禍國家是兩罪之由也天下萬世鑒此其各自懲乎

夏四月無事書虛致之至也天下後世人人能以書虛之心爲心此君子無聲無臭之責亦本之學與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樂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地而叛前傳備見始末不更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詣

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鄭叛晉六年魯爲晉侵鄭今始叛晉故平鄭此爲叛非其罪者示解也得自侯公以來世服於晉爲盟主也今晉自棄盟主同於諸侯爲何故以諸侯而宗諸侯者止以謀列國乎曰始張愼之也不得已也後世有此類者不爲戒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赴喪會葬禮也襄公卒○比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毀其城也墮此以抑損私家示勸也自孔子仕魯講明上下之分安危之倚三家於是始悟私邑之侈盛非己之福也叔孫州仇首出而墮郈城焉不然大都耦國殺舉將有起而如侯犯者矣後世明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孟彄縶子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境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

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猶空也厲猛也此以不伐示勸也衛之伐曹不書其義記事而已而其時滑羅有不伐其功之德人多忽之故特存以示勸伐小國羅豈有所畏而不敢退乎於此示勇是空猛以伐功君子恥之存之以謙使後人知有實德者必無客氣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仲由爲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費郈成也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輒不得志於叔孫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可見三都强盛而墮之故弗克人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孔子時爲司寇二子魯大夫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不狃叔孫輒奔齊）遂墮費

弘家之不可盛盛於此見之矣費爲季氏有而至於代國或季氏非仲尼遂之禍不可測非遂墮之禍將未已萬世之下可即此以明甚分之閑禍必反及可戒也已

秋大雩

旱也古之旱非後世之旱然知敬焉心斯同之矣而畏天勤民之心生焉後世無忽大雩之書哉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無傳備書日結叛晉也似之但此時叛晉已不待言渊有所爲亦不可知疑則疑之書敬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譏天變也

公至自黃

書至行禮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爲魯北障故言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此若孟氏之罪以示懲也成魯邑也何遂肯敵圍而稱圍稱至乎孔子仕魯欲以墮三家之都者安魯國且以保三家至深遠也而反信遂謀以遂之故可戒也此後成卒不復墮齊人歸女樂有在此時而孔子之道已不行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垂葭地又名郥氏）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車言遽）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晉及敵河內我已卒事濟河而駐此亦權）（晉侯長計）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斂其輜以示薄別大夫乘車曰軒）齊侯欲與衛侯乘（一共乘）車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被甲備觀戰）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比待也言不及待駕請以己車代攝衛侯帖）乃介而與之乘驅之（介甲也驅疾驅）或告曰無晉師乃止（見齊侯輕小勇）

此以小恭小勇示戒于後世也齊雖失爲盟主遂可伐乎衛大夫之不可以義也以力也邴意茲遂義而不量力希幸于晉之不及敵是竊爲之而不取明爲之盜賊之謀也至于鬪敵遂驚遂介疾驅匹夫之勇也豈有爲人君輕浮淩露如此者哉則垂葭之次故可戒也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名囿非急務築之已非見當夏于此雖無傳而懲可知矣

大蒐于比蒲

當夏而蒐此亦示懲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無傳儒者曰曹不叛晉故然未可強作也靈公見孔子而問陳則好兵可知亦足懲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趙簡子邑）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

晉趙鞅歸于晉

經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舍置也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因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衛必與邯鄲絶不如侵齊而謀之使齊伐衛而取衛當報欲因懼齊而徙與邯鄲衛好不絶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徙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鞅不察其謀謂不用命而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脫劍入乃使告邯鄲人趙孟使告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

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將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待彼先發而後應之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彼必發圍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先伐彼君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昭子士吉射也故五子謀皐夷梁嬰父韓簡子魏襄子文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沉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高彊昭十年奔晉者三折肱知爲良醫經歷傷病多者自明於治法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言克盡三家君無所依自必與我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爲請自趙鞅非始禍請復國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此見始禍者死亦以見晉之衰亂三家分晉之端始於此以爲天下後世示戒也

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君無道也以示懲時比弑惠公夷立又名貞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靈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君臣上下皆以禮免難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言見子一人驕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必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也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此舉公叔文子之事以富而不驕者亦鮮驕而必亡者示戒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趙黶孫）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人臣富以柔順事君者也若富而無道有所恃憑則已去而降之已柔未有驕亢欲去告之人而存我者此易四爻剛四之義得不悶乎戍與陽窮則亦同逐天下後世其可戒矣）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

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討之非其罪不討則趙氏憂）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言年已晚暮）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祀於趙氏廟以報其忠義）

（人有爲忠義所感而死非其罪者不可不有以報之也董安于與趙孟誠足爲世勸哉安于不死趙氏必不定鈇亂將與晉國非寧一死全之矣發於忠合於義而爲人之所難此難爲報者也祀於廟其庶幾乎古今行難爲報之義祀異姓之臣於已廟者於伊尹安于兩見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此言小不事大所以亡也棄事不密見一時而傑二國不速亡乎）

夏衛北宮結來奔

【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黨公叔戍之故）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地名）

吳子光卒（闔廬卒子夫差立）

【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前吾衝犯以亂之吳擒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行死罪者三人注劍於頸以行吳軍前）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言皆有軍法）臣奸旗鼓（犯軍令不前）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言在吳行陣之前不敏逮罪當死令歸死吳軍）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吳師怪其所爲）

（皆注目而觀越乘此取勝一目而軍收兵机敗神不外散字）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將指足大指傷而失屨故取去）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故檇李不書滅）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吳入越

此見敬爲智勇之基其用如神房之如願可於吳越二師通其微爲至於呼名誌僥三年不忘荷弗敬則志渝怠偏力亦倦參學者通此意也聖德王功盡在此矣豈但區區兵事乎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閒謀救范中行氏三國叛晉故助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

【經】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春秋疏畧

此以見不義之謀不足以得諸侯爲天下後世戒也以范氏中行氏之不臣不爲晉謀誅之而謀救之以不臣倡天下君豈得而獨立蕞爾晉亦一晉也四國均足懲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敬天子之賜也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俎實也祭肉也天子祭畢以肉賜同姓諸侯共受其福故曰歸可不敬乎故特書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夫人與朝會于洮盂邑名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也猶壯則家以比南子艾老也豭牡豕也以比宋朝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謂小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速太子臣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見大子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紓緩諺曰民保於信民必有信然後保其身吾以信義也吾雖失信於太子乃信於義不必信吉二諸格言可

春秋疏畧

靈公爲夫人召姦無恥夫道廢矣蒯聵欲殺其母不有子道廢矣戲陽速聞命不諫而禍太子不忠臣道廢矣公孟彄黨太子而不以道合友道廢矣天下後世其皆鑑而懲之可矣老引諺意則可取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以蕭叛又奔晉不以蕭叛終善惡未可知也記其事而已敬也

大蒐于比蒲

大蒐與敬也無傳未知其得失記事敬也

邾子來會公

無傳或即會於比蒲故曰會不以朝禮見亦曰會記事也敬也

城莒父及霄魯二邑

教而敬已非時也然或有時變不得不城未可知也書敬而已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潞晉地）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並敗百泉百泉衛地又云鄭地）

（此年無冬無書首月或有闕簡而傳敘一事以備春秋此以助二氏者乖戒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上者朝者之替）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體猶人之禮死生存亡係焉）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取觀於此可知存亡）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心之精爽散亡）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朝禮嘉事也不能久在位）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亂疾之兆以君為主故君先亡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

（禮之為言體也體存則人存體亡則人亡禮之存亡故往往足以知人之死生焉體故也人而其所以然何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身之法度猶性命也而見嘉事可忘之忘之是心亡也人而心亡高亢者必忿肆以致禍卑弱者必致滅以就死矣疑哉無有不忿而忽略不察其故者多矣使無子貢之言則定公之當年而薨誰知其故邾子益越七年而後應更忘故矣天下後世可不謹於禮哉）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鼷小鼠也一名甘鼠食物不痛）

（書郊牛謹大祀也鼠何以得食郊牛牛且至死慢不敬也改卜牛禮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國名）

傳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事楚徒多費財幣賦貢）

（此以胡子示戒也小不能事大非禮而況與之結怨所謂立巖墻之下以聽命者矣故足戒）

夏五月辛亥郊

（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錯其期故特書之以志過也更記定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學者學春秋之過辭非事實是以志其過則過日甚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

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賜此後必多言）

（儒者以不慎路喪為失亦太拘矣故仲尼不聞耶辭也此孔子君表之意也然則子貢之言果偶中乎非也孔子以為天道不盡然亦信其理而已不必信恩也使失禮者不盡死亡則人將不信其說而益縱之肆矣故著其言中以使人慎禮又戒其不幸言中以使人忘應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蘧挐即蘧蒢衛地）謀救宋也

（凡取地以次之書此類之事多無甚義告者記事而已無非敬也）

邾子來奔喪

（邾與魯有舊故奔定公之喪以著侯度則過也故曰奔已甚之辭以示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之妾也）

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姒氏定公之妾生哀公哀公進爲夫人以時禮子爲君當書夫人薨而此不稱夫人者以不當以喪赴告諸侯且不祔於祖姑故不稱夫人也此見罪謂之不備合於禮也可以示勸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諸天變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親來會葬謂爲非禮然各別有爲失考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傳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皆襄以成其事

此存葬而遇雨之禮也大葬有日不爲雨止禮也若有爲雨而備者若不克襄事則雨其可見凡一切昔賢之人皆囂於舉動此而必葬則急劇倉惶必有致敬擴之中不得其安非人子必誠必信之心故爲書也可爲萬世法矣近今拘忌日時輕信陰陽家言不循禮者其戒之

辛巳葬定姒 辛巳當在十月

傳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姒氏生時已成夫人矣定公沒哀公立而葬君姒又宜稱小君矣止以不赴不祔未以小君之禮成其喪則亦未可仰偕此名也此可謂終謹於禮者

冬城漆

傳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漆邾庶其邑

昔以秋城冬乃告焉因書冬焉傳採其實以爲此書也蓋言其不以時告也不冬而興役是城不以時冬而後告成是成之不速書是示戒也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六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清參校

哀公

公名將定公之子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敬天尊王正其爲君之始此大禮也而有大義存焉自春秋以來此禮已成故事矣孰能敬天尊王正其爲君之始不愧此文者哉聖人亦欲爲天下萬世留之耳庶幾其有興起實踐者與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在定四年 里而栽 栽設板築墻以周圍一里 廣丈高倍 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屯也守且築也九日成 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九日成 蔡人男女以辨 男女各別以辨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江之北汝之南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楚既還蔡叛楚就吳更

諸侯大小皆無道以自處故楚不能不報蔡不能不服既服又若不能不叛無得無失德行有善者未能爲之計矣蓋學道不豫亂山時孔子在楚蔡之間無有篤志請教於此者可爲之大戒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以不敬示戒也鼠食牛不爲之預防何爲乎敢之至也而慢易如此故以示戒

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 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越地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會稽山名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

骨如莽如草之茂野言其多而未見德焉無愛人之德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吳勝楚正以訓楚而進德訓蔡之適吳其何日之有吳勝必驕不知在何日陳侯從之不從吳召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闔閭先君謂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此見闔閭之興亡不以一時之勝敗為憂而以平日之變民與不變民為據故方吳入楚之日存亡在邇而議者自別有見所寧與楚而不與吳也謂楚之言德是實能修此明命其庶幾乎而惜其不知進乎孔子是時志常為楚亦此見夫及於夫差克越果不修德而修怨愈以知吳之不可為也凡此傳意天下後世可不一一詳之而知所法哉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大夫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棘蒲晉邑晉不及會乾侯及與伐晉取邑

經書伐晉罪晉也晉自文公以來世為盟主無有昔伐晉者聞有一二皆諸侯之寡其後伯衰諸侯叛晉或書交晉會以謀之至此則直伐晉衰晉不自立故也故以示戒傳言其實為救范氏罪齊衛也助亂臣以教天下無君故以示戒晉不與救范氏是矣而譏其伐晉不書則何知諸侯叛晉使中國無士亦亂道也故傳明之罪伐晉也亦以示戒後世詳三戒可矣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嗣夫差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憂己不睦不患人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築土曰壇器不彤鏤彤丹色也宮室不觀觀謂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靡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癘疾疫共給也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不多得卒乘共設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必不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改易言其敗捐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再宿曰次凡至再宿處即備臺樂流之宿有妃嬙嬪御焉一宿曰宿妃之次曰嬪御賤者言不離女色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剝薄其民用之爭戰日新不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此見子西之不懼吳示天下後世知自反也凡敗皆先自敗夫差之行皆先自敗此義可不深思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十四十五年邾子一會一朝一奔喪事魯勤矣今魯以禮義答之旋加之師罪之不德何忌之不臣所致也可不為後世戒哉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中行氏也此時魯叛晉不相告故經無而孔子采附之傳後世可知屬辭比事之義已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沂二水名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愛絞土田美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此以三家之尊兵貪賂而無禮義示懲於天下萬世也魯于會則奔喪親欲會君其公之所不欲伐者三家正欲違之以示專且分取其叩而受之盟盡義至此爲盡矣可不懲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頃公朝禮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衛邑輒拒父故納以兵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君命故辭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三揖謂卿大夫士周禮司士孤卿大夫 特揖大夫以旁三揖 君命祗辱 言夫人尊嫌又有朝臣當以禮公議私命不可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 言用意不同輕君命 且君沒於吾手 待死 若有之郢必聞之 言不聞命 且亡人之子輒在 輒蒯聵之子出公也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 夜迷路 陽虎曰 晉將仕 右河而南必至焉 見父入于境無道之路者 使大子絻 絻始發喪服絻音問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 門戚邑 哭而入遂居之 總見輒不受父

此以衛輒拒父大示懲于天下萬世也輒而有父自當早逆告於宗廟贖父罪於柩前痛哭於臣長而求之晉又何待晉人納之納之緊皆拒之決也此大亂之道罪莫有甚於此者當何如懲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鐵衛地 鄭師敗績

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 范氏久在朝歌 鄭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齊粟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以兵車之旆識早出敵見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 彼之先陳而後陳之 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吾先陳之狀必競懼 於是乎會之 會戰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 兆不成 樂丁曰 晉大夫 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大雅言先人謀後卜筮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始謀既協以舊所卜之兆爲吉詢可也始納太子卜得吉兆不必更詢吉凶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反易天之明命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君臣之義 從君命經德義 常其德義 除詬恥 詬恥人言之恥 在此行也 自天與君命常其明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雒日縣 士田十萬 十萬畝 庶人工商遂 得遂進仕 人臣隸圉免 免爲良人 志父無罪 志父簡子名也 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桐棺三寸賤者之用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 素車樸馬 以載柩 無入于兆 兆塋域 下卿之罰也 罰所以能克敵爲衆設賞自設罰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 郵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 鐵上地高近戚臣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子良王良）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巡行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以戰功取卿位得壽終於家）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死有命數）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皆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於車中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戰以瘧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文繼業守文之君襄公蒯聵祖）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君動臣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國[illegible]為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無作三祖羞（絕筋中戈而折骨墜車馬面傷中弓矢）大命不敢請（大命謂得[illegible]）佩玉不敢愛（以佩玉為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名）大子救之以戈（太子為戎右故）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鄭師雖敗猶獲羅無勇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傷故大子上伐此見先伐者能自奮後復極勇）（可喜其已成功）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晉臣見簡子喜恐其侈知氏之憂當長此有遠見）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尨范氏臣為范收田稅趙氏之人得尨而獻之趙孟）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止不殺其還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鄭罕達嬰幕）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前列）趙孟曰國無小（小國自有善射言不可輕）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弢弓衣也伏弢猶擊鼓催戰而）今日我上也（言勇為最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言車右惟我勇）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言不使絕惟我為善）駕而乘材兩靷皆絕（言車是於）王良使人駕車載之木材（郵靷同時皆絕足見善御）

此見理直者志自壯志壯者氣不回而敵自摧矣鄭師助逆從亂故趙孟充之其師之勇愈奮愈壯自足棟動衆志雖以衛太子之怯亦有所恃而作其氣天下後世可不反其本而輕用師于其本壯矣雖非勇夫皆可自振無若趙羅終自顛隕徒取凶也至於克敵而喜功傳使遂深為之憂知氏其後皆陽之愚豈非一念之侈所遺禍哉此皆天下後世所當察識者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會葬緩也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州來今下蔡在淮岸）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洩庸吳大夫聘于蔡因納聘幣之物而稍）（蔡昭侯元年請遷於吳中悔故吳因聘襲之）師畢入衆知之（卯吳欲蔡之故）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駟不欲遷故殺以說于吳）哭而遷墓（將遷辭先告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此而亦哉也一在昭侯之輕遷既許楚以遷又許吳以遷是自處其難也遷何事也而處其難楚以

子西說政尚德從寬少以假我而吳討已至矣何如早從楚遷不遷何可求也此輕遷之可戒者也一在公子駟之重遷旣許吳矣吳非楚比何以能免乃致殺身而終一遷也此重遷之可戒者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

此昔以子攻父亦懲於天下萬世也蒯聵在戚其子輒恐其侵國也而圍之是欲殺之也此萬世不孝之大罪倫常之大變人人所欲誅者而齊助之罪與同矣恐其不克求援中山無亦禽獸之心乎萬世之下察聖人作春秋之義特以示不孝爲心可謂立本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詳地變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魯君之宮桓僖災火踰哀公之宮未災而災二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止知重府庫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周人司周典籍之官進於君曰御書所之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藏具於次而書有失其罪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景伯子服何宰人冢宰屬官出典禮之書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出從爲焉之易脂其轄出乘之易百官官備各備其官職府庫愼守官人肅給凡百官之人敬給其實以備火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濟水濡濕帷幕皆布類濕以救火鬱攸火氣也蒙葺公屋更以濕帷幕蒙其君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救大不給之家則助之有不

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駕君車以備救急變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恐火傷人財輕人重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教令之法懸于象魏王故典不可令亡失先富父槐至曰槐終生之後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拾瀋于地言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長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週匝公宮救火不得進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聞魯廟火知爲桓僖桓三家所出僖三家所立親盡不除三家狎媚之壽配勳故物多火易延之他廟清廟不迭火情理可知也廟奇涂不除天爲除之理也事物道盛風焰因之情也故孔子早知之可以知所成矣詳於救火亦在道焉四子之命可謂備矣後世可弗詳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陽魯邑

無傳哀失考按魯比年四城蓋諸侯叛晉天下無霸主爭亂無日討伐無定國皆自危故不備驚是以當夏戰後所不顧矣天下可一日無萌後世所當致謹不可輕戴盟主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傳哀失考大抵天下無伯强大者皆有并弱小之志比隣者皆弗寧也所宋曹以示戒

傳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弘以周大夫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萇弘因以周人助與范氏趙鞅以爲討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鞅責周助叛人討周其故周殺萇弘以說

此見劉私親不以大義者上不利于國家下有害于身命萇弘可爲戒焉凡婚姻交友之家有爲是者先陳大義又明禍福以諫爭之不從我無與焉可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家臣無死謂我尚未死可與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之妻時有孕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名季孫卒康子即位及桓子死未葬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圉臣正常自稱謙為養馬之臣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請避位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

桓子自謂無死猶可待其立後也而不知其遂死也何如早立肥乎是速南氏之子之死也後世之選立後者可以鑒矣殺之有人而或之者疑之也疑康子使之也此又為無父者戒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三年　圭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公子駟之黨也放之于吳盖使吳知逆之黨已討而不疑于蔡也蔡即於吳而又自擯大可愍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氏在朝歌荀寅伐其郛郛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軍師于南而伐北人出文未明癸丑奔邯鄲奔趙稷求援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皋夷范氏傳惡范氏也

此記事也至于殺皋夷未明其罪而傳曰惡范氏也意者有選怨之私于亦乎古者所當除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既賂齊之田而受盟矣又何用師乎或邾背盟也無傳不必解記事以存敬如有失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字下疑有門文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此公孫盖作是言者皆大夫使盜殺公公逃走翩遂射入於人家殺之家人入家也吏皆欲殺貧告蔡人諱之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既入以兩矢守其門拒攻者文之鍇後至皆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多言止兩矢故不能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姓盱仰霍昭侯殺于成侯立遂殺賊黨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四年　圭

此以蔡昭之多詐致禍示戒于後世也始欲許楚背楚從吳既又許殺于翩而遂其黨遂又以吏遷其國之大夫國已喪矣猶不自定若此以致殺身亦宜之可戒甚矣哉蔡不以弒告不義公也

葬秦惠公

[illegible]

宋人執小邾子

天下無伯則小國先危然必邾子亦有罪焉而後宋乘之事大事小之風邈矣此兩足懲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傳見前春殺夏告史從告書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北方蠻夷叛者左

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致蔡人之在楚者於負函負函楚地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繒關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一昔一夜也今河南有梁縣故城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邑假一夜之期伐之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單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眅起楚二邑及狄戎之兵以臨上雒雒洛即左師軍於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右師軍於倉野倉野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士蔑晉大夫監尹陰地者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武關也言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

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有范中行氏故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之僞戎也將使割地以與蠻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子城為且將為之卜卜築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三戶地名畀與也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此以晉楚之譎示戒也或問於休曰不譎行乎哉曰否如種然焉能種惡草而成嘉穀也凡事在乎豫辛昧未嘗修德累仁下種惡矣何能不譎今亦戒其始可矣不然喪心滅理烏乎免也

城西郛城魯西郛備敵也當夏而城不時也不言某人帥衆非年五月之文而言

六月辛丑亳社災天火曰災

亳社殷社周得天下使諸侯皆立亳社於廟前為廟屏以為亡國之戒社不屋亳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今亦其所戒見無亡國之戒也不亡國為戒斯近於亡矣可不謹哉

秋八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弦施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所以救也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范中行氏所在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奔茹言荀寅不及范長成舉以見一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逆役於師遂墮臨城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柏人晉邑

齊不務修德以承晉之伯乃借救范氏以取邑而為亂于中原豈得諸侯之道乎衛後附之同為不

不義皆可戒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晉會葬禮也緩葬亂故

葬滕頃公

晉會葬禮也

五年春城毗毗晉邑

天下無伯晉不敢寧處周之春今之冬未失時也是為可矣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吉射使爲栢人栢人宰昭子曰

夫非而讎乎言不惡爾仇人對曰私讎不及公言與柳朔有私家之怨不敢以公家事報私怨好不廢過好知惡惡不去善惡知美義之經也常義之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王生嘗我賢授之宰命授之死吾不可以偕之背不信也遂死於栢人爲吉射死晉戰

此存王生張柳朔之賢以示勸于萬世也後世明此翁借公家之事以報私怨負人之舉爲而喪其節守可以立矣

夏齊侯伐宋

無傳不明其所爲齊宋叛晉不相伐者也而亦伐天下無伯無所統紀何伐之足恥可不念乎

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此一事而屢見其義無殊史傳皆不遺者叙而已矣故不厭其煩也學者能學此則深于春秋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在安諸子荼立

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出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言戲即多憂恐生疾病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意在立荼假此塞諸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即國夏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傳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今荼逐之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萊人憐羣公子被逐而作言景公葬不使與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言國之政在三軍不使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之往也言三軍將往爲誰黨荼也

此以景公之卒葬爲天下後世示懲也或於嬖妾子不信諸大夫之公而信嬖黨之私致使衆親生之衆子死不得見葬不得與逃散他邦而以國家之大政及師衆之性命屬之邪黨之手果何取益而然乎不重是懲哉

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下大夫示其富侈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子思國參子產之子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大雅不解敬也守職位民所安息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侈不敬守職故速之死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商頌也言素不僭濫也皇暇也暇豫

此以富侈成也雖恐人不知其富而張大之以自暴所富侈也侈自僭妄不殺則僭妄何可長因法自難寬也此一念之不謹爲之可不戒哉

六年春城邾瑕魯邑

四年四城魯之修備勤矣諸侯無伯故也修備而不修政築城而不築德有孔丘而不用用之將以得諸侯成伯業豈區區勞民于城哉當時見有周天子孔子以魯公長諸侯率服海內以尊王室道則王而分則霸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經）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是范氏以夷狄亂中國也故伐之以治亂也此蓋有以明華夷之分焉但自范氏以來晉無歲勤師何獨不聞自反其本圖修德政以化不率壹志於兵趙鞅之名正而義亦劣矣此天下萬世所當知者也

吳伐陳

（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元年伐陳未得志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 陳盟在昭十三年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城父楚邑近陳

中國無伯吳楚爭衡諸侯脩怨奔盟非復齊桓晉文之故矣中國不競而鮮虞志可不戒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六年 大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新君立荼陳乞欲害之僞事之 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乞必言諸大夫罪過 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 偃蹇驕傲棄不用命 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需疑 不果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 彼諸大夫 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請於高國而就諸大夫位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言高國二子將召禍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 由於貴寵多 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鮑牧國孫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 昭子高張惠子國夏 戰于莊敗 國高敗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圉晏嬰之子是四人皆奔魯也

此以國高之違衆阿君棄孽子而立嬖寵終必致害者示天下萬世知所持正也至於陳乞以詐行其不軌則自此誰敢輕信人哉並以示戒

叔還會吳于柤 柤楚地

無傳不知其義吳伐陳師猶在邇魯或畏其將至也而求通之可謂謹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七 哀公六年 九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前敗柏舉今若退亦敗也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申子西 也不從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結子期 則命公子啟 啟子閭 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 許立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 潛師密發也閉塗使不通 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禜祭也）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有罪自當受天罰又何能移之無罪之人禁之說妄逆不信）遂弗禜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寘不越竟而祀）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河在晉楚何所由獲罪祭說卜之妄）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五子歌變原文率衛天子之常道乃有此冀州而爲天子今太康失常道乃滅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禹謨允信也茲此也指常道言）

由己率常可矣（率循天常由於己之深信不疑也可矣言死生禍福一聽於天而可矣此二句孔子許楚昭王信大道□□爲能知大道）

（□□楚昭王之能知大道可勸天下後世使皆信者道而無惑於他說也故死可不畏位可讓賢不□其□皆有敬焉聽之天也身之有罪自應受罰又行孫人令曲禮求免天豈拘之亦信天也鬼有當祀□不當祀以禮守之豈以疾禱亦天之常道也信□□此所以循舉之敗終不失國有大道存焉孔子去□節欲楚適可知後人以楚爲外而來之非孔子春秋之義矣）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弒悼公陽生立）

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乞使意茲召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即公子鉏與陽生同奔魯者）

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齊郭門）而告之故（以陳乞召己告鉏）闞止知之先待諸外（止陽生家臣）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商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言附陳氏家心）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僖子妾養給其食用）與饋者皆入（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人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之臣差車主車官也）曰此誰之命也（命立陽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故是其辭之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頓而折齒時已立之）悼公稽首

陽生（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請鮑秉義）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言己可君必不怨鮑子不可君則已無以）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恐鮑殺己）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安孺子賴齊邑）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器有副二更迭爲用不至匱之）君二多難（意欲殺孺子乞）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困貧之憂兵）少君不可以訪（訪謀）也

傳 謗。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長君閱歷多識力明不但可訪且亦能與臣子相容 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言悔失 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在己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未至駘邑毛坐野中殺之於幕 葬諸殳冒淳。地名史書秋或也其始事皆之

春秋之義有在經則大惡在傳則若可原者此一朿微旨二問者也如齊無陳乞則以衆僕小人輔一失教之端上因是日非羣臣莫容豈非社稷之冢陳乞弑易之而不能如古責賊之道則不免於弑君之子辭薄出之情無亂賊之心誅赦恕之若是則乞也齊之功臣可勸也而荼之亂臣亦可懲也何劾無有後世遇此止之可行之亦可行憾之道也唯是景公溺愛不明而質殺其子於此爲痛懲焉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不可強解不忽一事敬而已抑聖人作傳正意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春秋屬辭比事凡無傳者比事之義也孔子當年已失考矣後人何必强作哉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七終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渭允濤參校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此以叛大國示戒也鄭不叛晉宋猶不敢侵鄭天下後世凡有小之依於大者不可輕叛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衛不服晉衛之罪也不服晉者多將盡伐乎。不自修政晉之失也皆以示戒

夏。公會吳于鄫。

傳 夏。公會吳于鄫。吳狄衛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以十一牢與晉范鞅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制禮以物之度數爲上 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天子之牢十二以象天之十二次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數背周禮 不與。必棄疾於我。棄我疾我言伐我也 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道於道路 而大夫

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備其使襲）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既棄禮法，其包藏禍心，豈可量度。）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稱老。此以棄禮責吳，亦使吳知我有備，以講其妄念。）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太伯，太王長子。端服委冠也。言太伯至吳，身服禮敬之矣，以周禮治吳俗。）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伯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豈以爲禮，以避災害。今卿不出，亦時俗備侵陵，留守其國，以備不虞，非爲違禮也。將了其任，魯以言語稱。）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卻其不能霸。此見棄禮者不能有爲，而且必亡，取吳事以爲天下萬世戒也。）

哀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德信仁也）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問以景伯之言爲何如）惡賢而逆之。（景伯魯之賢者，眾所知，恐眾人違其言，故曰惡可以賢而違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壽春。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大滅小，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失德危，何待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魯失信仁，是亦邾也，吳以眾加之，必危）不樂而出。（三子意異，伯直不同，故皆不樂）秋伐邾，（邾史書公，季孫使之也）及范門，（邾郭門）猶聞鐘聲。（邾作樂，不設備）大夫諫

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力能自足）成子以茅叛。（成子，邾大夫；茅，邾邑）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掠取財物）邾眾保于繹。（繹，邾之山，在鄒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以其亡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illegible]得邾之繹民，故以居之）邾茅夷鴻（即成子）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無君命，故言自）魯弱晉而遠吳，（以晉爲弱，以吳爲遠）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夏會鄫，有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憂無所依）若夏盟於鄫衍，（即會鄫）秋而背之，成求

而不違，（言魯欲成其所求，吳不違逆）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貳，猶言敵國。小者爲私屬）以私奉貳，（以私屬奉敵國，使強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茅成子請救，邾[illegible]不救邾）

景伯之言賢也，孟孫從賢，康子違之，昏也。邾子乃荒於樂而不禦患，乎彼四昏之昏也。獨是邾子乃嘗朝會於魯之人，魯何辭以對。蓋此有大謂于中心者，不仁不在多也。吳欲得諸侯，而魯背盟伐邾，何辭以謝吳。此有大謂于中心者，不信不在多也。信仁之失，無以保危，保危亦不在多也。豈昏者所能決哉。言春秋作，而天下後世，可以明于信仁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子思桓子之子國參也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振鐸曹始封君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無公孫彊之人戒其子夢者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鄙邊邑也弋繳射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奸犯也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取曹近郊五邑而城築之以攻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疏】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罵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宋前驅亦止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小忿曹詬故此見國之亡滅雖有數備人君敬以持躬禮以御國雖有小人不聽從之役使自秩何由及國敵必爲之易也不然雖田弋之微詬罵之細矣於欲盡遺足亡國爲萬世之下可忽禮敬於微小哉

吳伐我

【疏】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魯人奔在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情實也名雖大國實弱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奔在吳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亡也違奔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隱若竹爲之臣而有所諱其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怨惡廢棄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覆魯公族故云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辛同師子張王問於子洩不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斃仆也言魯人皆不自強立有敵人皆能致死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魯四面皆讎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言晉齊必救魯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使魯知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在吳界耕田拘

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武城魯邑界於吳鄫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拘者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王犯吳大夫嘗爲武城宰子羽孔子弟子其父與王犯相善明吳因此二者故致敗非子洩意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斷季孫名季孫犯罪故爲召吳何求謂求免禍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皆魯地三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二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爲吳獲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合明子洩與齊之言故難望得志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吳志攝欲退故求速耳微虎欲宵攻

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踊之卒得三百人有若孔子弟子言最勇）及稷門之內（三百勇士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夜攻故止之亦有道）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輕佻亂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總見季孫召敵而畏敵）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言以不見從故卿負載其盟書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子服何即景伯釋舍也姑曹吳王子魯吳議交質魯以景伯質吳吳以姑曹質魯今請吳舍景伯魯亦舍姑曹相當）吳人盟而還（傳見吳不甚得志亦子洩[illegible]歸之）

此見季孫召敵而又畏敵以為天下萬世小人戒也魯有景伯所言多懲而不從亦不知悔何哉豈於吳未得志而還則公山不狃之力其所言在于大國之禮亦當存為萬世法者也

齊人取讙及闡（讙闡魯二邑）

齊悼公之來也（陽生在五年奔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女自言故不敢與）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二邑易辭）

或譖胡姬於齊侯（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曰安孺子之黨也

六月齊侯殺胡姬。

此示天下後世以別男女閨門之當謹焉天可以倫叔兄弟而押之也亦以見父之妾當重如父之在不可以[illegible]言致之況殺之乎[illegible]猶者區區論取邑忽取忽歸之無數真無味矣

歸邾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以不與季姬故而[illegible]）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音存栫擁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桓公也）

此以人不自立者終不可救藥也惡其如魯變我如吳總無如邾子益何也天下後世念此其亦思自立而已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公八年　七

秋七月。

經事書首月傳敘二事

【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臧會之子）齊閭丘明（齊大夫）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康子妹）

禮有七出之條一曰淫況女自出之而男猶入之乎哉魯以他辭飾之謂不知也故復發之天下後世丈夫為女子所惑者非女子惑之自惑之而已自有餘恥而後其庶幾悟乎

【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千乘言為君故本不欲在陽生故興動之）公子愬之。（愬訴言於君）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察自察罪）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

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稱我安得吉焉乃止

此段見有罪之國理不當救而數自符焉為天下後世告亦因以存卜筮之法也

冬十月

經中書冬十月。傳敘一事

傳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儆戒備之意

吳先告魯伐齊既辭齊平止師遂又戒魯伐齊吳背盟無信無常道而能伯乎後世可以戒之矣

十一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 十一年春邾隱公來奔之故 吳因 齊甥也故遂奔齊

此錄邾子貪之言驕亢者必亡以為後世示戒也

公會吳伐齊

經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鄎齊地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以君卒告吳不告弒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禮也伐不為喪而三日哭自為禮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示吳大夫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吳伐齊非禮也聞齊喪哭於軍門之外三日則禮矣師不伐喪乃欲以舟師敗而後還又非禮也備論乎用禮豈不伯哉悼公無道國人因吳師之亂弒之而諱以喪聞求以免師故魯史書卒如赴也若孔子作春秋書弒以罪之故為傳以明之而天下後世庶君無道而臣懼罪矣乃曰經

夏宋人伐鄭

前云報矣今又伐焉此亂師也所以示戒

晉趙鞅帥師伐齊 凡書有侵伐之異侵者告。多日伐侵伐者告則日侵

傳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 晉伐齊此師 事不再令 政事無二命 卜不襲吉 龜重兆 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 齊二邑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齊邑

晉之衰也齊先叛之且又伐之若欲復伯必自齊始而晉久不敢問矣今人心之與天數皆在於晉故趙孟乃始決之然雖稍自振亦未也不務修德終何益哉天下後世可以悟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告至之禮也

葬齊悼公

會葬之禮也不如問弒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先以黨蒯聵見逐

昔時因納之也若辭也天下後世凡有去故國者得終以善還可矣大抵不黨子距父者為賢也

薛伯夷卒 凡赴皆書也

秋葬薛惠公 魯會之禮也

傳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子結子期

吳救陳

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即季札），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
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欲子期亦退師安民，所以務德成善名）。乃
還（楚師乃還）。
吳季札救陳而不敢使楚子期伐陳而不伐，賢者
之舉動自別也。君不務德，雖賢如季子，其如之何？
亦唯受命而行，自存一心，自全一事，以務德而安
民焉。天下後世達此義，所謂寛一分，民受一分之
福者，即衰末之道也，其
觀季子子期而勸之哉。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經十一年，春，齊為鄎故（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
及清（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十二

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氏守國），二子從公（二子，叔孟）禦
諸竟。季孫曰：不能（謂二子不從）。求曰：居封疆之間（謂禦諸近郊內）。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一子，季氏）。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不[illegible]為不臣）。
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羣室，卿大夫眾）。
（言之家出一家都邑之賦，齊有餘）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
在季氏（宜句絕，政權世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
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此以激季氏）。季孫使從於朝，
俟於黨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叔孫州仇問冉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官小者材力本小，戰國之大政非材力所及，故不敢言）。
（此以激二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蒐，閱也）。
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洩，孟懿子之子，武伯也）。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
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孔子弟子）。季孫
曰：須也弱（言樊遲幼）。有子曰：就用命焉（有子，冉求。就，即也）。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
次于雩門之外（魯南城門）。五日，右師從之（言畏戰）。公叔務人
（昭公子公為也）見保者而泣曰（保，守城者）：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言人不能死，故不敢死）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一年　十三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魯師不踰溝，非不能，不信季
孫之號令耳）。請三刻而踰之（與眾約信，以三刻踰溝）。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
乃踰溝）。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
泗（二陳，齊大夫。涉泗逐右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孟之反，孟氏族）。抽矢策
其馬曰：馬不進也（不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也）？其
伍人（欲令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不肯走）？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止謂為敵獲也。止則惡足稱賢）？徐步而死（此壯士也，不欲沒人長）。師獲
甲首八十（冉求所得也。甲首未詳，或敵甲者以首，一甲一人也）。齊人不能師（不敢
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及夜諜者告冉有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
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

羽銳敵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騶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戰死）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魯人欲以殤禮葬汪錡孔子謂以丈夫禮故皆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許其義則不許其仁可知）

此見孔門之道不可小用而小用之亦小效也郊之役非冉有樊遲其孰能之至於其時孟之反林不狃公爲汪童各有其賢何可沒哉殯汪童則首禮許冉有則以義禮義之節不可以不借事而存焉此傳之所以不可一字忽也天下後世學者一而儆諸身其賢爲何如哉

夏陳轅頗出奔鄭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出賦）有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鍾鼎之類）國人逐之故

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給物全備）對曰器成而具（器成謂大器成也器成之日即備此知必將亡）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諫則必怒而逐也）

此以貪者之必昏不戒也不待禍成豈能見哉天下後世其日三復轅咺之對言可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以報）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卜欲其致死）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子陽宗樓勵致死）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死則含玉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八尺約繩也具此以貫吳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弦多齊人六年奔魯今與之遺）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進金退示必死傳言齊畏吳師彊）甲戌戰于艾陵（魯地）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吳子以中軍救巢師）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武叔）曰而事何也（問職）對曰從司馬（何事聽從吳司馬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令奉魯君事無廢吳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賜子貢孔子弟子衛人）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教叔孫奉吳甲從魯君更令拜謝）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元首也）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製音畏）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下國魯自謂也言天若無知識無衷度何以使魯送國子元首謂國書屢伐魯戕害人民天故使魯也）

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犧牲貴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

此以桓魋爲天下後世戒也桓魋不逃宋師不畏
[illegible]求其小無弱而畏死乎遂知之持恐貴以懼之
而遂逃小人豈可託以國家之大事哉不
畏義不知恥後世其念宋師而識小人哉

夏許男成卒。

此赴夷之禮 書以葬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杜預封丘縣南。今按內黃縣古黃池

（十二）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單平公周卿士

黃池之會晉吳互相爲霸蓋二國其請命天子故單子臨之此時王室益微魯史失之蓋輕之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尊天子也後之人稍此亦可以見天子雖微不可畧焉則亦無疑畧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illegible]其義或曰陳服吳楚討之[illegible]之出也要之記事之義歟也

於越入吳。於[illegible] 吳口語

（十三）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路也 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 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泓水名 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姑蔑越地父爲越所獲姑蔑人得其旗 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吳大夫差出故地爲守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恐諸侯聞之告者與附皆共七人殺以絕口

此行[illegible]越能入吳而吳忽不忍盡事遂罷焉一成也[illegible]持氣以獲小勝而不慮大敗吳之短謀可[illegible]成也惡諸侯聞敗自殺其人至[illegible]仁義之心而以何求諸侯三戒也

（十四）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先歃爲盟主故爭 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大伯後故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 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 曰日旰矣旰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illegible]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illegible]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 大子死乎墨氣[illegible] 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伯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illegible]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若以魯爲子男以見晉侯則將改職貢如邾之半以屬吳 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欲屬魯不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時已立嗣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言不以囚爲畏 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地名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四時皆有郊祀以先王郊用辛日）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然謂因也祝宗將以此告神吳人信鬼故云）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景伯升卿故言賤者）

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爲名）不

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橤兮余無所繫之（橤音蘂橤然服飾盛備也）

（無所繫言不得佩吳王不用賢也）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盛器）

（也褐之父言賤者之人睨視也器之酒但視而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

有之（粱精美也）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主穀癸北方）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三年

（主水庚癸皆言食飲也諾則應之也軍中不得出糧故爲隱語）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見吳無道）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

居也（勝而不能居言無益）乃歸冬吳及越平（悼二十年始勞語）

此以小道可觀能濟變者以聞後人之知節也吳晉爭先而可焉魯觀吳王之有罪則知其國有難也吳侯以魯侯見晉而子服景伯則能言其不利于此之也及吳囚景伯則諫職來命焉知吳得之尚無禮以祝宗懾之而免焉申叔儀與公孫有山氏呼庚癸道糧用以救交情焉此雖無與於大道而語之小亦何不可旁通以備吾學乎哉

秋公至自會（書至告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無傳記災而已故也

葬許元公（會葬禮也）

九月螽（九月七月也失一閏實六月也六月而書螽災不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大火也）

盜殺陳夏區夫（無傳陳以此告史如而書之孔子亦無所采焉可知也當時書以謹之後世讀者亦謹之而已）

十有二月螽

春秋疏略　卷之四十八　哀十三年

（時年十二月螽仲尼以爲失閏今復十二月螽時曆未正也慢天以失民時大罪也故春秋以示戒焉後世焉）

春秋疏略卷之四十八終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涓允清參校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冬獵曰狩時也大野即鉅野在魯西不書公者文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獲者傷而死也春秋生死皆謂獲聖人不世出麟亦不世見故人不識而怪之以為不祥公以賜虞人將棄之也獲者叔孫氏之車子是大夫從也賜者虞人是賤官從也故知為公狩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哀公取之以為瑞也

麟帝王之嘉瑞古不數見而有於魯益為孔子生也有於魯而未常見聖人不見用于時也今見而發之聖人將終之兆也故獲麟三歲而孔丘卒是麟則瑞而獲則非瑞也聖人將終嘉瑞先滅天人

之相感有如是者孔子於哀十一年反魯刪詩書定禮正樂贊易矣最後修春秋六經將完聖人之事將終天下萬世之功勳亦將于是而畢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一時之人豈能識之亦時麟出而反怪之為不祥以傷而死也世儒謂春秋終於獲麟此後經傳變去不用以成絕筆之一說妄矣此蓋公羊穀梁之春秋也故彼二傳止此而後儒附會之亦曰麟經欲借麟以傳奇嗚呼纖矣聖人之經豈必借麟以為奇哉成感麟之說尤不近理且從知麟之為瑞不知麟死之非瑞也感麟作經之說亦非也不獲麟不作若乎六經同尊何獨無所感而作乎皆非大道之論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邑也

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路子路之信故欲得與相約可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何辱於子而不為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有事謂征伐不敢問難易之故彼不臣射竊地叛君不臣于小邾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與言以濟成其事是以叛為義

此以子路之信義示勸也而射之為懲可知矣自此以下至十六年時亦皆依公穀春秋本上經杜氏春秋左傳亦仍其義雖備文告大行者之濫謂此下皆然有經有傳無傳於前門是孔叢原本何據而從公穀之傳以為起止孔子修春秋非從日備一經也每日屬辭比事以為學焉吾老好學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也何宜從舊以孔丘卒為止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傳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之子壬也闞止子我

事在六年及即位在十年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即陳恒數顧心不安諸御鞅言於公曰鞅齊大夫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逆子行陳氏宗道子我見之遂執以入執逆于朝陳氏方睦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逆詐病因納潘沐得入酒肉潘米汁為沐頭水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懼衆陳為患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達己意己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喪終乃言有陳豹者長而上僂僂傴背望視目仰視事君子必得志君子謂止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恐為陳氏所使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陳氏何

皆在我用之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
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疏族且
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豹本爲陳氏所
使族子行曰即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恤子陳子行舍於
公宮君所入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兄弟八人陳莊
昭子于陳簡子于陳宣子于陳穆子于陳安子于陳意子二人共一乘子我在
幄帳所以聽政之處也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閉門不使子我入侍人禦之
子我侍人不使閉門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使公徙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
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四年　三
無君欲令他國奔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
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出必殺子乃止子我歸屬徒屬聚黨徒
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于關
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以公命取車於道中行人車及耏
衆知而東之耏地名衆知爲子方有賢名遂使之東出雍門齊城門陳豹
與之車豹同爲子我臣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
焉爲有私於陳氏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將奔有仕於路魯人子貢衛人孔門大賢東郭賈奔衛
魯衛無以見之要見子方賢

賈即子方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
及此鞅諫陳氏不誅
執君者罪也陳逆陳豹與成執君之罪亦罪也陽
止皆與謀故成執君之罪亦罪也大陸子方取人而
無譏者難不易上下內外皆欲全之意者
亦孔門弟子乎皆以示後人知所懲勸焉
庚戌叔還卒
無傳諸大夫之喪也禮也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謹天戒也
陳宗豎出奔楚
無傳書告而已謹也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四年　四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爲景公患害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數請享魋將殺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
薄鞌魋邑也薄公邑謀弒公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
邑而請享公焉偽爲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具盡往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皇野司馬子仲長謂自少養長之今
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
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巢魋之兄請以
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文擊鍾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公車迎巢曰迹

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逢澤澤名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試私爲君請)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以魋事告)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巢約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也(難患也)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皇野請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攻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巢之父兄故臣)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新臣未與魋交結吾君向巢)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頎魋之弟告桓魋)司馬欲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

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

(此以桓魋示戒也宋景公之寵魋而害何如勿寵向魋之害公而自害何如勿害天下後世可以相觀而明矣)

莒子狂卒(無傳赴以喪也)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傳]六月使左師巢伐之(伐兄弟)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不得還入國欲得國內大夫爲質以國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亦入曹與魋合劫曹人子弟而質之使不叛己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人質者)民遂叛之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魋崇亂巢不能討且合之故不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亦魋弟孔子弟子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魋有夏后氏寶玉)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牛賢)(是魋之惡故又避之)吳人惡之而反(吳人以爲魋弟故惡)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愍賢者失所而葬之)

(此見人之有惡兄弟一家爲之喪敗有不良子孫亂宗爲之絕祀以桓魋爲天下萬世戒焉司馬牛因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是則巢之不肯誅魋不知大義滅親之義亦不善類也可爲戒)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傳]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討陳恒)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此與論語少異各爲便文)

(此以見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者爲天下萬世懲也齊弒其君魯何與焉言天下之所共誅也陳氏

得正而言可知也以義存之也晉政在季告公不告乎明其義而已固知其不行也退而自其所為大夫不敢不言則見為大夫者何可有敢之心也有敢不言之心則近於弑矣三日齊而後言敬其君之至也人臣有三日齊於其君之心則亂臣賊子自絕遠矣此孔子修春秋而並以己事參之其言深遠哉學者詳之可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凡無嘗但書所告者敬也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言其父懿子以成邑貧敝不令養馬故恥不受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

鞭之。鞭成欲宿入討宿之罪已也成有司宿之官使於孟氏懿子懼楚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仲孫何忌孺子父也成人奔喪弗內袒免也免袒哭于衢聽共弗許。聽共役使懼不歸成人不敢歸

此以孟武伯之無父處宗無道以示戒也宿之不[illegible]之是非自之懿子可也輒怒而不察治己[illegible]人若儀值父喪而猶不念焉可謂改父之[illegible]會問孝夫子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此[illegible]疾之可憂告[illegible]以示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無傳從告書之冠事也敬

陳轅買出奔楚。

無傳從告書之敬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也要以謹天變焉

饑。

無傳謹災也饑者災之實也有水災旱災蟲災而不言饑者急也不可待者也人民可立喪亡而宗廟社稷可立傾覆者也天為災人事補之可不饑人為災天事救之可不饑而竟焉則饑不免矣故春秋謹之天下後世可不謹之而圖之於豫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輸邑

此見自懿其家竊以為己儲敝者宜以孟武伯為戀焉卒從聖人墮成而弱之武伯雖愚昧亦可免此患也懿子之不智並可戒矣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無傳

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桐汭地在桐水之內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吳之敗楚師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將以貞子之尸入吳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隕於水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上介貞子之上介也介副不一蓋為上也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備使謂使也弔君之下吏。言弔下吏不敢斥尊無祿使人。人死為無祿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慼憂也絕棄也及良而死廢日共

預發乘行道之日及顛一日遷次。死之一日即遷逆（殮共具積備之財物　犬不數謂君命）

今君命逆。（逆止　逆者）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

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

乎有朝聘而終。（終死）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

喪之禮。（遭遇所聘之國有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尸將命之禮以柩見於君致其來命如生事遭喪之禮使臣見於喪位以致來命亦如生事今若不以尸將命而徙還是遺所聘以禮防之喪亦可不致君命於喪而竟還也自不可）

民猶或踰之。（況欲廢禮悉衛有生）棄君命以絕往來者今大夫曰死而棄

之是棄禮也。（使人既死即棄之不以生事論是棄聘禮也）其何以爲諸侯

主。（諸侯漸將不適聘問成何盟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無以死者）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襄十五年　九

（爲機惡）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

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謂柩隕也涉人舟子）吳

人內之。

此擧陳吳事。而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及朝聘遭喪之禮。於此留焉。備無此傳。禮何據而不傳乎。雖禮文有存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賢者識其大者。則芋尹蓋其人焉

鄭伯伐宋。

無傳

秋八月。大雩。

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冬。晉侯伐鄭。

無傳

及齊平。

（傳）秋。齊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

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

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若善魯以待時

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魯人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路命陳氏之故）子服景伯如

齊。（爲平也）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即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

春秋疏畧　卷之四十九　哀十五年　十

人而有背人之心。（譏公孫宿臣魯而叛魯從言人心多然）況齊人雖爲

子役。其有不貳乎。（況齊人獨不然雖爲子役亦貳況齊役子也）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不義謂叛）

（也成屬齊非宿有故失　刑齊適魯爲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爲宿見孔子之徒其言爲宿時所敬重）陳成子館客。（爲景伯子貢設館）曰。寡

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時衛與齊好故）景伯揖

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

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見齊厚衛）因與

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社）

（昔晉伐衛而齊與之見齊厚衛）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

闚寡君是以寒心(寒猶薄猶是以寒心謂恐懼)若得親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不自安)乃歸成(歸還成邑賢者一言而歸邑孔門之見重如此)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地)(仲由一言而平齊子貢一言而歸成孔門弟子之賢其見重于天下也如此皆以仲尼之道重也為世之下可忽孔子之道與及門之言哉)

(執政通伯姬)【經】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文子蒯聵姊孔伯姬悝事衛輒)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長大也)孔文子卒通於內(孔姬通良夫)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蒯聵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大夫之冠車)三死無與(免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太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

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蒙衣為婦人服)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介被甲也)與豭從之(載豭為盟具)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迫脅欲令孔悝逐子立父)遂劫以登臺(將以自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公乘車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欲酒食之未加無事從容奔魯)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仕衛孔子弟子也)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踐行也不在難中者不可踐而蹈之是從井救人卻子路勇故以止之)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食其祿自不當辟此常理也今以父子非[illegible]賊此而不及察)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以父逐子輒已出父已入子路入將何為此亦明大[illegible])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言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蒯聵欲殺悝必攻太子為子殺父可乎勇而無禮者見勇果)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子路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以攻太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孔悝)大子聞之懼(恐燔火)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大夫冠非丈夫)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由知德者鮮嘗以正名為迂夫子嘗謂行行不得其死故知之)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故政者為己害)

欲盡去之(以瞞之嘗從蓋亦見于路而然)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離流離因病)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此以季路之不得其死為天下後世戒也衛輒之拒父人倫之大反也子路知君臣之義而昧父子之恩知得其祿必救其患而不察孔叔之祿出於無父之子仁人君子之所不食伯姬之所不忍召獲之所不戰子羔不踐其難公孫敢門人無為此中雖有義表遂乎衆情者實至道也何由偏立時行以鳴異乎正名之說奈闇而不悖由于知德之學鮮而徒任氣質耳結纓之義不避之勇皆小節已矣尊恐天下後世誤以子路之賢並敗此也故以示戒)

衛公孟彄出奔齊(昔輒立而彄奔久而國人復之今蒯聵立而彄又奔得無考意者不欲仕不父不子之朝也自哀十)

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貳車副車反祏還取廟中祏主祏藏上石函西圃廟所在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追殺孔悝
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許公爲人名悝父使之反適祏
遇之遇子伯季子殺人[illegible]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
射矢道其善勝有善必與仁人爭明明見其可必不射三發皆遠許爲子伯三發
矢皆遠去許爲射之殪子伯不仁果一矢死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得祏
於槖中孔悝出奔宋
此以衛莊公及子伯季之不仁示戒也夜遣孔悝
害其甥之心不義也既而追之不仁甚矣子伯季
子以不仁卽死莊公終爲而死天下萬世所數賤
心以從取死哉公爲可謂能信天人矣亦足
此
簡
也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
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復子建如初言相善晉人使諜
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諜陰言也請行事而定襲鄭之期日子木暴虐於
其私邑子木卽建也邑人訴之訴之於鄭鄭人省之得晉諜
焉遂殺子木傳言子木以無仁義而死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
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言無害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
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踐不顧義理而求死士敢死之士

殆有私乎有私讎復仇之心故如此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使勝尹之稱白公請
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人新復政尚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
也[illegible]殺子楚之仇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
之與之盟子西前言不忘何忘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謂子西[illegible]鄭人卽勝之仇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自厲也[illegible]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人
言次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
也得死乃非我狂者其言妄易言必殺之若得自死乃不成我子西不悛悛改

悛改也不信其亂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子西子期
故不改常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謂勝之徒無五百人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勇士也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白公喜悅告之故辭告以作亂宜僚辭
之辭罪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
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言此人不可强求亦不洩露已謀去之白公遂去
吳人伐愼白公敗之愼在汝陰今與陽楚邑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獻
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許之楚王許之遂作亂白公因獻戰具作亂秋七月
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自悔
不識人忠見葉公故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子期

有勇力，終（欲名其力）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抉拔大木殺賊人）石

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焚府庫以息覬覦，殺楚王以絕觀望）白公曰：

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葉公在蔡，（蔡，楚邊邑，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偏其暨，兄則如

物偏重必顛折而離散，乃可討也）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管仲之後，

為楚大夫，以賢名）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啟，五辭王者）子閭不

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

後庇焉，（庇，蔭也，自己有所蔭庇）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

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圉公陽，楚大夫，穿穴於府

宮，負王逃）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母）葉公亦至，及北門，或

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

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謂年穀）日日以幾。（幾

斯必也）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穀將熟曰艾，色也）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奮心討賊也，旌謂表揚葉公，徇告國人）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冑以掩面）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葉言

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

子者，楚不國矣。（栢舉之敗，子西子期功多）棄德從賊，（二子從我，而棄之白公）

（殺二子賊也，而從之）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隱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

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白公）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白公其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白公之弟，頯黃，吳地）

沈諸梁兼二事，（葉公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寧，子

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致仕於葉）

此以葉公之能知人能得民以為天下萬世勸也

知人得民息不外乎仁義人而唯求周乎仁焉有

不信唯力義乎義焉有不勇若從淺見以復言為

信則死為勇是亂也何足以言信勇哉此子西所

以掩面而死說見子高也後世可不戒焉至於葉

公之得民也使人如望慈父母焉如望歲焉此即

為仁之信也及誠箴尹嬌國雖兼二事而不有此

自辛義之勇也熊宜僚王子閭不貨非義庶幾近

信勇矣若白公石乞之徒亦復

言明死之匹夫耳何足道哉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幸）求酒於大叔僖子，（衛大夫）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

去，懼害。（託夢與卜而言，當屬大臣在西南居者為君害）乃逐大叔遺。（大叔居西南隅）

故遺奔晉。

此見小人之惡君子也不在人其乘君之隙因

已之職而中之也又甚巧戒後世不可不防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器，傳國寶器，輒決之出亡）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去左右，故己自執火）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太子疾也亡君出公輒也召輒擇二人孰材立之若不材器可得也暨告大子太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此見父無道故其子皆不材以為天下萬世戒也子生於父母之懷下目見其存心行事自相習焉習久成自然及其長也自相肖矣故人於身則在學於子則在教學教在善則子孫賢良學教者在不善則子孫忤逆此定理也反是者千古一二間也歷考蒯聵之為人始末具見亦安能有材子焉距父者方亡劫父者又出矣故傳大示戒焉

春秋疏畧卷之四十九終

春秋疏畧卷之五十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潤允清參訂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以虎皮為幄張於籍田之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求有名望人始食以落其成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袒裘偏袒而食熱故皆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衛侯虎幄之為以示汰係罪也良大夫君服偏袒帶劍入為下敬罪也大子一時遽數三罪使私殺人罪也一事而無禮者三焉往而有禮焉無禮何以為國故以示戒

【傳】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吳地夾水而陣越子

為左右句卒左右兩軍鉤頭曲以相委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左進右止右進左止以相鼓譟惑吳軍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擊其中軍故勝

此見兵以詭道致勝天下後世不可不知也知之以備不虞孰謂非仁者之心哉

【傳】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志父趙鞅名非公在晉主趙鞅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若或也來朝也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見罪謂我使之然衛侯辭以難以國有難辭大子又使椓之椓又使人以言語譖晉使以衷敗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

使服而見之致師索戰者陳瓘使晉釋凶服服常服禮遇之人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戰晉也子又何辱何待致師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聞致師者之言

知齊師有禮不可敵衛莊公不以無義爲畏而召師小人之道也趙鞅畏齊師之有禮而還師君子之道也後人可以知所取舍矣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二人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二人嘗輔相子丙子期伐陳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

用命焉率同師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疆畛域至於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天命有定不可以妄心貪求令尹有憾於陳陳背[illegible]於矣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陳背令尹是背天理[illegible]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二俘觀丁父彭仲爽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之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楚復陳卒亡王與

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子良惠王弟也卜不以人命龜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過其所期望之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其吉他日改卜子國子國子西之子寧也而使爲令尹

此見葉公之善論人其無可疑者以天決之其有可疑者以數信之繼公之於堅而不任私意與見焉故往往得也可爲後之知人者法矣至葉公以天命伐陳而陳卒亡適符鄭裨竈陳亡之數是與于亦有天焉不盡人事者天必勝之矣天下萬世可不戒哉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緜緜瓜瓞之詩不忘本始良夫使衛侯得國而忘之也本盟免三死乃并衛一時之事而殺之故訴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衛史曰不害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不害言夢無凶衛侯無道史不敢以實告逃者知必有禍之遇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魚不自安貌裔水邊也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入其郛未得志故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恃亂兼侵心者絕後滅人之國者亦然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執不肯滅衛衛人自逐其君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見趙鞅之賢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以居戎人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何故有戎[illegible]公使匠久役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

子求及而焚作若圃作難 先 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
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北方自後踰也戎州人攻
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之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
戎州己氏己氏戎州人姓 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
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戎州無老據此蓋衛曾逐戎人居於國內謂之戎州
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以璧免入故欲己氏
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
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
公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
言公欲入以逐己欲者雖妻非皆凶也占之卜之皆內也所謂動乎四體見乎蓍龜皆妖尊者也旣
春秋疏略 卷之五十 哀十七年 四
免於晉師又坎於石圃方踰於北方又戹於己氏
吾之人出我又吾之卿攻我所役之工匠仰我賊偶
人之戎州皆我欺我折股殺子而身卒不免若甚辱
戎人而無道君何爲哉天下萬世何可不讀春秋
而詳爲非公之事
以自儆惕乎哉
傳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齊平公蒙魯邑孟武伯相齊
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稽首首至地也拜者立而頭至其首于地也稽首之爭也
齊人怒我受之旣我然後行答禮於人當亦如稽者
於公文言公答郤行拜禮而不稽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天子諸侯不非
言諸侯之道無稽首於人而人不答之禮
不知也武伯非不知此禮蓋以魯行天子禮
太失禮於齊侯 使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
誰執牛耳尸盟 季羔曰 高柴 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
鄫衍在七年 發陽之役衛石魋 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 武伯
曰然則彘也 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彘常故欲自任
此以武伯妄尊大其君又自欲泰侈以示戒也武伯輕渡人也以禮讓之國而無禮讓重可戒矣
傳 宋皇瑗之子麇 瑗宋右師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
邑以與之 以兄邑與丙 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
克子儀克適宋 克避桓在外故適宋 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 夫人
之人 公問諸子仲 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
爲子 杞姒子仲妻 子仲 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
怒弗從 從己 不 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 老不能爲
亂 公執之 執麇 皇瑗奔晉 懼其子 召之 召瑗 今還
春秋疏略 卷之五十 哀十八年 五
經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 召還信其老不殺也遂又殺之 公聞其情 公宋景
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緩瑗從子 公聞其情實省無罪
天下有薄其兄而厚其友者非有本之厚人將惡之而中之禍當以皇麇爲戒焉宋景公輕聽讒譖
生人殺人無常更足懲也雖久而得其情不能起人於地下矣尚及悔哉何如早慎之乎
傳 巴人伐楚圍鄾 巴近楚小國鄾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
楚 王 觀瞻曰如志故命之 觀瞻楚開卜大夫從之後如志兆如其志 及
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
行 請承 承佐也 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寢尹吳由于柏舉之
役以背受戈工尹固以奔吳師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
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定其志意而

不惑於他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大禹謨蔽斷也昆後也言先斷志後用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煩瀆亂也惠王其有焉

此示天下後世以卜筮之法在知志也志有所定而恐違其吉凶之道則卜筮之既如其志矣始終以之又何瀆卜筮焉若不定其志鬼神亦無所告矣亦不必頻也若枚卜則又一法也

經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以圃逐兩君故而復石魋與大叔遺告蒯聵所逐

此以石圃之罪示戒于天下萬世也蒯輒之無道而亦惡之矣

經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使吳謂越志在楚不備越

傳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

此以見天下有誤人之道示天下後世無爲人所誤也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人雖無患于己之心亦有可爲患于己之理無敢暇豫而不自修備焉理也況人有患己之心乎

傳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也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三夷皆從越

此見子高雖伐夷而存仁義之風焉以示勸也男女共盟于高夷俗也然非子高仁義所感不如此

傳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叔還之子叔青魯大夫

敬王崩子元王仁立此時天子愈微諸侯無伯魯不廢會天子喪之禮則其不廢者亦多矣特史傳多不載耳此載之者以敬王之立於子朝之亂也亦甚危矣惟危所以能終其世在位四十二年而崩王室獨無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非乎此其道何也敬也故謚之曰敬敬字因一部春秋之肯傳所以爲天下後世勸學焉

傳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齊十五年伐鄭齊欲得諸侯故報之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斯時也齊有陳氏魯有三家晉有諸卿皆無君之國也以無君之國謀無君之國鄭何取益焉辭之誠是也況功利蝸蠅之日有因輒動誰能自已我一旦辭之則克辭之矣斯克己爲仁之方矣故以示勸

傳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欲改前過修德以備越終不聽出居于艾艾吳邑欲避越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天下有直道而過者覦于慶忌而可懲焉數諫則直矣不聽而去則直矣何以復請歸而平越哉越而可平豈俟今日不忠而可去豈待我哉粗淺無識避而又陷之君子不以是爲直也

傳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也時簡子卒襄子居喪喪食本降於常食乃又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謂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襄子不欲棄舊盟事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道遠不及救吾是以爲降此敬心之存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相犯間離而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入吳視動靜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大夫稱老使

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展陳）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簡子）詣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
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布遂不及敵）
吳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
敢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珠蛤珠）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亡其國不殺其君爲生憂此越人之志故言死之不得此可見句踐之師講強而不猛暴）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入之溺死於水者必有笑容蓋水濡也以自喻所問不急）史黯何以得爲君子
（史黯晉太史蔡墨也以君子稱於時）對曰黯也進不見惡（入不忌惡）退無謗
言（入不諱訊）王曰宜哉（史黯嘗言吳不及四十年當亡王感而問耳）

此見趙襄子之不忘舊雖事不及濟而必存其心而其情俾兩無憾焉可以爲世勸也

【經】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至魯時勢又一變矣故傳謹及之）

【傳】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地）齊人責稽首因
歌之曰魯人之皐（高傲視言不稽首）數年不覺（十七年盟蒙不荅稽首今已五年魯猶不自知失禮）使我高蹈（高蹈遠避也無禮之人使我高遠避去弗敢相親近）唯
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儒書周禮在魯與孔子纂修之六經皆在魯謂之儒書知禮曰儒齊人謂魯空有儒書而不知禮二國齊魯也自此以後齊魯有失和之憂齊以此責魯魯是以求盟）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益魯以荅禮而盟示屈辱故先至）齊閭丘
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齊侯未至而軍已設）羣臣將

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勤勞也僕從未有次舍）請除館于舟道（舟道亦齊地丘息齊人故爲謙謹以諷魯君之言敢失禮）辭曰敢勤僕人

頃之盟乃齊責魯以失禮而魯往荅失禮之怨也邾則陪賓也傳因述齊人責稽首而有歌言焉則在未盟之前而魯闕之乃求荅禮於齊而有是盟也此以見人之相遇卑自謙下以循禮毋自高敖以取辱雖其後可以補過亦已辱矣故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下後世可不戒哉

【經】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
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隱公八年爲吳囚十年奔齊）

此爲不自立而專恃人者戒也邾隱公數出入不能自強見越將伯中國又求復之何癡哉

【經】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吳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請使吳王居

甬東（甬東東海中洲也越地）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
以歸（越以尸歸也）

越之終滅吳也天下已早信之諫諍者多矣此無他有道無道之形見於素者不可欺也而吳王卒不自省而殺子胥卒不自改而殺慶忌及荅楚隆則己自居辱柔恐不辭亡滅矣天下萬世之喜亥慕不自存心惡遠者可以視吳王之終而反矣

【經】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
子使冉有弔（冉有時爲季氏家臣）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
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送葬者必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父爲景曹之甥則子爲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

之牢不敢斥尊（言牢不敢斥尊）其可以稱旌繁乎（旌繁喪葬之用物言馬應殺稱此喪葬之任）

此存平時之禮雖弱甥不廢也死則有弔葬則有遂有甥至于甥甥則疏遠矣人或有廢之者而康子猶不忘焉則或冉有之襄以禮也可以爲世之忽遠親者勸矣

傳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自市其勇見知伯淺小處）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英丘晉地齊人取之）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之亂以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此見知伯有理壯有理）

壬辰戰于犁丘（犁丘齊地）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此見信理者不疑於神辭正者不屈於敵以知伯治英丘之師示勸焉

傳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吳滅越興自此始通中原而秉禮之邦以禮先之諸夏之君猶獨不可奮志如越也哉

傳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文仲宣叔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繕修械備）萊章曰（萊章齊大夫）君卑政暴（晉君無能制將卿）往歲克敵（謂獲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謂詐言）役將班矣（言晉師將班而去）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大史謝之（晉太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度不如禮）敢展謝之

晉素強也齊素弱也乃晉伯之業猶乞靈於紛以周公之德也晉雖周公之裔周禮已非晉矣然藏氏文立之道亦已頹矣豈其只可以虛名擁敵乎但晉人信之氣自爲壯齊人信之氣自爲懼是文德終可以行於天下也况實體周公之道者乎天下後世其知所尚哉

傳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邾隱公至此已一四兩執矣終于負之言）而立公子何（何太子革之弟）何亦無道

此以履凶而不能改過者示懲于天下後世焉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果其氣稟之下乎當自恬退術求位焉不得于魯而求諸齊不得于齊又求諸吳不得于吳又求諸越此中國無智慮乎獨非才力乎豈識力而用之於無道不用之有道在己而已不學故也未有反其留力用日學乎有道而反得無道者也故下愚不移不肯改者也誠於棄于其其懲乎

傳 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使獻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此皆正娶元配之禮）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禮者所以適衆欲者也一事之非禮而衆斯惡之矣況君立夫人以爲人倫之始風化之本乎推此惡以非禮施之國必入所惡爲也得不惡之惡之則君位危矣果何故必欲蹈此也天下後世其戒之哉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郢與越大子適郢情相得）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志不歸得越地故欲受越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有山從在越使告己）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故嚭）

（公因越以令臣越下）

（辭見公不能舒志于三家不思自立于禮以臨制之而欲遐之人不自振動不以禮不足以爲人君況能降而爲人臣乎公舍君而即臣無志甚矣此其大可戒者也）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出公輒也）衛侯爲

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有足疾）若見之君將㱉之（故音起吐也）是以不敢（不敢去韈）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不釋）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屈其手如戟形）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不幸）

公之入也（在十八年）奪南氏邑（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而壞其車）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即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子也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期自幼養于公後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三行工匠若役而怨）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戲人也拳彌衛大夫與盟序之）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近信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蒯聵大子疾已死宮虛故）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鄄子士衛大夫言若君何益）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出奔故不能服亂不逆奔欲君早遇已於他故）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今不可與長宜奔待衆怒休易爲之）乃出將適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

適鄄（近晉界上邑）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城鉏近宋邑近越可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忠爲君謀使不疑先爲逐奔自我始以倡衆）乃載寶以歸（若爲君載寶以出而賣以歸衛）公爲支離之卒（陣名）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子之即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由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先逐其家使自奔）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輒所居）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此見衛輒之出而又出以其無怨道而失人心以爲天下後世戒也倘能存一愨心凡人之疾痛愛欲皆體恤之如已之疾痛愛欲焉則何至於謀逐其君之多也無小大無敢慢可弗誌之

【傳】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始還。行告至禮也）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重見二子退而告公也。惡言不臣之言。盡之以觀其意）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訊重肥胖）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大行遠行）又謂重也肥（宜稱動疾不宜言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謂重食言而肥以激三家食言）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此以武伯之不臣譏慢其君爲天下萬世戒也哀公跋不自振臣何敢輕出惡言哉況君至自遠乎賢侯從所不能忍矣臣事君之始其言豈如是乎非負言而何行此君臣始相惡矣可不痛爲天下後世鑒哉

【經】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也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文子彌牟）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民異君虐必親睦於文子文子爲政故）師侵外州大獲（外州衛邑大獲毒也）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此又毒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王孫賈之子皐如越大夫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懼輒之毒）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文子自請奔亡）衆曰勿出（非文子也）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使公入）（實恐之令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公子黚也）南氏相之（南氏即公孫彌牟）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期司徒期夫人期之姊也輒怒期不得加幾令宮女若用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自殺其子）（遂怒）遂卒于越

此以衛輒爲因所逐而强求入還怒而自殺其妻子以爲天下萬世戒也以如此之人忍於其妻子而愛臣民乎以如此之恨虐而望人國乎寄不自量之甚死於他境宜哉

【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之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之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爲龜之後）樂茷爲司城（茷樂溷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言和同）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以自通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以和同之意告達於君而私以所欲令六卿）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罪重而無德以爲基自敗）冬十月

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名)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
澤之士千甲(甲千人也)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空桐公北城下 公尸也)
(門名沃宮 內宮名)使召六子(六卿)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國
(有甲而 以也)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
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立得之弟)
(啟爲適子)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
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
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殺)得夢啟
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古云死則北首門外失國也)己爲
烏而集於其上(身化爲烏止啟之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宋烏啄也 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
逐我復盟之乎(盟少寢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使祝爲載書六子
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唐孟地名 襄祝官名)皇
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謂民)
信六子逐之乎(逐大尹)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
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
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樂氏)與我者無憂不
富衆曰無別(衆謂既與戴皇矣無所別與)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啟)
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
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

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此見大尹之姦罪盈必斃以爲天下爲世戒也若三族共得人與之乃可以逐姦邪而靖亂定不然二三其心則黨與多端天下後世亦當以宋之三族爲勸者也)
〔衞〕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問遺也)且曰吾其入
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衞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
之盟而君入獻公孫(孫遜俱作奔也)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
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奔今)
(又奔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內而兄弟不聞有推援之義如獻公外而甯臣不聞有盡忠之卿如成公)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

惟人四方其順之(周頌烈文大雅抑並有此文引義謂無所謂強唯任得人而已)若
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得人因方之遠皆以之爲主而順從之見得一國何難之有)
(此見得國由于得人失國由于失人以子貢對出公之問入爲天下後世法也)
〔[illegible]〕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
上(欲使魯還邾田封境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言從后庸盟)
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曰若
在此吾不及此矣(思子貢若在此不至與越盟蒞 子貢十二年嘗辭吳盟故思之)武
伯曰然何不召(子貢衞人 [illegible]家君)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
請念([illegible]季孫不能用子[illegible]而從思之)

春秋疏畧五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